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张恨水



作者自序

那是民国十八年，旧京五月的天气。阳光虽然抹上一层淡云，风吹到人身上，并不觉得怎样凉。中山公园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药花都开过去了；然而绿树荫中，零碎摆下些千叶石榴的盆景，猩红点点，在绿油油的叶子上正初生出来，分外觉得娇艳。水池子里的荷叶，不过碗口那样大小，约有一二十片，在鱼鳞般的浪纹上飘荡着。水边那些杨柳，拖着丈来长的绿穗子，和水里的影子对拂着。那绿树里有几间红色的屋子，不就是水榭后的“四宜轩”吗？在小山下隔岸望着，真个是一幅工笔画啊！

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哗叽的便服，身上轻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记本，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直上小山来。在那一系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由我慢慢的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马上掏出日记本子，用铅笔草草的录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了。当我脑筋里造出这幻影之后，真个像银幕上的电影，一幕一幕，不断的涌出。我也记得很高兴，铅笔瑟瑟有声，只管在日记本子上画着。偶然一抬头，倒几乎打断我的文思。原来小山之上，有几个妙龄女郎，正伏在一块大石上，也看了我喁喁私语。她们的意思，以为这个人发了什么疯，一人躲在这里埋头大写。我心想：流水高山，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们可明白我是在为小说布局。我正这样想着，立刻第二个感觉告诉我，文思如放焰火一般——放过去了，回不转来的，不可间断。因此我立刻将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书特书起来。我一口气写完，女郎们不见了，只对面柳树中，啪的一声，飞出一只喜鹊振破了这小山边的沉寂。直到于今，这一点印象，还留在我脑筋里。

这一部《啼笑因缘》，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用意，更不知道我这样写出，是否有些道理。总之，不过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个幻想写出来罢了。——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诉读者的。在我未有这个幻想之先，本来由钱芥尘先生，介绍我和《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席上认识。而严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涂鸦些小说，叫我和《新闻报》、《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卖文糊口的人，当然很高兴的答应。只是答应之后，并不曾预定如何着笔。直到这天在那茅亭上布局，才有了这部《啼笑因缘》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有两句赘词，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说小说是“创造人生”，又有人说小说是“叙述人生”。偏于前者，要写些超人的事情；偏于后者，只要是写着宇宙间之一些人物罢了。然而我觉得这是纯文艺的小说，像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万万不敢高攀的。我既是以卖文为业，对于自己的职业，固然不能不努力；然而我也万万不能忘了作小说是我一种职

业。在职业上作文，我怎敢有一丝一毫自许的意思呢？当《啼笑因缘》逐日在《快活林》发表的时候，文坛上诸子，加以纠正的固多；而极力谬奖的，也实在不少。这样一来，使我加倍的惭愧了。

《啼笑因缘》将印单行本之日，我到了南京，独鹤先生大喜，写了信和我要一篇序，这事是义不容辞的。然而我作书的动机如此，要我写些什么呢？我正踌躇着，同寓的钱芥尘先生、舒舍予先生就鼓动我作篇白话序，以为必能写得切实些。老实说，白话序平生还不曾作过，我就勉从二公之言，试上一试。因为作白话序，我也不去故弄什么狡狴伎俩，就老老实实把作书的经过说出来。

这部小说在上海发表而后，使我多认识了许多好朋友，这真是我生平一件可喜的事。我七八年没有回南；回南之时，正值这部小说出版，我更可喜了。所以这部书，虽然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也许我说“敝帚自珍”，到了明年石榴花开的时候，我一定拿着《啼笑因缘》全书，坐在中山公园茅亭上，去举行二周年纪念。那个时候，杨柳、荷钱、池塘、水榭，大概一切依然；但是当年的女郎，当年的喜鹊，万万不可遇了。人生的幻想，可以构成一部假事实的小说；然而人生的实境，倒真有些像幻影哩！写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

严独鹤序

我和张恨水先生初次会面，是在去年五月间，而脑海中印着“小说家张恨水”六个字的影子，却差不多已有六七年了。在六七年前（实在是哪一年已记不清楚），某书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集，内中有恨水先生的一篇著作，虽是短短的几百个字，而描写甚为深刻，措词也十分隽妙，从此以后，我虽不知道“恨水”到底是什么人，甚至也不知道他姓什么，而对于他的小说，却已有相当的认识了。在近几年来，恨水先生所作的长篇小说，散见于北方各日报；上海画报中，也不断的载着先生的佳作。我虽忙于职务，未能一一遍读，但就已经阅读者而论，总觉得恨水先生的作品，至少可以当得“不同凡俗”四个字。去年我到北平，由钱芥尘先生介绍，始和恨水先生由文字神交结为友谊，并承恨水先生答应我的请求，担任为《快活林》撰著长篇小说，我自然表示十二分的欣幸。在《啼笑因缘》刊登在《快活林》之第一日起，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了；至今虽登完，这种欢迎的热度，始终没有减退，一时文坛中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恨水先生对于读者，固然要表示知己之感；就以我个人而论，也觉得异常高兴，因为我忝任《快活林》的编者。《快活林》中，有了一个好作家，说句笑话，譬如戏班中来了个超等名角，似乎我这个邀角的，也还邀得不错哩。

以上所说的话，并非对于恨水先生“虚恭维”一番，更非对于《啼笑因缘》瞎吹一阵。恨水先生的自序中说，要讲切实的话；而我所讲的，也确实切实的话。不过关于此书，我在编辑《快活林》的时候，既逐日阅稿发稿，目前刊印单行本，又担任校订之责，就这部书的本身上讲，也还有许多话可说。话太多了，不能不分几个层次，现在且分作三层来讲：一、描写的艺术；二、著作的方法；三、全书的结局和背景。

描写的艺术

小说首重描写，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因为一部小说，假令没有良好的描写，或者是著书的人，不会描写，那么据事直书，简直是“记帐式”的叙述，或“起居注式”的纪录罢了，试问还成何格局，有何趣味？所以要分别小说的好坏，须先看作者有无描写的艺术，讲到这部《啼笑因缘》，我可以说是恨水先生在此书上，已充分运用了艺术，也充分表现着他的艺术。现在且从全书中摘出几点来，以研究其描写的特长。

甲、能表现个性。中国的旧小说，脍炙人口的，总要先数着《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这几部书。而《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的第一优点，就是描写书中人的个性，各有不同，才觉得有作用，才觉得有情趣。假令《红楼梦》上的小姐丫鬟，《水浒》上的一百零八位好汉，《儒林外史》上的许多人物，都和惠泉山上的泥人一般，铸成一副模型，看的人便觉得讨厌。不但不能成为好小说，也简直不成其为小说了。《啼笑因缘》中的主角，除樊家树自有其特点外；如沈凤喜，如关秀姑，如何丽娜，其言语动作思想，完全各别，毫不相犯，乃至重

要配角，如关寿峰，如刘将军，如陶伯和夫妇，如樊端本，也各有特殊的个性；在文字中直显出来，遂使阅者如亲眼见着这许多人的行为，如亲耳听得这许多人的说话，便感觉着有无穷的妙趣。

乙、能深合情理。小说是描写人生的。既然描写人生，那么笔下所叙述的，就该是人生所应有之事，不当出乎情理之外。（神怪小说及一切理想小说，又当别论。）常见近今有许多小说，著者因为要想将情节写得奇特一点，色彩描得浓厚一点，便弄得书中所举的人物，不像世上所应有的人物；书中所叙的事情，也不像世上所应有的事情——《啼笑因缘》却完全没有这个弊病。全书自首至尾，虽然奇文迭起，不作一直笔，不作一平笔，往往使人看了上一回，猜不到下一回；看了前文，料不定后文。但事实上的变化，与文字上的曲折，细想起来，却件件都深合情理，丝毫不荒唐，也丝毫不勉强。因此之故，能令读者如入真境，以至于着迷。

丙、能干小动作中传神。近来谈电影者，都讲究“小动作”。名导演家刘别谦他就是最注意于小动作的。因为一部影片中，单用说明书或对白来表现一切思想或情绪，那是呆的；于“小动作”中传神，那才是活的。小说和电影，论其性质，也是一样：电影中最好少“对白”而多“动作”，小说中也最好少写“说话”而多写“动作”，尤其是“小动作”。若能于各人的“小动作”中，将各人的心事，透露出来，便格外耐人寻味。试就本书中举几个例子：如第三回凤喜之缠手帕与数砖走路；第六回秀姑之修指甲；第二十二回樊家树之两次跌交；又同回何丽娜之掩窗帘，与家树之以手指拈菊花干，俱为神来之笔。全书似此等处甚多，未遑列举，阅者能细心体会，自有隽味。恨水先生素有电影癖，我想他这种作法，也许有几分电影化。

著作的方法

有了描写的艺术，还须有著作的方法。所谓著作的方法，就是全书的结构和布局，须于未动笔之前，先定出一种整个的办法来。何者须剪裁，何者须呼应，何者须渲染，乃至于何者须顺写，何者须倒叙，何者写反面，何者写正面，都有了确定不移的计划，然后可以挥写自如。《啼笑因缘》全书二十二回，一气呵成，没有一处松懈，没有一处散乱，更没有一处自相矛盾，这就是在“结构”和“布局”方面，很费了一番心力的。也可以说是“著作的方法”，特别来得精妙。此外还有两种特殊的优点，也不可不说。

甲、暗示。全书常用暗示，使细心人读之，不待终篇，而对于书中人物的将来，已可有相当的感觉，相当的领会。如凤喜之贪慕虚荣，在第五回上学以后，要樊家树购买眼镜和自来水笔，已有了暗示。如家树和秀姑之不能结合，在第十九回看戏，批评十三妹一段，已有了暗示。而第二十二回樊、何结合，也仍不明说，只用桌上一对红烛，作为暗示。这明明是洞房花烛，却依然含意未露，留待读者之体会。

乙、虚写。小说中的情节，若笔笔明写，便觉太麻烦，太呆笨。艺术家论作画，说必须“画中有画”，将一部分的佳景，隐藏在里面，方有意味。讲到作小说，却须“书外有书”。有许多妙文，都用虚写，不必

和盘托出，才有佳趣。《啼笑因缘》中有三段大文章，都用虚写：一、第十二回凤喜“还珠却惠”以后，沈三玄分明与刘将军方面协谋坑陷凤喜，而书中却不着一语。只有警察调查户口时，沈三玄抢着报明是唱大鼓的这一点，略露其意，而阅者自然明白。二、第十九回“山寺锄奸”，不从正面铺排，只借报纸写出，用笔甚简而妙。三、第二十二回关寿峰对樊家树说：“可惜我对你两分心力，只尽了一分。”只此一语，便知关氏父女不仅欲使樊、何结合，亦曾欲使凤喜与家树重圆旧好。此中许多情节，全用虚写，论意境是十分空灵，论文境也省却了不少的累赘。若在俗手为之，单就以上三段文字，至少又可以铺张三五回。这就是“冲酱油汤”的办法——汤越多，味却越薄了。

全书的结局和背景

读小说者自然很注意于全书的结局和背景。关于《啼笑因缘》的结局，在恨水先生自己所作的《作完〈啼笑因缘〉院蟾说话》中，已讲得很明白、很详尽，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总之就我个人的意见，以及多数善读小说者的批评，都以为除了如此结局而外，不能再有别的写法比这个来得有余味可寻。至于书中的背景，照恨水先生的自序，说是完全出于虚构。但我当面问他时，他却笑道：“像刘将军这种人，在军阀时代，不知能找出多少；像书中所叙的情节，在现代社会中，也不知能找出多少，何必定要寻根究底，说是有所专指呢。”言外之意，可以想见。总之天下事无真非幻，无幻非真，到底书中人，书中事有无背景，为读者计，也自毋庸求之过深，暂且留着一个哑谜吧。

我的话说得太多了，就此作一结束。末了我还有两件事要报告读者：一、《啼笑因缘》小说，已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影片，大约单行本刊印而后，不多时书中人物又可以在银幕上涌现出来。二、恨水先生已决定此后仍不断的为《新闻报》、《快活报》撰著长篇小说。此事在嗜读小说而尤其欢迎恨水先生作品者闻之，必更有异常的快慰。

一九三 年十二月十九日

李浩然题词
蝶恋花 并序

曩读恨水所著小说，讥讽歌台鬻演宝黛事。语多隽永，自是心仪其人。今岁君为《新闻报》撰《啼笑因缘》，乃得朝夕展读。冬杪君南来，欢然把晤，神交十载，始慰辘饥。世之谈小说者，或崇尚远西，鄙弃章回体，实则艺有专精，理无偏废。异域之作，芟翦繁芜，含意深渺，警策可称；而缠绵悱恻之长，未尝不在中土，特妄事操觚者众，陈陈相因，斯令人生厌耳。若君此作，疏写不过数人，为时不过一岁。哀乐相寻，低徊弥永，任举一人一事，闭目思之，行止笑貌，恍惚若有所见所闻。而映写人生，不事雕饰，自然观感无尽，夫何逊于世界所称名著。今将刊印单行本，独鹤属余为文，因思名作声价，已在人口，何待赘言。爰取书中所纪，隶事分人，成小词四阕。譬诸锦带牙签，聊作装潢之助云尔。

一往情深深似醉，无限温磨，只自增憔悴。山掩斜阳花傍水，歌词惆怅三姝媚。剑影遥天飘复坠，肠断都县，一曲悲秋泪，双照银缸樽酒对，合欢应带愁滋味。（樊家树）

侠情早被柔丝绾，日日关心，日日萧郎面。不道光阴容易换，为人压尽鸳鸯线。脱难荒祠行夜半，季半为郎，侬却为钟建。缕发遗君君莫恋，隔窗从此天涯远。（关秀姑）

生小娇憨携画鼓，歌籍题名，哪识飘零苦。一霎酸风兼妒雨，是谁羔酒将人误。飞罢青蚨痴未悟，白楸无情，断送沾泥絮。罗帐书空呜咽语，惜花人在花无主。（沈凤喜）

商略云衣兼绣幙，斗画长眉，笑语神飞动。一样寒簧双影共，璇闺枉作迷离梦。掩泪登车巾袖拥，舞罢傲傲，却饌伊蒲供。引墅重逢寒夜永，画楼终见双栖凤。（何丽娜）

中国现代文学家 张恨水

第一回 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 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

相传几百年下来的北京，而今改了北平，已失去那“首善之区”四个字的尊称。但是这里留下许多伟大的建筑，和很久的文化成绩，依然值得留恋。尤其是气候之佳，是别的都市，花钱所买不到的。这里不像塞外那样苦寒，也不像江南那样苦热；三百六十日，除了少数日子刮风刮土而外，都是晴朗的天气。论到下雨，街道泥泞，房屋霉湿，日久不能出门一步，是南方人最苦恼的一件事。北平人遇到下雨，倒是一喜。这就因为一二十天，遇不到一场雨，一雨之后，马上就晴，云净天空，尘土不扬，满城的空气，格外新鲜。北平人家，和南方人是反比例，屋子尽管小，院子必定大。天井二字，是不通用的。因为家家院子大，就到处有树木。你在雨雾之后，到西山去向下一看旧京，楼台宫阙，都半藏半隐，夹在绿树丛里，就觉得北方下雨，是可欢迎的了。南方怕雨，又最怕的是黄梅天气。由旧历四月初以至五月中几乎天天是雨。可是北平呢，依然是天晴，而且这边的温度低。那个时候，刚刚是海棠开后，杨柳浓时，正是黄金时代，不喜游历的人，此时也未免要看看三海，上上公园了。因为如此，别处的人，都等到四月里，北平各处的树木绿遍了，然后前来游览。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很会游历的青年，他由上海到北京游历来了。

这是北京未改北平的前三年，约摸是四月的下旬，他住在一个很精致的上房里。那屋子是朱漆漆的，一带走廊，四根红柱落地；走廊外，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平空架上了一架紫藤花，那花像绒球一般，一串一串，在嫩黄的叶丛里下垂着。阶上沿走廊摆了许多盆夹竹桃，那花也开的是成团的拥在枝上。这位青年樊家树，靠住了一根红柱，眼看着架上的紫藤花，被风吹得摆动起来，把站在花上的蜜蜂，摔了开去，又飞转来，很是有趣。他手上拿了一本打开而又卷起来的书，却背了手放在身后。院子里静沉沉的，只有蜜蜂翅膀震动的声音，嗡嗡直响。太阳穿过紫藤花架，满地起了花纹，风吹来，满地花纹移动，却有一种清香，沾人衣袂。家树觉得很惬意，老是站了不动。这时过来一个听差道：“表少爷！今天是礼拜，怎样您一个人在家里？”家树道：“北京的名胜，我都玩遍了。你家大爷大奶奶昨天下午就要我到西山去，我是前天去过的，不愿去，所以留下来了。刘福！你能不能带我到什么地方去玩？”刘福笑道：“我们大爷要去西山，是有规矩的，礼拜六下午去，礼拜一早上回来，这一次您不去，下次他还是邀您。外国人是这样办的，不懂我们大爷也怎么学上了！其实，到了礼拜六、礼拜日戏园子里名角儿露了；电影院也换片子，正是好玩。”家树道：“我们在上海租界上住惯了那洋房子，觉得没有中国房子雅致。这样好的院子，你瞧，红窗户配着白纱窗，对着这满架的花，像图画一样，在家里看看书也不坏。”刘福道：“我知道表少爷是爱玩风景的。天桥有个水心亭，倒可以去去。”家树道：“天桥不是下层社会里人去的地方吗？”刘福道：“不，那里四围是水，中间有花有亭子，还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里清唱。”家树道：“我怎样从没听到说有这样地方？”刘福笑道：“我决不能冤你。那里也有花棚，也有树木，我就爱去。”家树听他说得这样好，便道：“在家里也很无聊，你给我雇一辆车，我马上去。现在去，还来得及吗？”刘福道：“来得及。那里有茶馆，有饭馆，渴了饿了，都有地方休息。”说时他走出大门，给樊家树雇了一辆人力车，就让他一人上天桥去。樊家树平常出去游览，都是这里的主人翁表

兄陶伯和相伴，到底有些拘束。今天自己能自由自在的去游玩一番，比较的痛快，也就不嫌寂寞。坐着车子，直向天桥而去。到了那里，车子停住，四围乱轰轰地，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锣鼓之声。在自己面前，一路就是三四家木板支的高楼，楼面前挂了许多红纸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标着：什么狗肉缸，娃娃生；又是什么水仙花、小牡丹合演《锯沙锅》。给了车钱，走过去一看，门楼边牵牵连连，摆了许多摊子。就以自己面前而论，一个大平头独轮车，车板上堆了许多黑块，都有饭碗来大小，成千成百的苍蝇，只在那里乱飞。黑块中放了二把雪白的刀，车边站着一个人，拿了黑块，提刀在一块木板上一顿乱切，切了许多紫色的薄片，将一小张污烂旧报纸托着给人。大概是卖酱牛肉或熟驴肉的了。又一个摊子，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铁锅，锅里有许多漆黑绵长一条条的东西，活像是剥了鳞的死蛇，盘满在锅里，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在锅里直腾出来。原来那是北方人喜欢吃的煮羊肠子。家树皱了一皱眉头，转过身去一看，却是几条土巷，巷子两边，全是芦棚，前面两条巷，远远望见，芦棚里挂了许多红红绿绿的衣服，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了。这边一个小巷，来来往往的人极多。巷口上，就是在灰地上摆了一堆的旧鞋子；也有几处是零货摊，满地是煤油灯，洋磁盆，铜铁器。由此过去，南边是芦棚店，北方一条大宽沟，沟里一片黑泥浆，流着蓝色的水。臭气熏人。家树一想：水心亭既然有花木之胜，当然不在这里。又回转身来，走上大街，去问一个警察。警察告诉他，由此往南，路西便是水心亭。

北京城是个四四方方的地方，街巷都是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人家的住房，也是四方的四合院。所以到此的人，无论老少，都知道四方，谈起来不论上下左右，只论东西南北。家树听了他的话，向前直走，将许多芦棚地摊走完，便是一片旷野之地。马路的西边有一道水沟，虽然不清，倒也不臭。在水沟那边，稀稀的有几棵丈来长的柳树。再由沟这边到沟那边，不能过去，南北两头，有两架平板木桥，桥头上有个小芦棚子，那里摆了一张小桌，两个警察守住。过去的人，都在桥这边掏四个铜子，买一张小红纸进去。这样子，就是买票了。家树到了此地，不能不去看看，也就掏了四个子买票过桥。到了桥那边，平地上挖了一些水坑，里面种了水芋之属，并没有花园。过了水坑，有五六处大芦棚，里面倒有不少的茶座。一个棚子里都有一台杂耍。穿过这些芦棚，又过一道水沟；这里倒有一所浅塘，里面新出了些荷叶。荷塘那边，有一片木屋，屋外斜生着四五棵绿树，树下一个倭瓜架子，牵着一瓜豆蔓子。那木屋是用蓝漆漆的，垂着两副湘帘，顺了风，远远的就听到一阵管弦丝索之声。家树一想：这地方多少还有点意思，且过去看看。顺着一条路走去，那木屋向南敞开，对了先农坛一带红墙，有一丛古柏，屋子里摆了几十副座头，正北有一座矮台，有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大鼓娘，在那里坐着，依次唱大鼓书。家树本想坐下休息片刻，无奈所有的座位人都满了，于是折转身就走回来。所谓“水心亭”，不过如此。这种风景，似乎也不值留恋。先是由东边进来的，这且由西边出去。到了这里，一排都是茶棚；穿过茶棚，人声喧嚷，远远一看，有唱大鼓书的，有卖解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有说相声的。左一个布棚，外面围住一圈人，右一个木棚，也围住一圈人。这倒是真正的下层社会俱乐部。北方一个土墩，围了一圈人，笑声最烈。家树走上前一看，只见一根竹竿子，挑了一块破蓝布，脏得像小孩子用的尿布一般。蓝布下一张小桌子，有三四个小孩子围着打锣鼓拉胡琴，蓝布一掀，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黑汉子，穿一件半截灰布长衫，拦腰虚束了一根

草绳，头上戴了一个烟卷纸盒子制的帽子，嘴上也挂了一挂黑胡须。其实不过四五十根马尾，他走到桌子边一瞪眼，看的人就叫好。他一伸手摘下胡子道：“我还没唱，怎么样就叫起好来？胡琴赶来了，我来不及说话。”说着马上挂起胡子又唱起来。大家看见，自是一阵笑，家树觉得有趣，尽管站了看下去。站了半天，觉得有些乏，回头一看，有一家茶馆，倒还干净，就踏了进去，找个座位坐下。那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条，上面大书一行字：“每位水钱一枚。”家树觉得很便宜，是有生以来所不经过的茶馆了。走过来一个伙计，送一把白瓷壶在桌上，问道：“先生！带了叶子没有？”家树答没有。伙计道：“给你沏钱四百一包的吧！香片？龙井？”这是北京人喝茶叶，不是论斤两，乃是论包的。一包茶叶，大概有一钱重。平常是论几个铜子一包，又简称几百一包。一百就是一个铜板，茶不分名目，泡过的茶叶，加上茉莉花，名为香片；不曾泡过，不加花的，统名之为龙井。家树虽然是浙江人，来此多日，很知道这层缘故，当时答应了龙井两个字，因道：“你们水钱只要一个铜子，怎样倒花了四个铜子卖茶叶给人喝？”伙计笑道：“你是南边人，不明白，你自己带叶子来，我们只要一枚。你要是吃我们的茶叶，我们还只收一个子儿水钱，那就非卖老娘不可了。”家树听他这话，笑道：“要是客人都带叶子来，你们全只收一个子儿水钱，岂不要大赔钱？”伙计听了，将手向后方院子里一指，笑道：“你瞧我们这儿是不靠卖水的。”家树向后院看去，那里有两个木架子，插着许多样武器，胡乱摆了一些石墩石锁，还有一副千斤担，院子里另外有重屋子，有一群人在那里品茗闲谈。屋子门上，写了一副横额贴在那里，乃是“以武会友”。就在这时候，有人走了出来，取架子上的武器，在院子里舞练。家树知道了，这是一般武术家的俱乐部。家树在学校里，本有一个武术教员，教练武术，向来对此感到有些趣味，现在遇到这样的俱乐部，有不少的武术，可以参观，很是欢喜。索兴将座位挪了一挪，靠近后院的扶栏，先是看见有几个壮年人在院子里，练了一会儿刀棍，最后走出来一个五十上下的老者，身上穿了一件紫花布汗衫，横腰系了一根大板带。板带上，挂了烟荷包小褙裤；下面是青布裤，裹腿布系靠了膝盖，远远的就一摸胳膊，精神抖擞，走近来，见他长长的脸，一个高鼻子，嘴上只微微留几根须，他一走到院子里，将袖子一阵卷，先站稳了脚步，一手提着一只石锁，颠了几颠，然后向空中一举，举起来之后，望下一落，一落之后，又望上一举，看那石锁，大概有七八十斤一只，两只就一百几十斤。这向上一举，还不怎样出奇，只见他双手向下一落，右手又向上一举，那石锁飞了出去，直冲过屋脊。家树看见，先自一惊，不料那石锁刚过屋脊，照着那老人的头顶，直落下来，老人脚步动也不曾一动，只把头微微向左一偏，那石锁平平稳稳落在他右肩上；同时，他把左手的石锁抛出，也把左肩来承住。家树看了，不由暗地称奇。看那老人，倒行所无事，轻轻的将两只石锁向地下一扔，在场的一班少年，于是吆喝了一阵，还有两个叫好的。老人见人家称赞他，只是微微一笑。有一个壮年汉子，坐在那千斤担的木杠上笑道：“大叔！今天你很高兴，玩一玩大家伙吧。”老人道：“你先玩着给我瞧瞧。”那汉子果然一转身双手拿了木杠，将千斤担拿起，慢慢提起，平齐了双肩，咬着牙，脸就红了，他赶紧弯腰，将担子放下，笑道：“今天乏了，更是不成。”老人道：“瞧我的吧。”走上前，先平了手将担子提着平了腹，顿了一顿，反着手向上一举，平了下颏，又顿了一顿，两手伸直，高举过顶。这担子两头是两个大石盘，仿佛像两片磨石，木杠有茶杯

来粗细，插在石盘的中心。一个磨石，看上去总有二百斤重，加上安在木杠的两头，更是吃力。这一举起来，总有四五百斤气力，才可以对付。家树不由自主的拍着桌子叫了一声：“好！”那老人放下千斤担，一看家树，穿了一件蓝湖绉夹袍，在大襟上挂了一个自来水笔的笔插，白净的面孔，架了一副玳瑁边圆框眼镜，头上的头发虽然分齐，却又卷起有些蓬乱，这分明是个贵族式的大学生，何以会到此地来？不免又看家树两眼。家树以为人家是要招呼他，就站起来笑脸相迎。那老人笑道：“先生！你也爱这个吗？”家树笑道：“爱是爱，可没有这种力气。这个千斤担，亏你举得起。贵庚过了五十吗？”那老人微笑道：“五十几，望来生了！”家树道：“这样说过六十了。六十岁的人，有这样大力气，真是少见！贵姓是？”那人说是姓关。家树便斟了一杯茶，和他坐下来谈话，才知道他名关寿峰。是山东人，在京中作外科大夫为生。便问家树姓名，怎样会到这种茶馆里来？家树告诉了他姓名，又道：“家住在杭州。因为要到北京来考大学，现在补习功课。住在东四三条胡同表兄家里。”寿峰道：“樊先生！这很巧，我们还是街坊啦。我也住在那胡同里，你是多少号门牌？”家树道：“我表兄姓陶。”寿峰道：“是那红门陶宅吗！那是大宅门啦！听说他们老爷太太都在外洋。”家树道：“是，那是我舅舅。他是一个总领事，带我舅母去了，我的表兄陶伯和，现在也在外交部有差事；不过家里还可过，也不算什么大宅门。你府上在哪里？”寿峰哈哈大笑道：“我们这种人家，哪里去谈府上啦！我住的地方，就是个大杂院。你是南方人，大概不明白什么叫大杂院；这就是说一家院子里，住上十几家人家，作什么的都有。你想这样的地方，哪里安得上府上两个字？”家树道：“那也不要紧，人品高低，并不分在住的房子上。我也很喜欢谈武术的，既然同住在一个胡同，过一天一定过去奉看大叔。”寿峰听他这样称呼，站了起来，伸着手将头发一顿乱搔，然后抱着拳连拱几下，说道：“我的先生！你是怎样称呼啊？我真不敢当，你要是不嫌弃，哪一天我就去拜访你去。”又道：“说到练把式，你要爱听，那有的是……”说时，一拍肚腰带道：“可千万别这样称呼。”家树道：“你老人家，不过少几个钱，不能穿好的，吃好的，办不起大事，难道为了穷，把年岁都丢了不成？我今年只二十岁，你老人家有六十多岁，大我四十岁，跟着你老人家叫一句大叔，那不算客气！”寿峰将桌子一拍，回头对在座喝茶的人道：“这位先生爽快，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少爷们。”家树也觉着这老头子很爽直，又和他谈了一阵，因已日落西山，就给了茶钱回家，到了陶家。那个听差刘福进来伺候茶水，便问道：“表少爷！水心亭好不好？”家树道：“水心亭倒也罢了，不过我在小茶馆里认识了一个练武的老人家谈得很好。我想和他学点本事，也许他明后天要来见我。”刘福道：“唉！表少爷！你初到此地来，不懂这里的情形。天桥这地方，九流三教，什么样子的人都有，怎样和他们谈起交情来了？”家树道：“那要什么紧？天桥那地方，我看虽是下层社会的人聚合之所，其中好人可也不少，这老头子人就极爽快，说话很懂情理。”刘福微笑道：“走江湖的人，有个不会说话的吗？”家树道：“你没有看见那人，你哪里知道那人的好坏？我知道，你们一定要看见坐汽车带马弁的，那才是好人。”刘福不敢多事辩驳，只得笑着去了。

到了次日上午，这里的主人陶伯和夫妇，已经由西山回来。陶伯和在上房休息了一会，赶着上衙门；陶太太又因为上午有个约会，出门去了。家树一个人在家里，也觉得很是无聊，心想既然约会了那个老头子要去看他，

不如就趁今天无事，了却这一句话，管他是好是坏，总不可失信于他，免得他说我瞧不起人。昨天关寿峰也曾说到，他家就住在这胡同东口，一个破门楼子里，门口有两棵槐树，是很容易找的。于是随身带了些零碎钱，出门而去。走到胡同东口，果然有这样一个所在。他知道北京的规矩，无论人家大门是否开着，先要敲门才能进去的。因为门上并没有什么铁环之类，只拍拍的将门敲了两下。这时出来一个姑娘，约摸有十八九岁，挽了辫子在后面梳着一字横髻，前面只有一些很短的留海，一张圆圆的脸儿，穿了一身的青布衣服，衬着手脸倒还白净，头发上拖了一根红线，手上拿了一块白十字布，走将出来，她见家树穿得这样华丽，便问道：“你找谁？这里是杂院，不是住宅。”家树道：“我知道是杂院，我是来找一个姓关的。不知道在家没有？”那姑娘对家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我就姓关，你先生姓樊吗？”家树道：“对极了。那关大叔，……”姑娘连忙接住道：“是我父亲。他昨天晚上一回来就提起了。现在家里，请进来坐。”姑娘在前面引导，引到一所南屋子门口就叫道：“爸爸快来，那位樊先生来了。”寿峰一推门出来了，连连拱手道：“哎哟！这还了得，实在没有地方可坐。”家树笑道：“不要紧的。我昨天已经说了，大家不要拘形迹。”关寿峰听了，便只好将客向里引。家树一看屋子里面，正中供了一副画的关羽神像。一张旧神桌，摆了一副洋铁五供，壁上随挂弓箭刀棍，还有两张獾子皮，下边一路壁上，挂了许多一束一束的干药草，还有两个干葫芦。靠西又一张四方旧木桌，摆了许多碗罐，下面紧靠放了一个泥炉子。靠东边陈设了一张铺位，被褥虽是布的，却还洁净。东边一间房，挂了一个红布门帘子，那红色也半成灰色了。这样子，父女二人，就是这两间屋了。寿峰让家树坐在铺上，姑娘就进屋去捧了一把茶壶出来。笑道：“真是不巧，炉子灭了，到对过小茶馆里找水去。”家树道：“不必费事了。”寿峰笑道：“贵人下降贱地，难道茶都不肯喝一口？”家树道：“不是那样说，我们交朋友，并不在乎吃喝，只要彼此相处得来，喝茶不喝茶，那是没有关系的。不客气一句话，要找吃找喝，我不会到这杂院里来了。没有水，就不必张罗了。”寿峰道：“也好，就不必张罗了。”那姑娘捧了一把茶壶，倒弄得进退两难。她究觉得人家来了，一杯茶水都没有，太不成话。还是到小茶馆里沏了一壶水来了。找了一阵子，找出一只茶杯，一只小饭碗，斟了茶放在桌上，然后轻轻的对家树道：“请喝茶！”自进那西边屋里去了。寿峰笑道：“这茶可不必喝了。我们这里，不但没有自来水，连甜井水都没有的。这是苦井的水，可带些咸味。”姑娘就在屋子里答道：“不，这是在胡同口上茶馆里沏来的，是自来水呢。”寿峰笑道：“是自来水也不成。我们这茶叶太坏呢！”当他说时，家树已经捧起茶杯喝了一口，笑道：“人要到哪里说哪里话，遇到喝咸水的时候，自然要喝咸水；在喝甜水的时候，练习练习咸水也好。像关大叔是没有遇到机会罢了。若是早生五十年，这样大的本领，不要说作官，就是到镖局里走镖，也可顾全衣食。像我们后生，一点能力没有，靠着祖上留下几个钱，就是穿好的，吃好的，也没有大叔靠了本事，喝一碗咸水的心安。”说到这里，只听见卜通一下响，寿峰伸开大手掌，只在桌上一拍，把桌上的茶碗都震倒了。昂头一笑道：“痛快死我了。我的小兄弟！我没遇到人说我说得这样中肯的。秀姑！你把我那钱口袋拿来，我要请这位樊先生去喝两盅，攀这么一个好朋友。”姑娘在屋子里答应了一声，便拿出一个蓝布小口袋来，笑道：“您可别请人家樊先生上那山东二荤铺，我这里今天接来作活的一块钱，您也带了

去。”寿峰笑道：“樊先生你听，连我闺女都愿意请您，您千万别客气。”家树笑道：“好，我就叨扰了。”关寿峰将钱口袋向身上一揣，就引家树出门而去。走到胡同口，有一家小店，是窄小的门面，进门是煤灶，煤灶上放了一口大锅，热气腾腾，一望里面，像一条黑巷。寿峰向里一指道：“这是山东人开的二荤铺，只卖一点面条馒头的，我闺女怕我请你上这儿哩。”家树点了头笑笑。上了大街，寿峰找了一家四川小饭馆，二人一同进去。落座之后，寿峰先道：“先来一斤花雕。”又对家树道：“南方菜我不懂，请你要，多了吃不下，也不必，可是少了不够吃，为客气，心里不痛快，也没意思。”家树因这人脾气是豪爽的，果然就照他的话办。一会酒菜上来，各人面前放着一只酒杯，寿峰道：“樊先生！你会喝不会喝？会喝，敬您三大杯。不会喝敬您一杯。可是要说实话。”家树道：“三大杯可以奉陪。”寿峰道：“好！大家尽量喝，我要客气，是个老混帐。”家树笑着，陪他先喝了三大杯。老头子喝了几杯酒，一高兴，就无话不谈。他自道年壮的时候，在口外当了十几年的绿林豪客，因为被官兵追剿，妇人和两个儿子，都杀死了。自己只带得这个女儿秀姑，逃到北京来，洗手不干了。自己当年在绿林，也未曾杀过一个人，还落个家败人亡，杀人的事，更是不能干，所以在北京改做外科医生，做救人的事，以补自己的过。秀姑是两岁到北京来的，现在有二十一岁，自己洗手已二十年了。好在他们喝酒的时候，不是上座之际，楼上无人，让寿峰谈了一个痛快，话谈完了，他那一张脸直像家里供的关神一样了。家树道：“关大叔！你不是说喝醉为止吗？我要醉了，你怎么样？”寿峰突然站起来，身子晃了两晃，两手按住桌子笑道：“三斤了，该醉了。喝酒本来只应够量就好，若是喝了酒又去乱吐，那是作孽了，什么意思，得！我们回去，有钱下次再喝。”当时伙计一算帐，寿峰掏出口袋里钱，还多京钱十吊（注：铜元一百枚），都倒在桌上，算了伙计的小费了。家树陪他下了楼，在街上要给他雇车。寿峰将胳膊一扬，笑道：“小兄弟！你以为我醉了？笑话。”昂着头自去了。从这天起，家树和他常有往来，又请他喝过几回酒，并且买了些布匹送秀姑做衣服。只是一层，家树常去看寿峰，寿峰并不来看他。其中三天的光景，家树和他不曾见面，再去看他时，父女两个，已经搬走了。问那院子里的邻居，他们都说不知道。他姑娘说，是要回山东去。家树本以为这老人是风尘中不可多得的人物，现在忽然隐去，尤其是可怪，心里倒恋恋不舍。

有一天，天气很好，又没有风沙，因就到天桥那家老茶馆里去探关寿峰的踪迹。据茶馆里说：有一天到这里坐了一会，只是唉声叹气，以后就不见他来了。家树听说，心里更是奇怪。慢慢的走出茶馆，顺着这小茶馆门口的杂耍场走去。由这里向南走便是先农坛的外坛。四月里天气，坛里的芦苇，长有一尺来高，一片青郁之色，直抵那远处城墙。青芦里面，路面画出几条黄色大界线，那正是由坛外而去的。坛内两条大路，路的那边，横三右四的有些古柏；古柏中间，直立着一座伸入半空的钟塔。在那钟塔下面，有一片敞地，零零碎碎，有些人作了几堆，在那里团聚。家树一见，就慢慢的走了过去。走到那里看时，也是些杂耍。南边钟塔的台基上，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抱着一把三弦子在那里弹。看他是黄黝黝的小面孔，又长满了一腮短桩胡子，加上浓眉毛深眼眶，那样子是脏得厉害，他身上穿的黑布夹袍，反而显出一条一条的焦黄之色。因为如此，他尽管抱着三弦弹，却没有一个人过去听的。家树见他很着急的样子，那只按弦的左手，上起下落，忙个不了，

调子倒是很入耳。心想弹得这样好，没有人理会，实在替他叫屈，不免走上前去，看他如何，那人弹了一会，不见有人向前，就把三弦放下，叹了一口气道：“这个年头儿……”话还没有往下讲，家树过意不去，在身上掏一把铜子给他，笑道：“我给你开开张吧。”那人接了钱，放出苦笑来，对家树道：“先生！你真是好人，不瞒你说，天天不是这样，我有个侄女儿今天还没来……”说到这里，他将右掌平伸，比着眉毛，向远处一看道：“来了，来了！先生你别走，你听她唱一段儿，准不会错。”说话时，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复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身上穿的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齐整；手上提着面小鼓，和一个竹条鼓架子。她走近前对那人道：“二叔！开张了没有？”那人将嘴向家树一努道：“不是这位先生给我两吊钱，就算一个子儿也没有捞着。”那姑娘对家树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一面支起鼓架子，把鼓放在上面，一面却不住的向家树浑身上下打量。看她面上，不免有惊奇之色，以为这种地方，何以有这种人前来光顾。那个弹三弦子的，在身边的一个蓝布袋里，抽出两根鼓棍，一副拍板，交给那姑娘，姑娘接了鼓棍，还未曾打鼓一下，早就有七八个人，围将上来观看。家树要看这姑娘，究竟唱得怎样？也就站着没有动。一会儿工夫，那姑娘打起鼓板来，先将三弦子弹了一个过门，然后那个弹三弦子的站了起来笑道：“我这位姑娘，是初学的几套书，唱得不好，大家包涵一点。我们这是凑付劲儿，诸位就请在草地上台阶上坐坐吧。现在先让她唱一段黛玉悲秋，这是《红楼梦》上的故事，不敢说好，姑娘唱着，倒是对劲。”说毕，他又坐在石阶上弹起三弦子来。这姑娘重复打起鼓板，她那一双眼睛，不知不觉之间，就在家树身上溜了几回。家树一见她，先就猜她是个聪明女郎。虽然十分寒素，自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人，现在她不住的用目光溜过来，似乎她也知道自己怜惜她的意思，就更不愿走。四周有一二十个听书的。果然分在草地和台阶上坐下。家树究竟不好意思坐，看见身边有一棵歪倒树干的古柏，就踏了一只脚在上面，手撑着脑袋，看了那姑娘唱。这个弹三弦子的，先得了家树两吊钱，这时陪姑娘唱着，更是努力。那三弦子一个字一个字，弹得十分凄楚，那姑娘垂下了她的目光，慢慢的向下唱，其中有两句是：“清清冷冷的潇湘院，一阵阵的西风吹动了绿纱窗；孤孤单单的林姑娘她在窗下暗心想：有谁知道女儿家这时候的心肠？”她唱到末了一句，拖了很长的尾音，目光却在那深深的睫毛里又向家树一转。家树先还不曾料到这姑娘对自己有什么意思，现在由她这一句唱上看来，好像对自己说话一般，不由得心里一动。这种大鼓词，本来是通俗的，那姑娘唱得既然婉转，加上那三弦子，音调又弹得凄楚，四围听的人，都低了头，一声不响的向下听去。唱完之后，有几个人站起来扑着身上的土，搭讪着走开。那弹三弦子的，放下乐器，在台阶上拿了一个小柳条盘子分向大家要钱。有给一个大子的，有给二个子的，收完之后，也不过十多个子儿。他因为家树站得远一点，刚才又给了两吊钱，原不好意思过来再要，现在将柳条盘子一摇，觉得钱太少，又遥遥对着他一笑，跟着也就走上前来。家树知道他是来要钱的，于是伸手就在身上去一掏。不料身上的零钱，都已花光，只有几块整的洋钱，人家既然来要钱，不给又不好意思。就毫不踌躇的拿了一块现洋，向柳条盘子里一抛，银元落在铜板上，铛的一声，打了一下响。那弹三弦子的，见家树这样慷慨，喜出望外，忘其所以的，把柳条盘交到左手，蹲了一蹲，垂着右手，就和家树请了一个安。那个姑娘也露

出十分诧异的样子，手扶了鼓架，目不转睛的只向家树望着。家树出这一块钱，原不是示惠，现在姑娘这样看自己，一定是误会了，倒不好意思再看。那弹三弦子的，把一片落腮胡桩子，几乎要笑得竖起来，只管向家树道谢。他拿了钱去，姑娘却迎上前一步，侧眼珠看了家树，低低的和弹三弦子的说了几句。他连点了几下头，却问家树道：“你贵姓？”家树道：“我姓樊。”家树答这话时，看那姑娘已背转身去，收那鼓板，似乎不好意思，而且听书的人还未散开，自己丢了一块钱，已经够人注意的了，再加以和他们谈话，更不好。说完这句话，就走开了。由这钟塔到外坛大门，大概有一里之遥，就缓缓的踱着走去。快到外坛门的时候，忽然有人在后面叫道：“樊先生！”家树回头看，却是一个大胖子中年妇人追上前来，抬起一只胳膊，遥遥的只管在日影里招手。家树并不认识她，不知道她何以知道自己姓樊？心里好生奇怪，就停住了脚，看她说些什么。要知道她是谁，下回交代。

第二回 绮席晤青衫多情待舞 蓬门访碧玉解语怜花

却说家树走到外坛门口，忽然有个妇人叫他，等那妇人走近前来时，却不认识她。那妇人见家树停住了脚步，就料定他是樊先生不会错了。走到身边，对家树笑道：“樊先生！刚才唱大鼓的那个姑娘，就是我的闺女。我谢谢你。”家树看那妇女，约摸有四十多岁年纪，见人一笑，脸上略现一点皱纹。家树道：“哦！你是那姑娘的母亲，找我还有什么话说吗？”妇人道：“难得有你先生这样好的人，我想打听打听先生在哪个衙门里？”家树低了头，将手在身上一拂，然后对那妇人笑道：“我这浑身上下，有哪一处像是在衙门里的？告诉你，我是一个学生。”那妇人笑道：“我瞧就像是一位少爷，我们家就住在水车胡同三号，樊少爷没事，可以到我们家去坐坐。我姓沈，你到那儿找姓沈的就没错。”说到这里，那个唱大鼓的姑娘也走过来了。那妇人道：“姑娘！怎么不唱了？”姑娘道：“二叔说，有了这位先生给的那样多钱，今天不干了。他要喝酒去。”说着这话，就站在那妇人身后，反过手去，拿了自己的辫梢到前面来，只是把手去抚弄。家树先见她唱大鼓的那种神气，就觉不错，现在又见她含情脉脉，不带点些儿轻狂，风尘中有这样的人物，却是不可多得。因笑道：“原来你们都是一家人，倒很省事，你们为什么不上落子馆去唱？”那妇人叹了一口气道：“还不是为了穷啊！你瞧，我们姑娘穿这样一身衣服，怎样能到落子馆去？再说她二叔，又没个人缘儿，也找不着什么人帮助。要像你这样的好人，一天遇得着一个，我们就够嚼谷的了，还指望别的吗？樊少爷！你府上在哪儿，我们能去请安吗？”家树告诉了她地点，笑道：“那是我们亲戚家里。”一面说着话，一面就走出了外坛门。家树因路上来往人多，不便和她母女说话，雇车先回去了。

到家之后，已经是黄昏时候了。用了一点茶水，他表兄陶伯和，就请他到饭厅里吃饭。陶伯和有一个五岁的小姐，一个三岁的少爷，另有保姆带着，夫妇两个，连同家树，席上只有三个座位，家树上坐，他夫妇俩横头坐。陶太太一面吃饭，一面看着家树笑道：“这一晌子，表弟喜欢一人独游，很有趣吗？”家树道：“您二位都忙，我不好意思常要你们陪伴着，只好独游了。”伯和道：“今天在什么地方来？”家树道：“听戏。”陶太太望了他微笑，耳朵上坠的两片翡翠秋叶，打着脸上，摇摆不定，微微的摇了一摇头道：“不对吧。”说时，把手上拿着吃饭的牙筷子，反着在家树脸上轻戳了一下，笑道：“脸都晒得这样红，戏院子里，不会有这样厉害的太阳吧。”伯和笑道：“据刘福说，你和天桥一个练把式的老头认识，那老头有一个姑娘。”家树笑道：“那是笑话了，难道我为了他有一个姑娘，才去和他交朋友不成？”陶太太道：“表弟倒真是平民化，不过这种走江湖的人，可是不能惹他们。你要交女朋友，……”说到这里将筷子头指了一指自己的鼻尖，笑道：“我有的是，……可以和你介绍啊！”家树道：“表嫂说了这话好几次了，但是始终不曾和我介绍一个。”陶太太道：“你在家，我怎样给你介绍呢？必定要你跟着我到北京饭店去，我才能给你介绍。”家树道：“我又不会跳舞，到了饭厅里，只管看人跳舞，自己坐在一边发呆，那是一点意思也没有。”陶太太笑道：“去一次两次，那是没有意思的。但是去得多了，认识了女朋友之后，你就觉得有意思了。无论如何，总比到天桥去坐在那又臊又臭的小茶馆里强的多。”家树道：“表嫂总疑心我到天桥去有什么意思，其实我不过去了两三回，要说他们练的那种把式，不能用走江湖的眼光看他们，实在

有些本领。”伯和笑道：“不要提了，反正是过去的事，他们江湖派也好，不是江湖派也好，他已远走高飞，和他辩论些什么？”家树听了这话，忽然疑惑起来。关寿峰远走高飞，他何以知道？自己本想追问一句，一来这样追问，未免太关切了，二来怕是刘福报告的。这时刘福正站在旁边，伺候吃饭，追问出来，恐怕给刘福加罪，因此也就默然不说了。平常吃过了晚饭，陶太太就要开始去忙着修饰的，因为上北京饭店跳舞，或者到真光、平安两电影院去看电影，都是这时候开始了。因此陶太太一放下筷子，就进上房内室去了。家树道：“表嫂忙着换衣服去了，这样子又要去跳舞。”伯和道：“今晚上我们一块儿去，好不好？”家树道：“我不去，我没有西服。”伯和道：“何必要西服，穿漂亮一点的衣服就行了。”说到这里，笑了一笑。又道：“只要身上的衣服，穿得没有一点皱纹，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一样的可以博得女友的欢心。”家树笑道：“这样子说，不是女为悦己者容，倒是士为悦己者容了。”伯和道：“我们为悦己者容，你要知道，别人为讨我们的欢心，更要修饰啊。你不信，到跳舞场里去看看那些奇装异服的女子，她为着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照镜子吗？”家树笑道：“你这话要少说，让表嫂听见了，就是一场交涉。”伯和道：“这话也不算侮辱啊。女子好修饰，也并不是一定有引诱男子的观念，不过是一点虚荣之心，以为自己好看，可以让人羡慕，可以让人称赞。所以外国人男子对女子可以当面称许她美丽的。你表嫂在跳舞场里，若是有人称许她美丽，我不但不妒嫉，还要很喜欢的；然而她未必有这个资格。”两人说着话，也一面走着，踱到上房的客厅里来。只见中间圆桌上，放了一只四方的玻璃盒子，玻璃棱角上，都用五色印花绸来滚好，盒子里面，也是红绸铺的底。家树道：“这是谁送给表兄一个银盾？盒子倒精致，银盾呢？”伯和口里衔了半截雪茄，用嘴唇将雪茄掀动着，笑了一笑道：“你仔细看，这不是装银盾的盒子呀！”家树道：“果然不是，这盒子大而不高，而且盒托太矮，这是装什么用的呢？莫不是盛玉器的？”伯和笑道：“越猜越远。暂且不说，过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家树笑道：“我倒要看一个究竟，这玻璃盒子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不多大一会儿工夫，陶太太出来了。她穿了一件银灰色绸子的长衫，只好齐平膝盖，顺长衫的四周边沿，都镶了桃色的宽辫，辫子中间，有挑着蓝色的细花，和亮晶晶的水钻，她光了一截脖子，挂着一副珠圈，在索净中自然显出富丽来。家树还未曾开口，陶太太先笑道：“表弟！我这件衣服新作的，好不好？”家树道：“表嫂是讲究美术的人，自己计划着作出来的衣服，自然是好。”陶太太道：“我以为中国的绸料，做女子的衣服，最是好看。所以我做的衣服，无论是哪一季的，总以中国料子为主。就是鞋子，我也是如此，不主张那些印度缎、印度绸。”说时，把她的一条玉腿，抬了起来，踏在圆凳上。家树看时，白色的长丝袜，紧裹着大腿，脚上穿着一双银灰缎子的跳舞鞋。沿鞋口也是镶了细条红辫，红辫里依样有很细的水钻，射人的目光，横着脚背，有一条锁带，带子上横排着一路珠子，而鞋尖正中，还有一朵精致的蝴蝶，蝴蝶两只眼睛，却是两颗珠子。家树笑道：“这一双鞋，实在是太精致了，除非垫了地毯的地方，才可以下脚，若是随便的地下也去走，可就辱没了这双鞋了。”陶太太道：“北京人说，净手洗指甲，作鞋泥里踏，你没有听见说过吗？不要说这双鞋，就是装鞋的这一个玻璃盒子，也就很不错了。”说时，向桌上一指，家树道：“鞋子是很好，但不知道要多少钱？”陶太太正穿了那鞋在光滑的地板上，带转带溜，只低了头去审查。听到家树问多少钱，

这才转过身来笑道：“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因为一家鞋店里和我认识，我介绍了他有两三千块钱生意，所以送我一双鞋。作为谢礼。”家树道：“两三千块吗？那有多少双鞋？”陶太太道：“不要说这种不见世面的话了，跳舞的鞋子，没有几块钱一双的。好一点，三四十块钱一双鞋，那是很平常的事，那不算什么。”家树道：“原来如此，像表嫂这一双鞋，就让珠子是假的，也应该值几十块钱了。”陶太太道：“小的珠子，是不值什么的，自然是真的。”家树笑道：“表嫂穿了这样好的新衣，又穿了这样好鞋子，今天一定是要到北京饭店去跳舞的了。”陶太太道：“自然去。今天伯和去，你也去，我就趁着今晚朋友多的时候，给你介绍两位女朋友。”家树笑道：“我刚才和伯和说了，没有西装，我不去。”伯和道：“我也说了，没有西装不成问题，你何以还要提到这一件事。”家树道：“就是长衣服，我也没有好的。”陶太太不让他向下说，自己走向房去，拿了一瓶洒头香水，一把牙梳出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将香水瓶子掉过来，就向他头上洒水。家树连忙将头偏着躲开，陶太太道：“不行不行，非梳一梳不可，不然我就不带你去。”家树笑道：“我并不要去啊。”伯和道：“我告诉你实话吧，跳舞还罢了，北京饭店的音乐，不可不去一听。他那里乐队的首领，是俄国音乐大学的校长托拉基夫。”家树道：“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何至于到饭店里去作音乐队的首领？”伯和道：“因为他是一个白党，俄国成立了红色政府，他才到中国来。若是现在俄国还是帝国，他何至于到中国来呢？”家树道：“果然如此，我倒非去不可。北京究竟是好地方，什么人都会在这里齐集。”陶太太见他说要去，很是欢喜。催着家树换了衣服，和他夫妇二人，坐了自家的汽车，就向北京饭店而来。

这个时候，晚餐已经开过去了。吃过了饭的人，大家余兴勃勃，正要跳舞，伯和夫妇和家树拣了一副座位，面着舞厅的中间而坐，由外面进来的人，正也陆续不断。这个时候，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穿了葱绿绸的西洋舞衣，两只胳膊和雪白的前胸后背，都露了许多在外面。这在北京饭店，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最奇怪的，她的面貌，和那唱大鼓的女孩子，竟十分相像，不是她已经剪了头发，真要疑她就是一个了。因为看得很奇怪，所以家树两只眼睛，尽管不住的看那姑娘。陶太太同时却站起身来，和那姑娘点头，姑娘一走过来，陶太太对家树笑道：“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密斯何丽娜！”随着又给家树通了姓名，陶太太道：“密斯何和谁一路来的？”丽娜道：“没有谁，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陶太太道：“那么，可以坐在我们一处了。”伯和夫妇是连着坐的。伯和坐中间，陶太太坐在左首，家树坐在右首，家树之右，还空了一把椅子。陶太太就道：“密斯何！就在这里坐吧。”何小姐一回头，见那里有一把空椅子，就毫不客气的在那椅子上坐下。家树先不必看她那人，就闻到一阵芬芳馥郁的脂粉味，自己虽不看她，然而心里头，总不免在那里揣想着，以为这人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饭店里西崽，对她倒是很熟，便笑着过来叫了一声何小姐！何丽娜将手一挥，很低的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但是很像英语，不多一会儿，西崽捧了一瓶啤酒来，放了一只玻璃杯在丽娜面前，打开瓶塞，满满的给她斟了一满杯。那酒斟得快，鼓着汽泡儿，只在酒杯子里打旋转。丽娜也不等那酒漩停住，端起杯子来，骨都一声，就喝了一口。喝时，左腿放在右腿上，那肉色的丝袜子，紧裹着珠圆玉润的肌肤，在电灯下面，看得很清楚。家树心里想：中国人对于女子的身体，认为是神秘的，所以文字上不很大形容肉体之美，而从古以来，美

女身上的称赞名词，什么杏眼，桃腮，春葱，樱桃，什么都歌颂到了，然决没有什么恭颂人家两条腿的，尤其是古人的两条腿，非常的尊重，以为穿叉脚裤子都不很好看，必定罩上一幅长裙，把脚尖都给它罩住；现在染了西方的文明，妇女们也要西方之美，大家都设法露出这两条腿来；其实这两条腿，除富于挑拨性而外，不见得怎样美。家树如此的想着，目光注视着丽娜小姐的膝盖，目不转睛的向下看。陶太太看见，对着伯和微微一笑，又将手胳膊碰了伯和一下，伯和心里明白，也报之以微笑。这时，音乐台的音乐，已经奏了起来，男男女女互相搂抱着，便跳舞起来。一个人的性情，都是这样，常和老实的人在一处，见了活泼些的，便觉聪明可喜；但是常和活泼的人在一处，见了忠实些的，又觉得温存可亲了。何小姐日日在跳舞场里混，见的都是些很活跃的青年，现在忽然遇到家树这样的忠厚少年，便动了她的好奇心，要和这位忠实的少年谈一谈，也成为朋友，看看老实的朋友，那趣味又是怎样。因此坐着没动，等家树开口，要求跳舞。凡是跳舞场的女友，在音乐奏起之后，不去和别人跳舞，默然的坐在一位男友身边，这正是给予男友求舞的一个机会，也不啻对你说，我等你跳舞。无如家树就不会跳舞，自然也不会启口。这时伯和夫妇，都各找舞伴去了。只剩两人对坐，家树大窘之下，只好侧过身子去，看着场上的舞伴。何小姐斟了一杯酒捧在手里，脸上现出微笑，只管将那玻璃杯口，去碰那又齐又白的牙齿，头不动，眼珠却缓缓的斜过来看着家树。等了有十分钟之久，家树也没说什么，丽娜放下酒杯问道：“密斯脱樊！你为什么不去跳舞？”家树道：“惭愧得很，我不会这个。”丽娜笑道：“不要客气了，现在的青年，有几个不会跳舞的。”家树笑道：“实在是不会，就是这地方，我今天还是第一次来呢。”丽娜道：“真的吗？但这也是很容易的事，只要密斯脱樊和令亲学一个礼拜，管保全都会了。”家树笑道：“在这歌舞场中，我们是相形见绌的，不学也罢。”说到这里，伯和夫妇歇着舞回来了，看见家树和丽娜谈得很好，二人心中暗笑。当时大家又谈了一会，丽娜虽然和别人去跳舞了两回，但是始终回到这边席上来坐。到了十二点钟以后，家树先有些倦意了，对伯和道：“回去吧。”伯和道：“时候还早啊。”家树道：“我没有这福气，觉得有些头昏。”伯和道：“谁叫你喝那些酒呢？”伯和因为明天要上衙门，也赞成早些回去。不过怕太太不同意，所以未曾开口。现在家树要说回去，正好借风转舵，便道：“既是你头昏，我们就回去吧。”叫了西崽来，一算帐，共是十五元几角，伯和在身上拿出两张十元的钞票，交给西崽，将手一挥道：“拿去。”西崽微微一鞠躬，道了一声谢。家树只知道伯和夫妇每月跳舞西餐费很多，但不知道究用多少，现在看起来，只是几瓶清淡的饮料，就是廿块钱，怪不得要花钱。当时何丽娜见他们走，也要走，说道：“密斯脱陶！我的车没来，搭你的车坐一坐，坐得下吗？”伯和道：“可以可以。”于是走出舞厅，到储衣室里去穿衣服，那西崽见何小姐进来，早在钩上取下一件女大衣，提了衣抬肩，让她穿上。穿好之后，何小姐打开提包，就抽出两元钞票来，西崽一鞠躬，接着去了。这一下，让家树受了很大的刺激，白天自己给那唱大鼓书的一块钱，人家就受宠若惊，认为不世的奇遇，真是不登高山，不现平地。像她这样用钱，简直是吧大洋钱看作大铜子。若是一个人作了她的丈夫，这种费用，容易供给吗？当时这样想着，看何小姐却毫不为意，和陶太太谈笑着，一路走出饭店。

这时虽然夜已深了，然而这门口树林下的汽车和人力车，一排一排的由

北向南停下。伯和找了半天，才把自己的汽车找着。汽车里坐四个人，是非把一个坐倒座儿不可的。伯和自认是主人，一定让家树坐在上面软椅上，家树坐在椅角上，让出地方来，丽娜竟不客气，坐了中间，和家树挤在一处；她那边自然是陶太太坐了。车子开动了，丽娜抬起一只手捶了一捶头，笑道：“怎么回事？我的头有点晕了！”正在这时，汽车突然拐了一个小弯，向家树这边一侧，丽娜的那一只胳膊，就碰了他的脸一下。丽娜回转身来，连忙对家树道：“对不起，撞到哪里没有？”家树笑道：“照密斯何这样说，我这人是纸糊的了。只要动他一下，就要破皮的。”伯和道：“是啊，你这些时候，正在讲究武术，像密斯何这样弱不禁风的人，就是真打你几下，你也不在乎。”何小姐连连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说着就对家树一笑，四个人在汽车里谈得很热闹，不多一会儿，就先到了何小姐家。汽车的喇叭遥遥的叫了三声，突然人家门上电灯一亮，映着两扇朱漆大门。何小姐操着英语，道了晚安，下车而去。朱漆门已是洞开，让她进去了。这里他们三人回家以后，伯和笑道：“家树！好机会啊！密斯何对你的态度太好了。”家树道：“这话从何说起，我们不过是今天初次见面的朋友，她对我，谈得上什么态度？”陶太太道：“是真的！我和何小姐交朋友许久了，我从没见过她对于初见面的朋友，是怎样又客气又亲密的。你好好的和她周旋吧，将来我喝你一碗冬瓜汤。”伯和笑道：“你不要说这种北京土谜了，他知道什么叫冬瓜汤。家树！我告诉你吧，喝冬瓜汤，就是给你作媒。”家树笑道：“我不敢存那种奢望，但是作媒何以叫喝冬瓜汤呢？”陶太太道：“那就是北京土产，他也举不出所以然来。但是真作媒的人，也不曾见他真喝过冬瓜汤，不过你和何小姐愿意给我冬瓜汤喝，我是肯喝的。”家树道：“表嫂这话，太没有根据了。一个初会面的朋友，哪里就能够谈到婚姻问题上去。”陶太太道：“怎么不能？旧式的婚姻，不见面还谈到婚姻上去呢。你看看外国电影的婚事，不是十之八九，一见倾心吗？譬如你和那个关老头子的女儿，又何尝不是一见就发生友谊呢？”家树自觉不是表嫂的敌手，笑着避回自己屋子里去了。一个人受了声色的刺激，不是马上就能安贴的。家树睡的钢丝床头，有一只小茶柜，茶柜上直立着荷叶盖的电灯，正向床上射着灯光，灯光下放了一本《红楼梦》，还是前两晚临睡时候，放在这儿的，拿起一本来看，随手一翻，恰是林黛玉鼓琴的那一段。由这小说上，想到白天唱《黛玉悲秋》的女子，心想她何尝没有何小姐美丽？何小姐生长在有钱的人家里，茶房替她穿一件外衣，就赏两块钱，唱大鼓书的姑娘，唱了一段大鼓，只赏了她一块钱，她家里人就感激涕零。由此可以看到美人的身分，也是以金钱为转移的。据自己看来，那姑娘和何小姐长得差不多，年纪还要轻些，我要是说上天桥去听那人的大鼓书，表嫂一定不满意的，可是只和何小姐初见面，她就极力要和我作媒了。一人这样想着，只把书拿在手里沉沉的想下去，转念到与其和何小姐这种人作朋友，莫如和唱大鼓的姑娘认识了。她母亲曾请我到她家里去，何妨去看看呢，我倒可以藉此探探她的身世。这一晚上，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想了几个更次。

到了次日，也不曾吃午饭，说是要到大学学校里去拿章程看看，就出门了。伯和夫妇以为上午无地方可玩，也相信他的话。家树不敢在家门口坐车，上了大街，雇车到水车胡同。到了水车胡同口上，就下了车，却慢慢走进去，一家一家的门牌看去。到了西口上，果然三号人家的门牌边，有一张小红纸片，写了“沈宅”两个字。门是很窄小的，里面有一道半破的木格扇挡住，

木格扇下摆了一只秽水桶，七八个破瓦钵子，一只破煤筐子，堆了秽土，还在隔扇上挂了一条断脚板凳。隔扇有两三个大窟窿，可以看到里面院子里，晾了一绳子衣服，衣服下似乎也有一盆夹竹桃花；然而纷披下垂，上面是洒满了灰土。家树一看，这院子是很不洁净，向这样的屋子里跑，倒有一点不好意思。于是缓缓的从这大门踱了过去，这一踱过去，恰是一条大街，在大街上望了一望，心想难道老远的走了来，又跑回家去不成？既来之则安之，当然进去看看。于是掉转身仍回到胡同里来，走到门口，本打算进去，但是依旧为难起来：人家是个唱大鼓书的，和我并无关系，我无缘无故到这种人家去作什么？这一犹豫，放开脚步，就把门走了过去。走过去两三家还是退回来，因想她叫我找姓沈的人家，我就找姓沈的得了，只要是她家，她们家里人都认识我的，难道她们还能不招待我吗？主意想定，还是上前去拍门。正要拍门，又一想：不对，不对！自己为什么找人呢？说起来倒怪不好意思的。因此虽自告奋勇去拍门，手还没有拍到门，又缩转来了，站在门边，先咳嗽了两声，觉得这就有人出来，可以答话了。谁料出来的人，在隔扇里先说起话来道：“门口瞧瞧去，有人来了。”家树听声音，正是唱大鼓书的那姑娘，连忙向后一缩，轻轻的放着脚步，赶快的就走，一直要到胡同口上了，后面有人叫道：“樊先生！樊先生！就在这儿，你走错了。”回头看时，正是那姑娘的母亲沈大娘，一路招手，一路跑来，眯着眼睛笑道：“樊先生！你怎么到了门口又不进去？”家树这才停住脚道：“我看见你们家里没人出来，以为里面没人，所以走了。”沈大娘道：“你没有敲门，我们哪会知道啊？”说着话，伸了两手支着，让家树进门去，家树身不由自主的，就跟了她进去。只觉那院子里到处是东西。沈大娘开了门，让进一间屋子，屋子里也是床铺锅炉盆钵椅凳，样样都有，简直没有安身之处。再转一个弯，引进一间套房里，靠着窗户有一张大土炕，简直将屋子占去了三分之二，剩下一些空地，只设了一张小条桌，两把破了靠背的椅子，什么陈设也没有。有两只灰黑色的箱子，两只柳条筐，都堆在炕的一头，这边才铺了一条芦席，芦席上随叠着又薄又窄的棉被，越显得这炕宽大，浮面铺的，倒是条红呢被，可是不红而黑了。墙上新新旧旧的贴了几张年画，什么《耗子嫁闺女》，《王小二怕媳妇》，大红大绿，涂了一遍。家树从来不曾到过这种地方，现在觉得有一种很奇异的感想。沈大娘让他在小椅子上坐了，用着一只白瓷杯，斟了一杯马溺似的酃茶，放在桌上。这茶杯恰好邻近一只熏糊了灯罩的煤油灯，回头一看桌上，漆都成了鱼鳞斑，自己心里暗算，住在很华丽很高贵一所屋子里的人，为什么到这种地方来。这样想着，浑身都是不舒服。心想：我莫如坐一会儿就走吧。正这样想着，那姑娘进来了。她倒是很大方，笑着点了一个头，接上说道：“你喝水。”沈大娘道：“姑娘！你陪樊先生一会儿，我去买点瓜子来。”家树要起身拦阻时，人已走远了。屋子里剩了一男一女，更没有说话了。那姑娘将椅子移了一移，把棉被又整了一整，顺便在炕上坐下，问家树道：“你抽卷烟吧？”家树摇摇手道：“我不会抽烟。”这话说完，又没有话说了。那姑娘又站起来，将挂在悬绳上的一条毛巾牵了一牵，将桌上的什物移了一移，把煤油灯，和一只饭碗，送到外面屋子里去，口里可就说道：“这些东西，也向屋里堆。”东西送出去回来，她还是没话说。家树有了这久的犹豫时间，这才想起话来了，因道：“大姑娘！你也在落子馆里去过吗？”这话说出，又觉失言了。因为沈大娘说过，是不曾上落子馆的，姑娘倒未加考虑，答道：“去过的。”家树道：“在落子馆里，一定是

有个芳名的了。”姑娘低了头，微笑道：“叫凤喜。名字可是俗得很。”家树笑道：“很雅致。”因自言自语的吟道：“凤兮凤兮！”凤喜笑道：“你错了，我是恭喜贺喜的那个喜字。”家树道：“呀！原来姑娘还认识字。在哪个学校里读书的？”凤喜笑道：“哪里进过学堂，从前我们院子里的街坊，是个教书的先生，我在他那里念过一年多书，稍微认识几个字，下论上就有凤兮这两个字，你说对不对？”家树笑道：“对的，能写信吗？”凤喜笑着摇了一摇头。家树道：“记帐呢？”凤喜道：“我们这种人家，还记个什么帐呢？”家树道：“你家里除了你唱大鼓之外，还有别人挣钱吗？”凤喜道：“我妈接一点活作作。”家树道：“什么叫活？”凤喜先就抿嘴一笑，然后说道：“你真是个南边人，什么话也不懂，就是人家拿了衣服鞋袜来做，这就叫做活。这没有什么难，我也成，要不然，刮风下雨，不能出去怎么办？”家树道：“这样说，姑娘倒是一个能干人了。”凤喜笑着低了头，搭讪着，将一个食指在膝盖上画了几画，家树再要说什么，沈大娘已经买了东西回来了。于是双方都不作声，都寂然起来。沈大娘将两个纸包打开，一包是花生米，一包是瓜子，全放在炕上，笑道：“樊先生！你请用一点，真是不好意思说，连一只干净碟子都没有。”凤喜低低的道：“别说那些话，怪贫的。”沈大娘笑道：“这是真话，有什么贫？”说毕，又出去弄茶水去了。凤喜看了看屋子外头，然后抓了一把瓜子，递了过来，笑着对家树说道：“你接着吧，桌上脏。”家树听说，果然伸手接了。凤喜笑道：“你真是斯文人，双手伸出来，比我们的还要白净。”家树且不理她话，但昂了头，却微笑起来，凤喜道：“你乐什么？我话说错了吗？你瞧，谁手白净。”家树道：“不是，不是，我觉得北京人说话，又伶俐，又俏皮，说起来真好听。譬如刚才你所说那句怪贫的，那个贫字，就有意思。”凤喜笑道：“是吗？”家树道：“我何曾说谎？尤其是北京的小姑娘，她们斯斯文文的谈起话，好像戏台上唱戏一样，真好听。”凤喜笑道：“以后您别听我唱大鼓书了，就到我家来听我说话吧。”沈大娘送了茶进来问道：“听你说什么？”凤喜将嘴向家树一努道：“他说北京话好听，北京姑娘说话更好听。”沈大娘道：“真的吗？樊先生！让我这丫头跟着你当使女去，天天伺候你，这话可就有的听了。”家树道：“那怎敢当！”只说到这里，凤喜斟了一杯热茶，双手递到家树面前，眼望着他，轻轻的道：“你喝茶，这样伺候，你瞧成不成？”家树接了那杯茶，也就一笑。他初进门的时候，觉得这屋又窄小，又不洁净，立刻就要走。这时坐下来了，尽管谈得有趣，就不觉时候长。那沈大娘只把茶伺候好了，也就走开。家树道：“你这院子里共有几家人家？”凤喜道：“一共三家，都是作小生意买卖的，你不嫌屋子脏，尽管来，不要紧的。”家树看了她，嘻嘻的笑，凤喜盘了两只脚坐在炕上，用手抱着膝盖，带着笑容，默然而坐。半晌，才问道：“你为什么老望着我笑？”家树道：“因为你笑我才笑的。”凤喜道：“这不是你的真话，这一定有别的缘故。”家树道：“老实说吧，我看你的样子，很像我一个女朋友。”凤喜摇摇头道：“不能，不能，您的女朋友，一定是千金小姐，哪能像我长得这样寒蠢。”家树道：“不然，你比她长得好。”凤喜听了，且不说什么，只望着他把嘴一披，家树见她这样子，更禁不住一阵狂笑。又谈了一会，沈大娘进来道：“樊先生！你别走，就在我们这儿吃午饭去。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给您作点炸酱面吧。”家树起身道：“不坐了，下次再来吧。”因在身上掏了一张五元的钞票，交给沈大娘手里，笑道：“小意思，给大姑娘买双鞋穿。”说毕，脸先红了，

因不好意思，三脚两步抢着出来，牵了一牵衣服，慢慢走着，走不多路，后面忽然有人咳嗽了两三声，回头看时，凤喜笑着走上前，回头见没有人，因道：“你丢了东西了。”家树伸手到袋里摸了摸，昂头想道：“我没有丢什么。”凤喜也在身上一掏，掏出一个报纸包儿，纸包的很不齐整，像是忙着包的，她就递给家树道：“你丢的东西在这里。”家树接过来，正要打开，凤喜将手按住，膘了他一眼，笑道：“别瞧，瞧了就不灵，揣起来，回家再瞧吧。再见！再见！”她说毕，也很快的回家去了。家树这时恍然大悟，才明白了并不是自己丢下的纸包，心里又是一喜，要知道那纸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下回分解。

第三回 颠倒神思书中藏倩影 缠绵情话林外步朝曦

话说家树临走的时候，凤喜给了他一个纸包，他哪里等得回家再看，一面走路，一面就将纸包打开。这一看，不觉心里又是一喜。原来纸包里不是别的什么，乃是一张凤喜本人四寸半身相片。这相片原是用一个小玻璃框子装的，悬在炕里面的墙上。当时因坐在对面，看了一眼，现在凤喜追了送来，一定是知道自己很爱这张相片的了。心想：这个女子实在是可人意，只可惜出在这唱大鼓书的人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温柔之中，总不免有一点放荡的样子，倒是怪可惜的。一路想着，一路就走了去，也忘了坐车。及至到了家，才觉得有些疲乏，便斜躺在沙发上，细味刚才和她谈话的情形，觉得津津有味。刘福给他送茶送水，他都不知道，一坐就是两个多钟头，因起身到后院子里去，忽然有一阵五香炖肉的香味，由空气里传将过来。忽然心里一动，醒悟过来，今天还没有吃午饭。走回房去，便按铃叫了刘福来道：“给我买点什么吃的来吧，我还没有吃饭。”刘福道：“表少爷还没有吃饭吗？怎样回来的时候不说哩？”家树道：“我忘了说了。”刘福道：“你有什么可乐的事儿吗？怎么会把吃饭都给忘了？”家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微笑。刘福道：“买东西倒是慢了，我去叫厨房里赶着给你办一点吧。”说毕，他也笑着去了。一会子，厨子送了一碟冷荤一碗汤，一碗木樨饭来。这木樨饭就是蛋炒饭，因为鸡蛋在饭里像小朵的桂花一样，所以叫做木樨。当时厨子把菜饭送到桌上来，家树便一人坐下吃饭。吃饭的时候，不免又想到凤喜家里留着吃炸酱面的那一幕喜剧，回想我要是真在她家里吃面，恐怕她会亲手做给我来吃，那就更觉得有味了，人在出神，手里拿了汤匙，就只管舀了汤向饭碗里倒，倒了一匙，又是一匙，不知不觉之间，在木樨饭碗里，倒上大半碗汤。偶然停止不倒汤了，低头一看，自己好笑起来。心想：从来没有人在木樨饭里淘汤的，听差看见，岂不要说我南边人，连吃木樨饭都不会？当时就低着头，唏哩呼噜，把一大碗汤淘木樨饭，赶快吃了下去。但是在他未吃完之前，刘福已经舀了水进来，预备打手巾把了。家树吃完，他递上手巾把来，家树一只手接了手巾擦脸，一只手伸到怀里去掏摸，掏摸一阵，忽然丢了手巾，屋子里四围找将起来。抽屉里，书架上，床上枕头下面，全都寻到了，里屋跑到外屋，外屋跑到里屋，尽管乱跑乱找。刘福看到忍不住了，便问道：“表少爷！您丢了什么？”家树道：“一个报纸包的小纸包，不到一尺长，平平的，扁扁的，你看见没有？”刘福道：“我就没有看见您带这个纸包回来，到哪儿找去？”家树四处找不着，忙乱了一阵子，只得罢了。休息了一会，躺在外屋里软榻上，一想起今天的报还没有看过。便叫刘福把里屋桌上的报取过来看。刘福将折叠着还没有打开的一叠纸，顺手取了过来，报纸一拖，拍的一声，有一样东西落在地下。刘福一弯腰，捡起来一看，正是一个扁扁平平的报纸包。那报纸因为没有黏着物，已经散开了，露出里面一角相片来，刘福且不声张，先偷着看了一眼，见是一个十六七岁小姑娘的半身相片。这才恍然大悟，表少爷今天回来丧魂落魄的原故，仍旧把报纸将相片包好，嚷起来道：“这不是一个报纸包？”家树听说，连忙就跑进屋来，一把将报纸夺了过去，笑问道：“你打开看了吗？”刘福道：“没有。这里好像是本外国书。”家树道：“你怎么知道是外国书。”刘福道：“摸着硬梆梆的，好像是外国书的书壳子。”家树也不和他辩说，只是一笑，等刘福将屋子收拾得干净去了，他才将那相片拿出来，躺着仔细把握，好在

那相片也不大，便把它夹在一本很厚的西装书里面。

到了下午，伯和由衙门里回来了，因在走廊上散步，便隔着窗户问道：“家树投考章程取回来了吗？”家树道：“取回来了。”一面答话，一面在桌子抽屉里取出前几天邮寄来的一份章程在手里，便走将出来。伯和道：“北京的大学，实在是不少，你若是专看他们的章程，没有哪个不是说得井井有条的，而且考起学生来，应有的功课，也都考上一考；其实考取之后，学校里的功课，比考试时候的程度，要矮上许多倍。所投考的学生，都是这样说，就是怕考不取；考取之后，到学校里去念书，是没有多大问题。”家树道：“那也不可一概而论。”伯和道：“不可一概而论吗？正可一概而论呢！国立大学，那完全是个名，只要你是出风头的学生，经年不跨过学校的大门，那也不要紧。常在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杨文佳，就是一个例；他曾托我写信，介绍到南边中学校里去，教了一年半书，现在因为他这一班学生要毕业了，他又由南边回来，参与毕业考。学校当局，因为他是个有名的学生，两年不曾上课，也不去管他。你看学校是多么容易进？”他一面说话，一面看那章程，看到后面，忽然一阵微笑，问道：“家树！你今天在哪里来？”家树虽然心虚，但不信伯和会看出什么破绽，便道：“你岂不是明知故问？我是去拿章程来了，你还不知道吗？”伯和手上捧了章程，摇了一摇头笑道：“你当面撒谎，把我老大哥当小孩子吗？这章程是一个星期以前，打邮政局里寄来的。”家树道：“你有什么证据，知道是邮政局里寄来的？”伯和也不再说什么，一手托了章程，一手向章程上一指，却笑着伸到家树面前来。家树看时，只见那上面盖了邮政局的墨戳，而且上面的日期号码，还印得十分明显，无论如何，这是不容掩饰的了。家树一时急得面红耳赤，说不出所以然来，反是对他笑了一笑。伯和笑道：“小孩子！你还是不会撒谎，你不会说在抽屉里拿错了章程吗？今天拿来的，放在抽屉里，和旧有的章程，都混乱了；新的没有拿来，旧的倒拿来了，你这样一说，破绽也就盖过去了。为什么不说不呢？”家树笑道：“这样看来，你倒是个撒谎的老内行了。”伯和道：“大概有这种能耐吧。你愿意学就让我慢慢的教你，你要知道应付女子，说谎是唯一的条件啊。”家树道：“我有什么女子？你老是这样俏皮我。”伯和道：“关家那个大姑娘，和你不是很好吗？你应该……”家树连忙拦住道：“那个关家大姑娘，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家树本是一句反问的话，实出于无心，伯和倒以为是他要考考自己，便道：“我有什么不知道？他搬开这里，就住到后门去了。你每次一人出去，总是大半天，不是到后门去，到哪里去了？”家树道：“你何以知道他住在后门，看见他们搬的吗？”说到这里，陶太太忽然由屋子里走出来，连忙把话来扯开。问家树道：“表弟什么时候回来的？在外面吃过饭吗？我这里有乳油蛋糕，玫瑰饼干，要不要吃一点？”家树道：“我吃了饭，点心吃不下了。”陶太太一面说话，一面就把眼光对伯和浑身上下望了一望，伯和似乎觉悟过来了，便也进房去取了一根雪茄来抽着，也不知在哪里掏了一本书来，便斜躺在沙发上抽烟看书。家树虽然很惦记关寿峰，无如伯和说话，总要牵涉到关大姑娘身上去，犯着很大的嫌疑，只得默然无语，自走开了。不过心里就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关家搬走了，连自己都不知道，伯和何以知道他搬到后门去了？这事若果是真，必然是刘福报告的，回头我倒要盘问盘问他。当日且搁在心里。到了次日早上，伯和是上衙门去了。陶太太又因为晚上闹了一宿的跳舞，睡着还没有起来；两个小孩子，有老妈子陪着，送到幼稚园里去了。因此上房里面，倒很

沉静。家树起床之后，除了漱洗，接上便是拿了一叠报，在沙发上看。这是老规矩，当在看报的时候，刘福便会送一碟饼干，一杯牛乳来。陶家是带点欧化的人家，早上虽不正式开早茶，牛乳咖啡一类的东西，是少不了的。一会，送了早点进来，家树就笑道：“刘福，你在这儿多少年了？事情倒办得很有秩序。”刘福听了这句话，心里不由得一阵欢喜，笑道：“年数不少了，有六七年了。”家树道：“你就是专管上房里这些事吧？”刘福道：“可不是，忙倒是不忙，就是一天到晚都抽不开身来。”家树道：“还好，大爷还只有一个太太，若是讨了姨太太，事情就要多许多了。”刘福笑道：“照我们大爷的意思，早就要讨了，可大奶奶很精明，这件事不好办。”家树笑道：“也不算精明，我看你们大爷，就有不少女朋友。”刘福道：“女朋友要什么紧，我们大奶奶也有不少男朋友呢！”家树道：“大奶奶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那没关系。你们大爷的女朋友，我在跳舞场上会过的，像妖精一样，可就不大妥当。你大爷的事情，我是知道，专门留心女子身上的事，好比我还打算跟着那关寿峰想学一点武术，这也没有什么可注意的价值。他因为关家有个姑娘，就老提到她，常说关家搬到后门去住了，叫我找她去，你看好笑不好笑？”刘福听了这话，脸上似乎有些不自在的样子。家树道：“搬到后门去了，他怎么会知道？大概又是你给你们大爷调查得来的。”刘福也不知道自己主人翁是怎样说的，倒不敢一味狡赖，便道：“我原来也不知道，因为有一次有事到后门去，碰着那关家老头，他说搬到那儿去了。究竟住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家树看那种情形，就料到关家搬家，和他多少有些关系。也不知道如何把个憨老头子气走了，心里很过意不去，不过他们老疑惑我认识那老头子，是别有用意，我倒不必去犯这个嫌疑。明白到此，也就不必向下追问，当时依然谈些别的闲话，将这事遮盖过去。吃过午饭，心想这一些时候玩够了，从今天起，应该把几样重要功课趁闲理一理，于是找了两本书，对着窗户，就在桌上随便看。看不到三页，有个听差来说：“有电话来了，请表少爷说话。”他是大门口的听差，家树就知道是前面小客堂里的电话机说话，走到前面去接电话。说话的是个妇人声音，自称姓沈。家树一听倒愣住了，哪里认识这样一个姓沈的？后来她说我们姑娘今天到先农坛一家茶社里去唱，您没有事，可以来喝碗茶。家树这才明白了，是凤喜的母亲沈大娘打来的电话。便问在哪家茶社里；她说，记不着字号，您要去，总可以找着的。家树便答应了一个“来”字，将电话挂上了。回到屋子里去想了一想，凤喜已经到茶社里去唱大鼓了，这茶社里，究竟像个局面，不是外坛钟楼下那样难堪，她今天新到茶社，我必得去看看。这样一计算，刚才摊出来的书本，又没有法子往下看了。好容易捺下性子来看书，没有看到三页，怎么又要走，还是看书吧！因此把刚才的念头抛开，还是坐定了看书。说也奇怪，眼睛对着书上，心里只管把凤喜唱大鼓的情形，和自己谈话的那种态度，慢慢的一样一样想起，仿佛那个人的声音笑貌，就在面前。自己先还看着书，以后不看书了。手压住了书。头偏着，眼光由玻璃窗内，直射到玻璃窗外。玻璃窗外，原是朱漆的圆柱，彩画的屋檐，绿油油的葡萄架。然而他的眼光，却一样也不曾看到，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穿了淡蓝竹布的长衫，雪白的脸儿，漆黑的发辫，清清楚楚，齐齐整整的，对了他有说有笑。脑筋里有了这一个幻影，记起那张相片，便去挪来看。当时收起那张相片的时候，是夹在一本西装书里，可是夹在哪一本西装书里，当时又没有注意，现在寻起来，只得把横桌上摆好了的书，一本一本提出来抖一抖，以为这样找，总

可以找出来的。不料把书一齐抖完了，也不见相片落下去；刚才分明夹在书里的，怎么一会儿又找不着了？今天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老是心猿意马，作事飘飘忽忽的，只这一张相片，今天就找了两次，真是莫明其妙。于是坐在椅子上出了一会神，细想究竟放在哪里，想来想去，一点不错，还是夹在那西装书里。因此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以便想起是如何拿书，如何夹起，偶然走到外边屋子里，看见躺椅边短几上，放了一本绿壳子的西装书，恍然大悟，原是放在这本书里的。当时根本上就没有拿到里边屋子里去，自己拼命的在里边屋里找，岂不可笑吗？在书里将相片取出，就靠在沙发上一看，把刚才一阵忙乱的苦恼，都已解除无遗。看见这相，含笑相视，就有一股喜气迎人。心想：她由钟楼的露天下，升到茶社里去卖唱，总算升了一级了；今天是第一次，我不能不去看看。这样一想，便不能在家再坐了。在箱子里拿了一些零碎钱，雇了车，一直到先农坛去。

这一天，先农坛的游人最多，柏树林子下，到处都是茶棚茶馆，家树处处留意，都没有找着凤喜，一直快到后坛了，那红墙边，支了两块芦席篷，篷外有个大茶壶炉子，放在一张破桌上烧水，过来一点，放了有上十张桌子，蒙了半旧的白布，随配着几张旧藤椅，都放在柏树荫下。正北向，有两张条桌，并在一处，桌上放了一把三弦子，桌子边支着一个鼓架。家树一看，猜着莫非在这里。所谓茶社，不过是个名，实在是茶摊子罢了。有株柏树兜上，有一条二尺长的白布，上面写了一行大字是“来远楼茶社”。家树看到不觉地笑了起来，不但不能来远，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楼。望了一望，正要走开，只见红墙的下边，有那沈大娘转了出来。她手上拿了一把大蒲扇，站在日光下面，遥遥的就向樊家树招了两招，口里就说道：“樊先生！樊先生！就是这儿。”同时凤喜也在她身后转将出来，手里提了一根白棉线，下面拴着一个大蚂蚱，笑嘻嘻向着这边点了一个头。家树还不曾转回去，那卖茶的伙计，早迎上前来，笑道：“这儿清净，就在这里喝一碗吧。”家树看一看这地方，也不过坐了三四张桌子，自己若不添上去，恐怕就没有人能出大鼓书钱了。于是就含着笑，随随便便的在一张桌边坐了。凤喜和沈大娘，都坐在那横条桌子边。她只不过偶然向着这边一望而已，家树明白，这是她们唱书的规矩，卖唱的时候，是不来招呼客人的。过了一会，只见凤喜的叔叔，口里衔着一支烟卷，一步一点头的样子，慢慢走了过来。他身后又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黄黄的脸儿，梳着左右分垂的两条黑辫，她一跑一跳，两个小辫跳跑得一摔一摔的，倒很有趣。到了茶座里，凤喜的叔叔，和家树遥遥的点了两个头，然后就坐到横桌正面，抱起三弦试了一试。先是那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打着鼓唱了一段，自己拿个小柳条盘子，挨着茶座讨钱。共总不过上十个人，也不过扔了上十个铜子。家树却丢了一张铜子票，女孩子收回钱去了。凤喜站起来，牵了一牵她的蓝竹布的长衫，又把手将头发的两鬓和脑顶上，各抚摩了一会子，然后才到桌子边，拿起鼓板，敲拍起来。当她唱的时候，来往过路的人，倒有不少的站在茶座外看。及至她唱完了，大家料到要来讨钱，零零落落的就走开了。凤喜的叔叔，放下三弦子，对着那些走开人的后背，望着微叹了一口气，却亲自拿了那个柳条盘子向各桌上化钱。他到了家树桌上，倒格外的客气，蹲了一蹲身子，又伸长了脖子，笑了一笑。家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只是觉得少了拿不出手，又掏了一块钱出来，放在柳条盘子里。凤喜叔叔身子向前一弯道：“多谢！多谢！”家树因此地到东城太远，不敢多耽搁，又坐了一会，付了茶帐，就回去了。自这天起家树每

日必来一次，听了凤喜唱完，给一块钱就走。一连四五天，有一日回去，走到内坛门口，正碰到沈大娘。她一见面，先笑了，迎上前来说道：“樊先生！你就回去吗？明天还得请你来。”家树道：“有工夫就来。”沈大娘笑道：“别那样说，别那样说，你总得来一趟，我们姑娘，全指望着您捧，您要不来，我们就没意思了。”说时，她将那大蒲扇撑住了下巴颏，想了一想，就低声道：“明天不要你听大鼓，你早一点上这儿来。”家树道：“另外有什么事吗？”沈大娘道：“这个地方，一早来就最好。你不是爱听凤喜说话吗？明天我让她陪你谈谈。”家树红了脸道：“你一定要我来，我下午来就是了。”沈大娘回头一望，见身后并没有什么人，却将蒲扇轻轻儿的拍了一拍他的胳膊，笑道：“早上来吸新鲜空气多好，我叫凤喜六点钟就在茶座上等你。我可是起不了那早，不能来陪。”家树要说什么，刚要出口，又忍了回去，站在路心，对沈大娘一笑。沈大娘还是将扇叶子轻轻的拍了他，低低的道：“别忘了，早来，明天会。……不，明天我会你不着，过天会吧。”说罢，就一笑走了。家树心想，她叫凤喜明天一早陪我谈话，未见得出于什么感情作用，恐怕是特别联络，多要我两个钱而已。不过虽是这样，我还得来；我要不来，让凤喜一个人在这儿等，叫她等到什么时候哩！当日回去，就对伯和夫妇撒了一个谎，说是明天要到清华大学去找一个人，一早就要出城。伯和夫妇知道他有些旧同学在清华，对于这话，倒也相信。

次日家树起了一个早，果然五点钟后就到了先农坛内守了。那个时候，太阳在东方起来不多高，淡黄的颜色，斜照在柏林东方的树叶一边，在林深处的柏树，太阳照不着，翠苍苍的，却吐出一股清芬的柏叶香。进内坛门，柏林下那一条平坦的大路，两面栽着的草花，带着露水珠子，开得格外的鲜艳。人在翠荫下走，早上的凉风，带了那清芬之气，向人身上扑将来，精神为之一爽。最是短篱上的牵牛花，在绿油油的叶丛子里，冒出一朵深蓝浅紫的大花，这种晨景，不是晚起人所轻易得见。绿叶里面的络纬虫，似乎还不知道天亮了，令叮令叮，偶然还发出夜鸣的一两声余响。这样的长道，不见什么游人，只瓜棚子外面，伸出一个吊水轱辘。那下面是一口土井，轱辘转了直响，似乎有人在那里汲水。在这样的寂静境界里，不见有什么生物的形影。走了一些路，有几个长尾巴喜鹊在路上带走带跳的找零食吃，见人来到，哄的一声，飞上柏树去了。家树转了一个圈圈，不见有什么人，自己觉的来得太早，就在路边一张露椅上坐下休息。那一阵阵的凉风，吹到人身上，将衣服和头发掀动，自然令人感到一种舒服。因此一手扶着椅背，慢慢的就睡着了。家树正睡得香，觉有样东西，拂了脸上怪痒痒的，用手拨弄几次，也不曾拨去。睁眼看时，凤喜站在面前，手上高提了一条花布手绢，手绢一只犄角，正在鼻子尖上飘荡呢。家树站了起来笑道：“你怎么这样顽皮。”看她身上，今天换了一件蓝竹布褂，束着黑布短裙，下面露出两条白袜子的圆腿来，头上也改挽了双圆髻，光脖子上，露出一排稀稀的长毫毛。这是未开脸的女子的一种表示。然而在这种素女的装束上，最能给予人们一种处女的美感。家树笑道：“今天怎样换了女学生的装束了？”凤喜笑道：“我就爱当学生。樊先生！你瞧我这样子，冒充得过去吗？”家树笑道：“不但可以冒充，简直就是吗。”她说着话，也一挨身在露椅上坐下。家树道：“你母亲叫我一早到这里来会你，是什么意思？”凤喜笑道：“因为您下午来了，我要唱大鼓，不能陪你，所以清早约你谈谈。”家树笑道：“你叫我来谈，我们谈什么呢？”凤喜笑道：“谈谈就谈谈吧，哪里还一定要谈什么呢。”

家树侧着身子，靠住椅子背，对了她微笑。她眼珠一溜，也抿嘴一笑，在腋下纽绾上，取下手绢，右手拿着，只管向左手一个食指一道一道缠绕着，头微低着，却没有向家树望来。家树也不作声，看她何时为止。她忽然掉转身来，笑道：“干吗老望着我？”家树道：“你不是找我谈话吗？我等着你说呢。”凤喜低头沉吟道：“等我想一想看，我要和你说什么。……哦，有了，你家里有些什么人？”家树笑道：“看你的样子，你很聪明，何以你的记心，就是这样坏。我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怎么你又问。”凤喜笑道：“你真的没有吗？没有……”说时，望了家树微笑。家树道：“我真没有定亲，这也犯不着说谎的事。你为什么老问？”凤喜这倒有些不好意思，将左腿架在右腿上，两只手扯着手绢的两只角，只管在膝盖上磨来磨去。半晌，才说道：“问问也不要紧呀。”家树道：“打是不打紧，可是你老追着问，我不知你有什么意思？”凤喜摇了一摇头，微笑着道：“没有意思。”家树道：“你问了我了，我可以问你吗？”凤喜道：“我家里人你全知道，还问什么呢？”家树道：“见了面的，我自然知道，没有见过面的，我怎样晓得？你问我的有没有，你也有没有呢？”凤喜听说把头偏到一边，却不理他这话。在她这一边脸上，可以看到她微泛一阵喜色，似乎正在微笑呢。家树道：“你这人不讲理。”凤喜连忙将身子一扭，掉转头来道：“我怎样不讲理？”家树道：“你问我的话，我全说了，我问你的话，你就一个字不提，这不是不讲理吗？”凤喜笑道：“我问你的话，我是真不知道，你问我的话，你本来知道，你是存心。”家树被她说破，倒哈哈的笑起来了。凤喜道：“早晌这里的空气很好，溜达溜达，别光聊天了。”说时，她已先站起身来，家树也就站起，于是陪着她在园子里，走到柏林深处。因道：“你实说，你母亲叫你一早来约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求我？”凤喜听说，不肯作声，只管低了头走。家树道：“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呢？我办得到，我自然可以办；我办不到，你就算碰了钉子。这儿只你我两个人，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凤喜依然低了头，看着那方砖铺的路，一块砖一块砖，看了向着前面走，还是低了头道：“你若是肯办，一定办得到的。”家树道：“那你就尽管说吧。”凤喜道：“说这话，真有些不好意思，可是你得原谅我，我是不肯说的。”家树道：“你不说，我也明白了。莫不是你母亲叫你和我要钱？”凤喜听说，便点了点头。家树道：“要多少呢？”凤喜道：“我们总还是认识不久的人，您又花了好些个钱了，真不应该和你开口，也是事到头来不自由，这话不得不说，我妈和翠云轩商量好了，让我到那里去唱。不过那落子馆里，不能像现在这样随便，总得做两件衣服，所以想和你商量，借个十块八块的。”家树道：“可以可以。”说时，在身上一摸，就摸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交在她手上。她接了钱，方才回过脸来，很郑重的样子说道：“多谢多谢。”家树道：“钱我是给你了，不过你真上落子馆唱大鼓，我很可惜。”凤喜道：“你倒说是这样要饭的一样唱才好吗？”家树道：“不是那样，你现在卖唱，是穷得没奈何，要人的钱也不多，人家听了，随便扔几个子儿就算了；你若是上落子馆，一样的望客人花一块钱点曲子，非得人捧不可，以后的事就难说了。那个地方是很堕落的，‘堕落’这两个字你懂不懂？”凤喜道：“我怎样不懂。也是没有法子呀！”说时，依旧低了头，看着脚步下的方砖，一步一步，数了走过去。家树也是默然，陪着她走。过了一会道：“你不是愿意女学生打扮吗？我若送你到学堂里念书去，你去不去呢？”凤喜听了这句话，猛然停住脚步不走。回过头却望着家树道：“真的吗？”接上又笑道：“你别拿我开玩笑！”

家树道：“决不是开玩笑。我看你天份很好，像一个读书人，我很愿帮你的忙，让你得一个好结果。”凤喜道：“你有这样的好意，我死也忘不了。可是我家里指望着我挣钱，我不卖唱，哪成呢！”家树道：“我既然要帮你的忙，我就帮到底。你家里每月要用多少钱，都是我的。我老实告诉你，我家里还有几个钱，一个月多花一百八十，倒不在乎的。”凤喜扯着家树的手，微微的跳了一跳道：“我一世作的梦，今天真有指望了。你能真这样救我，我一辈子不忘你的大恩。”说着，站了起来，对着家树一鞠躬，掉转身就跑了。家树倒愣住了，她为什么要跑呢？要知跑的原因为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邂逅在穷途分金续命 相思成断梦把卷凝眸

却说家树和凤喜在内坛说话，一番热心要帮助她念书，她听了这话，道了一声谢，竟掉过脸，跑向柏树林子里去。家树倒为之愕然，难道这样的话，她倒不愿听吗？自己呆呆立着，只见她一直跑进柏树林子；那林子里正有一块石板桌子，两个石凳，她就坐在石凳上，两只胳膊伏在石桌上，头就枕在胳膊上。家树远远的看去，她好像是在那里哭，这更大惑不解了。本来想过去问一声，又不明白自己获罪之由，就背了两只手走来走去。那凤喜伏在石桌上哭了一会，抬起一只胳膊，头却藏在胳膊下，回转来向这里望着，她看见家树这样来去不定，觉得他是没有领会自己的意思，因此很踌躇，再不忍让人家为难了，极力的忍住了哭。站将起来，慢慢的转过身子，向着家树这边。家树看了这样子，知道她并不拒绝自己过去解劝的，就慢慢的向她身边走来。她见家树过来，便牵了牵衣襟，又扭转身去，看了身后的裙子，接上更抬起手来，轻轻的按着头上的双髻。她那眼光只望着地下，不敢向家树平视。家树道：“你为什么这样子，我话说得太唐突了吗？”凤喜不懂唐突两个字是怎样解，这才抬头问道：“什么？”家树道：“我实在是一番好意，你刚才是不是嫌我不该说这句话？”凤喜低着头摇了一摇。家树道：“哦！是了。大概这件事你怕家里不能够答应吧？”凤喜摇着头道：“不是的。”家树道：“那为什么呢？我真不明白了。”凤喜抽出手绢来，将脸上轻轻擦了一下，脚步可是向前走着，慢慢的道：“我觉得你待我太好了。”家树道：“那为什么要哭呢？”凤喜望着他一笑道：“谁哭了？我没哭。”家树道：“你当面就撒谎，刚才你不是哭，是作什么？你把脸我看看，你的眼睛还是红的呢。”凤喜不但不将脸朝着他，而且把身子一扭，偏过脸去。家树道：“你说，这究竟为了什么？”凤喜道：“这可真正奇怪，我不知道为着什么，好好儿的心里一阵……”她顿了一顿道：“也不是难过，不知道怎么着，好好的要哭。你瞧，这不是怪事吗？你刚才所说的话，是真的吗？可别冤我，我是死心眼儿，你说了，我是非常相信的。”家树道：“我何必冤你呢？你和我要钱，我先给了你了，不然，可以说是我说了话省得给钱。”凤喜笑道：“不是那样说。你别多心，我是……你瞧，我都说不上来了。”家树道：“你不要说，你的心事我都明白了。我帮你读书的话，你家里通得过通不过呢？”凤喜笑道：“大概可以办到。不过我家里……”说到这里，她的话又不说下去了，家树道：“你家里的家用，那是一点不成问题的，只要你母亲让你读书，我就先拿出一笔钱来，作你们家的家用也可以。以后我不给你的家用，你就不念书，再去唱大鼓也不要紧。”凤喜道：“唉！你别老说这个话，我还有什么信你不过的，找个地方再坐一坐，我还有许多话要问你。”家树站住脚道：“有话你就问吧，何必还要找个地方坐着说呢！”凤喜就站住了脚，偏着头想了一想笑道：“我原是想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你一问起来，我也不知道怎样，好像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说时，眼睛就瞟了他一下。家树笑道：“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凤喜道：“那么我就回去了。今天起来得是真早，我得回去再睡一睡。”

于是两个人都不言语，并排走着，绕上了出门的大道。刚刚要出那红色的圆洞门了，家树忽然站住了脚笑道：“还走一会儿吧，再要向前走，就出了这内坛门了。”凤喜要说时，家树已经回转了身，还是由大路走了回去。凤喜也就不由自主的，又跟着他走。直走到后坛门口，凤喜停住脚笑道：“你

打算还往哪里走？就这样走一辈子吗？”家树道：“我倒并不是爱走。坐着说话，没有相当的地方；站着说话，又不成个规矩，所以彼此一面走一面说话最好，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受累，所以这路越走越远了。我们真能这样同走一辈子，那倒是有趣。”凤喜听着，只是笑了一笑，却也没说什么，又不自觉糊里糊涂的还走到坛门口来。她笑道：“又到门口了。怎么样，我们还走回去吗？”家树伸出左手，掀了袖口一看手表笑道：“也还不过是九点钟。”凤喜道：“真够瞧的了，六点多钟说话起，已说到九点，这还不该回去吗？明天我们还见面不见面？”家树道：“明儿也许不见面。”凤喜道：“后天呢？”家树道：“无论如何，后天我们非见面不可；因为我要得你的回信啦！”凤喜笑道：“还是啊，既然后天就要见面的，为什么今天老不愿散开。”家树笑道：“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原来不过是要说这一句话。好吧，我们今天散了，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在这里相会，等你的回信。”凤喜道：“怎样一回事，刚才你还说明天也许不相会，怎么这又说明天早上等我的回信？”家树笑道：“我想还是明天会面的好。若是后天早上才见面，我又得多闷上一天了。”凤喜笑道：“我就知道你不成，好！你明天等我的喜信吧。”家树道：“就有喜信了吗，有这样早吗？”凤喜笑着一低头，人向前一钻，已走过去好几步，回转头来瞅了他一眼道：“你这人总是这样说话咬字眼，我不和你说了。”凤喜越走越远，家树已追不上，因喊道：“你跑什么，我还有话说呢。”凤喜道：“已经说了这半天的话，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明儿个六点钟坛里见。”她身子也不转过，只回转头来和家树点了几点，他遥遥的看着她，那一团笑容，都晕满两颊，那一副临去而又惹人怜爱的态度，是格外容易印到脑子里去。凤喜走了好远，家树兀自对着她的后影出神，直待望不见了，然后自己才走出去。可是一出坛门，这又为难起来了。自己原是说了到清华大学去的，这会子，就回家去，岂不是前言不符后语，总要找点事儿，混住身子，到下半年回去才对。想着有了，后门两个大学，都是自己的朋友，不如到那里会他们一会，混去大半日的光阴，到了下午，我再回家，随便怎样胡扯一下子，伯和是猜不出来的。主意想定了，便坐了电车到后门来。刚一下电车，身后忽然有人低低的叫了一声樊先生！家树连忙回头看时，却是关寿峰的女儿秀姑。她穿着一件旧竹布长衫，蓬了一把头发，脸上黄黄的，瘦削了许多，不像从前那样丰秀；人也没有什么精神，胆怯怯的，不像从前那样落落大方；眼睛红红的，倒像哭了一般。一看之下，不由心里一惊。因说道：“原来是关姑娘！好久不见了，令尊大人也没有通知我一声，就搬走了，我倒打听了好几回，都没有打听出令尊的下落。”秀姑道：“是的，搬的太急促，没有告诉樊先生，他现在病了；病得很厉害，请大夫看着，总是不见好。”说着这话，就把眉毛皱着成了一条线，两只眉尖，几乎皱到一处来。家树道：“大姑娘有事吗？若是有工夫，请你带我到府上去，我要看一看令尊。”秀姑娘道：“我原是买东西回去，有工夫，我给你雇辆车。”家树道：“路远吗？”秀姑娘道：“路倒是不远，拐过一个胡同就是。”家树道：“路不远就走了去吧，请大姑娘在前面走。”秀姑娘勉强笑了一笑，就先走。家树见她低了头，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走了几步，却又回头向家树看上一看。说道：“胡同里脏的很，该雇一辆车就好了。”家树道：“不要紧的，我平常就不大爱坐车。”秀姑只管这样慢慢的走去，忽然一抬头，快到胡同口上，把自己门口，走过去一大截路。却停住了一笑道：“要命，我把自家门口走过来了，都不知道。”他并没有说什么，秀姑脸却会涨得通

红，于是她绕过身来，将家树带回，走到一扇黑大门边，将虚掩的门推了一推走将进去。

这里是个假四合院，只有南北是房子，屋宇虽是很旧，倒还干净。一进那门楼，拐到一间南屋子的窗下，就听见里面有一阵呻吟之声。秀姑道：“爹！樊先生来了。”里面床上他父亲关寿峰道：“哪个樊先生？”家树道：“关大叔！是我。来看你病来了。”寿峰道：“呵哟！那可不敢当。”说这话时，声音极细微，接上又哼了几声，家树跟着秀姑走进屋去。秀姑道：“樊先生！你就在外面屋子里坐一坐，让我进去拾落拾落屋子，里面有病人，屋子里面乱得很。”家树怕他屋子里有什么不可公开之处，人家不让进去，就不进去。秀姑进去，只听里面屋子一阵器具搬移之声，停了一会，秀姑一手理着鬓发，一手扶着门笑道：“樊先生！你请进。”家树走进去，只见上面床上靠墙头叠了一床被，关寿峰偏着头躺在上面。看他身上穿了一件旧蓝布夹袄，两只手臂，露在外面，瘦得像两截枯柴一样，走近前一看他的脸色，两腮都没有了，两根颧骨高撑起来，眼睛眶又凹了下去，哪里还有人形。他见家树上前，把头略微点了一点，断续着道：“樊先生……你……你是……好朋友啊，我快死了，哪有朋友来看我哩！”家树看见他这种样子，也是惨然。秀姑就把身旁的椅子移了一移，请家树坐下。家树看看他这屋子，东西比从前减少得多，不过还洁净；有几支信香，刚刚点着，插在桌子缝里，大概是秀姑刚才办的。一看那桌子上放了一块现洋几张铜子票，下面却压了一张印了蓝字的白纸，分明是当票。家树一见就想到秀姑刚才在街上说买东西，并没有见她带着什么，大概是当了当回来了，怪不得屋子里东西减少许多。因向秀姑问道：“令尊病了多久了呢？”秀姑道：“搬来了就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就病到现在；大夫也瞧了好几个，总是不见效，我们又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亲戚朋友，什么事全是我去办。我一点也不懂，真是干着急。”说着两手交叉，垂着在胸前，人就靠住了桌子站定，胸脯一起落，嘴又一张，叹了一口气无声的气。家树看着他父女这种情形，委实可怜；既无钱，又无人力，想了一想，向寿峰道：“关大叔！你信西医不信？”秀姑道：“只要治得好病，倒不论什么大夫。可是……”说到这里，就现出很踌躇的样子。家树道：“钱的事不要紧，我可以想法子，因为令尊大人的病，太沉重了，不进医院，是不容易奏效。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一家医院里办事，若说是我的朋友，遇事都可以优待，花不了多少钱；若是关大叔愿意去的话，我就去叫一辆汽车来，送关大叔去。”关寿峰睡在枕上，偏了头望着家树，都呆过去了。秀姑偷眼看她父亲那样子，竟是很愿意去的。便笑着对家树道：“樊先生有这样的好意，我们真是要谢谢了。不过医院里治病，家里人不能跟着去吧。”家树听说，又沉默了一会，却赶紧一摇头道：“不要紧，住二等房间，家里人就可以在一处了。令尊的病，我看是一刻也不能耽搁，我有一点事，还要回家去一趟，请大姑娘收拾收拾东西，至多两个钟头我就来。”说时，在身上掏出两张五元的钞票，放在桌上，说道：“关大叔病了这么久，一定有些煤面零碎小帐，这点钱，就请你留下开销小帐，我先去一去，回头就来，大家都不要急。”说着，他和床上点了一个头，自去了。他走的是非常的匆忙，秀姑要道谢他两句，都来不及，他已经走远了。秀姑随着他身后，一直送到大门口，直望着他身后遥遥而去，不见人影，还呆呆的望了许久；因听到里边屋子有哼声，才回转身来，进得屋子，只见她父亲望了桌上的钞票，微笑道：“秀姑！天，天，天无绝人……之路呀……！”他带哼带说，那脸上的微笑渐渐

收住，眼角上却有两道汪汪的泪珠，斜流下来，直滴到枕上。秀姑也觉得心里头有一种酸甜苦辣，说不出的感觉。微笑道：“难得有樊先生这样好人。您的病，一定可以好的。要不然，哪有这么巧，凭什么都当光了，今天就碰到了樊先生。”关寿峰听了，心里也觉宽了许多。本来病人病之好坏，精神要作一半主，在这天上午，寿峰觉得病既沉重，医药费又毫无筹措的法子，心里非常的焦急，病势也自然的加重，现在樊家树许了给自己找医院，又放下了这些钱让自己来零花，心里突然得了一种安慰，二来平生是个尚义气的人，这种慷慨的举动，合了他的脾胃，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所以当日樊家树去了以后，他就让秀姑叠了被条，放在床头，自己靠在上面，抬起了半截身子，看着秀姑收拾行李检点家具，心里觉得很为安慰。秀姑道：“你老人家精神稍微好一点，就躺下去睡睡吧，不要久坐起来，省得又受了累。”寿峰点了点头，也没有说什么，依然望着秀姑检点东西。半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问秀姑道：“樊先生怎样知道我病了？是你在街上无意中碰见了你呢，还是他听说我病了，找到这里来看我的呢？”秀姑一想若说家树是无意中碰到的，那么，人家这一番好意，都要失个干净；纵然不失个干净，他的见义勇为的程度，也大为减色；自己对于人家的盛意，固然是二十四分感谢了，可是父亲感谢到什么程度，却是不知，何妨说得更切实些，让父亲永久不忘记呢！因此借着检箱子的机会，低了头答道：“人家是听了你害病，特意来看你的。哪有那么样子巧，在路上遇得见他呢？”寿峰听说，又点了点头。秀姑将东西刚刚收拾完毕，只听得大门外呜啦呜啦两声汽车喇叭响，不一会工夫，家树走进来问道：“东西收拾好了没有？医院里我已经定好了房子了，大姑娘也可以去。”秀姑道：“樊先生出去这一会子，连医院里都去了，真是为我们忙，我们心里过不去。”说着脸上不由得一阵红，家树道：“大姑娘你太客气了。关大叔这病，少不得还有要我帮忙的地方，我若是作一点小事，你心里就过意不去，一次以后，我就不敢帮忙了。”秀姑望着他笑了一笑，嘴里也就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见她嘴唇微微一动，却听不出她说的是什么。寿峰躺在床上，只望着他们客气，也就不曾作声。家树站在一边，忽然呵了一声道：“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关大叔是怎样上汽车呢？大姑娘！你们同院子的街坊，能请来帮一帮忙吗？”秀姑笑道：“这倒不费事，有我就行了。”家树见她自说行了，不便再说。看她将东西收拾妥当，送了一床被褥到汽车上去，然后替寿峰穿好衣服，她伸开两手，轻轻便便的将寿峰一托，横抱在胳膊上，面不改色的，从从容容将寿峰送上汽车。家树却不料秀姑清清秀秀的一位姑娘，竟有这么大的力量，寿峰不但是个病人，而且身材高大，很不容易抱起来的。据这样看来，秀姑的力气，也不在小处了。当时把这事搁在心里，也不曾说什么。汽车的正座，让寿峰躺了，他和秀姑，只好各踞了一个倒座。汽车猛然一开，家树一个不留神，身子向前一栽，几乎栽在寿峰身上。秀姑手快，伸了胳膊，横着向家树面前一拦，把他拦住了。家树觉得自己太疏神了，微笑了一笑，秀姑也不明缘由，微笑了一笑，及至秀姑缩了手回去，他想到她手臂，溜圆玉白很合乎现代人所谓的肌肉美，这正是燕赵佳人所有的特质，江南女子是梦想不到的。心里如此想着，却又不免偏了头，向秀姑抱在胸前的双臂看去。忽然寿峰哼了一声，他便抬头看着病人憔悴的颜色，把刚才一刹那的观念，给打消了。不多大一会，已到了医院门口。由医院里的院役，将病人抬进了病房，秀姑随着家树后面进去。这是二等病室，又宽敞，又干净，自然觉得比家里舒服多了。家树一直让他们安置停当，

大夫来看过了，说是病还有救，然后他才安慰了几句而去。秀姑一打听，这病室是五块钱一天，有些药品费还在外。这医院是外国人开的，家树何曾认识，他已经代缴医药费一百元了。她心里真不能不有点疑惑，这位樊先生，不过是个学生，不见得有多少余钱，何以对我父亲，是这样慷慨？我父亲是偌大年纪，他又是个青春少年，两下里也没有作朋友的可能性，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好呢？父亲在床上安然的睡熟了，她坐在床下面一张短榻上沉沉的想着，只管这样的想下去，把脸都想红了，还是自己警戒着自己，父亲刚由家里，移到医院里来，病还不曾有转好的希望，自己怎样又去想到这些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于是把这一团疑云，又搁下去了。

自这天起，隔一半天，家树总要到医院里来看寿峰一次，一直约有一个礼拜下去，寿峰的病，果然见好许多；不过他这病体，原是十分的沉重，纵然去了危险期，还得在医院里调养。医生说，他还得继续住两三个星期。秀姑听了这话，非常为难，要住下去，哪里有这些钱交付医院，若是不住，岂不是前功尽弃？但是在这为难之际，院役送了一张收条进来，说是钱由那位樊先生交付了，收条请这里关家大姑娘收下。秀姑接了那收条一看，又是交付了五十元，他为什么要交给我这一张收条，分明是让我知道，不要着急了。这个人作事，前前后后，真是想得周到，这样看来，我父亲的病，可以安心在这里调治，不必忧虑了。心既定了，就离开医院，常常回家去看看。前几天是有了心事，只是向着病人发愁，现在心里舒适了，就把家里存着的几本鼓儿词，一齐带到医院里来看。这一日下午，家树又来探病来了，恰好寿峰已是在床上睡着了，秀姑捧了一本小册子，斜坐在床面前椅子上看，似乎很有味的样子。她猛抬头，看见家树进来，连忙把那小本向她父亲枕头底下乱塞，但是家树已经看见那书面上的题名，乃是《刘香女》三个字。家树道：“关大叔睡得很香，不要惊醒他。”说着，向她摇了一摇手。秀姑微笑着，便弯了弯腰，请家树坐下。家树笑道：“大姑娘很认识字吗？”秀姑道：“不认识多少字。不过家父稍微教我读过两本书，平常瞧一份儿小报，一半看，还一半猜呢。”家树道：“大姑娘看的那个书，没有多大意思，你大概是喜欢武侠的。我明天送一部很好的书给你看看吧。”秀姑笑道：“我先要谢谢你了。”家树道：“这也值得谢，很小的事情。”秀姑道：“我常听到家父说，大恩不谢，樊先生帮我这样一个大忙，真不知道怎样报答你才好。”说到这里，她似乎极端的不好意思，一手扶了椅子背，一手便去理那耳朵边垂下来的鬓发。家树也就看到她这种难为情的情形，不知道怎样和人家说话才好。走到桌子边，拿起药水瓶子看了看，映着光看着瓶子里的药水去了半截，因问道。“喝了一半了，这一瓶子是喝几次的？”其实这瓶子上贴着的纸标，已经标明了，乃是每日三次，每次二格，原用不着再问的了。他问过之后，回头看看床上睡的关寿峰，依然有不断的鼻息声，因道：“关大叔睡着了，我不惊动他，回去了，再见吧。”他说这句再见时，当然脸上带有一点笑容，秀姑又引为奇怪了。说再见就再见吧，为什么还多此一笑呢？于是又想到樊家树每回来探病，或者还含有其他的命意，也未可知。心里就不住的暗想着，这个人用心良苦，但是他虽不表示出来，我是知道的了。正在她这样推进一步去想的时候，恰好次日家树来探病，带了一部《儿女英雄传》来了。当日秀姑接着这一部小说，还不觉得有什么深刻的感想，经过三天三晚，把这部《儿女英雄传》，看到安公子要娶十三妹的时候，心里又布下疑阵了。莫非他家里原是有个张金凤，故意把这种书给我看吗？这个人作事，

好像是永不明说，只让人家去猜似的，这一着棋，我大概猜得不很离经；但是这件事，是让我很为难的，现在不是安公子的时代，我哪里能去作十三妹呢？这样一想，立刻将眉深锁，就发起愁来。眉一皱，心里也兀自不安起来。关寿峰睡在床上，见女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便道：“孩子！我看你好像有些不安的样子，你为着什么？”秀姑笑道：“我不为什么呀！”寿峰道：“这一向子，你伺候我的病，我看你也有些倦了，不如你回家去歇两天吧。”秀姑一笑道：“唉！你哪里就会猜着人的心事了。”寿峰道：“你有什么心事，我倒闲着无事，要猜上一猜。”秀姑笑道：“猜什么呢？我是看到书上这事。老替他发愁。”寿峰道：“喝！傻孩子，你真是听评书吊泪，替古人担忧了。我们自己的事，都要人家替我们发愁，哪里有工夫替书上的人发愁呢？”秀姑道：“可不是难得樊先生帮了咱们这样一个大忙，咱们要怎样的谢人家哩。”寿峰道：“放着后来的日子长远，咱们总有可以报答他的时候。咱们也不必老放在嘴上说。老说着又不能办到，怪贫的。”秀姑听她父亲如此说，也就默然。这日下午，家树又来探病，秀姑想到父亲怪贫的那一句话，就未曾和他说什么。

家树看到关寿峰的病，已经好了，用不着天天来看，就有三天不曾到医院里来。秀姑又疑惑起来，莫不是为了我那天对他很冷淡的，他恼起我来了。人家对咱们是二十四分的厚情，咱们还对人家冷冷淡淡的，当然是不对，也怪不得人家懒得来了。及至三天以后，家树来了，遂又恢复了以前的态度。便对家树道：“你送的那部小说，非常有趣，若是还有这样的小说，请你还借两本我看看。”家树道：“很有趣吗？别的不成，要看小说，那是很容易办的事，要几大箱子都办得到。但不知道要看哪一种的？”秀姑想了一想笑道：“像何玉凤这样的人就好。”家树笑道：“当然的，姑娘们就喜欢看姑娘的事。我明天送一部来吧，你看了之后，准会说比刘香女强，那里头可没有落难公子中状元。”秀姑笑道：“我也不一定要瞧落难公子中状元，只要是有趣味的就得了。”家树在客边，就不曾预备有多少小说，身边就只有一部《红楼梦》，秀姑只说借书，并没有说一定要什么书，不如就把这个借给她得了。当日在医院里回来，就把那部《红楼梦》清理出来，到了次日亲自送到医院里去。秀姑向来不曾看过这种长江大河的长篇小说，自从看了《儿女英雄传》以后，觉得这个比那小本子《刘香女》、《孟姜女》强得多，因此接过《红楼梦》去，丝毫不曾加以考虑，就看起来。看了前几回，还不过是觉得热闹有趣而已。看了两本之后，心里想着幸而父亲还不曾问我书上是什么，因此只将看的一本《红楼梦》，卷了放在身上，拿出来坐着离父亲远远的看。其余的都用报纸包了，放在包裹里，桌子上依然摆着那部《儿女英雄传》，英雄传上面，又覆了一本父亲劝她看的《太上感应篇》。关寿峰虽认得字，却耐不下性子看书，他以为秀姑看书，无非解闷，自己不要看，也不曾去过问。秀姑看了两天以后，便觉一刻也舍不得放下。一直到第三日，家树又来探病来了，因问秀姑那书好看不好看？翻到什么地方了？秀姑还不曾答复，脸先红了，复又背对着床上，不让病人看见，嘴里支吾着一阵，随便说道：“我还没有看几本呢。”复又笑道：“不是没有看几本，不过看了几回罢了。”家树见她说得前后颠倒，也就笑了一笑，因寿峰躺在床上，脸望着他，便转过身去和寿峰说话。秀姑是一种什么情形，却没有理会。医院里本是不便久坐的，加上自己本又有事，谈一会便走了。秀姑见他是这样来去匆匆，心想他也是不好意思的了。既然不好意思，为什么又拿这种书我看

哩！我看他问我话的时候，有些藏头露尾，莫非他有什么字迹放在书里头？想到这里，好像这一猜很是对劲，等父亲睡了，连忙将包裹打开，把那些未看的书，先拿在手里抖擻了一番，随后又将书页乱翻了一阵。翻到最后一本，果然有一张半裁的红色八行，心里先卜通跳了一下，将那纸拿过来看时，上写九月九日，温《红楼梦》至此，不忍卒读矣。秀姑揣测了一番，竟是与自己无关的，这才放心把书重新包好。不过《红楼梦》却是更看得有趣。晚上父亲睡了，躺在床上，亮了电灯，只管一页一页的向下看去。后来直觉得眼皮有点涩，两手一伸，打了一个呵欠；恰好屋外面的钟，当当当敲过三下，心想糟了，怎么看到这个时候，明天怎样起来得了呢？再也不敢看了，便熄了电灯，闭着眼睡。不料一夜未睡，现在要睡起来，反是清醒白醒的；走廊下那挂钟的摆声，嘀嗒嘀嗒，一下一下，听得清清楚楚；同时《红楼梦》上的事情，好像在目前一幕一幕，演了过去。由《红楼梦》又想到了送书的樊家树，便觉得这人只是心上用事，不肯说出来的。然而不肯说出来，我也猜个正着。我父亲就很喜欢他，论门第，论学问，再谈到性情儿模样儿，真不能让咱们挑眼，这样的人儿都不要，亮着灯笼，哪儿找去？他是个维新的人儿，他一定会带着我一路上公园去逛的，那个时候，我也只好将就点儿了。可是遇见了熟人，我还是睬人不睬人呢？人家问起来，我又怎样的对答呢？想到这里，不知怎样，自己便果然在公园里了。家树伸过一只手来挽了自己的胳膊，一步一步的走；公园里人一对一对走着，也有对自己望了来的，但是心里很得意，不料我关秀姑也有今日。正在得意，忽然有人喝道：“你这不知廉耻的丫头，怎么跟了人上公园来？”抬头一看，却是自己父亲。急得无地自容。却哭了起来。寿峰又对家树骂道：“你这人面兽心的人，我只说你和我交朋友，是一番好意，原来你是来骗我的闺女，我非和你打官司不可。”说时，一把已揪住了家树的衣领。秀姑急了，拉着父亲，连说去不得去不得。浑身汗如雨下，这一阵又急又哭，把自己闹醒了。睁眼一看，病室的窗外，已经放进来了阳光，却是小小的一场梦。一摸额角，兀自出着汗珠儿，定了一定神，便穿衣起来，自己梳洗了一阵，寿峰方才醒来。一见秀姑，便道：“孩子！我昨夜里作了一个梦。”秀姑一怔，吓得不敢作声，只低了头。寿峰又道：“我梦见病好了，可是和你妈在一处，不知道是吉是凶？”秀姑笑道：“你真也迷信，随便一个梦算什么。若是梦了就有吉有凶，爱作梦的，天天晚上作梦，还管不了许多呢！”寿峰笑道：“你现在倒也维新起来了。”秀姑不敢接着说什么，恰是看护妇进来，便将话牵扯过去了。但是在这一天，她心上总放不下这一段怪梦；心想天下事是说不得的，也许真有这样一天，若是真有这样一天，我父亲他也会像梦里一样，跟他反对吗？那可成了笑话了。她天天看小说，看得都非常有趣，今天看小说，便变了一种情形，将书拿在手上，看了几页，不期然而然的将书放下，只管出神。那看护妇见她右手将书卷了，左手撑住椅靠，托着腮，两只眼睛，望了一堵白粉墙，动也不动，先还不注意她，约摸有十分钟的工夫，见她眼珠也不曾转上一转，便走到她身后，轻轻悄悄儿的蹲下身去，将她手上拿的书抽了过来翻着一看，原来是《红楼梦》，暗中咬着嘴唇便点了点头。这看护妇本也只二十岁附近，雪白的脸儿，因为有点近视，加上一副眼镜越见其媚。她已剪了发，养着留海式的短发，又乌又亮，和她身上那件白衣一衬，真是黑白分明。院长因为她当看护以来惹了许多麻烦，现在拨她专看护老年人或妇女。寿峰这病室里，就是她管理，终日周旋，和秀姑倒很投机。她常笑问秀姑，家树是谁？秀姑

说是父亲的朋友，那看护笑着总不肯信。这时她看了《红楼梦》，忽然省悟，情不自禁，将书拍了秀姑肩上一下，又噗嗤一笑道：“我明白了，那就是你的贾宝玉吧！”这一嚷，连秀姑和寿峰都是一惊。秀姑还不曾说话，寿峰便问谁的宝玉？女看护才知失口说错了话。和秀姑都大窘之下。可是寿峰依然是追问着，非问出来不可。要知她们怎样答话，下回分解。

第五回 颊有残脂风流嫌著迹 手加约指心事证无言

却说看护妇对秀姑说，那是你的贾宝玉吧。一句话把关寿峰惊醒，追问是谁的宝玉。秀姑正在着急，那看护妇就从从容容的笑道：“是我捡到一块假宝石，送给她玩，她丢了，刚才我看见桌子下一块碎瓷片，以为是假宝石呢。”寿峰笑道：“原来如此，你们很惊慌的说着，倒吓了我一跳。”秀姑见父亲不注意，这才把心定下了，站起身来，就假装收拾桌上东西，将书放下。以后当着父亲的面，就不敢看小说了。不过自这天起，寿峰的病，慢慢儿见好。家树来探望得更疏了，寿峰一想，这一场病，花了人家的钱很多，哪好意思再在医院里住着。就告诉医生，自己决定住满了这星期就走。医生的意思，原还让他再调理一些时；他就说所有的医药，都是朋友代出的，不便再扰及朋友。医生也觉得不错，就答应他了。恰好其间有几天工夫，家树不曾到医院来，最后一天，秀姑到会计部算清了帐目。还找回一点零钱，于是雇了一辆马车，父女二人就回家去了。待到家树到医院来探病时，关氏父女，已出院两天了。家树正好碰着那近视眼女看护，她先笑道：“樊先生！你怎么有两天不曾来？”家树因她的话问得突兀，心想莫非关氏父女因我不来，有点见怪了。其实我并不是礼貌不到，因为寿峰的病，实在好了，用不着作虚伪人情来看他的。他这样沉吟着，女看护便笑道：“那位关女士她一定很谅解的。不过樊先生也应该到她家里去探望探望才好。”家树虽然觉得女看护是误会了，然而也无关紧要，就不辩正，出了医院，觉得时间还早，果然往后门到关家来。秀姑正在大门外买菜，猛然一抬头，往后退了一步笑道：“樊先生！真对不住，我们没有通知，就搬出医院来了。”家树道：“大叔太客气了，我既然将他请到医院里去了，又何在乎最后几天。这几天来也实在太忙，没着到医院里来看关大叔，我觉得太对不住。我是特意来道歉的。”秀姑听了这话，脸先红了，低着头笑道：“不是不是，你真是误会了。我们是过意不去，只要在家里能调养，也就不必再住医院了。请家里坐吧。”说着，她就在前面引导。关寿峰在屋子里听到家树的声音，便先嚷道：“呵唷！樊先生吗？不敢当。”家树走进房，见他靠了一叠高被，坐在床头，人已爽健得多了，笑道：“大叔果然好了，但不知道现在饮食怎么样了？”寿峰点点头道：“慢慢快复原了，难得老弟救了我一条老命，等我好了，我一定要……”家树笑道：“大叔！我们早已说了，不说什么报恩谢恩，怎么又提起来了？”秀姑道：“樊先生！你要知道我父亲，他是有什么就要说什么的。他心里这样想着，你不要他说出来，他闷在心里，就更加难过了。”家树道：“既然如此，大叔要说什么，就说出什么来吧。病体刚好的人，心里闷着也不好，倒不如让大叔说出来为是。”寿峰凝了一会神，将手理着日久未修刮的胡子，微微一笑道：“有倒是有两句话，现在且不要说出来，候我下了地再说吧。”秀姑一听父亲的话，藏头露尾，好生奇怪。而且害病以来，父亲今天是第一次有笑，这里面当另有绝妙文章。如此一想，羞潮上脸，不好意思在屋子里站着，就走出去了。家树也觉得寿峰说的话，有点尴尬；接上秀姑听了这话，又躲避开去，越发显着痕迹了。和寿峰谈了一会子话，又安慰了他几句，便告辞出来。秀姑原站在院子里，这时就借着关大门为由，送着家树出来。家树不敢多谦逊，只一点头就一直走出来了。回得家来，想关寿峰今天怎么说出那种话来，怪不得我表兄说我爱他的女儿，连他自己都有这种意思了。至于秀姑，却又不同，自从她一见我，好像就未免有情；而今我

这样援助她父亲，自然更是要误会的了。好在寿峰的病，现在总算全好了，我不去看他，也没有什么关系。自今以后，我还是疏远他父女一点为是，不然我一番好意，倒成了别有所图了。话又说回来了，秀姑眉宇之间，对我自有一种深情，她哪里知道我现在的境况呢！想到这里，情不自禁的就把凤喜送的那张相片，由书里拿了出来，捧在手里看，看着凤喜那样含睇微笑的样子，觉得她那娇憨可掬的模样儿，决不是秀姑那样老老实实的样子可比。等她上学之后，再加上一点文明气象，就越发的好了。我手里若是这样把她栽培出来，真也是识英雄于未遇，以后她有了知识，自然更会感激我。由此想去，自觉得踌躇满志，在屋里便坐不住了。对着镜子，理了一理头发，就坐了车到水车胡同来访问凤喜。

凤喜家里现在已经收拾得很干净，凤喜也换了一件白底蓝鸳鸯格的瘦窄长衫，靠着门框，闲望着天上的白云在出神。一低头忽然看见家树，便笑道：“你不是说今天不来，等我搬到新房子里去再来吗？”家树笑道：“我在家里也是无事，想邀你出去玩玩。”凤喜道：“我妈和我叔叔都到新房子那边去拾掇屋子去了，我要在家里看家，你到我这里来受委屈，也不止一次，好在明天就搬了，受委屈也不过今天一天，你就在我这里谈谈吧，别又老远的跑到公园里去。”家树笑道：“你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你也挽留我吗？”凤喜笑着啐了一口，又抽出掖在胁下的长手绢，向着家树抖了几抖。家树道：“我是实话。你的意思怎么样呢？”凤喜道：“你又不是强盗，来抢我什么；再说我就是一个人，也没什么可抢的，青天白日，留你在这儿坐一会，要什么紧。”家树笑道：“你说只有一个人，可知有一种强盗专要抢人哩。你唱大鼓，没唱过要抢压寨夫人的故事吗？”凤喜将身子一扭道：“我不和你说了。”她一面说着，一面就跑到里面屋子里去了。家树也说道：“你真怕我吗？为什么跑了。”说着这话，也就跟着跑进来。屋子里破桌子早是换了新的了。今天又另加了一方白桌布，炕上的旧被，也是早已抛弃，而所有的新被褥，也都用一方大白布被单盖上。家树道：“这是为什么？明天就要搬了，今天还忙着这样焕然一新。”凤喜笑道：“你到我们这儿来，老是说不卫生，我们洗的洗了，刷的刷了，换的换了，你还是不大乐意。昨天你对我妈说，医院里真卫生，什么都是白的。我妈就信了你的话，今天就赶着买了白布来盖上，那边新屋子里买的床和木器，我原是要红色的，信了你的话，今天又去换白漆的了。”家树笑道：“这未免隔靴搔痒，然而也用心良苦。”凤喜走上前，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道：“哼！那不行，你抖着文骂人。”说时，鼓了嘴，将身子扭了几扭。家树笑道：“我并不是骂人，我是说你家人很能听我的话。”凤喜道：“那自然啦！现在我一家人，都愿望着你过日子，怎样能不听你的话；可是我得了你许多好处，我仔细一想，又为难起来了。据你说，你老太爷是做过大官的，天津还开着银行，你的门第是多么高，像我们这样唱大鼓的人，哪配呀？”说着靠了椅子坐下，低了头回手捞过辫梢玩弄。家树笑道：“你这话，我不大明白，你所说的，是什么配不配？”凤喜瞟了一眼，又低着头道：“别装傻了。你是聪明人里面挑出来的，倒会不明白。”家树笑道：“明是明白了，但是我父亲早过世去了，大官有什么相干，我叔叔不过在天津银行里当一个总理，也是替人办事，并不怎样阔；就是阔，我们是叔侄，谁管得了谁？我所以让你读书，固然是让你增长知识，可也就是抬高你的身份。不过你把书念好了，身份抬高了，不要忘了我才好。”凤喜笑道：“老实说吧，我们家里，真把你当着神灵了。你瞧他们那一份儿巴

结你，真怕你有一点儿不高兴，我是更不要说了，一辈子全指望着你，哪里会肯把你忘了。别说身份抬不高，就是抬得高，也全仗着你呀。人心都是肉作的，我现在免得抛头露面，就和平地登了天一样。像这样的恩人，亮着灯笼哪儿找去，难道我真是个傻子，这一点儿事，都不懂吗？”凤喜这一番话，说得非常恳切。家树见她低了头，望了两只交叉摇曳的脚尖，就站到她身边，用手慢慢儿抚摩着她的头发，说道：“你这话倒是几句知心话。

我也很相信的。只要你始终是这样，花几个钱，我是不在乎的，我给的那两百块钱，现在还有多少？”凤喜望着家树笑道：“你叔叔是开银行的，多少钱作多少事，难道说你不明白，添衣服，买东西，搬房子，你想还该剩多少钱了？”家树道：“我想也是不够的。

明天到银行里去，我还给你找一点款子来。”因见凤喜仰着脸，脸上的粉香喷喷的，就用手抚摸着她的脸。凤喜笑着，将嘴向房门口一努，家树回头看时，原来是新制的门帘子，高高卷起呢，于是也不觉得笑了。

过了一会子，凤喜的叔叔回来了。他就是在先农坛弹三弦子的那人，他原名沈尚德。但是这一胡同的街坊，都叫他沈三弦子；又因为四个字叫得累赘，减称沈三弦，叫得久了，人家又改叫了沈三玄。（注玄：旧京谚语，意谓其事无把握，而带危险性也。）这意思说他，吃饭，喝酒，抽大烟，三件大事，每天都得闹饥荒。不过这半个月来，有了樊家树这一个财神爷接济，沈三玄却成了沈三乐。今天在新房子里收拾了半天，精神疲倦了，就向他嫂子沈大娘要拿点钱去抽大烟。沈大娘说是昨天给的一块钱，今天不能再给，因此他又跑回来，打算和侄女来商量。一走到外边屋子里，见里面房子的门帘，业已放下，就不便进去，先隔着门帘子咳嗽了两声。凤喜道：“叔叔回来了吗？那边屋子拾掇得怎么样了？樊先生在这里呢。”沈三玄隔着门帘叫了一声樊先生！就不进来了；凤喜打起门帘子，沈三玄笑道：“姑娘！我今天的黑饭又断了粮了，你接济接济我吧。”家树便道：“这大烟，我看你戒了吧。这年头儿，吃饭都发生问题，哪里还经得住再添上一样大烟。”沈三玄点着头，低低的道：“你说的是，我早就打算戒的。”家树笑道：“抽烟的人，都是这样，你一提起戒烟，他就说早要戒的。但是说上一千回一万回，背转身去，还照样抽。”沈三玄见家树有不欢喜的样子，凤喜坐在炕沿上，左腿压着右腿，两手交叉着，将膝盖抱住，两个小腮帮子，绷得鼓也似的紧。沈三玄一看这种神情，是不容开口讨钱的了。只得搭讪着和同院子的人讲话，就走开了。家树望着凤喜低低的笑道：“真是讨厌！不先不后，他恰好是这个时候回来。”凤喜也笑道：“别瞎说，他听到了，还不知道咱们干了什么呢！”家树道：“我看他那样子，大概是要钱。你就……”凤喜道：“别理他，我娘儿俩有什么对他不住的。凭他那个能耐，还闹上烟酒两瘾，早就过不下去了。现在他说我认识你，全是他的功劳，跟着就长脾气。这一程子，每天一块钱还嫌不够，以后日子长远着咧，你想哪能还由着他的性儿？”家树笑道：“以前我以为你不过聪明而已，如今看起来，你是很识大体，将来居家过日子，一定不错。”凤喜瞟了他一眼道：“你说着说着，又不正经起来了。”家树笑着把脸一偏，还没有答话，凤喜哟了一声，在身上掏出手绢，走上前一步，按着家树的胳膊道：“你低一低头。”家树正要把头低着，凤喜的母亲沈大娘，一脚踏了进来。凤喜向后一缩，家树也有点不好意思。沈大娘道：“那边屋子全拾掇好了，明天就搬。樊先生明天到我们家来，就有地方坐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明天搬着家，恐怕还是乱七八糟的，到后天

大概好了；要不，你后天一早起，准乐意。”家树听说，笑了一笑。然而心里总不大自然，仍是无法可说。坐了一会儿，因道：“你们应该收拾东西了，我不在这里打搅你们了。”说毕，他拿了帽子戴在头上，起身就要走。凤喜一见他要走，非常着急，连连将手向他招了几招道：“别忙啊！擦一把脸再走。你瞧你瞧，哎哟！你瞧。”家树笑道：“回家去，平白地要擦脸作什么。”说了这句，他已走出了外边屋子。凤喜将手连推了她母亲几下。笑道：“妈！你说一声，让他擦一把脸再走。”沈大娘也笑道：“你这丫头，什么事拿樊先生开心，我大耳刮子打你，樊先生你请便吧，别理她。”家树以为凤喜今天太快乐了，果然也不理会她的话，竟自回家。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家树坐在正面，陶伯和夫妇坐在两边，陶太太正吃着饭，忽然噗嗤一笑，偏转头喷了满地毯的饭粒。伯和道：“你想到什么事情，突然好笑起来？”陶太太笑道：“你到我这边来，我告诉你。”伯和道：“你就这样告诉我，还不行吗？为什么还要我走过来才告诉我。”陶太太笑道：“自然有原因。我要是骗你，回头让你随便怎样罚我都成。”伯和听他太太如此说了，果然放了碗筷，就走将过来。陶太太嘴对家树脸上一努笑道：“你看那是什么？”伯和一看，原来家树左腮上，有六块红印，每两块月牙形的印子，上下一对印在一处，六块红印，恰是三对。伯和向太太一笑道：“原来如此。”家树见他夫妇注意脸上，伸手在脸上摸了一摸，并没有什么，因笑道：“你们不要打什么哑谜，我脸上有什么，老实对我说了吧。”陶太太笑道：“我们老实对你说吗？还是你老实对我们说了吧；再说要对你老实讲，我倒反觉得怪不好意思了。”于是走到屋子里去，连忙拿出一面镜子来，交给家树道：“你自己照一照吧，我知道你脸上有什么呢。”家树果然拿着镜子一照，不由得脸上通红，一直红到耳朵后边去。陶太太笑道：“是什么印子呢？你说你说。”顿了一顿，家树已经有了办法了，便笑道：“我说是什么事情，原来是这些红墨水点，这有什么奇怪。大概是我写字的时候，沾染到脸上去了的。”伯和道：“墨水瓶子上的水，至多是染在手上，怎么会染到脸上去？”家树道：“既然可以沾染到手上，自然可以由手上染到脸上。”伯和道：“这道理也很通的，但不知你手上的红墨水，还留着没有？”这一句话，把家树提醒了，笑道：“真是不巧，手上的红印，我已经擦去了，现在只留着脸上的。”伯和听到，只管笑了起来，正有一句什么话，待要说出，陶太太坐在对面，只管摇着头；伯和明白他太太的意思，就不向下说了。家树放下饭碗赶忙就跑回自己屋子里，将镜子一照，这正是几块鲜红的印，用手指一擦，沾得很紧，并磨擦不掉。刘福打了洗脸水来，家树一只手掩住了脸，却满屋子去找肥皂。刘福道：“表少爷找什么？脸上破了皮，要找橡皮膏吗？”家树笑了一笑道：“是的，你出去吧，两个人在这里，我心里很乱，更不容易去找了。”刘福放下水，只好走了。家树找到肥皂，对了镜子洗脸，正将那几块红印擦着；陶太太一个亲信的女仆王妈，却用手端着一个瓷器茶杯进来。她笑道：“表少爷！我们太太叫我送了一杯醋来。她说，胭脂沾在肉上，若是洗不掉的话，用点醋擦擦，自然会掉了。”家树听了这话，半晌没有个理会处。这王妈二十多岁的人，头发老是梳得光溜溜的，圆圆的脸儿，老是抹着粉，向来作上房事，见男子就不好意思，现在奉了太太的命，送这东西来，很是不尴尬。家树又害臊不肯说什么，她也就一扭走了。家树容易把胭脂擦掉了，倒不好意思再出去了。反正是天色不早，就睡觉了。到了次日吃早饭，兀自不好意思。所幸伯和夫妇对这事一字也不提，不过陶太太

有点微笑而已。吃过了饭，便揣想到凤喜家里正在搬家，本想去看看，又怕引起伯和夫妻的疑心，只得拿了一本书，随便在屋里看。心里有事，看书是看不下去的。又坐在书案边，写了几封信，挨到下午，又想凤喜的新房子，一定布置完事了，最好是这个时候去看看，他们如有布置不妥当之处，可以立刻纠正过来。不过看表兄表嫂的意思，对于我几乎是寸步留意，一出门，回来不免又是一番猜疑。自己又害臊，镇定不住，还是不去吧。自己给自己这样难题作，到黄昏将近的时候，屋角上放过来的一线太阳，斜照在东边白粉墙上，紫藤花架的上半截，仿佛淡抹着一层金漆；至于花架下半截，又是阴沉沉的，罗列在地下的许多盆景，是刚刚由喷水壶喷过了水，显着分外的幽媚；同时并发出一种清芬之气。家树就在走廊下，两根朱红柱子下面，不住的来往徘徊。刘福由外面走了进来，便问道：“表少爷！今天为什么不出门了。”家树笑着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心里立刻想起来，是啊！我是天天出门去一趟的，因为昨天晚上，发现了脸上的脂印，今天就不出去，这痕迹越是分明了，索性照常的出去，毫不在乎，倒也让他们看不出所以然来。因此又换了衣服戴上帽子，向凤喜新搬的地方而来。

这是家树看好的房子，乃是一所独门独院的小房子。正北两明一暗，一间作了沈大娘的卧室，一间作了凤喜的卧室；还空出正中的屋子作凤喜的书房。外面两间东西厢房，一间住了沈三玄，一间作厨房，正是一点也不挤窄。院子里有两棵屋檐般高的槐树，这个时候，正好新出的嫩绿叶子，铺满了全树，映着地下都是绿色的；有几枝上，露着一两球新开的白花，还透着一股香气。这胡同出去，就是一条大街。相距不远，便有一个女子职业学校。凤喜已经是在这里报名纳费了。现在家树到了这里，一看门外，一带白墙，墙头上冒出一丛绿树叶子来，朱漆的两扇小门，在白墙中间闭着，看去倒真有几分意思。家树一敲门，听到门里边卜通卜通一阵脚步响，开开门来，凤喜笑嘻嘻的站着。家树道：“你不知道我今天会来吧！”凤喜道：“一打门，我就知道是你，所以自己来开门。昨天我叫你擦一把脸再走，为什么不理？”家树笑道：“我不埋怨你，你还埋怨我吗？你为什么嘴上擦着那许多胭脂呢？”凤喜不等他说完，抽身就向里走。家树也就跟着走了进去。沈大娘在北屋子里迎了出来笑道：“你们什么事儿这样乐，在外面就乐了进来？”家树道：“你们搬了房子，我该道喜呀，为什么不乐呢？”说着话，走进北屋子里来，果然布置一新。沈大娘却毫不迟疑的，将右边的门帘子，一只手高高举起，意思是让家树进去。他也未尝考虑，就进去了。屋子里裱糊得雪亮，正如凤喜昨天所说，是一房白漆家具：上面一张假铁床，也是用白漆漆了，被褥也都是白布的。只是上面覆了一床小红绒毯子。家树笑道：“既然都是白的，为什么这毯子又是红的哩？”沈大娘笑道：“年轻轻儿的，哪有不爱个红儿绿儿的哩。这里头我还有点别的意思，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不应该不知道。”家树道：“我这人太笨，非你告诉我，我是不懂的。你说，这里头还有什么问题？”沈大娘正待要说，凤喜一路从外面屋子里嚷了进来，说道：“妈！你别说。”沈大娘见她进来，就放下门帘子来走了。凤喜道：“你看看，这屋子干净不干净？”家树笑道：“你太舒服了。你现在一个人住一间屋子，一个人睡一张床，比从前有天渊之别了。你要怎样的谢我呢？”凤喜低了头，整理床上被单，笑着道：“现在睡这样的小木床，也没有什么特别，将来等你送了我的大铜床，我再来谢你吧。”家树道：“那倒也容易。不过‘特别’两个字，我有点不懂。睡了铜床，又怎样特别呢？”凤喜道：“那

有什么不懂。不过是舒服罢了；你不许再往下说，你再要往下说，我就恼了。”跟着家树又抿嘴一笑。家树向壁上四周看了一眼，笑道：“裱糊得倒是干净，但是光突突的也不好，等我给你找点东西陈设陈设吧。”凤喜道：“我只要一样，别的都由你去办。”家树道：“要一样什么，要多少钱办呢？”凤喜道：“你这话说的真该打，难道我除了花钱的事，就不和你开口要的吗？”家树笑道：“我误会了，以为你要买什么值钱的古玩字画，并不是说你要钱。”凤喜道：“古玩字画，哪儿比得上。这东西只有你有；不知道你肯赏光不肯赏光。”家树道：“只有我有的，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倒想不起来。等我猜猜。”家树两手向着胸前一环抱，偏着头正待要思索，凤喜笑道：“不要瞎猜，我告诉你吧。我看见有几个姐妹们，她们的屋子里，都排着一架放大的相片，我想要你一张大相片在这屋子里挂着，成不成？”家树万不料她郑重的说出来，却是这样一件事，笑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原来是要我一张相片，有有有。”凤喜笑道：“从前在水车胡同住着，我不敢和你要。那样的脏屋子，挂着你的相片，连我心里也不安。现在搬到这儿来，干净是干净多了，一半也可以说是你的家……”凤喜说到这里，肩膀一耸，又将舌头一伸道：“这可是我说错了。”沈大娘在外面插嘴道：“干吗说错了呀？这儿里里外外，哪样不是樊先生花的钱，能说不是人家有一半儿份吗！最好是全份都算樊先生的，孩子就怕你没有那大的造化。”说毕，接上哈哈一阵大笑。家树听了，不好怎样答言。凤喜却拉着他的衣襟一扯，只管挤眉弄眼，家树笑嘻嘻的心里自有一种不易说出的愉快。自这天起，沈家也就差不多把他当着家里人一样，随便进出。家树原是和沈大娘将条件商议好了，凤喜从此读书，不去卖艺；家树除供给凤喜的学费而外，每月又供给沈家五十块钱的家用；沈三玄在家里吃喝，他自己出去卖艺，却不管他；但是那些不敦品的朋友，可不许向家里引。沈大娘又说：“他原是懒不过的人，有了吃喝住，他哪里还会上天桥，去挣那三五十个铜子去。”家树觉得话很对，也就放宽心了。

过了几天，凤喜又作了几件学生式的衣裙，由家树亲自送到女子职业学校补习班去，另给她起了一个学名，叫做凤兮。这学校是半日读书，半日作女红的，原是为失学和谋职业的妇女而设。所以凤喜在这学校里，倒不算年长；自己本也认识几个字，却也勉强可以听课。不过上了几天课之后，吵着要家树办几样东西：第一是手表；第二是两截式的高跟皮鞋；第三是白纺绸围巾。她说同学都有，她不能没有，家树也以为她初上学，不让她丢面子，扫了兴头，都买了。过了两天凤喜又问他要两样东西：一样是自来水笔；一样是玳瑁边眼镜。家树笑道：“英文字母，你还没有认全，要自来水笔作什么？这还罢了，你又不近视，也不远视，好好儿的带什么眼镜？”凤喜道：“自来水笔，写中国字也是一样使啊。眼镜可以买平光的，不近视也可以戴。”家树笑道：“不用提，又是同学都有，你不能不买了。只要你好好儿的读书，我倒不在乎这个，我就给你买了吧。你同学有的，还有什么你是没有的，索性说出来，我好一块儿办。”凤喜笑道：“有是还有一样，可是我怕你不大赞成。”家树道：“赞成不赞成是另一问题，你且先说出来是什么？”凤喜道：“我瞧同学里面，十个倒有七八个带了金戒指的，我想也带一个。”家树对她脸上望了许久，然后笑道：“你说，应该怎样的带法？带错了是要闹出笑话来的。”凤喜道：“这有什么不明白。”说着话，将小指伸将出来，勾了一勾，笑道：“带在这个手指头上，还有什么错的吗？”家树道：“那

是什么意思？你说出来。”凤喜道：“你要我说，我就说吧。那是守独身主义。”家树道：“什么叫守独身主义？”凤喜低了头一跑，跑出房门外去，然后说道：“你不给我买东西也罢，老问什么，问得人怪不好意思的。”家树笑着对沈大娘道：“我这学费总算花得不冤。凤喜念了几天书，居然学得这些法门了。”沈大娘也只说得一句改良的年头儿吗，就嘻嘻的笑了。次日恰恰是个星期日，家树吃过午饭，便约凤喜一同上街，买了自来水笔和平光眼镜；又到金珠店里，和她买了一个赤金戒指。眼镜她已戴上了，自来水笔，也用笔插来夹在大襟上，只有这个金戒指，她却收在身上，不曾带上。家树将她送到家，首先便问她这戒指，为什么不带起来？凤喜和家树在屋子里说话，沈大娘照例是避开的。这时凤喜却拉着家树的手道：“你什么都明白，难道这一点事还装糊涂。”说着，就把盛戒指的小盒递给他，将左手直伸到他面前，笑道：“给我带上。”家树笑着答应了一声是。左手托着凤喜的手，右手两个指头，箝着戒指，举着问凤喜道：“应该哪个指头？”凤喜笑着，就把无名指挠起来，嘴一努道：“这个。”家树道：“你糊涂，昨儿刚说守独身主义；守独身主义，是带在无名指上吗？”凤喜道：“我明白，你才糊涂。若带在小指上，我要你给我带上作什么？”家树拿着她的无名指，将戒指轻轻的向上面套，望着她笑道：“这一带上，你就姓樊了。明白吗？”凤喜使劲将指头向上一伸，把戒指套住，然后抽身一跑，伏在窗前一张小桌上，格格的笑将起来。家树笑道：“别笑别笑，我有几句话问你。你明日上学，同学看见你这戒指，他们要问起你的那人是谁，你怎样答复？”凤喜笑道：“我以为是什么要紧的事，你这样很正经的问着，那有什么要紧。我随便答复就是了。”家树道：“好！譬如我是你的同学吧，我就问：嘿！密斯沈啊，手上今天添了一个东西了，那人是谁？”凤喜道：“那人就是送戒指给我的人。”家树道：“你们是怎样认识的？这恋爱的经过，能告诉我们吗？”凤喜道：“他是我表兄，我表兄就是他。这样说行不行？”家树笑道：“行是行，我怎样又成了你的表哥了。”凤喜道：“这样一说，可不就省下许多麻烦。”家树道：“你有表兄没有？”凤喜道：“有哇！可是年纪太小，一百年还差三十岁哩。”家树道：“今天你怎么这样乐？”凤喜道：“我乐啊，你不乐吗？老实对你说吧，我一向是提心吊胆，现在是十分放心了，我怎样不乐呢。”家树见她真情流露，一派天真，也是乐不可支，睡在小木床上，两只脚，直竖起来，架到床横头高栏上去，而且还尽管摇曳不定。沈大娘在隔壁屋子里问道：“你们一回来，直乐到现在，什么可乐的，说给我听听。”凤喜道：“今天先不告诉你，你到明天就知道了。”沈大娘见凤喜高兴到这般样子，料是家树又给了不少的钱，便留家树在这里吃晚饭，亲自到附近馆子去叫了几样菜，只单独的让凤喜一人陪着。家树也觉得话越说越多，吃完晚饭以后，想走几回，复又坐下；然后拿着帽子在手上，还是坐了三十分钟才走。到了家里，已经十二点多钟了。走进房一亮电灯，却见自己写字台上，放着一条小小方块儿的花绸手绢。拿起一嗅，馥郁袭人，这自然是女子之物了。难道是表嫂到我屋子里，遗落在这里的？仔细拿起来一看，那巾角上，却另有红绿线绣的三个英文字母“H.L.N.”。表嫂的姓名是陈惠芳。这三个字母，和那姓名的拼音，差得很远，当然不是她了。既不是她，这屋子里哪有第二个用这花手绢的女子来呢？自己好生不解。这时刘福送茶水进来，笑道：“表少爷！你今天出门的工夫不小了，有一位生客来拜访你哩。”说着，就呈上一张小名片来。家树接过一看，恍然大悟。原来那手绢是这位向不通

来往的女宾留下来的，也就视为意外之遇。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女子，下回交代。

第六回 无意过香巢伤心致疾 多情证佛果俯首谈经

却说家树见一条绣了英文字的手帕，正疑惑着此物从何而来，及至刘福递上一张小名片，却恍然大悟这是何丽娜的。他问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刘福道：“是七点钟来的。在这里吃过晚饭，就和大爷少奶奶一块儿跳舞去了。”家树道：“她又到我屋子里来作什么？”刘福道：“她来的，表少爷怎样知道了？她说表少爷不在家，就来看看表少爷的屋子，在屋里坐了一会，又翻了一翻书，交给我一张名片，然后才走的。”家树道：“翻了一翻书吗？翻的什么书？”刘福道：“这可没有留意。大概就是桌上放的书吧。”家树这才注意到桌上的一本红皮书，凤喜的相片，正是夹在这里面的，她要翻了这书，相片就会让她看见的。于是将书一揭，果然相片挪了页数了。原是夹在书中间的，现在夹在封面之下了。这样看来，分明是有人将书页翻动，又把相片拿着看了，好在这位何女士却和本人没甚来往，这相片是谁，她当然也不知道。若是这相片让表嫂看见，那就不免她要仔细盘问的了。而且凤喜的相，又有点和何小姐的相仿佛。她惊异之下，或者要追问起来的，那更是逼着我揭开秘密了。今天晚上，伯和夫妇跳舞回来，当然是很夜深的了，明天吃早饭的时候，若是表嫂知道的话，少不得相问，明日再看话答话吧。这样想着，就不免拟了一番敷衍的话，预备答复。可是到了次日，陶太太只说何小姐昨晚是特意来拜访的，不能不回拜。却没有提到别的什么。家树道：“我和她们家里，并不认识，专去拜访何小姐，不大好，等下个礼拜六，我到北京饭店跳舞厅上去会她吧。”陶太太道：“你这未免太看不起女子了。人家专诚来拜访了你，你还不屑去回拜，非等到有顺便的机会不可。”家树笑道：“我并不是不屑于去回拜，一个青年男子，无端到人家家里去拜访人家小姐，仔细人家用棍子打了出来。”陶太太道：“你不要胡说，人家何小姐家里，是很文明的；况且你也不是没有到过人家家里去拜访小姐的呀。”家树道：“哪有这事。”可是也就只能说出这四个字来分辩，不能更说别的了。伯和也对家树说：“应该去回拜人家一趟。何小姐家里是很文明的，她有的是男朋友去拜访，决不会尝闭门羹的。”家树被他两人说得软化了，就笑着答应去看何小姐一次。

过了一天，天气很好，本想这天上午去访问何小姐的，偏是这一天早上，却来了一封意外的信。信封上的字，写的非常不整齐。下款只署着内详，拆开来一看，信上写道：——

家树仁弟大人台鉴：

一别芝颜，倏又旬日。敬惟文明进步，公事顺随，为畴为颂。卑人命途不佳，前者患恙，蒙得抬爱，赖以逢凶化吉，现已步履如恒，本当到寓叩谢，又多不便，奈何奈何。敬于月之十日正午，在舍下恭候台光，小酌爽叙，勿却是幸。套言不叙。台安

关寿峰顿首

这一封信，连别字带欠通，共不过百十个字，却写了三张八行，看那口气，还是在尺牘大全上抄了许多下来的。像他那种人，生平也不曾拿几回笔杆，硬凑付了这样一封信出来，看他有多么诚意。就念着这一点，也不能不去赴约。因此又把去拜访何小姐的原约打消，直向后门关寿峰家来。一进院子，就见屋子里放了白炉子，煤球正笼着很旺的火，屋檐下放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满放着荤素菜肴。秀姑系了一条围裙，站在桌子边，光了两只溜圆雪白的胳膊，正在切菜。她看见家树进来，笑道：“爸爸！樊先生来了。”

说着话，菜刀也来不及放下，抢一步，给家树打了帘子。寿峰听说，也由屋子里迎将出来，笑道：“我怕你有事，或者来不了，我们姑娘说是只要有信去，你是一定来。真算她猜着了。”说时，便伸手拉着家树的手，笑道：“我想在馆子里吃着不恭敬，所以我就买了一点东西，让小女自己作一点家常风味尝尝，你就别谈口味，让我们表表这一点心吧。”家树道：“究竟还是关大叔过于客气，实在高兴的时候愿意喝两盅，随便哪一天来遇着就喝；何必还要费上许多事。”寿峰笑道：“人有三分口福，似乎都是命里注定的。不瞒你说，这一场大病，是害得我当尽卖光，我哪里还有钱买大鱼大肉去。可巧前天由南方来了一个徒弟，他现在在大学里，当了一名拳术教师，混得比我强，看见我穷，就扔下一点零钱给我用，将来或者我也要找他去。”说着话，秀姑已经进来，抢着拿了一条小褥子，铺在木椅上，让家树坐下。接上就提开水壶进来，沏上一壶茶，茶壶里临时并没有搁下茶叶，想是早已预备好了的了。沏完了茶，她又拿了两支卫生香进来，燃好了，插在桌上的旧铜炉里，一回头，看见茶杯子还空着，却走过来给他斟上一杯茶，笑道：“这是我在胡同口上要来的自来水，你喝一点。”她只说着这话，尽管低了头，家树眼里看见，心里不免盘算：我对这位姑娘，没有丝毫意思，她为什么一见了我，就是如此羞人答答神气。这倒叫我理是不好，不理也是不好了。索兴大大方方的，只当自己糊涂，没有懂得她的意思就是了，因此一切不客气，只管开怀和寿峰谈话。寿峰笑道：“我是个爽快人。老弟！你也是个爽快人，我有几句话，回头要借着酒盖了脸，和你谈谈。”他说到这里，伸着手搔了一搔头，又搓了一搓巴掌，正待接着向下说时，恰好秀姑走了进来，擦抹了桌子，将杯筷摆在桌上。家树一看，只有两副杯筷，便道：“为什么少放一副杯筷？大姑娘不上桌吗？”秀姑听了这话，刚待答言，只是她那脸上的红印儿，先起了一个小酒晕儿。寿峰踌躇着道：“不吧。她得拾掇东西，可是……”

那又现着见外了。也好，秀姑你把菜全弄好了，一块儿坐着谈谈。

你要有事，回头再去也不迟。”秀姑心想，我何尝有事。便随便答应了一声，自去作菜去了。寿峰笑道：“老弟！你瞧我这孩子，真不像一个练把式人养的，我要不是她，我就不成家了。这也叫天无绝人之路。可是往将来说，……”外面秀姑炒着菜，正呛着一口油烟，连连咳嗽了几声，接上她隔着窗户笑道：“好在樊先生不算外人，要不然你这样夸奖自己的闺女，给人笑话。”寿峰一听，哈哈大笑，两手向上一举，伸了一个懒腰。家树见他两只黄皮肤的手臂，筋肉怒张，很有些劲，便问道：“关大叔精神是复原了，但不知道力气怎么样？”寿峰笑道：“老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力量，谈不到什么复原。但是真要动起手来，自觉总还有余吧。”家树道：“大叔的力量，第一次会面，我就瞻仰过了。除此以外，一定还有别的绝技，可否再让我瞻仰瞻仰。”寿峰笑道：“老弟！我对你是用不着谦逊的，有是有两手玩艺，无奈家伙都不在手边。”秀姑道：“你就随便来一点儿什么吧。人家樊先生说了，咱们好驳回吗？”寿峰笑道：“既然如此说，我就来找个小玩意吧。你瞧帘子破了，飞进来许多蚊子，来把它们取消吧。”说着，他将桌上的筷子取了一双，倒拿在手里，依然坐下了，等到苍蝇飞过来，他随随便便的将筷子在空中一夹，然后送过来给家树看道：“你瞧，这是什么？”家树看时，只见那筷子头不偏不倚，正正当当，夹住一个小苍蝇。不由得先赞了一声好，然后问道：“这虽是小玩艺，却是由大本领练了来的，但不知道大叔是由练哪项本事练出来的？”关寿峰将筷子一松，一个苍蝇落了地，筷子一伸，接

着一夹，又来了一个苍蝇。他就是如此一伸一夹，不多久的工夫，家树俯着身子看看寿峰脚下竟有一二十头苍蝇之多，一个个都折了翅膀横倒在地上。家树鼓了掌笑道：“这不但是看得快，夹得准而已；现在看这蚊子，一个个都死了，足见筷子头上，一样的力到劲到了。”寿峰笑道：“这不过常闹这个玩意，玩得多了，自然熟能生巧，并不算什么功夫，若是一个人夹一只苍蝇都夹不死，那岂不成了笑话吗？”家树道：“我不是奇怪苍蝇夹死了，我只奇怪苍蝇的身体依然完整，不是像平常一巴掌扑了下去，打得血肉模糊的样子。”寿峰笑道：“这一点子事情，你还能论出个道理来，足见你遇事肯留心了。”家树笑道：“这种本领，扩而充之起来，似乎就可以伸手接人家放来的暗器。我们常在小说上，看到什么接镖接箭一类的武艺，大概也是这种手法。”寿峰笑道：“不要谈这个吧，就真有那种本领，现在也没用。谁能跑到阵头上，伸着两手接子弹去。”秀姑见家树不住的谈到武艺，端了酒菜进来，只是抿嘴微笑。她给寿峰换了一双筷子，自己也就拿了一副杯筷来，放在一边。寿峰让家树上座，父女二人，左右相陪。秀姑先拿了家树面前的酒杯过来，将酒瓶子斟好了一杯酒，然后双手捧着送了过去。家树站起来道：“这样客气，那会让我吃不饱的。大姑娘！你随便吧。”嘴里说着这话，他的视线，就不由得射到秀姑的那双手上。见她的十指虽不是和凤喜那般纤秀，但是一样的细嫩雪白，那十个指头，剪得光光的，露着红玉似的指甲缝，心里便想：他父女意思之间，常表示他这位姑娘能接家传的，现在看她这般嫩手，未必能名副其实。他心里如此想着，当然不免呆了一呆。秀姑连忙缩着手，坐下去了。家树也猛然省悟，她或者会误会的。因笑对寿峰道：“大叔的本领，如此了不得，这大姑娘一定也很好了。可是我仔细估量着，是很斯文的，一点看不出来。”寿峰笑道：“斯文吗？你是多夸奖了，这两年大一点，不好意思闹了，早几年她真能在家里飞檐走壁。”家树看了看秀姑的颜色，便笑道：“小时候，谁也是淘气的。说到飞檐走壁，小时候看了北方的小说，总是说着这种事，心里自然是奇怪。自从到了北方之后，我才明白了，原来北方的房屋，盖得既是很低，而且屋瓦都是用泥灰嵌住了的，这要飞檐走壁，并不觉得怎样难了。”秀姑坐在一边，还是抿了嘴微笑。家树一面吃喝，一面和寿峰父女谈话，不觉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寿峰道：“老弟！今天谈得很痛快，你若是没什么事，就坐到晚上再走吧。”家树因他父女殷勤款待，回去也是无事，就又坐下来。秀姑收了碗筷，擦抹了桌椅，重新沏了茶燃了香，拿了她父亲一件衣服，靠在屋门边一张椅子上坐了缝补，闲听着说话，却不答言。后来寿峰和家树慢慢的谈到家事，又由家事谈到陶家，家树说表嫂有两个孩子，秀姑便像有点省悟的样子，哦了一声道：“那位小姐，在什么学堂里念书？”家树道：“小得很，还不曾上学呢。”秀姑道：“是吗？我从前住在那儿的时候，看见有位十六七岁的小姐，长得很清秀的，天天去上学，那又是谁？”家树笑道：“那是大姑娘弄错了。我表哥今年只二十八岁，哪里有那大的女孩子。”秀姑刚才好像是有一件什么事明白了；听到这里，脸上又罩着了疑幕，看了看父亲，又低头缝衣了。寿峰见秀姑老不离开，便道：“我还留樊先生坐一会儿呢，你再去上一壶自来水来。”秀姑道：“我早就预备好了，提了一大桶自来水在家里放着呢。”寿峰见秀姑坐着不愿动，这也没有法子，只得由她。家树谈了许久，也曾起身告辞两次；寿峰总是将他留住。一直说到无甚可说了，寿峰才道：“过两天，我再约老弟一个地方喝茶去。天色已晚，我就不强留了。”家树笑着告辞，寿峰送到

大门外；在这个当儿，秀姑一个人在屋子里，连忙包了一个纸包，也跟着到大门口来，对寿峰道：“樊先生走了吗？他借给我的书，我还没有送还他呢。”寿峰道：“他不是回家，雇车要到大喜胡同，还不曾雇好呢。”秀姑赶出门外，家树还在走着，秀姑先笑道：“樊先生！请留步。”家树万不料她又会追出来相送，只得站住了脚问道：“大姑娘！你又要客气。”秀姑笑道：“不是客气，你借给我的几本书，请你带了回去。”说着，就把包好了的书，双手递了过去。家树道：“原来是这个，这很不值什么，你就留下也可以。我这时不回家，留在你这儿，下次我再来带回去吧。”秀姑手里捧了书包，低了头望着手笑道：“你带回去吧，我还作有一点活儿送给你呢。”她说到最后这一句，几乎都听不出是说什么话，只有一点微微的语音而已。家树见她有十分难为情的样子，只得接了过去，笑道：“那么我先谢谢了。”秀姑见他已收下，说了一声再会，马上掉转身子自回家去。寿峰道：“人家并不是回家去，让人家夹了一包书到处带着，怪不方便的。”秀姑道：“你说他是到大喜胡同去，我相信了，我在那地方，遇到他有两三回，有一次，他还同着一个女学生走呢。那是他什么人？”寿峰道：“你这是少见多怪了，这年头儿，男女还要是什么人才能在一处走吗？我今天倒是有意思问问他家中底细，偏是你又在当面，有许多话，我也不好问得。照说他在北京是不会有亲戚的。”秀姑听父亲说到这里，却避开了。可是她心里未免有点懊悔，早知道父亲今天留着他谈话是有意的，早早避开也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今晚便晓得了，也省得我老是惦记。今天这机会错过，又不知道哪一天可以能问到这话了。不过由今天的事看来，很可以证明父亲是有意的。以前怕父亲不赞成的话，却又不成问题了。只是自己亲眼得见家树同了一个女学生在大喜胡同走，那是他什么人？不把这事解释了，心里总觉不安。前后想了两天，这事情总不曾放心得下，仿佛记得那附近有个女学堂，莫非就是那里的学生，我倒要找个机会调查一下。在她如此想着，立刻就觉得要去看看才觉心里安慰，因此对父亲说，有点事要出去，自己却私自到大喜胡同前后来查访，以为或者又可以碰到他二人，当面一招呼，那个女子是谁，他就无可隐藏了。

恰是事有凑巧，经过两丛槐树一扇小红门之外，自己觉得这人家别有一种风趣。正呆了一呆，却听得白粉低墙里，有一个男子笑道：“我晚上再来吧，趁着今天晚上好月亮，又是槐花香味儿，你把那《汉宫秋》给我弹上一段，行不行？”秀姑听那男子的声音正是樊家树，接上呀的一声，那两扇小红门已经开了。待要躲闪，已经来不及。只见家树在前，上次遇到的那个女学生在后，一路走将出来。家树首先叫道：“大姑娘！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秀姑还未曾开言，家树又道：“我给你介绍，这是沈大姑娘。”说着将手向身边的凤喜一指，凤喜就走向前，两手握了秀姑一只右手，向她浑身一溜笑道：“樊先生常说你来的，难得相会，请到家里坐吧。”秀姑听了她的话，一时摸不着头脑，心想她怎么也是称为先生？进去看看也好。于是也笑道：“好吧，我就到府上去看看。樊先生也慢点走，可以吗？”家树道：“当然奉陪。”于是二人笑嘻嘻地把她引进来。沈大娘见是家树让进来的，也就上前招呼。笑着道：“大姑娘！我们这儿，也就像樊先生家里一样，你别客气呀。”秀姑又是一怔，这是什么话？先原在外面屋子里坐着的，后来沈大娘一定把她让进凤喜屋子里，自己却好避到外面屋子里沏茶装糕果碟。秀姑见这屋子里，陈设得很雅洁，正面墙上，高高的挂了一副镜框子，里面安好了一张放大的半身男像，笑容可掬，蔼然可亲的向着人，那正是樊家树。到了

这时，心里禁不住卜通卜通乱跳一阵，把事也猜有个七八成了。再看家树也是毫无忌惮，在这屋子里陪客。沈大娘将茶点送了进来，见秀姑连向像片看了几下，笑道：“你瞧，这相片真像呀。是樊先生今天送来的，才挂上呢！我说这儿像他家里，那是不假啊！咱们亲戚朋友都不多，盼望您以后冲着樊先生的面子，常来啊！他每天都在这里的。”沈大娘这样说上了一套，秀姑脸上，先是红一阵，白一阵，很觉不安的样子。家树一想，她不要误会了，便笑道：“以前我还未曾对关大叔说过北京有亲戚呢，大姑娘回去一说，关大叔大概也要奇怪了。”家树望了秀姑，秀姑向着窗外看看天色，随意的答道：“那有什么奇怪呢？”声音答的细微极了，似乎还带一点颤音。家树也沉默了，无甚可说。还是沈氏母女，问问她的家事，才不寂寞。又约摸坐谈了十分钟，秀姑牵了一牵衣襟，站起来说声再会，便告辞要走。沈氏母女坚留，哪里留得住。她出得门来，只觉得浑身瘫软，两脚站立不住，只是要沉下去。赶快雇了一辆人力车，一直回家。到了家里，便向床上和衣倒下，扯了被将身子和颈盖住，竟哭起来了。寿峰见女儿回来，脸色已经不对，匆匆的进了卧房，又不曾出来，便站在房门口，先叫了一声，伸头向里一望，只见秀姑横躺在床上，被直拥盖着上半截，下面光着两只叉脚裤子，只管是抖颤个不了。寿峰道：“啊！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接连问了几句，秀姑才在被里缓缓的答应了三个字：“是我……病……了。”寿峰道：“我刚刚好，你怎么又病了啊！”说着话，走上前，俯着身子，便伸了一只手，来抚摩她的额角。这一下伸在眼睛边，却摸了一把眼泪。寿峰道：“你头上发着烧呢。摸我这一手的汗，你脱了衣服好好的躺一会儿吧。”秀姑道：“好吧，你到外面去吧。我自己会脱衣服睡的。”寿峰听她说了，就走出房门去。秀姑急急忙忙就脱了长衣和鞋，盖了被睡觉。寿峰站在房门外连叫了几声。秀姑只哼着答应了一声，意思是表明睡了。寿峰听她的话，是果然睡了，也就不再追问。可是秀姑这一场大睡，睡到晚上点灯以后，还不曾起床，似乎是真病了。寿峰不觉又走进房来，轻轻的问道：“孩子！你身体觉得怎么样？要不然，找一个大夫来瞧瞧吧。”秀姑半晌不曾说话，然后才慢慢的说道：“不要紧的，让我好好的睡一晚晌，明日就会好的。”寿峰道：“你这病来得很奇怪，是在外面染了毒气？还是走多了路，受了累？你在哪儿来，好好的变成这个样子？”秀姑见父亲问到了这话，要说出是到沈家去了，未免显着自己无聊；若不说是到沈家去的，自己又指不出别的地方来，事情更要弄糟。只得假装睡着，没有听见。寿峰叫唤了几声，但她没有答应，就走到外边屋子里去了。过了一晚，次日一清早，隔壁古庙树上的老鸦，还在喳喳的叫。秀姑已经醒了，就在床上不断的咳嗽。寿峰因为她病了，一晚都不曾睡好。这边一咳嗽，他便问道：“孩子！你身子好些了吗？”秀姑本想不作声，又怕父亲挂记，只得答应道：“现在好了。没有多大的毛病，待一会我就好了。您睡吧，别管我的事。”寿峰听她说话的声音，却也硬朗，不会是有病，也就放心睡了。不料一觉醒来，同院子的人，都已起来了。秀姑关了房门，还是不曾出来。往日这个时候，茶水早都已预备妥当了，今天连煤炉子，都没有笼上，一定是秀姑身体很疲弱，不能起来，因也不再言语，自起了床燃着了炉子，去烧茶水。秀姑这时醒了，听到父亲在自烧茶水，心里很过不去，只得挣扎起来，一手牵了盖在被上的长衣，一手扶着头，在床上伸下两只脚，正待去踏鞋子，只觉头一沉，眼前的桌椅器具，都如风车一般，乱转起来；哼了一声，复又侧身倒在床上。过了许久，慢慢的起来，听到父亲拿了一只

面钵子，放在桌上一响，便叫道：“爸！你歇着吧，我起来了。你要吃什么，让我洗了脸给你作。”寿峰道：“你要是爬不起来，就睡一天吧，我也爱自作自吃。”秀姑赶着将衣穿好，又对镜子抚了一拢头发，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仔细看了看，皱了眉，摇摇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走出房门来，嘻嘻地笑道：“我又没病，不过是昨日跑到天桥去看看，有熟人没有，就走累了。”寿峰道：“你这傻了，由后门到前门，整个的穿城而过，怎么也不坐车？”秀姑笑道：“说出来，你要笑话了，我忘了带钱，身上剩着几个铜子，只回来搭了一截电车。”寿峰道：“你就不会雇洋车雇到家再给吗？”秀姑一看屋子外没人，便低声道：“自你病后，我什么也没练过，我想先走走道，活动活动，不料走得太猛，可就受累了。”这一声话，寿峰倒也很相信，就不再问。秀姑洗了手脸，自接过面钵，和了面作了一大碗拉面给她父亲吃，自己却只将碗盛了大半碗白面汤，不上桌，坐在一边，一口一口的呷着。寿峰道：“你不吃吗？”秀姑微笑道：“起来得晚，先饿一饿吧。”寿峰也未加注意；吃过饭，自出门散步去了。

秀姑一人在家，今天觉得十分烦恼，先倒在床上睡了片刻，哪里睡得着；想到没有梳头，就起来对着镜子梳，原想梳两个髻，梳到中间，觉得费事，只改梳了一条辫子。梳完了头，自己作了一点水泡茶喝，水开了，将茶泡了，只喝了半杯，又不喝了，无聊得很，还是找一点活计作作罢。于是把活计盆拿出来，随便翻了翻，又不知作哪样是好。活计盘子放在腿上，两手倒撑起来托着下颊，发了一会子呆，环境都随着沉寂起来。正在这时，就有一阵轻轻的沉檀香气，透空而来。同时剥剥剥，又有一阵木鱼之声，也由墙那边送过来。这是隔壁一个仁寿寺和尚念经之声呢。这是一所穷苦的老庙，庙里只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和尚静觉在里面看守。寿峰闲着无事，也曾和他下围棋散闷。这和尚常说，寿峰父女，脸上总还带有一点刚强之气，劝他们无事念念经，寿峰父女都笑了。和尚因秀姑常送些素菜给他，曾对她说：“大姑娘！你为人太实心眼了，心田厚，智慧浅，是容易招烦恼的。将来有一天发生烦恼的时候，你就来对我实说吧。”秀姑因为这老和尚平常不多说一句话的，就把他这话记在心里，当寿峰生病的时候，秀姑以为用得着老和尚，便去请教他。他说这是愁苦，不是烦恼，好好的伺候你令尊吧；秀姑也就算了。今天行坐不安，大概这可以说是烦恼了。这一阵檀香，和一阵木鱼之声，引起了她记着和尚的话，就放下活计，到隔壁庙里来寻老和尚。静觉正侧坐在佛案边，敲着木鱼。他一见秀姑，将木鱼槌放下，笑道：“姑娘！别慌张，有话慢慢的说。”秀姑并不觉得自己慌张，听他如此说，就放缓了脚步。静觉将秀姑让到左边一个高蒲团上坐了，然后笑道：“你今天忽然到庙里来，是为了那姓樊的事情吗？”秀姑听了，脸色不觉一变，静觉笑道：“我早告诉你，心田厚，慧根浅，容易生烦恼啊。什么事都是一个缘份，强求不得的，我看他是另有心中人呀。”秀姑听老和尚虽只说几句话，都中了心病，仿佛是亲知亲见一般，不由得毛骨悚然。向静觉跪了下去，垂着泪，低着声道：“老师傅你是活菩萨，我愿出家了。”静觉伸手摸着她的头笑道：“大姑娘！你起来，我慢慢和你说。”秀姑拜了两拜，起来又坐了。静觉微笑道：“你不要以为我一口说破你的隐情，你就奇怪；你要知道天下事当局者迷，你由陪令尊上医院到现在，常有个樊少爷来往，街坊谁不知道呢。我在庙外，碰到你送那姓樊的两回，我就明白了。”秀姑道：“我以前是错了，我愿跟着老师傅出家。”静觉微笑道：“出家两个字，哪里是这样轻轻便便出口的。

为了一点不如意的事出家，将来也就可以为了一点得意的事还俗了。我这里有本《金刚经白话注解》，你可以拿去看看，若有不懂的地方，再来问我。你若细心把这书看上几遍，也许会减少些烦恼的。至于出家的话，年轻人快不要提，免得增加了口孽。你回去吧，这里不是姑娘们来的地方。”秀姑让老和尚几句话封闭住了，什么话也不能再说，只得在和尚手里拿了一本《金刚经》回去。到了家里，有如得了什么至宝一般，马上展开书来看，其中有懂的，也有不懂的。不过自己认为这书可以解开烦恼，就不问懂不懂，只管按住头向下看。第一天，寿峰还以为她是看小说，第二天，她偶然将书盖着，露出书面来，却是《金刚经》。便笑道：“谁给你的？你怎么看起这个来了。”秀姑道：“我和隔壁老师傅要来的，要解解烦恼哩。”寿峰道：“什么？你要解解烦恼。”但是秀姑将书展了开来，两只手臂弯了向里，伏在桌上，低着头，口里唧唧啾啾的念着。父亲问她的话，她却不曾听见。寿峰以为这是妇女们的迷信，也就不多管。可是从这日起，她居然把经文看得有点懂了，把书看出味来，复又在静觉那里，要了两本白话注解的经书来再看。

这一天正午，寿峰不在家，她将静觉送的一尊小铜佛，供在桌子中央，又把小铜香炉放在佛前，燃了一炷佛香，摊开浅注的《妙法莲华经》，一页一页的看着。同院子的人，已是上街作买卖去了。妇人们又睡了午觉，屋子里沉寂极了，那瓦檐上的麻雀，下地来找散食吃，却不时的在院子里叫一两声。秀姑一人在屋子里读经，正读得心领神会，忽然有人在院子里咳嗽了一声，接上问道：“大叔在家吗？”秀姑隔着旧竹帘子一看，正是樊家树。便道：“家父不在家。樊先生进来歇一会吗？”家树听说，便自打了帘子进来。秀姑起身相迎道：“樊先生和家父有约会吗？他可没在家等。”说着话，一看家树穿了一身蓝哔叽的窄小西服，翻领插了一朵红色的鲜花，头发也改变了样子，梳得溜光，配着那白净的面皮，年轻了许多。一看之下，马上就低了眼皮。家树道：“没有约会，我因到后门来，顺便访大叔谈谈的。”秀姑点了一点头道：“哦！我去烧茶。”家树道：“不用，不用，我随便谈一谈就走的。上次多谢大姑娘送我一副枕头，绣的竹叶梅花，很好。大概费工夫不少吧？”秀姑道：“小事情还谈他作什么。”说着，家树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秀姑也就在原地方坐下，低了头将经书翻了两页。家树笑道：“这是木版的书，是什么小说？”秀姑低着头摇了一摇道：“不是小说，是《莲华经》。”家树道：“佛经是深奥的呀！几天不见，大姑娘长进不少。”秀姑道：“不算奇，这是有白话注解的。”家树走过来，将书拿了去坐下来看，秀姑重燃了一炷佛香，还是俯首坐下，却在身边活计盆里，找了一把小剪刀，慢慢的剪着指甲，剪了又看，看了又剪。家树翻了一翻书，便笑道：“这佛经果然容易懂，大姑娘有些心得吗？”秀姑道：“现在不敢说，将来也许能得些好处的。”家树笑道：“姑娘们学佛的，我倒少见。太太老太太们，那就多了。”秀姑微笑道：“他们都是修下半辈子，或者修哪辈子的，我可不是那样。”家树道：“凡是学一样东西，或者好一样东西，总有一个理由的。大姑娘不是修下半辈子，也不是修哪辈子，为什么呢？”秀姑摇着头道：“不为什么。也不修什么。看经就是看经，学佛就是学佛。”家树将经书放在桌上，两手一拍道：“大姑娘你真长进得快，这不是书上容易看下来的，是哪个高僧高人，点悟了你？我本来也不懂佛学，从前我们学校请过好和尚讲过经，我听过几回，我知道你的话有来历的。”秀姑道：“樊先生！你别夸奖我，这些话，是隔壁老师傅常告诉我的。他说佛家最戒一个‘贪’字，修

下半辈子，或者修哪辈子，那就是贪。所以我不说修什么。”家树道：“大叔也常对我说，隔壁老庙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和尚，不出外作佛事，不四处化缘，就是他了。我去见见行不行？”秀姑道：“不行！他不见生人的。”家树道：“也是。大姑娘有什么佛经，借两部我看看？”秀姑是始终低了头修指甲的，这才一抬头，向家树一笑道：“我就只有这个，看了还得交还老师傅呢。樊先生上进的人，干吗看这个？”家树道：“这样说，我是与佛无缘的人了。”秀姑不觉又低了头，将经书翻着道：“经文上无非是个空字。看经若是不解透，不如不看。解透了，什么事都成空的，哪里还能作事呢。所以我劝樊先生不要看。”家树道：“这样说，大姑娘是看透了；把什么事都看空了的了。以前没听到大姑娘这样说过呀，何以陡然看空了呢？有什么缘故没有？”家树这一句话，却问到了题目以外。秀姑当着他的面，却答不出来，反疑心他是有意来问的，只望着那佛香上的烟，卷着圈圈，慢慢向上升，发了呆。家树见她不作声，也觉问得唐突；正在懊悔之际，忽然秀姑笑着向外一指道：“你听，这就是缘故了。”要知道她让家树听些什么，下回交代。

第七回 值得忘忧心头天上曲 未免遗憾局外画中人

却说家树质问秀姑何以她突然学佛悟道起来，秀姑对于此点，一时正也难于解答。正在踌躇之期，恰好隔壁古庙里，又剥剥剥，发出那木鱼之声。因指着墙外笑道：“你听听那隔壁的木鱼响，还不够引起人家学佛的念头吗？”家树觉得她这话，很有些勉强，但是人家只是这样说的，不能说她是假话。因笑道：“果然如此，大姑娘，真算是个有悟性的人了。”说毕微微的笑了一笑。秀姑看他那神情，似乎有些不相信的样子，因笑道：“人的心事，那是很难说的。”只说了这一句，她又低了头去翻经书了。家树半晌没有说话，秀姑也就半晌没有抬头。家树咳嗽了两声，又掏身上的手绢擦了一擦脸问道：“大叔回来时候，是说不定的了？”秀姑道：“可不是。”家树望了一望帘子外的天色，又坐了一会，因道：“大叔既是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也不必在这里等。他回来的时候，请你说上一句，他若有工夫，请他打个电话给我，将来我们约一个日子谈一谈。”秀姑道：“樊先生不多坐一会儿吗？”家树沉吟了一下，见秀姑还是低头坐在那里，便道：“不坐了，等哪天大叔在家的时候再来畅谈吧。”说毕，起身自打帘子出来，秀姑只掀了帘子伸着半截身子出来，就不再送了。家树也觉得十分的心灰意懒，她淡淡的招待，也就不能怪她。走出她的大门，到了胡同中间，再回头一看，只见秀姑站在门边，手扶了门框，正向这边呆呆的望着。家树回望时，她身子向后一缩，就不见了。家树站在胡同里也呆了一呆，回身一转，走了几步，又停住了。还是胡同口上，放着一辆人力车，问了一声“要车吗”，这才把家树惊醒了，就坐了那辆车子到大喜胡同来。

凤喜由屋里迎到院子里来，笑道：“我早下课回来了，在家里老等着你，我想出去玩玩，你怎样这时候才来？”说时，她便牵了家树的手向屋里拉。家树道：“不行，我今天心里有点烦恼。懒得出去玩。”凤喜也不理会，把他拉到屋里，将他引到窗前桌子边，按了他对着镜子坐下，拿了一把梳子来，就要向家树头上来梳。家树在镜子里看得清楚，连忙用手向后一拦，笑道：“别闹了，别闹了！再要梳光些，成了女人的头了。”凤喜道：“要是不梳，索兴让他蓬着倒没有什么关系；若是梳光了，又乱着一络头发，那就寒蠢。”家树笑道：“若是那样说，我明天还是让他乱蓬蓬的吧。我觉得是那样子省事多了。”说时，抬起左手在桌上撑着头。凤喜向着镜子里笑道：“怎么了！你瞧这个人，两条眉毛，差不多皱到一块儿去了。今天你有什么事那样不顺心，能不能告诉我？”家树道：“心里有点不痛快，倒是事实，可是这件事，又和我毫不相干。”凤喜道：“你这是什么话？既是不相干，你凭什么要为他不痛快？”家树道：“说出来了，你也要奇怪的。上次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关家大姑娘，现在她忽然念经学佛起来了。看那意思是要出家哩。一个很好的人，这样一来，不就毁了吗。”凤喜道：“那她为着什么，家事麻烦吗？怪不得上次她到我们家里来，是满面愁容了。可是这也碍不着你什么事，你干吗听评书吊泪，替古人担忧？”家树笑道：“我自己也是如此说呀。可是我为着这事，总觉心里不安似的，你说怪不怪？”凤喜道：“那有什么可怪。我瞧你们的感情，也怪不错的啊。”家树道：“我和她父亲是朋友，和她有什么怪不错？”凤喜向镜子里一撇嘴道：“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家树也就向着镜子笑了。凤喜将家树的头发梳光滑了，便笑道：“我是想你带我出去玩儿的，既是你不高兴，我就不说了。”家树道：“不是我

不高兴，我总怕遇着了人，你再等个周年半载的，让我把这事通知了家里，以后你爱上哪里，我就陪你到哪里。你不知道，这两天我表哥表嫂正在侦探我的行动呢。我也只当不知道，照常的出门，出门的时候，我不是到什么大学里去找朋友，就是到他们常去的地方去，回家的时候，我又绕了道雇车回去，让听差去给车钱。他们调查了我两个礼拜了，还没有把我的行踪调查出来；大概他们也有些纳闷了。”凤喜道：“他们是亲戚，你的事他们管得着吗？”家树道：“管是他们管不着，但是他们给我家里去一封信，这总禁他不住。在我还没有通知家里以前，家里先知道了这事，那岂不是个麻烦？至少也得断了我们的接济，我到哪里再找钱花去？”凤喜还不曾答话，沈大娘在外面屋子里就答起话来。因道：“这话对了。这件事总得慢慢儿的商量。现在只要你把书念的好好儿的，让大爷乐了，你的终身大事那就是铜打铁铸的了。”家树笑道：“你这话像有点儿不大相信我吧。要瞧你这话说，难道她不把书念得好好的，我就会变心吗？”沈大娘也没答应什么，就跟着进来，对家树夹了一夹眼，又笑了一笑。凤喜向家树笑道：“傻瓜！妈把话吓我，怕我不用功呢！你再跟着她的话音一转，你瞧我要怎么样害怕！”家树听她如此说，架了两只脚坐着，在下面的一只脚，却连连的拍着地作响，两手环抱了胸前，头只管望着自己的半身大像片微笑。凤喜将手拍了他肩上一下，笑道：“瞧你这样子，又不准在生什么小心眼儿呢。你瞧你望着你自己的像。”家树笑道：“你猜猜，我现在是想什么心事？”凤喜道：“那我有什么猜不出的，你的意思说，这个人长的不错，要找一个好好儿的姑娘来配他才对，是不是？”家树笑道：“你猜是猜着了，可

是只猜着一半。我的意思，好好儿的姑娘是找着了，可不知道这好好儿的姑娘，能不能够始终相信我。”凤喜将脸一沉道：“你这是真话呢，还是闹着玩儿的呢？难道说你一直到现在，你对于我还不大放心吗？”家树微笑道：“别急呀，有理慢慢讲呀！”凤喜道：“凭你说这话，我非得把心挖出来给你看不可。你想，别说我，就是我妈，就是我叔叔，他们哪一天不念你几声儿好；再要说他们有三心二意，除非叫他们供你的长生禄位牌子了。”家树见她脸上红红的，腮帮子微微的鼓着，眼皮下垂，越是显出那黑而且长的睫毛，这一种含娇微嗔的样子，又是一种形容不出来的美。因握了她一只手道：“这是我一句笑话，你为什么认真呢？”凤喜却是垂头不作声。这个时候，沈大娘已是早走了。向来家树一和凤喜说笑，她就避开的。家树见她还有生气的样子，将她的手放了，就要去放下门帘子。凤喜笑着一把拉住他的手道：“干吗？门帘子挂着，碍你什么事！”家树笑道：“给你放下来，不好吗？”凤喜索兴将那一只手，也拉住了他的手，微瞪着眼道：“好好儿的说着话，你又要作怪。”家树道：“你还生气不生气呢？”凤喜想了一想，笑道：“我不生气了，你也别闹了，行不行？”家树笑道：“行！那你要把月琴拿来，唱一段儿给我听听。”凤喜道：“唱一段倒可以，可是你要规规矩矩的，像上次那样在月亮底下弹琴，你一高兴了，你就胡来。”家树笑道：“那也不算胡来啊。既是你声明在先，我就让你好好的弹上一段。”凤喜听说，果然洗了一把手，将壁上挂的月琴取了下来，对着家树而坐，就弹了一段《四季相思》。家树道：“你干吗只弹不唱？”凤喜笑道：“这词儿文诌诌的，我不大懂，我不愿意唱。”家树道：“你既是不愿唱，你干吗又弹这个呢？”凤喜道：“我听到你说，这个调子好，简直是天上有，地下无，所以我就巴巴的叫我叔叔教我。我叔叔说这是一个不时行的调子，好多年没有

弹过，他也忘了。他想了两天，又去问了人，才把词儿也抄来了。我等你不在这儿的时候，我才跟我叔叔学；昨天才刚刚学会，你爱听这个的，你听听我弹得怎样，有你从前听的那样好吗？”家树笑道：“我从前听的是唱，并不是弹。你要我说，我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凤喜笑道：“干脆！你就是要我唱上一段罢了，那么你听着。”于是侧着身子，将弦子调了一调，又回转头来向家树微微一笑，这才弹唱起来。家树向着她微笑，连鼻息的声音几乎都没有了。一直让凤喜弹唱完了，连连点头道：“你真聪明。不但唱得好，而且是体贴入微哩。”凤喜将月琴向墙上一挂，然后靠了墙一伸懒腰，向着家树微笑道：“怎么样？”家树也是望了她微笑，半晌作声不得。凤喜道：“你为什么不说话了？”家树道：“这个调子，我倒是吹得来。哪一天，我带了我支洞箫来，你来唱，我来吹，看我们合得上合不上。刚才我一听你唱，想起从前所唱的词儿，未尝不是和你一样，可是就没有你唱得这样好听，我想这缘故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出了神了。”凤喜笑道：“你这人……唉！真够淘气的，一会儿惹我生气，一会儿又引着我要笑，我真佩服你的本事就是了。”家树见她举止动作，无一不动人怜爱，把刚才在关家感到的烦闷，就完全取消了。

这天在沈家，谈到吃了晚饭回去。到家之后，见上房电灯通亮，料是伯和夫妇，都在家里，帽子也不曾取下，就一直走到上房里来。伯和手里捧了一份晚报，衔着半截雪茄，躺在沙发上；看见家树进门，将报向下一放，微笑了一笑，又两手将报举了起来，挡住了他的脸。家树只看到一阵一阵的浓烟，由报纸里直冒将出来，他手里捧的报纸，也是不住的震动着，似乎笑得浑身颤动哩。家树低头一看身上，领孔里正插着一朵鲜红的花，连忙将花取了下来，握在手心里。恰好这个时候，陶太太正一掀门帘子走出来，笑道：“不要藏着，我已经看见了。”家树只得将花朵摔在痰盂里。笑道：“我越是作贼心虚，越是会破案。这是什么道理？”陶太太笑道：“也没有哪个管那种闲事。要破你的案，我所不明白的，就是我们正正经经，给你介绍，你倒毫不在乎的，爱理不理，可是背着我们，你两人怎样又好到这般田地。”家树笑道：“表嫂这话，说得我不很明白，你和我介绍谁了？”陶太太笑道：“咦！你还装傻，我对于何小姐，是怎样的介绍给你，你总是落落难合，不屑和她作朋友。原来你私下却和她要好得厉害。”家树这才明白，原来她说的是何丽娜，把心里一块石头放下，因笑道：“表嫂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吗？”陶太太道：“有有有，可是要拿出来了，你怎样答复？”家树笑道：“拿出来了，我陪个不是。”伯和脸藏在报里笑道：“你又没得罪我们，要陪什么不是？”家树道：“那么，作个小东吧。”陶太太道：“这倒像话。可是你一人作东不行，你们是双请，我们是双到。”家树笑道：“无论什么条件，我都接受，反正我自信你们拿不出我什么证据。”陶太太也不作声，却在怀里轻轻一掏，掏出一张相片来向家树面前一伸。笑道：“这是谁啊？”家树看时，是凤喜新照的一张相片。这照片是凤喜剪发的那天照的，说是作为一种纪念品，和何丽娜的相，更相像了。因笑道：“这不是何小姐。”陶太太道：“不是何小姐是谁？你说出来，难道我和她这样好的朋友，她的相我都看不出来吗？”家树只是笑着说不是何小姐，可又说不出这人是谁。陶太太笑道：“这样一来，我们可冤枉了一个人了。我从前以为你意中人是那关家姑娘，我想那倒不大方便，大家同住在一所胡同里，贫富当然是没有什么关系，只是那关老头子，刘福也认得，说是在天桥练把式的，让人家知

道了，却不大好，后来他们搬走了，我们才将信将疑；直至于今，这疑团算是解决了。”家树道：“我早也就和他们叫冤了。我就疑心他们搬得太奇怪哩！”伯和将报放下，坐了起来笑道：“你可不要疑心，我们是轰起他走的；不过我让刘福到那大杂院里去打听两回，那老头子倒一气跑了。”陶太太道：“不说这个了，我们还是讨论这相片吧。家树！你实说不实说？”家树这真为难起来了，要说是何小姐，那如何赖得上；要说是凤喜的，这事说破，恐怕麻烦更大。沉吟了一会，笑着：“你们有了真凭实据，我也赖不了。其实不是何小姐送我的，是我在照相馆里看见，出钱买了来的。这事做得不很大方的，请你二位千万不要告诉何小姐。不然我可要得罪一位朋友了。”伯和夫妇还没有答应，刘福正好进来说：“何小姐来了。”家树一听这话，不免是一怔。就在这时候，听到石阶上的咯的咯一阵皮鞋响声，接上娇滴滴有人笑着说一声赶晚饭的客来了，帘子一掀，何丽娜进来。她今天只穿了一件窄小的芽黄色绸旗衫，额发束着一串珠压发，斜插了一枝西班牙硬壳扇面牌花，身上披了一件大大的西班牙的红花披巾，四围垂着很长的穗子，真是活泼泼地。她一进门，和大家一鞠躬，笑道：“大家都在这里，大概刚刚吃过晚饭吧。我算没有赶上了。”说着话，背立着挨了一张沙发，胸面前握着披巾角的手一松，那围巾就在身后溜了下来，一齐堆在沙发上。这张沙发正和家树邻近，只觉一阵阵的脂粉香气袭人鼻端。只在这时候，就不由得向何丽娜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当他的目光这样一闪时：伯和的眼光，也就跟着他一闪。何丽娜似乎也就感觉到一点，因向陶太太道：“这件衣服不是新作的，有半年不曾穿了，你看很合身材吗？”陶太太对着她浑身上下，又看了一眼，抿嘴笑了一笑，点点头道：“看不出是旧制的。这种衣服照相，非站在黑幕之前不可，你说是吗？”问着这话，又不由得看了家树一眼。家树通身发着热，一直要向脸上烘托出来，随手将伯和手上的晚报接了过来，也躺在沙发上捧着看。何丽娜道：“除了团体而外，我有许多时候没有照过相了。”陶太太顿了一顿，然后笑道：“何小姐！你到我屋子里来，我给你一样东西看。”于是手拉着何小姐一同到屋子里去。到了屋里，手拉着手，一同挤在一张椅子上坐了，微微一笑道：“你可别多心，我拿一样东西给

你瞧。”于是头偏着靠在何丽娜的肩上，将那张相片掏了出来，托在手掌给她看，问道：“你猜猜这张相片，我是从哪里得来的？”她正心里奇怪着，何以他们三人，对于我是这样。莫非就为的是这张相片？由此联想到上次在家树书夹里看到的那张相，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因微笑道：“我知道你是在哪里得来的。”陶太太伸过一只胳膊，抱住她的腰，更觉得亲密了。笑道：“亲爱的！能不能照着样子送我一张呢？”何丽娜将相片拿起来看了一眼，笑道：

“你这张相片，从哪里来的，我很知道，但是……”陶太太道：“这用不着像外交家加什么但是的。你知道那就行了。不过他说，他是在照相馆里买来的，我认为这事不对。他要是真话，私下买女朋友的相片，是何居心？他要是假话呢，你送了他宝贵的东西，他还不见情，更不好了。”何丽娜笑道，“我的太太！你虽然很会说话，但是我没什么可说，你也引不出来的。这张相片的事，我实在不大明白。你若是真要问个清清楚楚，最好你还是去问樊先生自己吧。他若肯说实话，你就知道关于我是怎样不相干了。”陶太太原猜何小姐或者不得已而承认，或者给一个硬不知道；现在她说知是知道，可是与她无关，那一种淡淡的樣子，果然另有内幕。何小姐虽是极开通的人，

不过事涉爱情，这其间谁也难免有不可告人之隐。便笑道：“哟！一张相片，也极其简单的事啊。还另有周折吗？那我就可不说了。”当时陶太太一笑了之，不肯将何小姐弄得太过为难了。何丽娜站起来，又向着陶太太微笑一下，就大着声音说道：“过几天也许你就明白了。”她说毕走出房来，只见家树欠着身子勉强笑着，似乎有很难为情的样子。何丽娜道：“密斯脱樊！也新改了西装了。”家树明知道她是因无话可说，信口找了一个问题来讨论的，这就不答复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自己不答复，也是感到无话可说。便笑道：“屡次要去跳舞，不都是为着没有西装没有去吗？我是特意作了西装预备跳舞用的。”何丽娜笑道：“好极了！我正是来邀陶先生陶太太去跳舞的，那么密斯脱樊！可以和我们一路去的了。”家树道：“还是不行，我只有便服，诸位是非北京饭店不可的，我临时做晚礼服，可有些来不及呀。”何丽娜道：“虽然那里跳舞，要守些规矩，但是也不一定的。”家树摇了摇头，笑道：“明知道是不合规矩，何必一定要去犯规矩呢？”何丽娜于是掉转脸来对陶太太道：“好久没有到那三星饭店去过，我们今晚上改到三星饭店去，好吗？”陶太太听说，望了伯和，伯和口里衔着雪茄，两手互抱着在怀里；又望着家树，家树却偏过头去，看着壁上的挂钟道：“还只九点钟，现在还不到跳舞的时候吧。”伯和于是对着夫人道：“你对于何小姐的建议如何？到三星去也好，也可以给表弟一种便利。”家树正待说下去，陶太太笑道：“你再要说下去，不但对不起何小姐，连我们也对不起了。”家树一想，何小姐对自己非常客气，自己老是不给人家一点面子，也不大好，便笑道：“我虽不会跳舞，陪着去看看也好。”于是大家又闲谈了一会，分坐着两辆汽车，向三星饭店而来。

出大门的时候，两辆汽车，都停在石阶下；伯和夫妇前面走上了自己的汽车，开着就走了。石阶上剩了家树和何丽娜。家树还不曾说话时，何丽娜就先说了：“密斯脱樊！我是一辆破车，委屈一点，就坐我的破车去吧。”家树因她已经说明白了，不能再有所推诿，就和她一同坐上车子。在车上家树侧了身子靠在车角上，中间椅垫上，和何丽娜倒相距着尺来宽的空地位。何丽娜一人先微笑了一笑，然后望了家树一眼，才笑道：“我有一句冒昧的话，要问一问密斯脱樊，上次我到宝斋去，看见一张留发女郎的相片，很有些和我相像，今天陶太太又拿了一张剪发女郎的相片给我看，更和我像得很了。陶太太她不问青红皂白，指定了那相片就是我。”家树笑道：“这事真对何小姐不住。”何丽娜道：“为什么对我不住呢？难道我还不许贵友和我相像吗？”家树笑道：“因……为……”何丽娜道：“不要紧的，陶太太和我说的话，我只当是一幕趣剧，倒误会的有味哩。但不知这两个女孩，是不是姊妹一对呢？”家树道：“原是一个人。不过一张相是未剪发时所照，一张是剪了发照的。”何丽娜道：“现在在哪个学校呢？比我年轻得多呢！”家树笑了一笑，何丽娜道：“有这样漂亮的女朋友，怎么不给我们介绍呢？这样漂亮的小姑娘，我没有看见过呀。”家树笑道：“本来有些像何小姐吗？”何丽娜将脚在车垫上连顿了两顿，笑道：“你瞧，我只管客气，忘了人家和我是有些相像的了。好在这只是当了密斯脱樊说，知道我是赞美贵友的；若是对了别人说，岂不是自夸自吗？”家树待要再说什么时，汽车已停在三星饭店门口了。于是二人将这话搁下，一同进舞厅去。伯和夫妇已是要了饮料，在一所很冲要的座位等候了。他们进来，伯和夫妇让座，那眉宇之间，益发的有些喜气洋洋了。何丽娜只当不知道一样，还是照常的和家树谈话。家树

却是受了一层拘束，人家提一句，才答应一句。不多一会的工夫，音乐奏起来了，伯和便和何丽娜一同去跳舞。家树是不会跳舞的，陶太太又没有得着舞伴，两人只坐着喝柠檬水。陶太太望着正跳舞的何小姐，却对家树道：“你瞧了看，这舞场里的女子，有比她再美的没有？”家树道：“何小姐果然是美，但是把她来比下一切，我却不敢下这种断语。”陶太太道：“情人眼里出西施，你单就你说，你看她是不是比谁都美些呢？”家树笑道：“情人这两个字，我是不敢领受的。关于相片这一件事，过几天你也许就明白了。”陶太太笑道：“好！你们在汽车上已经商量好了口供了，把我们瞒得死死的，将来若有用我们的地方，也能这样吗？我没有别的法子报复你，将来我要办什么事，我对你也是瞒得死死的。那个时候，你要明白，我才不给你明白呢。”家树只是喝着水，一言不发。伯和同何丽娜也就舞罢下来，一同归座了。何丽娜见陶太太笑嘻嘻的样子，便道：“关于那张相片的事，陶太太问明白了樊先生吗？”家树不料她当面锣对面鼓的就问起这话来，将一手扶了额头，微抿着下唇，只等她们宣布此事的内容。陶太太道：“始终没有明白，他说过几天我就明白了。”何丽娜道：“我实说了吧，这件事连我还只明白过来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以前，我和陶太太一样，也是不明白呢。”家树真急了，情不自禁的，就用右手轻轻的在桌子下面敲了她一下，伯和道：“这话靠不住的，这是刚才二位同车的时候，商量好了的话呢！”何丽娜笑道：“实说就实说吧，是我新得的相片，送了一张给他，至于为什么……”伯和夫妇就笑着同时说：“只要你这样说那就行了。至于为什么，不必说，我们都明白的。”何小姐见他们越说越误会，只好不说了。这时候乐队又奏起乐来了，伯和因他夫人找不着舞伴，就和他夫人去跳舞。何丽娜笑着对家树道：“你为什么不让我把实话说出来？”家树道：“自然是有点原故的。但是我一定要让密斯何明白。”何丽娜笑道：“你以为我现在并不明白吗？”说着，她将桌上花瓶子里的花枝，折了一小朵，两个手指头，捻着长花蒂儿，向鼻子尖上嗅了一嗅，眼睛皮低着，两腮上和凤喜一般，有两个小酒窝儿闪动着。家树却无故的噗嗤一笑，何丽娜更是笑得厉害，左手掏出花绸手绢来，握着脸伏在桌上。陶太太看到他两人笑成那样子，也不跳舞了；就和伯和一同回座。家树道：“你二位怎么舞得半途而废呢？”陶太太道：“我看你二人谈得如此有趣，我要来看看，你究竟有什么事这样好笑。”何丽娜只向伯和夫妇微笑，说不出所以然来。家树也是一样，不答一辞。伯和夫妇心里都默然了，也是彼此微笑了一笑。家树因不会跳舞，坐久了究竟感不到趣味，便对伯和道：“怎么办？我又要先走了。”伯和道：“你要走，你就请便吧。”陶太太道：“时候不早了，难道你雇洋车回去吗？”何丽娜道：“已经两点钟了，我也可以走了，我把车子送密斯脱樊回去吧。”她说了这话，已是站起身来和伯和道着再见。家树就不能再说不回去的话，二人到储衣室里取了衣帽，一路同出大门，同上汽车。

这时大街上，铺户一齐都已上门，直条条的大马路，却是静荡荡的，一点声息也没有。汽车在街上飞驰着，只觉街旁的电灯，排班一般，一颗一颗，向车后飞跃而去，偶然对面也有一辆汽车老远的射着灯光飞驰而来，喇叭呜呜几声过去了，此外街上什么也不看见。汽车转过了大街，走进小胡同，更不见有什么踪影和声音了。家树因对何丽娜道：“我们这汽车走胡同里经过，要惊破人家多少好梦。跳舞场上沉醉的人，也和抽大烟的人差不多；人家睡得正甜的时候，他们正是兴高采烈，又吃又喝，等到他们兴尽回家，上床安

歇，那就别人上学的应该上学，作事的应该作事了。”何丽娜只是听他的批评，一点也不回驳。汽车开到了陶家门首，家树下车，不觉信口说了一句客气话，明天见。何丽娜也就笑着点头答应了一句明天见。家树从来没有睡过如此晚的，因此一回屋里就睡了。伯和夫妇，却一直到了早晨四点钟才回家。次日上午，家树醒来，已是快十二点了。又等了一个多钟头，伯和夫妇才起。吃过早饭，走到院子里，只见那东边白粉墙上，一片金黄色的日光，映着大半边花影，可想日色偏西了。家树本想就出去看凤喜，因为昨天的马脚，露得太明显了，先且在屋子里看了几页书，直等伯和上衙门去了，陶太太也上公园去了，料着他们不会猜自己会出门的；这才手上拿了帽子，背在身后，当是散步一般，慢慢的走了出门。走到胡同里，抬头一看天上，只见几只零落的飞鸟，正背着天上的残霞，悠然一瞥的飞了过去。再看电灯杆上，已经是亮了灯了。于是雇了一辆人力车，一直就向大喜胡同来。见了凤喜，先道：“今天真来晚了。可是在我还算上午呢。”凤喜道：“你睡得很晚，刚起来吗？昨天干吗去了？”家树道：“我表哥表嫂，拉着我跳舞去了。我又不会这个，在饭店里白熬了一宿。”凤喜道：“听说跳舞的地方，随便就可以搂着人家大姑娘跳舞的。当爷们的人，真占便宜！你说你不会跳舞，我才不相信呢。你看见人家都搂着一个女的，你就不馋吗？”家树笑道：“我这话说得你未必相信。我觉得男女交际，要秘密一点，才有趣味的。跳舞场上，当着许多人，甚至于当着人家的大夫，搂着那女子，还能引起什么邪念。”凤喜道：“你说得那样大方，哪天也带我瞧瞧去，行不行？”家树道：“去是可以去的，但我总怕碰到熟人。”凤喜一听说，向一张藤椅子上坐，两手十指交叉着，放在胸前，低了头，噘着嘴。家树笑着将手去摸她的脸，她一偏头道：“别哄我了，老是这样作贼似的，哪儿也去不得，什么时候是出头年？和人家小姐跳舞，倒不怕人，和我出去，倒要怕人。”家树被她这样一逼，逼得真无话可说了。因笑道：“这也值不得生这么大气，我就陪你去一回得了。那可是要好晚才能回来的。”凤喜道：“我倒不一定要去看跳舞，我就是嫌你老是这样藏藏躲躲的，我心里不安，连我一家子也心里不安；因为你不肯说出来，我也不让我妈到处说。可是亲戚朋友陡然看见，我们家变了个样子，保不定猜我干了什么坏事哩。”家树道：“为了这事，我也对你说过多次了，先等周年半载再说，各人有各人的困难，你总要原谅我才好。”凤喜索兴一句话不说，倒到床上去睡了。家树百般解释，总是无效，他也急了，拿起一个茶杯子，拍的一声，就向地下一砸。凤喜真不料他如此，倒吃了一惊，便抓着他的手，连问：“怎么着？”几乎要哭出声来。要知家树如何回答，下回交代。

第八回 谢舞有深心请看绣履 行歌增别恨拨断离弦

却说凤喜正向家树撒娇，家树突然将一只茶杯拿起，当的一声，向地下一砸，这一下子，真把凤喜吓着了。家树却握了她的手道：“你不要误会了，我不是生气。因为随便怎样解说，你也不相信；现在我把茶杯子揍一个给你看，我要是靠了几个臭钱，不过是戏弄你，并没有真心，那么，我就像这茶杯子一样。”凤喜原不知道怎样是好，现在听家树所说，不过是起誓，一想自己逼人太甚，实是自己不好。倒哇的一声哭了。沈大娘在外面屋子里，先听到打碎一样东西，砸了一下响，已经不免发怔。正待进房去劝解几句，接上又听得凤喜哭了，这就知道他们是事情弄僵了。连忙就跑了进来，笑道：“怎么啦？刚才还说得好好儿的，这一会子工夫，怎么就恼了？”家树道：“并没有恼。我扔了一个茶杯，她倒吓哭了。你瞧怪不怪！”沈大娘道：“本来她就舍不得乱扔东西的，你买的这茶杯子，她又真爱；别说她，就是我也怪心疼的。你再要揍一个，我也得哭了。”说着放大声音，打了一个哈哈。凤喜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噘着嘴道：“人家心里都烦死了，你还乐呢。”沈大娘笑道：“我不乐怎么着？为了一只茶杯，还得娘儿俩抱头痛哭一场吗？”说着又一拍手，哈哈大笑的走开。家树拉着凤喜的手，也就同坐在床上，笑问道：“从今以后，你不至于不相信我了吧？”凤喜道：“都是你自己生疑心，我几时这样说过呢？”一面说着，一面走下地来，蹲下身子去捡那打破了的碎瓷片。家树道：“这哪里用得着拿手去捡。拿一把扫帚，随便扫一扫得了。你这样仔细割了你的手。”凤喜道：“割了手，活该！那关你什么事？”家树道：“不关我什么事吗？能说不关我什么事吗？”说着，两手挽着凤喜，就让她站起来。凤喜手上，正拿了许多碎瓷片，给家树一拉，一松手又扔到地上来，拍的一声响，沈大娘哎哟了一声，然后跑了进来道：“怎么着，又揍了一个吗？可别跟不会说话的东西生气。我真急了，要是这样，我就先得哭。”一面说着，一面走进来，见还是那些碎瓷片，便道：“怎么回事，没有揍吗？”凤喜道：“你找个扫帚，把这些碎瓷片扫了去吧。”沈大娘看他们的面色，不是先前那气鼓鼓的样子，便找了扫帚，将瓷片儿扫了出去。家树道：“你看你母亲，面子上是勉强的笑着，其实她心里难过极了。以后你还是别生气吧。”凤喜道：“闹了这么久，到底还是我生气？”家树道：“只要你不生气，那就好办。”于是将手拍了凤喜的肩膀，笑道：“得！今天算我冒昧一点，把你得罪了，以后我遇事总是好好儿的说，你别见怪。”口里说着，手就扑扑扑的响，只管在她肩上拍着。凤喜站起身来对了镜子慢慢的理着鬓发，一句声也不作；又找了手巾，对了镜子揩了一揩脸上的泪容，再又扑了一扑粉。家树见着，不由得噗嗤一笑。凤喜道：“你笑什么？”家树道：“我想起了一桩事，自己也解答不过来。就是这胭脂粉，为什么只许女子搽，不许男子搽呢？而且女子总说不愿人家看她的呢。既是不愿人家看她，为什么又为了好看来搽粉呢？难道说搽了粉让自己看吗？”凤喜听说，将手上的粉扑遥遥的向桌上粉缸里一抛，对家树道：“你既是这样说，我就不搽粉了。可是我这两盒香粉，也不知道是哪只小狗给我买回来的。你先别问搽粉的，你还是问那买粉的去吧。”家树听说，向前一迎，刚要走近凤喜的身旁，凤喜却向旁边一闪，口里说着，头一偏道：“别又来哄人。”家树不料她有此一着，身子向壁上一碰，碰得悬的大镜子向下一落，幸而镜子后面有绳子拴着的，不曾落到地上。凤喜连忙两手将家树一扶，笑道：“碰着了没

有？吓我一跳。”说着，又回转一只手去，连连拍了几下胸口。家树道：“你不是不让我亲热你吗？怎样又来扶着我呢？”说时望了她的脸，看她怎样回答这一句不易回答的话。凤喜道：“我和你有什么仇恨，见你要摔倒，我都不顾？”家树笑道：“这样说，你还是愿意我亲近的了。”凤喜被他一句话说破，索兴伏到小桌上，格格的笑将起来。这样一来，刚才两人所起的一段交涉，总算烟消云散。

家树因昨天晚上没有睡得好，也没有在凤喜这里吃晚饭，就回去了。到了陶家，刚坐下，就来了电话。一接话时，是何丽娜打来的。她先开口说：“怎么样？要失信吗？”家树摸不着头脑，因道：“请你告诉我吧，我预约了什么事？一时我记不起来。”何丽娜道：“昨天你下车的时候，你不是对我说了今天见吗？这有多久的时候，就全忘了吗？”家树这才想起来了，昨日临别之时，对她说了一句明天见，这是极随便的一句敷衍话，不料她倒认为事实，她一个善于交际的人，难道这样一句客气话，她都会不知道吗？不过她既问起来，自己总不便说那原来是随便说的。因道：“不能忘记，我在家里正等密斯何的电话呢！”何丽娜道：“那么我请你看电影吧。我先到平安去，买了票，放在门口，你只一提到我，茶房就会告诉你，我在哪里了。”家树以为她总会约着去看跳舞的，不料她又改约了看电影。不过这倒比较合意一点，省得到跳舞场里去，坐着做呆子，就在电话里答应了准来。他是在客厅里接的电话，以为伯和夫妇总不会知道。刚走进房去，只听到陶太太在走廊上笑道：“开映的时候，也就快到了，还在家里作什么。我把车子先送你去吧！”家树笑道：“你们的消息真灵通。何小姐约我看电影，你们怎样又知道了？”陶太太道：“对不住，你们在前面说话，我在后面安上插销，偷听来着；但是不算完全偷听，事先我征求了何小姐同意的。”家树道：“这有什么意思呢！”陶太太道：“但是我虽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实在是好意。你信不信？”家树道：“信的。表哥表嫂怕我们走不上爱情之路，特意来指导着呢！”陶太太于是笑着去了。不多一会，果然刘福进来说：“车已开出去了，请表少爷上车。”家树一想，反正是他们知道了，索兴大大方方和何小姐来往，以后他们就不会疑到另和什么关家姑娘开家姑娘来往了。因此也不推辞，就坐了汽车到平安电影院去。一进门向收票的茶房只问了一个何字，茶房连忙答道：“何小姐在包厢里。”于是他就引导着家树，掀开了绿幔，将他送到一座包厢里。何小姐把并排的一张椅子移了一移，就站起来让座。家树便坐下了。因道：“密斯何是正式请客呢，还特意坐着包厢？”何丽娜笑道：“这也算请客，未免笑话。不过坐包厢，谈话便当一点，不会碍着别人的事。”家树沉吟了一会，也没有望着何丽娜的脸，慢慢的道：“昨天那张照片的事，我觉得很对不住密斯何。”说着话时，手里捧了一张电影说明书，低了头在看。何丽娜道：“这事我早就不在心上了，还提它作什么。就算我真送了一张相片，这也是朋友的常事，又要什么紧。令表嫂向来是喜欢闹着玩笑的人，她不过和你开开玩笑罢了。她哪里是干涉你的什么事情呢！”她说着话时，却把一小包口香糖打开来，抽出两片，自己送了一片到口里去含着，两个尖尖的指头，箝着一片，随便的伸了过来，向家树脸上碰了一碰。家树回头看时，她才回眸一笑，说了两个字吃糖，家树接着糖，不觉心里微微荡漾了一下，当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却自然的将那片糖送到嘴里去。一会儿电影开映了，家树默然的坐着，暗地只闻到一阵极浓厚的香味，扑入鼻端。何丽娜反不如他那样沉默，射出英文字幕来，她就轻声喃喃的念着，偶

然还提出一两句来，掉转头来和家树讨论。今天这片子，正是一张言情的：讲一个贵族女子，很醉心一个艺术家；那艺术家嫌那女子太奢华了，却是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意，后来那女子摈绝了一切繁华的服饰，也去学美术，再去和那艺术家接近。然而他只说那女子的艺术，去成熟时朗还早，并不谈到爱情，那女子又以为他是嫌自己学问不够，又极力的去用功；后来许多男子因为她既美又贤，都向她求爱，那艺术家才出来干涉；这时，女子问你爱不爱我，又不许我爱人，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早就爱你的，我不表示出来，就是刺激你去完成你的艺术呀。何丽娜看着，常对家树说：“这女子多痴呀！这男子要后悔的。”直到末了，又对家树道：“原来这男子如此做作，是有用意的。我想一个人要纠正一个人的行为过来，是莫过于爱人的了。”家树笑道：“可不是！不过还要补充一句：一个人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也是莫过于爱人的。”家树本是就着影片批评，何丽娜却不能再作声。因为电影已完，大家就一同出了影戏院。她道：“密斯脱樊！还是我用车子送你回府吧。”家树道：“天天都要送，这未免太麻烦吧。”何丽娜道：“连今日也不过两回，哪里是天天呢？”家树因她站在身后，是有意让上车的，这也无庸虚谦，又上了车同座，何丽娜对汽车夫道：“先送樊先生回陶宅，我们就回家。”车子开了，家树问道：“不上跳舞场了吗？还早呀！这时候正是跳舞热闹的时候哩。”何丽娜道：“你不是不大赞成跳舞的吗？”家树笑道：“那可不敢。不过我自己不会，感不到兴趣罢了。”何丽娜道：“你既感不到兴趣，为什么要我去哩？”家树道：“这很容易答复，因为密斯何是感到兴趣的，所以我劝你去。”何丽娜摇了一摇头道：“那也不见得，原来不天天跳舞的，不过偶然高兴，就去一两回罢了。昨天你对我说，跳舞的人，和抽大烟的人，是颠倒昼夜的。我回去仔细一想，你这话果然不错；可是一个人要不找一两样娱乐，那就生活也太枯燥了。你能不能够给我介绍一两样娱乐呢？”家树道：“娱乐的法子是有的。密斯何这样一个聪明人，还不会找相当的娱乐事情吗？”何丽娜笑道：“朋友不是有互助之谊吗？我想你是常常不离书本的人，见解当然比我们整天整夜尽玩的人，要高出一等。所以我愿你给我介绍一两样可娱乐的事。至于我同意不同意，感到兴味，不感到兴味，那又是一事。你总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跳舞的人，就连一种娱乐品，也不屑于介绍给我。”家树连道：“言重言重。我说一句老实话，我对于社会上一切娱乐的事，都不大在行。这会子叫我介绍一样给人，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了。”何丽娜道：“你不要管哪样娱乐，于我是最合适，你只要把你所喜欢的说出来就成。”家树道：“这倒容易。就现在而论，我喜欢音乐。”何丽娜道：“是哪一种音乐呢？”家树刚待答复，车子已开到了门口。这次连明天见三个字，也不敢说了，只是点了一个头，就下车。心里念着，明日她总不能来相约了。

恰是事情碰巧不过，次日，有个外国钢琴家在北京饭店献技。还不曾到上午十二点，何小姐就专差送了一张赴音乐会的入门券来，券上刊着价钱，乃是五元。时间是晚上九时，也并不耽误别的事情，这倒不能不去看看。因此到了那时，就一人独去。这音乐会是在大舞厅里举行，临时设着一排一排的椅子，椅子上都挂了白纸牌，上面列了号码，来宾是按着票号，对了椅子号码入座的。家树找着自己的位子时，邻座一个女郎回转头来，正是何丽娜。她先笑道：“我猜你不用得电约，也一定会来的。因为今天这种音乐会，你若不来，那就不是真喜欢音乐的人了。”家树也就只好一笑，不加深辨。但

是这个音乐会，主体是钢琴独奏。此外，前后配了一些西乐，好虽好，家树却不十分对劲。音乐会完了，何丽娜笑向他道：“这音乐实在好，也许可以引起我的兴趣来。你说我应该学哪一样，提琴呢？钢琴呢？”家树笑道：“这个我可外行。因为我只会听，不会动手呢。”说着话，二人走出大舞厅。这里是饭厅，平常跳舞都在这里。这时饭店里使役们，正在张罗着主顾入座，小音乐台上，也有奏乐的坐上去了。看这样子，马上就要跳舞，便笑道：“密斯何不走了吧？”何丽娜笑道：“你以为我又要跳舞吗？”家树道：“据我所听到说，会跳舞的人，听到音乐奏起来，脚板就会痒的；而况现在所到的，是跳舞时间的跳舞场呢。”何丽娜道：“你这话说得是很有理。但是我今天晚上就没有预备跳舞呢。不信，你瞧瞧这个。”说时，她由长旗袍下，伸出一只脚来。家树看时，见她穿的不是那跳舞的皮鞋，是一双平底的白缎子绣花鞋，因笑道：“这倒好像是自己预先限制自己的意思，那为什么呢？”何丽娜道：“什么也不为。就是我感不到兴趣罢了。不要说别的，还是让我把车子送你回去吧。”家树索兴就不推辞，让她再送一天。这样一来，伯和夫妇，就十分明了了：以为从前没有说破他们的交情，所以他们来往很秘密；现在既然知道了，索兴公开起来，人家是明明白白正正当当的交际，也就不必去过问了。就是这样，约摸有一个星期，天气已渐渐炎热起来。何丽娜或者隔半日，或者隔一日，总有一个电话给家树，约他到公园里去避暑，或者到北海游船。家树虽不每次都去，碍着面子，也不好意思如何拒绝。

这一天上午，家树忽然接到家里由杭州来了一封电报，说是母亲病了，叫他赶快回去。家树一接到电报，心就慌了。若是母亲的病，不是十分沉重，也不会打电报来的。坐火车到杭州，前后要算四个日子，是否赶上母子去见一面，尚不可知。因此便拿了电报，来和伯和商量，打算今天晚上搭通车就走。伯和道：“你在北京，也没有多大的事情，姑母既是有病，你最好早一天到家，让她早一天安心，就是有些朋友方面的零碎小事，你交给我给你代办就是了。”家树皱了眉道：“别的都罢了，只是在同乡方面挪用了几百块钱，非得还人不可。叔叔好久没有由天津汇款来了，表哥能不能代我筹划一点？只要这款子付还了人家，我今天就可以走。”伯和道：“你要多少呢？”家树沉吟了一会道：“最好是五百；若是筹不齐，就是三百也好。”伯和道：“你这话倒怪了，该人五百，就还人五百；该人三百，就还人三百；怎么没有五百，三百也好呢？”家树道：“该是只该人三百多块钱。不过我想多有一二百元，带点东西回南送人。”伯和道：“那倒不必，一来你是赶回去看母亲的病，人家都知道你临行匆促；二来你是当学生的人，是消耗的时代，不送人家东西，人家不能来怪你。至于你欠了人家一点款子，当然是要还了再走的好，我给你垫出来就是了。”家树听说，不觉向他一拱手，笑道：“感激得很。”伯和道：“这一点款子，也不至于就博你一揖，你什么事这样急着要钱？”家树红了脸道：“有什么着急呢。不过我爱一个面子，怕人家说我欠债脱逃罢了。”伯和料想他一二月以来应酬女朋友闹亏空了，何小姐本是自己介绍给他的，他就是多花了钱，自己也不便于去追究。于是便到内室去，取了三百元钞票，送到家树屋子里来。他拿着的钞票五十元一叠，一共是六叠。当递给家树的时候，伯和却发现了其中有一叠是十元一张，因伸着手，要拿回一叠五元一张的去。家树拿着向怀里一藏笑道：“老大哥！你只当替我钱行了，多借五十元与我如何？”伯和笑道：“我倒不在乎。不过多借五十元，你就多花五十元，将来一算总帐，我怕姑母会怪我。”家树道：

“不，不，这个钱，将来由我私人奉还，不告诉母亲的。”他一面说着，一面在身上掏了钥匙，去开箱子，假装着整理箱子里的东西，却把箱子里存的钞票，也一把拿起来，揣在身上，把箱子关了，对伯和道：“我就去还债了。不过这些债主，东一个，西一个，我恐怕要很晚才能回来呢。”伯和道：“不到密斯何那里去辞行吗？”家树也不答应他的话，已是匆匆忙忙走出大门来了。今天这一走，也不像往日那样考虑，看见人力车子，马上就跳了上去，说着“大喜胡同，快拉”。人力车夫见他是由一所大宅门里出来的，又是不讲钱的雇主，料是不错，拉了车子飞跑。不多时到了沈家门口。家树抓了一把铜子票给车夫，就向里跑。凤喜夹了一个书包在腋下，正要向外走，家树一手将她拉住，笑道：“今天不要上学了。我有话和你说。”凤喜看他虽然笑着，然而神气很是不定，也就握着家树的手道：“怎么啦？瞧你这神气。”家树道：“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南去了。”凤喜道：“什么？什么？你要回南去！”家树道：“是的，我一早接了家里的电报，说是我母亲病了，让我赶快回去见一面。我心里乱极了，现在一点办法没有。今天晚上有到上海的通车，我就搭今晚上的车子走了。”凤喜听了这话，半晌作声不得，卜的一声，胁下一个书包，落在地上。书包恰是没有扣得住，将砚台墨水瓶书本所有的东西，滚了一地。沈大娘身上系了一条蓝布大围襟，光了两只胳膊，拿起围襟，不住的擦着手，由旁边厨房里三脚两步走到院子里，望着家树道：“我的先生！瞧，压根儿就没听到说你老太太不舒服，怎么突然的打电报来了哩？”说毕这话，望着家树只是发愣。家树道：“这话长，我们到屋子里去再说吧。”于是拉了凤喜，一同进屋去。沈大娘还是掀起那围襟，不住的互擦着胳膊。家树道：“你们的事我都预备好了。我这次回南迟则三个月，快则一个月，或两个月，我一定回来的。我现在给你们预备三个月家用，希望你们还是照我在北京一样的过日子。万一到了三个月……但是不能不能，无论如何，两个月内，我总得赶着回来。”说着，就在身上一掏，掏出两卷钞票来，先理好了三百元，交给沈大娘，然后手理着钞票，向凤喜道：“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少买点东西吧。我现在给你留下一百块钱零用，你看够是不够？”那沈大娘听到说家树要走，犹如青天打了一个霹雳，什么话也说不出；及至家树掏出许多钱来，心里一块石头就落了地。现在家树又和凤喜留下零钱花，便笑道：“我的大爷！你在这里，你怎样的惯着她，我们管不着，你这一走，哪里还能由她的性儿呢。你是给留不给留都没关系，你留下这些，那也尽够了。”凤喜听到家树要走，好像似失了主宰，要哭，很不好意思，不哭，又觉得心里只管一阵一阵的心酸，现在母亲替她说了，才答道：“我也没有什么事要用钱。”家树道：“有这么些日子，总难免有什么事要花钱的。”于是就把那卷钞票，悄悄的塞在凤喜手里，凤喜道：“钱我是不在乎，可是你在三个月里，准能回来吗？”说着话，坐到椅子上，两手伏在茶几上枕了头。家树道：“我怎么不回来？我还有许多事都没有料理哩。而且我今天晚上走，什么东西也不带，怎么不回来呢？”说着，便在身上掏出那张电报纸来，因道：“你看看，我母亲病了，我怎能……”凤喜站起来，按住他的手，向着他微笑道：“难道我还疑心你不成，你不要我，干脆不来就是了，谁也不能找到陶宅去挨上几棍子；可是我心里慌得很，怎么办？”于是就牵了他一只手按在胸前，果然隔着衣服，兀自感觉到心里卜突卜突乱跳。家树便携着凤喜的手到屋子里去，软语低声的安慰了一顿；又说关寿峰这人，古道热肠，是个难得的老人家，回头我到那里去辞行，我就拜托拜托

他常来看看你们，你们有什么事要找他帮忙，我知道他准不会推辞。凤喜道：“你留下这些钱，大家有吃有喝，我想不会有什么事。和人家不大熟，就别去麻烦人家了。”家树道：“这也不过备而不用的一着棋罢了。谁又知道什么时候有事，什么时候没事呢？”凤喜点点头，家树把各事都已安排妥当了，就是还有几句话，要和沈三玄说，恰是他又上天桥茶馆去了，只得下午再来一趟。在沈家坐了一会，就到几个学友寓所告别；然后到关寿峰家来。

这时见寿峰光了脊梁，紧紧的束着一根板带在腰里。他挺直着一站，站在院子当中，将那只筋纹乱鼓着的右胳膊，伸了出去。秀姑也穿了紧身衣服，把父亲那只胳膊当了杠子盘。四周屋檐下，男男女女，站了一周，都笑笑嘻嘻地望着。秀姑正把一只脚勾住了她父亲的胳膊，一脚虚悬，两脚张开，做了一个飞燕投林的势子。她头朝着下倒着背向上一翻，才看见了家树，卜的一声，一脚落地，人向上一站，笑道：“哟！客来了，我们全不知道。”寿峰一回转身来，连忙笑着点头，在柱上抓住挂的衣服穿了，因道：“这后门鼓楼下茶铺子里，咱们又凑付了一个小局面，天天玩儿，他们哥儿们，要瞧瞧我爷儿俩的玩艺儿。今天在家里，也是闲着，一高兴，就在院子里耍上了。”那些院子里的人，见寿峰来了客，各自散了。寿峰将家树让到屋子里，笑道：“老弟台我很惦记你。你不来，我又不便去看你。今天你怎么有工夫来了？今天咱们得来上两壶。”家树道：“照理我是应该奉陪，可是来不及了。”于是把今天要走的话说了一遍，寿峰道：“这是你的孝心，为人儿女的，当这么着。可是咱们这一份交情，就让你白来辞一辞行，有点儿说不过去。”家树道：“大叔是个洒脱人，难道还拘那些俗套？”一句未了，秀姑已经换了一身衣服出来，便笑问道：“樊先生这一去，还来不来呢？”家树道：“来的。大概三个月以内，就回来的。因为我在北京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完呢。”秀姑道：“是呀！令亲那边，不全得你自家照应吗？”她说着这话时，就向家树偷看了一眼，手上可是拿了茶壶，预备去泡茶。家树摇手道：“不必费事了。我今天忙得很，不能久坐了。三个月后，再见吧。”说着起身告辞，秀姑也只说得一声再见。寿峰却握了他的手，缓步而行，一直送到胡同口上，家树站住了。对寿峰道：“大叔！我有一件事要重托你。”关寿峰将他的手握着手摇了几下，注视着道：“小兄弟！你说吧。我虽上了两岁年纪，若说遇到大事，我还能出一身汗，你有什么事交给我就是了。办得到，办不到，那是另外一句话，但是我决不省一分力量。”家树顿了一顿，笑道：“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事，只是舍亲那边，一个是小孩子，她的上人，又不大懂事。我去之后，说不定他们会有要人帮忙的时候。”寿峰道：“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有事只管来找我，他要是二更天来找我，我若是四更天才去，我算不是咱们武圣人后代子孙。”家树连忙笑道：“大叔言重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请回府吧。我们三个月后见。”寿峰微笑了一笑，握了一握手，自回去了。

家树坐了车子，二次又到大喜胡同来。这时，沈三玄还没回来，凤喜母女倒是没有以先那样失魂落魄的。家树道：“我的行李箱子，全没有捡，坐了一会，就要回去的。你们想想，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凤喜道：“什么话也没有，只是望你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家树道：“怎么这些个快回来？”凤喜道：“这就多吗？我恨不得说上一千句哩。”家树和沈大娘都笑起来了。沈大娘道：“我本想给大爷饯行的，大爷既是要回去收拾行李，我去买一点切面，煮一碗来当点心吧。”家树点头说了一句也好，于是沈大

娘走了。屋子里，只剩凤喜和家树两个人。家树默然，凤喜也默然。院子里槐树，这时候丛丛绿叶，长得密密层层的了。太阳虽然正午，那阳光射不过树叶，树叶下更显得凉阴阴地，屋子里却平添了一种凄凉况味似的。四周都岑寂了，只远远的有几处新蝉之声，喳喳的送了来。家树望了窗户上道：“你看这窗格子上，新糊了一层绿纱，屋子更显得绿阴阴的了。”凤喜抿嘴一笑道：“你又露了怯了。冷布怎么叫着绿纱呢？纱有那么贱，只卖几个子儿一尺。”家树道：“究竟是纱，不过你们叫做冷布罢了。这东西很像做帐子的珍珠罗，夏天糊窗户真好，南方不多见，我倒要带一些到南方去送人。”凤喜笑道：“别缺德！人家知道了，让人笑掉牙。”家树也不去答复她这句话。见她小画案上花瓶里插着几枝石榴花，有点歪斜，便给她整理好了，又偏着头看了一看。凤喜道：“你都要走了，就只这一会子，光阴多宝贵。你有什么话要吩咐我的没有？若是有的，也该说出来呀。”家树笑道：“真奇怪！我却有好些话要说，可是又不知道说哪一种话好。要不，你来问我吧？你问我一句，我答应一句。”凤喜于是偏着头，用牙咬了下唇，凝眸想了一想，突然问道：“三个月内，你准能回来吗？”家树道：“我以为你想了半天，想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原来还是这个，我不是早说了吗？”凤喜笑道：“我也是想不起有什么话问你。”家树笑道：“不必问了，实在我们都是心理作用，并没有什么话要说，所以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正说着话，偶然看到壁上挂了一支洞箫，便道：“几时你又学会了吹的了？”凤喜道：“我不会吹。上次我听到你说，你会吹，我想我弹着唱着，你吹着，你一听是个乐子，所以我买了一支箫一支笛子在这里预备着。要不，今天我们就试试看，先乐他一乐好吗？”家树道：“我心里乱得很，恐怕吹不上。”凤喜道：“那么，我弹一段给你送行吧。”家树接了母亲临危的电报，心里一点乐趣没有，哪有心听曲子。凤喜年轻，一味的只知道取自己欢心，哪里知道自己的意思。但是要不让她唱，彼此马上就分别了，又怕扫了她的面子，便点了点头。凤喜将壁上的月琴，抱在怀里，先试着拨了一拨弦子，然后笑问道：“你爱四季相思，还是来这个吧。”家树道：“这个让我回来的那天再唱，那才有意思。你有什么悲哀一点的调子，给我唱一个？”凤喜头一偏道：“干吗？”家树道：“我正想着我的母亲。要唱悲哀些的，我才听得进耳。”凤喜道：“好！我今天都依你，我给你弹一段《马鞍山》的反二簧吧，可是我不会唱。”家树道：“光弹就好。”于是凤喜斜侧了身子，将伯牙哭子期的一段反调，缓缓的弹完。家树一声不言语的听着，最后点了点头，凤喜见他很有兴会的样子，便道：“你爱听，索性把《霸王别姬》那四句歌儿，弹给你听一听吧，你瞧怎么样？”家树心里一动，便道：“这个调子……但是我以前没听到你说过，你几时学会的？”凤喜道：“这很容易呀。归里包堆，只有四句，我叔叔说，戏台上唱这个，不用胡琴，就是月琴和三弦了，我早会了。”说时，她也不等家树再说什么，一高兴，就把项羽的《垓下歌》弹了起来。家树听了一遍，点点头道：“很好。我不料你会这个，再来一段。”凤喜脸望着家树，怀里抱了月琴，十指齐动，只管弹着。家树向来喜欢听这出戏，歌的腔味，也曾揣摩，就情不自禁的，合着月琴唱起来。只唱得第三句“骓不逝兮可奈何”，一个何字未完，只听得“砵”的一声，月琴弦子断了。凤喜“哎呀”了一声，抱着月琴望着人发了呆。家树笑道：“你本来把弦子上得太紧了，不要紧的，我是什么也不忌讳的。”凤喜勉强站起来笑道：“真不凑巧了。”说着话，将月琴挂在壁上，她转过脸来时，脸儿通红了。家树虽然是

个新人物，然而遇到这种兆头，究竟也未免有点芥蒂，也愣住了。两人正在无法转圜的时候，又听得院子外当啷一声，好像打碎了一样东西，正是让人不快之上又加不快了。院外又是什么不好的兆头呢？下回交代。

第九回 星野送归车风前搔鬓 歌场寻俗客雾里看花

却说凤喜在屋中弹月琴给家树送行，“碰”的一声，弦子断了，两人都发着愣。不先不后，偏是院子里又当啷一声，像砸了什么东西似的。凤喜吓了一跳，连忙就跑到院子里来看是什么；只见厨房门口，洒了一地的面汤，沈大娘手上正拿了一些瓷片，扔到秽土筐子里去。她见凤喜出来，伸了一伸舌头，向屋子里指了一指，又摇了摇手，凤喜跑近一步，因悄悄的问道：“你是怎么了？”沈大娘道：“我做好了面刚要端到屋子里去，一滑手，就落在地下打碎了。不要紧，我作了三碗，我不吃，端两碗进去，你陪他吃去吧。”凤喜也觉得这事，未免太凑巧。无论家树忌讳不忌讳，总是不让他知道的好。因站在院子里高声道：“又吓了我一下，死倒土的没事干，把破花盆子扔着玩呢。”家树对这事，也没留心，不去问她真假，让凤喜陪着吃过了面，就有三点多钟了，因道：“时候不早了，我要回去了。”凤喜听了这话，望着他默然不语。家树执着她的手，一掌托着，一掌去抚摩她的手背，微笑道：“你只管放心，无论如何，两个月内，我一准回来的。”凤喜依然不语，低了头，左手抽了肋下的手绢，只左右擦着两眼。家树道：“何必如此。不过六七个礼拜，说过也就过去了。”说着话，携着凤喜的手，向院子外走。沈大娘也跟在后面，扯起大围襟来，在眼睛皮上不住的擦着。三人都默然，缓缓的走出大门，家树掉转身来，向着凤喜道：“我的话都说完了。你只紧紧的记上一句，好好念书。”凤喜道：“这个你放心，我不念书，整天在家里也是闲着，我干什么呢？”家树又向沈大娘道：“您老人家，用不着叮嘱，三叔偏是一天都没回来，我的话，都请你转告就是了。”沈大娘道：“您放心，他天天只要有喝有抽，也没有什么麻烦的。”家树向着凤喜，呆立了许久，然后握了一握她的手道：“走了，你自己珍重点吧！”说毕，转身就走。凤喜靠着门站定，等家树走过了几家门户，然后嚷道：“你记着，到了杭州，就给我来信。”家树回转身来，点了点头，又道：“你们进去吧。”凤喜和沈大娘只点了点头，依然的站着。家树缓缓的走出了胡同口，回头望不见了她们，这才雇了人力车到陶宅来。

伯和夫妇已经买了许多东西，送到他房里，桌上却另摆着两个锦边的玻璃盒子，由玻璃外向内看，里面是红绸里子，上面用红丝线拦着几条人参。家树正待说表哥怎么这样破费，却见一个盒子里，参上放着一张小小的名片，正是何丽娜。那名片还有紫色水钢笔写的字，于是打开盒子，将名片拿出来一看，上面写道：“闻君回杭探伯母之疾，吉人天相，谅占勿药。兹送上关东人参两盒，为伯母寿，祖饯谅已不及，晚间当至车站恭送。”家树将名片看完了，自言自语道：“这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听说她每日都是睡到一两点钟起来的人，这些事情，她怎么知道了，而且还赶着送了礼来。只在这一点上看来，也就觉得人情很重了。”正这般道着。何丽娜却又打了电话来。在电话里说是赶不及饯行，真对不住，晚上再到车站来送。说的话，也还是名片上写下的两件事；家树也无别话可说，只是道谢而已。通车是八点多钟开。伯和催着提前开了晚饭，就吩咐听差，将行李送上汽车去。正在这时，何丽娜笑着一直走进来，后面跟了汽车夫，又提着一个蒲包。陶太太笑道：“看这样子，又是二批礼物到了。”家树便道：“先前那种厚赐，已经是不敢当，怎么又送了来了？”何丽娜笑道：“这个可不敢说是礼。津浦车我是坐过多次的，除了梨没有别的好水果，顺便带了这一点来，以破长途的寂寞。”

伯和是始终不离开那半截雪茄的。这时他嘴里衔着烟，正背了两手在走廊上踱着，头上已经戴了帽子，正是要等家树一路出门。他听了何丽娜的话，突然由屋子外跑了进来，笑道：“密斯何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大发明，水果可以破岑寂？”何丽娜一弯腰，在地板上捡起半截雪茄笑道：“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陶先生嘴里的烟，会落到地上。”陶太太道：“不要说笑话了，钟点快到了，快上车吧。车票早买好了，不要误了车，白扔掉几十块钱。”家树也是不敢耽误，于是四人一齐走出大门来。伯和夫妇，还是自己坐了一辆车；家树却坐在何丽娜的车子上。家树道：“我回来的时候，要把什么东西送你才好哩？你的人情太重了。”何丽娜笑道：“怎么你也说这话，说得我倒怪寒蠢的。你府上在杭州什么地方，请你告诉我，我好写信去问老伯母的好。”家树道：“到了杭州，我自会写信来的。在信上告诉你通信地点吧。”何丽娜道：“设若你不写信来呢？”家树道：“你难道不能去问伯和吗？”何丽娜道：“我不愿意问他们。”说着就在手提小包里，拿出一个小日记本子来，又取下衣襟上的自来水笔，然后向着家树微微一笑道：“你先考量考量，是什么地方通信好。”家树道：“朋友通信，要什么紧！”于是把自己家里所在，告诉她了，何丽娜将大腿拱起来，短旗袍缩了上去，将芽黄丝袜子紧蒙着的一对膝盖，露了出来，就将日记本子按在膝上，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儿的写着。写完了，将自来水笔筒好，点着念了一遍，笑问家树道：“对吗？”家树道：“写这几个字，哪里还有错误之理，你这人未免太慎重了。”何丽娜笑道：“你不批评荒唐，倒批评我太慎重，这是我出于意料以外的事呀。”说着将自来水笔和日记本子，一齐收在小皮包里了，然后对家树道：“这话不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纳闷去。”家树随便点了点头，未曾答应什么。汽车到了车站，何丽娜给他提着小皮包一路走进站去。伯和夫妇，已经在头等车房里等候了。到了车上，陶太太对家树道：“今天你的机会好，头等座客人很少，你一个人可以住下这间车厢了。”伯和笑道：“在车上要坐两天，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还觉得怪闷的。”陶太太将鞋尖，向摆在车板上的水果蒲包，轻轻踢了两下，笑道：“那要什么紧，有这个东西，可以打破长途的岑寂呢。”这一说，大家又乐了。何丽娜笑道：“陶太太！你记着吧，往后别当着我说话；要说错了，我可要捞你的后腿哩。”陶太太笑道：“是的，总有那一天；若是不捞住后腿，怎么向墙外一扔呢。”何丽娜还不懂这话，怔怔的向陶太太望着。陶太太笑道：“这是一个俗语典故，你不懂吗？就叫进了房，扔过墙。”家树听了这话，觉得她这言语，未免太显露一点。正怕何丽娜要生气，但是她倒笑嘻嘻的，伸着手在陶太太肩上，轻轻拍了一下。这车厢里放了两件行李，又有四个人，就嫌着挤窄。家树道：“快开车了，诸位请回吧。”陶太太就对伯和丢了一个眼色，微笑道：“我们先走一步，怎么样？”伯和便向家树叮嘱了几句好好照应姑母病的话，到了家，就写信来，然后就下车。何丽娜在过道上，靠了窗户站住，默然不语。家树只得对她道：“密斯何！也请回吧。”何丽娜道：“我没有事。”说着这三个字，依然未动。伯和夫妇，已经由月台上走了。家树因她未走，就请她到车厢里来坐。她手拿着那小皮包，只管抚弄，家树也不便再催她下车，就搭讪着去整理行李。忽然月台上当当的打着开车铃了，何丽娜却打开小皮包来，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笑道：“我还有一样东西送你。”递着东西过来时，脸上也不免微微的有点红晕，家树接过来一看，却是她的一张四寸半身相片。看了一眼，便捧着拱了一拱手道声谢谢，何丽娜已是走出车房门，不及听了。家

树打开窗子，见她站在月台上，便道：“现在可以请回去了。”何丽娜道：“既然快开车，何以不等着开车再走呢。”说着话时，火车已缓缓地移动。何丽娜还跟着火车急走了两步，笑道：“到了就请来信，别忘了，别忘了。”她一只右手，早举着一块粉红绸手绢，在空中招展。家树凭了窗子，渐渐的和何丽娜离远，最后是人影混乱了，看不清楚，这才坐下来。他将她递的一张相片，仔细看了看；觉得这相片，比人还端庄些。纸张光滑无痕，当然是新照得的了。于此倒也见得她为人与用心了。满腹为着母亲病重的烦恼，有了何丽娜从中一周旋，倒解去烦闷不少。

车子开着，查过了票，茶房张罗过去了，拉拢房门，一人正自出神。忽听得门外有人说道：“你找姓樊的不是？这屋子里倒是个姓樊的。”家树很纳闷，在车上有谁来找我。随手将门拉开，只见关寿峰和着秀姑，正在和茶房说话，便说道：“是关大叔！你们坐车到哪里去？”于是将他二人引进房来。寿峰笑道：“我们哪里也不去，是来送行的。”家树道：“大概是在车上找我不着，车子开了，把你带走的。补了票没有？”寿峰连连摇手道：“不是不是，我们原不打算来送行，自你打我舍下去了之后，我就找了我一个关外新拜门的徒弟，和他要了一支参来，这东西虽然没有玻璃盒子装着，倒是道地货，我特意送到车站，请你带回去给老太太泡水喝；可是一进站，就瞧见有贵客在这儿送行，我们爷儿俩，可不敢露面。买了到丰台的票，先在三等车上等着，让开了车，我再来找你。”说着话时，他将腋下夹着的一个蓝布小包袱打开，里面是个人家装线袜的旧纸盒子。打开盒子，里面铺着干净棉絮，上面也放着两支整齐的人参，比何丽娜送的还好。家树道：“大叔！你这未免太客气了。让我心里不安！”寿峰道：“不瞒你说，叫我拿钱去买这个，我没有那大力量。我那徒弟，就是在吉林采参的；我向来不开口和徒弟要东西，这次我可对他说明，要送一个人情，叫他务必给我找两支好的；我就是怕他身边没有，要不，白天我就对你明说了。”家树道：“既不是大叔破费买来的，我这就拜领了；只是不敢当大叔和大姑娘还送到丰台。”寿峰笑道：“这算不了什么？我爷儿俩，今夜在丰台小店里睡上一宿，明天早上慢慢蹣跚进城，也是个乐事。”他虽这样说，家树觉着这老人的意思，实在诚恳，口里连说感激感激，寿峰笑道：“这一点子事，都得说上许多感激，那我关老寿一生，也不知道要感激人家多少呐。”家树道：“大叔来倒罢了，怎好又让大姑娘也出一趟小小的门。”秀姑自见面后，一句话也不曾说，这才对家树微微一笑。寿峰道：“老弟咱们用不着客气。”说话火车将到丰台，寿峰又道：“你白天说，有令亲的事，要我照顾，我瞧你想说又怕说，话没有说出来，你尽管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家树顿一顿接上又是一笑，寿峰道：“有什么意思，只管说，我办得到，当面答应下了，让您好放心；办不到，我也直说，咱们或者也有个商量。”家树又低头想了想，笑道：“实在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您二位无事，可以常到那边坐坐；他们真有事，就会请教了。”寿峰还要问时，秀姑就道：“好！就是那么着吧。你瞧外面，到了丰台了。”大家向外看时，一排一排的电灯，在半空里向车后移去；灯光下，已看到站台。寿峰说了一声再会，就下了车。家树也出了车房，送到车门口，见他父女二人立在露天里，电灯光下，晚风一阵阵吹动他们的衣服角，他们也不知道晚凉，呆呆的望着这边。寿峰这老头子，却抬起一只手来，不住的抓着耳朵边短发，彼此对着呆立一会，在微笑与点头的当儿，火车已缓缓展动出了站。寿峰父女，望不见了火车，然后才出站去，找了一家小客

店住下。第二天，起了个早，就走向北京来。过了两天，便叫秀姑到沈家去了一趟；沈家倒待她很好，留着吃饭，才让她回家。秀姑对父亲说：“他们家，一共只三口子人，一个叔叔，是整天的不回家；家里就是娘儿俩；瞧着去，姑娘上学，娘在家里做活，日子过得很顺遂的，大概没什么事。”寿峰听说人家家里面只有娘儿俩，去了也觉着不便。过一个礼拜，就让秀姑去探望她们一次。后来接到家树由杭州寄来的回音，说是母亲并没大病，在家里料理一点事务，就会北上的。寿峰听到这话，更认为照应沈家一事，无关重要了。

有一天秀姑又从沈家回来，对寿峰道：“你猜沈姑娘那个叔叔是谁吧？今天可让咱碰着了。瞧他那大年纪，可不说人话。”寿峰道：“据你看是个怎样的人？”秀姑哼了一声道：“他烧了灰，我也认识。不就是在天桥唱大鼓的沈三玄吗？”寿峰道：“不能吧，樊先生会和这种人结亲戚。”秀姑道：“一点也不会假。他今天回来，醉得像烂泥似的，他可不知道我在他们姑娘屋子里，一进门就骂上了。他说：‘姓樊的太不懂事，娘也有钱，女也有钱，怎么就不给我的钱。咱们姑娘吃他一点，喝他一点，就这样给他，没那么便宜事。他家在南方，知道他家里是怎么回事；咱们姑娘，说不定是给他做二房做三房，要不，他会找媳妇找到唱大鼓的家里来？既是那么着，咱们就得卖一注子钱。我沈三玄混了半辈子，找着有钱的主儿了，我还不应该捞几文吗？’她母女俩听了这话，真急了，都跑了出去说是有客，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客要什么紧，还能饿肚子不吃饭吗？她也要吃饭，咱们闹吃饭的事，就不算冲犯着她。”寿峰手上，正拿着三个小白铜球儿，挪搓着消遣，听了这话，三个铜球，在右掌心里，得儿叮当，得儿叮当，转着乱响。左手捏着一个大拳头举起来，瞪了眼向秀姑道：“这小子别撞着我。”

秀姑笑道：“你干吗对我生这么大气？我又没骂人。”寿峰这才把一只举了拳头的手，缓缓放下来，因问道：“后来他还说什么了？”

秀姑道：“我瞧着她娘儿俩怪为难的，当时我就告辞回来了。我想这姑娘，一定是唱大鼓书的。她屋子里，都挂着月琴三弦子呢。”寿峰听了，昂着头只管想，手心里三个白铜球，转的是更忙更响了。自言自语的道：“樊先生这人，我是知道的，倒不会知道什么贫贱富贵；可是不应该到唱大鼓书的里面去找人。再说，还是这位沈三玄的贤侄女，这位姑娘长得美不美呢？”秀姑道：“美是美极了。人是挺活泼，说话也挺伶俐，她把女学生的衣服一穿，真不会想到她是打天桥来的。”寿峰点点头道：“是了。算樊先生在草棵里捡到这样一颗夜明珠，怪不得再三的说让我给她们照应一点。大概也是怕会出什么毛病，所以一再的托着我，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既是这么着，我明天就去找沈三玄，教训他一顿。”秀姑道：“不是我说你，你心眼儿太直一点。随便怎么着，人家总是亲戚，你的言语又不会客气，把姓沈的得罪了，姓樊的未必会说你一声好儿；他又没作出对不住姓樊的什么事，不过言语重一点，你只当我没告诉你，就完了。”寿峰虽觉得女儿的话不错，但是心里头，总觉得好不舒服。

当天憋了一天的闷气，到了第二日，吃过午饭，实在憋不住了，身上揣了一些零钱，瞒着秀姑，就上天桥来。自己在各处露天街上转了一周，那些唱大鼓的芦席棚里，都望了一望，并不见沈三玄，心想这要找到什么时候？便走到从前武术会喝水的那家天一轩茶馆子里来。只一进门，伙计先叫道：“关大叔！咱们短见，今天什么风吹了来？”寿峰道：“有事上天桥来找个

人，顺便来瞧瞧朋友。”后面一些练把式的青年，都扔了家伙，全拥出来，将他围着坐在一张桌子上，又递烟，又倒茶，忙个不了。有的说：“难得大叔来的，今天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寿峰道：“不行，我今儿要找个人，这个人若找不着，什么事也干得无味。”大家知道他脾气，就问他要找谁？寿峰说是找沈三玄。有知道的，便道：“大叔！你这样一个好人，干吗要找这种混蛋去？”寿峰道：“我就是为了他不成人，我才来找他的。”那人便问：“是在什么地方找他？”寿峰说是大鼓书棚，那人笑道：“现在不是从前的沈三玄了。他不靠卖手艺了，不过他倒常爱上落子馆找朋友。你要找他，倒不如上落子馆去瞧瞧。”寿峰听了这话，立刻站起来，对大家道：“咱们改日会。”说毕，就向外走。有人道：“你别忙呀，你知道上哪一家呢？我在群乐门口，碰到过他两回，你上那儿试试看。”寿峰已经走到了老远，便点点头，不多的路，便是群乐书馆，站在门口，倒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办。在天桥这地方，虽然盘桓过许多日子，但是这大鼓书馆，向来不曾进去过。今天为了人家的事，倒要破这个例，进去要怎样的应付，可别让人笑话。正在犹豫着，却见两个穿绸衣的青年，浑身香扑扑的，一推进去；心想有个作样子的在先，就跟着进去吧。接上一推门，便有一阵丝弦鼓板之声，送入耳来。迎面乃是一方板壁，上面也涂了一些绿漆，算是屏风。转过屏风去，见正面是一座木架支的小台，正中摆了桌案，一个弹三弦子，两个拉胡琴的汉子，围着两面坐了；右边摆了一个小鼓架，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油头粉面，穿着一身绸衣，站在那里打着鼓板唱书。执着鼓条子的手，一举一落，明晃晃的带了一只手表，又是两个金戒指，台后面左右放着两排板凳，大大小小，胖胖瘦瘦，坐着七八个女子，都是穿得像花蝴蝶儿似的。寿峰一见，就觉得有点不顺眼；待要转身出去，就有一个穿灰布长衫人，一手拿了茶壶，一手拿了一个茶杯，向面前桌上一放，和寿峰翻了眼道：“就在这里坐怎么样？”寿峰心想，这小子瞧我像不是花钱的，也翻着眼向他一哼。坐下来看时，这里是一所大敞厅，四面都是木板子围着，中间有两条长桌，有两丈多长，是直摆着，桌子下，一边一条长板凳。靠了板壁，另有几张小桌子，向台横列。各桌上，一共也不过十来个听书的，倒都也衣服华丽。自己所坐的地方，乃是长桌的中间，邻座坐着一个穿军服的黑汉子，帽子和一根细竹鞭子放在桌上，一只脚架在凳上，露出他那长腰漆黑光亮的大马靴来。他手指里夹着半支烟卷，也不抽一口，却只管向着台上，不住的叫着好。台上那个女子唱完了，又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手里拿了个小藤簸箕，向各人面前讨钱。寿峰看时，可有扔几个铜子的，也有扔一两张铜子票的。寿峰一想，这也不见怎样阔，就瞧我姓关的花不起吗？收钱的到了面前，一伸手，就向簸箕里丢了二十枚铜子，收钱的人笑也不笑一笑，转身去了。只在这时，走进来一个黑麻子，穿了纺绸长衫纱马褂，戴了巴拿马草帽，只一进门，台上的姑娘，台下的伙计，全望着他。先前那个送茶壶的，早是远远的一个深鞠躬，笑道：“二爷！你刚来。”便在旁边桌子下，抽出一块蓝布垫子，放在一张小桌边的椅子上，笑着点头道：“二爷！你这儿坐。给你泡一壶龙井好吗？天气热了，清淡一点儿的，倒是去心火。”那二爷欲理不理的样子，只把头随了点一点，随手将帽子交给那人，一屁股就在椅子上坐下。两只粗胳膊向桌上一伏，一双肉眼，就向台上那些姑娘瞅着一笑。寿峰看在眼里，心里只管冷笑。本来在这里找不到沈三玄，就打算要走；现在见这个二爷进门，这一种威风，倒大可看一看。于是又坐着喝了两杯茶，出了两回钱。这时就有个矮胖子，

一件蓝布大褂的袖子，直罩过手指头，轻轻悄悄的走到那个邻座的军人面前，由衫袖笼里，伸出一柄长折扇来。他将那折扇打开，伸到军人面前，笑着轻轻的道：“你不点一出？”寿峰偷眼看那扇子上，写了铜子儿大的字。三字一句，四字一句，都是些书曲名：如《宋江杀惜》、《长坂坡》之类。心里这就明白，鼓儿词上，常常闹些舞衫歌扇，歌扇这名堂，倒是有的。那军人却没有看那扇子，向那人翻了眼一望道：“忙什么！”那人便笑着答应一个是字，然后转身直奔那二爷桌上。他俯着身子，就着二爷耳朵边，也不知道咕哝了一些什么，随后那人笑着去了。台上一个黄脸瘦子，走到台口，眼睛向着二爷说道：“红宝姑娘唱过去了，没有她的什么事，让她休息休息；现在特烦翠兰姑娘，唱她的拿手好曲子《二姐姐逛庙》。”未了的两句，将声音特别的提高。他说完退下去，就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站在台口，倒有几分姿色：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滴溜溜的转着眼珠子，四面看人。她拿着鼓条子，先合着胡琴三弦，奏了一套军鼓军号，然后才唱起来。唱完了，收钱的照例收钱；收到那二爷面前，只见掏了一块现洋钱当的一声，扔在藤簸箕里。寿峰一见，这才明白，怪不得他们这样欢迎，是个花大钱的。那个收钱的笑着道：“二爷还点几个，让翠兰接着唱下去吧。”二爷点了一点头，收钱以后，那翠兰姑娘接着上台。这次她唱的极短，还不到十分钟的工夫，就完了事。收钱的时候，那二爷又是掏出一块现洋，丢了出去。寿峰等了许久，不见沈三玄来，料是他并不一准到这儿来的，在这里老等着，听是听不出什么意味，看又看不入眼，怪不舒服的；因此站起来就向外走。书场上见这么一个老头子，进来就坐，起身便去，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都望着他，寿峰一点也不为意，只管走他的。

走不了多少路，遇到了一个玩把式的朋友，他便问道：“大叔！你找着沈三玄了吗？”寿峰道：“别提了。我在群乐馆子里坐了很久，我真生气。老在那儿待着吧，知道来不来？到别家去找吧，那是让我这糟老头子多现一处眼。”那人道：“没有找着吗？你瞧那不是。”说着他用手向前一指。寿峰跟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只见沈三玄手上拿了一根短棍子，棍子上站着一只鸟，晃着两只膀子，他有一步没一步的，慢慢走了过来。寿峰一见，就觉得有气。口里哼着道：“瞧你这块骨头，只吃了三天饱饭，就讲究玩个鸟儿。迎了上去，老远的就喝了一声道：“呔！沈三玄！你抖起来了。”关寿峰在天桥茶馆子里练把式的时候，很有个名儿；沈三玄又到茶馆子门口弹过弦子的，所以他认识寿峰；平空让他喝了一声，很不高兴；但是知道这老头子很有几分力量，不敢惹他，便远远的蹲了一蹲身子，笑道：“大叔！你好，咱们短见。”寿峰见他这样一客气，不免心里先软化了一半。因道：“我有什么好，你现在找了一门作官的亲戚，你算好了。”沈三玄笑道：“你怎么也知道了。咱们好久没谈过，找个地方喝一壶儿好不好？”寿峰翻了眼睛望着他道：“怎么着，你请我，喝酒还是喝茶呢？”沈三玄道：“既然是请大叔，当然是喝酒。”寿峰道：“我倒是爱喝几杯，可是要你请，两个酒鬼到一处，人家会疑心我混你的酒喝，往南有蹿马的，咱们到那里喝碗水，看他们跑两趟。”沈三玄一见寿峰撇着胡子说话，不敢不依，穿过两条地摊，沿路一列席棚茶馆，人都满了，道外一条宽土沟，太阳光里，浮尘拥起，有几个人骑着马来往的飞跑。土沟那边，一大群小孩子随着来往的马，过去一匹，嚷上一阵。沈三玄心想：这有什么意思？但是看看寿峰倒现出笑嘻嘻的样子来，似乎很得劲，只得就在附近一家小茶馆，拣了一副沿门向外的座头坐下。喝着茶，

沈三玄才慢慢的问道：“大叔！你怎么知道我攀了一门子好亲？”寿峰道：“怎么不知道，我闺女还到你府上去过好几次呢。”沈三玄道：“呵呀！她们老说有个关家姑娘来串门子，我说是谁，原来是你的大姑娘。我一点不知道，你别见怪。”寿峰道：“谁来管这些闲帐，我老实对你说，我今天上天桥，就是来找你来了。我听说你嫌姓樊的没有给你钱，你要捣乱；我不知道就得，我知道了，你可别胡来。姓樊的临走，他可拜托了我，给他照料家事。他的事就像我的事一样，你要胡来，我关老头子不是好惹的。”沈三玄劈头受了他这乌大盖，又不知道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便笑道：“没有的话，我从前一天不得一天过，恨不得都要了饭了，而今吃喝穿全不愁，不都是姓樊的好处吗？我怎么能使坏，难道我倒不愿吃饱饭吗？”说着就给寿峰斟茶，一味的恭维。寿峰让他一陪小心，先就生不起气来，加上他说的话，也很有理，并不勉强，气就全消了。因道：“但愿你知道好了。我是姓樊的朋友，何必要多你们亲戚的事。”沈三玄道：“那也没关系。你就是个仗义的老前辈，不认识的人，你见他受了委屈，都得打个抱不平儿，何况是朋友，又在至好呢。”说着话时，只见那土沟里两个人骑着两匹没有鞍子的马，八只蹄子，蹴着那地下的浮土，如烟窗里的浓烟一般，向上飞腾起来；马就在这浮烟里面，浮着上面的身子，飞一般的过去。寿峰只望着那两匹马出神，沈三玄说些什么，他都未曾听到。沈三玄见寿峰不理睬这件事了，就也不向下说。等寿峰看得出神了，便道：“大叔！我还有事，不能奉陪，先走一步，行不行？”寿峰道：“你请便吧。”沈三玄巴不得一声，会了茶帐，就悄悄的离开了这茶馆。他手上拿棍子，举着一只小鸟，只低着头想：这老头子那个点得着火的脾气，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巴巴的来找我。幸而我三言两语，把他糊过去了，要不然，今天就得挨揍，正想到这里，棍子上那小鸟，噗嗤一声，向脸上一扑。自己突然吃了一惊，定睛看时，却是从前同场中的一个朋友，那人先笑道：“沈三哥！听说你现在攀了个好亲戚！抖起来了。怎么老瞧不见你？”沈三玄笑道：“你还说我抖起来了，你瞧你这一身衣服，穿得比我阔啊。”原来那人正穿的是纺绸长衫，纱马褂，拿着尺许长的檀香折扇，不像是个书场上人了。那人道：“老朋友难得遇见的，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好吗？”沈三玄连说可以。于是二人找了一家小酒馆，去吃喝着谈起来。二人不谈则已，一谈之下，就把沈家事，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要知道谈的什么，下回交代。

第十回 狼子攀龙贪财翻妙舌 兰闺藏凤炫富蓄机心

却说沈三玄在路上遇着一个阔朋友，二人同到酒店，便吃喝起来。原来那人叫黄鹤声，也是个弹三弦子的。因为他跟着的那个姑娘嫁了一个师长做姨太太，他就托了那位姑娘说情，在师长面前，当了一名副官。因他为人有些小聪明，遂不断的和姨太太买东西，中饱的款子不少，也就发了小财了。当时黄鹤声多喝了几杯酒，又不免把自己得意的事，夸耀了几句。沈三玄听在心里，也不愿丢面子，因道：“我虽没有你的事情好，可是也凑付着过得去。我那侄姑娘，你也见过的。现在找着一个有钱的主儿，我们一家子，现在都算吃她的。”于是把大概的情形，说了一遍，因又道：“你要是得空，可以到我们那里去瞧瞧。”黄鹤声也就笑道：“朋友都乐意朋友好的，我得去瞧瞧。”两人说着话，便已酒醉饭饱。黄鹤声也不待沈三玄谦逊，先就在身上掏出一个皮夹子，拿出一大卷钞票，由钞票内抽出一张十元的，给了店伙去付酒饭帐，找了钱来，他随手就付了一块钱的小费，然后大摇大摆，走出门去。看到人力车停在路边，一脚跨上去，坐着车便走了。沈三玄看着，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到了家里，直奔入房，见着沈大娘便问道：“大嫂！你猜到我们家来的那关家姑娘是谁吧？她就是天桥教把式关老头子的闺女。我在街上见着了那老头子，就会害怕，你干吗把他闺女望家里引？这老头子，有人说他是强盗出身，我瞧就像。你瞧着吧，总有一天，他要吃卫生丸的。”沈大娘道：“哪个练把式的老头子，我不认识，你干吗好好儿的骂人？”沈三玄道：“天桥地方大着呢，什么人没有，你们哪里会全认得。你不知道这老头子真可恶，今天他遇着我，好好儿的教训我一顿，瞧他那意思还是姓樊的拜托他这样的，各家有各家的事，干吗要他多咱们的事？他妈的！他是什么东西。”沈大娘道：“又在哪里灌了这些个黄汤，张嘴就骂人。姓关的得罪了你，姓樊的又没得罪你，干吗又把姓樊的拉上。”沈三玄道：“那是啊！姓樊的临走，给了你几百块钱，你们哪里见过这个。就把他当了一尊佛爷了，哪里敢得罪他。就凭那几个小钱，把你娘俩的心，都卖给人家了，真是不值啊。你瞧黄鹤声大哥，而今多阔！身上整百块的揣着钞票，他不过是雅琴的师傅；雅琴做了太太就把他升了副官，凤喜和我是什么情份，我待她又怎么来着；可是，我捞着什么了？花几个零钱……”沈大娘道：“你天天用了钱，天天还要回来唠叨一顿，你侄女可没做太太，哪儿给你找副官做去。醉得不像个人样了，躺着炕上找副官做去吧。”沈大娘也懒得理他，说完自上厨房去了。沈三玄却也醉得厉害，摸进房去，果然倒到炕上躺下。

到了次日，沈三玄想起约黄鹤声今天来，便在家里候着，不曾出去。上午十一点多钟的时候，只听到门外一阵汽车响，接上就有人敲门。沈三玄倒有两个朋友是给人开汽车的，正想莫非他们来了。自己一路来开门，口里说着：“你们有事干的，干吗也学着我，到处胡串门子。”手上将门一开，只见黄鹤声手里摇着扇子，走下汽车来，一伸手拍了沈三玄的肩道：“你还是这样子省俭，怎么听差也不用一个，自己来开门？”沈三玄心里想着，我哪辈子发了财没用，怎么说出省俭两个字来了。心里如此想着，口里也就随便答应他，把黄鹤声请到屋子里，自己就忙着泡茶拿烟卷。黄鹤声用手掀了玻璃上的白纱向窗子外一看，口里说道：“小小的房子，收拾得倒很精致。”正说完这句话，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女郎剪了头发，穿着皮鞋，短短的白花纱旗袍，只好比膝盖长一点，露出一大截穿了白袜子的腿，腋下却夹了一个

书包，因回转头来问道：“老玄！你家里从哪儿来的一位女学生？”沈三玄道：“黄爷！我昨天不是告诉了你吗？这就是我那侄女姑娘。”黄鹤声笑道：“嘿！就是她。可真时髦，越长越标致了。凭她这个长相儿，要去唱大鼓书，准红的起来。这话可又说回来了，趁早儿找了个主，有吃有喝，一家都安了心，也好。”沈三玄对窗子外望了一望，然后低声说道：“安了心吗？我们这是骑了驴子翻帐本，走着瞧。你想一个当少爷的人到外面来念书，家里能给他多少钱花？头里两个月，让他东拉西扯，找几个钱。凑付着安了这个家，这也就是现在，过两个月瞧瞧，我猜就不行了。就是行，也不过是她娘儿俩的好处，我能捞着什么好处？那小子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钱没留下钱？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大嫂，每天就只给一百多铜子我花。现在铜子儿是极不值钱，一百多铜子，不过合三四毛钱，你说让我干吗好？从前没有这个姓樊的，我一天也找百十来个子儿，而今还不是一样吗？依着我，姑娘现在有两件行头了，趁着这个机会，就找家馆子露一露，也许真红起来；到那时候，随便怎样，也捞个三块两块一天，你说是不是？”黄鹤声笑道：“照你的算法，你是对了。你们那侄姑娘放着现成的女学生不做，又要去唱曲子伺候人，她肯干吗？”沈三玄道：“当女学生，瞎扯罢了。我说姓樊的那小子，自己就胡来。现在当女学生的，几个能念书念得像爷们一样，能干大事？我瞧什么也不成。念了三天书，先讲平等自由。”说到这里，他声音又低了一低道：“我这侄女自小儿就调皮，往后再一讲平等自由，她能再跟姓樊的，那才怪呢！”黄鹤声正要接话，只听到沈大娘在北屋子里嚷道：“三弟！咱们门口停着一辆汽车，是谁来了？”黄鹤声就向屋子外答道：“沈家大嫂子！是我。我还没瞧你呢！”说着话已经走出屋来，老远的连作几个揖道：“咱们住过街坊，我和老玄是多年的朋友了，你还认得我吗？”沈大娘站在北屋门口，倒愣住了。虽觉得有点面熟，可是记不起来，他究竟是姓张姓李。她正在愣着，沈三玄抢着跑了出来道：“大嫂！黄爷你怎样会记不起来？他现在可阔了。当了副官了！他们衙门里有的是汽车；只要是官，就可坐公家的汽车出来。门口的汽车，就是黄爷坐来的，你瞧见没有，那车子是真大，坐十个人，都不会嫌挤。黄大哥！你的师长大人姓什么？我又忘了。”黄鹤声便说是姓尚。沈三玄道：“对了！是有名的尚大人。雅琴姑娘，现在就是尚大人的二房，虽然是二房，可是尚大人真喜欢她，比结发的那位夫人还要好多少倍。不然，怎样就能给黄爷升了副官呢！”黄鹤声因为沈大娘不知道他最近的来历，正想把大概情形，先说了出来，现在沈三玄抢出来一介绍，自己不曾告诉她的，他都说出来了，这就用不着再说了。沈大娘这时也记起从前果然住过街坊的，便笑道：“老街坊还会见着，这是难得的事啊！请到北屋子里坐坐。”沈三玄巴不得一声，就携着黄鹤声的手，将他向北屋子里引。沈大娘说是老街坊，索兴让凤喜也出来见见。黄鹤声就近一看凤喜，心想这孩子修饰得干净点，确比小时俊秀得多。老鸦窠里会钻出一个凤凰来，怪不怪！当时坐着闲谈了一会，就告辞出门。沈三玄抢着上前来开大门，黄鹤声见沈大娘在屋子里没有出来，就执着沈三玄的手道：“你在自己屋子里，先和我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吗？”沈三玄猛然间听到，不懂他用意所在，却只管望着黄鹤声的脸。黄鹤声道：“我说的话，你没有懂吗？就是你向着我抱怨的那一番话。”沈三玄忽然醒悟过来，连道：“是了，是了，我明白了，黄爷！你看是有什么路子，提拔作小弟的，小弟一辈子忘不了。”黄鹤声牵着他的手，摇撼了几下，笑道：“碰巧也许有机会，你听信儿吧。”说毕，黄鹤声

上车而去。

原来他跟的这位尚师长，所带的军队，就驻北京西郊。他的公馆设在城里，有一部分人，也就在公馆里办事。这黄鹤声副官，就是在公馆里办事的一位副官。当时他回了公馆，恰好尚师长有事叫他，他就放下帽子和扇子，整了一整衣服，然后才到上房来见尚师长，尚师长道：“我找了半天，都没有看见你，你到……？”黄鹤声不等他把这一句问完，就笑起来道：“师长上次吩咐要找的人，今天倒是找着了。今天就是为这个出去了一趟。”尚师长道：“刘大帅这个人，眼光是非常高的，差不多的人，他可看不上眼。”黄鹤声道：“这个人准好，模样儿是不必提了。在先她是唱大鼓书的，现在又在念书，透着更文明。光提那性情儿，现在就不容易找得着。要是没有几门长处的人，也不敢给师长说。”尚师长将嘴唇上养的菱角胡子，左右拧了两下，笑道：“口说无凭，我总得先看看人。”黄鹤声道：“这容易。这人儿的三叔，和鹤声是至好的朋友。只要鹤声去和他说一说，他是无不从命，但不知师长要在什么地方看她？”尚师长道：“当然把她叫到我家里来，难道我还为了这个，找地方去等着她不成？”黄鹤声答应了两声是，心里可想着，现在人家也是良家妇女，好端端的要人家送来看，可不容易。一面想着，一面偷看尚师长的脸色，见他脸色还平常。便笑道：“若是有太太的命令，说是让她到公馆里来玩玩，她是一定来的。”原来这师长的正室现在原籍，下人所谓太太，就是指雅琴而言。尚师长道：“那倒没关系，只要她肯来，让太太陪着，在我们这儿多玩一会儿，我倒可以看个仔细。”说着，他那菱角式的胡子尖笑着向上动了两动，露出嘴里两粒黄灿灿的金牙。黄鹤声见上峰已是答应了，这事自好着手，便约好了明天下午，把人接了来。当天晚上就派人把沈三玄叫到尚宅，引了他到自己卧室里谈话。前后约谈了一个钟头，沈三玄笑得由屋子里滚将出来。黄鹤声因也要出门，就让他同坐了自己的汽车，把他送到家门口。沈三玄下了车，见自己家的大门，却是虚掩的，倒有点不高兴。推了门进去，在院子里便嚷起来道：“大嫂！你不开门，没有看见，我是坐汽车回来的。今天我算开了眼，尝了新，坐了汽车了。黄副官算待咱们不错，他这样阔了，还认识咱们，真是难得。”沈大娘道：“别现眼了，归里包堆，人家请你吃了一回馆子，坐了一趟汽车，就恨不得把人家捧上天。这要是给你百儿八十的，你没有老子，得把他认作老子看待了。”沈三玄道：“百儿八十，那不算什么。也许不止帮我百儿八十的忙呢。人家有那番好意，你娘儿俩乐意不乐意，我都不管，可是我总得说出来。就是现在这位尚师长的太太，想着瞧瞧小姊妹们，要接凤喜到她家去玩玩。明天打过两点，就派两名护兵押了汽车来接；就说人家虽是同行出身，可是现成的师长太太了。师长有多大，大概你还不大清楚；若说把前清的官一比，准是头品顶戴吧。人家派汽车来接凤喜，这面子可就大了。若是不去，可真有些对不住人。”沈大娘道：“你别瞎扯。从前咱们和雅琴就没有什么来往，这会子她做了阔太太了，倒会和咱们要好起来。我不信！”沈三玄道：“我也是这样说呀，可是今天黄副官为了这个，特意把我请去说的。假是一点儿也假不了，难得尚太太单单的念叨咱们，所以我说这交情大了，不去真对不住人。”沈大娘道：“我想雅琴未必记得起咱们，不过是黄鹤声告诉了她，她就想起咱们来了。”沈三玄道：“大嫂！你别这样提名道姓的，咱们背后叫惯了，将来当面也许不留神叫了出来的。人家有钱有势，攀交情还怕攀不上，把人家要得罪了，那可是不大方便。明天凤喜还是去不去呢？”沈大娘道：

“也不知道你的话靠得住靠不住。若是人家真派了汽车来接，那倒是不去不成；要不，人家真说咱们不识抬举。”沈三玄心下大喜，因道：“您是知情达礼的人，当然会让她去；可是咱们这位侄姑娘，可有点怯官……”他们在外面屋子说话。凤喜在屋子里，已听了一个够，便道：“别那样瞧不起人，我到过的地方，你们还没有到过呢。雅琴虽然做了太太，人还总是那个旧人，我怕什么。”沈三玄道：“只要你能去就行，我可不跟你赌嘴。”沈三玄心里又怕把话说僵了，说完了这句，就回到自己屋子里去了。

到了次日，沈三玄起了个早，可是起来早了，又没有什么事可做，他就拿了一把扫帚，在院子里扫地；沈大娘起来，开门一见，笑道：“哟！咱们家要发财了吧。三叔会起来这么早，给我扫院子。”沈三玄笑了，答道：“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天亮就醒了，老睡不着，早上闲着没有事，扫扫院子，比闲等着强。再说咱们家人少，我又光吃光喝，凤喜更是当学生了，里里外外，全得您一个人照理，我也应该给你娘儿俩帮点忙了。”说着，用手向凤喜屋子里指了一指，轻轻的道：“她起来没有？尚太太那儿，她答应准去吗？她要是不去，你可得说着她一点，咱们现在好好的作起体面人家，也该要几门子好亲好友走走。你什么事不知道，觉得我作兄弟这句话，说的对吗？”沈大娘笑道：“你这人今天一好全好，肯作事，说话也受听。”沈三玄笑道：“一个人不能糊涂一辈子，总有一天明白过来。好比就像那尚师长太太，从前唱大鼓书的时候，不见得怎样开阔，可是如今一作了师长太太，连我们这样的老穷街坊，她也记起来了，说来说去，我们这侄姑娘到底是决定了去没有？”沈大娘道：“这也没有什么决定下决定，汽车来了，让她去就是了。”沈三玄道：“让她去不成，总要她自己肯去才成呢。”沈大娘道：“唉！怪贫的，你老说着作什么？”沈三玄见嫂嫂如此说，就不好意思再说了。过了一会，凤喜也起床了，她由厨房里端了一盆水，正要向北屋子里去，沈三玄道：“侄姑娘！今天起来得早哇。”凤喜将嘴一撇道：“干吗啊！知道你今天起了一天早，一见面就损人。”沈三玄由屋子里走了出来，笑嘻嘻的道：“我真不是损你。你看，今天这院子扫得干净吗？”凤喜微微一笑道：“干净。”说时，她已端了水走进房去。沈三玄在院子里槐树底下徘徊了一阵，等着凤喜出来。半晌，还在里面，自己转过槐树那边去，哗啦一声，一盆洗脸水，由身后泼了过来，一件蓝竹布大褂，湿了大半截。凤喜站在房门口，手里拿着空洗脸盆，连连叫着糟糕。沈三玄道：“还好！没泼着上身，这件大褂，反正是要洗的。”凤喜见他并不生气，笑道：“我回回泼水，都是这样，站在门口，望槐树底下一泼，哪一回也没事；可不知道今天你会站在这里，你快脱下来，让我给你洗一洗吧。”沈三玄道：“我也不等着穿，忙什么。我不是听到你说，要到尚师长家里去吗？”凤喜道：“是你回来要我们去的，怎么倒说是听到我说的呢？”沈三玄道：“消息是我带来的，可是去不去，那在乎你。我听到你准去，是吗？姊妹家里，也应该来来往往，将来……”凤喜道：“唉！你淋了一身的水，赶快去换衣服吧，何必站在这里废话。”沈三玄让凤喜一逼，无可再说了，只得走回房去，将衣服换下。等到衣服换了，再出来时，凤喜已经进房去了。于是装着抽烟找取火儿，走到北屋子里来，隔着门问道：“侄姑娘！我要不要给黄副官通个电话？”凤喜迎了出来道：“哪个什么黄副官？有什么事要通电话？”沈三玄笑道：“你怎么忘了，不是到尚家去吗？”凤喜道：“你怎么老磨菇！”

（旧京土语，谓纠缠不清之事或人也。）我不去了。”说着手一掀门帘

子，卷过了头，身子一转，便进房去了。沈三玄看她身子突然一掉，头上剪的短发，就是一旋，仿佛是僵着脖子进去了。他心里卜通一跳，要安慰两句是不敢；不安慰两句，又怕事情要决裂，站在屋子中间，只管抽烟卷。半晌，才说道：“我没有敢麻烦呀，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生气了。”凤喜道：“早上我还没起来，就听见你问妈了。你想巴结阔人，让我给你去作引线，是不是？凭你这样说，我要不去了，看你怎么样？”沈三玄不敢作声，溜到自己屋子里去了。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沈三玄一看凤喜的脸色，已经和平常一样，这才从从容容的对沈大娘道：“你下午要出去的话，你就出去吧。我在家看一天的家得了。”沈大娘口里正吃着饭，就只对他摇了一摇头，沈三玄道：“那尚太太就只说了要大姑娘去，要不然，你也可以跟了去；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以后彼此走熟了，来往自然可以随便。”他说话，手里捧着筷子碗，下巴直伸到碗中心，向对面坐的凤喜望着。凤喜却不理会，只是吃她的饭。沈三玄将筷子一下一下的扒着饭，却微微一笑，沈大娘看了一眼，也没有理会他。沈三玄只得笑道：“我这人还是这样的脾气，人家有什么事没有办了，我只同人家着急。大姑娘到底去不去？应该决定一下。过一会子，人家的汽车也来了，可是依着我，哪怕去一会儿，就回来哩，那都不要紧；可是敷衍面子，总得去一趟，原车子回来，要不了多少时候，至多一点钟罢了！”说到这里，凤喜已是先吃完了饭，就放下了碗，先进去了。沈三玄轻轻的道：“大嫂你可别让她不去。”沈大娘道：“你真贫。”说着，将筷子一按，拍的一声响，左手将碗放在桌上，又向中间一推，她虽没有说什么，好像一肚子不高兴，都在这一按一推上，完全表示出来。沈三玄一人自笑起来道：“我是好意，不愿我说，我就不说。”他只说了这句话，也就只管低头吃饭。往常一放下饭碗，他就要出门去的，今天他吃过饭之后，却只是衔了一根烟卷，不停的在院子里闲步。到了两点钟，门口一阵汽车响，他心里就是一跳。出去开门一看，正是尚宅派来的汽车。车子上先跳下两位挂盒子炮的武装兵士来，沈三玄笑着点了点头道：“二位不是黄副官派来接沈姑娘的吗？她就是我侄女，黄副官和我是至好的朋友。”于是把那两位兵士，请到自己屋子里待着，悄悄的走到北屋子里去，对沈大娘道：“怎么办？汽车来了。”沈大娘道：“你侄女儿她闹别扭，她不肯去哩。”沈三玄一听这话慌了，连道：“不成，那可不成。”沈大娘道：“她不愿去，我也没法子。不成又怎么样呢？”沈三玄皱了双眉，脖子一软，脑袋歪着偏到肩上，向着沈大娘笑道：“你何必和我为难，你叫她去吧。两个大兵，在我屋子里待着，他们身上，都带着家伙，我真有些怕。”说话时，活现出那可怜的样子，给沈大娘连连作了几个揖。沈大娘笑道：“我瞧你今天为了这事，真出了一身汗。”沈三玄还要说时，只见凤喜换了衣履出来，正是要出门的样子，因问道：“要不要让那两个大兵喝一碗水呢？”凤喜道：“你先是怕我不去，我要去了，你又要和人家客气。”沈三玄笑着向外面一跑，口里连道：“开车开车，这就走了。”他走忙了，后脚忘了跨门槛，扑咚一声，摔了个蛙翻白出阔。他也顾不了许多，爬了起来，就向自己屋子里跑，对着那两个兵，连连作揖道：“劳驾久等，我侄女姑娘出来了。”两个护兵，一路走出去，见凤喜长衫革履，料着就是要接的那人了。便齐齐的走上前，和凤喜行了个举手军礼。凤喜向来见了大兵就有三分害怕，不料今天见了大兵，倒大模大样的，受他俩的敬礼，心下不由得就是一阵欢喜。两个大兵在前引路，只一出大门，早有

一个兵抢上一步，给她开了汽车门。凤喜坐上汽车，汽车两边，一边站着一个兵，于是风驰电掣，开向尚宅来。

凤喜坐在车上，不由得前后左右，看了个不歇。见路上的行人，对于这车子，都非常注意。心想他们的意思，见我坐了带着护兵的汽车，那还不会猜我是阔人家里的眷属吗？车子到了尚家，两个护兵，一个抢进门去报信，一个就来开车门。凤喜下了车子，便见有两个穿得齐整一点的老妈子，笑嘻嘻的同叫了一声沈小姐，接上蹲着身子请了一个安。一个道：“你请吧。我们太太等着哩！”凤喜也不知道如何答复是好，只是用鼻子哼着应了一声，老妈子带她顺着走廊，走过两道金碧辉煌的院落，到了第三进，只见高台阶上一个浑身罗绮的少妇，扶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杨柳临风的一般，站在那里，却是笑嘻嘻的，先微微的点了一点头。那不是别人，正是从前唱大鼓书现在作师长太太的雅琴。记得当年，她身体很强健的，能骑着脚踏车，在城南公园跑；如今倒变得这样娇嫩相，站着都得扶住人。她这里打量雅琴，雅琴也在那里打量她；雅琴总以为凤喜还是从前那种小家子，今天来至多是罩上一件红绿褂子而已。现在一看她是个极文明的样子，虽然不甚华丽，然而和从前，简直是两个人了。她不等凤喜上前，立刻离开扶着的那女孩，迎上前来，握着凤喜的手道：“大妹子！你还好吗？想不到咱们今天在这儿见面啊！你现在很好吗？”说着这话，她执着凤喜的手。依然还是向她浑身上下打量，笑道：“我真想不到呀，怪不得黄副官说你好了。”凤喜只笑着，不知道她命意所在，也就不好怎样答复她的话。她牵着凤喜的手，一路走进屋子里去。凤喜进门来，见这间堂屋，就像一所大殿一样，里面陈设的那些木器，就像图画上所看到的差不多。四处陈设的古玩字画，也说不上名目；只看正中大理石紫檀木炕边，一面放着一架钟，就有一个人高；其次容易令人感觉的，就是脚下踏着的地毯，也不知道有多厚，仿佛人在床上行路一般，只觉软绵绵的。这时有个老妈子在右边门下，高卷着门帘，让了雅琴带凤喜进去。穿过一间房子，这才是雅琴的卧室，迎面一张大铜床，垂着珍珠罗的帐子；床上的被褥，就像绸缎庄的玻璃样子柜一般，不用得再看其他的陈设，就觉得眼花缭乱了。雅琴道：“大妹子！我不把你当外人，所以让你到我屋子里来坐。咱们不容易见面，你可别走，在我这里吃了晚饭去，回头谈谈，开话匣子给你听也好，开无线电收音机给你听也好。咱们这无线电和平常的不同，能听到外国的戏院子唱戏。你瞧这可透新鲜。”说着又向床后一指道：“你瞧那不是一扇小门吗？那里是洗澡的屋子。”说着拉了凤喜的手，推门让她向里看；里面白玉也似的，上下全是白瓷砖砌成的。凤喜不好意思细看，只伸头望了一望，就退回来了。雅琴笑道：“吃完了饭，你在我这里洗了澡再走。”一直让雅琴把殷勤招待的意思都说完了，才让着她在一张紫皮沙发上坐了。对过小茶桌上，正放了一架小小的电扇，一个老妈子张罗过茶水，正要去开电扇，雅琴道：“别忙，拿一瓶香水来。”老妈子取了一瓶香水来，雅琴接过手，打开塞子，向满屋子一洒，然后再让老妈子开电扇，风叶一动，于是满室皆香。凤喜在未来之先，心里也就想着，雅琴虽是个师长的姨太太，自己这一会儿，也算不错，就是和她谈谈，也不见得相差若干；现在这一比较之下，这才觉得自己所见的不够广。雅琴说起话来，咱们师长长，咱们师长短，这也就不好说什么，只是听一句是一句而已。她们在这里说话，那位尚师长早已偷着在隔壁屋子里，一架绿纱屏风后，看了一个饱。觉得自己的如夫人，和凤喜一比，就是泥土见了金。人家并不用得要脂粉珠玉那些东西陪

衬，自然有一种天生的媚态；可惜这话已和刘将军说过，不然这个美人，是不能不据为己有的了。

原来这刘将军，是刘大帅的胞兄弟，现在以后备军司令的资格，兼任了驻京办公处长，就是刘大帅的灵魂。当凤喜来的时候，这刘将军也就到尚师长家里来小坐，因为无聊得很，要想找两个人，就在尚家打个小牌消遣消遣。闲谈了一会，尚师长笑道：“我听说大帅要在北京找一个如夫人，我就托人去访。今天倒找来了一位，是我们姨太太的姊妹，不知道究竟如何，让我先偷着去看看。”刘将军笑道：“我们老二的事，我是知道。这人究竟他看得上眼，看不上眼，让我先考一考分数，那才不错。若是我说行，至少有个大八成儿他乐意；要不然，你胡往那里送，闹不出一个好处来，先倒碰钉子，那又何必。”尚师长一听他这话有理，就约了自己入内，把凤喜叫出来，大家见面。刘将军听说，很是赞成，就让尚师长先进上房去，他在客厅里等。不料等了大半天，还不见尚师长出来。他在尚家是很熟识的，也等得有些不耐烦，就向上房走去，口里喊着尚师长的号道：“体仁！体仁！怎么一进去，就不出来了？”尚师长连忙离开了碧纱屏风，走到门口来迎着他，因笑道：“错是真不错，似乎年岁太小一点。”刘将军道：“越小越好哇！你怎么倒有嫌她过小的意思呢？请出来见见吧。”尚师长连连摇着手道：“别嚷！别嚷！究竟能不能够请出来见一见，我还不硬作这个主，得问问我们内阁总理呢。”于是把刘将军让到内容厅，然后吩咐听差，去请姨太太出来。雅琴一进门，尚师长先笑道：“人我瞧见了。你说从前她也唱过大鼓书，我是不相信。你瞧瞧她那斯斯文文的样子，真像一个……”雅琴哪里等他说完，连忙微瞪着眼道：“你以为这是好话呢！谁不愿意一生下地，就是大小姐？投胎投错了可也没法子。唱大鼓书的人，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在台上唱大鼓书，一下了台，一样的穿衣吃饭；难道说唱大鼓书，脸子上还会长着一行字是下作人，到哪儿也挂上这块牌子吗？你说她斯斯文文的，不像唱大鼓的，我不知道其余唱过大鼓的，有怎样一个坏相。”尚师长坐在沙发上，两脚一抬，手一拍，身子向后一仰，哈哈大笑道：“这可了不得。一句话，把咱们夫人的怒气引上来了。我说她没有唱大鼓书的样子，并不是说你有那个样子呀；在你面前，说你姊妹们好，你也是有体面的事，干吗这样生气？”说毕，又哈哈大笑。雅琴道：“别乐了！有什么事快对我说吧。人家屋子里还有客呢！”尚师长笑道：“就是为了她，才请你来呢。你去请她出来，我们大家谈一谈行不行？”雅琴便低声音道：“别胡闹吧！人家有了主儿了，虽然是没嫁过去，她现在就过的是男家的日子，总算是一位没过门的少奶奶，要把她当着……”尚师长道：“是你的姊妹们，也算是我的小姨子。让她瞧瞧这不成器的老姊夫，我把她当着亲戚，还不成吗？”他说了这话，放大着声音，打了一个哈哈，就径自走进房去。刘将军急于要看人，也紧紧跟着。但是他二人进房时，屋子里何曾有人。刘将军先急了，连嚷：“客呢？客呢？”要知凤喜是否逃出了他们这个锦绣牢笼，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竹战只攻心全局善败 钱魔能作祟彻夜无眠

却说尚体仁师长和刘将军扑进屋来，却不见了凤喜，刘将军大叫起来道：“体仁！你真是岂有此理，有美人儿就有美人儿，没有美人儿，干吗冤我？”尚师长笑着，也不作声，却只管向浴室门里努嘴。雅琴已是跑进来，笑道：“我妹子年轻，有点害臊，你们可别胡捣乱。”说着，走进浴室，只见凤喜背着身子，朝着镜子站住，雅琴上前一把将她拉住，笑着：“为什么要藏起来？都是朋友亲戚，要见，就大家见见，他们还能把你吃下去不成。”说着将凤喜拼命的拉了出来。凤喜低了头，身子靠了壁，走一步，挨一步，挨到铜床边，无论如何，不肯向前走了。当雅琴在浴室里说话之时，刘尚二人的眼光，早是两道电光似的，射进浴室门去。及至凤喜走了出来，刘将军早是浑身的汗毛管向上一翻，酥麻了一阵；不料平空走出这样美丽的一个女子来，满脸的笑容朝着雅琴道：“这是尚太太不对。有上客在这里，也不好好的先给我们一个信，让我们糊里糊涂嚷着进来，真对不住。”说着，走上前一步，就向凤喜鞠了半个躬笑道：“这位小姐贵姓？我们来得鲁莽一点，你不要见怪。”凤喜见人家这样客客气气，就不好意思不再理会；只得摆脱了雅琴的手，站定了，和刘将军鞠躬回礼。雅琴便站在三人中间，一一介绍了，然后大家一路出了房门，到内客厅里来坐。

凤喜挨着雅琴一处坐下，低了头，看着那地毯织的大花纹，上牙微微的咬了一点下嘴唇，在眼里虽然讨厌刘将军那样年老，更讨厌他斜着一双麻黄眼睛只管看人。可是常听到人说，将军这官，位分不小，就是在大鼓词上也常常唱到将军这个名词的。现在的将军，虽然和古来的不见得一样，然而一定是一个大官。所以坐在一边，也不免偷看他两眼，心里想着：大官的名字，听了固然是好听，可是一看起来，也不过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这又是叫闻名不如见面了。当她这样想时，雅琴在一边就东一句西一句，只管牵引着凤喜说话。大家共坐了半点钟，也就比初见面的时候熟识的多了。刘将军道：“我们在此枯坐，有什么意思？现成的四只脚，我们来场小牌，好不好？”尚师长和雅琴都同声答应了，凤喜只当没有知道，并不理会。雅琴道：“大妹子！我们来打四圈玩儿，好不好？”凤喜掉转身，向雅琴摇了一摇头，轻轻的道：“我不会！”雅琴还不曾答话，刘将军就笑着道：“不能够，现在的大姐们，没有不会打牌的。来来来，打四圈。若是沈小姐不来的话，那就嫌我们是粗人，攀交不上。”凤喜只得笑道：“你说这话，我可不敢当。”刘将军道：“既不是嫌我们粗鲁，为什么不来呢？”凤喜道：“不是不来，因为我不会这个。”刘将军道：“你不会也不要紧，我叫两个人在你后面看着，作你的参谋就是了，输赢都不要紧，你有个姐姐在这儿保着你的镖呢。再说我们也不过是图个消遣，谁又在乎几个钱。来吧！来吧！”在他说时，尚师长已是吩咐仆役们安排场面，就是在这内客厅中间摆起桌椅，桌上铺了桌毯，以至于放下麻雀牌，分配着筹码。凤喜坐在一边，冷眼看看，总是不作声；等场面一齐安排好了，雅琴笑着伸一手挽住凤喜一只胳膊道：“来吧来吧！人家都等着你，你一个人好意思不来吗？”凤喜心想，若是不来，觉得有点不给人家面子，只得低了头，两手扶了桌子沿，站着不动，却也不说什么。雅琴笑道：“来吧！我们两个人开来往银行。我这里先给你垫上一笔本钱，输了算我的。”说时，她就在身上掏出一搭钞票，向凤喜衣袋里一塞，笑道：“那就算你的了。”凤喜觉得那一搭票子，厚得软绵绵的，大概不会少。只是碍

了面子，不好掏出来看一看。然而有了这些钱，就是输，也可以抵挡一阵，不至于不能下场的了。因之才抬头一笑道：“我的母亲说了让我坐一会儿就回去的，我可不能耽误久了。”雅琴道：“哟！这么大姑娘，还离不开妈妈。在我这里，还不是像在你家里一样吗？多玩一会儿，要什么紧！咱们老不见面，见了干吗就走。你不许再说那话，再说那话，我就和你恼了。”刘尚二人，一看她并没有推辞的意思，似乎是允许打牌的了，早是坐下来，将手伸到桌上，乱洗着牌。刘将军笑道：“沈小姐！来来来，我们等着呢。”雅琴用手将她一按，按着她在椅子上坐下，自己也就坐到凤喜的下手来。凤喜因大家都坐定了，自己不能呆坐在这里，两只手不知不觉的伸上桌去，也将牌和弄起来。她的上手，正是刘将军。她一上场，便是极力的照应，所打的牌，都是中心张子，凤喜吃牌的机会，却是随时都有；一上场两圈中就中了四牌，从此以后，手气是只见其旺。上手的刘将军恰成了个反比例，一牌也没有和。有一牌，凤喜手上，起了八张筒子，只有五张散牌，心想：赢了钱不少，牺牲一点也不要紧。因是放开胆子来，只把万子索子打去，抓了筒子，一律留着。自己起手就拆了一对五万打去，接上又打了一对八索，心想在上手的人，或者会留心。可是刘将军也不打万子，也不打索子，张张打的都是筒子，凤喜吃七八九筒下来，碰了一对九筒，手上是一筒作头，三四五六筒，外带一张孤白板；等着吃二五四七筒定和，刘将军本就专打筒子的，他打了一张七筒；凤喜喜不自胜，叫一声吃，正待打出白板去，同时雅琴叫了一声碰，却拿了两张七筒碰去了。凤喜吃不着不要紧，这样一来，自己一手是筒子，不啻已告诉人，这样清清顺顺的清一色，却和不到，真是可惜得很。刘将军偷眼一看她，见她脸上，微微泛出一层红晕，不由得微微一笑，到了他起牌的时候，起了一张一万，他毫不考虑的，把手上四五六三张筒子，拆了一张四筒打出去。凤喜又怕人碰了，等了一等，轻悄悄的，放出五六筒吃了。雅琴向刘将军道：“瞧见没有？人家是三副筒子下了地，谁要打筒子，谁就该吃包子了。”刘将军微笑道：“她是假的，决计和不了筒子。”雅琴道：“和筒子不和筒子，那都不管他，你知道她要吃四七筒，怎么偏偏还打一张四筒她吃？”刘将军呵了一声，用手在头上一摸道：“这是我失了神。”说话之间，又该刘将军打牌了，他笑道：“我不信，真有清一色吗？我可舍不得我这一手好牌拆散来，我包了。”说着抽出张五筒来，向面前一扳，然后两个指头按着，由桌面上，向凤喜面前一推，笑道：“要不要？”凤喜见他打那张四筒，就有点成心。如今更打出五筒来，明是放自己吃的，心里一动，脸上两个小酒窝儿，就动了一动，微笑道：“可真和了。”于是将牌向外一摊，刘将军嚷起来道：“没有话说，吃包子，吃包子。”于是将自己的牌，向牌堆里一推，接上就掏钞票，点了一点数目，和零碎筹码，一齐送到凤喜面前来。凤喜笑道：“忙什么呀！”刘将军道：“越是吃包子，越是要给钱给的痛快；要不然，人家会疑心我是撒赖的。”如此一说，大家都笑了。凤喜也就在这一笑中间，把钱收了去。尚师长在桌子下面，用脚踢了一踢雅琴的腿，又踢了一踢刘将军的腿，于是三个人相视而笑。四圈牌都打完了，凤喜已经赢三四百元，自己也不知道牌有多大，也不知道一根筹码，应该值多少钱，反正是人家拿来就收，给钱出去，问了再给。虽然觉得有点坐在闷葫芦里，但是一问起来，又怕现出了小家子气象，只好估量着罢了。她心里不由连喊了几声惭愧，今天幸而是刘将军牌打得松，放了自己和了一副大牌，设若今天不是这样，只管输下去，自己哪里来的这些钱付牌帐。今天这样轻轻悄悄

的上场，总算冒着很大的危险，回头看看他们输钱的，却是依然笑嘻嘻的打牌。原来富贵人家，对于银钱是这样不在乎，平常人家把十块八块钱，看得磨盘那样重大，今天一比，又算长了见识了。在这四圈牌打完之后，凤喜本想不来了，然而自己赢了这多钱，这话却不好说出口；可是他们坐着动也不动，并不征求凤喜的同意，接着向下打。又打完四圈，凤喜却再赢了百多元，心里却怕他们不舍。然而刘将军站起来，打一个呵欠，伸了一个懒腰，这是疲倦的表示了。大家一起身，早就有老妈子打了香喷喷的手巾把递了过来。手巾放下，又另有个女仆，恭恭敬敬的送了一杯茶到手上。凤喜喝了一口，待要将茶杯放下，那女仆早笑着接了过去。刚咳嗽了一声，待要吐痰，又有一个听差，抢着弯了腰，将痰盂送到脚下。心想富贵人家，实在太享福，就是在这里作客，偶然由他照应一二，真也就感到太舒服了。因对雅琴道：“你们太客气了，要是这样，以后我就不好来。”雅琴道：“不敢客气呀！今天留你吃饭，就是家里的厨子，凑付着做的，可没有到馆子里去叫菜，你可别见怪。”凤喜笑道：“你说不客气不客气，到底还是客气起来了。”她说着，心里也就暗想：大概是他们家随便吃的菜饭。

这时，雅琴又一让，把她让到内客厅里，一间小雅室里，只见一张小圆桌上，摆满了碗碟，两个穿了白衣服的听差，在屋子一边，斜斜的站定，等着恭敬侍候。尚师长说凤喜是初次来的客，一定要她坐了上位，刘将军并不谦逊，就在凤喜下手坐着，尚师长向刘将军笑了一笑，就在下面坐了。刚一坐定，穿白衣服的听差，便端上大碗红烧鱼翅，放在桌子中间。凤喜心里又自骂了一声惭愧，原来他们家的便饭，都是如此好的。那刘将军端着杯子，喝了一口酒，满桌的荤菜，他都不吃，就只把手上的牙筷，去拨动那一碟生拌红皮萝卜与黄瓜。雅琴笑道：“刘将军今天要把我们的菜，一样尝一下才好，我们今天换了厨子了。”刘将军道：“这厨子真是难雇，南方的，北方的，我真也换得不少了，到于今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尚师长笑道：“你找厨子，真是一个名，家里既然没有太太，自己又不大住家里，干吗要找厨子？”刘将军道：“我不能一餐也不在家吃呀。若是不用厨子，有不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呢？唉！自从我们太太去世以后，无论什么都不顺手。至少说吧，我花费的，和着没有人管家的那挡子损失，恐怕有七八万了。”尚师长道：“据我想恐怕还不止呢。自从你没有了太太，北京，天津，上海，你到哪儿不逛；这个花的钱的数目，你算得出来吗？”刘将军听说，哈哈的笑了。凤喜坐在上面，听着他们说话，都是繁华一方面的事情，可没有法子搭进话去，只是默然的听着。吃了一餐饭，刘将军也就背了一餐饭的历史。饭后，雅琴将凤喜引到浴室里去，她自出去了。凤喜掩上门连忙将身上揣的钞票拿出，点了一点，赢的已有四百多元；雅琴借垫的那一笔赌本，却是二百五十元。那叠钞票是另行卷着的，却未曾和赢的钱混到一处；因此将那卷钞票，依然另行放着。洗完了个澡出来，就把那钞票递还雅琴道：“多谢你借本钱给我，我该还了。”雅琴伸着巴掌，将凤喜拿了钞票的手，向外一推，一摇头道：“小事，这还用得挂在口上啦。”凤喜以为她至多是谦逊两句，也就收回去了，不料这样一来，她反认为是小气，不由得自己倒先红了脸，因笑道：“无论多少，没有个人借钱不还的。”雅琴道：“你就留着吧，等下次我们打小牌的时候再算得了。”凤喜一见二百多元，心想很能置点东西，她既不肯要，落得收下。便笑道：“那样也好。”于是又揣到袋里去。看一看手表，因笑道：“姐姐不是说用汽车送我回去吗？劳你驾，我要走了，快九点钟了。”

雅琴道：“忙什么呢！有汽车送你，就是晚一点也不要紧啊。”凤喜道：“我是怕我妈惦记，不然多坐一会儿，也不算什么。再说，我来熟了，以后常见面，又何在乎今天一天哩。”雅琴道：“这样说，我就不强留。”于是吩咐听差，叫开车送客。这时，刘将军也跑了进来，笑道：“怎么样，沈小姐就要走么？我还想请尚太太陪沈小姐听戏呢。”凤喜轻轻的说了一声不敢当，雅琴代答道：“我妹子还有事，今天不能不回去。刘将军要请，改一个日子，我一定奉陪的。”刘将军道：“好好！就是就是，让我的车子，送沈小姐回去吧。”雅琴笑道：“我知道刘将军要不作一点人情，心里是过不去的。那么，大妹子！你就坐刘将军的汽车去吧。”凤喜只道了一声随便吧，也不能说一定要坐哪个的车子，一定不坐哪个的车子。于是尚氏夫妇和刘将军，一同将凤喜送到大门外来，一直在电灯光下，看她上了车，然后才进去。

凤喜到家只一拍门，沈大娘和沈三玄都迎将出来。沈三玄见她笑嘻嘻的样子，也不由得跟着笑将起来。凤喜一直走回房里，便道：“妈！你快来快来。”沈大娘一进房，只见凤喜衣裳还不曾换，将身子背了窗户，在身上不断的掏着，掏了许多钞票放在床上；看那票子上的字，都是十元五元的，不由得失声道：“哎呀！你是在哪里……？”说到一个里字，自己连忙抬起自己的右手将嘴掩上，然后伸着头望了钞票，又望了一望凤喜的脸，低低的微笑道：“果然的，你在哪里弄来这些钱？”凤喜把今天经过的事，低着头声音详详细细的说了，因笑道：“我一天挣这么些个钱，这一辈子也就只这一次。可是我看他们输钱的，倒真不在乎。那个刘将军，还说请我去听戏呢。”说到这句话，声音可就大了。沈大娘道：“这可别乱答应；一个大姑娘家跟着一个爷们去听戏，让姓樊的知道了，可是不便。”一句未了，只听到沈三玄在窗子外搭讪道：“大嫂你怎么啦！这位刘将军，就是刘大帅的兄弟，这权柄就大着啦。”沈大娘和凤喜同时吓了一跳。沈大娘望屋子外头一跑，向门口一拦，凤喜就把床上的钞票向被褥底下乱塞。沈三玄走到外面屋子里，对沈大娘道：“大嫂！刚才我在院子里听到说，刘将军要请大姑娘听戏，这是难得的事。人家给的这个面子可就大了，为什么不能去？他既然是和尚太太算朋友，咱们高攀一点，也算是朋友。”沈大娘连忙拦住道：“这又碍着你什么事，要你霹雳拍啦说上一阵子。”沈三玄有一句话待说，吸了一口气，就笑着忍回去了。他嘴里虽不说，走回房去，心里自是暗喜。沈大娘装着要睡，早早的关了北屋子门，这才到凤喜屋子里来将钞票细细的点了五次，共是七百二十元。沈大娘一屁股坐在床上，拉着凤喜的手，微笑着低声道：“孩子！咱们今年这运气可不算坏啊！凑上樊大爷留下的钱，这就是上千数了。要照着放印子钱那样的盘法，过个周年半载，咱们就可以过个半辈子了。”凤喜听了，也是不住的微笑。到了睡觉的时候，在枕头上还不住的盘算那一注子钞票，应该怎样花去；若是放在家里，钱太多了，怕出什么乱子；要存到银行里去，向来又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手续。要是照母亲的话，放印子钱，好是好，自己家里，也借过印子钱用的，借人家三十块钱，作为铜子一百吊，每三天还本利十吊，两个月还清，整整是个对倍，母亲还一回钱，背地里就咒人家一次，总说他吃一个死一个；自己散起印子钱来，人家又不是一样的咒骂吗？想了大半晚上，也不曾想一个办法。有了这多钞票，一点好处没有得到，倒弄得大半晚没有睡好。次日清晨，一觉醒来，连忙就拿了钥匙去开小箱子，一见钞票还是整卷的塞在箱子犄角上，这才放了心。沈大娘一脚踏进房来，张着大嘴，轻轻的问道：“你干什么？”凤喜笑道：

“我作了一个恶梦。”说了将手向沈三玄的屋子一指道：“梦到那个人，把钱抢去了。我和他夺来着，夺了一身的汗。你摸摸我的脊梁。”沈大娘笑道：“我也是闹了一晚上的梦。别提了，闹得酒鬼知道了，可真是个麻烦。”她母女二人，这样的提防沈三玄，但是沈三玄一早起来，就出门去了。到晚半天他才回家。一见着凤喜，就拱了拱手道：“恭喜你发了一个小财呀。我劝你去，这事没有错吧！”凤喜道：“我发了什么财？有钱打天上掉下来吗？”沈三玄笑道：“虽然不能打天上掉下来，反正也来得很便宜。昨晚在尚家打牌，你赢了好几百块钱，那不算发个小财吗？反正我又不想分你一文半文，瞒着我作什么？我刚才到尚公馆去，遇到那黄副官，他全对我说了，还会假吗？他说了呢，尚太太今天晚上在第一舞台包了个大厢，要请你去听戏，让我回来先说一声，大概等一会就要派汽车来接你了。”凤喜因道：“我赢是赢了一点款子，可是借了雅琴姐两三百块，还没有还她呢。”沈三玄连连将手摇着道：“这个我管不着，我是问你听戏不听戏？”凤喜犹豫着，一时却没有答应出来。因见沈大娘在自己屋子里，便退到屋子里问她道：“妈！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呢？要是去的话，一定还有尚师长刘将军在内，老和爷们在一处，可有些不便；况且是晚晌，得夜深才能回来。要是不去，雅琴待我真不错；况且今天又是为我包的厢，我硬要扫了人家面子，可是怪不好意思的。”她说着这话，眉毛皱了多深。沈大娘道：“这也不要什么紧，愁得两道眉毛拴疙瘩作什么？你就坐了他们的车子到戏馆子去走一趟，看一两出戏，早早的回家来就是了。”沈三玄在外面屋子里听到这话，一拍手跳了起来道：“这不结了，有尚太太陪在一块儿，原车子来，原车子去，要什么紧。掇饰掇饰换了衣服等着吧。汽车一来，这就好走。”凤喜虽觉得他这话有点偏于奉承，但是真去坐着包厢听戏，可不能不修饰一番。因此扑了一扑粉，又换了一件自己认为最得意的英绿纺绸旗衫。因为家树在北京的时候，说她已经够艳丽的了。衣服宁可清淡些，而况一个作女学生的人，也不宜穿得太华丽了，所以在凤喜许多新装项下，这一件衣服，却是上品。凤喜换了衣服，恰好尚师长派来接客的汽车，也就刚刚开到。押汽车的护兵已经熟了，敲了门进来，就在院子里叫道：“沈太太！我们太太派车子来接小姐了。”沈大娘从来不曾人叫过太太，在屋子里听到这声太太，立刻笑了起来道：“好好！请你们等一等吧。”两个护兵答应了一声是，沈大娘于是笑着对凤喜道：“人家真太客气了，你就走吧。”凤喜笑着出了门，沈大娘本想送出去的，继而一想，那护兵都叫了我是太太，自己可不要看看不起自己了。哪有一个太太，黑夜到大门口来关门的。因此只在屋子里叫一声早些回来吧。凤喜正自高兴，一直上汽车去，也没有理会她那句话。

这汽车一直开到第一舞台门口，另有两个护兵站了等候，一见凤喜从汽车上下来，就上前叫着小姐，在前引路。二门边戏馆子里的守门与验票人，共有七八个，见着凤喜前后有四个挂盒子炮的。都退后一步，闪在两旁，一齐鞠着躬。还有两个人说：“小姐，你来啦？”凤喜怕他们会看出不是真小姐来，就挺着胸脯子，并不理会他们，然后走了进去。到了包厢里，果然是尚师长夫妇，和刘将军在那里。这是一个大包厢，前面一排椅子，可以坐四个人。凤喜一进来，他们都站起来让坐。一眼看见刘将军坐在北头，正中空了一把椅子，是紧挨着他的，分明这就是虚席以待的了。本当不坐，下手一把椅子却是雅琴坐的，她早是将身子一侧，把空椅子移了一移，笑道：“我们一块儿坐着谈谈吧。”凤喜虽看到身后有四张椅子，正站着个侍女，两

个女仆，自己决不能与她们为伍，只得含着笑坐下来。刚一落座，刘将军便斟了一杯茶，双手递到她面前栏干扶板上，还笑着叫了一声沈小姐喝茶。接上，又把碟子里的瓜子花生糖陈皮梅水果之类，不住的抓着向面前递送。凤喜只能说着不要客气，可没有法子禁止他。这个时候，台上正演的是一出《三击掌》，一个苍髯老生呆坐着听，一个穿了宫服的旦角，慢慢儿的唱，一点引不起观客的兴趣。因之满戏园子里，只听到一种哄隆哄隆闹蚊子的声浪。先是多数人说话，后来听不见唱戏，索兴大家都说话。刘将军也就向着凤喜谈话，问她在哪家学校，学校里有些什么功课？由学校里，又少不得问到家里。刘将军听她说只有一个叔叔，闲在家里，便问从前他干什么的呢？凤喜想要说明，怕人家看不起，红着脸，只说了一句是作生意；刘将军也就笑了。凤喜越觉得不好意思，就回转头来和雅琴说话。只见她项脖上挂了一串珠圈，在那雪青绸衫上，直垂到胸脯前，却陪衬得很明显，因此笑问道：“这珠子买多少钱啦？”她问时，心里也想着，曾见人在洋货铺里买的，不过是几毛钱罢了。她的虽好，大概也不过一两块钱。心里正自盘算着，可不敢问出来。不料雅琴答复着道：“这个真倒是真的，珠子不很大，是一千二百块钱买的。”凤喜不觉心里一跳，复又问一声道：“多少钱啊？”雅琴道：“一千二百块钱买的。贵了吗？有人说只值八九百块钱呢。”凤喜将手托了珠圈，偏着头做出鉴赏的样子，笑道：“也值呢！前些时我看过一副不如这个的，还卖这样的价钱呢。”只在这时，凤喜索性看了看雅琴穿的衣服，只觉那料子又细又亮，可是不知道这个该叫什么名字。再看那料子上，全用了白色丝线，绣着各种白鹤，各有各式的样子，两只袖口和衣襟的底摆，却又绣了浪纹与水藻，都是绿白的丝线配成的，这一比自己一件鹦绿的半新纺绸旗衫，清雅都是一样，然而自己一方，未免显着单调与寒酸起来。估量着这种衣料，又不知道要值一百八十，自己不要瞎问给人笑话。于是就把词锋移到看戏上去，问唱的戏是什么意思？戏词是怎样？雅琴望着刘将军，将嘴一努，笑道：“哪！你问他，他是个老戏迷，大概十出戏，他就能懂九出。”凤喜自从昨日刘将军放一牌清一色他和了，就觉得和这人说话有点不便。但是人家总是一味的客气，怎能置之不理？他滔滔不绝的说着，凤喜也只好带一点笑容，半晌答应一句很简单的话。大家正将戏看得有趣，那尚师长忽然将眉毛连皱了几皱，因道：“这戏馆子里空气真坏，我头晕得天旋地转了。”雅琴听说，连忙掉转身来，执着尚师长的手，轻轻的道：“今天的戏也不大好，要不，我们先回去吧。”尚师长道：“可有点对不……”刘将军一叠连声的说不要紧，不要紧，回头沈小姐要回家，我可以用车送她回去的。凤喜听说，心里很不愿意；但是自己既不能挽留有病的人不回家，就是自己要说回去，也有点和人存心闹别扭似的，只是站了起来，踌躇着说不出所以然来。在她这踌躇期间，雅琴已是走出了包厢，连叫了两声对不住，说改天再请，于是她和尚师长就走了。这里凤喜只和刘将军两人看戏，椅后的女仆，早是跟着雅琴一同回去。这时凤喜虽然两只眼注射在台上，然而台上的戏，演的是些什么情节？却是一点也分不出来。本来坐着的包厢，临头就有一架风扇，吹得非常凉快的；偏是身上由心里直热出来，热透脊梁，仿佛有汗跟着向外冒。肚子里有一句要告辞回家的话，几次要和刘将军说，总觉突然怕人家见怪。本来刘将军就处处体贴，和人家同坐一个包厢，多看一会儿戏，也很不算什么，难道这一点面子都不能给人？因此坐在这里，尽管是心不安，那一句话始终不能说出来，还是坐着。刘将军给她斟了一杯茶，她笑着欠了一欠身子，刘将军趁着

这机会望了她的脸道：“沈小姐！今天的戏不大很好，这个礼拜六，这儿有好戏，我请沈小姐再来听一回，肯赏光吗？”凤喜听说，顿了一顿，微笑道：“多谢！怕是没有工夫。”刘将军笑道：“现在是放暑假的时候，不会没有工夫。干脆，不肯赏光就是了；既不肯赏光，那也不敢勉强。刚才沈小姐看着尚太太一串珠链，好像很喜欢似的，我家里倒收着有一串，也许比尚太太的还好，我想送给沈小姐，不知道沈小姐肯不肯赏收？”凤喜两个小酒窝儿一动，笑道：“那怎样敢当！那怎样敢当！”刘将军道：“只要肯收，我一定送来。府上在大喜胡同门牌多少号？”凤喜道：“门牌五号。可是将军送东西去，万不敢当的。”说着又笑了。从这时起，两人索性谈起话来，把戏台上的戏都忘了。说着话，不知不觉戏完了。刘将军笑道：“沈小姐让我送你回去吧。夜深了，雇车是不容易的。”凤喜只说不客气，却也没有拒绝。刘将军和她一路出了戏院门，刘将军的汽车是有护兵押着的，就停放在戏院门口。要上车之际，刘将军不觉挽了凤喜一把，跟着一同坐上车去。上车以后，刘将军却吩咐站在车边的护兵，不必跟车，自走了回去。随手又把车篷顶上嵌着的那盏干电池电灯给拧灭了。

汽车走得很快，十分钟的时间，凤喜已经到了家门口。刘将军拧着了电灯，小汽车夫便跳下车来开了车门。凤喜下了车，刘将军连道：“再见再见！”凤喜也没有作声，自去开门，门铃只一响，沈大娘一叠连声答应着出来开了门，一面问道：“就是前面那汽车送你回来的吗？我是叫你去了早点回，还是等戏完了再回来吗？一点多钟了，这真把我等个够。”凤喜低了头，悄然无语的走回房去。沈大娘见她如此，也就连忙跟进房来。见她脸上红红的，额前垂发，却蓬松了一点。轻轻问道：“孩子！怎么了？”凤喜强笑道：“不怎么样呀！干吗问这句话？”沈大娘道：“也许受了热吧！瞧你样子挺不自在的。”凤喜道：“可不是。”沈大娘觉着尚太太请听戏，也不至于有什么岔事，也就不问了。这里凤喜慢慢的换着衣履，却在衣袋里又掏出一卷钞票来，点了一点，乃是十元一张的三十张。心想这钱要不要告诉母亲呢？当他在汽车上，捉着我的手，把钞票塞我手里的时候，他倒说了这三百块钱，拿去还尚太太的赌本吧，我不该收他的就好了，因之让他小看了我。就说，沈小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历史吗？你和从前的尚太太干一样的事情哩，他能说出这话来，所以他就毫无忌惮了。想到这里，呆呆的坐在小铁床上，左手捏着那一卷钞票，右手却伸了食指中指两个指头，去抚摩自己的嘴唇。想到这里，起身掩了房门又坐下，心想他说明天还要送一串珠圈给我，若是照雅琴的话，要值一千多块钱，一个新见面的人，送我这重的礼，那算什么意思呢？据他再三的说，他的太太是去世了的，那么，他对于我……想到这里，不由得沉沉地想，一手扶了脸，正偏过头，只见壁上挂着的家树半身像，微笑的向着自己。也不知什么缘故，忽然打了一个寒噤；接上就出了一身冷汗，不敢看了。于是连忙将枕头挪开，把那一卷钞票，塞在被褥底下。就只这一掀，却看见那里有家树寄来的几封信，将信封拿在手上，一封一封的将信纸抽出来看了一看。信上所说的，如“自别后，看见十六七岁的女郎就会想到你；”“我们的事情，慢慢的对母亲说，大概可望成功。我向来不骗母亲，为了你撒谎不少，我说你是个穷学生呢，母亲倒很赞成这种人，以后回北京，我们就可以公开的一路走了。”“母亲完全好了，我恨不得飞回北京来，因为我们的前途，将来是越走越光明的。我要赶回来过这光明的爱情日子。”“我们的爱情，决不是建筑在金钱上，我也决不敢把这几个臭钱来侮辱你，

但是我愿帮助你能够自立，不至于像以前去受金钱的压迫。”这些话，在别人看了，或者觉得很平常；凤喜看了，便觉得句句话都打入自己的心坎里。看完信之后，不觉得又抬头看了一眼家树的像，觉得他在镇静之中，还含着一种安慰人的微笑。他说决不敢拿金钱来侮辱我，但是愿帮助我自立，不受金钱的压迫，这是事实。要不然，他何必费那些事送我进职业学校呢？在先农坛唱大鼓书的时候，他走来就给一块钱，那天他决没有想到和我认识的，不过是帮我罢了。不是我们找他，今天当然还是在钟楼底下卖唱。现在用他的钱，培植自己成了一个小姐，马上就要背着 he 做对不住他的事，那么，良心上说得过去吗？这刘将军那一大把年纪，又是一个粗鲁的样子，哪有姓樊的那样温存？姓刘的虽然能花钱，我不用他的钱，也没有关系；姓樊的钱，虽然花得不像他那样慷慨，然而当日要没有他的钱，就成了叫化子了。想着又看看家树的像，心里更觉不安。有了，我今天以后，不和雅琴来往也就是了。于是脱了衣服，灭了电灯，且自睡觉。一贴着枕头，便想到枕头下的那一笔款子，更又想到刘将军许的那一串珠子；想到雅琴穿的那身衣服；想到尚师长家里那种繁华。设若自己做了一个将军的太太，那种舒服，恐怕还在雅琴之上。刘将军有些行动，虽然过粗一点，那正是为了爱我，哪个男子又不是如此的呢？我若是和他开口，要个一万八千，决计不成问题，他是照办的。我今年十七岁，跟他十年也不算老，十年之闪，我能够弄他多少钱，我一辈子都是财神了。想到这里，洋楼，汽车，珠宝，如花似锦的陈设，成群结队的用人；都一幕一幕在眼面前过去。这些东西，并不是幻影，只要对刘将军说一声，我愿嫁你，一齐都来了。生在世上，这些适意的事情，多少人希望不到，为什么自己随便可以取得，倒不要呢？虽然是用了姓樊的这些钱，然而以自己待姓樊的而论，未尝对他不住。退一步说的话，就算白用了他几个钱，我发了财，本息一并归算，也就对得住他了。这样掉背一想，觉得情理两合，于是汽车，洋房，珠宝，又一样一样的在眼前现了出来。凤喜只觉富贵逼人，也不知道如何措置才好？仿佛自己已是贵夫人，就正忙着料理这些珠宝财产，却忘了在床上睡觉。正是这样神魂颠倒的时候，忽有一种声音，破空而来，将她的迷梦惊醒，好像家树就在面前微笑似的。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声音，下回交代。

第十二回 比翼羨莺俦还珠却惠 舍身探虎穴鸣鼓怀威

却说凤喜睡在床上，想了一宿的心事，忽然当当当一阵声音，由半空传了过来，倒猛然一惊。原来离此不远，有一幢佛寺，每到天亮的时候，都要打上一遍早钟。凤喜听到这种钟声，这才觉得颠倒了一夜。心想：我起初认识樊大爷的时候，心里并没有这样乱过；今天我这是为着什么？这刘将军不过是多给我几个钱，对于情义两个字，哪里有樊大爷那样体贴？樊大爷当日认得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现时又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没有饭吃，就一家都去巴结人家，而今还吃着人家的饭，看着别人比他阔，就不要他，良心太讲不过去了。这时窗纸上慢慢的现出了白色，屋子里慢慢的光亮，睁眼一看，便见墙上所挂着家树的像，正向人微笑。凤喜突然自说了一句道：“这是我不对。”沈大娘正也醒了，便在那边屋子问道：“孩子！你嚷什么？说梦话吗？”凤喜因母亲在问，索性不作声，当是说了梦话，这才息了一切的思虑。她睡到正午十二点钟后，方才醒过来。也不知道是何缘故，似乎今日的精神，不如往日那样自然。沈大娘见她无论坐在哪里，都是低了头，将两只手去搓手绢，手绢不在手边，就去卷着衣裳角，因问道：“你这是怎么了？别是昨晚回来，着了凉吧！本来也就回来得太晚一点啦。”凤喜对于此话也不承认，也不否认，总是默然的坐着。一人坐在屋子里，正想到床头被褥下，将家树寄来的信，又要看上一遍。一掀被褥，就把刘将军给的那卷钞票看到了，便想起这钱放在被褥下，究是不稳当，就拿着点了一点数目，打开自己装零碎什物的小皮箱，将钞票收进去。正关上箱子时，只听得沈三玄由外面一路嚷到北屋子里来，说是刘将军派人送东西来了。凤喜听了这话，倒是一怔，手扶了小箱子盖，只是呆呆的站着。过了一会子，沈大娘自己捧了一个蓝色细绒的圆盒子进来，揭开盖子双手托着，送到凤喜面前，笑道：“孩子！你瞧，人家又送这些东西来了。”凤喜看了，只是微微一笑，沈大娘道：“我听说珍珠玛瑙，都是很值钱的东西。这大概值好几十块钱吧。”凤喜道：“赶快别嚷，让人听见了，说咱们没有见过世面。雅琴姐一挂，还不如这个呢，都值一千二百多。这个当然不止呢。”沈大娘听了这话，将盒子放在小茶桌上，人向后一退，坐在床上，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望了凤喜的脸。凤喜微笑道：“你以为我冤你吗？我说的是真话。”沈大娘轻轻一拍手道：“想不到，一个生人，送咱们这重的礼，这可怎么好。”这时，沈三玄道：“大嫂！人家送礼的，在那里等着哩。他说，让咱们给他一张回片；他又说，可别赏钱，赏了钱，回去刘将军要革掉他的差事。”凤喜听说，和沈大娘都笑了。于是拿了一张沈凤喜的小名片，让来人带了回去。

这个时候，刘将军又在尚师长家里，送礼的人拿了名片，一直就到尚家回信。刘将军正和尚师长在一间私室里，躺着抽大烟；铜床下面横了一张方凳子，尚师长的小丫头小金翠儿，烧着烟两边递送。刘将军横躺在三个叠着的鸭绒方枕上，眼睛鼻子歪到一边，两只手捧着烟枪塞在嘴里，正对着床中间烟盘里一点豆大的灯光，努力的吞吸。屋顶上下垂的电扇，远远有风吹来，微微的拂动绸裤脚。他并不理会，加上那灯头上烟泡子叽哩呼噜之声，知道他吸得正出神了。就在这个时候，送礼的听差一直到屋子里来回话。刘将军一见他，翻了眼睛，可说不出话来，却抬起一只手来，向那听差连招了几招，一口气将这筒烟吸完，一头坐了起来，抿紧了嘴不张口。小金翠儿连忙在旁边桌上斟了一杯茶，双手递到刘将军手上，他接过去，昂起头来，骨嘟一声

喝了，然后喷出烟来，在面前绕成了一团，这才问道：“东西收下了吗？”听差道：“收下了。”说着，将那张小名片呈了过去。刘将军将手一挥，让听差退出去，然后笑着将名片向嘴上一贴，叫了一声小人儿。尚师长笑着，叫了他的名字道：“德柱兄！瞧你这样子，大概你是自己要留下来的了。我好容易给大帅找着一个相当的人儿，你又要了去。”刘将军笑道：“我们大爷有的是美人，你给他找缓一步，要什么紧。”尚师长也坐了起来，拍了一拍刘将军的肩膀道：“人家是有主儿的，不是落子馆里的姑娘，出钱就买得来的。”刘将军道：“有主儿要什么紧？慢说没出门，还是人家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你猜怎么着。”说到这里，眼望着小金翠儿，就向尚师长耳朵里说了几句。尚师长道：“这是昨晚晌的事吗？我可不敢信。”刘将军道：“你不信吗？我马上试验给你看看。”于是将床头边的电铃按了一按，吩咐听差将自己的汽车开到沈小姐家去，就说刘将军在尚师长家里，接沈小姐到这里来打小牌玩儿。听差传话出去，两个押车的护兵就驾了汽车，飞驰到沈家来。这时凤喜又坐在屋子里发愁，她一手撑了桌子托着头，只管看着玻璃窗外的槐树发呆。一枝横枝上，正有两个小麻雀儿站着，一个小麻雀儿站着没动，一个小麻雀儿在那麻雀左右，展着小翅膀，摇动着小尾巴，跳来跳去，口里还不住喳喳的叫着。沈大娘坐在一张矮凳上，拿了一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的扇着，轻轻的道：“这事透着奇怪！干吗他送你这些东西哩？照说咱们不怕钱咬了手，可知道他安着什么心眼儿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只是心里跳着，也不知道是爱上了这些钱，也不知道是怕事。”

说时，用手摸了一摸胸口，凤喜道：“我越想越怕了。樊大爷待咱们那些个好处，咱们能够一掉过脸来就忘了吗？”正说到这里，只听见院子里有人叫道：“密斯沈在家吗？”凤喜向玻璃窗外看时，只见她的同学双璧仁，站在槐树荫下。她穿着一件水红绸敞领对襟短衣，翻领外套着一条宝蓝色长领带，光着一大截胳膊，和一片白胸脯在外面，下面系着宝蓝裙子，只有一尺长，由上至下，露着整条套着白丝袜的圆腿，手上却挽着一顶细绉草帽。凤喜笑道：“喝！打扮的真俏皮，上哪儿打拳去？”一面说着，一面迎出院子来。双璧仁笑道：“我知道你有一枝好洞箫，今天借给我们用一用，行不行？”凤喜道：“可以。谈一会儿再去吧，我闷的慌呢！”双璧仁笑道：“别闷了，你们密斯脱樊快来了，我今天可不能坐，大门外还有一个人在那里等着呢。”凤喜笑道：“是你那人儿吗？”双璧仁笑着咬了下唇，点了点头，凤喜道：“不要紧，也可以请到里面来坐坐呀。”双璧仁道：“我们上北海划船去，不在你这儿打搅了。”凤喜点了点头，就不留她了，取了洞箫交给她，携着她的手，送出大门，果然一个西装少年，正在门口徘徊。见了凤喜，笑着点了一个头，就和双璧仁并肩而去。双璧仁本来只有十七八岁，这西装少年，也不过二十边，正是一对儿。她心里不由得想着，郎才女貌，好一个黄金时代啊。论起樊大爷来，不见得不如这少年；只是双女士是位小姐，我是个卖艺的，这却差远了。然而由此可知樊大爷更是待我不错。望着他二人的后影，却呆呆的站住。

一阵汽车车轮声，惊动了凤喜的知觉。那一辆汽车，恰好停在自己门口，凤喜连忙缩到屋子里去，一会便听到沈大娘嚷进来，说是刘将军派汽车来接，到尚师长家里去打小牌玩儿。凤喜皱眉道：“今天要我听戏，明天要我打牌，咱们这一份儿身份，够得上吗？我可不去。”沈大娘道：“呀！你这是什么

话呢？人家刘将军和咱们这样客气，咱们好意思驳回人家吗？”凤喜掀着玻璃窗上的纱幕，向外看了一眼，见沈三玄不在院子里，便回转头来，正色向沈大娘道：“妈！我现在要问你一句话，设若你现在也是一个姑娘，要是找女婿的话，你是愿意像双小姐一样，找个品貌相当的人，成双成对呢，还是只在乎钱，像雅琴姐，去嫁一个黑不溜秋的老头呢？”沈大娘听她这话，先是愣住了，后就说道：“你的话，我也明白了。可是什么师长，什么将军，全是你自己去认得的，我又没提过半个字。”凤喜道：“那就是了，什么废话也不用说。劳你驾，你给我走一趟，把这个珠圈和他给我的款子，送还给他，咱们不是陪老爷们开心的。他有钱，到别地方去抖吧。”说着，忙开了箱子，把珠圈和那三百元钞票，一齐拿了出来，递给沈大娘。沈大娘见凤喜的态度，这样坚决，便道：“你不去就不去，他还能把你抢了去吗？干吗把这些东西送还他呢！”凤喜冷笑道：“你不想想他送这些东西给我们干吗的吗？你收了的东西，要想不去，可是不成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不是光贪着钱呢？你既然不是光贪着钱，那我就请你送回去。”沈大娘将东西捧在手里，不免要仔细筹划一番，尤其是那三百元钞票，事先并不知道有的，原来昨晚刘将军送她回家，还给了这些钱，怪不得闹着一宿都不安了。因点头道：“我哪有不乐意发财的，不过这个钱，倒是不好收。你既然是不肯收，自然你的算盘打定了的。那么，我也犯不着多你的什么事，就给你送回去；可是这事别让酒鬼知道，我看这件事，他是在里头安了心眼儿。”凤喜冷笑道：“这算你明白了。”沈大娘又犹疑了一阵子，看看珠子，又看看钞票，叹了一口气，就走出去对来接的人道：“我们姑娘不大舒服，我亲自去见你们将军道谢吧。”接的人，本不知道这里面的事情，现在见有这屋里的主人出来，不愁交不了差，便和沈大娘一路去了。凤喜很怕沈三玄知道，又要来纠缠，因此躲在屋里也不敢出去。不多一会儿，只听他在院子里叫道：“大嫂！我出去了。你来带上门，今天我们大姑娘，又不定要带多少钞票回来了，明天该给我几个钱去买烟土了吧。”说毕，唱着“孤离了龙书案”的二簧，走出门去了。凤喜关了门，一人在院子里徘徊着，却听到邻居那边有妇人的声音道：“唉！我是从前错了，图他是个现任官，就受点委屈跟着他了，可是他倚恃着他有几个臭钱，简直把人当牛马看待，我要不逃出来，性命都没有了。”又一妇人答道：“是啊！年轻轻儿的，干吗不贪个花花世界，只瞧钱啊。你没听见说吗？当家是个年轻郎，餐餐窝头心也凉。大姐！你是对了。”凤喜不料好风在隔壁吹来，却带来这种安慰的话，自然的心旷神怡起来。约有一个半小时，沈大娘回来了。这次，可没有那带盒子炮的护兵押汽车送来；沈大娘是雇了人力车子回来的。不等到屋里，凤喜便问他们怎样说？沈大娘道：“我可怯官，不敢见什么将军。我就一直见着雅琴，说是不敢受人家这样的重礼，况且你妹子，是有了主儿的人，也不像从前了。雅琴是个聪明人，我一说，她还有什么不明白，她也就不往下说了。我在那儿的时候，刘将军请她到前面客厅里说话去的，回来之后，脸上先是有点为难似的，后来也就很平常了。我倒和她谈了一些从前的事，才回来，大概以后他们不找你来了。”凤喜听了这话，如释重负，倒高兴起来。到了晚上，以为沈三玄知道了，一定要啰嗦一阵的，不料他只当不知道，一个字也不提。

到了第三日，有两个警察来查户口。沈三玄倒抢着上前说了一阵，报告是唱大鼓书的，除了自己，还有一个侄女凤喜，也是干这个的。凤喜原来报户口是学界，叔叔又报了是大鼓娘，很不欢喜，但是他已经说出去了，挽回

也来不及，只得罢了。又过了一天，沈三玄整天也没出去。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一个巡警领了三个带盒子炮的人，冲了进来，口里先嚷道：“沈凤喜在家吗？”凤喜心想谁这样大名小姓的，一进门就叫人。掀了玻璃窗上的白纱一看，心里倒是一怔。这为什么？这个时候，沈三玄迎了上前，就答道：“诸位有什么事找她？”其中一个护兵道：“你们的生意到了。我们将军家里今天有堂会，让凤喜去一趟。”沈大娘由屋子里迎了出去道：“老总！你错了。凤喜是我闺女，她从前是唱大鼓，可是现在她念书，当学生了。怎么好出去应堂会？”一个护兵道：“你怎么这样不识抬举？咱们将军看得起你，才叫你去唱堂会，你倒推诿起来。”第二个护兵就道：“有工夫和他们说这些个吗？揍！”只说了一个揍字，只听砰的一声，就碎了门上一块玻璃。沈三玄却作好作歹，央告了一阵，把四个人劝到他屋子里去坐了。沈大娘脸上吓变了色，呆坐在屋子里，作声不得。凤喜伏在床上，将手绢擦着眼泪。沈三玄却同一个警察一路走了进来，那警察便道：“这位大娘，你们姑娘现在是学生，我也知道，我天天在岗位上，就看见她夹了书包走过去的；可是你们户口册上，报的是唱大鼓书。人家打着官话来叫你们姑娘去，这可是推不了的。再说……”沈大娘生气道：“再说什么？你们都是存心。”沈三玄便对巡警笑道：“你这位先生，请到外面坐一会儿，等我慢慢的来和我大嫂说吧。”说着，又拱了拱手，巡警便出去了。沈三玄对沈大娘道：“大嫂！你怎么啦？我们犯得上和他们一般见识吗？说翻了，他真许开枪，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既然是驾着这老虎势子来了，肯就空手回去吗？我想既然是堂会，自然不像上落子馆，让大姑娘对付着去一趟，早早的回来，就结了。谁教咱们从前是干这个的。若说将来透着麻烦，咱们趁早找房子搬家，以后隐姓埋名，他也没法子找咱们了。你若是不放心，我就和大姑娘一路去。再说堂会里，也不是咱们姑娘一个人；人家去得，咱们也去得，要什么紧！”沈大娘正想驳三玄的话，在竹帘子缝里，却见那三个护兵，由三玄屋子里抢了出来。其中有一个，手扶着装盒子炮的皮袋，向着屋子里瞪着眼睛，喝道：“谁有这么些工夫和你们废话，去不去？干脆就是一句。你若是不去，我们有我们的打算。”说着话时，手将去解那皮袋的扣子，意思好像是要抽出那盒子炮来。沈大娘哟了一声，身子向旁边一闪，脸色变成白纸一般。沈三玄连连摆手道：“不要紧，不要紧。”说着，又走到院子里去，陪着笑作揖道：“三位老总！再等一等吧。她已经在换衣服了，顶多还有十分钟，请抽一根烟吧。”说着，拿出一盒烟卷，躬着身子，一人递了一支，然后笑着又拱了一拱手。那三个护兵，经不住他这一份儿央告，又到他屋子里去了。沈三玄将脑袋垂得偏在肩膀上，显出那万分为难的样子，走进屋来，皱着眉对沈大娘道：“你瞧我这份为难。”又低了一低声音道：“我的大嫂！那枪子儿，可是无情的。若是真开起枪来，那可透着麻烦。”沈大娘这两天让刘将军尚师长一抬，已经是不怕兵，现在让盒子炮一吓，又怕起来，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沈三玄道：“姑娘！你瞧你妈这份儿为难，你换件衣服，让我送你去吧。”凤喜哭了一顿子，又在窗户下躲着看了一阵，见那几个护兵，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那大马靴只管走着咯支咯支的响，也呆了。听了三玄说陪着一路去，胆子略微壮了一些，正要走到外面屋子里去，和母亲说两句，两只脚却如钉在地上一一般，提不起来。停了一停，扶着壁子走出来，只见她母亲两只胳膊互相抱着，浑身如筛糠一般的抖，凤喜将两手慢慢的抚摸着头发，望了沈大娘道：“既是非去不可，我就去一趟；反正也不能把我吃下去。”沈三玄拍掌一笑道：“这

不结了。大姑娘！我陪你去，保你没事回来。你赶快换衣服去。”凤喜道：“咱们卖的是嘴，又不是开估衣铺，穿什么衣服去。”只在这时，已经有一个兵闯进屋来，问道：“闹了半天，怎么衣服还没有换呢？我们上头有命令，差使办不好，回去交不了数，那可别怪我们弟兄们，不讲面子了。”沈三玄连道：“这就走，这就走。”说着话，将凤喜先推进屋子里去，随后两手拖起沈大娘离开椅子，也将她推进屋去。当他们进了屋子，其余两个兵，也进了外面屋子了。娘儿俩话也不敢说，凤喜将冷手巾擦了一擦脸上的泪痕，换了件长衣，走到外面屋子里，低声说道：“走哇。”三个兵互相看看，微笑了一笑，走出了院子。沈三玄装出一个保护人的样子，紧紧跟随凤喜，一同上了汽车，一直开到刘将军家来。

凤喜心里想着，所谓堂会，恐怕是靠不住的事。我是个不唱大鼓书的人了，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及至到了刘将军家门首，一见汽车停了不少，是个请客的样子，堂会也就不假了。下了车，三玄已不见，就由两个护兵引导，引到一所大客厅前面来。客厅前帘子高挂，有许多人在里面，有躺在藤榻上的，有坐着说话的，有斜坐软椅上，两脚高高支起，抽着烟卷的。看那神情，都是大模大样。刘将军尚师长也在那里，今天见面，那一副面孔，可就不像以前了；望着睬也不睬。这大厅外是个院子，院子里搭着凉棚，六七个唱大鼓书的姑娘，都在那里，向着正面客厅坐着。凤喜也认得两三个，只得上前招呼，坐在一处。因为这院子里四围，都站着拿枪的兵，大姑娘们，都斯斯文文的，连咳嗽起来，都掏出手绢来捂住了嘴。坐了一会，由客厅里走出一个武装马弁带了护兵，就在凉棚中间，向上列着鼓案，先让几个大鼓娘各唱了一支曲子，随后，客厅里电灯亮了。中间正摆着筵席，让客入座。这时，刘将军将手向外一招道：“该轮着那姓沈的小妞儿唱了。叫她就在咱们身边唱。”说着，用手向酒席边地上一指，表示是要她在那里唱的意思。马弁答应着，在外面将沈三玄叫了进来。他提着三弦子走到客厅里去，突然站定了脚，恭恭敬敬向筵席上三鞠躬。凤喜到了这种地步，也无可违抗，便低了头，走进客厅。沈三玄已是和别人借好了鼓板，这时由一个护兵捧了进来。所放的地方，离着筵席，也不过二三尺路。刘将军见她进来，倒笑着先说道：“沈小姐！劳驾，我们可就不客气了。”说时，他用手上的筷子，照着席面，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然后将筷子向凤喜一指，笑道：“诸位！你可别小瞧了人，这是一位女学生啦。我有心抬举她，和她交个朋友，她可使出小姐的身份，不肯理我。可是我有张天师的照妖镜，照出了她的原形，今天叫两个护兵，就把她提了来了。今天我得让我的同行，和她的同行，比上一比，瞧瞧咱们可够得上交个朋友。”沈三玄听说，连忙放下三弦，走近前一步，向刘将军请了一个安，满面的笑道：“将军！请你息怒，我这侄女儿，她是小孩子，不懂事。她得罪了将军，让她给将军赔上个不是，总让将军平下这口气。”刘将军眼睛一瞪道：“你是什么东西？这地方有你说话的份儿？”说着，端起一杯酒，照着沈三玄脸上泼了过去。沈三玄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站起来，便偏到一边去。尚师长已是伸手摇了两摇，笑道：“德柱！你这是何必，犯得着跟他们一般见识。他既然是说，让凤喜给你赔不是，我们就问问他，这个不是，要怎样的赔法？”说着话时，偷眼看看凤喜，只见凤喜手扶着鼓架，背过脸去，只管抬起手来擦着眼睛。沈三玄像木头一般，笔直的站着，便笑道：“你这一生气不打紧，可是你看看，把人家逼得那样子。”说时，将手向沈三玄一挥，笑道：“得！你先和她唱上一段吧。唱得刘将军一开心，不

但不罚你，还有赏呢。”沈三玄借了这个机会，请了一个安，就坐下去，弹起三弦子来。凤喜一看这种形势，知道反抗不得，只好将手绢擦了一擦眼睛，回转身来，打着鼓板，唱了一支《黛玉悲秋》。刘将军见她那楚楚可怜的模样儿，又唱得这样凄凉婉转，一腔怒气，也就慢慢消除。凤喜唱完，合座都鼓起掌来。刘将军也笑着，吩咐马弁道：“倒一杯茶给这姑娘喝。”尚师长便向凤喜笑道：“怎么样？我说刘将军自然会好不是？你这孩子！真不懂得哄人。”他一说，合座大笑起来。凤喜心想你这话分明是侮辱我，我凭什么要哄姓刘的。心里正在发狠，手上让人碰了一碰。看时，一个彪形大汉，穿了武装，捧了一杯茶送到面前来。凤喜倒吃了一惊，便勉强微笑着道了劳驾，接过茶杯去。刘将军道：“凤喜！你唱得是不错，可是刚才唱的那

段曲子，现着太悲哀，来一个招乐儿的吧。”尚师长道：“那么，唱个《大妞儿逛庙》吧。”刘将军笑道：“不！还是来个《拴娃娃》吧。”

这一说，大家都看着凤喜微笑。

原来旧京的风俗，凡是妇人，求儿子不得的，或者闺女大了，没有找着婆婆家，都到东岳庙里去拴娃娃。拴娃娃的办法，就是身上暗藏一根细绳子，将送子娘娘面前泥塑小孩，偷偷的拴上。这拴娃娃的大鼓词，就是形容妇人上庙拴娃娃的一段事情。出之于妙龄女郎之口，当然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了。而且唱这种曲子，不但是需要口齿伶俐，而且脸上总要带一点调皮的样子，才能合拍；

若是板着一副面孔唱，就没有意思了。凤喜不料他们竟会点着这种曲子。正要说不会时，沈三玄就对她笑道：“姑娘！你对付唱一个吧。”刘将军道：“那不行，对付唱不行！一定得好好的唱。若是唱得不好，再唱一遍；再唱不好，还唱三遍，非唱好不能完事。”

凤喜一肚子苦水，脸上倒要笑嘻嘻的逗着老爷们笑，恨不得有地缝都钻了下去。转身一想，唱好既是可以放走，倒不如哄着他们一点，早早脱身为妙。心思一变，马上就笑嘻嘻的唱将起来。满席的人，不像以前那样爱听不听的了；听一段，叫一阵好；听一段，叫一阵好；凤喜把这一段唱完，大家都称赞不已。就有人说：“咱们都是拿枪杆儿的，要谈个赏罚严明。她先是被得罪了刘将军，所以罚她唱，现在唱得很好，就应该赏她一点好处。”刘将军用两个指头拧着上嘴唇短胡子的尖端，就微微一笑，因道：“对付这位姑娘，可是不容易。说个赏字，我送过她上千块钱的东西，她都给我退回来了，我还有什么东西可赏呢。”尚师长笑道：“别尽谈钱啦。你得说着人话，沈姑娘只谈个有情有义，哪在乎钱。”刘将军笑道：“是吗！那就让你也来坐一个，咱们还交朋友吧。”说着，先向凤喜招了一招手，接着将头向后一偏，向马弁瞪了一眼，喝道：“端把椅子来，加个座儿。”看那些马弁，浑身武装，雄赳赳的样子，只是刘将军这一喝，他们乖得像驯羊一般，蚊子的哼声也没有。于是就紧靠着刘将军身旁，放下一张方凳子。凤喜一想，那些武夫都是那样怕他，自己一个娇弱女孩子，怎样敢和他抵抗。只好大着胆子说道：“我就在一边奉陪吧，这可不敢当。”刘将军道：“既然是我们叫你坐，你就只管坐下。你若不坐下，就是瞧不起我了。”尚师长站起走过来，拖了她一只手到刘将军身边，将她一按，按着凤喜在凳子上坐下。

这时已添了杯筷，就有人给她斟上一满杯酒。刘将军举着杯子向她笑道：“喝呀。”凤喜也只好将杯子闻了一闻，然后笑道：“对不住！我不会喝酒。”刘将军听她如此说，便表示不愿意的样子。停了半晌。才板着脸道：“还是

不给面子吗？”凤喜回头一看，沈三玄已经走了，这里只剩她一人，立刻转了念头，笑道：“喝是不会喝，可是这头一杯酒，我一定要喝下去的！”说着，端起杯子，一仰脖子，全喝下去了，喝完了，还对大众照了一照杯，杯子放下，马上在旁边桌上拿过酒壶，挨着席次，斟了一遍酒。每斟一位酒，都问一问贵姓，说两句客气话。这些人都笑嘻嘻的，端起杯子来，一饮而尽，到了最后，便是刘将军面前了。凤喜笑着对他道：“刘将军！请你先干了杯子里的。”刘将军更不推辞，将酒喝完了，便伸了杯子，来接凤喜的酒。凤喜斟着酒，眼睛向他一溜，低低的笑着道：“将军！你还生我小孩子的气吗？”刘将军端着杯子也骨嘟一声喝完了，撑不住哈哈大笑道：“我值得和你生气吗？来，咱们大家乐一乐吧。”于是向客厅外一招手，对马弁道：“把她们全叫进来。”马弁会意，就把阶下一班大鼓娘，一齐叫了进来。刘将军向着全席的客道：“诸位别瞧着我一个人乐，大家快活一阵子。”说时，那些来宾，如蜂子出笼一般，各人拉着一个大鼓娘，先狂笑一阵，这一桌酒席，也就趁此散了。有碰着合意的，便拉到一处坐了，碰不着合意的，又向别一对里面去插科打诨。刘将军携着凤喜的手，同到一边一张沙发上坐下，笑道：“你瞧人家是怎样找乐儿？那一天晚晌，咱们分手，还是好好儿，为什么到了第二日，就把我的礼物，都退回哩？”凤喜被他拉住了手，心里想挣脱，又不敢挣脱，只得微笑道：“无缘无故的，我怎样敢受将军这样重的礼哩？”她口里说着话，脚就在地下徐抹，那意思是说：我恨你，我恨你！刘将军笑道：“在你虽然说是无缘无故，可是我送你的礼，是有缘有故呀。你很聪明，你难道还不明白？”他口里说着话，一只手抚摸着凤喜的胳膊，就慢慢向上伸。凤喜突然向上一站，手向回一缩，笑道：“我母亲很惦记我的，我和你告假，我……”刘将军也站了起来，将手摆了摆道：“别忙呀，我还有许多话要和你说明呢。”凤喜笑道：“有话说也不忙呀，让我下次再来说就是了。”刘将军两眼望着她，好久不作声。耸着双肩，冷笑了一声，便吩咐马弁，将沈三玄叫了来。他远远的垂手站着，刘将军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叫你们来，本想出我一口恶气，可是我这人心肠又软不过，你侄女只和我赔不是，我也不好计较了。你回去说，我还没有娶太太，现在的姨太太，也就和正太太差不多，只要你们懂事，我也不一定续弦的。我姓刘的，一生不亏人，叫你嫂子来，我马上给她几千块钱过活。你明白一点，别不识抬举。”刘将军越说越厉害，说到最后，瞪了眼，喝道：“你去吧。她不回去，我把她留下了。”凤喜听了这一通话，心里一急，一阵头晕目眩，便倒在沙发上，昏了过去。要知她生死如何？下回交代。

第十三回 沽酒迎宾甘为知己死 越墙窥影空替美人怜

却说刘将军向沈三玄说出一番强迫的话，凤喜知道没有逃出囚笼的希望，心里一急，头一发晕，人就向沙发椅子上倒了下去。沈三玄眼睁睁望着，可不敢上前搀扶，刘将军用手抚摸着她的额角，说道：“不要紧的，我有的是熟大夫，打电话叫他来瞧瞧就是了。”这大厅里一些来宾，也立刻围拢起来，沈三玄不敢和阔人们混迹在一处，依然退到外面卫兵室里来听消息。不到十分钟，来了一个西医，一直就奔上房。有好一会儿，大夫出来了，他说：“打了一针，又灌下去许多葡萄酒，人已经回转来了。只要休养一晚，明天就可以像好人一样的。”沈三玄听了这消息，心里才落下一块石头，只要她无性命之忧，在这里休养几天，倒是更好。不过心里踌躇着，她发晕了，要不要告诉嫂嫂呢？正在这时，刘将军派了一个马弁出来说：人已不要紧了，回去叫她母亲来，将军有话要对她说。沈三玄料是自己上前不得，就回家去，把话告诉了沈大娘。沈大娘一听这话，心里乱跳，将大小锁找了一大把出来，把箱子以至房门都锁上了，出了大门，雇了一乘人力车，就向刘将军家来。

这时业已夜深，刘将军家里的宾客也都散了。由一个马弁，将沈大娘引进上房，后又由一个老妈子，将沈大娘引上楼去。这楼前是一字通廊，一个双十字架的玻璃窗内，垂着紫色的帷幔。隔着窗子，看那灿烂的灯光，带着鲜艳之色，便觉这里不是等闲的地方了。由正门穿过堂屋，旁边有一挂双垂的绿幔。老妈子又引将进去，只见里面金碧辉煌，陈设得非常华丽；上面一张铜床，去了上半截的栏杆。天花板上，挂着一副垂钟式的罗帐，罩住了这张床，在远处看着，那电光映着，罗帐如有如无，就见凤喜侧着身子躺在里面。床前两个穿白衣的女子，坐着看守她。沈大娘曾见过，这是医院里来的人了。沈大娘要向前去掀帐子，那女看护对她摇摇手道：“她睡着了，你不要惊动她；惊醒了她是很危险的。”沈大娘看女看护的态度，是那样郑重，只好不上前，便问老妈子道：“这是你们将军的屋子吗？”老妈子道：“不是！原是我们太太的屋子，后来太太回天津，就在天津故世了，这屋子还留着。老太太你瞧瞧，这屋子多么好。你姑娘若跟了我家将军，那真是造化。”沈大娘默然。因问：“刘将军哪里去了？”老妈子道：“有要紧的公事，开会去了。大概今天晚晌，不能回家。他是常开会开到天亮的。”沈大娘听了这话，倒又宽慰了一点子。可是坐在这屋子里，先是女看护不许惊动凤喜，后来凤喜醒过来了，女看护又不让多说话。相守到了下半夜，两个女看护出去睡了，老妈子端了两张睡椅，和沈大娘一个人坐了一张，轻轻的对沈大娘道：“我们将军吩咐了，只叫你来陪着你姑娘，可是不让多说话。你要有什么心事，等我们将军回来了，和我们将军当面说吧。”沈大娘到了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自然畏惧起来。老妈子不让多说话，也就不多说话。夏日夜短，天快亮了，凤喜睡足了，已是十分清醒，便下床将沈大娘摇撼着。她醒过来，凤喜将手把老妈子一指，又摇了一摇，然后轻轻的道：“我只好还装着病，要出去是不行了的了。回头你去问问关家大叔，看他还有救我的什么法子没有？”说时，那老妈子在睡椅上翻着身，凤喜就溜上床去了。沈大娘心里有事，哪里睡得着。约有六七点钟的光景，只听到窗外一阵脚步声，就有人叫道：“将军来了。”那老妈子一个翻身坐起来，连连摇着沈大娘道：“快起快起。”沈大娘起身时，刘将军已进门了。仿佛见绿幔外，有两个穿黄色短衣服的人，在那里站着，自己打算要质问刘将军的几句话，完全吓回

去了。还是刘将军拿了手上的长柄折扇指点着她道：“你是凤喜的妈妈？”沈大娘说了一个是字，手扶着身边的椅靠，向后退了一步。刘将军将扇子向屋子四周挥了一挥，笑道：“你看，这地方比你们家里怎样？让你姑娘在这里住着，不比在家里强吗？”沈大娘抬头看了看他，虽然还是笑嘻嘻的样子，但是他那眼神里，却带有一种杀气，哪里敢驳他，只说得一个“是”字。刘将军道：“大概你熬了一宿，也受累了。你可以先回去歇息歇息，晚半天到我这里来，我有话和你说。”沈大娘听他的话，偷一眼看了看凤喜，见她睡着不动，眼珠可向屋子外看着。沈大娘会意，就答应着刘将军的话，走了出来。

她记着凤喜的话，并不回家，一直就到关寿峰家来。这时寿峰正在院子里做早起的功夫，忽然见沈大娘走进来，便问道：“你这位大嫂，有什么急事找人吗？瞧你这脸色。”沈大娘站着定了一定神，笑道：“我打听打听，这里有位关大叔吗？”关寿峰道：“你大嫂贵姓？”沈大娘说了，寿峰一掀自己堂屋门帘子，向她连招几下手道：“来来，请到里面来说话。”沈大娘一看他那情形，大概就是关寿峰了。跟着进屋来，就问道：“你是关大叔吗？”秀姑听说，便由里面屋子里走出来，笑道：“沈大婶！您是稀客……。”寿峰道：“别客气了，等她说话吧。我看她憋着一肚子事要说呢。大嫂！你说吧，若是要我姓关的帮忙的地方，我要说一个不字，算不够朋友。”沈大娘说道：“你请坐。”自己也就在桌子边一张方凳上坐下。寿峰道：“大嫂！要你亲自来找我，大概不是什么小事。你说你说。”说时，睁了两个大圆眼睛，望着沈大娘。沈大娘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把刘将军关着凤喜的事说了一遍，至于以前在尚家往来的事，却含糊其词只说了一两句。寿峰听了，一句话也不说，咚的一声，便将桌子一拍。秀姑给沈大娘倒了一碗茶，正放到桌子上，桌子一震，将杯子当啷一声震倒，溅了沈大娘一袖口水。秀姑忙着找了手绢来和她擦抹，只赔不是。寿峰倒不理睬，跳着脚道：“这是什么世界？北京城里，大总统住着的，都是这样不讲理，若是在别地方，老百姓别过日子了。大街上有的是好看的姑娘，看见了……”秀姑抢着上前，将他的手使劲拉住，说道：“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连嚷带跳一阵子，这事就算完了吗？幸亏沈大婶早就听我说了，你是这样点爆竹的脾气，要不然，你先在自己家里，这样闹一阵子，那算什么？”寿峰让他姑娘一劝，突然向后一坐，把一把旧太师椅子，哗拉一声，坐一个大窟窿，人就跟着椅子腿，一齐倒在地下。沈大娘不料这老头子会生这么大气，倒愣住了，望着他作声不得。寿峰站了起来，便不言语，坐到靠门一个石凳上去，两手托了下巴，撇着胡子，兀自生气。一看那把椅子，拆成了七八十块木片，倒又噗嗤一声，接上哈哈大笑起来。因站着对沈大娘拱手道：“大嫂！你别见笑，我就是点火药似的这一股子火性，凭怎么样忍耐着，也是改不了。可是事情一过身，也就忘了。你瞧我这会子出了这椅子的气，回头我们姑娘一心痛，就该叨唠三天三宿了。”说时，不等沈大娘答词，昂头想了一想，一拍手道：“得！就是这样办。这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大嫂！你赞成不赞成？”秀姑道：“回头又要说我多事了。你一个人闹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一个字来，你问人家赞成不赞成，人家知道赞成什么呢？”寿峰笑道：“是了，我倒忘了和大嫂说。你的姑娘，若是照你说的话，就住在那楼上，无论如何，我可以把她救出来；可是这样一来，不定闯上多大的乱子。你今晚上二更天，收拾细软东西，就带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一拐弯，就是城墙，我预备两根长绳子吊出城去。我

有一个徒弟，住在城外大王庄，让他带你去住几时，等樊先生来了，或是带你们回南，或是暂住在城外，那时再说，你瞧怎样？”沈大娘道：“好是好，但是我姑娘在那里面，你有什么法子救她出来呢？”寿峰道：“这是我的事，你就别管了。我要屈你在我这儿吃一餐便饭，不知道你可有工夫？也不是光吃饭，我得引几个朋友和你见见。”沈大娘道：“若是留我有话说，我就扰你一顿，可是你别费事。”寿峰道：“不费事不行，可也不是请你。”于是伸手在他裤带子中间挂着的旧褡裢里，摸索了一阵，摸出一元银币，又是些零碎铜子票，一齐交到秀姑手上道：“你把那葫芦提了去，打上二斤白干，多的都买菜。买回来了，就请沈大娘帮着你做，我去把你几位师兄找来。”说毕，他找了一件蓝布大褂披上，就出门去了。

秀姑将屋子收拾了一下，不便留沈大娘一人在家里，也邀着她一路出门去买酒菜。回来时，秀姑买了五十个馒头，又叫切面铺烙十斤家常饼，到了十二点钟，送到家里去。沈大娘道：“姑娘！你家请多少客，预备这些个吃的？”秀姑笑道：“我预备三个客吃的。若是来四个客，也许就闹饥荒了。”沈大娘只奇怪在心里，陪着她到家，将菜洗作时，便听到门口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首先一个人，一顶破旧草帽，戴着向后仰，一件短褂，齐胸的钮扣全敞着，露出一片黑而且胖的胸脯子来；后面还有一个长脸麻子，一个秃子，都笑着叫师妹，抱了拳头作揖。最后是关寿峰，却倒提了一只羊腿子进来。远远的向上一举道：“你周师兄不肯白吃咱们一餐，还贴一只羊腿，咱们烧着吃吧。”于是将羊腿放在屋檐下桌上，引各人进屋。沈大娘也进来相见，寿峰给他介绍，那先进来的叫快刀周，是羊屠夫；麻子叫江老海，是吹糖人儿的；秃子便叫王二秃子，是赶大车的。寿峰道：“大嫂！你的事我都对他们说了，他们都是我的好徒弟，只要答应帮忙，掉下脑袋来，不能说上一个不字。我这徒弟，他就住在大王庄，家里还种地，凭我的面子，在他家里吃上周年半载的窝窝头，决不会推辞的。”说时，就指着王二秃子，他也笑道：“你听着，我师傅这年高有德的人，决不能冤你，我自己有媳妇，有老娘，还有个大妹子，我又整个月不回家，要说大姑娘寄居在我们那儿，是再能够放心没有的了。”江老海道：“王二哥！当着人家大娘儿在这儿，干吗说出这样的话来？”王二秃子道：“别那么说呀，这年头儿，知人知面不知心，十七八岁大姑娘，打算避难到人家家里去，能不打听打听吗？我干脆说出来，也省得人家不放心。话是不好听，可是不比人家心里纳闷强吗？”这一说，大家都笑了。一会儿，秀姑将菜作好了。摆上桌来：乃是两海碗红烧大块牛肉，一大盘子肉丝炒杂拌，一大瓦盆子老鸡煨豆腐。秀姑笑道：“周师兄！你送来的羊腿，现在可来不及作，下午煨好了，给你们下面条吃。”快刀周道：“怎么着，晚上还有一餐吗？这样子，连师妹都发下重赏了。王二哥！江大哥！咱们得费力啊。”王二秃子将脑袋一伸，用手拍着后脑脖子道：“这大的北京城，除了咱们师傅，谁是知道咱们的？为了师傅，丢下这颗秃脑袋，我都乐意。”大家又笑了。说话时，秀姑拿出四只粗碗，提着葫芦，倒了四大碗酒，笑道：“这是给你们师弟四位倒下的，我和大娘儿都不喝。”王二秃子道：“好香牛肉。”说着，拿了一个馒头蘸着牛肉汁，只两口，先吃了一个，一抬腿，跨过板凳。先坐下了。因望着沈大娘道：“大娘你上坐，别笑话。我们兄弟都是老粗，不懂得礼节。”于是大家坐下，只空了上位。沈大娘看他们都很痛快的，也就不推辞，坐下了。寿峰端着碗，先喝了两口酒，然后说道：“不是我今天办不了大事，要拉你们受累，我读过两句书，知道

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像咱们这样的人，老爷少爷，哪里会看在眼里。可是这位樊先生就不同，和我交了朋友，还救了我一条老命，他和我交朋友的时候，不但是他亲戚不乐意，连他亲戚家里的听差，都看着不顺眼。我看遍富贵人家的子弟，没有像他这样胸襟开阔的。二秃子！你不说，没有人识你们吗？我敢说那樊先生若和你们见了面，他就能识你们。这样的朋友，我们总得交一交。这位大婶儿的姑娘，就是樊先生没过门的少奶奶；我们能眼见人家吃亏吗？”秀姑道：“你老人家要三位师兄帮忙，就说要人帮忙的话，这样牛头不对马嘴，闹上一阵，还是没有谈到本题。”快刀周道：“师傅！我们全懂，不用师傅再说了；师傅就是不说，叫我们做一点小事，我们还有什么为难的吗？”说时，大家吃喝起来。他们将酒喝完，都是左手拿着馒头，右手拿着筷子，不住的吃。五十个馒头，沈大娘和秀姑，只吃到四五个时，便就光了。接上切面铺将烙饼拿来，那师弟四人，各取了一张四两重的饼，摊在桌上，将筷子大把的夹着肉丝杂拌，放在饼上，然后将饼卷成拳头大的卷儿，拿着便吃。不一会，饼也吃光。秀姑用大碗盛上几碗红豆细米粥，放在一边凉着。这时端上桌来，便听到唏哩呼噜之声，粥又喝光。沈大娘坐着，看得呆了，寿峰笑道：“大婶！你看到我们吃饭，有点害怕吗？大概放开量来，我们吃个三五斤面，还不受累呢。要不，几百斤气力，从哪里来。”王二秃子站起来笑道：“师傅！你不说这几句话，我真不敢……”以下他也不曾说完，已端了那瓦盆老鸡煨豆腐，对了盆口就喝。一口气将剩的汤水喝完，噎的一声，将瓦盆放下，笑着对秀姑道：“师妹！你别生气，我作客就是一样不好，不让肚子受委屈。”秀姑笑道：“你只管吃，谁也没拦你。你若是嫌不够，还有半个鸡架子，你拿起来吃了吧。”王二秃子笑道：“吃就吃，在师傅家里，也不算馋。”于是在盆子里，拿起那半只鸡骨头架子，连汤带汁，滴了一桌，他可不问，站着弯了腰，将骨头一顿咀嚼。沈大娘笑道：“这位王二哥，人真是有趣。我是一肚子有事的人，都让他招乐了。”这句话，倒提醒了关寿峰。便道：“大嫂！你是有事的人，你请便吧。我留你在这里，就是让你和我徒弟见一见面，好让你知道他们并不是坏人。请你暗里给你大姑娘通个信，今天晚上，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惊慌。一惊慌，事情可就糟了。”沈大娘听着，心里可就想，他们捣什么鬼？可不要弄出大事来。但是人家是一番好意，这话可不能说出来，当时就道谢而去。

寿峰就对江老海道：“该先用着你了。你先去探探路，回头我让老周跟了去，给你商量商量。”江老海会意，先告辞回去，将糖人儿担子挑着，一直就奔到刘将军公馆。先到大门口看看，那里是大街边一所横胡同里，门口闪出一块石板铺的敞地，围了八字照墙；当照墙正中，一排有几棵槐树，有一挑卖水果的，一挑卖烧饼的，歇在树荫下。有几个似乎差役的人，围着担子说笑。大门口两个背大刀卫兵，分左右站着。他一动，那刀把垂下来整尺长的红绿布，摆个不住，便觉带了一种杀气。江老海也将担子在树荫歇了，取出小糖锣敲了两下。看看大门外的墙，都是一色水磨砖砌的，虽然高不过一丈五六尺，可是墙上都挂了电网。这墙是齐檐的，墙上便是屋顶了。由这墙向右，转着向北。正是一条直胡同。江大海便挑了担子走进那胡同去，一看这墙，拖得很远；直到一个隔壁胡同，方才转过去，分明这刘家的屋子，是直占在两胡同之间了。挑着担子，转到屋后，左方却靠着人家，胡同曲着向上去了。这里算闪出一小截胡同拐弯处，于是歇了担子，四处估量一番，见那墙上的电网，也是牵连不断，而且电线上还缚了许多小铁刺，墙上插了

尖锐的玻璃片。看墙里时，露出一片浓密的枝叶，仿佛是个小花园。在转弯处的中间，却有三间小小的阁楼，比墙又高出丈多；墙中挖了三个百叶窗洞，窗口子紧闭，窗口与墙一般平，只有三方隔砖的麻石，突出来约三四寸，那电网只在窗户头上横空牵了过去。江老海看着发呆，只管搔着头发。就在这时，有人呸了一声道：“吹糖人儿的，你怎么不敲锣？”江老海回头看时，乃是快刀周由前面走过来。江老海四周一看无人，便低声道：“我看这里门户很紧，是不容易进去的。只有这楼上三个窗户，可以设法。”快刀周道：“不但是这个，我看了看，这两头胡同口上，都有警察的岗位。晚上来往，真很不方便呢。”江老海道：“你先回去告诉师傅，我还在这前后转两个圈儿，把出路多看好几条。”快刀周去了，江老海带做着生意，将这里前前后后的街巷都转遍了，直等太阳要落西山，然后挑了担子直回关家来。寿峰因同住还有院邻，却并不声张。晚餐时，只说约了三个徒弟吃羊腿煮面，把事情议妥了，院邻都是作小买卖的，而且和关氏父女感情很好，也不会疑到他们要作什么惊人的事。吃过晚饭，寿峰说是到前门去听夜戏，师徒就陆续出门。王二秃子借了两辆人力车，放在胡同口，大家出来了。王二秃子和江老海各拉了一辆车，走到有说书桌子的小茶馆外，将一人守着车，三人去听书。书场完了已是十二点钟以后，寿峰和快刀周各坐了一辆车，故意绕着街巷，慢慢的走。约莫挨到两点多钟，车子拉到刘宅后墙，将车歇了。

这胡同转角处，正有一盏路灯，高悬在一丈多高以外，由胡同两头黑暗中看这里，正是清楚。寿峰在身上掏出一个大铜子，对着电灯泡抛了去，只听卜的一声，眼前便是一黑。寿峰抬头将阁楼的墙看了一眼，笑道：“这也没有什么难，就是照着我们所议的法子试试。”于是王二秃子面墙站定，蹲了下去，快刀周就站在他的肩上，他慢慢站起来，两手反背，伸了巴掌，江老海踏在他的手上，走上他的肩，接着踏了快刀周的手，又上他的肩，便叠成了三层人。最后寿峰踏在江老海的肩上，手向上一伸，身子轻轻一耸，就抓住了窗口上的麻石，起一个鸚鵡翻架式，一手抓住了百叶窗格的横缝，人就蹲在窗口。墙下三个人，见他站定，上面两个，便跳下了地，寿峰将窗上的百叶，用手捏住；只一揉，便有一块成了碎粉；接连碎了几块，就拆断一大片百叶，左手抓住窗缝，右手伸进去，开了铁钩，与上下插门，就开了一扇窗户，身子一闪，两扇齐开，立脚的地就大了。百叶窗里是玻璃窗，也关上的；于是将身上预备好了的一根裁玻璃针拿出，先将玻璃划了一个小洞，用手捏住，然后整块的裁了下来；接着去了两块玻璃，人就可以探进身子了。寿峰倒爬了进去，四周一看，乃是一所空楼，于是打开窗户，将衣服下系在腰上的一根麻绳解了下来，向墙下一抛，下面快刀周手拿了绳子，缘了上来，二人依旧把朝外的百叶窗关好，下楼寻路。这里果然是一所花园，不过到处是很深的野草，似乎这里很久没有人管理的了。在野草里面寻到一条路，由路过去，穿过一座假山，便是一所矮墙，由假山石上轻轻一耸，便站在那矮墙上。寿峰一站定脚，连忙蹲了下来，原来墙对过是一列披屋，电光通亮，隔了窗子，刀勺声，碗碟声，响个不了；同时有一阵油腥味，顺着风吹来，观测以上种种，分明这是厨房了。快刀周这时也蹲在身边，将寿峰衣服一扯，轻轻的道：“这时候厨房里还作东西吃，我们怎样下手？”寿峰道：“你不必作声，跟着行事就是了。”蹲了一会，却听见有推门声，接上有人问道：“李爷！该开稀饭了吧？”又有一个人道：“稀饭不准吃呢。你预备一点面条子吧。那沈家小姐还要和将军开谈判呢。”又有一个人道：“什么小姐？不

过是个唱大鼓书的小姑娘罢了。”寿峰听了这话，倒是一怔。怎么还要吃面开谈判，难道这事还有挽回的余地吗？于是跨过了屋脊，顺着一列厢房屋脊的后身，向前面走去，只见一幢西式楼房迎面而起，楼后乃是齐檐的高墙，上下十个窗口，有几处放出亮光来。远看去，那玻璃窗上的光，有映带着绿色的，有映带着红色的，也有是白色的。只在那窗户上，可以分出这玻璃窗哪里是一间房。哪两处是共一间房，那有亮光的地方，当然是有人的所在了，远远望去，那红色光是由楼上射出来的，在楼外光射出来的空间，有一丛黑巍巍的影子，将那光掩映着，带着光的地方，可以看出那是横空的树叶；树叶里面有一根很粗的横干，却是由隔壁院子里伸过来的。回头看隔壁时，正有一棵高出云表的老槐树。寿峰大喜，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梯子，于是手抚着瓦沟，人作蛇行，到了屋檐下，向前一看，这院子里黑漆漆的，正没有点着电灯，于是向下一溜，两手先落地，拉了一个大鼎，一点声音没有，两脚向下一落，人就站了起来。快刀周却依旧在屋檐上蹲着，因为这里正好借着那横枝儿树叶，挡住了窗户里射出来的光。寿峰缘上那大槐树，到了树中间，看出那横干的末端，于是倒挂着身子，两手两脚横缘了出去。缘到尖端，看此处距那玻璃窗，还有两三尺，玻璃之内，垂着两幅极薄的红纱。在外面看去，只能看到屋子里一些隐约中的陈设品：仿佛有一面大镜子，悬在壁中间，那里将电灯光反射出来，这和沈大娘所说关住凤喜的屋子，颇有些相像。只是这屋子里是否还有其他的人陪着？却看不出来。于是一面静听屋里的响动，一面看这屋子的电灯线是由哪里去的。只在这静默的时间，沉寂阴凉的空气里，却夹着一阵很浓厚的鸦片烟气味，用鼻子去嗅那烟味传来的地方，却在楼下。沈大娘曾说过：刘将军会抽鸦片烟的。在上房里这样夜深能抽出这样的烟气味来，这当然不是别人所干的事。便向下看了一下地势，约摸相距两丈高。于是盘到树梢，让横干向下沉着，然后一放手，轻轻的落在地上；顺着墙向右转，是一道附墙的围廊。只刚到这里，便听得身后有脚步声，这可不能大意，连忙向走廊顶上一跳，平躺在上面。果然有两个人说着话过来。人由走廊下经过，带着一阵油酱气味，这大概是送晚餐过去了。等人过去，寿峰一昂头，却见楼墙上有一个透气眼透出光来，站在这走廊顶上，正好张望。这眼是古钱式的格子，里头小玻璃掩扇却搁在一边，在外只看到正面半截床，果然是一个人横躺在那里抽烟，刚才送过去的晚餐，却不见放在这屋子里。一会，进来一个三十上下的女仆，床上那人，一个翻身向上一爬，右手上拿了烟枪，直插在大腿上，左手撇了胡子尖笑问道：“她吃了没有？”女仆道：“她在吃呢，将军不去吃吗？”那人笑道：“让她吃得饱饱的吧。我去了，她又得碍着面子，不好意思吃；她吃完了，你再来给我一个信，我就去。”女仆答应去了。寿峰听了纳闷得很，一回身，快刀周正在廊下张望，连忙向下一跳，扯他到了僻静处问道：“你怎么也跑了来？”快刀周道：“我刚才爬在那红纱窗外看的，正是关在那屋子里，可是那姑娘自自在在的在那儿吃面，这不怪吗？”寿峰埋怨道：“你怎么如此大意，你伏在窗子上看，让屋子里人看见，可不是玩的。”快刀周道：“师傅你怎么啦？窗纱这种东西，就是为了暗处可以看明处，晚上屋子里有电灯，我们在窗子外，正好向里面看。”寿峰哦了一声道：“我倒一时愣住了。我想这边屋子有通气眼的，那边一定也有通气眼的，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听那姓刘的说话，还不定什么时候睡觉，咱们可别胡乱动手。”于是二人伏着走过两重屋脊，再到长槐树的那边院子，沿着靠楼的墙走来。这边墙和楼之间，并无矮墙，只有一条小

夹道。这边墙上没有透气眼，却有一扇小窗。寿峰估量了一番，那窗子离屋檐，约摸有一人低，他点了头，复爬上大槐树，由槐树渡到屋顶上，然后走到左边侧面，两脚勾了屋檐，一个金钩倒挂式，人倒垂下来。恰是不高不低，刚刚头伸过窗子，两手反转来，一手扶着一面，推开百叶窗扇，看得屋子里清清楚楚：对着窗户，便是一张红皮的沙发软椅子，一个很清秀的女子，两手抱着右膝盖，斜坐在上面，那正是凤喜无疑了。看她的脸色，并不怎样恐惧，头正对了这窗子，眼珠也不转一转，似乎在想什么。先前在楼下看到的那个女仆，拿了一个手巾把，送到她手上，笑道：“你还擦一把，要不要扑一点粉呢？”凤喜接入手巾，在嘴唇上只抹了一抹，懒懒的将手巾向女仆手上一抛，女仆含笑接过去。一会儿，却拿了一个粉膏盒，一个粉缸，一面小镜子，一齐送到凤喜面前。凤喜果然接过粉缸，取出粉扑，朝着镜子扑了两扑，女仆笑道：“这是外国来的香粉膏，不用一点吗？”凤喜将粉扑向粉缸里一掷，摇了摇摇头，女仆随手将镜子粉扑，放在窗下桌上。看那桌上时，大大小小，摆了十几个锦盒，盒子也有揭开的，也有关上的。看那盒子里时，亮晶晶地，也有珍珠，也有钻石，这些盒子旁，另外还有两本很厚的帐簿，一小堆中外钥匙。

寿峰在外看见，心里有一点明白了。接着，只听一阵步履声，坐在沙发上的凤喜，突然将身子掉了转去，原来是刘将军进来了。他笑向凤喜道：“沈小姐！我叫他们告诉你的话，你都听见了吗？”凤喜依然背着身子不理睬他，刘将军将手指着桌上的东西道：“只要你乐意，这大概值二十万，都是你的了。你跟着我，虽不能说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准能保你这一辈子都享福。我昨天的事，作得是有点对不起，只要你答应我，我准给你把面子挽回来。”凤喜突然向上一站，板着脸问道：“我的脸都丢尽了，还有什么法子挽回来？你把人家姑娘关在家里，还不是爱怎样办就怎样办吗？”刘将军笑着向她连作两个揖，笑道：“得！都是我的不是。只要你乐意，我们这一场喜事，大大的铺张一下。”凤喜依然坐下，背过脸去。刘将军道：“我以前呢，的确是想把你当一位姨太太，关在家里就得了。这两天，我看你为人，很有骨格，也很懂事，足可以当我的太太，我就正式把你续弦吧。我既然正式讨你，就要讲个门当户对，我有个朋友沈旅长，也是本京人，就让他认你作远房的妹妹，然后嫁过来，你看这面子够不够。”凤喜也不答应，也不拒绝，依然背身坐着。刘将军一回头，对女仆一努嘴，女仆笑着走了。刘将军掩了房门，将桌上的两本帐簿捧在手里，向凤喜面前走过来。凤喜向上一站，喝问道：“你干吗？”刘将军笑道：“我说了，你是有志气的人，我敢胡来吗？这两本帐簿，还有帐簿上摆着的银行折子和图章，是我送你小小的一份人情，请你亲手收下。”凤喜向后退了一退，用手推着道：“我没有这大的福气。”刘将军向下一跪，将帐簿高举起来道：“你若今天不接过去，我就跪一宿不起来。”凤喜靠了沙发的围靠，倒愣住了。停了一停，因道：“有话你只管起来说，你一个将军，这成什么样子？”刘将军道：“你不接过去，我是不能起来的。”凤喜道：“唉！真是腻死我了。我就接过来。”说着，不觉嫣然一笑。正是：无情最是黄金物，变尽天下儿女心！寿峰在外面看见，一松脚向墙下一落，直落到夹道地下。快刀周在矮墙上看到，以为师傅失脚了，吃了一惊。要知寿峰有无危险？下回交代。

第十四回 早课欲疏重来怀旧雨 晚游堪乐小聚比秋星

却说快刀周正在矮墙上，给关寿峰巡风，见他突然由屋脊上向下一落，以为他失了脚，跌下来了，连忙跑上前去，只见寿峰好好的迎上前来，在黑暗中将手向外一摆，作着要去的样子。于是二人跳过几重墙，直向后园子里来。快刀周道：“师傅！怎么回事？”关寿峰昂着头，向天上叹了一口气。快刀周道：“怎么样？这事很棘手吗？”寿峰道：“棘手是不棘手，我们若有三十万洋钱，就好办了！出去说吧。”二人依然走到阁楼上，打开窗子，放下绳子，快刀周先握了绳子向下一溜，寿峰却解了绳子，跳将下去。江老海王二秃子，迎上前来，都忙着问顺手吗？寿峰叹着气，将看到的事，略略说了一遍，因道：“我若是不看在樊先生的面上，我就一刀杀了她，我还去救她吗？”王二秃子道：“古语道得好，宁度畜牲不度人，就是这个说法。咱们在阁楼上放一把火，烧他妈的一场，也出这口恶气。”寿峰笑道：“不要说孩子话，我们去给那大婶儿一个信，叫她预备作外老太太发洋财吧。”快刀周道：“不，若要是照这样子看，大概她母亲是来过一趟的。既来了，一定说好了条件，她未必还到师傅家里去了。”寿峰道：“好在我们回去，走她门口过，也不绕道，我们顺便去瞧瞧。”说着二人坐车，二人拉车，虽然夜深，岗警却也不去注意。一路走到大喜胡同，停在沈家门首。这里墙很低，寿峰凭空一跃就跳进去，到了院子里，先藏在槐树里，见屋子里都是黑漆漆的，似乎都睡着了，便溜下树来，贴近窗户用耳朵一听，却听得里面呼声大作，这是上房，当然是沈大娘在这里睡的了。再向西厢房外听了一听，也有呼声。沈家一共只有三个人，一个在刘家，两个在家里，当然没有人到自己家里去。正在这窃听的时候，忽听到沈大娘在上房里说起话来。寿峰听到，倒吓了一跳。连忙向树上一跳，这院子不大，又是深夜，说话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她道：“将军待我们这样好，我们要不答应，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呀。”听那声音，正是沈大娘的声音。原来在说梦话呢！寿峰听了，又叹了一口气，就跳出墙来，对大家道：“走走走！再要待一会，我要杀人了。”快刀周等一听，知道是沈家人变了心，若再要纠缠，真许会生出事故来。大家便一阵风似的，齐回关家来。到了门口，寿峰道：“累了你们一宿，你们回去吧，说不定将来还有事，我再找你们。”王二秃子道：“我明天上午来听信儿，瞧瞧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晚上，一定是睡不着；要不，我陪师傅谈这么一宿，也好出胸头这口恶气。”寿峰笑着拍了他的肩膀道：“你倒和我一样，回去吧，别让师妹不乐意了。”王二秃子一拍脖子道：“忙了一天一宿；没闯祸。脑袋！跟秃子回去吧。”大家听着，都乐了，于是一笑而散。

秀姑心里有事，也是不曾睡着。听得门外有人说话，知道是寿峰回家来了，就开了门。秀姑道：“沈家大婶儿可没来，你们怎样办的？”寿峰一言不发，直奔屋里。秀姑看那样子，知道就是失败了。因道：“一个将军家里，四周都是警卫的人，本来也就不易下手！”寿峰道：“什么不易下手，只要他们愿意出来，十个姑娘也救出来了。”秀姑道：“怎么样？难道她娘儿俩还变了心吗？”寿峰道：“怎么不是。”于是把今晚上的事，说了一遍，叹口气道：“从今以后，我才知道人心换人心这句话是假的，不过是金子换人心罢了。”秀姑道：“有这样的事吗？那沈家姑娘，挺聪明的一个样子，倒看不出是这样下场。她们倒罢了。可是樊先生回来，有多么难过？把他的心

都会灰透了。”寿峰冷笑道：“灰透了也是活该！这年头儿干么作好人哩。”秀姑笑道：“你老人家气得这样，这又算什么。快天亮了，睡觉吧。”寿峰道：“我也是活该！谁教我多管闲事哩。”秀姑也好笑起来，就不理他了。寿峰找出他的旱烟袋，安上一小碗子关东叶子，端了一把藤椅，拦门坐着，望了院子外的天色抽烟。寿峰的老脾气，不是气极了，不会抽烟的。现在将烟抽得如此有味，那正是想事情想得极厉害了。秀姑因为夜深了，怕惊动了院邻，也不曾作声。却也说是奇怪，这事并不与自己什么相干，偏是睡到床上，就会替他们当事人设想。从此以后，凤喜还有脸和樊家树见面吗？家树回来了，还会对她那样迷恋吗？就情理而论，他们是无法重圆的了；无法重圆，各人又应该怎么样？自己只管一层一层推了下去，一直到天色大亮，这也用不着睡觉了，便起床洗扫屋子。在往日作完了事，便应该听到隔壁庙里的木鱼念经声，自己也就捧了一本经书来作早课，今天却是事也不曾作完，隔壁的木鱼声，已经起来了。也不知道是老和尚今天早课提了前，也不知道是自己作事没有精神，把时间耽误了。现在炉子不曾拢着火，水也不曾烧，父亲醒过来，洗的喝的会都没有，今天的早课，只好算了吧。于是定了定神，将茶水烧好，然后才把寿峰叫醒。寿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笑道：“我老了，怎么小小的受这么一点子累，就会睡得这样甜。”秀姑道：“我想了一晚晌，我以为这件事不能含糊过去。我们得写一封快信给樊先生去吧。”寿峰笑道：“你还说我喜欢管闲事呢。我都没有想一宿，你怎么会想一宿呢？想了一宿，就是这么一句话吗？你这孩子太没有出息了。”秀姑脸一红，便笑道：“我干吗想一宿，我也犯不上呀。”寿峰道：“是你自己说的，又不是我说的，我知道犯得上犯不上呢。”秀姑本觉得要写一封信告诉家树才对的，而且也要到沈家去看看沈大娘，这时究竟取的什么态度。可是经了父亲这一度谈话，就不大好意思过问了。又过了两天，江老海却跑来对关寿峰道：“师傅！这事透着奇怪，沈家搬走了。我今天走那胡同里过身，见那大门闭上，外面贴了召租帖子了。我作生意的时候，和买糖人儿的小孩子一问，据说头一天一早就搬了。”寿峰道：“这是理之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怪的。她们不搬走，还等着姓樊的来找她吗？”江老海道：“她们这样忘恩负义，师傅得写一封信告诉那樊先生。”寿峰道：“我早写了一封信去了。”秀姑在屋子里听到，就连忙出来问道：“你写了信吗？我怎么没有看见你写哩。”寿峰道：“我这一肚子文字，要写出这一场事来，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而且也怕写的不好，人家看不清楚，我是请隔壁老和尚写了。他写是写的，他笑着对我说，好管闲事的人，往往就会把闲事管得成了自己的正事，结果，比原来当事人也许更麻烦。他话是说得有理，但是我怎么能够不问哩？老和尚把那信写得很婉转，而且还劝了人家一顿；可是这样失意的事，年轻的人遇到，哪里几句话就可以解劝得了的？也许他也不用回信，过两天就来了。”江老海道：“他来了，我很愿和他见见。”寿峰道：“那很容易，他回了京，还短得了到我这里来吗？”秀姑道：“这里寄信到杭州，要几天到哩？”寿峰笑道：“我没在邮政局里干过事，这个可不知道。”秀姑撇了撇嘴道：“你这老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起话来，老是给我钉子碰。”寿峰笑道：“我是实话呀。可是照火车走起来说，有四个日子，到了杭州了。”秀姑听说，走回房去，默计了一会儿日期。大概信去四天，动身四天，再耽误两天，有十天总可以到京了。现在信去几天，一个星期内外，必然是来的。那个时候，看他是什么态度？难道他还能像以前那种样子对人吗？秀姑心里

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就不住的盘算，尤其是每日晚晌，几乎合眼就会想到这件事上来。起先几天，每日还是照常的念经；到了七八天头上，心里只管乱起来，竟按捺不下心事去念经。心想不要得罪了佛爷，索性抛开一边，不要作幌子吧。关寿峰看到，便笑道：“你也腻了吧！年轻人学佛念经，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呀。”秀姑道：“我哪是腻了？我是这两天心里有点不舒服，把经搁下了，从明天起，我还是照常念起来的。”秀姑说了，便紧记在心上。

到了次日，把屋子打扫完毕，将小檀香炉取来放在桌上，用小匙子挑了一小匙檀香末放在炉子里，点着了，刚刚要进自己屋子去，要去拿一本佛经出来，偶一回头，只见帘子外一个穿白色长衫的人影子一闪，接上那人咳嗽了一声。秀姑忙在窗纸的破窟窿内向外一看，虽不曾看到那人的面孔，只就那身材言，已可证明是樊家树无疑了。一失神便不由嚷起来道：“果然是樊先生来了！”寿峰在屋子里听到，迎了出去，便握着家树的手，一路走进来。秀姑站在内房门口，忘了自己是要进屋去拿什么东西的了。便道：“樊先生来了！今天到的吗？”说着话时，看樊家树虽然风格依旧，可是脸上微微泛出一层焦黄之色，两道眉峰都将峰尖紧束着。当秀姑问话时候，他虽然向着人一笑，可是那两道眉毛，依然紧紧的皱将起来，答应着道：“今天早上到的，大姑娘好？”秀姑一时也想不起用什么话来安慰人家，只得报之以笑。寿峰让家树坐下，先道：“老弟！你不要灰心，人生在世，就如作梦一般，早也是醒，迟也是醒，天下无百年不散的筵席，你不要放在心上吧。”秀姑笑道：“你先别劝人家；你得把这事经过，详详细细告诉人家呀。”寿峰将胡子一摸，笑道：“是啊！信上不能写得那么明白，我得先告诉你。”于是昂着头想了一想，笑道：“我打哪儿说起呢？”家树笑道：“随便吧。反正我有的是工夫，和大叔谈谈也好。”秀姑心想道：他今天不忙了，以前他何以是那样忙呢？嘴里不曾说出来，可就向着他微笑了。家树也不知道她这微笑，由何而来？也就跟着报之以微笑了。寿峰想过之后，急着就先把那晚上到刘将军家里的事先说了。家树听到，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最后，就勉强笑道：“本来金钱是好的东西。谁人不爱，也不必去怪她了。”寿峰点了点头道：“老弟！你这样存心不错，一个穷人家出身的女孩子，哪里见得惯这个呢。莫怪她动心了。”秀姑坐在一边，她的脸倒突然红了，摇了摇头道：“你这话，不见得吧，是穷人家姑娘，就见不得金钱吗？”寿峰哈哈笑道：“是哇！我们只管说宽心话，忘了这儿有个穷人家姑娘等着呢。”家树笑道：“无论哪一界的人，本来不可一概而论的；但不知道这个姓刘的，怎样平空的会把凤喜关了去的。”寿峰道：“这个我们原也不清楚，我们是听沈大嫂说的。”于是将查户口唱堂会的一段事说了，家树本来有忿恨不平的样子的，听到这里，脸色忽然和平起来，连点了几下头道：“这也就难怪了。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场飞祸，一个将军要算计一个小姑娘，那有什么法子去抵抗他呢？”寿峰道：“老弟！你这话可得考量考量，虽然说一个小姑娘，不能和一个将军抵抗，要说真不爱他的钱，他未必忍心下那种毒手，会要沈家姑娘的性命；就算性命保不了，凭着你待她那样好，为你死了也是应该。我可不知道掉文，可是师傅就相传下来两句话：‘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要到这年头儿，才能够看出人心来。”家树叹了一口气道：“大叔说的，怕不是正理，可是一个未曾读过书……”家树说到这里，将关氏父女看着，顿了一顿，就接着道：“而且又没经过贤父兄贤师友指导过她，她哪里会明白这些大道理？我们也只好责人欲宽了。”秀姑忍不住插口道：“樊先生真是

忠厚一流，到了这种地方，还回护着沈家妹子呢。”家树道：“不是我回护她，她已经做错了，就是怪她也无法挽救的了。一个人的良心，总只能昧着片刻的。时间久了，慢慢的就会回想过来的，这个日子，怕她心里不会比我更难受吗？”秀姑笑着点了点头道：“你说的是。”家树一看秀姑脸上，有大不以为然的样子。便笑道：“她本来是不对，要说是无可奈何，怎么她家都赶着搬开了哩？”寿峰道：“你怎么知道她家搬走了。你先去了一趟吗？”家树道：“是的。我不能不先去问问她母亲这一段缘由因何而起。”寿峰道：“树从根下烂；祸事真从天上掉下来的，究竟是少！”说到这里，就想把凤喜和尚师长夫妇来往的事，告诉他。秀姑一看她父亲的神气，知是要如此，就眼望着她父亲，微微的摆了两摆头。寿峰也看出家树还有回护凤喜的意思，这话说出来，他格外伤心，也就不说了。家树道：“大叔说她们树从根下烂，莫不是我去以后，她们有些胡来吗？”寿峰道：“那倒没有，不过是她们从前干了卖唱的事，人家容易瞧她不起罢了。”家树听了寿峰的话，虽然将信将疑，然而转念一想，自己临走之时，和她们留下那么些个钱，在最短期内，不应该感到生活困难的。那么，凤喜又不是天性下贱的人，何至于有什么轨外行动呢？如此一想，也不追究寿峰的话了。

当日关氏父女，极力的安慰了他一顿，又留着他吃过午饭。午饭以后，秀姑道：“爸爸！我看樊先生心里怪闷的，咱们陪着他到

什刹海去乘凉吧。”家树道：“这地方我倒是没去过，我很想去看看。”秀姑道：“虽然不是公园，野景儿倒是不错，离我们这儿不远。”家树见她说话时，眉峰带着一团喜容。说到游玩，今天虽然没有这个兴致，却也不便过拂她的盛意。寿峰一边看出他踌躇的样子，便道：“大概樊先生一下车就出门，行李也没收拾呢。后日就是旧历七月七，什刹海的玩意儿会多一点。”家树便接着道：“好！就是后天吧，后天我准来邀大叔大姑娘一块儿去。”秀姑先觉得他从中拦阻，未免扫兴，后来想到他提出七月七，这老人家倒也有些意思，不可辜负他的盛意，就是后天去也好。于是答道：“好吧！那天我们等着樊先生，你可别失信。”接着一笑，家树道：“大姑娘！我几时失过信？”秀姑无可说了。于是大家一笑而别，家树回得陶家，伯和已经是叫仆役们给他将行李收拾妥当。家树回到房里，觉得是无甚可做，知道伯和夫妇在家，就慢慢的踱到上房里来。陶太太笑道：“你什么事这样忙？一回京之后，就跑了个一溜烟。何小姐见着面了吗？”家树淡淡的道：“事情忙得很，哪有工夫去见朋友。”陶太太道：“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走的时候，人家巴巴的送到车站，你回来了，可不通知人家一声，你什么大人物，何小姐非巴结你不可？”家树道：“表嫂总是替何小姐批评我，而且还是理由很充足，教我有什么可说的。那么，劳你驾，就给我打个电话通知何小姐一声吧。”家树说出来了，又有一点后悔。表嫂可不是听差，怎么叫她打电话呢？不料自己是这样懊悔着，陶太太坐在横窗的一张长桌边，已经拿了桌上的分机，向何家通电话了。陶太太一面说着话，一面将手向家树连招了几招，笑道：“来！来！她要和你说话。”家树上前接着话机，那边何丽娜问道：“我很喜欢啦。老太太全好了吗？”家树道：“全好了，多谢你惦记着。”何丽娜笑道：“还好，回南一趟，没有把北京话忘了，今天上午到的吗？怎么不早给我一个信；不然我一定到车站上去接你。”家树连说不敢当。何丽娜又道：“今天有工夫吗？我给你接风。”家树道：“不敢当！”何丽娜道：“大概是没工夫，现在不出门吗？我来看你。”家树道：“不敢当。”伯和坐在一

边，看着家树打电话，只是微笑，便插嘴道：“怎样许多不敢当？除了你不敢当，谁又敢当呢？”何丽娜道：“你为什么笑起来？”家树道：“我表兄说笑话呢！”何丽娜道：“他说什么呢？”陶太太走上前夺过话机来道：“密斯何！我们这电话借给人打，是照长途电话的规矩，要收费的。而且好朋友说话加倍，我看你为节省经济起见，干脆还是当面来谈谈吧。”于是就放下了电话筒，家树道：“我回京来，应该先去看看人家才是，怎样倒让人家来？”伯和笑道：“家树！你取这种态度，我非常表同情。从前我和你表嫂经过你这个时代，我是处处卑躬屈节，你表嫂却是敢当的。我也问过人，男女双方的爱情，为什么男子要处在受降服的情形里呢？有些人说：这事已经成了一种趋势，男子总是要受女子挟制的；不然，为什么男子要得着一个女子，就叫求恋呢？有求于人，当然要卑躬屈节了。这话虽然是事实，但是在理上却讲不通，为什么女子就不求恋呢？现在我看到你们的情形，恰是和我当年的情形相反，算是给我们出了一口恶气。”陶太太道：“原来你存了这个心眼儿，怪不得你这一晌子对着我都是那样落落难合的样子了。”伯和笑道：“哪里有这样的事。有了这样的事，我就没有什么不平之气。惟其是自己没有出息，这才希望人家不像我，聊以解嘲了。”陶太太正待要搭上一句话，家树就道：“表兄这话，说得实在可怜。要是这样，我不敢结婚了。”他说了这话，就是陶太太也忍不住笑了。过了一会，何丽娜早是笑嘻嘻的由外面走了进来，先给家树一点头，笑问道：“伯母好？”家树答应好。又问今天什么时候到的？答是今天早上到的。陶太太笑道：“你们真要算不怕腻。我猜这些话，你们在电话里都问过了。这是第二次吧？”何丽娜道：“见了面，总得客气一点。要不然，说什么呢？”家树因道：“说起客气来，我倒想起来。何小姐送的那些东西，实在多谢得很。我这回北上，动身匆忙得很，没有带什么来。”何丽娜道：“哪有老人家带东西给晚辈的，那可不敢当了。”但是家树说有时，已走了出去，不一会子，捧了一包东西进来，一齐放在桌上笑道：“小包是土产。杭州带来的藕粉和茶叶，那两大卷，是我在上海买的一点时新衣料。”何丽娜连道：“不敢当，不敢当！”伯和听了，和陶太太相视而笑。何丽娜道：“二位笑什么，又是客气坏了吗？”陶太太道：“倒不是客气坏了，正是说客气得有趣呢。先前打电话，家树说了许多不敢当，现在你两人见面之后，你又说了许多不敢当。都说不敢当，实在都是敢当。”伯和斜靠在沙发上，将右腿架了起来，摇曳了几下，口里衔着雪茄，向陶太太微笑道：“敢当什么？不敢当什么？当官呢，当律师呢，当教员呢？”陶太太先是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后来他连举两个例，就明白了。笑道：“你又说当什么呢？无非当朋友罢了。”何丽娜只当没有听见，看到那屋角上放着的话匣子，便笑问道：“你们买了什么新片子没有？若是买了，拿出来，开一遍让我听听看，我也要去买。”陶太太笑着点头道：“好吧，新买了两张爱情曲的片子，可以开给你听听。”何丽娜摇摇头道：“不，我腻烦这个。有什么皮簧片子，倒可以试试。”伯和依然摇曳着他的右腿，笑道：“密斯何！你腻烦爱情两个字吗？别啊！你们这个年岁，正当其时呢！要是你们都腻烦爱情，像我们中年的人，应该入山学道了。可是不然，我们爱情的日子，过得是非常甜蜜呢。”陶太太回头瞟了他一眼道：“不要胡扯。”何丽娜将两掌一合，向空一拜，笑道：“阿弥陀佛！陶先生也有个管头。”于是大家都笑了。

家树在一边坐着，他总是不言语。他一看到何小姐，不觉就联想到相像

的凤喜。何小姐的相貌，只是比凤喜稍为清瘦一点；另外有一种过分的时髦，反而失去了自然之美，只是成了一个冒充的外国小姐而已。可是这是初结交时候的事，后来见着她有时很时髦，有时很朴素，就像今天，她只穿了一件天青色的直罗旗衫，从前披到肩上的长发，这是家树认为最不惬意的一件事。以为既无所谓美，而又累赘不堪。这话于家树动身的前两天，在陶太太面前讨论过，却不曾告诉过何丽娜。但是今天她将长发剪了，已经改了操向两鬓的双钩式来，这样一来，她的姿势不同了，脸上也觉得丰秀些，就更像凤喜了。自己正是在这里鉴赏，忽然又看到她举起手来念佛，又想到了关秀姑，她乃另是一种女儿家的态度，只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样子。何丽娜和凤喜都不同，却是一味的缠绵，凤喜是小儿女的态度居多，有些天真烂漫处；何丽娜又不然，交际场中出入惯了，世故很深，男子的心事怎样，她不言不语之间，就看了一个透。这种女子，好便是天地间惟一无二的知己，不好呢，男子就会让她玩弄于股掌之上。家树只是如此沉沉的想着，屋子里的人议论些什么，他都不曾去理会。伯和道：“我要上衙门去了。你们今天下午，打算到什么地方去消遣？回头我好来邀你们一块儿去吃饭。今天下午，还是这样的热，到北海乘凉去，好不好？”何丽娜道：“就是那样吧，我来作个小东，请三位吃晚饭。”陶太太笑道：“也请我吗？这可不敢当啊。”何丽娜笑道：“我不知陶太太怎么回事，总是喜欢拿我开玩笑。哪怕是一件极不相干的事，是一句极不相干的话，可是由陶太太看去，都非常可笑。”伯和道：“人生天地间，若是遇到你们这种境遇的人，都不足作为谈笑的资料，那么，天地间的笑料，也就会有时而穷了。”说毕，他笑嘻嘻的走了。陶太太听到了有出去玩的约会，立刻就会坐立不安起来的，因道：“密斯何坐车来的吗？我们三人同坐你的车子去吧。”说时，望着家树道：“先生走哇！”家树心里有事，今天下车之后，忙到现在，哪有兴致去玩。只是她们一团高兴，都说要去，自己要拦阻她们的游兴，未免太煞风景，便懒懒的站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只是向她们二人一笑。陶太太道：“干吗呀？不带我同坐汽车也不要紧，你们先同坐着汽车去，我随后到。”家树道：“这是哪里来的话。我并没有作声，你怎么知道我不要你同坐汽车呢？”陶太太笑道：“我还看不透你的性情吗？我是老手呢！”家树道：“得！得！我们同走吧。”于是不再待陶太太说话，就起身了。

三人同坐车到了北海。一进门，陶太太就遇着几个女朋友过去说话去了，回着头对何丽娜道：“南岸这时正当着西晒，你们先到北岸五龙亭去等我吧。”于是何丽娜和家树顺着东岸向北行。转过了琼岛，东岸那一带高入半空的槐树，抹着湖水西边的残阳，绿叶子西边罩着金黄色，东边避着日光，更阴沉起来。一棵树连着一棵树，一棵树上的蝉声，也就连着一棵树上的蝉声；树下一条宽可数丈的大道，东边是铺满了野草的小山，西边是绿荷万顷的北海，越觉得这古槐，不带一点市廛气；树既然高大，路又远且直，人在树荫下走着，仿佛渺小了许多。何丽娜笑道：“密斯脱樊！你又在想什么心事了？我看你今天虽然出来玩，是很勉强的。”家树笑道：“你多心了，我正欣赏这里的风景呢！”何丽娜道：“这话我有些不相信。一个刚从西湖来的人，会醉心北海的风景吗？”家树道：“不！西湖有西湖的好处，北海有北海的好处；像这样一道襟湖带山的槐树林子，西湖就不会有。”说着将手向前一指道：“你看北岸那红色的围墙，配合着琉璃瓦，在绿树之间，映着这海里落下去的日光，多么好看，简直是绝妙的着色图画。不但是西湖，全世界也只

有北京有这样的好景致。我这回到杭州去，我觉得在西湖盖别墅的人，实在是笨，放着这样东方之美的屋宇不盖，要盖许多洋楼；尤其是那些洋旅馆，俗不可耐。倘若也照宫殿式盖起红墙绿瓦的楼阁来，一定比洋楼好。”何丽娜笑道：“这个我很知道，你很醉心北京之美的，尤其是人的一方面。”家树只好一笑，说着话，已到了北岸五龙亭前。因为最后一个亭子人少些，就在那里靠近水边一张茶座上坐下。自太阳落水坐起，一直等到星斗满天，还不见伯和夫妇前来。家树等不过，直走出亭子，迎上大道来，这才见他夫妻俩并排走着，慢慢由水岸边踱将来。陶太太先开口道：“你们话说完了吗？伯和早在南岸找着了，我要让你们多说几句话，所以在那边漪澜堂先坐了一会，然后坐船过来的。”家树想分辩两句，又无话可讲，也默然了。到了亭子里坐下，陶太太道：“伯和！我猜的怎么样？不是第五个亭子吗？惟有这里是僻静好谈心的了。”何丽娜觉得他们所猜的很远，也笑了。她作东，陪着大家吃过了晚饭，愈是夜色深疏了。天上的星斗，倒在没有荷叶的水中，露出一片天来，却荡漾不定；水上有几盏红灯移动，便是渡海的小画舫了。远望漪澜堂的长廊，楼上下几列电灯，更映到水里去，那些雕栏石砌，也隐隐可见。伯和笑道：“我每在北岸，看见漪澜堂的夜色，便动了归思。”家树道：“那为什么？”伯和道：“我记得在长江上游作客的时候，每次上江轮，都是夜里。你看这不活像一只江轮，泊在江心吗？”何丽娜笑道：“陶先生！真亏你形容得出，真像啊。”伯和道：“我还有个感想，我每在北海乘凉，觉得这里天上的星光，别有一种趣味。”家树道：“本来这里很空阔，四围是树，中间是水，衬托得好。”伯和笑道：“非也。我觉得在这里看天上的银河，格外明亮。设若那河就只有北海这样宽，我要是牛郎织女，我都不敢从鹊背上渡过去；何况天河决不止这样宽呢。”家树笑道：“胡扯胡扯！”陶太太也是怔怔的听，以为他们在这里对天河有什么感想，现在却明白了。笑道：“这真是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哩！现在天上也是物质文明的时代，有轮船，有火车，还有飞机，怕不容易过河吗？我猜今年是牛郎先过河，因为他是坐火车来的。”伯和道：“可不是，初五一早，牛郎就过河了。这个时候，也许他们见面了。”陶太太抬起头望了一望道：“我看见了。他们两个人，这时坐在水边亭子下喝汽水呢。”家树和何丽娜，都拿了玻璃杯子，正喝着汽水。何丽娜忍笑不住，头一偏，将汽水喷了。陶太太两只长统丝袜都喷湿了，便将一只胳膊横在茶桌上，自己伏在臂膊上笑个不了。陶太太道：“这也没有什么可乐的事，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何丽娜道：“你这样拿我开玩笑，笑还不许我笑吗？”说着，抬起头来，只管用手绢去拂拭面孔。家树对于伯和夫妇开玩笑，虽是司空见惯，但是笑话说得这样着痕迹的，今天还是第一回，而且何丽娜也在当面。一个小姐，让人这样开玩笑，未免难堪；但是看看何丽娜，却笑成那样子，一点不觉难堪，于是这又感到新式的女子，态度又另是一种的了。伯和道：“我这话，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听说这北海公园的主办人，要在七月七日，开双七大会，在这水中间，用电灯架起鹊桥来，水里大放河灯，那天晚上，一定可以热闹一下子。你二位来不来呢？”家树道：“太热闹的地方，我是不大爱到的。再说吧！”何丽娜一句话没有说出，经他一说，就忍回去了。陶太太道：“你爱游清雅的地方，下一个礼拜日，我们一块儿到北戴河洗海水澡去，好吗？到那里还用不着住旅馆，我们认得陈总长，有一所别墅在那里，便当得多了。”何丽娜道：“有这样的地方，我也去一个。”家树道：“我不能玩了。我要看一点功课，

预备考试了。若要考不上一个学校，我这次赶回北京来，就无意义了。”伯和道：“你放心，有你这样的程度，学校准可以考取的。若是你赶回北京来，不过是如此，那才无意义呢。”伯和这样说着，虽然没有将他的心事完全猜对，然而他不免添了无限的感触，望着天上的银河，一言不发。他这种情形，何丽娜却能猜个八九，坐在他对面椅子上，望了家树，只嗑着白瓜子，也是不作声。半晌，忽然叹了一口气，她这一口气叹着，大家倒诧异起来。陶太太首先就问她这为什么？要知她怎样的答复，下回交代。

第十五回 柳岸感沧桑翩鸿掉影 桐荫听夜雨落木惊寒

却说何丽娜忽然叹一口气，陶太太就问她是什么原因？她笑道：“偶然叹一口气，有什么原因呢？”陶太太笑道：“这话有点不通吧。现在有人忽然大哭起来，或者大笑起来，要说并没有原因行吗？叹气也是人一种不平之气，当然有原因，伯和他常常说：不平则鸣。你鸣的是哪一点呢？”何丽娜道：“说出来也不要紧，不过有点孩子气罢了！我想一个人修到了神仙，总算有福了；可是他们一样的有别离，那么，人在世上，更难说了。”家树忍不住了，便道：“密斯何说的是双星的故事吗？这天河乃是无数的恒星……”伯和拦住道：“得了！得了！这又谁不知道，这种神话，管它是真是假，反正在我们这样干燥烦闷的人生里，可以添上一些有趣的材料，我们拿来解解闷也好，这可无所碍于物质文明，何必戳穿它。譬如欧美人家在圣诞节晚上的圣诞老人，未免增加儿童迷信思想；然而至今，小孩儿的长辈，依然假扮着，也无非在个趣字。”家树笑道：“好吧，我宣告失败。”陶太太道：“本来嘛，密斯何借着神仙还有别离一句话来自宽自解，已经是不得已，退一步想了；偏是你还要证明神仙没有那件事，未免大煞风景。密斯何！你觉我的话对吗？”何丽娜道：“都对。”陶太太笑道：“这就怪了，怎么会都对呢？”何丽娜道：“怎么不是都对呢！樊先生是给我常识上的指正，陶先生是给我心灵上的体会。”陶太太笑道：“你真会说话，谁也不得罪。”他们在这里辩论，家树又默然了。伯和夫妇还不大留意，何丽娜却早知道了。越是看出他无所可否，就越觉得他是真不快。他这不快，似乎不是从南方带来的，乃是回北京以后，新感到的。那是什么事呢？莫非他那个女朋友对他有不满之处吗？何丽娜这样想着，也就沉默起来。这茶座上，反而只剩伯和夫妇两个人说话了。坐久一点，陶太太也感到他们有些郁郁不乐了，就提议着回家。伯和道：“我们的车子在后门，我们不过海去了。”陶太太道：“这样夜深，让密斯何一个人到南岸去吗？”伯和道：“家树送一送吧。到了前门，正好让何小姐的车子送你回家。”何丽娜道：“不要紧的，我坐船到漪澜堂。”陶太太道：“由漪澜堂到大门口，还有一大截路呢。”她听说，就默然了。家树觉得若是完全不作声，未免故作痴聋，太对不住人。便道：“不必客气。还是我来送密斯何过去吧！”伯和突然向上一站，将巴掌连鼓了一阵，笑道：“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办吧。”家树笑道：“这也用不着鼓掌呀。”伯和未加深辩，和他太太走了。何丽娜慢慢的站起，正想举着手，要伸一个懒腰，手只略抬了一抬，随又放下来，望着他微笑道：“又要劳你驾一趟，我们不坐船，还走过去，好吗？”家树笑着说了一声随便。于是何丽娜会了帐，走出五龙亭来。

再走到东岸时，那槐树林子，黑郁郁的，很远很远，有一盏电灯，树叶映着，也就放出青光来。这树林下一条宽而且长的道，越发幽深了，要走许多时间，才有两三个人相遇，所以非常的沉静。两人的脚步，一步一步在道上走着，扑扑的脚踏声，都能听得出来。在这静默的境地里，便仿佛嗅到何丽娜身上的一种衣香，由晚风吹得荡漾着，只在空气里跟着人盘旋。走到树荫下，背着灯光处，就见那露椅上，一双双的人影掩藏着，同时唧唧啾啾的有一种谈话声，在这阴沉的空气里，格外刺耳。离着那露椅远些，何丽娜就对他笑道：“你看这些人的行为，有什么感想？”家树道：“无所谓感想。”何丽娜道：“一人对于眼前的事情，感想或好或坏都可以，决不能一点感想

都没有。”家树道：“你说是眼前的事吗？越是眼前的事，越是不能发生什么感想。譬如天天吃饭，我们一定有筷子碗的，你见了筷子碗，会发生什么感想呢？”何丽娜笑道：“你这话有些不近情理。这种事，怎么能和吃饭的事成一样呢？”家树道：“就怕还够不上这种程度！若够得上这种程度，就无论什么人，看到也不会发生感想了。”何丽娜笑道：“你虽不大说话，说出话来，人家是驳不倒的。你对任何一件事，都是这样不肯轻易表示态度的吗？”家树不觉笑起来了。何丽娜又不便再问，于是二人复沉寂起来，走过这一道东岸，快要出大门了。走上一道长石桥，桥下的荷叶，重重叠叠，铺成了一片荷堆，却看不见一点水。何丽娜忽然站住了脚道：“这里荷叶太茂盛，且慢点走。”于是靠在桥的石栏杆上，向下望时：这时并没有月光，由桥上往下看，只是乌压压的一片，并看不出什么意思来。家树不作声，也就背对了桥栏杆，站立了一会，何丽娜转过身来道：“走吧，但是……樊先生！你今天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家树叹了一口气，不曾答复她的话，何丽娜以为他有难言之隐，又不便问了。二人出了大门，同上了汽车，还是静默着。直等汽车快到陶家门首了，何丽娜道：“我只送你到门口，不进去了。你……你……你若要有要我帮忙之处，我愿尽量的帮忙。”家树道：“谢谢。”说着，就和她点了一个头，车子停住，自作别回家去。

这天晚晌，他心里想着：我的事，如何能要丽娜帮忙？她对于我总算很有好感，可是她的富贵气逼人，不能成为同调的。到了次日，想起送何丽娜的东西，因为昨天要去游北海，匆忙未曾带走，还放在上房，就叫老妈子搬了出来，雇了一辆人力车，一直就到何宅来，到了门房一问，何小姐还不曾起床；家树一想，既是不曾起床，也就不必惊动了。因掏出一张片子，和带来的东西，一齐都放在门房里。刚一转身，只觉有一阵香气，扑鼻而来。看时，有一个短衣汉子，手里提着白藤小篮子站在身边。篮子浮面盖了几张嫩荷叶，在荷叶下，露出一束一尺多长的花梗来。门房道：“糙花儿！我们这里天天早上有人上菜市带回来，没有花了，谁教你送这个？”那人将荷叶一掀，又是一阵香气。篮子里荷叶托着，红红白白鲜艳夺目的花朵，那人将一束珊瑚晚香玉，一束玉簪花，拿起来一举道：“这是送小姐插花瓶的，不算钱。”说毕，却另提了两串花起来，一串茉莉花穿的圆珠，一串是白兰花穿的花排子。门房道：“今天你另外送礼了。这要多少钱？”那人道：“今天算三块钱吧。”说着向门房一笑。家树在一边听了，倒不觉一惊，因问道：“怎么这样贵？”那卖花人将家树看了看，笑道：“先生！你是南方人，你把北京城里的茉莉花白兰花，当南方价钱卖吗？我是天天上这儿送花，老主雇，不敢多说钱，要在生地方，我还不卖呢！”家树道：“天天往这儿送花，都是这么些个价钱吗？”卖花的道：“大概总差不多呢，这儿大小姐很爱花，一年总做我千儿八百块钱的生意呢。”家树听着点了一点头，自行回去了。刚一到家，何丽娜就来了电话，说是刚才失迎，非常抱歉。向来不醒得这般晚，只因昨夜回来晚了，三点钟才睡着，所以今天起床很迟，这可对不住。家树便答应她，自己也是刚醒过来，就到府上去的。何丽娜问他今天不在家？家树就答道回京以后，要去看许多朋友，恐怕有两天忙。何丽娜也就只好说着再会了。其实这天家树整日不曾出门，看了几页功课，神志还是不能定，就长长的作了一篇日记。日记上有几句记着是：“从前我看到妇人一年要穿几百元的跳舞鞋子，我已经惊异了。今天我更看到一个女子，一年的插头花，要用一千多元，于是我笑以前的事，少见多怪了。不知道再过一些时，

我会看到比这更能花钱的妇女不能？或者今天的事，不久也是归入少见多怪之列了。”写好之后，还在最后一句旁边，加上一道双圈。这天，伯和夫妇以为他已开始考试预备，也就不来惊动他了。

到了次日，已是阴历的七月七，家树想起秀姑的约会，吃过午饭，身上揣了一些零钱，就到关家来。老远的在胡同口上，就看见秀姑在门外盼望着，及至车子走近时，她又进去了，走了进去，寿峰由屋里迎到院子里来，笑道：“不必进去了。要喝茶说话，咱们到什刹海说去。”家树很知道这老头儿脾气的，便问道：“大姑娘呢？同走哇！”秀姑在屋子里咳嗽了两声，整着衣襟走了出来，寿峰是不耐等了，已经出门。秀姑便和家树在后跟着。秀姑自己穿了一件白褂，又系上一条黑裙，在鞋摊子上昨日新收的一双旧皮鞋，今天也擦得亮亮的穿了，这和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子在一处走，越可以衬着自己是个朴素而又文明的女子了。走出胡同来，寿峰待要雇车，秀姑便道：“路又不远，我们走了去吧。”她走着路，心里却在盘算着，若是遇见熟人，他们看见我今天的情形，岂不会疑心到我……记得我从前曾梦到同游公园的一回事，而今分明是应了这个梦了……她只管沉沉的想着，忘了一切。及至到了什刹海，眼前忽然开阔起来，这才猛然的醒悟。家树站在寿峰之后，跟着走到海边。原来所谓海者，却是一个空名。只见眼前一片青青，全是些水田；水田中间，斜斜的土堤，由南至北，直穿了过去。这土堤有好几丈宽，长着七八丈高的大柳树；这柳树一棵连着一棵，这上堤倒成了一条柳岸了。水田约摸有四五里路一个围子，在柳岸上，露出人家屋顶，和城楼宫殿来。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点缀，却也清爽宜人，所有来游的游人，都走上那道士堤。柳树下临时支着芦席棚子，有小酒馆，有小茶馆，还有玩杂耍的。寿峰带着家树走了大半截堤，却回头笑问道：“你觉得这里怎么样，有点意思吗？”家树笑道：“反比比天桥那地方干净。”寿峰笑道：“这样说，你是不大愿意这地方。那么，我们先去找地方坐一坐再说吧。”于是三个人放慢了脚步，两边找座。芦席棚里，便有一人出来拦住了路，向三人点着头笑道：“你们三位歇息吧。我们这儿干净，还有小花园，雅致的很！”家树看时，这棚子三面敞着，向东南遥对着一片水田，水田里种的荷叶，乱蓬蓬的，直伸到岸上来。在棚外柳树荫下，摆了几张红漆桌子，便对寿峰道：“就是这里吧。”寿峰还不曾答言，那伙计已经是嚷着打手巾，事实上也不能不进去了。三人拣了一副靠水田的座位坐下，伙计送上茶来，家树首先问道：“你说这儿有小花园，花园在哪里？”伙计笑着一指说：“那不是？”大家看时，原来在柳荫下挖大餐桌面大的一块地，栽了些五色小喇叭花，和西洋马齿苋，沿着松土，插了几根竹竿木棍，用细粗绳子编了网，上面爬着扁豆丝瓜藤，倒开了几朵红的黄的花朵。大家一见都笑了。家树道：“天下事，都是这样闻名不如见面。北京的陶然亭，去过了，是城墙下苇塘子里一所破庙；什刹海现在又到了，是些野田。”寿峰道：“这个你不能埋怨传说的错了。这是人事有变迁。陶然亭那地方，从前四处都是水，也有树林子；一百年前，那里还能撑船呢，而今水干了，树林子没有了，庙也就破了。再说到什刹海，那是我亲眼得见的，这儿全是一片汪洋的大湖；水浅的地方，也有些荷花；而且这里的水，就是玉泉山来的活水，一直通三海。当年北京城里，先农坛，社稷坛，都是禁地，更别提三海和颐和园了。住在北京城里的阔人，整天花天酒地，闹得腻，要找清闲之地，换换口味，只有这儿和陶然亭了。至于现在的阔人，一动就说上西山。你想，那个时候，可是没汽车，谁能坐着拖尸的

骡车，跑那么远去？可是打我眼睛里看去，我还是乐意在这种芦席棚子下喝一口水，比较的舒服。有一次，我到中央公园去，口渴了，要到茶座上找个座儿，你猜怎么着？我走过去，简直没有人理会。叫了两声茶房，走过来一个穿白布长衣的，他对我瞪着眼说：我们这儿茶卖两毛钱一壶。瞧他那样子，看我是个穷老头儿，喝不起茶。我不和他说就走了。你瞧一到了这什刹海，这儿茶房是怎样，我还是我上次到中央公园去穿着的那件蓝布大褂，可是他老远的就招呼着我请到里面坐了。”家树笑道：“那总算好。大叔不曾把公园里的伙计打上一顿呢。”寿峰道：“他和我一样，也是个穷小子，犯不着和他计较。好像什刹海这地方，从前也是不招待蓝布大褂朋友，而今穿绸衣的不大来，蓝布大褂朋友就是上客。也许中央公园，将来也有那样一天。”家树道：“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古今的事，本来就说不定。若是这北京三海，改成四海，这什刹海，也把红墙围起，造起宫殿来，当然这里的水田，也就成了花池了。”说着，将手向南角一指，指着那一带绿柳里的宫墙。

这一指之间，忽然看见一辆汽车，由南岸直开上柳堤来。柳堤上的人，纷纷向两边让开。这什刹海虽是自然的公园，可是警厅也有管理的规则。车马在两头停住，不许开进柳堤上来。这一辆汽车，独能开到人丛中来，大概又是官吏了。寿峰也看见了，便道：“我们刚说要阔人来，阔人这就来了！若是阔人都要这样骑着老虎横冲直撞，那就这地方不变成公园也好。因为照着现在这样子，我们还能到这儿来摇摇摆摆；若一抖起来，我们又少一个可逛的地方了。”家树听着微笑。只一回头，那辆汽车，不前不后，恰恰停在这茶棚对过。只见汽车两边，站着四个背大刀挂盒子炮的护兵，跳下车来，将车门一开，家树这座上三个人，不由得都注意起来，看是怎样一个阔人？及至那人走下车来，大家都吃一惊。原来不是赳赳武夫，也不是衣冠整肃的老爷，却是一个穿着浑身绮罗的青年女子。再仔细看时，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凤喜。家树身子向上一站，两手按了桌子，啊了一声，瞪了眼睛，呆住了作声不得。凤喜下车之时，未曾向着这边看来，及至家树啊了一声，她抬头一看，也不知道和那四个护兵说了一句什么，立刻身子向后一缩，扶着车门，钻到车子里去了。接着那四个护兵，也跟上车去，分两边站定，马上汽车鸣的一声，就开走了。家树在凤喜未曾抬头之时，还未曾看得真切，不敢断定；及至看清楚了，凤喜身子猛然一转，她脚踏着车门下的踏板，穿的印花亮纱旗衫，衣褶掀动，一阵风过，飘荡起来，因衣襟飘荡，家树连带的看到她腿上的跳舞袜子。家树想起从前凤喜曾要求过买跳舞袜子，因为平常的也要八块钱一双，就不曾买，还劝了她一顿，以为不应该那样奢侈，而今她是如愿以偿了。在这样一凝想之间，喇叭呜呜声中，汽车已失所在了。

秀姑坐的所在，正是对着芦棚外的大道，更看得清楚。知道家树心中，是一定受了很大的刺激，要安慰他两句，又不知要怎样说着才好。家树脸对着茶棚外呆了，秀姑又向着家树的脸看呆了。寿峰先是很惊讶，后来一想，明白了，便站起来，拍着家树的肩膀道：“老弟！你看着什么了？”家树点了点头，坐将下来，微微的叹了一口气，脸却望着秀姑。寿峰问道：“我的眼睛不大好，刚才车上下来的那个人，我没有十分看清楚，是姓沈的吗？”秀姑道：“没有两天，你还见着呢，怎样倒问起我来？”寿峰道：“虽然没有两天，地方不同呀，穿的衣服也不同呀；这一股子威风，更不同呀！谁想得到呢？”寿峰这几句话，说得家树脸上一阵白似一阵，手拿着一满杯茶，喝一口便放下，放下又端起来喝一口，却只是不作声。秀姑一想：今天这一

会，你应该死心塌地，对她不再留恋了吧。因对寿峰道：“刚才我倒想向前看看她的，反正我也是个女子，她就是有四个护兵，谅她也不能将我怎样。”寿峰道：“那才叫多事呢。这种人还去理她作什么？她有脸见咱们，咱们还没有脸见她呢。总算她还知道一点羞耻，避开了咱们了。”家树手摸着那茶杯，摇着头，又叹了一口气。寿峰笑道：“樊家老弟！我知道你心里有些不好过，可是你刚才还说了呢，桑田变成沧海，沧海变成桑田。那么大的东西，说变就变，何况一个人呢。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你就只当这趟南下，她得急病死了，那不也就算了吗？”秀姑笑道：“你老人家这话有些不妥，何不说是只当原来就不认识她呢。若是她真得急病死了，樊先生能这样子吗？”秀姑把这话刚说完，忽然转念，我这话更不妥了。我怎么会知道他不能这样？我一个女子为什么批评男子对于女子的态度，这岂不现出轻薄的相来吗？于是先偷看了看寿峰，再又偷看家树。见他们并没有什么表示，自己的颜色才安定了。家树沉思了许久，好像省悟了一件什么事的样子，然后点点头对寿峰道：“世上的事，本来难说定。她一个弱女子，上上下下，用四个护兵看守着她，叫她有什么法子。设若她真和我们打招呼，不但她自己要发生危险，恐怕还不免连累着我们呢。”寿峰笑道：“老弟！你这人太好说话了。我都替你生气呢，你自己倒以为没事。”家树道：“宁人负我吧。”寿峰虽不大懂文学，这句话是明白的。于是用手摸着胡子，叹了一口气。秀姑更不作声，却向他微笑了一笑；笑是第一个感觉的命令，当第二个感觉发生时，便想到这笑有点不妥，连忙将手上的小白折扇打开，掩在鼻子以下。家树也觉自己这话，有点过分，就不敢多说了。坐谈了一会，寿峰遇到两个熟人，那朋友一定要拉着过去谈谈，只得留下家树和秀姑在这里，二人默然坐了一会。家树觉得老不开口又不好，便问道：“我去了南方一个多月，大姑娘的佛学，一定长进了不少了，现在看了些什么佛经了？”秀姑摇了一摇头，微笑道：“没有看什么佛经。”家树道：“这又何必相瞒。上次我到府上去，我就看到大姑娘燃好一炉香，正要念经呢。”秀姑道：“不过是金刚经心经罢了。上次老师傅送一本莲华经给我，我就看不懂；而且家父说：年轻的人看佛经，未免消磨志气，有点反对，我也就不勉强了。樊先生是反对学佛的吧？”家树摇着头道：“不！我也愿意学佛。”秀姑道：“樊先生前程远大，为了一点小小不如意的事，就要学佛，未免不值。”家树道：“天下哪有样样值得做的事。这也只好看破一点吧！”秀姑道：“樊先生真是一片好心待人，可惜人家偏不知道好歹。”家树将手指蘸着茶杯子里的剩茶，在桌上捺抹着，不觉连连写了好几个好字。寿峰走回来了，便笑道：“呵！你什么事想出了神，写上许多好字。”家树笑了，站起来道：“我们坐得久了，回去吧。”寿峰看他心神不定，也不强留，就约他参观这里的露天游戏场。

会了茶钱，一直顺着大道向南，见柳荫下渐渐芦棚相接，除茶酒摊而外，有练把式的，有说相声的，有唱蹦蹦儿戏，有拉画片的，尽头还有一所芦棚戏园。家树看着倒也有趣，把心里的烦闷，解释了一小半。又走过去，却听到一阵弦索鼓板之声，顺风吹来。看时，原来是柳树下水边，有一个老头子带着一个女孩子在那儿唱大鼓书，周围却也摆了几条短脚长板凳。家树一看到这种现象，不由得前尘影事，兜上心来，一阵头晕，几乎要摔倒在地。连忙一手按住了头，站住了不动，寿峰抢上前，搀着他道：“你怎么了，中了暑吗？”家树道：“对了，我闻到一种不大好的气味，心里难受得发昏了。”寿峰见路边有个茶座，扶着他坐下。秀姑道：“樊先生大概坐不住了。我先

去雇一辆车来，送樊先生回去吧。”她一人走上前，又遇到一所芦棚舞台，这舞台比较齐整一点，门口网绳拦上，挂着很大的红纸海报，上面大书特书：今天七月七日应节好戏天河配。秀姑忽然想起，父亲约了今天在什刹海相会，不能完全是无意的啊。本来大家谈得好好的，又遇见了那个人；但是他见那个人，不但不生气，反而十分原谅她，那么，今天那个人没来，他又能有什么表示呢。这倒很好，可以把他为人看穿了。她只是这样想着，忘了去雇车子。寿峰忽然在后面嚷道：“怎么了？”回头看时，家树已经和寿峰一路由后面跟了来。家树笑道：“大姑娘为什么对戏报出神，要听戏吗？”秀姑笑着摇了摇摇头，却见他走路已是平常，颜色已平定了，便道：“樊先生好了吗？刚才可把我吓了一跳。”说到这个跳字，可又偷眼向寿峰看了一眼，接上脸也就红了。寿峰虽不曾注意，但是这样一来，就不便说要再玩的话，只得默然着走了。到了南岸，靠了北海的围墙，已是停着一大排人力车，随便可雇，家树站着呆了一呆，因问寿峰道：“大叔！我们分手吗？”寿峰道：“你身体不大舒服，回去吧。我们也许在这里还溜一溜弯。”秀姑站在柳树下，那垂下来的长柳条儿，如垂着绿幔一般，披到她肩上。她伸手拿住了一根柳条，和折扇一把握着，右手却将柳条上的绿叶子，一片一片儿的扯将下来，向地下抛去。只是望着寿峰和家树说话，并不答言，那些停在路旁的人力车夫，都是这样想着，这三个人站在这里不曾走，一定是要雇车的了。一阵风似的，有上百个车夫围了上来，争问着要车不要？家树被他们围困不过，只得坐上一辆车子就拉起走了。只是在车上揭了帽子，和寿峰点点头说了一声再会！寿峰对秀姑道：“我们没事，今天还是个节期，我带着你还走走吧。”秀姑听说，这才把手上的柳条放下了，跟着父亲走。寿峰道：“怎么回事？你也是这样闷闷不乐的样子。你也是中了暑了！”秀姑笑道：“我中什么暑？我也没有那么命啦！”寿峰道：“你这是什么话？中暑不中暑，还论命大命小吗？”秀姑依旧是默然的跟着寿峰走，并不答复。寿峰看她是这样不高兴，也就没有什么游兴，于是二人就慢慢开着步子，走回家去。到了家之后，天色也就慢慢的昏黑了。吃过晚饭，秀姑净了手脸，定了一定心事，正要拿出一本佛经来看，却听得院子里有人道：“大姑娘！你也不出来瞧瞧吗？今天天上这天河，多么明亮呀。”秀姑道：“天天晚上都有的东西，那有什么可看的。”院子外有人答道：“今天晚上，牛郎会织女。”秀姑正待答应，有人接嘴道：“别向天上看牛郎织女了，让牛郎看咱们吧。他们在天上，一年倒还有一度相会，看着这地下的人。多少在今天生离死别的人，换了一班，又是一班。他们俩是一年一度的相会着，多么好！我们别替神仙担忧，替自己担忧吧。”秀姑听了这话，就不由得发起呆来，把看佛经的念头丢开，径自睡觉了。

自这天起，秀姑觉着有什么感触？一会儿很高兴，一会儿又很发愁；只是感到心神不宁。但是就自那天起，有三天之久，家树又不曾再来。秀姑便对寿峰说道：“樊先生这次回来，不像从前，几天不见，也许他会闹出什么意外！我们得瞧他一瞧才好。”寿峰道：“我要是能去瞧他，我早就和他往来了。他们那亲戚家里总看着我们是下流人，我们去就碰上一个钉子，倒不算什么。可是他们亲戚要说上樊先生两句，人家面子上怎样搁的下？”秀姑皱了眉道：“这话也是。可是人家要有什么不如意的话，咱们也不去瞧人家一瞧，好像对不住似的。”寿峰道：“好吧，今天晚上我去瞧他一瞧吧。”秀姑便一笑道：“不是我来麻烦你，这实在也应该的事。”父女们这样的约

好，不料到了这天晚上，寿峰有点不舒服。同时屋檐下也滴滴答答有了雨声，秀姑就不让她父亲去看家树，以为天晴了再说。寿峰觉得无甚紧要，自睡着了。但是这个时候，家树确是身体有病。因为学校的考期已近，又要预备功课，人更觉疲倦起来。这天晚上，他只喝了一点稀饭，便勉强的打起精神在电灯下看书。偏是这一天晚上，伯和夫妇，都没有出门，约了几位客，在上房里打麻雀牌。越是心烦的人，听了这种哗啦哗啦的牌声，十分吵人，先虽充耳不闻，无奈总是安不住神。恍惚之间，有一种凉静空气，由纱窗子里透将进来，加上这屋子里，只有桌上的一盏铜檠电灯，用绿绸罩了，便更现得这屋子阴沉沉的了。家树偶然一抬头，看到挂着的月份牌，已经是阴历七月十一了。今夜月亮，该有大半圆。一年的月色，是秋天最好，心里既是烦闷，不如到外面来看看月色消遣。于是熄了电灯，走出屋来，在走廊上走着。向天上看时，这里正让院子里的花架，挡得一点天色都看不见。于是绕了个弯子，弯到左边一个内跨院来。这院子里北面，一列三间屋，乃是伯和的书房，布置得很是幽雅的，而且伯和自己，也许整个星期，不到书房来一次，这里就更觉得幽静了。这院子里叠着有一座小小的假山，靠山栽了两丛小竹子，院子正中，却一列栽有四棵高大的梧桐，向来这里就带着秋气的，在这阴沉沉的夜色里，这院子里就更显得有一种凄凉萧瑟的景象。抬头看天上，阴云四布，只是云块不接头的地方，露出一两点星光来，那大半轮新月，只是在云里微透出一团散光，模模糊糊，并不见整个的月影。那云只管移动，仿佛月亮就在云里钻动一般。后来，月亮在云里钻出来，就照见梧桐叶子绿油油的，阶石上也是透湿。原来晚间下了雨，并不知道呢。那月亮正偏偏的照着，挂在梧桐一个横枝上，大有诗意。心里原是极烦闷的，心想看看月亮，也可以解解闷。于是也不告诉人，就拿了一张帆布架子床，架在走廊下来看月。不料只一转身之间，梧桐叶上的月亮不见了，云块外的残星也没有了，一院漆黑，梧桐树便是黑暗中几丛高巍巍的影子。不多久，树枝上有卜笃卜笃的声音，落到地上。家树想：莫不是下雨了？于是走下石阶，抬头观望，正是下了很细很密的雨丝。黑夜里虽看不见雨点，觉得这雨丝，由树缝里带着寒气，向人扑了来；梧桐叶上积得雨丝多，便不时滴下大的水点到地上。家树正这样望着，一片梧桐叶子，就随了积雨，落在家树脸上。家树让这树叶一打，脸上冰了一下，便也觉得身上有些冷了。就复走到走廊下，仍在帆布床上躺着。这院子里听不见那边院子里打牌声了；只有梧桐上的积雨，点点滴滴向下落着，一声一声，听得清楚。这种环境里，那万斛闲愁，便一齐涌上心来，人不知在什么地方了。家树正这样凝想着，忽然有一株梧桐树，无风自动起来了，立时唏哩唏哩，雨点和树叶，落了满地。突然有了这种现象，不由得吃了一惊，自己也不知道是何缘故？连忙走回屋子里去。他将桌灯一开，却见墨盒下面，压了一张字条，写着酒杯大八个字，乃是：“风雨欺人，望君保重。”一看桌上放的小玻璃钟，已是两点有余，这时候，谁在这里留了字，未免奇怪了！要知道这字条由何而来？下回交代。

第十六回 托迹权门姑为蜂蝶使 寻盟旧地喜是布衣交

却说家树拿了那张字条，仔细看了看，很是疑惑；不知道是谁写着留下来的。家里伯和夫妇用不着如此，听差自然是不敢。看那笔迹，还很秀润，有点像女子的字。何丽娜是不会来，哪还有第二个女子，能够在半夜送进这字条来呢？再一看桌上，墨盒不曾盖得完正，一支毛笔，没有套笔帽，滚到了桌子犄角上去了。再一思量，刚才跨院里梧桐树上那一阵无风自动，更加明白。心里默念着，这样的风雨之夜，要人家跳墙越屋而来，未免担着几分危险。她这样跳墙越屋，只是要看一看我干什么，未免隆情可感。要是这样默受了，良心上过不去；要说对于她去作一种什么表示；然而这种表示，又怎样的表示出来呢？自己受了她这种盛情，不由得心上添了一种极深的印象。但是自己和她的性情，却有些不相同，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了。睡上床去，辗转不寐，把平生的事，像翻乱书一般，东一段西一段，只是糊里糊涂的想着。到了次日清晨，自己忽然头晕起来，待要起床，仿佛头上戴着一个铁帽子，脑袋上重颠颠的抬不起来，只好又躺下了。这一躺下，不料就病起来。一病两天，不曾出卧室。

第二天下午，何丽娜才知道这个消息，就专程来看病。她到了陶家，先不向上房去，一直就到家树的屋子里来，站在门外，先轻轻咳嗽了两声，然后问道：“樊先生在家吗？”家树听得清楚，是何丽娜的声音，就答道：“对不住，我病了。在床上呢！”何丽娜笑道：“我原知道你病了，特意来看病的。”说着话，她已经走进屋子来了。家树穿了短衣，赤着双脚，高高的枕着枕头，在枕边乱堆着十几本书，另外还有些糖果瓶子和丸药纸包；但是这些东西之中，另有一种可注目的东西，就是几张相片，背朝外，面朝下，覆在书页上。何丽娜进得门来，滴溜一双眼睛的光线，就在那书页上转着。家树先还不知道，后来明白了，就故意整理着书，把那相片夹在书本子里，一齐放到一边去了。笑道：“我真是不恭得很，衣服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说着，两手扶了床沿，就伸脚下床来踏着鞋。何丽娜突然向前，一伸两手道：“我们还客气吗？”她说这话时，本想就按住了家树的肩膀，不让他站起来的，后来忽然想到，这事未免孟浪一点；她这一犹豫，那两只伸出来的手，也就停顿了，再伸不上前去，只把两只手作了一个伸出去的虚势子，离着床沿有一二尺远，倒呆住了。家树若是站起来，便和她面对面的立着了。坐着不动，也是不好，只得笑道：“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躺下了。何小姐请坐，我叫他们倒茶。”何丽娜笑道：“我是来探病的，你倒要张罗我。”家树还不曾答话时，外面有人答着话进来了。她道：“你专程来探病，他张罗张罗，还不应该的吗？你别客气，你再客气，人家心里就更不安了。”何丽娜笑道：“陶太太又该开玩笑。”说着话，向后退了两步，陶太太一只手挽着她的手，一只手拍着她的肩膀，向她微微一笑，却不说什么。何丽娜却正着颜色道：“樊先生怎么突然得着病了，找大夫瞧瞧吗？”陶太太道：“我早就主张他瞧瞧去的，况且快要考学校呢。”何丽娜这才抽开了陶太太两只手，又向后退了几步，搭讪着就翻桌上的书。只翻了两页，却在书页子里面翻出一张字条来，乃是：“风雨欺人，望君保重。”大字下面，却有两行小字：“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奈何奈何！”这大字和小字，分明是两种笔迹，而且小字看得出家树添注的。自己且不作声，就悄悄的将这字纸握在手心里，然后慢慢放到衣袋里去了。因为陶太太在屋子里，也不便久坐，又劝家树还是上

医院看看好，不要养成了大病，就和陶太太到上房去了。家树也想着自己既要赶去考试，不可耽误，去看看也好；又想着关氏父女对自己很留心，要通知他们一声才对。这天晚上，人静了，就起床写了一封信给寿峰。又想到寿峰在家的时候少，这信封面上就写了秀姑的名字。信写完了，人也够疲倦的了，将信向桌上一本书里一夹，便上床睡了。

次日早上，还不曾醒过来。何丽娜又来看他的病，见他在床上睡的正酣，未便惊动，就到桌上打开墨盒，要留上一个字条。忽见昨日夹着字条的书本，还在那里，心想这书里或者不止这一张字条，还有可寻的材料也未可知。于是又将书本翻了一翻，只一掀，那一封信就露了出来。信上写着：后门内邻佛寺胡同二十号关秀姑女士收启。何丽娜看了，不由心里一跳。回头一看家树，依然稳睡，只得心里将这地址紧紧的记下了，信还夹在书里，也不留字条，自出房去了。家树醒来，已是十点钟，马上漱洗毕，上医院看病，中途径过邮局，将带在身上给秀姑的信，就投寄了。到了医院里，仔细检查，也没有什么大病，医生开了药单，却叫他多多的到公园里去散步，认为非处在良好的环境解放心灵不可。今天吃了这药，明天再来看。家树急于要自己的病好，自然是照办。这医院，便是上次寿峰养病的所在，那个有点近视的女看护，一见迎了上来，笑道：“樊先生！密斯关好吗？”家树点了点头，女看护道：“密斯关怎样不陪看来呢？”家树笑道：“我们也不常见面的。”说着就走开了。

到了次日下午，家树上医院来复诊。一进门，就见那女看护向这里指着道：“来了来了。”原来秀姑正站着和她说话，是打听打听家树来没有来呢。秀姑一见，也不和女看护谈话了，自迎上来。她见家树时，帽子拿在手上，蓬蓬的露出一头乱发，脸上伸出两个高拱的颧骨来，这就觉得上面的眼眶，下面的腮肉，都凹了进去。脸上白得像纸一般，一点血色没有，只有穿的那件淡青秋罗长衫，飘飘然不着肉，越是现出他骨瘦如柴了。秀姑呦了一声道：“几天不见，怎么病得这样厉害？你是那晚让雨打着，受了凉了。”家树道：“我很感谢大姑娘照顾。”说着，回头四周看了一眼，见没有人，因低声道：“我有一件大事，要拜托大叔！今天约大叔来，大叔没来吗？”秀姑沉吟了一会道：“是！你有什么话，告诉我是一样的。”二人说着话，走到廊上，家树在一张露椅上坐下了，因道：“我这病是心病……”秀姑站在他面前，脸就是一红。家树正着色道：“也不是别的心病，就是每天晚晌，我都会做可怕的梦，梦到凤喜受人的虐待。昨晚又梦见了，梦见她让人绑在一根柱子上，头上的短头发披到脸上和口里，七八个大兵围着她，一个大兵，拿了藤鞭子，在她身上乱抽；她满脸都是眼泪，张着嘴叫救命，有一个抽出手枪来，对着她说：你再嚷就把你打死。我吓醒了，一身的冷汗，将里衣都湿透了。我想这件事，不见得完全是梦，最好能打听一点消息出来才好。这事除了大叔，别人也没有这大的能耐。”秀姑笑道：“樊先生你这样一个文明人，怎么相信起梦来了呢？你要知道她现在很享福，用不着你挂念她的。”家树道：“虽然这样说，可是这是猜想的话，究竟在里面是不是受虐待，我们哪会知道？况且我这种恶梦，不是做了一天，这里面恐怕总不能没有一点缘故！”秀姑见他那种忧愁的样子，两道眉峰，几乎紧凑到一处去。他心中的苦闷，决不是言语可以解释的。便道：“樊先生！你宽心吧。我回去就可以和家父商量的；好在他是熟路，再会看一趟，也不要紧。”家树便带一点笑容道：“那就好极了。什么时候回我的信呢？”秀姑想了一想，笑道：“你身体不

大好，自然是等着回信的，三天之内吧。”家树站了起来，抱着拳头，微微的向秀姑拱了拱手，口里连道：“劳驾！劳驾！”秀姑心里虽觉得不平，可是见他那可怜的样子，却又老大不忍，陪着他挂了复诊的号，送着他到了候诊室，看到他由诊病室又出来了，然后问他医生怎么说，要紧不要紧？家树笑道：“你瞧，我还能老远的到医院来治病，有什么要紧。不过他总说我精神上受了刺激，要好好的静养，多多上公园。”说着话时，秀姑见他只管喘气，本拟搀着他出门上车，无如自己不是那种新式的女子，没有那种勇气，只是近近的跟在家树后面走，眼望着他上车而去，自己才一步一步挨着人家墙脚下走路。心里想着刘将军家里，上次让父亲去了一次，已经是冒险，现在哪有再让他去的道理？但是樊先生救了我父亲一条命，现在眼见得他害了这种重病，我又怎能置之不理。我且先到刘家前后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个样子。于是决定了主意，向刘家而来。由他前门，绕到屋后，看了一周，不但是大门口有四个背大刀的，另外又加了两个背快枪的。那条屋边的长胡同，丁字拐弯的地方，添了一个警察岗位，又添了一个背枪的卫兵，似乎刘家对于上次的事，有点知道；现在加以警戒了。据着这种情形看来，这地方是冒险不得了，但进不去，又从何处打听凤喜的消息？这只有一个办法，去找凤喜的母亲；然而她的母亲在哪里？又是不知道。一天打听不出凤喜的消息，家树一天就不安心；他既天天梦到凤喜，也许凤喜真受了虐待。看那个女子，不是负心人，她让姓刘的骗了去，又拿势力来压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哪里抵抗得了？若是她真还有心在樊先生身上，我能把她二人弄得破镜重圆，她二人应当如何感激我哩。

秀姑一人，只管低头想着。也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猛然抬头看时，却是由刘家左边的小巷，转到右边的小巷来了。走了半天，只把人家的屋绕了一个大圈圈，自己前面有两个妇人一同走路，一个约摸有五十多岁，一个只有二十上下。那年老的道：“我看那大人，对你还不怎样，就是嫌你小脚。”那一个年轻的道：“不成就算了。我看那老爷脾气大，也难伺候呢！可是那样大年纪的老爷，怎么太太那样小，我还疑心她是小姐呢。”秀姑听了这话，不由得心里一动，这所说的，岂不是刘家吗？那年老的又道：“李姐！你先回店去吧。我还要到街上去买点东西，回头见。”说着，她就慢慢的走上了前。秀姑这就明白，那老妇是个介绍佣工的，少妇是寄住在介绍佣工的小店里的。便走紧两步，跟着那老妇，在后面叫了一声老太太。这老太太三字，虽是北京对老妇人普通的称呼，但是下等人听了，便觉得叫者十分客气。所以那老妇立刻掉转身子来问道：“你这位姑娘面生啦，有什么事？”秀姑见旁边有个僻静的小胡同，将她引到里面，笑问道：“刚才我听到你和那位大嫂说的话，是说刘将军家里吗？”老妇道：“是的，你打听作什么？”秀姑笑道：“那位大嫂既是没有说上，老太太！你就介绍我去怎么样？”那老妇将秀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姑娘！你别和我开玩笑。凭你这样子，会要去帮工？况且我们店里来找事的人，都要告诉我们底细，或者找一个保人，我们才敢引出去。”秀姑在身上一摸，掏出两块钱来，笑道：“我不是要去帮工，老实告诉你吧，我有一个亲戚的女孩子，让拐子拐去了，我在四处打听，听说卖在刘家，我想看看，又没法子进去。你若是假说我是找事的，把我引进去看看，我这两块钱，就送你去买一件衣服穿。”说时，将三个指头，箝住两块光滑溜着的洋钱，搓着嘎嘎作响，老妇眼睛望了洋钱，掀起一只衣角，擦着手道：“去一趟得两块钱，敢情好！可是你真遇到了那

孩子，那孩子一嚷起来，怎么办呢？那刘将军脾气可不好惹呀。”秀姑笑道：“这个不要紧。那孩子三岁让人拐走，现在有八九岁了。哪里会认得我，我去看看，不过是记个大五形儿，我也不认得她呀。”老妇将手一伸，就要来取那洋钱，笑道：“好事都是人作的，听你说得怪可怜儿的，我带你去一趟吧。”秀姑将手向怀里一缩，笑道：“设若他们说我不像当老妈子的，那怎么办呢？”老妇笑道：“大宅门里出来的老姐妹们，手上带着金溜子的，还多着呢。不过没有你年轻罢了。可是刘家他正要找年轻的。这倒对劲儿，要去我们就去，别让店里人知道。”秀姑见她答应了，就把两块钱交给她。那老妇又叫秀姑进门之后少说话，只看她的眼色行事。于是就引着秀姑向刘宅来。秀姑只低了头，跟着她进门，由门房通报以后，一路走进上房。远远的就见走廊下，摆了一张湘妃榻，凤喜穿着粉红绸短衣，踏着白缎子拖鞋，斜靠在那榻上。榻前一张紫檀小茶几，上面放了两个大瓷盘子，堆上堆下，放着雪藕、玫瑰、葡萄、苹果、玉芽梨，浅红嫩绿，不吃也好看。湘妃榻四围，罗列着许多盆景。这晚半天，那晚香玉珍珠兰之属，正放出香气来。老妇看见凤喜，远远的蹲下去请了一个安，笑道：“太太！你不是嫌小脚的吗？我给你找一个大脚的来了。”凤喜一抬头，不料来的是秀姑，脸色立刻一红。秀姑望了她，站在老妇身后，摇了摇手，又将嘴微微向老妇一努，凤喜本由湘妃榻上站了起来，一看秀姑的情形，又镇定着坐了下去。

恰是巧，一句话不曾问，刘将军出来了。秀姑偷眼看他时，粗黑的面孔上，那短胡子尖向上竖起，那麻黄眼睛，如放电光一般的看着人。身上穿着纺绸短衫裤，衫袖卷着肘弯以外，一手叉着腰，一手拿了一个大梨，夹着皮乱咬。秀姑不敢看他，就低了头。他将梨指着秀姑道：“她也是来作工的吗？”老妇蹲着向刘将军请了一个安，笑道：“可不是吗？她妈是在一个总长家里作工的，她跟着她妈作细活，现在想自己出来找一点事。她可是个大姑娘，你瞧成不成？”刘将军笑着点了头道：“怎么不成，今天就上工吧。我们太太年轻，就要找个年轻的人伺候她才对。这个姑娘倒也不错，你瞧怎么样？”当刘将军走出来的时候，凤喜站了起来，拿了一串葡萄，只管一颗一颗的摘了下来，向口里吸着蜜瓢，吸了一颗，又摘一颗，眼睛只望着果盘子里，不敢看秀姑，等到刘将军问起她的话来，她才答道：“我随便你。”刘将军张着嘴哈哈大笑起来，走了过来，将右手一伸，托住凤喜的下巴颊，让凤喜扬着脸，左手一个指头，点着凤喜道：“找一个漂亮的人儿，你不乐意吗？去年我到上海去，看见人家有雇大姑娘作事的，叫做大姐，我就羡慕的了不得。回北京来，找了一年，也没找着，今天真找着了，我为什么不用？别说她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狐狸精变的，我也就得用下。”说着抽了手回来，自己一阵乱鼓掌，又道：“那不行！你有生气的样子，你得乐。”说时，横了眼睛望着凤喜；凤喜果然对他嘻嘻的笑了。秀姑看了这样子，嘴里说不出什么，可是两只脚站在地上，恨不得将地站下一个窟窿去。刘将军道：“呔！那姑娘你在我这里干下去吧。我给你三十块钱一个月，你嫌不嫌少？”秀姑一看他那样子，便微微一笑，低着声音道：“今天我得回去取铺盖，明天来上工吧。”刘将军走近一步，向她道：“你别害臊，有话对我说呀。好吧，我明天上天津去，后天就回来的，你别因为没看见我就不干，也别听我这小太太的话，她作不了主的。”凤喜手里拿着一个雪梨，背过脸用小刀子削皮，对秀姑以目示意。秀姑领悟了，便扯了一扯老妇的衣襟，一同出来了。老妇走到僻巷里，将衣襟扯起来，揩着额角上的冷汗道：“我的妈！我的魂都吓

掉了。这真不是可以闹着玩的。”秀姑一笑，转身回自家了。到了家里，将话告诉了寿峰，寿峰笑道：“使倒使得，可是将来你一溜，那姓刘的和老婆子要起人来，她要受累了。”秀姑见父亲答应了，很是欢喜。

次日上午就先到医院里见家树，将详细的经过，都告诉了他，家树忘其所以，不觉深深的对秀姑作了三个揖。秀姑向后退了两步，笑着低了声音道：“你这样多礼。”家树道：“我也来不及写信了，请你今天，仔细的问她一问，她若是不忘记我，我请她趁着今明天这个机会，找个地方和我谈两句话。”说着，又想了一想道：“不吧，我还是写几个字给她。”于是向医院里要了一张纸，用身上的自来水笔，就在候诊室里，伏在长椅的椅靠上写。可是提起笔先写了“凤兮”两字，就呆住了。以下写什么呢？候诊室里人很多。深恐自己只管出神会引起人家注意，于是接着写了八个字：“我对于你依然如旧。”写完，摇了一摇头，把笔收起，将纸捏成一团，对秀姑道：“我没法写，还是你告诉她的好。”秀姑也只好点了点头，起身便走。家树又追到候诊室外来，对秀姑道：“信还是带去吧。她总看得出是我的亲笔。”于是又把纸团展开，找了一个西式窗口，添上一行字：“伤心人白。”秀姑看他写这四个字的时候，脸色惨白，秀姑也觉得他实可伤心，心里有点忍不住凄楚，手里拿过字纸就闪开一边。因道：“我有了机会，再打电话告诉你吧！”秀姑匆匆的离开了医院，就到刘将军家来，向门房里说明了是来试工的，一直就奔上房。上房另有女仆，再引她到凤喜卧室里去。凤喜一见，便说道：“将军到天津去了，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分配你做。今天你先在我屋子里陪着我，作点小事吧。”秀姑会意，答应了一声是，等到屋子里无人，凤喜才皱了眉道：“大姐！”

你的胆子真大，怎么敢冒充找事，混到这里来。若是识破了，恐怕你的性命难保，就是我也不得了。”秀姑笑道：“是呀！这是将军家里不是闹着玩的。可是还有个人，性命也难保呢！我拼了我这条命，也只好来一趟，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救过我父亲的命，我不能不救他的命。”秀姑说着话，脸色慢慢的不好看，最后就板着脸，两手一抱膝盖，坐到一边椅子上。凤喜道：“大姐！你这话是说我忘恩负义吗？我也是没有法子呀！现在樊大爷怎么样了，他叫你来有什么意思？”秀姑便在身上掏出字条，交给凤喜道：“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信。”于是把那天什刹海见面，以至现在的情形，说了一遍。凤喜将字条看了一眼，连忙捏成一个纸团，塞在衣袋里，因道：“他忘不了我，我知道。可是我现在已经嫁了人，我还有什么法子。就请你告诉他，多谢他惦记；至于他待我的好处，我也忘不了。不瞒你说，现在我手上倒也方便，拿个一万八千儿的，还不值什么，我有点东西谢他，请你给我拿了去。”秀姑笑道：“一万八千？就是十万八万，你也拿得出来，这个我早知道了。但是他不望你谢他，只要你治他的病。”凤喜道：“我又不是大夫，我怎么能治他的病？”秀姑道：“你想，他害病，无非是想你。现在你有两个药方可以治他的病：其一，你是趁了这个机会，跟他逃去；其二，你当面对他说明，你不爱他了，现在日子过得很好。这样，他就死心塌地不再想你了，病也就好了。我跟人家传信，只得说到这种样子。你要怎么办？那就听凭于你。”凤喜听了秀姑的话，低头坐着想了一想，因点点头道：“好吧，我就见他也不要紧。这两天我妈不大舒服，明天起个早吧，我回家去看我母亲，我就由后门溜出去找个地方和他见见。不过要碰到了人，那祸不小。还是先农坛地方，早上僻静，叫他一早就在那里等着我吧。”秀姑道：“你答应的话，

可不能失信。不去不要紧，约了不去，你是更害了他。”凤喜道：“我决不失信。你若不放心，你就在我这里假作两天工，等我明天去会着他，或者你不愿意作，或者我辞你。”秀姑站立起来，将胸一拍道：“好吧，就是你们将军回来了，我也不怕。”于是让凤喜看守住了家中下人，趁着机会，打了一个电话给家树，约他明天一早，在先农坛柏树林下等着。家树正在床上卧着揣想，秀姑这个人，秉着儿女心肠，却有英雄气概，一个姑娘，居然能够假扮女仆，去探访侯门似海的路子，义气和胆略，都不可及，这种人固然是天赋的侠性，但若非对我有特别好的感情，又哪里肯做这种既冒险又犯嫌疑的事？可是她对我这样的好，我对她总是淡淡的，未免不合。这种人心地忠厚，行为爽快，都有可取；虽然缺少一些新式女子的态度，而也就在这上面可以显出她的长处来，我还是丢了凤喜去迎合她吧。正是这样想着，秀姑的电话来了，说凤喜约了明日一早到先农坛去会面。家树得了这个消息，把刚才所想的一切事情，又完全推翻了。心想凤喜受了武力的监视，还约我到先农坛去会面，可想那天什刹海会面，她躲了开去，乃是出于不得已。先农坛这地方，本是和凤喜定情之所，凤喜而今又约着在先农坛会面，这里面很含有深情。这样一早就约我去，莫非她有意思言归于好吗？说好了，也许她明天就跟着我回来，那么，我向哪一方面逃去为是呢？若是真有这样的机会，我不在北京读书了，马上带了她回杭州去。据这种情形看来，恐怕虽有武力压迫她，她也未必屈服的。越想越对，连次日怎样雇汽车，怎样到火车站，怎样由火车上写信通知伯和夫妇，都计划好了。

这一晚晌，就完全计划着明日逃走的事，知道明天要起早的，一到十二点钟，就早早的睡觉，以便明日好起一个早。谁知上床之后，只管想着心事，反而是延到了两点钟才算睡着。一觉醒来，天色大亮，不免吃了一惊，赶快披衣起床，扭了电灯一看，却原来是两点三刻，自己还只睡了四十五分钟的觉，并不曾多睡。低着头，隔着玻璃窗向外看时，原来是月亮的光，到天亮还早呢。重新睡下，迷迷糊糊的，仿佛是在先农坛，仿佛又是在火车上，仿佛又是在西湖边。猛然一惊，醒了过来，还只四点钟。自己为什么这样容易醒？倒也莫名其妙。想着不必睡觉，坐着养神吧。秋初依然是日长夜短，五点钟，天也就亮了。这时候，什么人都是不会起来的。家树自己到厨房里舀了一点凉水洗脸，就悄悄的走到门房里，将听差叫醒，只说依了医生的话，要天亮就上公园去吸新鲜空气，叫他开了门，雇了人力车，直向先农坛来。这个时候，太阳是刚出土，由东边天坛的柏树林子顶上，发着黄黄的颜色，照到一片青芦地上。记得上次到这里来的时候，这里的青芦，不过是几寸长，一望平畴草绿，倒有些像江南春草。现在的青芦，都长得有四五尺深，外坛几条大道，陷入青芦丛中，风刮着那成片的长芦，前仆后继，成着一层一层的绿浪。那零落的老柏，都在绿浪中站立，这和上次在这里和凤喜的情形，有点不同了。下车进了内坛门，太阳还在树梢，不曾射到地上来。柏林下大路，格外阴沉的。这里的声音，是格外沉寂。在树外看藏在树里的古殿红墙，似乎越把这里的空气衬托的幽静下来。有只喜鹊飞到家树顶上，踏下一枝枯枝，卜的一声，落了下来，打破了这柏林里的沉寂。家树顺着路，绕过了一带未曾开门的茶棚，走到古殿另一旁，一个石凳边。这正是上次说明帮凤喜的忙，凤喜乐极生悲，忽然啜泣的地方；一切都一样，只是殿西角映着太阳的阴影，略略倾斜着向北，这是表示时序不同了。家树想着，凤喜来到这里，一定会想起那天早上定情的事。记得那天早上的事，当然会找到这

里来的。因之就在石凳上坐下，静等凤喜自来。但是心里虽主张在这里静等，然而自己的眼睛，可忍耐不住，早是四处张望。张望之后，身子也忍耐不住，就站起来不住的徘徊。这柏林子里，地下的草，乱蓬蓬的，都长有一两尺深。夏日的草虫，现在都长老了，在深草里唧唧的叫着。这周围哪里有点人影和人声，正是这样踌躇着，忽然听到身后有一阵窸窣之声，只见草丛里走出一个人来，手中拿着一把花纸伞，将头盖了半截，身上穿的是蓝竹布旗衫，脚由草里踏出来，是白袜白布鞋，家树虽知道这是一个女子，然而这种服饰不像是现在的凤喜，不敢上前说话。及至她将伞一收，脸上虽然还戴着一副墨晶眼镜，然而这是凤喜无疑。他连忙抢步上前，握着她的手道：“我真不料我回南一趟，有这样的惨变！”凤喜默然，只叹了一口气。家树接过她的伞放在石桌上，让她在石凳上坐下，因问道：“你还记得这地方吗？”凤喜点点头。家树道：“你不要伤心，我对你的事，完全谅解的。不看别的，只看你现在所穿的衣服，还是从前我们在一处用的，可见你并不是那种人，只图眼前富贵的；你对旧时的布衣服还忘不了，穿布衣服时候交的朋友，当然忘不了的。你从前在这儿乐极生悲，好好的哭了出来，现在我看到你这种样子，我喜欢到也要哭出来了。”说着，就拿出手绢擦了一擦眼睛。凤喜本有两句话要说，因他这一阵夸奖，把要说的话又忍回去了。家树道：“人家都说你变了心了，只是我不相信。今日一见，我猜的果然不错，足见我们的交情，究竟不同呀。你怎么不作声？你赶快说呀！我什么都预备了，只要你马上能走，我们马上就上车站。今天十点钟正有一班到浦口的通车，我们走吧！”家树说了这几句话，才把凤喜的话逼了出来。所说是什麼，下回交代。

第十七回 裂券飞蚊绝交还大笑 挥鞭当药忍痛且长歌

却说家树见着凤喜，以为她还像从前一样，很有感情，所以说要她一路同去。凤喜听到这话，不由得吓了一跳，便道：“大爷！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我这样败柳残花的人，你还愿意吗？”家树也道：“你这是什么话？”凤喜道：“事到如今，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只怪我命不好，做了一个唱大鼓书的孩子，所以自己不能作主，有势力的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像你樊大爷，还愁讨不到一头好亲事吗？把我丢了吧。可是你待我的好处，我也决不能忘了，我自然要报答你。”家树抢着道：“怎么样？你就从此和我分手了吗？我知道，你的意思说，以为让姓刘的把你抢去了，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不好意思再嫁我；其实是不要紧的。在从前，女子失身于人，无论是愿意，或者被强迫的，就像一块白布染黑了一样，不能再算白布的。可是现在的年头儿，不是那样说；只要丈夫真爱他妻子，妻子真爱她丈夫，身体上受了一点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爱情，都是在精神上，不是在形式上，只要精神上是一样的，……”家树这样絮絮叨叨的向下说着，凤喜却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白皮鞋尖，去踢那石凳前的乱草。看那意思，这些话，似乎都没有听得清楚。家树一伸手，携着她一只胳膊，微微的摇撼了两下，因问道：“凤喜！怎么样，你心里还有什么说不出的苦处吗？”凤喜的头，益发的低着了。半晌，说了一句道：“我对不起你！”家树放了她的手，拿了草帽子在手，当着扇子摇了几摇道：“这样说，你是决计不能和我相合了。也罢，我也不勉强你，那姓刘的待你怎么样，能永不变心吗？”凤喜仍旧低着头，却摇了两摇，家树道：“你既然保不住他不会变心，设若将来他真变了心，他是有势力的，你是没有势力的，那怎么办？你还不如跟着我走吧。人生在世，富贵固然是要的，爱情也是要的。你是个很聪明的人，难道这一点，你还看不出来？而况我的家里虽不是十分有钱，不瞒你说，两三万块钱的家财，那是有的；我又没有三兄四弟，有了这些个钱，还不够养活我们一辈子的吗？”凤喜本来将头抬起来了。家树说上这一大串，她又把头低将下去了。家树道：“你不要不作声呀。你要知道，我望你跟着我走，虽然一半是自己的私心，一半也是救你。”凤喜忽然抬起头来，扬着脸问家树道：“一半是救我吗？我在姓刘的家里，料他也不会吃了我，这个你倒可以放心。”家树听到这话，不由得他的脸色不为之一变，站在一边，只管发愣。停了一会，点了一点头道：“好！这算我完全误会了。你既是决定跟姓刘的，你今天来此地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和我告别，今生今世，永不见面了吧？”凤喜道：“你别生气，让我慢慢的和你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你樊大爷待我那一番好处，我哪里忘得了；可是我只有这个身子，我让人家强占了去了，不能分开一半来伺候你。”家树皱了眉，将脚一顿道：“你还不明白，只要你肯回来，……”凤喜道：“我明白，你虽然那样说不要紧，可是我心里总过不去的。干脆一句话，我们是无缘了。我今天是偷出来的，你不见我还穿着这样一身旧衣服吗？若是让他们看见了，放了好衣服不穿，弄成这种样子，他们是要大大疑心的。我自己私下，也估计了一下子，大概用你樊大爷的钱，总快到两千吧！我也没有别个法子，来报你这个恩，不瞒你说，那姓刘的，一把就拨了五万块钱，让我存在银行里。这个钱，随便我怎么样用，他不过问。现在我自己，也会开支票，拿钱很便。”说到这里，凤喜在身上掏出一个粉镜盒子来。打开盒子，却露出一张支票，她将支票递给家树道：

“不敢说是谢谢你，反正我不敢白用大爷的钱。”

当她打开粉镜，露出支票的时候，家树心里已是卜突卜突，跳了几下，及至凤喜将支票送过来，不由得浑身的肌肉颤动，面色如土。她将支票递过来，也就不知所以的将支票接着，一句话说不出来。停了一停，醒悟过来了。将支票一看，填的是四千元整，签字的地方，印着小小的红章，那四个篆字，清清楚楚，可以看得出，乃是“刘沈凤兮”。家树镇定了自己的态度，向着凤喜微笑道：“这是你赏我的钱吗？”凤喜道：“你干吗这样说呀？这也无非聊表寸心，我送你这一点款子。”家树笑道：“这的确是你的好心，我应该领受的。你说花了我的钱，差不多快到两千，所以现在送我四千，总算是来了个对倍了。哈哈！我这事算做得不错，有个对本对利了。”越说越觉得笑容满面，说完了笑声大作，昂着头，张着口，只管哈哈笑个不绝。凤喜先还以为他真欢喜了，后来看到他的态度不同，也不知道他是发了狂，也不知道他是故意如此，靠了石桌站住，呆呆的向他望着。家树两手张开，向天空一伸，大笑道：“好！我发了财了。我没有见过钱，我没有见过四千块钱一张的支票，今天算我开了眼了，我怎么不笑。天哪！天哪！四千块一张的支票，我没有见过呀。”说着，两手垂了下来，又合到一处，望了那张支票笑道：“你的魔力大，能买人家的身子，也能买人家的良心；但是我不在乎呢。”两手比齐，拿了支票，嗤的一声，撕成两半边，接上将支票一阵乱撕，撕成了许多碎块，然后两手握着向空中一抛，被风一吹，这四千元就变成一二十只小白蝴蝶，在日光里飞舞。家树昂着头笑道：“哈哈！这很好看哪。钱啦钱啦，有时候你也会让人看不起吧。”凤喜到了这时，才知道他是恨极了这件事，特意撕了支票来出这一口气的。顷刻之间，既是羞涩，又是后悔，不知道如何是好？待要分说两句，家树是连蹦带跳，连嚷带笑，简直不让人有分说的余地。就是这样，凤喜是越羞越急，越急越说不出话，两眼眶子一热，却有两行眼泪，直流下来。家树往日见她流泪，一定百般安慰的；今天见她流泪，远远的弯了身子，却是笑嘻嘻的看着她。凤喜见他如此，越是哭得厉害，索性坐在石凳上伏在石桌上哭将起来。家树站立一边，慢慢的止住了笑声，就呆望着她，见她哭着，两只肩膀只管耸动，虽然她没有大大的发出哭声，然而看见这背影，知道她哭得伤心极了。心想她究竟是个意志薄弱的青年女子，刚才那样羞辱她，未免过分。爱情是相互的，既是她贪图富贵，就让她去贪图富贵，何必强人所难？就是她拿钱出来，未尝不是好意！她哪里有那样高超的思想，知道这是侮辱人的行为。思想一变迁，就很想过去赔两句不是。这里刚一迁脚，凤喜忽然站了起来，将手揩着眼泪，向家树一面哭一面说道：“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我的身子，是我自己的，我要嫁给谁，就嫁给谁，你有什么法子来干涉我？”说着，她一只手伸到衣袋里，掏出一个金戒指来，将脚一顿道：“我们并没有订婚的，这是你留着我做纪念的，我不要了，你拿回去吧。”说时，将戒指向家树脚下一丢，恰好这里是砖地，金戒指落在地上，叮铃铃一阵响，家树不料她一反脸，却有此一着，弯着腰将戒指捡起，便带在指头上，自说道：“为什么不要，我自己还留着纪念吧。”说毕，取了帽子，和凤喜深深的一鞠躬，笑嘻嘻的道：“刘将军夫人！愿你前途幸福无量。我们再见了！”说毕，戴着草帽，掉转身子便走，一路打着哈哈，大笑而去。凤喜站在那里，望着家树转入柏林，就不见了。自己呆了一阵子，只见东边的太阳，已慢慢升到临头，时候不早了，不敢多停留，又怕追上了家树，却是慢慢的走出内坛。她的母亲沈大娘，

由旁边小树丛里，一个小亭上走下来，迎着她道：“怎么去这半天，把我急坏了。我看见樊大爷，一路笑着，大概他得了四千块钱，心里也就满足了。”凤喜微笑，点着头道：“他心里满足了。”沈大娘道：“呀！你眼睛还有些儿红，哭着啦吧。傻孩子！”凤喜道：“我哭什么？我才犯不上哭呢。”说着，掏出一条潮湿的手绢，将眼睛擦了一擦。沈大娘一路陪着行走，一路问道：“樊大爷接了那四千块钱的支票，他说了些什么啦？”凤喜道：“他有什么可说的，他把支票撕了。”沈大娘道：“什么，把支票撕了？”于是就追着凤喜，问这件事的究竟。凤喜把家树的情形一说，沈大娘冷笑道：“生气！”

活该他生气。这倒好，一下说破了，断了他的念头，以后就不会和咱们来麻烦了。”凤喜也不作声，出了外坛雇了车子，同回母亲家里，仍然由后门进去，急急的换了衣服，坐上大门口的汽车，就向刘将军家来。因为她出去得早，这时候回来，还只有八点钟。回到房里，秀姑便是不住的向她打量。凤喜怕老妈子看出破绽来，对屋子里的老妈子道：“你们都出去，我起来得早了，还得睡睡呢。”大家听她如此说，都走开了。凤喜睡是不要睡，只是满腔心事，坐立不安，也就倒在床上躺下，便想着家树今日那种大笑，一定是伤心已极。虽然他的行为不对，然而他今日还痴心妄想，打算邀我一同逃走，可见他的心，的确是没有变的。但是你不要钱，也不要紧，为什么当面把支票扯碎来呢？这不是太让我下不去吗！糊里糊涂的想着，便昏昏沉沉的睡去。及至醒来，不觉已是十一点多钟了。坐在床上一睁眼，就见秀姑在外面探头望了一望，凤喜对她招招手，让她走了进来。秀姑轻轻的问道：“你见着他没有？”凤喜只说了一声见着了，就听到外面老妈子叫道：“将军回来了。”秀姑赶快闪到一边站住，那刘将军一走进门，也不管屋子里有人没人，抢着上前，走到床边，两手按了凤喜两只肩膀，轻轻拍了两下，笑道：“好家伙！我都由天津回到北京了，你还没有起来。”说着，两手捧了凤喜的脸，将头一低，凤喜微微一笑，将眼睛向秀姑站的地方一瞟，又把嘴一努，刘将军放了手掉转身来，向秀姑先打了一个哈哈，然后笑道：“你昨天就来了吗？”秀姑正着脸色，答应了一声是。刘将军回头向凤喜道：“这孩子模样儿有个上中等，就是太板一点儿。”又和秀姑点着头笑道：“你出去吧，有事我再来叫你。”秀姑巴不得一声，刚要出去，刘将军忽然向凤喜的脸上注视着道：“你又哭了吗？我走了，准是你想着姓樊的那个小王八蛋。”两手扶了凤喜的肩膀向前一推，凤喜支持不住，便倒在床上了。凤喜一点也不生气，坐了起来，用手理着脸上的乱发，向他笑道：“你干吗总是这样多心？我凭什么想他？我是起了一个早，回去看了看我妈。我妈昨晚晌几乎病得要死。你想想看，我有个不着急的吗？”刘将军笑道：“我猜你哭了不是？你妈病了，怎么不早对我说，我也好找个大夫给她瞧瞧去。小宝贝儿咧！你要什么，我总给你什么。”说着，一伸手，又将凤喜的小脸泡儿撇了一下。秀姑一低头，就避出屋外去。她心想着：这种地方，怎样可以长住？但是凤喜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自己转达，却又不敢断定，总得等一个机会，和她畅谈畅谈，然后才可以知道她和家树两方面，究竟是谁的错误。因此一想，便忍耐着住下了。

刘将军在屋子里麻烦了一阵子，已到开午饭的时候，就和凤喜一路出来吃午饭去了。一会子工夫，伺候吃饭的老妈子来说：“将军不喜欢年纪大的，还是你去吧。”秀姑走到楼下堂屋里，只见他二人，对面坐着。刘将军手上

拿了一个空碗向秀姑照了一照，望着她一笑，那意思就是要秀姑盛饭。秀姑既在这里，不能不上前，只得走到他面前，接了碗过来。他左手上的空碗，先不放着，却将右手的筷子倒过来，在秀姑的脸上，轻轻的戳了一下，笑道：“你在那张总长家里也闹着玩吗？”秀姑望了他一眼，却不作声，接过碗给他盛了饭，站到一边，凤喜笑道：“人家初来，又是个姑娘，别和人家闹，人家怪不好意思的。”刘将军道：“有什么怪不好意思，要不好意思，就别到人家家里来。我瞧你这样子，倒是有点儿吃醋。”凤喜见他脸上并没有笑容，却不敢作声。刘将军回过头来，向秀姑笑道：“别信你太太的话，我要闹着玩，谁也拦阻不了我。你听见说过没有？北京有种老妈子，叫做……叫做……哈哈，叫做上炕的。”秀姑正在一张茶几边，茶几上有一套茶杯茶壶，手摸着茶壶，恨不得拿了起来，就向他头上劈了过去。凤喜眼睛望了她，又望了一望门外院子里，看那院子里，正有几个武装兵士，走来走去，秀姑只得默然无语，将手缩了回来。他二人吃完了饭，另一个老妈子打了手巾把过去。刘将军却向凤喜笑道：“刚才我说了你一句吃醋，大概你又生气了。这里又没有外人，我说了一句，又要什么紧呢？小宝贝儿！别生气，我来给你擦一把脸。”说着，他也不管这儿有人无人，左手一抱，将凤喜搂在怀里，右手拿了洗脸手巾，向她满脸一阵乱擦。凤喜两手将毛巾拉了下来，见刘将军满脸都是笑容，便撅了嘴，向旁边一闪道：“谢谢！别这样亲热，少骂我两句就是了。”刘将军笑道：“我是有口无心的，你还有什么不知道，以后我不生你的气就是了。”凤喜也不说什么，回身自上楼去了。秀姑不敢多在他面前停留，也跟着她走上楼去，便和大家在楼廊上搭的一张桌子上吃饭。吃到半中间，只见刘将军穿着短衣，袖子卷得高高的，手上拿了一根细藤的马鞭子，气势汹汹的走了上来。大家看了他这种情形，都是为之一怔。他也不管，脚步走着咚咚的响，掀开帘子，直到屋子里去。在外面就听到他大喝一声道：“我今天打死你这贱东西！”只这一句话说完，就听见鞭子刷的响了一声，接上又是一声哎哟，嚎陶大哭起来。顷刻之间，鞭子声，哭声，嚷声，骂声，东西撞打的声，闹成一片。秀姑和三个老妈子吃饭，先还怔怔的听着，后来凤喜只嚷“救命哪！救命哪！”秀姑实在忍耐不住，放下碗来就跑进房去，其余三个老妈子见着这种情形，也跟了进去。只见凤喜蹲着身子，躲在桌子底下，头发蓬成一团，满面都是泪痕，口里不住的嚷，人是不住左闪右避。刘将军手上拿了鞭子向着桌子腿与人，只管乱打乱抽，秀姑抢了上前，两手抱住他拿鞭子的一只手，连叫道：“将军！请你慢慢说，可别这样。”刘将军让秀姑抱住了手，鞭子就垂将下来，人不住的喘着气，望了桌子底下。那三个老妈子，见秀姑已是劝解下来了，便有人上前，接过了鞭子，又有人打了手巾把，给他擦脸；又有人斟了一杯热茶，送到他手上。秀姑看他不会打了，闪开一边。只看屋里的东西，七零八乱，满地是衣袜瓷片碎玻璃。就是这一会儿工夫，倒不料屋子里闹得如此的厉害。再看桌子底下的凤喜，一只脚穿了鞋，一只脚是光穿了丝袜，身上一件蓝绸旗衫，撕着垂下来好几块，一大半都染了黑灰，她简直不像人样子。秀姑走上前，向桌子下道：“太太！你起来洗洗脸吧。”刘将军听到这一声太太，将手上的茶杯，连着一满杯茶，当啷一声，摔了在楼板上，突然站了起来喝着道：“什么太太？她配吗？她妈的臭窑姐儿！好不识抬举，我这样的待她，你会送一顶绿帽子给我戴。”说着，他又捡起了楼板上那根鞭子。秀姑便抢了他拿鞭的手，向他微笑道：“将军！你怎么啦？她有什么不对，尽管慢慢的问她，动手就打，你把她打

死了，也是分不出青红皂白的，你瞧我吧。”说着，又向他更作了一个长时间的微笑，他手上的鞭子，自然的落在地下。秀姑将一张椅子，移了一移。因道：“你坐下！等她起来，你有什么话再和她说，反正她也飞不了。你瞧，你气得这个样儿。”说着，又斟了一杯茶，送到刘将军手里，笑道：“你喝一点儿，先解解渴。”刘将军看看秀姑道：“你这话倒也有理。让她起来，等我来慢慢的审问她，我也不怕她飞上天去。”接过那一杯茶，一仰脖子喝了，秀姑接过空杯子，由桌子底下，将凤喜牵出来。暗暗向她使了一个眼色，然后把她牵到隔壁的屋子里去，给她洗脸梳头。别的老妈子要来，秀姑故意将嘴向外面一努，教她们伺候男主人。老妈子信以为真，也就不进来了。

秀姑细看凤喜身上，左一条红痕，右一条红痕，身上犹如画的红网一样。秀姑轻轻的道：“我的天！怎么下这样的毒手。”凤喜本来止住了哭，不过是不断的叹着冷气。秀姑这一惊讶，她又哭将起来。紧紧的拉住了秀姑的手，好像有无限的心事，都由这一拉手之中，要传说出来。秀姑也很了解她的意思，因道：“这或者是他一时的误会，你从从容容的对他说破也就是了。不过你要想法子，把我的事遮掩过去，我倒不要紧，别为了这不相干的事，又连累着我的父亲。”凤喜道：“你放心，我不能那样不知好歹，你为了我们的事这样的失身份，我还能把你拉下水来吗？”秀姑安顿了她，不敢多说话。怕刘将军疑心，就先闪到外边屋子里来。刘将军见秀姑出来，就向她一笑，笑得他那双麻黄眼睛，合成了一条小缝，用一个小萝卜似的食指指着她道：“你别害怕。我就是这个脾气，受不得委屈；可是人家要待我好呢，把我这脑袋割了给他，我也乐意。你若是像今天这样做事，我就会一天一天的，更加欢喜你的。”刘将军说着话，一手伸了过来，将秀姑的胳膊一捞，就把她拉到怀里。秀姑心中如火烧一般，恨不得回手一拳，就把他打倒，只得轻轻的道：“这些个人在这儿，别这样呀。你不是还生着气吗？”刘将军听她如此说，才放了手，笑道：“我就依着你，回头我们再说吧。”说到这里，凤喜已是换了一件衣服走了出来，刘将军立刻将脸一板，用手指着她道：“你说，你今天早上，为什么打你妈家里后门溜出去了，我可有人跟着你。你不是到先农坛去了吗？你说那是为什么？你还瞒着我，说瞧你妈的病吗？那老帮子就不是好东西，她带着你为非作歹，可和你巡风，你以为我到了天津去了，你就可以胡来了。可是我有耳报神，我全知道呢。你好好的说，说明白了，我不难为你；要不然，你这条小八字儿，就在我手掌心里。”说着，将左手的五指一伸，咬着牙捏成了拳头，翻了两个大眼睛望着她。凤喜一想这事大概瞒不了，不如实说了吧。因道：“你不问青红皂白，动手就打，叫我說什麼？现在你已经打了我一顿，也出了气，可以让我说了。我现在不是决计跟着你过吗？可是我从前也得过姓樊的好处不少，叫我就这样把他扔了，我心里也过不去。我听到我妈说，他常去找我妈。我想我是姓刘的人啦，常要他到我家里去走着，那算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就对妈说，趁你上天津，约他会一面，一来呢，绝了他的念头，不再找我家了。二来呢，我也报他一点儿恩，所以我开了一张四千块钱的支票给他。他一听说我跟定了你，把支票就撕了，一句话不说，就走了。你想，我要是还和他来往，我约着他在家里会面，那多方便。我不肯让他到我家里去，就是为了不让他沾着。你信不信，可以再打听去。”刘将军听了她这话，不觉得气先平了一半，因道：“果然是这样吗？好！我把人叫你妈去了，回头一对口供，对得相符，我就饶了你，要不然，你别想活着。”说到这里，恰好听差进来说：外老太太来了。

刘将军喝道：“什么外老太太，她配吗？叫她在楼下等着。”秀姑就笑着向他道：“你要打算问她的话，最好别生气，慢慢的和她商量着，我先去安顿着她，你再消消气，慢慢的下来，看好不好呢？”刘将军点头道：“行！你是为着我的，就依着你。”秀姑连忙下楼，到外面将沈大娘引进楼下。匆匆的对她道：“你只别提我，说是姓樊的常到你家，你和姑娘约着到先农坛见面，其余说实话，就没事了。”沈大娘也猜着今天突然的派人去叫来，而且不让在家里片刻停留，料着今日就有事，马上到了刘家。及至一听秀姑的话，心里不住的慌乱。秀姑只引她到屋子里来就走开了，又不敢多问。

不多一会，刘将军已换了一件长衣，一面扣纽扣，一面走进屋来。沈大娘因他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就老远的迎着他，请了个双腿安。刘将军点了点头道：“你姑娘太欺负我了。对不住，我教训了她一顿，你知道吗？”沈大娘笑道：“她年轻，什么不懂，全靠你指教，怎样说是对不住啊！”刘将军道：“你坐下，我有话要和你慢慢说。”他说毕，一抬腿，就坐在正中的紫檀方桌上，指着旁边的椅子，沈大娘坐下了。刘将军道：“你娘儿俩今天早晌做的事，我早知道了。你说出来，怎么回事。若是和你姑娘口供对了，那算我错了；若是不对，我老刘是不好惹的。”沈大娘一听，果然有事，料着秀姑招呼的话没有错，就照着她的意思把话说了。刘将军听着口供相同，伸手抓了抓耳朵，笑道：“他妈的！我真糟糕，这可错怪了好人。其实这样办，我也很赞成，明明告诉我，我也许可的，反正你姑娘是一死心儿跟着我啊。你上楼给我劝她去，我还有事呢。”沈大娘不料这大一个问题，随便几句话就说开了。身上先干了一把汗。到了楼上，只见凤喜眼睛红红的，靠了桌子，手指上夹了一支烟卷，放在嘴里抽着，就在她抬着胳膊的当儿，远远看见她手脉以下，有三条手指粗细的红痕。凤喜看见母亲，只叫了一声妈！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秀姑在旁看到，倒替她们着急。因道：“这祸事刚过去，你又哭。”沈大娘一看这样子，就知道她受了不小的委屈，连忙上前，拉着她的胳膊，问道：“这都是打的吗？”凤喜道：“你瞧瞧我身上吧。”说着，掉过背去，对了她的妈，沈大娘将衣襟一掀，倒退两步，拖着声音道：“我的娘呀！这都是什么打的，打得这个样子厉害？我的……儿。”只这一个儿字，她也哭了。凤喜转过身，握着她母亲的手，便道：“你别哭，哭着让他听到了，他一生气，那藤鞭子我可受不了。”秀姑道：“这话对。只要说明白了，把这事揭过去了，大家乐得省点事，干吗还闹不休。”沈大娘道：“大姑娘！你哪里知道，我这丫头长这么大，重巴掌也没有上过她的头；不料她现在跟着将军做太太，一呼百诺的，倒会打的她满身是伤。你瞧，我有个不心痛的呀！”这几句话说着，正兜动了凤喜一腔苦水，也哽哽咽咽，哭了起来。秀姑正待劝止她们不要哭，那刘将军却放开大步，走将进来。秀姑吓了一跳，她母女两人正哭得厉害，他一不高兴，恐怕要打在一处，心里一横，他果然那样做，今天我要拼他一下，非让他受一番教训不可。不料那刘将军进来，却换了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对沈大娘笑道：“刚才你说的话，我听到了，你说你舍不得你姑娘，我哪里又舍得打她？可是你要知道咱们这样有面子的人，什么也不怕，就怕戴绿帽子。无论怎么说，你们瞒着我去瞧个小爷们，总是真的。凭了这一点，我就可以拿起枪来打死了她。”刘将军说到这里，右手捏了拳头，在左拳心里，击了一下，又将脚一顿，同时这屋子里三个女人，都不由得吃了一惊。刘将军又接着道：“这话可又说回来了，她虽然是瞒着我作的事，心眼儿里可是为着我。我抽了她一顿鞭子，算是教

训她以后不要冒失，我都不生气，你们还生气吗？”沈氏母女本就有三分怕他，加上他又叮嘱了不许生气，娘儿俩只好掏出手绢，揩了一揩眼睛，将泪容收了。刘将军对沈大娘道：“现在没事，你可以回去了。你在这里，又要引着她伤心起来的。”沈大娘见女儿受了这样的委屈，正要仔仔细细和她谈一谈，现在刘将军要她回家，心里未免有点不以为然，因笑道：“我不惹她伤心就是了。你瞧，这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我给她归拾归拾吧。”刘将军道：“我这里有的是伺候她的人，这个用不着担心，你回去吧。你若不回去，那就是存心和我捣乱。”凤喜道：“妈！你回去吧！我不生气就是了。”沈大娘看了看刘将军的颜色，不敢多说，只得低着头回去了。刘将军叫人来收拾屋子，却带凤喜到楼下卧室里去烧鸦片烟，并吩咐秀姑跟着。到了卧室里，铜床上的烟家具是整日整夜摆着，并不收拾的。凤喜点了烟灯，和刘将军隔着烟盘子，横躺在床上。刘将军歪了头，高枕在白缎子软枕上，含着微笑，看看凤喜，又看看秀姑，一只手先抚弄着烟杆子，然后向她点了一点，笑道：“烧烟非要你们这种人陪着，不能有趣味。”又指着秀姑道：“有了你，那些老帮子我就看不惯了。你好好的巴结差使，将来有你的好处，我只要痛快，花钱是不在乎的。”秀姑不作声，扬了头只看壁上镜框中的西洋画。凤喜只把烟杆子沾着烟膏子烧烟，却当不知道。

原来她本不会烧烟，因为到了刘家来，刘将军非逼着她烧烟不可，她只得勉强从事。好在这也并非什么难事，自然一学自会。刘将军因她不作声，便问道：“干吗不言语，还恨我吗？”凤喜道：“说都说明白了，我还恨你作什么呢。况且我作的事，本也不对，你教训我，是应该的。”说着，拿起烟枪，在烟斗上装好了烟泡，便递了过来，在刘将军嘴上碰了一碰，同时笑着向他道：“你先抽一口。”刘将军笑着捧了烟枪抽起来，因笑道：“你现在不恨我了吗？”凤喜笑道：“我不是说了吗，你教训我也是应该的，怎么你还说这话呢！”刘将军笑道：“你嘴里虽然这样说，可是你究竟恨我不恨，是藏在你心里，我哪里会知道？”凤喜道：“这可难了。你若是不相信，自然我嘴里怎么说也不成；我又没有那样的本领，可以把心掏给你看。”刘将军笑道：“我自然不能那样不讲理，要你掏出心来，可是要看出你的心来，也不算什么，只要你好好儿的唱上一段给我听，我就会看出你的心来了。你果然不恨我，你就会唱得像平常一样，若是你心里不乐意，你就唱不好的。你唱不唱？”凤喜笑道：“我为什么不唱？你要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刘将军喷着烟，突然坐了起来，将大腿一拍道：“若是这样，我就一点不疑心了。你随便唱吧，越唱得多，越是我不会疑心。你别烧烟，我自己会来。”说着又倒在床上，斜着眼睛，望了凤喜道：“你唱你唱。”凤喜看那样子，大概是不唱不行，自己只轻轻将身子一转，坐了起来，只在这一转身之间，身上的皮肤，和衣裤，互相磨擦，痛入肺腑，两行眼泪，几乎要由眼睛眶子里抢了出来。但是这眼泪真要流出来，又是祸事。连忙低了头咳嗽不住，笑道：“烟呛了嗓子，找一杯茶喝吧。”于是将手绢擦了眼睛，自己起身倒了一杯茶喝。刘将军道：“这两天你老是咳嗽，大概伤了风了，可是我这一顿鞭子，当了一剂良药，一定给你出了不少的汗。伤风的毛病，只要多出一点儿汗，那就自然会好的。”凤喜笑道：“这样的药，好是好，可是吃药的人，有些受不了呢。”她说时，用眼睛斜看着刘将军微笑。刘将军笑道：“你这小东西！倒会说俏皮话。你就唱吧！这个时候，我心里乐着呢。”凤喜将一杯茶喝完了，就端了一张方凳子，斜对床前坐着，问道：“唱大鼓书，还是唱戏

呢？”刘将军道：“大鼓书我都听得腻了，戏是清唱没有味，你给我唱个小调儿听听吧。”凤喜没有法子，只得从从容容的唱起来。唱完了一支，刘将军点头道：“唱得不错。”因见秀姑贴近房门口一张茶几站着，便笑问道：“这曲子唱得很好听吗？你会不会？”秀姑用冷眼看着他，牙齿对咬着，几乎都要碎开。这时他问起来了，也不好说什么，只微笑了一笑。刘将军对凤喜道：“唱得好，你再唱一个吧。”凤喜不敢违拗，又唱了一个。刘将军听出味来了，只管要她唱，一直唱了四个，刘将军还要听。凤喜肚子里的小调，向来有限，现在就只剩一个四季相思了。这个老曲子，是家树教了唱的，一唱起来就会想着他，因之踌躇着一会，才淡淡一笑道：“有是还有一支曲子，很难唱，怕唱不好呢。”刘将军道：“越是难唱的，越是好听，更要唱，非唱不行。”说着，一头坐了起来，望着凤喜。凤喜看了看他，又回头看了看秀姑，便唱起来。但是口里在唱，脑筋里人就仿佛在腾云驾雾一般，眼面前的东西，都觉有点转动。唱到一半，头重过几十斤；身子向旁边一歪，便连着方凳，一齐倒了下来。刘将军连连喝问道：“怎么了？”要知她生气也无？下回交代。

第十八回 惊疾成狂坠楼伤往事 因疑入幻避席谢新知

却说刘将军逼着凤喜唱曲，凤喜唱了一支，又要她唱一支，最后把凤喜不愿唱的一支曲子，也逼得唱了出来，凤喜一难受，就晕倒在地下。秀姑看到，连忙上前，将她搀起时，只见她脸色灰白，两手冰冷，人是软绵绵的，一点也站立不定。秀姑就两手一抄，将她横抱着，轻轻的放在一张长沙发上。刘将军已是放了烟枪，站立在地板上，看到秀姑毫不吃力的样子，便微笑道：“你这人长的这样，倒有这样大力气。”说着，一伸手就握住了秀姑的右胳膊，笑道：“肉长的挺结实，真不含糊。”秀姑将手一缩，沉着脸道：“这儿有个人都快要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刘将军笑道：“她不过头晕罢了，躺一会儿就好了。”说着，也就摸了摸凤喜的手。呀了一声道：“这孩子真病了，快找大夫吧。”便按着铃将听差叫进来，吩咐打电话找大夫，自己将凤喜身上抚摸了一会，自言自语的道：“刘德柱！你也下的手太毒了，怎么会把人家打的浑身是伤呢？这样子还要她唱曲子，也难怪她受不了的了。”他这样说着，倒又拿起凤喜一只胳膊，不住的嗅着。

这时，屋子里的人，已挤满了，都是来伺候太太的。随着一位西医，也跟进来了，将凤喜身上看了一看，就明白了一半。又诊察了一会子病象，便道：“这个并不是什么重症，不过是受了一点刺激，好好的休养两天就行了。屋子里这些人，可是不大合宜。”说着，向屋子四周看了一看，刘将军使用手向大家一挥道：“谁要你们在这儿？你们都会治病，我倒省了钱，用不着找大夫来瞧了。走走走！”说着，手只管推，脚只管踢，把屋子里的男仆女仆，一齐都轰了出去。秀姑让刘将军管束住了，正是脱身不得，趁着这个机会，就正好躲出房来，因之人家被轰，她也就一块儿躲出来。心里本想着今天晚上，就溜回家去的；但是一看凤喜这种情形，恐怕是生死莫卜，若是走了，重来不得，这以后的种种消息，又从何处打听出来呢？于是悄悄的到了楼上，给家树通了一个电话，说是这里发生了很重大的事，只好在这里再看守一宿，请他和父亲通个信。秀姑把话说完，也不等家树再问，就把电话挂上了。这一天晚上，果然凤喜病得很重。大家将她搬到楼上寝室里。一个上半夜，她都是昏迷不醒，刘将军听了医生的话，让她静养，却邀了几个朋友到饭店里开房间找乐去了。两点钟以后，女仆们都去睡觉了，只剩下秀姑和一个老年的杨妈，同坐在屋子里，伺候着凤喜的茶水。秀姑无事，却和杨妈谈着话来消磨时间，说到了凤喜的伤，杨妈将头一伸，轻轻的说道：“唉！这就算厉害吗？真厉害的，你还没有看见过呢。从前，我们这儿也是一个正太太，一个姨太太；不用提，正太太是上了年纪的人，整天的受气，她受气不过，回老家去了。不多时，就在老家故了。太太一死，姨太太可抖啦。整天的坐着汽车出去听戏游公园。据说，她在外面认识了男朋友了。有一天晚晌，姨太太听夜戏，十二点多钟才回来，咱们将军偏是那天没有出门，抽着大烟等着，看看表，又抽抽烟；抽抽烟，又坐起来。一打过十二点，他就要了一杯子白兰地酒喝了，一个人在屋子里，又跳又骂。一会的工夫，姨太太回来了。刚刚上这楼，将军走上前就是一脚，把她踢在地下，左手一把揪着她的头发，右手在怀兜里掏出一管手枪，指着她的脸，逼问她在哪里来？姨太太吓慌了，告着饶，哭着说：没有别的，就是和表哥吃了两回馆子，听戏是假的。我们老远的站着，哪敢上前。只听到那手枪拍拍两下响，将军抓着人，隔了栏杆，就向楼下一扔……”杨妈不曾说完，只听到床上“啊呀”一

声，回头看时，凤喜在床上一个翻身，由床上滚到楼板上。秀姑和杨妈都吓了一跳，连忙走上前，将她抱到床上去。她原来并不曾睡着，伸了手拉住秀姑的衣襟，哭着道：“吓死我了！你们得救我一救呀。”杨妈也吓慌了，呆呆的在一边站着望了她，作声不得。秀姑却用手拍着凤喜道：“你不要害怕！杨妈只当你睡着了，和我说了闹着玩的，哪里有这一回事？”凤喜道：“假是假不了的，我也不害怕了，害怕我又怎么样呢？”说时又叹了一口气。秀姑待要再安慰她两句，便听到楼下一阵喧哗，大概是刘将军回来了。杨妈就颤巍巍的对凤喜道：“我的太太！刚才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出来。说出来了，我这小八字，有点靠不住。”凤喜笑道：“你放心，我决不说的。”这就听到刘将军在窗子外嚷道：“现在怎么样，比以前好些了吗？”凤喜在床上一个翻身面朝里，秀姑和杨妈也连忙掉转身来，迎到房门口，刘将军进了房，便笑着向秀姑道：“她怎么样？”秀姑道：“睡着没有醒呢，我们走开别吵了她吧。”说毕，便匆匆走开了。她的行李用物，都不曾带来，刘将军却是体贴得到，早是给了她一张小铁床和一副被褥；而且不要和那些老妈子同住，就在楼下廊子边一间很干净的西厢房里住。

秀姑下得楼来，那杨妈又似乎忘了她的恐惧，在电灯光下，向秀姑微微一笑。而这一笑时，她便望着秀姑住的那间屋子。秀姑也明白她的意思，鼻子一哼，也冷笑了一声。她悄悄的进房去，将门关紧，熄了电灯，便和衣而睡。一觉醒来时，太阳已由屋檐下，照下大半截白光来，只听得刘将军的声音，在楼上骂骂咧咧的道：“捣他妈的什么乱，闹了我一宿也没有睡着。家里可受不了，把她送到医院里去。”秀姑听了这话，逆料是凤喜的病没有好，赶忙开了门出来，一直上楼，只见凤喜的头发，乱得像一团败草一般，披了满脸，只穿了一件对襟的粉红小褂子，却有两个纽扣是错扣着，将褂子斜穿在身上。她一言不发，直挺着胸脯，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两只眼睛，在乱头发里看人；一条短裤，露出膝盖以下的白腿与脚，只是如打秋千一样，摇摆不定。她看到秀姑进来，露着白牙齿向秀姑一笑，那样子真有几分惨厉怕人。秀姑站在门口顿了一顿，然后才进房去，向她问道：“太太！你是怎么了？”凤喜笑道：“我不怎么样。他说我疯了，拿手枪吓我，不让我言语，我就不言语；我也没犯那么大罪，该枪毙，你说是不是？我没有陪人去听戏，也没有表哥，不能把我枪毙了往楼下扔；我银行里还有五万块钱，首饰也值好几千，年轻轻儿的，我可舍不得死。大姊！你说我这话对不对？”秀姑一手握着她手，一手却掩住了她的嘴，复又连连和她摇手。这时，进来两个马弁，对凤喜道：“太太你不舒服，请你……”他们还没有说完，凤喜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赤着脚一蹦，两手抱了秀姑的脖子，爬在秀姑身上，嚷道：“了不得！了不得！他们要拖我去枪毙了。”马弁笑道：“太太！你别多心，我们是陪你上医院去的。”凤喜跳着脚道：“我不去，我不去，你们是骗我的。”两个马弁看到这种样子，呆呆的望着，一点没有办法。刘将军在楼廊子上正等着她出去啦！见她不肯走，就跳了脚走进来道：“你这两个饭桶！她说不走，就让她不走吗？你不会把她拖了去吗？”马弁究竟是怕将军的，将军都生了气了，只得大胆上前，一人拖了凤喜一只胳膊就走。凤喜哪里肯去，又哭又嚷，又踢又倒，闹了一阵，便躺在地上乱滚。秀姑看了，心里老大不忍，正想和刘将军说，暂时不送她到医院去，可是又进来两个马弁，一共四个人，硬把凤喜抬下楼去了。凤喜在人丛中伸出一只手来，向后乱招，直嚷大姊救命！一直抬出内院去了，还听见嚷声呢。

秀姑自从凤喜变了心以后，本来就十分恨她，现在见她这样疯魔了，又觉她年轻的人，受了人家的欺骗，受了人家的压迫，未免可怜。因此伏在楼边栏杆上，洒了几点泪。刘将军在她身后看见，便笑道：“你怎么了？女人的心总是慈的。你瞧，我都不哭，你倒哭了。”秀姑趁了这个机会，便揩着眼泪，向刘将军微微一笑道：“可不是，我就是这样容易掉泪。太太在哪个医院里？回头让我也去看看，行不行？”刘将军笑道：“行！这是你的好心，为什么不行？你们老是这样有照应，不吃醋，那就好办了，我也不知道哪个医院好，我让他们把她送到普救医院去了。那个医院很贵的，大概坏不了；回头我让汽车送你去吧。今天上午，你陪我一块儿吃饭，好不好？”秀姑道：“那怎样可以？一个下人，和将军坐在一处，那不是笑话吗？”刘将军笑道：“有什么笑话？我爱怎样抬举你，就怎样抬举你。就是你的太太，她出身还不如你呢。”秀姑道：“究竟不大方便，将来再说吧。”说毕，下楼去了。刘将军看了她害臊的情形，得意之极，手拍着栏杆，哈哈大笑。到了正午吃饭的时候，刘将军一个人吃饭，却摆了一桌的菜，他却把伺候听差老妈，一齐轰出了饭厅，只要秀姑一个人盛饭。那些男女仆役们，都不免替她捏了一把汗，她却处之泰然。刘将军的饭盛好了，放在桌上，然后向后倒退两步，正着颜色说道：“将军！你待我这一番好心，我明白了。谁有不愿意作将军太太的吗？可是我有句话要先说明，您若是依得了我，我做三房四房都肯；要不然，我在这里，工也不敢作了。”刘将军手上捧了筷子碗，只呆望着秀姑发笑道：“这孩子干脆，倒和我对劲儿。”秀姑站定，两只手臂，环抱在胸前，斜斜的对刘将军说道：“我虽是一个当下人的，可是我还是个姑娘，糊里糊涂的陪你玩，那是害了我一生，就是说您不嫌我寒碜，收我做二房，也要正正当正的办喜事，一来我家里还有父母呢，二来，你有太太，还有这些个底下人，也让人家瞧我不起，我是千肯万肯的，可不知道你是真喜欢我，是假喜欢我？您若是真喜欢我，必能体谅我这一点苦心。”说着说着，手放下来了，头也低下去了，声音也微细了，现出十二分不好意思的形状来。刘将军放下碗筷，用手摸着脸，踌躇笑道：“你的话是对的。可是你别拿话来骗我！”秀姑道：“这就不对了。我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像你这样的人不跟，还打算跟谁呢？你瞧我是骗人的孩子吗？”刘将军笑道：“得！就是这样办。可是日子要快一点才好。”秀姑道：“只要不是今天，你办得及，明天都成。可是您先别和我闹着玩，省得下人看见了，说我不正经。”刘将军笑道：“算你说得有理，也不急在明天一天，后天就是好日子，就是后天吧。今天你不是到医院里去吗？顺便你就回家对你父母说一声儿，大概他们不能不答应吧。”秀姑道：“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他们怎么样管得了。再说，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呢，哪有不答应的道理。”这一套话，说得刘将军满心搔不着痒处，便道：“你别和老妈子那些人在一处吃饭了。我吃完了就走的，你就在这桌上吃吧。”秀姑噗嗤一笑，点着头答应了。刘将军心想：无论哪一个女子，没有不喜欢人家恭维的，你瞧这姑娘，我就只给她这一点面子，她就乐了。他想着高兴，也笑了。只是为了凤喜，耽误了一早晌没有办事，这就坐了汽车出门了。

秀姑知道他走远了，就叫几个老妈子，一同到桌上来，大家吃了一个痛快。秀姑吃得饱了，说是将军吩咐的，就坐了家里的公用汽车，到普救医院来看凤喜。凤喜住的是头等病室，一个人住了一间很精致干净的屋子。她躺在一张铁床上，将白色的被褥，包围了身子，只有披着乱蓬蓬散发的头，露

出外面，深深的陷入软枕里。一进房门，就听到她口里絮絮叨叨什么用手枪打人，把我扔下楼去，说个不绝。她说的话，有时候听得很清楚，有时却有音无字；不过她嘴里，总不断的叫着樊大爷。床前一张矮的沙发，她母亲沈大娘却斜坐在那里掩面垂泪。一抬头看见秀姑，站起来点着头道：“关大姐！你瞧，这是怎么好？”只说了这一句，两行眼泪，如抛沙一般，直涌了出来。秀姑看床上的凤喜时，两颊上，现出很深的红色，眼睛紧紧的闭着，口里含糊着只管说：扔下楼去，扔下楼去！秀姑道：“这样子她是迷糊了。大夫怎么说呢？”沈大娘道：“我初来的时候，真是怕人啦。她又能嚷，又能哭，现在大概是累了，就这样的躺下两个钟头啦。我看人是不成的了。”说着，就伏在沙发靠背上窸窸窣窣的抬着肩膀哭。秀姑正待劝她两句，只见凤喜在床上将身子一扭，格格的笑将起来。越笑越高声，闭着眼睛道：“你冤我，一百多万家私，全给我管吗？只要你再不打我就成；你瞧，打的我这一身伤。”说毕，又哭起来了。沈大娘伸着两手，颠了几颠道：“她就是这样子笑一阵子，哭一阵子，你瞧是怎么好？”凤喜却在床上答道：“这件事，你别让人家知道，传到樊大爷耳朵里去了，你们是多么寒碜哪。”说着，她就睁开了。看见了秀姑，便由被里伸出一只手来，摇了—摇，笑道：“你不是关大姐？见着樊大爷给我问好。你说我对不住他，我快死了，他原谅我年轻不懂事吧。”说着，放声大哭。秀姑连忙上前，握了她的手，她就将秀姑的手背去擦眼泪。秀姑另用一只手，隔了被去拍她的脊梁，只说：“樊大爷一定原谅你的，也许来看你呢。”这里哭着，惊动了女看护，连忙走进来道：“你这位姑娘，快出去吧！病人见了客是会受刺激的。”秀姑知道医院里规矩，是不应当违抗看护的，就走出病室来了。这一来，她心里又受一种感动，觉得人生的缘法，真是有一定的。凤喜和家树决裂到这种地步，彼此还有一线牵连，看凤喜睡在床上，不断的念着樊大爷，樊大爷哪里会知道，我给他传一个信吧。当下就在医院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家树，请他到中央公园去，有话和他说。家树接了电话，喜不自胜，约了马上就来。

于是秀姑吩咐汽车回刘宅，自雇人力车到公园来。到了公园门口，她心里猛可的想起一桩事。记得在医院里伺候父亲的时候，曾作了一个梦，梦到和家树挽了手臂，同在公园里游玩，不料今日居然有和他同游的机会，天下事就是这样。真事，好像是梦。作梦也有日子会真起来的，我这不是一个例子吗？只是电话打得太匆促了，只说了到公园来相会，却忘了说在公园里一个什么地方相会。公园里是这样的大，到哪里去找他呢？心里想着，刚走上大门内的游廊，这个哑迷，就给人揭破了。原来家树就在游廊总口的矮栏上坐了，他是早在这里等候呢。他一见秀姑便迎上前来，笑道：“我接了电话，马上雇了车子就抢着来了。据我猜，你一定还是没有到的，所以我就在这里坐着等候；不然，公园里是这样大，你找我，我又找你，怎么样子会面呢？大姑娘真为我受了屈，我十二分不过意。我得请请你，表示一番谢意。”秀姑道：“不瞒你说，我们爷儿俩，就是这个脾气，喜欢管闲事。只要事情办得痛快，谢不谢，倒是不在乎的。”说着话，两人顺着游廊向东走，经过了资产阶级聚合的来今雨轩，复经过了地僻少人行的故宫外墙，秀姑单独和一个少年走着，是生平破题儿第一次事情。在许多人面前，不觉是要低了头；在不见什么人的地方，更是要低了头。自己从来不懂得怕见人，却不解为了什么，今天只是心神不宁起来。同走到公园的后身，一片柏树林子下，家树道：“在这儿找个地方坐坐，看一看荷花吧。”秀姑便应了一个好字。

柏林的西犄角上，便是一列茶座，茶座外是皇城的宽濠，濠那边一列萧疏的宫柳，掩映着一列城墙，尤其是西方城墙转角处，城下四五棵高柳，簇拥着一角箭楼，真个如图画一般。但是家树只叫秀姑看荷花，却没有叫秀姑看箭楼。秀姑找了一个茶座，在椅子上坐下，看看城濠里的荷叶，一半都焦黄了，东倒西歪，横卧在水面，高高儿的挺着一些莲蓬，伸出荷叶上来，哪里有朵荷花？家树也坐下了，就在她对面。茶座上的伙计，送过了茶壶瓜子，家树斟过了茶，敬过了瓜子，既不知道秀姑有什么事要商量？自己又不敢乱问，便笑了一笑，秀姑看了一看四周，微笑道：“这地方景致很好。”家树道：“景致很好。”秀姑道：“前几天我们在什刹海，荷叶还绿着呢！只几天工夫，这荷叶就残败了。”说到这里，秀姑心里忽然一惊，这是个敷衍话，不要他疑心我有所指吧。便正色道：“樊先生！我今天和你通电话，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事要和你商量，就是那沈家姑娘，她也很可怜。”家树哈哈一笑道：“大姑娘！你还提她什么？可怜不可怜与我有什么相干！”秀姑道：“她从前作的事，本来有些不对，可是……”家树将手连摇了几摇道：“大姑娘既然知道她有些不对，那就行了。自那天先农坛分手以后，我就决定了，再不提到她了，士各有志，何必相强。大姑娘是个很爽快的人，所以我也不要多话。干脆，今生今世，我不愿意再提到她。”秀姑听他说得如此决绝，本不便再告诉凤喜的事，只是他愿意提凤喜不提凤喜是一事，凤喜现在的痛苦，要不要家树知道又是一事。因笑道：“设若她现在死了，樊先生作何感想？”家树冷笑道：“那是她自作自受，我能有什么感想？大姑娘你不要提她，一提她，我心里就难过得很。”秀姑道：“既然如此，我暂时就不提她，将来再说吧。”家树道：“将来再说这四个字，我非常赞成。无论什么事，就眼前来讲，决不能认为就是一定圆满的。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所以必定要到危难的时候，才看得出好人来的。不过那个时候，就知道也未免迟了。而且真是好人，他也决不为了要现出自己的真面目，倒愿人有灾有难。譬如令尊大人，他是相信古往今来那些侠客的，但侠客所为，是除暴安良，锄强扶弱，没有强暴之人，作出不平的事来，就用不着侠客。难道说作侠客的为了自己要显一显本领，还希望生出不平的事情来不成？所以到了现在，我又算受了一番教训，增长了一番知识。我现在知道从前不认识好人了。”秀姑听他这种口音，分明是句句暗射着自己。一想自认识家树以来，这一颗心，早就献给了他，无如殷勤也罢，疏淡也罢，他总是漠不关心；所以索性跳出圈子外去，用第三者的资格，来给他们圆场。不料自己已经跳出圈子外来了，偏是又突然有这样向来不曾有的恳切表示，这真是意料所不及了。因笑道：“樊先生说得很透彻。就是像我这样肚子里没有一点墨水的人，我也明白了。”家树笑着只管嗑瓜子，又自己斟了一杯茶喝了，问道：“大叔从前很相信我的，现在大概知道我有点胡闹吧。”秀姑道：“不！他老人家有什么话，都会当面说的。”家树道：“自然，他老人家是很爽快的，不过也有件事很让我纳闷。两个月前，仿佛他老人家有一件事要和我谈，又不好说似的，我又不便问，究竟不知道是一件什么事？”秀姑这时正看着濠里的荷叶，见有一个很大的红色蜻蜓，在一片小荷叶边飞着，却把它的尾巴，在水上一点一起；经过很久的时间，不曾飞开。她也看出了神，所以家树说的这些话，秀姑是不是听清楚了。或者听得越清楚，反不肯回答，这都让家树无法揣测，随话答话，也没有可以重叙之理，这也就默然了。秀姑看了城墙，笑道：“我家胡同口上，也有一堵城墙，出来就让它抵住，觉得非

常讨厌，这里也是一堵城墙，看了去，就是很好的风景了。”家树道：“可不是，我也觉得这里的城墙有意思。”两个人说来说去，只是就风景上讨论。

正说到很有兴趣的时候，树林子里忽有茶房嚷着有樊先生没有？家树点着头只问了一声哪里找？一个茶房走上前来，便递了一张名片给秀姑道：“你贵姓樊吗？我是来今雨轩的茶房，有一位何小姐请过去说话。”秀姑接着那名片一看，却是何丽娜三个字，犹疑着道：“我并不认得这个人。是樊先生的朋友吗？”家树道：“是的是的。这个人你不能不见，待一会我给你介绍。”因对茶房道：“你对何小姐说我们就来。”茶房答应去了，家树道：“大姑娘！我们到来今雨轩去坐坐吧。那何小姐是我表嫂的朋友，人倒很和气的。”秀姑笑道：“我这样子，和人家小姐坐在一处，不但自己难为情，人家也会怪不好意思的。”家树笑道：“大姑娘是极爽快的人，难道还拘那种俗套吗？”秀姑就怕人家说她不大方，便点点头道：“见了也好。可是我坐不了多大一会儿就要走的。”家树道：“那随便你，只要介绍你和她见一见面，那就行了。”于是家树会了茶帐，就和秀姑一路到来今雨轩来。家树引她到了露台栏杆边，只见茶座上，一个时装女郎笑盈盈的站了起来，向着这边点头。秀姑猛然看到她，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凤喜明明病在医院里，怎么到这里来了？老远的站着，只是发愣。家树明白，连忙抢上前介绍，说明这是何女士；这是关女士。何丽娜见秀姑只穿了一件宽大的蓝布大褂，而且没有剪发，挽着一双细辫如意髻，骨肉停匀，脸如满月，是一个很健康朴素的姑娘，就伸着手握了秀姑的手，笑道：“请坐请坐。我就听见樊先生说过关女士，是一个豪爽的人，今天幸会。”秀姑等她说出话来，这才证明她的确不是凤喜。家树向来没有提到认识一个何小姐，怎么倒在何小姐面前会提起我，大概他们的交情，也非同泛泛吧。她既是一见面这样的亲热，也就不能不客气一点。因笑道：“刚才何小姐去请樊先生，我是不好意思来高攀，樊先生一定要给我介绍介绍，我只好来了。”何丽娜笑道：“不要那样客气，交朋友只要彼此性情相投，是不应该在形迹上有什么分别的啊。”于是挪了一挪椅子，让秀姑坐下。家树也在何丽娜对面坐下了。秀姑这时将何丽娜仔细看了一眼，见她的面孔，和凤喜的面孔，大体上简直没有多大的分别；只是何丽娜的面孔略为丰润一点，在她的举动和说话上，处处持重一点，不像凤喜那样任性。这两个人若是在一处走着，无论是谁，也会说她们是姊妹一对儿。她模样儿既然是这样的好，身份更不必提，学问自然是好的；除了年岁而外，恐怕凤喜没有一样赛得过她的呢。那么，家树丢了一个凤喜，有这一个何小姐抵缺，他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又何怪对于凤喜的事淡然置之哩。心里想着事，何小姐春风满面的招待，就没有心去理会，只是含着微笑，随便去答应她的话。何丽娜道：“我早就在这里坐着的。我看见关女士和樊先生走过去，我就猜中了一半。”家树道：“哦！你看见我们走过去的，我们在那边喝茶，你也是猜中的吗？”何丽娜道：“那倒不是，刚才我在园里兜了一个圈子，我在林子外边，看见你二位呢。”家树听了默然不语。何丽娜道：“难得遇到关女士的，我打算请关女士喝一杯酒，肯赏光吗？”秀姑道：“今天实在有点事，不能叨扰，请何小姐另约一个日子，我没有不到的。”何丽娜笑道：“莫不是关女士嫌我们有点富贵气吧。若说是有事，何以今天又有工夫到公园里来哩。”家树道：“她确实是有事，不是我说要介绍她和密斯何见面，她早就走了。”何丽娜看着二人笑了一笑，便道：“既是如此，我就不必到公园外去找馆子。这里的西餐，倒也不错，就在这里吃一点东西，好不好？”秀

姑这时只觉心神不安贴起来，哪有心吃饭，便将椅子一挪，站立起来，笑道：“真对不住，我有事要走了。”何丽娜和家树都站起来，因道：“就是不肯吃东西，再坐一会儿也不要紧。”秀姑笑道：“实在不是不肯，老实说，我今天到公园里来，就是有要紧的事，和樊先生商量。虽然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来，我也应该去回人家的信了。”她说了这话，就离开了茶座。何丽娜见她不肯再坐，也不强留，握着她的手，直送到人行路上来，笑嘻嘻的道：“今天真对不住，改天我一定再奉邀的。樊先生和我差不多天天见面，有话请樊先生转达吧。”说着，又握着秀姑的手摇撼了几下，然后告别回座去了。

秀姑低着头，一路走去，心想：我们先由来今雨轩过，她就注意了；我们到柏树林子里去喝茶，她又在林子外侦查，这样子，她倒很疑心我。其实我今天是为了凤喜来的，与我自己什么相干呢？她说：她天天和樊先生见面，这话不假，不但如此，樊先生到来今雨轩去，那么些茶座，并不要寻找，一直就把她找着了，一定他们是常在这里相会的。沈凤喜本是出山之水，人家又有了情人，你还恋她则甚？至于我呢，更用不着为别人操心了。心里想着，也不知是往哪里走去了，见路旁有一张露椅，就随意坐下了，一人静坐着。忽又想到：家树今天说的疾风知劲草那番话，不能无因，莫非我错疑了。自己斜靠在露椅上，只是静静的想，远看那走廊上的人，来来往往，有一半是男女成对的。于是又联想到从前在医院里作的那个梦，又想到家树所说父亲要提未提的一个问题。由此种种，前途似乎是依然乐观的呢。想到此地，心里一舒畅，猛然抬起头来，忽然见家树和何丽娜并肩而行，由走廊上向外走去；同时身边有两个男子，一个指道：“那不是家树？女的是谁？”一个道：“我知道，那是他的未婚妻沈女士，他还正式给我介绍过呢。”这个沈字，秀姑恰未听得清楚，心里这就恍然大悟，自己一人微笑了一笑，起身出园而去，这一去，却做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要知如何惊天动地？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慷慨弃寒家酒楼作别 模糊留血影山寺锄奸

却说秀姑在公园里看到家树和何丽娜并肩而行，恰又听到人说，他们是一对未婚夫妇；这才心中恍然，无论如何，男子对于女子的爱情，总是以容貌为先决条件的。自己本来毫无牵挂的了，何必又卷入漩涡。刚才一阵胡思乱想，未免太没有经验了。想到这里，自己倒笑将起来。刘将军也罢，樊大爷也罢，沈大姑娘也罢，我一概都不必问了，我还是回家去，陪着我的父亲。意思决定了，便走出公园来，也不雇车了。出了公园，便是天安门外的石板旧御道，御道两旁的绿槐，在晴朗的日光里，留下两道清凉的浓荫。便缓着脚步，一步一步的在浓荫下面走。自己只管这样走着，不料已走到了离普救医院不远的地方来，心想既是到了这地方来，何不顺便再去看看凤喜，从此以后，我和这可怜的孩子，也是永不见面了。如此想着，掉转身就向医院这条路上来。刚刚要进医院门，却看到刘将军坐的那辆汽车横拦在大门口。自己一愣，待要缩着脚转去，刘将军开了车门，笑着连连招手道：“你不是来了一次吗？还去看她作什么，我们一块儿回家去吧！”他说着话已经走下车来，就要来搀住秀姑，秀姑想着，若是不去，在街上拉拉扯扯，未免不成样子，好在自己是拿定了主意的了，就是和他去，凭着自己这一点本领，也不怕他。于是微微笑着，就和刘将军一路坐上汽车去。

到了刘家。刘将军让她一路上楼，笑着握了她的手道：“医院里那个人，恐怕是不行了，你若是跟着我，也许就把你扶正。”秀姑听了这话，一腔热血沸腾，簇涌到脸上来，仿佛身上的肌肉，都有些颤动。刘将军看她脸上泛着红色，笑道：“这儿又没有外人，你害什么臊。你说，你究竟愿不愿意这样？”秀姑微笑道：“我怎么不愿意，就怕没有那种福气。”刘将军将她的手握着摇了两摇，笑道：“你这孩子看去老实，可是也很会说话。我们的喜事，就定的是后天，你看怎么样？你把话对你父亲说过没有？”秀姑道：“说了，他十分愿意。他还说喜事之后，还要来见见你，请你给他个差事办办呢。”刘将军一拍手笑道：“这还要说吗？有差事不给老丈人办，倒应该给谁去办呢？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得陪着我吃饭，先让底下人看看，我已经把你抬起来了，也省得后天办喜事，他们说突然而来。”秀姑道：“你左一句办喜事，右一句办喜事，这喜事你打算是怎样的办法呢？”刘将军听说，又伸手搔了一搔头发，笑道：“这件事，我觉得有点为难的。就是办大了，先娶的那一个，我都很随便，娶你更加热闹起来，有点说不过去；再说日子也太急一点，似乎办不过来。若是随便呢，我又怕你不愿意。”秀姑道：“我倒不在乎这个，就是底下人看不起，我倒有个法子，一来你可以省事一点，二来我也可以免得底下人看不起。”刘将军笑道：“有这一个好法子，我还有不乐意的吗？你说，要怎样的办？”秀姑道：“若是叫我想这个法子，我也想不出来。我想起从前有个人也是为了省事，就是新郎和新娘同跑到西山去等着，回来之后，他们就说办完了喜事，连客都没有请，我们要是这样的办才好。”刘将军拉了她的手，笑得跳了起来道：“我的宝贝！你要是肯这样办，我省了不少的事。我又是个急性子的人，说要办，巴不得马上就办，要一铺张的话，两天总会来不及的。现在只要上西山一走，那费什么事？有的是汽车，什么时候都成，反正赶出城去，就用不着回来的，今天我们就去，你看好不好？”秀姑笑道：“你不是说了，不忙在一两天吗？”刘将军肩膀耸了一耸，又偏了头对秀姑的脸色看了一眼，笑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对你越看越爱，恨不得马上……”说着，只管格格的笑。秀姑道：“今天太晚了。明天吧！”刘将军笑道：“得啦！我的新太太！就是今天吧，你要些什么，你快说。我这就叫人去办，办来了，我们一块儿出城。”说时，又来抓住秀姑的手，秀姑笑道：“婚姻大事，你这人有这样子急。”刘将军笑道：“你不知道，我一见就想你。等到今天，已经是等够了。喜期多延误一天，我是多急一天；要不然，我们同住着一个院子，我在楼上，你在楼下，那也是不便当不是？”说着又把肩膀抬了一抬，秀姑眉毛一动，眼睛望着刘将军，用牙咬着下唇，向他点了一点头。在秀姑这点头之间，似乎鼻子微微的哼了一声。可是刘将军并没有听见，他笑道：“怎么样，你答应了吗？”秀姑笑道：“好吧，就是今天，你干脆，我也给你一个痛快。”刘将军笑得浑身肌肉都颤起来，向秀姑行了一个举手礼道：“谢谢你答应了，你要什么东西？我好预备着。”秀姑道：“除非你自己要什么，我是一点也不要。此外我还有一件事，和你要求一下，请你派四个护兵，一辆汽车，送我回家对父亲辞别。你若是有零碎现款的钱，送我一点，我也好交给父亲，办点喜酒，请请亲戚朋友，也是他养我一场。”刘将军道：“成成成！这是小事，本来我也应该下一点聘礼。现款家里怕不多，我记得有两千多块钱，你全拿去吧。反正你父亲要短什么，我都给他办。”秀姑将手指头掐着算了一算，笑道：“要不了许多。穷人家多了钱，那是要招祸的，你就给我一千四百块钱吧。”刘将军道：“你这是个什么算法？”秀姑道：“你不必问，过了些时候，你或者就明白了。”说毕，格格的笑将起来，笑得厉害，把腰都笑弯了。刘将军也笑道：“这孩子淘气，打了一个哑谜，我没有猜着，就笑的这样。好吧，我就照办。”于是在箱子里取出一千二百元钞票，二百元现洋来，交给秀姑道：“我知道你父亲一定喜欢看白花花的洋钱的，所以多给他找些现洋。”秀姑笑道：“算你能办事，我正这样想着，话还没有说出来呢。”刘将军笑道：“我就是你小心眼儿里的一条混世虫，你的心事，我还有猜不透的吗？”秀姑听了这话，真个哈哈大笑，笑得伏在桌上。刘将军拍着她的肩膀道：“别淘气了！汽车早预备好了，快回去吧。我还等着你回来出城呢。”秀姑抬头一看壁上的钟，已经四点多，真也不敢耽误，马上出门，坐了汽车回家。汽车两边，各站两个卫兵，围个风雨不透，秀姑看了，得意之极，只是微笑。

不多一会，汽车到了家门口。恰好关寿峰在门口盼望；秀姑下了车，拉着父亲的手进屋去，笑道：“还好！您在家，要不然我还得去找师兄，那可费事了。”说着，将手上夹的一个大手巾包，放在桌上。寿峰看了，先是莫名其妙，后来秀姑详详细细一说，他就摸着胡子点点头道：“你这办法对，我教把式，教的有点腻了，借着刘将军找个出头之日也好。别让人家尽等，你就快去吧。”秀姑含着微笑，走出屋来，和同院的三家院邻，都告了辞，说是已经有了出身之所，不回来了，大家再见吧。院邻见她数日不回，现在又坐了带兵的汽车回来告别，都十分诧异，可是知道他爷儿俩脾气，他们作事，是不乐意人家问的，也就不便问，只猜秀姑是必涉及婚姻问题罢了。秀姑出门，大家打算要送上车，寿峰却在院子里拦住了，说道：“那里有大兵，你们犯不上和他们见面。”院邻知道寿峰的脾气大，不敢违拗，只得站住了。寿峰听得汽车呜呜一阵响，已经走远了，然后对院邻拱拱手道：“我们相处这么久，我有一件事，要拜托诸位。不知道肯不肯？”院邻都说只要办得到，总帮忙。寿峰道：“我的大姑娘，现在有了人家了，今天晚上就得出京，我

有点舍不得，要送她一送，可是我身边又新得了一点款子，放在家里，恐怕不稳当，要分存在三位家里，不知道行不行？”大家听说，不过是这点小事，都答应了。寿峰于是将一千二百元钞票分作四百块钱三股，用布包了，那二百元现款，却放在一条板带里，将板带束在腰上，然后将这三个布包，一个院邻家里存放一个，对他们道：“我若是到了晚上两点钟不回来，就请你们把这布包打开看看，可是我若在两点钟以前回来，还得求求各位，将原包退回我。”说毕，也不等院邻再说话，拱了一拱手，马上就走了。走到街上，在一家熟铺子里，给家树通了一个电话。正好家树是回家了，接着电话，寿峰便说：“有几句要紧的话，和你当面谈一谈，就在四牌楼一家喜相逢的小馆子里等着你，你可不要饿着肚子来，咱们好放量喝两盅。”家树一想，一定是秀姑回去，把在公园里的话说了，这老头子是个急性人，他一听了就要办，所以叫我去面谈。这是老头子一番血忱，不可辜负了。便答应着马上来。

到了四牌楼，果然有家小酒馆，门口悬着喜相逢的招牌，只见寿峰两手伏在楼门口栏杆上，也是四处瞧人，看见了家树连招带嚷的道：“这里这里。”家树由馆子走上楼去，便见靠近楼口的一张桌上，已经摆好了酒菜，杯筷却是两副，分明是寿峰虚席以待了。寿峰让家树对面坐下，因问道：“老弟！你带了钱没有？”家树道：“带了一点款子。但是不多，大叔若是短钱用，我马上回家取了来。”寿峰连连摇着手道：“不，不，我今天发了一个小财，不至于借钱，我问你钱没有，是说今天这一餐酒应该你请的了。”家树笑道：“自然自然。”寿峰道：“你这话有点不妥，难道说你手上比我宽一点，或者年纪比我小一点，就该请我吗？我可不是那样说，我老实告诉你吧，今天这一顿酒吃过，咱们就要分手了。咱们交了几个月好朋友，你岂不应该给我钱一钱行？”家树听了，倒吃了一惊，问道：“大叔突然要到哪里去？大姑娘呢？”寿峰道：“我们本是没有在哪里安基落业的，今天爱到哪里就上哪里，明天呆得腻了，再搬一处，也没有什么牵挂，谈不上什么突然不突然。我一家就是爷儿俩，自然也不分开。”家树道：“大叔是个风尘中的豪侠人物，我也不敢多问，但不知大叔哪一天动身，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日子没有？”寿峰道：“吃完了酒我就走。至于以后见面不见面，那可是难说。譬如当初咱们在天桥交朋友，哪又是料得到的呢？”他说着话，便提起酒壶来，先向家树杯子里斟上了一杯，然后又自斟一杯，举起杯子来，向家树比了一比。笑道：“老兄弟！咱们先喝一个痛快，别说那些闲话。”于是两人同干了一杯，又照了一照杯，家树道：“既是我给大叔钱行，应当我来斟酒！”于是接过酒壶，给寿峰斟起酒来，寿峰酒到便喝，并不辞杯。一会儿工夫，约摸喝了一斤多酒，寿峰手按了杯子，站将起来，笑道：“酒是够了，我还要赶路，我还有两句话要和你说一说。”家树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做的事，我无不从命。”寿峰道：“有一件事，大概你还不知道，有一个人为了你，可受了累了。”于是将凤喜受打得了病，睡在医院里的话，都对他说了。又道：“据我们孩子说，她人迷糊的睡着，还直说对不住你。这个孩子，只可以说是年轻不懂事，不能说她忘恩负义，最好你得给她想点法子。”家树默然了一会，因道：“纵然我不计较她那些短处，但是我是一个学生，怎么和一个有力的军阀去比试？她现时不是在人家手掌心里吗？”寿峰昂头一笑道：“有势力的人就能抓得住他爱的东西吗？那也不见得呢。楚霸王百战百胜，还保不住一个虞姬呢！我这话是随便说，也不是叫你这时候在人家手心里抓回来，以后有了机会，你别记恨前嫌就是了。”家树道：

“果然她回心转意了，又有了机会，我自然也愿意再引她上正路，但是我这一颗心，让她伤感极了。现在我极相信的人，实在别有一个，却并不是她。”寿峰笑道：“我听到我们孩子说，你还认识一个何小姐，和沈家姑娘模样儿差不多。可是这年头儿，大小姐更不容易应付呀。这话又说回来了，你究竟相信哪一个，这凭你的意思，旁人也不必多扯谈。只是这个孩子，也许马上就得要人关照她。你有机会，关照她一点就是了。时候已经是不早，我还得赶出城去，我要吃饭了。”于是喊着伙计取了饭来，倾了菜汤在饭碗里，一口气吃下去几碗饭，放下碗筷，站起来道：“咱们是后会有期。”伙计送上手巾把，他一面揩着，一面就走，家树始终不曾问得他到哪里去，又为了什么缘故要走？怔怔的望着他下楼而去，转身伏到窗前看时，见他背着一个小包袱在肩上，已走到街心，回过头看见家树，点着头笑了一笑，竟自开着大步而去。

家树一想，这事太怪。这老头子虽是豪侠的人，可是一样的儿女情长，上次他带秀姑送我到丰台，不是很依恋的吗？怎么这次告别，极端的决绝，看他表面上镇静，仿佛他心里却有一件急事要办，所以突然的走了。他十几年前本来是个绿林中的人物，难保他不是旧案重提；又这两天秀姑冒充佣工，混到刘家去，也是极危险的事，或者露出了什么破绽，也未可知。心里这样踌躇着，伏在栏杆上望了一会，便会了酒饭帐，自回家去。到了家里，桌上却放了一个洋式信封，用玫瑰紫的颜色墨水，写着字，一望而知是何丽娜的字。随手拿起来拆开一看，上写着：“家树，今晚群英戏院演全本《能仁寺》，另外还有一出《审头刺汤》；是两本很好的戏，我包了一个三号厢，请你务必赏光。你的好友丽娜。”家树心里，本是十分的烦闷，借此消遣也好。

吃过晚饭以后，便上戏院子包厢里来，果然是何丽娜一个人。她见家树到了，连忙将并排那张椅子上夹斗篷拿起，那意思是让他坐下，他自然坐下了。看过了《审头刺汤》，接上便是《能仁寺》。家树看着戏，不住的点头，何丽娜笑道：“你不是说你不懂戏吗？怎么今晚看得这样有味？”家树笑道：“戏不戏罢了，我是很赞成这戏中女子的身份。”何丽娜道：“这一出《能仁寺》和《审头刺汤》连续在一处，大可玩味。设若那个雪艳，有这个十三妹的本领，她岂不省得为了报仇送命！”家树道：“天下事哪能十全。这个十三妹，在《能仁寺》这一幕，实在是个生龙活虎，可惜作《儿女英雄传》的人，硬把她嫁给了安龙媒，结果是作了一个当家二奶奶。”何丽娜道：“其实天下哪有像十三妹这种人，中国人说武侠，总会流入神话的。前两天我在这里看了一出《红线盗盒》，那个红线，简直是个飞仙，未免有点形容过甚。”家树道：“那是当然，无论什么事，到了文人的笔尖，伶人的舞台上，都要烘染一番的。若说是侠义之流，倒不是没有。”何丽娜道：“凡事百闻不如一见，无论人家说得怎样神乎其神，总要看见，才能相信。你说有剑侠，你看见过没有？”家树道：“剑仙或者没有看见过，若说侠义的武士，当然看过的。不但我见过，也许你也见过，因为这种人，绝对不露真面目的，你和她见面，她是和平常的人一样，你哪里会知道。”何丽娜道：“你这话太无凭据了，看见过，自己并不知道，岂不是等于没有看见过一样！”家树笑道：“听戏吧，不要辩论了。”这时，台上的十三妹，正是举着刀和安公子张金凤作媒，家树看了只是出神。一直等戏完，却叹了一口气。何丽娜笑道：“你叹什么气？”家树道：“何小姐这个人，有点傻。”何丽娜脸一红，笑道：“我什么傻？”家树道：“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台上那个十三妹何玉凤何小

姐有点傻。自己是闲云野鹤，偏偏要给人家作媒，结果，还是把自己也卷入了漩涡，这不是傻吗？”何丽娜自己误会了，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一同出门。到了门口，笑着和家树道：“我怕令表嫂开玩笑，我只能把车子送你到胡同口上。”家树道：“用不着，我自己雇车回去吧。”于是和她告别，自回家去。

到家一看手表，已是一点钟，马上脱衣就寝。在床上想到人生如梦，是不错的；过去一点钟，锣鼓声中，正看到十三妹大杀黑风岗强梁的和尚，何等热闹；现时便睡在床上，一切等诸泡影。当年真有个能仁寺，也不过如此，一瞬即过。可是人生为七情所蔽，谁能看得破呢？关氏父女，说是什么都看得破，其实像他这种爱打抱不平的人，正是十二分看不破。今天这一别，不知他父女干什么去了？这个时候，是否也安歇了呢？秀姑的立场，固然不像十三妹，可是她一番热心，胜于十三妹待安公子张姑娘了。自己就这样胡思乱想，整夜不曾睡好。次日已是起来得很迟，下午是投考的大学发榜的时候了，便去看榜。所幸自己考得努力，竟是高高考取正科生了。有几个朋友知道了，说是他的大问题已经解决，拉了去看电影吃馆子。家树也觉得去了一桩心事，应当痛快一阵，也就随着大家闹，把关沈两家的事情，一时都放下了。

又过了一天，清早起来之后，一来没有什么心事，二来又不用得赶忙预备功课，想起了何丽娜请了看戏多次，现在没有事了，看看今天有什么好戏，应当回请她一下才好。这样想着，便拿了两份日报，斜躺在沙发上来看。偶然一翻，却有一行特号字的大题目，射入眼帘。乃是：“刘德柱将军前晚在西山被人暗杀。”随后又三行头号字小题目，是：“凶手系一妙龄女郎，题壁留言，不知去向；案情曲折，背景不明。”家树一看这几行大字，不由得心里卜突卜突乱跳起来。匆匆忙忙，先将新闻看了一遍；看过之后，复又仔细的看了一遍；仔细看过一遍之后，再又逐段的将字句推敲。他的心潮起落，如狂风暴雨一般，一阵一阵紧张，一阵一阵衰落，只是他人躺在沙发上，却一分一厘不曾挪动。颈脖子靠着沙发靠背的地方，潮湿了一大块，只觉上身的小衣，已经和背上紧紧的粘着了。原来那新闻载的是：

刘巡阅使介弟刘德柱，德威将军，现任五省征收督办，兼驻北京办公处长，为政治上重要人物。最近刘新娶一夫人，欲觅一伶俐女佣服侍，佣工介绍所遂引一妙龄女郎进见，刘与新夫人一见之下，认为满意，遂即收下。女郎自称吴姓，父业农，母在张总长家佣工，因家贫而为此，刘以此亦常情，未予深究。惟此间有可疑之点，即女郎上工以后，佣工介绍者，并未至刘宅向女郎索佣费，女亦来由家中取铺盖来，至所谓张总长，更不知何家矣。女在宅佣工数日，甚得主人欢，适新夫人染急症，入医院诊治，女乃常独身在上房进出。至前三日，刘忽扬言，将纳女为小星，女亦喜，洋洋有得色，因双方不愿以喜事惊动亲友，于前日下午五时，携随从二人，同赴西山八大处，度此佳期。抵西山后，刘欲宿西山饭店，女不可，乃摒随从，坐小轿二乘，至山上之极乐寺投宿。寺中固设有洁净卧室，以备中西游人栖息者也。寺中僧侣，闻系刘将军到来，殷勤招待，派人至西山饭店借用被褥，并办酒食上山。晚间，刘命僧燃双红烛，与女同饮，谈笑甚欢。酒酣，由女扶之入寝，僧则捧双烛台为之导。僧别去，恐有人扰及好梦，且代为倒曳里院之门。至次日，日上山头而将军不起，僧不敢催唤，待之而已。由上午而正午，由正午而日西偏，睡者仍不起，僧颇以为异，在院中故作大声惊之，因室中寂无人声，且呼且推门入，则见刘高卧床上，而女不见矣。僧犹以刘睡熟，女或

小出，缩身欲退，偶抬头，则见白粉壁上，斑斑有血迹，模糊成字。字云：“（上略）现在他又再三蹂躏女子，逼到我身，我谎贼至山上，扼而杀之，以为国家社会除一大害，我割贼胳膊出血，用棉絮蘸血写在壁上，表明我作我当，与旁人无干。中华民国×年×月×日夜十二时，不平女士启。”文字粗通，果为女子口吻。僧大骇，即视床上之人，已僵卧无气息矣。当即飞弛下山报警，一面通电话城内，分途缉凶。军警机关，以案情重大，即于秘密中以迅速的手腕，觅取线索。因刘宅护兵云：女曾于出城之前回家一次，即至其家搜索，则剩一座空房，并院邻亦于一早迁出，询之街邻，该户有爷女二人姓关，非姓吴也。关以教练把式业，亦尚安分，何以令其女为此，则不可知。及拘佣工介绍所人，店东称此女实非该处介绍之人，其引女入刘宅之女伙友（俗称跑道儿的），则谓女系在刘宅旁所遇，彼以两元钱运动，求引入刘宅，一觅亲戚者。不料刘竟收用，致生此祸。故女实在行踪，彼亦无从答复。观乎此，则关氏父女之暗杀刘氏，实预有布置者。现军警机关，正在继续侦缉凶犯，详情未便发表。但据云已有蛛丝马迹可寻，或者不难水落石出也。

新闻中的前段还罢了，后段所载，与关氏有点往来的人，似乎都有被捕传讯的可能。自己和关氏父女往来，虽然知道的很少，然而也不是绝对没有人知道。设若自己在街上行动，让侦探捉去，自己坐牢事小，一来要连累表兄，二来要急坏南方的母亲，不如暂时躲上一躲，等这件事有了着落再上课。主意想定了，便装着很从容的样子，慢慢的踱到北屋子来。伯和正也是拿了一份报，在沙发上看，放下报向家树道：“你看了报没有？出了暗杀案了。”家树淡淡的一笑道：“看见了，这也不足为奇。”伯和道：“不足为奇吗？孩子话，这一件事，一定是有政治背景的。”说着昂了头想了一想，摇摇头道：“这一着棋子下得毒啊！只可惜手段卑劣一点，是一条美人计。”家树道：“不像有政治背景吧。”伯和道：“你还没有走入仕途，你哪里知道仕途钩心斗角的巧妙。这一个女子，我知道是由峨眉山上买下来的，报酬总在十万以上。”伯和说得高兴，点了一支雪茄烟吸着，将最近时局的大势，背了一个滚瓜烂熟。家树手上拿了一本书，只管微笑。一直等他说完了，才道：“我想今天到天津看看叔叔去，等开学时候再来。本来我早就应去的了，只因为没有发榜，一点小病又没有好，所以迟延了。”陶太太在屋子里笑道：“我也赞成你去一趟。前天在电话里和二婶谈话还说到你呢。只是不忙在今天就走。”家树笑道：“我在北京又没事了，只是静等着开学，我的性子又是急的，说要作什么，就想作什么的。”陶太太道：“今天走也可以，你搭四点半钟车走吧，也从容一点。”家树道：“四点钟以前就没有车吗？”陶太太道：“你干吗那样急？两点钟倒是有一趟车，那是慢车，你坐了那车，更要急坏了。”家树伯伯和夫妇疑心，不便再说，便回房去收拾收拾零碎东西。自己也不知什么原故，表面上尽管是十分的镇静，可是心里头，却慌乱得异常。

吃过了午饭，便在走廊下踱来踱去，不时的看看表，是否就到了三点。踱了几个来回，因听差望着，又怕他们会识破了，复走进房去在床上躺着。好容易熬到三点多钟，便辞了陶太太上车站。一直等着坐在二等车里，心里比较的安贴一点了。却听到站上一阵乱，立刻几个巡警，和一群人向后拥着走。只听见说：“又拿住了两个了，又拿住了两个了。”家树听了这话，一颗心，几乎要由腔子里直跳到口里来，连忙在提囊里抽了一本书，放出很

自然的样子，微侧着身子看。耳边却听到同车子的人说：捉到了扒儿手了。家树觉得又是自己发生误会了，身子上干了一阵冷汗，心里现在没有别的希望，只盼望着火车早早的开。一会车轮辗动着，在如释重负的快乐时间，就出了东便门，这才有了工夫鉴赏火车窗外的风景。心里想：人生的祸福，真是说不定；不料我今天突然要到天津去；寿峰这老头儿前天和我告别的时候，何以不通我一点消息，也省得我今天受这一阵虚惊。既而又转身一想，自己本来有些过虑，几个月来，我也不过到关家去过四五次；谁人在社会上没有朋友？朋友犯了事，不见得大家都要犯嫌疑；何况我和关寿峰的来往，就不足引起人家的注意呢。至于我和刘德柱这一段关系，除了关氏父女，也是没有人知道的。除非是凤喜，她知道秀姑为了我去的；然而她要把我说出来，她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呀。这样看来，自己一跑，未免过于胆小。寿峰再三的提到凤喜，说是我有机会和她复合，莫非这件事，凤喜也参与机密的。但是事实上又不能，凤喜在医院里既是成了疯子，她的母亲，她的叔叔，又是极不堪的，哪里可以商量这样重大的问题。一个人在火车里只管这样想着，也就不知不觉的到了天津。他叔叔樊端本，在法租界有一幢住房，下了火车之后，雇着人力车，就向叔叔家来。他这里是一所面马路的洋楼，外面是铁栅门，进去是个略有花木的小院子，迎面就是一座品字红砖楼，高高直立。走进铁栅门，小门房里钻出一个听差来，连忙接住了手提箱道：“我们接着北京电话，正打算去接侄少爷呢；你倒来了。”家树道：“老爷在家吗？”答道：“到河北去了。听说有应酬。”问：“二位小姐呢？”答：“看电影去了。”问：“太太呢？”说到这里时，只听到哗啦哗啦一阵响声，由楼窗户里传出来，听差答道：“太太在打牌。”问：“姨太太呢？”答：“有张家姨太太，李家少奶奶邀上中原公司买东西带听戏去了，你歇着歇着吧。”说着，于是代提了提箱上楼。家树道：“打牌的是些什么人？”听差道：“是几位同乡太太。他们是车盘会，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刚上场呢。”家树道：“既是刚上场，你就不必通知，我在楼下等着老爷回来吧。”于是又下了楼，就在端本的书房里看看书，看看报，等他们回来。首先回来的是淑宜静宜两个妹妹；淑宜现在十七岁，静宜十四岁，都是极活泼的小姑娘。静宜听说家树来了，在院子里便嚷了起来道：“哥哥来了，在哪儿？怎么早不给我们一个信呢。”家树走出来看时，见静宜穿了绿哗叽短西服，膝盖上下，露一大截白腿子，跳着皮鞋咚咚的响道：“大哥！恭喜呀！你大喜呀！”她说着时，那蓬头发上插着的红结花，跳得一闪一闪，看她是乐呢。家树倒莫名其妙，喜从何来，这一问，又是意外的变化了！要知是什么变化？下回交代。

第二十回 展转一封书红丝误系 奔波数行泪玉趾空劳

却说家树见静宜和他道喜，倒愣住了。自己避祸避到天津来，哪里还有什么可喜的事情？因道：“一个当学生的人，在大学预科读完了书之后，不应该升入正科的吗？就是这一点，有什么可喜的呢。”静宜将嘴一撇道：“你真把我们当小孩子骗啦。事至于今，以为我们还不知道吗？你要是这样，到了你做新郎的时候，不多罚你喝几盅酒，那才怪呢。”家树道：“你这话真说得我莫名其妙！什么大喜，做什么新郎？”淑宜穿的是一件长长的旗衫，那袖子齐平手腕，细得像笔管一般；两只手和了袖子，左右一抄，同插在两边腋下插袋里，斜靠了门，将一只脚微微提起，把那高跟鞋的后跟踏着地板，得得作响，衣服都抖起波浪纹来，眼睛看了家树，只管微笑。家树道：“怎么样，你也和我打这个哑谜吗？”淑宜笑道：“我打什么哑谜。你才是和我们打哑谜呢！我总不说，等到那一天水落石出，你自然会把哑谜告诉人的，我才犯不着和你瞎猜呢。反正我心里明白就是了。”淑宜在这里说着，静宜一个转身，就不见了。不多一会儿的时候，又听到地板咚咚一声响，她突然跳进房来，手上拿了一张相片和家树对照了一照，笑道：“你不瞧瞧这是谁？你能屈心，说不认得这个人吗？”家树一看，乃是凤喜的四寸半身相片，这种相片，自己虽很多，却不曾送人，怎样会有一张传到天津来了。便点点头道：“这个人，不错，我认识。但是你们把她当什么人呢？”淑宜也走近前，在静宜手里，将相片拿了过来，在手上仔细的看了一看，微笑道：“现在呢，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的称呼，若说到将来，我们叫她一声嫂嫂，大概还不至于不承认吗？”家树道：“好吧，将来再看吧。”静宜道：“到现在还不承认，将来我们总要报复你的。”家树见两个妹妹，说得这样切实，不像是毫无根据，大概她们一定是由陶家听到了一点消息，所以附会成了这个说法。当时也只得装傻，只管笑着，却把在北京游玩的事情和两个妹妹闲谈，把喜事问题牵拉开去。

过了一会，樊太太却吩咐老妈子来请侄少爷上楼。家树跟着老妈子一直到婶娘卧室里，只见婶娘穿了一件黑绸旗衫，下摆有两个纽扣不曾扣住，脚上踏了拖鞋，口里衔着烟卷，很舒适的样子，斜躺在沙发上。家树站着叫了一声婶娘，在一边坐下。樊太太道：“你早就来了，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呢！打牌，我也是闷得无聊，借此消遣，若是有人陪着我谈谈，我倒不一定要打牌。你来了很好，你不来，我还要写信去叫你来呢。”家树道：“有什么事吗？”樊太太将脸色正了一正，人也坐正了，便道：“不就是为了陶家表兄来信，提到你的亲事吗？那孩子我曾见过的，相片大家也瞧见了，自然是上等人材。据你表嫂说，人也很聪明，门第本是谈不上，就是谈门第的话，也是门当户对。这年头儿，婚姻大事，只要当事人愿意，我们作上人的人，当然是顺水推舟，落得作个人情。”家树笑道：“婶娘说的话，我倒有些莫名其妙。我在北京，并没有和表哥表嫂谈到什么婚姻问题。要说到那个相片子上的人，我虽认识，并不是朋友，若说到门当户对，我要说明了，恐怕婶娘要哈哈大笑吧。”樊太太道：“事情我都知道了，你还赖什么呢？她父亲作过多年的盐务署长，她伯父又是一个代理公使，和我们正走的是一条道，怎么说是我要哈哈大笑呢？”家树这才算是明白过来，原来他们误会了，又是把凤喜的相片儿，当了何丽娜。要想更正过自己的话来，又怕把凤喜这件事，露出破绽来了，便道：“那些话，都不必去研究了，我实在没有想到什么婚

姻问题，不知道陶家表兄，怎样会写信通知我们家里的？”樊太太道：“真的吗？也许是你表嫂要做这一个媒，有点买空卖空。但是不能啦，像她那样的文明人，还会做旧社会上那种说谎的媒人吗？而且这位何小姐的父亲，前几天到天津来了一趟，专门请你叔父吃了一餐饭，又提到了你，将你的文才品行，着实夸奖了一阵子。”家树笑道：“这话我就不知从何而起了。那位何署长我始终没有见过面，他哪里会知道我？而且我听到说，何家是穷极奢华的，我去了有点自惭形秽，我就只到他家里去了两三回，他又何从而知我的文才品行呢？”樊太太道：“难道就不许他的小姐对父亲说吗？陶太太信上说，你和那何小姐，几乎是天天见面，当然是无话不说的了。我倒不明白，你为了这件事来，为什么又不肯说？”家树笑道：“你老人家有所不知，这件事，陶太太根本就误会了。那何小姐本是她的朋友，怎样能够不到陶家来？何小姐又是喜欢交际的，自然我们就常见面了。陶太太老是开玩笑，说是要作媒，我们以为她也不过开玩笑而已。不料她真这样做起来，其现在男女社交公开的时候，男女交朋友的很多，不能说凡是男女作了朋友，就会发生婚姻问题。”樊太太听了他这些话，只管将烟卷抽着，抽完了一根，接着又抽一根，口里只管喷着烟，昂了头想家树说的这层理由。家树含笑道：“你老人家想想看，我这话不说的是很对吗？”樊太太还待说时，老妈子来说：大小姐不愿替了，还是太太自己去打牌吧。樊太太这就去打牌，将话搁下。家树到楼下，还是和妹妹谈些学校里的事。姨太太是十二点钟回来，叔叔樊端本是晚上两点钟回来。这一晚晌，算是大家都不曾见面。

到了次日十二点钟以后，樊端本方始下床，到楼下来看报，家树也在这里，叔侄便见着了。樊端本道：“我听说你已经考取大学本科了，这很好，读书总是以北京为宜，学校设备很完全，又有那些图书馆，教授的人才，也是在北京集中。”他说着话时，板了那副正经面孔，一点笑容也没有。家树从幼就有点怕叔叔，虽然现在分居多年，然而那先入为主的思想，总是去不掉。樊端本一板起脸子来，他就觉得有教训的意味，不敢胡乱对答。樊端本坐在长椅子上，随手将一叠报，翻着看了一看，向着报上自言自语的道：“这政局是恐怕有一点变动。照洁身的历史关系说起来，这是与他有利的，这样一来，恐怕他真会跳上一步，去干财长，就是这个口北关，也就不费什么力了。”说着，他的嘴角微微一牵，接上按着上下嘴唇，左一把，右一把，下巴上一把，轮流的抹着胡子。这是他最得意时候的表示，家树老早的就听过母亲说，若遇到你叔叔分三把摸胡子的时候，两个妹妹就会来要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是要什么就给什么的。家树想到母亲的话，因此心里暗笑了起来。樊端本原戴了一副托力克的眼镜，这镜子的金丝脚，是很软的；因为戴得久了，眼镜的镜架子，便会由鼻梁上坠了下来；樊端本也来不及用手去托镜子了，眼光却由镜子上缘，平射出来，看家树何以坐不定。他这一看不要紧，家树肚子里的陈笑，和现在的新笑，并拢一处，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樊端本用右手两个指头，将眼镜向上一托，正襟坐着，问家树道：“你笑什么？”家树吃了一惊，笑早不知何处去了，便道：“今年回杭州去，在月老祠里闹着玩，抽了一张签，签上说是‘怪底重阳消息好，一山红叶醉于人’。”家树说了这话，自己心里可就想着，实在谄的不成诗句。说毕，就看了樊端本的脸色道：“我想这两句话，并不像月老祠里的签，若是说到叔叔身上，或有点像；倒好像说叔叔的差事，重阳就可发表似的。”樊端本将手不住的理着胡子，手牵着几根胡子梢，点了几点头道：“虽然附会，倒有点像。你

不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话，原是有根据的。何洁身做这些年的阔差事，钱是挣的不少，可是他也实在花的不少，尤其是在赌上，前次在张老头子家里打牌，八圈之间，输了六七万，我看他还是神色自若，口里衔着雪茄烟，烟灰都不落一点下来，真是镇静极了。不过输完之后，也许有点心痛，就不免想法子要把钱弄回头。上次就是输钱的第二天，专门请我吃饭，有一件盐务上的事，若办成功，大概他可以弄一二十万，请我特别帮忙。报酬呢，就是口北关监督。我做了这多年的商务，本来就懒作冯妇，无奈他是再三的要求，不容我不答应。我想那虽是个小职，多少也替国家办点事；二来我也想到塞北地方去看看，赏玩赏玩关塞的风景。洁身倒也很知道你，说是你少年老成，那意思之间，倒也很赞成你们的亲事。”家树这才明白了。闹了半天，他和何小姐的父亲何廉，在官场上有点勾搭，自己的婚事，还是陪笔，叔父早就想弄个盐运使或关监督做做，总是没有相当的机会，现在他正在高兴头上，且不要当面否认何丽娜的婚事。好在叔叔对于自己的婚事，又不能干涉的，就由他去瞎扯吧。因此话提到这里，家树就谈了一些别的话，将事扯了开去，恰好姨太太打扮得花蝴蝶儿似的，走了进来，笑着向家树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家树因为婶母有命令，不许称姨太太为长辈，当了叔叔的面，又不敢照背地里称呼，叫她为姨太太，也就笑着站起来，含糊的叫了一声。姨太太也不理会，走上前，将端本手上的报夺了过来，一阵乱翻。端本那一副正经面孔，维持不住了，皱了一皱眉，又笑道：“你认识几个字，也要查报？”姨太太听说，索兴将报向端本手上一塞道：“你给我查一查，今天哪一家的戏好？”端本道：“我还有事，你不要来麻烦。”一面说时，一面给姨太太查着报了。家树觉得坐在这里有些不便，就避开了。家树只来了十几个钟头，就觉得在这里起居，有许多不适。见叔叔是不能畅谈的，而且谈的机会也少；婶娘除说家常话，便是骂姨太太，只觉得唠叨；姨太太更是不必说，未便谈话的了。两个妹妹，上午要去上学，下午回来，不是找学伴，又是出去玩去了。因此一人闷着，还是看书。天津既没有朋友，又没有一点可清游的地方，出了大门，便是洋房对峙的街道。第一二天，还在街上走走，到了第三天，既不买东西，就没有在满街车马丛下一个人走来走去之理；加上在陶家住惯了那花木扶疏的院子，现在住这样四面高墙的洋房子，便觉得十分的烦闷；加上凤喜和刘将军的事情，又不知道变化到什么程度？虽然是避开了是非地，反是焦躁不安。

一混过了一个星期，这天下午，忽然听差来说：“北京何小姐请听电话。”家树听了，倒不觉一惊。有什么要紧的事，巴巴的打了长途电话来！连忙到客厅后接着电话一问，何丽娜首先一句便道：“好人啦！你到天津来了，都不给我一个信。”家树道：“真对不住。我走得匆忙一点，但是我走的时候，请我表嫂转达了。”何丽娜问：“怎么到了天津，信也不给我一封呢？”家树无话可答，只得笑了。她道：“我请你吃午饭，来不来？”家树道：“你请我吃饭，要我坐飞机来吗？”何丽娜笑道：“你猜我在哪儿，以为我还在北京吗？我也在天津呢。我家到府上不远，请你过来谈谈好不好？”家树知道阔人们在京津两方，向来是有两份住宅的。丽娜说在家里，当然可信，不过家树因为彼此的婚姻问题，两家都有些知道了，这样往还交际，是更着了痕迹。便道：“天津的地方，我很生疏，你让我到哪里撞木钟去？”何丽娜笑道：“我也知道你是不会到我这里来的。天津的地方，又没有什么可以会面谈天的地方，这样吧，由你挑一个知道的馆子吃午饭，我来找你；不然

话，我到你府上来也可以。”家树真怕她来了，就约着在一家新开的馆子一池春吃饭。放下电话，家树坐了人力车到饭馆子里时，伙计就问：“你是樊先生吗？”家树说是。他道：“何小姐已经来了。”便引家树到了一个雅座。何丽娜含笑相迎，就给他斟了一杯茶。安下坐位，家树劈头一句，就问你怎么样来了？何丽娜也笑说，你怎么来了？家树道：“我家在这儿。”何丽娜便笑着说：“我也有家呀！”家树被她驳得无言可答了，就坐着喝茶。二人隔了一个方桌子犄角斜坐着，沉默了一会，何丽娜一个指头，勾住了茶杯的小柄，举着茶杯，只看茶杯上出的热气，眼睛望了茶上的气，却笑道：“我以为你很老实，可是你近来也很调皮了。”说毕，嘴唇抵住了茶杯口，向家树微笑。家树道：“我什么事调皮了？以为我到天津来，事先不曾告诉你吗？但是我有苦衷，也许将来密斯何会明白的。”何丽娜放下茶杯，两手按住了桌子，身子向上一伸道：“干吗要将来？我这就明白了。我也知道，你对于我，向来是不大了解的；不过最近好一些，不然，我也不到天津来，我就不明白这件事，你和我一点表示没有，倒让你令叔出面呢。”她这样说着，虽然脸上还有一点笑意，却是很郑重的说出来，决不能认为是开玩笑的了。家树因道：“密斯何！这是什么话，我一点不懂，家叔有什么事出面？”何丽娜道：“你令叔写信给陶先生，你知道不知道？”答不知道。又问：“那么，你到天津来，是不是与我有点关系？”家树道：“这可怪了。我到天津来，怎么会和密斯何有关系呢？我因为预备考大学的时候，不能到天津来；现在学校考取了，事情告了一个段落，北京到天津这一点路，我当然要来看看叔叔婶婶，这决不能还为了什么。”家树原是要彻底解释丽娜的误会，却没有想到话说得太决绝了。何丽娜也逆料他必有一个很委婉的答复，不想碰了这一个大钉子，心里一不痛快，一汪眼泪，恨不得就要滚了出来。但是她极力的镇定着，微微一笑道：“这真是我一个极大的误会了。幸而这件事，还不曾通知到舍下去，若是这事让下人知道了，我面子上多少有点下不去哩。我不明白令叔什么意思，开这一个大玩笑。”说时，打开她手拿的皮包，在里面取出一封信来，交给家树。看时，是樊端本写给伯和的。信上说：

伯和姻侄文鉴：

舍侄来津，备悉近况，甚慰。所谈何府亲事，彼已默认，少年人终不改儿女之态，殊可笑也。此事，请婉达洁身署长，以早成良缘。洁身与愚，本有合作之意，两家既结秦晋之好，将来事业，愈觉成就可期矣，至于家嫂方面，愚得贤伉俪来信后，即已快函征求同意。兹得复，谓舍侄上次回杭时，曾在其行篋中发现女子照片两张，系属一人。据云：舍侄曾微露其意，将与此女订婚；但未详言身家籍贯。家嫂以相片上女子，甚为秀慧，若相片上即为何小姐，彼极赞成。并寄一相片来津，嘱愚调查。按前内人来京，曾在贵寓，与何小姐会面多次，愚亦曾晤何小姐；兹观相片，果为此女，家嫂同情，亦老眼之非花也。总之，各方面皆不成问题，有劳清神，当令家树多备喜酒相谢月老耳。专此布达，即祝伉福。

愚樊端本顿首。

家树将信从头看了两遍，不料又错上加错的，弄了这一个大错。若要承认，本无此事，若要不承认，由北京闹到天津，由天津闹到杭州，双方都认为婚姻成就。一下推翻全案，何丽娜是个讲交际爱面子的人，这有多难为情。因之，拿了这封信，只管是看，半晌作声不得。何丽娜见他不说，也不追问，自要了纸笔开了一个菜单子，吩咐伙计去作菜。反是家树不过意，皱了眉，用手搔着头发，口里不住的说：“我很抱歉！我很抱歉！”何丽娜笑道：“这

又并不是樊大爷错了，抱什么歉呢？”她说着话，抓了碟子里的花生仁，剥去外面的红衣，吃得很香，脸色是笑嘻嘻，一点也不介意。家树道：“天下事情，往往是越巧越错，其实我们的友谊，也不能说错，只是……”说到“只是”两个字，他也拿了一粒花生仁在嘴里咀嚼着，眼望了何丽娜，却不向下说了。何丽娜笑道：“只是性情不同罢了，对不对呢？樊大爷虽然也是公子哥儿，可是没有公子哥儿的脾气；我呢，从小就奢华惯了，改不过来。其实我也并不是不能吃苦的人，当年我在学校读书时候，我也是和同学一样，穿的是制服，吃的是学校里的伙食；你说我奢华过甚，这是环境养成我的，并不是生来就如此。”家树正苦于无词可答，好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回话的机会，却不愿放过，因道：“这话从何而起，我在什么地方，批评过何小姐奢华？我是向来不在朋友面前攻击朋友的。”何丽娜道：“我自然有证据，不过我也有点小小的过失。有一天，大爷不是送了杭州带来的东西，到舍下去吗？我失迎得很，非常抱歉，后来你有点贵恙，我去看了，因为你不曾醒，随手翻了一翻桌上的书，看到一张：‘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字条，是我好奇心重，拿回去了。回家之后，我想这行为不对；于是次日又把字条送回去，在送回桌上的时候，无意中我看到两样东西：第一样是你给那关女士的信，我以为这位关女士，就是和我相貌相同的那位小姐，所以注意到她的通信地址上去；第二样是你的日记，我又无意翻了一翻，恰恰看到你批评我买花的那一段批评，这不是随便撒谎的吧！不过我对于你的批评，我很赞成，本来太浪费了，只是这里又添了我一个疑团。”说着便笑了一笑。

这时，伙计已送上菜来了，伙计问一声：“要什么酒？”家树说：“早上吃饭，不要酒吧。”丽娜道：“樊大爷能喝的，为什么不喝？来两壶白干，你这里有论杯的白兰地没有？有就斟上两杯；要是论瓶买的话，我没有那个量，那又是浪费了。”说着，向家树一笑，家树道：“白兰地罢了。白干，就厉害了。”何丽娜眉毛一动，腮上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儿一闪，用手一指鼻尖道：“我喝。”家树却没有法子禁止她不喝酒，只得默然。伙计斟上两杯白兰地，放到何丽娜面前，然后才拿着两壶白干来。她端起小高脚玻璃杯子，向家树请了一请，笑道：“请你自斟自饮，不要客气。我知道你是喜欢十三妹这一路人物的，要大马关刀，敞开来干的。”说着，举起杯子，一下就喝了小半杯。家树知道她是没有多大酒量，见她这样放量喝起酒来，倒很有点为她担心。她喝了酒，笑道：“我知道这件事与私人道德方面有点不合，然而自己自首了，你总可以原谅了。我还有一个疑团，借着今天三分酒气，盖了面子，我要问一问樊大爷，那位关女士我是见面了，并不是我理想中相貌和我相同的那一位，不知樊大爷何以认识了她？她是一个大侠客呀！报上登的，西山案里那个女刺客，她的住址，不是和这位关女士相同吗？难怪那晚你看戏，口口声声谈着侠女。如今我也明白了，痛快！我居然也有这样一个朋友，不知她住在哪里，我要拜她为师，也作一番惊人的事业去。”说着，端起酒杯，又要喝酒。家树连忙站起来，一伸手按住了她的酒杯，郑重的说道：“密斯何！我看你今天的神气，似乎特别的来得兴奋，你能不能安静些，让我把我的事情，和你解释一下子？”何丽娜马上放了酒杯笑道：“很好，那我是很欢迎啦。就请你说吧。”家树见她真不喝了。于是将认识关沈以至最近的情形，大概说了一遍，因道：“密斯何！你替我想想，我受了这两个打击，而且还带点危险性，这种事，又不可以乱对人说，我这种环境，不是也很难过的吗？”何丽娜点点头道：“原来如此，那完全是我误会。大概你

老太太寄到天津来的那张相片，又是张冠李戴了！”家树道：“正是这样，可是现在十分后悔，不该让我母亲看到那相片，将来要追问起来，我是何词以对？”何丽娜默然的坐着吃菜，不觉得又端起酒杯子来喝了两口，家树道：“密斯何现在可以谅解我了吧。”何丽娜笑着点了点头道：“大爷！我完全谅解。”家树道：“密斯何！你今天为什么这样的客气？左一句大爷，右一句大爷，这不现着我们的交情，生疏得多吗？”何丽娜道：“当然是生疏得多。若不是生疏，……唉！不用说了，反正是彼此明白。”说完，又端起酒杯，接连喝上几口。家树也不曾留意，那两杯白兰地，不声不响的，就完全喝下去了。家树已经是吃饭了，何丽娜却将坐的方凳向后一挪，两手食指交叉，放在腿上，也不吃喝，也不说话。家树道：“密斯何！你不用一点饭吗？上午喝这些空心酒，肚子里会发烧的。”何丽娜笑道：“发烧不发，不在乎喝酒不喝酒。”家树见她总有些愤恨不平的样子，欲待安慰她几句，又不知怎样安慰才好。吃完了饭，便笑道：“天津这地方，只有热闹的马路，可没有什么玩的，只有一样比北京好，电影片子，是先到此地。下午我请你看电影，你有工夫吗？”何丽娜想了一想道：“等我回去料理一点小事，是能奉陪的话，我再打电话给你奉约。”说着叫了声伙计开帐来。待等伙计开了帐来时，何丽娜将菜单抢了过去，也不知在身上掏出了几块钱，就向伙计手上一塞，站起来对家树道：“既然是看电影，也许我们回头再会吧。”说毕，她一点也不犹豫，立刻掀开帘子就走出去了。家树是个被请的，决没有反留住主人之理，只听得一阵皮鞋响声，何丽娜是走远了。表面看来，她是很无礼的；不过她受了自己一个打击，总不能没有一点不平之念，也就不能怪她了。一个人很扫兴的回家，在书房里拿着一本书，随便的翻了几页，只觉今天这件事，令人有点不大高兴。由此又转身一想，我只碰了这一个钉子，就觉得不快；她呢，由北京跑到天津来，满心里藏了一个水到渠成，月圆花好之梦，结果，却完全错了。她那样一个慕虚荣的女子，能和我说出许多实话，连偷看日记的话都告诉我了，她是怎样的诚恳呢？而且我那样的批评，都能诚意接受，这人未尝不可取。无论如何，我应当安慰她一下。好在约了她下午看电影，我就于电影散场后再回请她就得了。家树是这样想着，忽然听差拿了一封信进来递给他，信封上写着专呈樊大爷台启，何缄。连忙拆开来看，只有一张信纸，草草的写了几句道：

家树先生：别矣！我这正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去。由此我觉得还是我以前的人生观不错，就是：得乐且乐，凡事强求不来的。伤透了心的丽娜手上，于火车半小时前。

家树看这张纸是钢笔写的，歪歪斜斜，有好几个字都看不出，只是猜出来的，文句说的都不很透彻；但是可以看出她要变更宗旨了。末尾写着于火车半小时前，大概是上火车半小时前，或者是火车开行时半小时以前了。心想，她要是回北京去，还好一点，若是坐火车到别处去，自己这个责任就大了。连忙叫了听差来，问：“这时候，有南下的火车没有？有出山海关的火车没有？”听差见他问得慌张，便笑道：“我给你向总站打个电话问问。”家树道：“是了。火车总要是由总站出发的，你给我叫辆汽车上总站，越快越好。”听差道：“向银行里去个电话，把家里汽车叫回来，不好吗？”家树道：“胡说！你瞧我花不起钱？”听差好意倒碰了钉子，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急事，便用电话向汽车行里叫车。家树拿了帽子在手上，在楼廊下来往徘徊着，吩咐听差打电话催一催。听差笑道：“我的大爷！汽车又不是电话，怎

么叫来就来。总得几分钟呀！”家树也不和他去深辩，便站在大门口站着。好容易汽车到了门口，车轮子刚一停，家树手一扶车门，就要上去；车门一开，却出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少妇，笑着向家树点头道：“啊哟！侄少爷！不敢当，不敢当。”家树看时，原来这是缪姨太太，是来赴这边太太的牌约的。她以为家树是出来欢迎，给她开汽车门呢。家树忙中不知所措，胡乱的说了一句道：“家叔在家里呢。请进吧！”说了这句话，又有一辆汽车来了。家树便掉转头问道：“你们是汽车行里来的吗？”汽车夫答应是。家树也不待细说，自开了车门，坐上车去，就叫上火车总站。弄得那缪姨太太站着发愣，空欢喜了一下子。

家树坐在车里，只嫌车子开得不快，到了火车站，也来不及吩咐汽车夫等不等，下了车，直奔卖月台票的地方，买了月台票。进站门，只见上车的旅客，一大半都是由天桥上绕到月台那边去，料想这是要开的火车，也由天桥上跑了过去。到月台上一看火车，见车板上写着京奉两个大字，这不是南下，是东去的了。看看车上，人倒是很多，不管是与不是，且上去看看。于是在头等包房外转了一转，又在饭车上，又到二等车上，都看了看，并没有何丽娜。明知道她不坐三等车的，也在车外，隔着窗子向里张望张望。身旁恰有一个站警，就向他打听，南下车，现在有没有？站警说，“到浦口的车，开出去半个钟头了。这是到奉天去的车。”家树一想：对了，用写信的时间去计算，她一定是搭南下车到上海去了。她虽然有钱，可是上海那地方，越有钱越容易堕落，也越容易遭危险；而况她又是个孤身弱女，万一有点疏虞，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责任是推卸不了的。于是无精打采的，由天桥上转回这边月台来。刚下得天桥，却见这边一列车，也是纷纷的上着人；车上也是写着京奉二字，不过火车头却在北而不在南，好像是到北京去的。因又找着站警问了一问，果然是上北京的，马上就要开了。家树想着，或者她回京去也未可料。因慢慢的挨着车窗找了去。这一列车，头等车挂在中间，由三等而二等，由二等而头等，找了两个窗子，只见有一间小车厢中，有一个女子，披了黑色的斗篷，斜了身子坐在靠椅上，用手绢擦着泪。她的脸，是半背着车窗的，却看不出来。家树想着：这个女子，既是垂泪惜别，怎么没有人送行？何丽娜在南下车上，不是和她一样吗？如此一想，不由得呆住了，只管向着车子出神。只在这时，站上几声钟响，接上这边车头上的汽笛，呜呜几声，车子一摇动，就要开了。车子这样的摆荡，却惊醒了那个垂泪的女子，她忽然一抬头，向外看着，似乎是侦察车开没有开。这一抬头之间，家树看清楚了，正是何丽娜。只见她满脸都是泪痕，还不住的擦着呢。家树大喜，便叫了一声：“密斯何！”但是车轮已经慢慢展动向北，人也移过去了。何丽娜正看着前面，却没有注意到车外有人寻她。玻璃窗关得铁紧，叫的声音，她也是不曾听见。家树追着车子跑了几步，口里依然叫着：“密斯何！密斯何！”然而火车比他跑得更快，只十几步路的工夫，整列火车都开过去了。眼见得火车成了一条小黑点，把一个伤透了心，而又满面泪痕的人，载回北京去了。家树一来，未免十分后悔，对于何丽娜，也不免有一点爱惜之念。要知他究竟能回心转意与否，下回交代。

第二十一回 艳舞媚华筵名姝遁世 寒宵飞弹雨魔窟逃生

却说何丽娜满面泪痕，坐车回北京去了。家树怅怅的站在站台上望了火车的影子，心里非常的难受。呆立了一会子，仍旧出站坐了汽车回家。到了门口，自给车钱，以免家里人知道；可是家里人全知道了。静宜笑问道：“大哥为什么一个人坐了车子到火车站去，是接何小姐吗？我们刚才接到陶太太的信，说是她要来哩！你的消息真灵通啊。”家树欲待否认，然则到火车站去为什么呢？只得笑了。自这天起，心里又添了一段放不下的心事。可是何丽娜呢，她却处在家树的反面，一个人在头等车包房里落了一阵眼泪，车子过了杨村，自己忽然不哭了。向茶房要了一把手巾擦擦脸，掏出身上的粉匣，重新扑了一扑粉，便到饭车上来，要了一瓶啤酒，凭窗看景，自斟自饮。这饭车上除了几个外国人而外，中国人却只有一个穿军服的中年军官。那军官正坐在何丽娜的对面，先一见，他好像吃了一惊；后来坐得久了，他才镇定了。何丽娜见他穿黄呢制服，系了武装带，军帽放在桌上，金边帽箍，黄灿灿的，分明是个高级军官。这里打量他时，他倒偏了头去看窗外的风景。何丽娜微笑了一笑，等他偏过头来，却站起身和他点了点头。那军官真出于意外，先是愣住了，然后才补着点了一点头。何丽娜笑道：“阁下不是沈旅长吗？我姓何，有一次在西便门外看赛马，家父介绍过一次。”那军官才笑着呵了一声道：“对了！我说怪面善呢。我就是沈国英，令尊何署长没曾到天津来？”何丽娜和他谈起世交了，索兴就自己走过来，和沈国英在一张桌上，对面坐下，笑道：“沈旅长刚才我看见你忽然遇到我，有一点惊讶的样子，是不是因为我像个熟人？”沈国英被她破破了，笑道：“是的。但是我也说起来在哪里会过何小姐的。”何丽娜笑道：“你这个熟人，我也知道，是不是刘德柱将军的夫人？我是听到好些人说，我们有些相像呢。沈旅长不是和刘将军感情很好吗？”沈国英听了这话，沉吟了一会，笑道：“那也无所谓。不过他的夫人，我在酒席上曾会过一次面。刘德柱还要给我们攀本家，不料过两天就出了西山那一件事，我又有军事在身，不常在京。那位新夫人，现在可不知道怎样了。何小姐认识吗？”何丽娜道：“不认识。我倒很想见她，我们究竟是怎样一个相像的法子。沈旅长能给我们介绍吗？”沈国英又沉吟了一下，笑道：“看机会吧。”何丽娜这算找着一个旅行的伴侣了，便和沈国英滔滔不绝，谈到了北京。下车之时，约了再会，就走了。

何丽娜回了家，就打了一个电话给陶太太，约了晚上，在北京饭店跳舞场上会。陶太太说：“你不是到天津去了吗？而且你也许久不跳舞了，今天何以这样的大高兴而特高兴？”何丽娜笑而不言，只说见面再谈，到了这晚十点钟，陶太太和伯和一路到北京饭店来，只见何丽娜新烫着头发，脸上搽着脂粉，穿了袒胸露臂的黄绸舞衣，让一大群男女围坐在中间。她看见陶伯和夫妇，便起身相迎。陶太太拉着她的手，对她浑身上下看了一看，笑道：“美丽极了。什么事这样高兴，今天重来跳舞？”何丽娜道：“高兴就是了，何必还要为什么呢？”话说到这里，正好音乐台上奏起乐来，何丽娜拉着伯和的手道：“来！今天我们同舞。”说着，一手握着伯和的手，一手搭了伯和的肩，不由伯和不同舞。舞完了，伯和少不得又要问何丽娜为什么这样高兴？她就表示不耐烦的样子道：“难道我生来是个忧闷的人，不许有快乐这一天的吗？”伯和心知有异，却猜不着她受了什么刺激？也只好不问了。这天晚晌，何丽娜舞到三点钟方才回家。到了次日，又是照样的快乐，舞到夜

深。一连三日，第四日，舞场上不见她了。可是在这天，伯和夫妇，接到她个人出名的一封柬帖：礼拜六晚上，在西洋同学会大厅上，设筵恭候，举行化妆跳舞大会；并且说明用外国乐队。伯和拿着请柬和夫人商量道：“照何小姐那种资格，举行一个跳舞大会，很不算什么；可是她和家树成了朋友以后，家树是反对她举止豪华的人，她也就省钱多了，这次何以变了态度，办这样盛大的宴会？这种行动，正是和家树的意见相反。这与他们的婚姻，岂不会发生障碍吗？”陶太太道：“据我看，她一定是婚姻有了把握了，所以高兴到这样子；可是很奇怪，尽管快活，可不许人家去问她为什么快活。”伯和笑道：“你这个月老，多少也担点责任啦！别为了她几天快活，把系好了的红丝给绷断了。这一场宴会，当然是阻止不了她；最好是这场宴会之后，不要再继续向下闹才好。”陶太太道：“一个人忽然变了态度，那总有一个缘故的，劝阻反而不好，我看不要去管她，看她闹出一个什么结局来？反正不能永久瞒住人不知道的。”伯和也觉有理，就置之不问。

到了星期六七点钟，伯和夫妇前去赴会，一到西洋同学会门口，只见车马停了一大片，朱漆的一字门楼下，一列挂了十几盏五彩灯笼。在彩光照耀里面，现出松枝架和国旗。伯和心里想：真个大闹，连大门外都铺张起来了。进了大门，重重的院落和廊子，都是彩纸条和灯笼。那大厅上，更是陈设得花团锦簇。正中的音乐台，用了柏枝鲜花编成一双大孔雀；孔雀尾开着屏，宽阔有四五丈，台下一片宽展的舞场，东西两面，用鲜花扎着围屏与栏杆，彩纸如雨丝一般的挤密，由屋顶上坠了下来。伯和看了，望着夫人，陶太太微笑点点头。何丽娜穿了一件白底绿色丝绣的旗衫，站在大厅门口，电光照着，喜气洋洋的迎接来宾。就有她的男女招待，分别将客请入休息室。伯和见了何丽娜笑道：“密斯何！你快乐啊！”何丽娜笑道：“大家的快乐。”伯和待要说第二句话时，她又在招呼别的客了。伯和夫妇在休息室里休息着，一看室外东客厅列了三面连环的长案，看看那位子，竟在一百上下，各休息室里男女杂沓，声音闹轰轰的，这里自然不少伯和夫妇的朋友，二人也就忙着在里面应酬起来。一会儿工夫，只听到一阵铃响，就有人来招待大家入席。按着席次，每一席上，都有粉红绸条，写了来宾的姓名，放在桌上。伯和夫妇按照自己的席次坐下。一看满席的男女来宾，衣香鬓影，十分热闹。但是各人的脸上，都不免带点惊讶之色，大概都是不知道何丽娜何以有此一会。何丽娜这时出来了。坐在正中的主人席上。这时：她已不是先前穿的那件白底绿绣花旗衫了；换了一件紫色缎子绠水钻辫的旗衫，身上紧紧的套着一件蓝色团花一字琵琶襟小坎肩，这又完全是旗家女郎装束了。大家看见，就劈劈拍拍鼓掌欢迎。何丽娜且不坐下，将刀子敲了空盘。大家肃静了，她笑道：“诸位今天光临，我很荣幸。但是我今天突然招待诸位，诸位一定不明白是什么理由？我先不说出来，是怕阻碍了我的事，现在向诸位道歉，可是现在我再要不说出来，诸位未免吃一餐闷酒。老实奉告吧，我要和许多好朋友，暂时告别了。我到哪里去呢？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决定；也不能发表。不过我可以预告的，就是此去，是有所为，不是毫无意味的。我要借此读些书，而且陶冶我的性情，从此以后，我或者要另作一个新的人。至于新的人，或者是比于今更快乐呢？或者十分的寂寞呢？我也说不定。总之，人生于世，要应当及时行乐。现在能快乐，现在就快乐一下子，不要白费心机，去找将来那虚无缥缈的快乐。大家快乐快乐吧。”说着，举起一大满杯酒，向满座请了一请，大家听了她这话，勉强也有些人鼓掌，可是更疑惑了。尤其是伯和

夫妇和那沈国英旅长；那沈旅长自认识何丽娜以后，曾到何家去拜会两次，谈得很投机。他想刘将军讨了那位夫人，令人欣羨不置，不料居然还有和她同样的人儿可寻，而且身份知识，都比刘太太高一筹，这个机会不可失。现在要提到婚姻问题，当然是早一点，可是再过一个星期，就有提议的可能了。在这满腔热血腾涌之间，恰好是宴会的请帖下到。所以今天的宴会，他也到了。何丽娜似乎也知道他的来意似的，把他的坐位，定着紧靠了主人翁。沈旅长找着自己的座位时，高兴的了不得。现在听到何丽娜这一番演说，却不能不奇怪了。可是这在盛大的宴会上。也没有去盘问人家的道理，也只好放在心上。何丽娜说完了，人家都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没有接着演说，还是陶太太站起来道：“何小姐的宗旨，既是要快乐一天，我们来宾，就勉从何小姐之后，快乐一番。以答主人翁的雅意。诸位快快吃，吃完了好化装跳舞去。今晚我们就是找快乐，别的不必管，才是解人。”大家听说，倒鼓了一阵掌。这时，大家全副精神都移到化装上去，哪有心吃喝？草草的终了席，各人都纷纷奔往那化装室中去。不到一个钟头，跳舞场上，已挤满了奇装异服的人，有的扮着鬼怪，有的扮着古人，有的扮着外国人，有的扮着神仙，不一而足。忽然之间，音乐奏起，五彩的小纸花，如飞雪一般，漫空乱飘。那东向松枝屏风后，四个古装的小女孩，各在十四五岁之间，拿着云拂宫扇，簇拥着何丽娜出来。何丽娜戴了高髻的头套，穿了古代宫装，外加着黄缎八团龙衣，竟是戏台上的一个中国皇后出来。在场的人，就如狂了一般，一阵鼓掌；拥上前来。有几个新闻记者，带了照相匣子，就在会场中给她用镁光照相。照相已毕，大家就开始跳舞了，何丽娜今晚却不择人，只要有男子和她点一点头，她便迎上前去，和人家跳舞，看见旁边没有舞伴，站在那里静候的男子，她又丢了同舞的人，去陪着那个人舞。舞了休息着，休息着又再舞。约摸有一个钟头，只苦了那位沈旅长，他穿了满身的戎服，不曾化装，也不曾跳舞，只坐在一边呆看。何丽娜走到他身边坐下，笑道：“沈旅长！你为什么不跳舞？”沈国英笑着摇了一摇头，说是少学。何丽娜伸手一拍他的肩膀笑道：“唉！这年头儿，年轻人要想时髦，跳舞是不可不学的呀！你既是看跳舞的，你就看吧。”说毕，大袖一拂，她笑着转到松枝屏风后去了。不多一会的工夫，她又跳跃着出来。她不是先前那个样子了，散着短发，束了一个小花圈，耳上垂着两个极大的圆耳环，上身脱得精光，只胸前松松的束了一个绣花扁兜肚，又戴了一串长珠圈，腰下系着一个绿色丝条结的裙，丝条约有二尺长，稀稀的垂直向下，光着两条腿，赤了一双白脚，一跳便跳到舞场中间来。她两只光胳膊，带了一副香珠，垂着绿穗子，在粗野的装束之中，显出一种妩媚来。她将手一举，嚷着笑道：“诸位！我跳一套草裙舞，请大家赏光。”有些风流子弟，便首先鼓掌，甚至情不自禁，有叫好的。于是大家围了一个圈子，将何丽娜围在中间。音乐台上，奏起胡拉舞的调子，何丽娜就舞起来。这种草裙舞，舞起来，由下向上，身子成一个横波浪式，两只手臂和着身子的波浪，上下左右的伸屈；头和眼光，也是那样流动着。只看那假的草裙，就是那丝条结的裙，及胸前垂的珠圈，两耳的大环子，都摇摇摆摆起来，在一个粉装玉琢的模样之下，有了这种形相，当然是令人回肠荡气。惯于跳舞的人，看到还罢了，沈国英看了，目定口呆，作声不得。舞了一阵，何丽娜将手一扬，乐已止了，她笑着问大家道：“快乐不快乐？”大家一齐应道：“快乐快乐！”何丽娜将两手向嘴上连比几比，再向着人连抛几抛，行了一个最时髦最热烈的抛吻礼，然后又两手牵着草裙

子，向众人蹲了一蹲，她一转身子，就跑进松枝屏风后去了。大家以为她又去化装了，仍旧杂沓跳舞，接上的闹；不料她一进去之后，却始终不曾出来。直等到大家闹过一个钟头，到化装室里去找她，她却托了两个女友告诉人，说是身子疲乏极了，只得先回家去，请大家继续的跳舞。大家一看钟，已是两点多了。主人翁既是走了，也就不必留恋，因之也纷纷散去。

这一晚，把个沈国英旅长，闹个未免有些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眼看来宾成双作对，并肩而去，自己却是怅怅一人独回旅司令部。到了次日，他十分的忍耐不住了，就便服减从，到何廉家里去拜会。原来这个时候，政局中正酝酿了一段极大的暗潮，何廉和沈国英都是里面的主要分子，他们本也就常见面的。沈国英来了，何廉就在客厅里和他相见。沈国英笑道：“昨晚女公子在西洋同学会举行那样盛大的宴会，实在热闹。晚生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今天特意来面谢。”一个作文官的人，有一个英俊的武官，当面自称晚生，不由人不感动。而况沈国英的前途，正又是未可限量的，更是不敢当了。便笑道：“老弟台！你太客气，我这孩子，实在有些欧化。只是愚夫妇年过五十，又只有这一个孩子，只要她不十分胡闹，交际方面，也只好由她了。”说着哈哈一笑，因回头对听差道：“去请了小姐来，说是沈旅长要面谢她。”听差便道：“小姐一早起来，九点钟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还带了两个小提箱，似乎是到天津去了。”何廉道：“问汽车夫应该知道呀。”听差道：“没有坐自己的车子出去。”沈国英一听，又想起昨晚何丽娜说要到一个不告诉人的地方去，如今看来，竟是实现了。看那何廉形色，也很是惊讶，似乎他也并不知道，便道：“既是何小姐不在家，改日再面谢吧。”说毕，他也就告辞而去。从此一过三天，何丽娜的行踪，始终没有人知道；就是她家里父母，也只在屋里寻到一封留下的信，说是要避免交际，暂时离开北京。于是大家都猜她经西比利亚铁路到欧洲去了。因为她早已说过，要到欧洲去游历一趟的。那沈国英也就感到何小姐是用情极滥，并不介意男女接近的人，自己一番倾倒，总算梦幻了。恰好时局的变化，一天比一天紧张，那个中流砥柱的刘巡阅使，忽然受了部下群将的请愿，自动的挂冠下野；同时政府方面，又下了一道查办令。沈旅长有功，就突然高升了；升了爱国爱民军第三镇的统制。以刘大帅为背景的内阁，当然是解散。在旧阁员里找了一个非刘系的人代理总揆。何廉如愿以偿，升了财政总长。刘将军西山那桩案件，自然是不值得注意，将它取消了。所有因嫌疑被传的几个人，也都开释了。因为刘家方面的财产，都归沈统制清理，沈国英就借住在刘将军家里，把他的东西，细细的清理。在刘将军的卧室里，寻到了沈凤喜一笔存款折子，又有许多相片，他未免一惊，难道这些东西，这位新夫人都不曾拿着，就避开了？因叫了刘家的旧听差来，告诉转告刘太太，不必害怕；虽然公事公办，可是刘太太自己私人的东西，当然由刘太太拿去，可以请刘太太出面来接洽。听差说：“自从刘太太到医院里去了，就没有回来过。初去两天，刘将军还派人去照应，后来将军在西山故世去了，有从前正太太的两个舅老爷，带着将军两个远方侄少爷，管理了家事，不认这个新太太；后来时局变了，统制派了军警来，他们也跑了。这几天，我们是更得不着消息。”沈国英听说，就亲自坐了汽车，到医院里去看望她。自己又怕是男子看望女子不便，就说凤喜是他妹子。可是医院里人说：“刘太太因为存款用完，今天上午已出院去了。”沈国英听了这话，随口道：“原来她已回家了，我不曾回家，还不知道呢！”口里这样遮盖着，心中十分的叹息，又只得算了。好在他身上负

着军国大事，日久也就自然忘却。不过一个将军的夫人，现在无影无踪，也是社会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而况刘氏兄弟，又是时局中大不幸的人物，因之这一件事，在报上也是特别的登载出来。

这新闻传到了天津，家树看到，就一忧一喜；忧的是凤喜不免要作一个二次的出山泉水，将来不知道要流落到什么地步？喜的是西山这件案子，从此一点痕迹都没有，可以安心回京上学了。这天上午，和婶婶妹妹一家人吃饭，只见叔叔樊端本，手上拿着帽子，走进屋来，就向婶婶作揖，笑道：“恭喜恭喜！太太！我发表了。”说着，将帽子放下，分左右中间三把，摸着胡子。他的帽子，随手一放，放在一只珐琅瓷的饭孟上，樊太太一见不妥，连忙起身拿在手里，笑道：“发表了？恭喜恭喜！”说着，也拿了帽子作揖。樊端本随手接过帽子，又戴在头上，樊太太道：“你又要出去吗？你太辛苦了，吃了饭再去吧。”樊端本道：“我不出去，休息一会，下午我就要到北京去见何总长了。”说着，向家树拱拱手道：“也就是你的泰山。”樊太太道：“你既不走，为什么还戴上帽子？”樊端本哈哈笑了一声，取下帽子，随手一放，还是放在那饭孟上。姨太太在太太当面，是不敢发言的，然而今天听了这消息，也十分的欢喜，只管笑嘻嘻的，捧着饭碗，半晌只送几粒饭到嘴里去。还是静宜不曾十分的了解，便问道：“你们都说发表了，发表了什么？”樊太太道：“你这孩子太不留心了，你爸爸新得了一个差使，是口北关监督，马上就要上任了。这样一来，便宜了你们，是实实在在的小姐了。”家树一看叔叔婶婶乐的是真过分了，也不愿插嘴说什么。陪着吃完了饭，家树就向樊端本说：“现在学校要正式上课了，若是叔叔上北京去，就一同去。”樊端本道：“好极了！也许我可以借此介绍你见见未来的泰山哩。”家树也不便否认叔叔的话，免得扫了他的官兴，自去收拾行囊。待到下午，和樊端本一路乘火车北上，好在婶婶叔叔妹妹，都是欢天喜地的，并无所谓留恋。到了北京，叔侄二人依然住在陶伯和家。伯和因端本是个长辈，自然殷勤的招待。家树也没工夫和伯和夫妇谈别后的话，但是逆料那个多情多事的陶太太，一定和何丽娜打了电话，不到两三个钟头，她就要来的。可是候了一夜，也不见一点消息。到了次日中午，樊端本出门应酬去了，家树和伯和夫妇吃饭。吃饭的时候，照例是有一番闲话的。家树由叔叔的差使，谈到了何廉；由何廉谈到何丽娜，因道：“这些时候，何小姐不常来吗？”陶太太鼻子哼了一声，随便答应，依然低头吃她的饭。家树道：“为什么不常来呢？”陶太太道：“那是人家的自由啊！我管得着吗？”家树碰了一个钉子，笑了一笑，也就不问了。谈了一些别的话，又道：“我在天津接到何小姐一封信。”陶太太当没有听见，只是低头吃她的饭。伯和将筷子头轻轻的敲了她一下手背，笑道：“你这东西，真是淘气。人家要讨你一点消息，你就一点口风不露。”陶太太头一偏，噗嗤一声笑了。因道：“表弟！你虽然狡猾，终究不过是鲁肃一流的人物，哪里能到孔明面前来献策呀！你要打听消息，就干脆问我得了，何必闷到现在呢？你也熬不住了，我告诉你吧，人家到外国去了。”家树笑道：“你又开玩笑。”陶太太道：“我开什么玩笑？实实在在的真理呢。”于是把何丽娜恢复跳舞的故态，以及大宴会告别的事，说了一遍。伯和笑道：“这一场化装跳舞，她在交际界倒出了一个小小风头。可是花钱也不少，听说耗费两三千呢。”家树听了默然。伯和道：“你也不必懊丧，她若是到欧洲去了，少不得要家里接济款子，自然有信来的。我和姑母令叔商量商量，让你也出洋，不就追上她了吗？”陶太太道：“男子汉，都是贱骨

头。对于人家女子有接近的可能，就表示不在乎；女子要不理他，就寻死寻活的害相思病了。谁教表弟以前不积极进行！”家树受了这几句冤枉，又不敢细说出来，以至牵出关沈两家的事情，这一份苦闷，比明显失败的滋味，还要难受。从这一餐饭起，又不敢再提何小姐了。这几个月来，自己周旋在三个女子之间，接近一个，便失去一个，真是大大的不幸。对何丽娜呢，本来无所谓，只是被动的；关秀姑呢，她有个好父亲，自己又是个豪侠女子，不必去挂念；只有这个沈凤喜，一朵好花，生在荆棘丛中，自己把她寻出来，加以培养，结果是饱受蹂躏。而今是生死莫卜，既是可惜，又是可怜！虽然她对不住我，只可以怨她年纪太小，家庭太坏了。而且关寿峰临别又再三的教我搭救她，莫非她还在北京。于是又到从前她住的医院里去问。医院里人说：“她哥哥沈统制曾来接她的，早已出院了。”家树一听，气极了。心想这个女子，如何这样没骨格！沈统制是她什么哥哥。她倒好，跟着刘德柱的家庭，一齐换主了，关大叔叫我别忘了她，这种人不忘了她，也是人生一种耻辱了。于是将关于女子的事，完全丢开，在北京耽搁了几天，待樊端本到口北关就监督去了，自己也就收拾书籍行李，搬入学校。

原来他的学校——春明大学，在北京北郊，离城还有十余里之遥。当学生的人，是非住校不可的。家树这半年以来，花了许多钱，受了许多气，觉得离开城市的好。因此安心在学校里读书。这样一来，也不觉得时光容易过去，一混就是秋末冬初了。家树常听人说：西山的红叶，非常的好看。这一天星期，一个人骑了一匹牲口，就向西山而来。离着校舍，约摸有四五里路，这人行大道，却凹入地里，有一丈来深，虽然骑在驴子背上，也只看到两边园林，一些落叶萧疏的树梢。原来北地的土质很松，大路上走着，全是铁壳双轮的大车；这车轮一轧就是两条大辙，年深月久，大道便成了大沟，家树正走到沟的深处，忽然旁边树林子里，有人喊出来道：“樊少爷！樊少爷！慢走一步，我们有话说。”家树看时，树丛子里跑出四个人，由土坡上向沟里一跳，赶驴子的驴夫，见他们气势汹汹，吆喝一声，便将驴子站住了。家树看那四个人时，都是短衣卷袖，后面两个，腰上捆了板带，板带上各斜插了一把刀；当头两个，一个人手上，各拿了一支手枪，当路一站，横住了去路，再看土坡上，还站有两个巡风的。家树心里明白，这是北方人所谓劫路的了，因向来受了关寿峰的陶融，知道怕也无益，连忙滚下驴背，向当头四个人拱拱手道：“兄弟是个学生，出来玩玩，也没带多少钱，诸位要什么，尽管拿去。”当头一个匪人，瘦削的黄脸，却长了一部落腮的胡子，露着牙齿，打了一个哈哈，笑道：“我们等你不是一天了。你虽是一个学生，你家里人又作大官，又开银行，还少的是钱吗？就是你父亲那个关上，每天也进款论万。”家树道：“诸位错了。那是我叔叔！”匪人道：“你父亲也好，你叔叔也好，反正你是个财神爷。得！你就辛苦一趟吧。”说着，不由家树不肯，两个人向前，抄着他的胳膊，就架上土坡。只在这时，另有一个匪人，拿出两张膏药，将家树的眼睛贴住，从此家树就坠入黑暗世界了。接上抬了一样东西来，似乎是一块门板，用木杠子抬着，却叫家树卧倒，平睡在那门板上，又用了一条被，连头带脚，将他一盖，他们而且再三的说：你不许言语，你言语一声，就提防你的八字！家树知道是让人家绑了票，只要家里肯出钱，大概还没有性命的危险。事已至此，也只好由他。他们高高低低的抬着，约摸走了二三十里路，才停了一停，却有一个生人的声音，迎头问道：“来了吗？”答：“来了！”在这时，却听到有牲口嚼草的声音，有鸡呼食

的声音，分明是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来了。可是这里人声很少，只听到头上一阵风过树梢声，将树刮得哗啦哗啦的声；好像这地方，四面是树，中间却有一座小小的人家，自然是僻静的所在了。一阵忙乱，家树被他们搀着到了空气很郁塞的地方。有人说：“这是你的屋子，你躺下也行，坐着也行，听你的便吧。”家树摸着，硬帮帮的，身边有个土炕；炕上有些乱草，草上也有一条被，都乱堆着。炕后有些凉飕飕的风吹来。北方人规矩，都是靠了窗子起炕的，不像南方人床对着窗户，大概这里也有个窗户了。向前走，只有两三步路，便是土壁，门却在右手。因为听到他们关着一下响了，门边总有一个人守着，听那窸窣窸窣的声音，分明是靠门放了一堆高粱秸子，守的人躺在上面。家树对于身外的一切，都是以耳代目，以鼻代目，分别去揣想。起初很是烦闷，后来一想，烦闷也没用，索性泰然的躺在炕上。所幸那些匪人，对于饮食的供给，倒很丰盛，每顿都有精致的面食和猪肉鸡蛋，还有香片茶，随时取饮；要大小便，也有匪人陪他出房去。

在初来的两天，这地方虽然更替换人看守，但是声音很沉寂，似乎人不多，大概匪人出去探听消息去了。到了第四天，人声便嘈杂，他们已安心无外患了。于是有个人坐在炕上对他道：“樊少爷！我们请你来，实在委屈一点。可是我们只想和府上筹点款子，和你并无冤无仇，你给我们写一封信到府上去通知一声，你看怎么样？”家树哪敢不依，只得说听便，于是就有人来，慢慢揭下脸上的膏药。家树眼前豁然开朗，看看这屋子，果然和自己揣想的差不多，门口站了两个匪人，各插着一把手枪在衣袋里，面前摆了一张旧茶几，一个泥蜡台，插了一支红烛，并放了笔砚和信纸信封。原来已是夜里了。坐在炕沿上的匪人，戴了一副墨晶眼镜，脸上又贴了两张膏药，大概他是不肯露真面目的了。那人坐在一边，就告诉他道：“请你写信给樊监督，我们要借款十万，凭你作个中。若是肯借的话，就请他在接到信的半个月以内，派人到北郊大树村老土地庙里接洽。来人只许一个，戴黑呢帽，戴墨晶眼镜为记，过期不来，我们就撕票了。‘撕票’两个字，你懂得吗？”说着，露了牙齿，嘿嘿一笑。家树轻轻说知道，但是对于十万两个字，觉得过分一点。提笔之时，想抬头解释两句，匪人向上一站，伸手一拍他的肩膀，喝道：“你就照着我的话写，一点也改动不得！改一字添一千。”家树不敢分辩了，只好将信写给伯和，请伯和转交。写完了，脸上复又让他们贴上了膏药。那信他们如何送去？不得而知，只好每天在黑暗中闷着吃喝而已。一想这信不知何日到伯和手上；伯和接了信，不知要怎样通知叔叔？半个月之内，又不知叔叔怎样对付这件事？也许把这事情耽误。一人就这样胡思乱想，度着时光。

转眼就是十天了。慢慢的和匪人也就熟识一点，知道这匪首李二疙瘩，乃是由口外来的。北京近郊，却另有内线，那个戴黑眼镜的就是了。守住的却是两个人换班，一个叫胡狗子，一个叫唐得禄。听他们的口音，都是老于此道的；因为在口北听说樊端本有钱，有儿子在北京乡下读书，他们以为是好机会，所以远道而来。家树一想他们处心积虑，为的是和我为难，我既落到他们手心里来了，岂肯轻易放过？这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深夜了，忽然远远的有一种脚步声，跑了过来，接上有人在屋外叫了一声，这里全屋的人，都惊醒了。有人说：“走了水了，他妈的！来了灰叶子了。”家树在北方日久。也略略知道他们的黑话！灰叶子是指着兵；莫非剿匪的人来了。这一下子，也许有出险的一线希望。这时隔壁屋里，一个带着

西北口音的人说道：“来多少，三十上下吗？我们八个人，一个也对付他四五个！打发他们回姥姥家去。狗子！票交给你了，我们干。快拿着家伙。”说话的正是李二疙瘩。胡狗子答应了，接上就听到满屋子脚步声，试枪机声，装子弹声，搬高粱秸子，搬木器家具声；闹成一片。李二疙瘩问道：“预备齐了没有？狗子！你看着票。”大家又答应了一声，呼呼而下。内外屋子里的灯，都吹灭了，便听到那些人，全到院子里去，接上，拍！拍！遥遥的就有几下枪声。家树这时心里乱跳，身上一阵一阵的冷汗向外流。实在忍不住了，他便轻轻地问道：“胡大哥……”一句话没说完，胡狗子轻轻喝道：“别言语！下炕来，趴在地下。”家树让他一句话提醒，连爬带滚，下得炕来，就伏在炕沿下。那时：外面的枪声，就连续不断。有时刷的一声，一粒子弹，射入屋内，这屋里一些匪人，却像死过去了一样。于是外面的枪声也停止了。不到半顿饭时，这院子里，忽然劈拍劈拍，枪向外一阵乱放。接上那李二疙瘩骂道：“好小子！你们再过来。哈哈！揍！朋友，揍他妈的！”拍！拍！拍！“哎哟，谁？刘三哥挂了彩了。他妈的！什么揍的？打后面来。”拍！拍！拍！“打走了没有？朋友！”沉住气，刷！“好小子！把我帽子揍了。”家树趴在地下，只听到这种枪声骂声，人的跑动声，院子里闹成一片。自己一横心，反正是死，想到屋子里没灯，于是也不征求胡狗子的同意，就悄悄的将脸上的膏药撕下。偷着张望时，由窗户上射出来一些星光；看见胡二狗子，趴在炕上，头伸在窗户一边张望，其余是绝无所睹。只听到院子外天空里，拍拍刷刷之声，时断时续，紧张一阵，又平和一阵；一会儿，进来一个人，悄悄的向胡狗子道：“风紧得很，天亮就不好办了，咱们由后面沟里冲出去。”说话的便是李二疙瘩，只见他站在炕上，向土墙上扑了两扑，壁子摇撼着，立刻露了一条缝，他又用手扒了几扒，立刻有个大窟窿。他用了一根木棍子，挑了一件衣服，由窟窿里伸出去，然后缩了进来，他轻轻的笑道：“这些浑蛋，只管堵着门，咱们不走等什么？”他于是跑到院子里去，又乱骂乱嚷，接上紧紧的放着枪，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匪人进来，喁喁的商量了两句，就爬出洞口。胡狗子在家树脸上一摸，笑道：“你倒好，先撕了眼罩子了，爬过洞去，趴在地下走。”家树虽觉得出去危险，不容不走，只得大着胆，爬了出来；随后胡二狗子也出来了。这里是个小土堆，胡狗子伸手将他使劲一推，便滚入一条沟内；接上胡狗子也滚了下来。刚刚滚到沟里，刷刷！头上过去两颗子弹。于是伏在这地沟里的有四个人，都死过去了一般。一点不动不响。听那屋前面，骂声枪声，已经不在院子里；似乎李二疙瘩，冲出大门去了。伏了一会，不见动静，家树定了一定神，抬头看看天上，满天星斗，风吹着光秃秃的树梢，在星光下摆动作响。那西北风带了沙土，吹打到脸上，如利刀割人一样。在屋里有暖炕，不觉夜色寒冷。这时，便格外的难受了。三个匪人，听屋前面打得正厉害，就两个在前，一个在后，将家树夹在中间，教他在地上爬着向前，如蛇一般的走。他们走走又昂头探望探望，走着离开屋有三四十丈路，胡狗子吩咐家树站起来弯着腰，拖了就跑。一口气跑有半里之遥，这才在一丛树下坐着。听那前面，偶然还放一枪。

约有一个钟点，前面有脚步响，胡狗子将手里快枪瞄准着问道：“谁？”那边答说：“二疙瘩回来了！胡狗子放下枪，果然李二疙瘩和一个匪人来了。他喘着气道：“趁着天不亮，赶快上山。今天晚晌，算扎手，伤了三个兄弟。”另一个土匪，看见家树骂道：“好小子！为了你，几乎丢了吃饭的家伙。豁出去了！毁了你吧。”说时，掏出手枪，就比了家树的额角，接上拍达一声。

这一枪要知道家树还有性命也无？下回交代。

第二十二回 绝地有逢时形骸终隔 圆场念逝者啼笑皆非

却说那匪人将手枪比着家树的额角，只听到拍达一声，原来李二疙瘩，已在一边看见，飞起一脚，将手枪踢到一边去了。抢上前一步，执着他的手道：“你这是做什么，发了疯了吗？”那人笑道：“我枪里没有了子弹，骇唬骇唬他，看他胆量如何。谁能把财神爷揍了！”李二疙瘩道：“他那个胆量，何用得试。你要把他骇唬死了怎么办？别废话了，走吧。”于是五个匪人，轮流搀着家树，就在黑暗中向前走。家树惊魂甫定，见他又要带着另走一个地方，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心里慌乱，脚下七高八低，就跟了他们走。约摸走了二十里路，东方渐渐发白，便有高山迎面而起。家树正待细细的分别四向，胡狗子却撕下了一片小衣襟，将他的眼睛，重重包起，他扶着匪人，又走了一程，只觉得脚下，一步一步向高登着山。是不是迎面那高山，却不知道。一会工夫，脚下感着无路，只是在斜坡上带爬带走，脚下常常的踏着碎石，和挂着长刺，虽然有人搀着，也是一走一跌，分明是在乱山上爬，已走的不是路了。走了许久，脚下才踏着石台阶，听着几个匪人推门响。继而脚下又踏着很平正的石板，高山上哪里有这种地方，却不知是什么人家？后来走到长桌边，闻到一点陈旧的香味，这才知道是一所庙。

匪人将家树让在一个草堆上坐下，他们各自忙乱着，好像他们是熟地方，却分别去预备柴水。后来他们就关上了佛殿门，弄了一些枯柴，在殿中间烧着火。五个匪人，都围了火坐在一处，商量着暂熬过今天，明天再找地方。家树听到他们又要换地方，家里人是越发不容易找了，心里非常焦急。这天五个匪人没有离开，就火烧了几回白薯吃。李二疙瘩道：“财神爷！将就一天吧，明天我们就会想法子给你弄点可口的。”家树也不和他们客气，勉强吃了两个白薯；只是惊慌了一夜，又跑了这些路，哪里受得住。柴火一熏，有点暖气，人只是要睡。迷迷糊糊的就睡了一天，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睡得正香甜的时间，忽觉自己的身子让人一夹，那人很快的跑了几步，就将自己放下。只听得有人喝道：“呔！你这些毛贼，给我醒过来，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家树听那声音，不是别人，正是关寿峰。这一喜非同小可，也顾不得什么利害，马上将扎住眼睛的布条向下一扯，只见秀姑也来了。她和寿峰齐齐的站在佛殿门口，殿里烧的枯柴，还留着些摇摆不定的余焰，照见李二疙瘩和同伙都从地上草堆里，一骨碌的爬起来，寿峰喝道：“都给我站着。你们动一动，我这里两管枪一齐响。”原来寿峰秀姑各端了一枝快枪，一齐拿着平直，向了那五个匪人瞄准，他们果然不动，李二疙瘩垂手直立微笑道：“朋友！你们是哪一路的？有话好说，何必这样？”寿峰道：“我们不是哪一路，不要瞎了你的狗眼，你们身边的两枝快枪，我都借来了，你们腰里还拴着几枝手枪，一齐交出来，我就带着人走。”说时，将枪又举了一举，李二疙瘩一看情形不好，首先就在身上掏出手枪来，向地下一丢，笑道：“这不算什么，走江湖的人，走顺风的时候也有，翻船的时候也有。”接着又有两个人，将手枪丢在地下，寿峰将枪口向里拨着，让他们向屋犄角上站，然后只一跳跳到屋子中间，将手枪捡了起来，全插在腰里板带上，复又退到殿门口，点了点头，笑道：“我已经知道你们身上没有了枪，可是别的家伙，保不住还有；我得在这里等一等了。”说着，就身上插的手枪，取出一枝交给秀姑道：“你带着樊先生先下山，这几个人交给我了，准没有事。”秀姑接了手枪，将身子在家树面前一蹲，笑道：“现在顾不得许多了，性命要紧，

我背着你走吧。”家树一想也不是谦逊之时，就伸了两手，抱住秀姑的脖子，她将快枪夹在腋下，两手向后，托着家树的膝盖，连蹦带跑，就向前走。黑夜之间，家树也不知经过些什么地方，一会儿落了平地，秀姑才将家树放下来，因道：“在这里等一等家父吧，不要走失了。”家树这才觉得性命是自己的了。抬头四望，天黑星稀，半空里呼呼的风吹过去，冷气向汗毛孔里钻进，不由人不哆嗦起来。秀姑也抬头看了一看天色。笑道：“樊先生！你身上，冷得很厉害吧？破大袄子穿不穿？”说着，只见她将身一耸，爬到树上去，就在树上取下一个包袱卷，打了开来。正是三件老羊皮光套子，就拿了一件提着领，披到家树身上。家树道：“这地方哪有这样东西，不是大姑娘带来的吗？”秀姑道：“我们爷儿俩原各有一件，又给你预备下一件，上山的时候，都系在这树上的。”家树道：“难得关大叔和大姑娘想得这样周到，教我何以为报呢？”秀姑听了这话，默然不语，却靠了树干站住。彼此静静的站立一会，只听到一阵脚步响，远远的寿峰问道：“你们到了吗？”秀姑答应到了。寿峰倒提着那枝快枪，到了面前，家树迎上前向寿峰跪了下去。寿峰丢了枪，两手将他搀起来道：“小兄弟！你是个新人物，怎样行这种旧礼！”家树道：“大叔这大年纪，为小侄冒这大危险来相救，小侄这种感激，也不知道要由何说起。”寿峰哈哈笑道：“你别谢我，你谢老天。他怎么会生我这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哩。”家树便问：“何以知道这事，前来相救？”寿峰道：“你这件事，报上已经登的很热闹了。我一听到，就四处来访。我听到我徒弟王二秃子说，甜枣林里，有几个到乡下来的贩枣子贩柿子的客人，形迹可疑，我就和我几个徒弟，前后一访，果然不是正路。昨夜正想下手，恰好军队和他们开了火，我躲在军队后面，替你真抓了两把汗。后来我听到军队里人只嚷人跑了，想你已经脱了险。一早的时候，我装着过路，看到地沟里有好几处人爬的痕迹，都向着西北，我一直寻到大路上，还看到有些枪托的印子，我这就明白了，他们上了这里的大山。这山有所玄帝庙，好久没有和尚，我想他们不到这里来，还上哪里去藏躲？所以我们爷儿俩，趁着他们昨天累乏了，今天晚上好下他们的手。他们躲在这山上，作梦也不会想到有人算计他，就让我便便易易的将你救出来了。不然我爷儿俩，可没有枪，只带了两把刀，真不容易办这事呢！”说毕，哈哈大笑。这时，远远的有几声鸡啼，关寿峰道：“天快亮了，我们走吧。老在这里，仔细贼跟下来，这两根长枪，带着走可惹人注意。我们把它毁了，扔在深井里去。”于是将子弹取下，倒拿了枪，在石头上一顿乱砸，两枝枪都砸了，寿峰一齐送到路旁一口井边，顺手向里一抛，口里还说道：“得！省了留着害人。”于是他父女披上老羊裘，和家树向大路上走。

约走有二三里路，渐渐东方发亮。忽听到后面一阵脚步乱响，似乎有好几个人追了来。寿峰站住一听，便对秀姑道：“是他们追来了。你引着樊先生先走，我来对付他们。”说着，见路边有高土墩，掏出两枝手枪，便蹲了身子，隐在土墩后。不料那追来的几个人，并不顾虑，一直追到身前，他们看见面前有个土堆，似乎知道人藏在后面，就站定了嚷道：“朋友！你拿到的手枪，可没有子弹，你把快枪扔了，我们不怕你了。我们现在也没带枪，是好汉，你出来给我们比一比。”寿峰听了这话，将手枪对天空放了一下，果然没有子弹；本想走出来，又怕匪人有枪弹，倒上了他的当，且不作声，看他们怎么样。只在这时，早有一个人跳上土墩，直扑了过来；寿峰见他手上，明晃晃拿着一把刀，不用说，真是没有枪，于是将手枪一扔，笑道：“来

得正好。”身子一偏，向后一蹲一伸，就捞住了那人一条腿，那人拍咤一声倒在地下；寿峰一脚踢开了他手上的刀，然后抓住他一只手，举了起来，向对面一扔，笑道：“饭桶！去你的吧。”两个匪人正待向前，被扔的人一撞，三个人滚作一团。寿峰在朦胧的晓色里，看见后面还站着两个人，并没有枪，这就不怕了。走上前一笑道：“就凭你这几个脚色，想来抢人，回去吧，别来送死！”有个人道：“老头子，你姓什么？你没打听我李二疙瘩，不是好惹的吗？”寿峰说不知道，李二疙瘩见他直立不敢上前。另一个匪人，手上举了棍子，不管好歹，劈头砍来，寿峰并不躲闪，只将右手抬起一隔，那棍子扑在胳膊上，直飞入半空里去。那人哎哟了一声，身子一晃，向前一扑，寿峰把腿一扫，他就滚在地上。先两个被撞在地上的，这时一齐过来，都让寿峰一闪一扫一推，再滚了下去。李二疙瘩站在老远的道：“朋友！我今天算栽了筋斗，认识你了。”说毕，转身便走。寿峰笑道：“我要进城去，没工夫和你们算帐，便宜了你这小子。”说毕，捡起两枝手枪，也就转身走了。秀姑和家树在一旁高坡下迎出来，笑道：“我听到他们没动枪，知道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没上前了。”于是三人带说带走，约模走了十几里路，上了一个市集。这里有到北京的长途汽车，三人就搭了长途汽车进城。

到了城里下车，寿峰早将皮裘武器作了一卷，交给秀姑，吩咐她回家，却亲自送家树到陶伯和家来。家树在路上问道：“大叔原来还住在北京城里，在什么地方呢？”寿峰笑道：“过后自知，现在且不必问。”二人雇了人力车，乘到陶家，正有樊端本一个听差在门口，一见家树，转身就向里嚷道：“好了好了，侄少爷回来了！”家树走到内院时，伯和夫妇和他叔叔都迎了出来。伯和上前一步，执着他的手道：“我们早派人和前途接洽多次，怎么没交款，人就出来了呢？”家树道：“一言难尽。我先介绍这位救命大恩人。”于是把关寿峰向大家介绍着，回到客厅里，将被救的事说了一遍。樊端本究竟是入世很深的人，看到寿峰精神矍铄，气宇轩昂，果然是位豪侠人物，走上前，向他深深三个大揖，笑道：“大恩不言报，我只是心感，不说虚套了。”寿峰道：“樊监督！你有所不知，我和令侄，是好朋友；朋友有了患难，有个不相共的吗？你不说虚套，那就好。”刘福这时正在一边递茶，寿峰一摸胡子，向他笑道：“朋友！你们表少爷，交我这老头子，没有吃亏吧。你别瞧在天桥混饭吃的，九流三教，什么都有，可是也不少够朋友的，以后没事，咱们闹两壶谈谈，你准会知道练把式的，敢情也不错。”刘福羞了一大通红的脸，不敢说什么，自退去了。寿峰拱拱手道：“大家再会！”起身就向外走。家树追到大门口，问道：“大叔！你府上在哪里？我也好去看你啊。”寿峰笑道：“我倒忘了，大喜胡同你从前住的所在，就是我家了。”说毕，笑嘻嘻的而去。家树回家，又谈起往事，才知道叔叔为赎票而来，已出价到五万，事被军队知道，所以有一场夜战。说到关寿峰父女，大家都嗟赏不已，樊端本还非和他换帖不可。这日家树洗澡理发，忙乱一阵，早早休息。

次日早上，便向大喜胡同来看寿峰。不料刮了半夜北风，便已飘飘荡荡，下了一场早雪。走上大街一看，那雪都有一尺来深，南北遥遥，只是一片白。天上的雪片，正下得紧，白色的屋宇街道，更让白色的雪片，垂着白络，隐隐的罩着，因之一切都在朦胧的白雾里。家树坐了车子，在寒冷的白雾里，穿过了几条街道，不觉已是大喜胡同。也不知道什么缘故，一进这胡同，便受着奇异的感觉；又是欢喜，又是凄惨。自己原将大衣领子拉起来挡着脸，现在把领子放下，雪花乱扑在脸上，也不觉得冷。忽然有人喊道：“这不是

樊大爷？”说着，一个人由车后追了上前来。家树看时，却是沈三玄。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袍子，横一条，直一条，都是些油污墨迹。头上戴的小瓜皮帽，成了膏药一样，沾了不少的雪花。他缩了脖子，倒提一把三弦子，喷着两鼻孔热气，追了上来，手扶着车子。家树跳下车来，给了车钱，便问道：“你怎么还是这副情形。你的家呢？”沈三玄不觉蹲了一蹲，给家树请了个半腿儿安，哭丧着脸道：“我真不好意思再见你啦！老刘一死，我们什么都完了。关大叔真仗义，他听到大夫说，凤喜的病，要用她心里愿意的事，愿意的人，时时刻刻在面前逗引着，或者会慢慢醒过来。恰好这里原住的房子又空着，他出了钱，就让我们搬回来。”家树不等他说完，便问道：“凤喜什么病？怎么样了？”沈三玄道：“从前她是整天的哭，看见穿制服的人，不问是大兵，是巡警，或者是邮差，就说是来枪毙她的，哭的更厉害。搬到大喜胡同来了，倒是不哭；又老是傻笑。除了她妈，什么人也不认得。大夫说她没有什么记忆力了。这大的雪，你到家里坐吧。”说着，引着家树上前，白雪中那两扇小红门，格外触目，只是墙里两棵槐树，只剩杈杈桠桠的白干，不似以前绿叶阴森了。那门半掩着，家树只一推，就像身子触了电一样，浑身麻木起来。首先看到的，便是满地深雪；一个穿黑布裤红短袄子的女郎，站在雪地里，靠了槐树站住；两只脚已深埋在雪里。她是背着门立住的，看她那蓬蓬的短发上，洒了许多的雪花，脚下有一只大碗，反盖在雪上，碗边有许多雪块，又圆又扁，高高的叠着，倒像银币。那正是用碗底印的了，北京有些小孩子们，在雪天喜欢这样印假洋钱玩的。有人在里面喊道：“孩子！你进来吧，一会儿樊大爷就来了。我怕你闹，又不敢拉你，冻了怎么好呢？”这时门一响，那女郎突然回过脸来，正是凤喜。脸色白如纸，又更瘦削了。沈三玄上前道：“姑娘！你瞧，樊大爷真来了。”只这一声，沈大娘寿峰父女，全由屋里跑了出来。秀姑在雪地里牵着凤喜的手，引她到家树面前，问道：“大妹子！你看看这是谁？”凤喜微微的偏着头，对家树呆望着，微微一笑，又摇摇头；家树见她眼光一点神也没有，又是这副情形，什么怨恨也忘了。便对了她问道：“你不认得我吗？你只细细想想看。”于是拉了她的手，大家一路进屋来。家树见屋里的布置，大概如前，自己那一张大相片，还微笑的挂着，只是中间有几条裂缝，似乎是撕破了，重新拼拢的了。屋子中间，放了一个白煤炉子。凤喜伸了一双光手，在火上烘着，偏了头，只是看家树。看的时候，总是笑吟吟地，家树又道：“你真不认得我了吗？”她忽然跑过来，笑道：“你们又拿相片儿冤我。可是相片儿不能够说话啊，让我摸摸看。”于是站在家树当面，先摸了一摸他周身的轮廓，又摸着他的手；又摸着他的脸。凤喜摸的时候，大家看她痴得可怜，都呆呆的望着她。家树一直等她摸完了，才道：“你明白了吗？我是真正的一个人，不是相片啦。相片在墙上不是？”说着一指，凤喜看看相片，看看人，笑容收起来，眼睛望了家树，有点转动，闭上眼，将手扶着头，想了一想，复又睁开眼来点点头道：“我……我……记……记起来了，你是大爷，不是梦！不是梦！”说时，手抖颤着，连说不是梦，不是梦，接上，浑身也抖颤起来。望了家树有四五分钟，哇的一声，哭将起来。沈大娘连忙跑了过来，将她搀着道：“孩子！孩子！你怎么了？”凤喜哭道：“我哪有脸见大爷呀。”说着，向床上趴了睡着，更放声大哭起来。家树看了这情形，一句话说不得，只是呆坐在一边。寿峰摸着胡子道：“她或者明白过来了。索性让她躺着，慢慢的醒吧。”于是将凤喜鞋子脱了，让她和衣在床上躺下，大家都让到外面屋子里来坐。

其间沈大娘沈三玄一味的忏悔，寿峰一味的宽解，秀姑常常微笑；家树只是沉思，却一言不发。寿峰知道家树没有吃饭，掏出两块钱来，叫沈三玄买了些酒菜，约着围炉赏雪。家树也不推辞，就留在这里。大家在外面坐时，凤喜先是哭了一会，随后昏昏沉沉睡过去了。等到大家吃过饭时，凤喜却在里面呻吟不已。沈大娘为了她却进进出出好几回，出来一次，却看家树脸色一次；家树到了这屋里，前尘影事，一一兜上心来，待着是如坐针毡，走了又觉有些不忍。寿峰和他谈话，他就谈两句，寿峰不谈话，他就默然的坐着。这时他皱了眉，端了一杯酒，只用嘴唇一点一点的呷着，仿佛听到凤喜微微的喊着樊大爷。寿峰笑道：“老弟！无论什么事，一肚皮包容下去。她到了这种地步，你还计较她吗？她叫着你，你进去瞧瞧她吧。”家树道：“那么，我们大家进去瞧瞧吧。”沈大娘将门帘挂起，于是大家都进来了。只见凤喜将被盖了下半截，将两只大红袖子露了出来。那一张白而瘦的脸，现时却在两颊上露出两块大红晕；那一头的蓬头发，更是散了满枕。她看见家树，那一张掩在蓬蓬乱发下的小脸，微点了一点，手半抬起来，招了一招，又指了一指床。家树会意，走近前一步，要在床沿上坐下，回头一见有这些人，就在凤喜床头边一张椅子上坐下。秀姑环了一只手，正靠在这椅子背上呢。凤喜将身子挪一挪，伸手握着了家树的手道：“这是真的，这不是梦。”说着，露齿一笑道：“哈哈！我梦见许多洋钱，我梦见坐汽车，我梦见住洋楼。……呀！他要把我摔下楼，关大姐，救我救我。”说着，两手撑了身子，从床上要向上一坐；然而她的气力不够；只昂起头来，两手撑不住，便向下一倒。沈大娘摇头道：“她又糊涂了，她又糊涂了。噯！这可怎么好呢？我空欢喜了一阵子了。”说着便流下泪来。寿峰也因为信了大夫的主意，凤喜一步一步有些转头的希望了，而今她不但不见好，连身体都更觉得衰弱，站在身后，摸着胡子点了一点头道：“这孩子可怜！”家树刚才让凤喜的手摸着，只觉滚热异常。如今见大家都替她可怜，也就作声不得，大家都寂然了。只听到一阵呼噜呼噜的风过去，沙沙沙！扑了一窗子的碎雪，阴暗的屋子里，那一炉子煤火，又渐渐的无光了，便觉得加倍的凄惨。外面屋子里，吃到半残的酒菜，兀自摆着，也无人过问了。再看凤喜时，闭了眼睛，口里不住的说道：“这不是梦，这不是梦！”家树道：“我来的时候，她还是好好的，这样子，倒是我害了她了。索性请大夫来瞧瞧吧。”沈大娘道：“那可是好，只是大夫出诊的诊金，听说是十块……”家树道：“那不要紧，我自然给他。”大家商议了一阵，就让沈三玄去请那普救医院的大夫。沈大娘去收拾碗筷；关氏父女和家树三人，看守着病人。家树坐到一边，两脚踏在炉上烤火，用火筷子不住的拨着黑煤球；寿峰背了两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点点头，又叹叹气；秀姑侧身坐在床沿上，给凤喜理一理头发，又给她牵一牵被，又给她按按脉，也不作声。因之一屋四个人，都很沉寂。凤喜又睡着了。

约有一个钟头，门口汽车喇叭响，家树料是大夫到了，便迎出来。来的大夫，正是从前治凤喜病的；他走进来，看看屋子，又看看家树，便问道：“刘太太家是这里吗？”家树听了“刘太太”三个字，觉得异常刺耳，便道：“这是她娘家。”那大夫点着头，跟了家树进屋。不料这一声喇叭响，惊动了凤喜，在床上要爬起来，又不能起身，只是乱滚，口里嚷道：“鞭子抽伤了我，就拿汽车送我上医院吗？大兵又来拖我了，我不去，我不去。”关氏父女，因大夫进来，便上前将她按住，让大夫诊了一诊脉。大夫给她打了一针，说是给她退热安神的，便摇着头走到外边屋子来，问了一问经过，因见

家树衣服不同，猜是刘将军家的人，便道：“我从前以为刘太太症不十分重，把环境给她转过来，恶印象慢慢去掉，也许好了；现在她的病突然加重，家里人恐怕不容易侍候，最好是送到疯人院去吧。”说着又向屋子四周看了一眼，因道：“那是官立的，可以不取费的，请你先生和家主商量吧。精神病，是不能用药治的，要不然，在这种设备简单的家庭，恐怕……”说着，他淡笑了一笑，家树看他坐也不肯坐，当然是要走了，便问：“送到疯人院去，什么时候能好？”大夫摇头道：“那难说。也许一辈子……但是她或者不至于，好在家中人若不愿意她在里面，也可以接出来。”家树也不忍多问了，便付了出诊费，让大夫走。沈大娘垂泪道：“我让这孩子拖累的不得了，若有养病的地方，就送她去吧。我只剩一条身子，哪怕去帮人家呢，也好过活了。”家树看凤喜的病突然有变，也觉家里养不得病。设若家里人看护不周，真许她会闹出什么意外，只是怕沈大娘不答应，也就不能硬作主张；现在她先声明要把凤喜送到疯人院去，那倒很好，就答应愿补助疯人院的费用，明天叫疯人院用病人车来接凤喜。大家把这件事商量了个段落，沈大娘已将白炉子新添了一炉红火进来，她端了个方凳子，远远的离了火坐着，十指交叉，放在怀里，只管望了火，垂下泪来道：“以后我剩一个孤鬼了，这孩子活着像……”连忙抄起衣襟捂了嘴，肩膀颤动着，只管哽咽。秀姑道：“大婶！你别伤心。要不，你跟我们到乡下过去。”寿峰道：“你是傻话了。人家一块肉放在北京城里呢，丢得开吗？”家树万感在心，今天除非不得已，总是低头不说话，这时忽然走近一步，握着寿峰的手道：“大叔！我问了好几次了，你总不肯将住所告诉我，现在我有一个两全的办法，不知道你容纳不容纳？”寿峰摸了胡子道：“我们也并不两缺呀，要什么两全呢？”家树被他一驳，倒愣住了不能说了。寿峰将他的手握着，摇了两摇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什么办法呢？”家树偷眼看了看秀姑，见她端了一杯热茶，喝一口，微微呵一声，似乎喝得很痛快，因道：“我们学校里，要请国术教师，始终没有请着，我想介绍大叔去。我们学校，也是乡下，附近有的是民房，您就可以住在那里，而且我们那里有附属平民的中小学，大姑娘也可以读书，将来我毕了业，我还可以陪大叔国里国外，大大的游历一趟。”说着，偷眼看秀姑，秀姑却望着她父亲微笑道：“我还念书当学生去，这倒好，八十岁学吹鼓手啦。”寿峰点点头道：“你这意思很好。过两天，天气晴得暖和了，你到西山环翠园我家里去仔细商量吧。”家树不料寿峰毫不踌躇，就答应了，却是苦闷中的一喜，因道：“大叔家里就住在那里吗？这名字真雅。”寿峰道：“那也是原来的名字罢了。”沈三玄在屋里进进出出，找不着一个搭言的机会，这时便插嘴道：“这地方很好，我也去过哩。”他说着，也没有谁理他。他又道：“樊大爷！你还念书吗？你随便就可弄个差使了。你叔老太爷不是很阔么？你若是肯提拔提拔我，要不，……嘿嘿！……给我荐个事，赏碗饭吃。”家树见他的样子，就不免烦恼，听了这话，加倍的不入耳，突然站起来，望着他道：“你们的亲戚，比我叔叔阔多着呢。”只说了这两句，坐下来望着他，又作声不得。寿峰道：“喂！老弟！你为什么和他一般见识？三玄！你还不出去么？”沈三玄垂了头，出屋子去了。沈大娘正想有番话要说，又默然了。寿峰道：“好大雪！我们找一个赏雪的地方，喝两盅去吧。”家树也真坐不住了，便穿了大衣起身。正要走时，却听到微微有歌曲之声，仔细听时，却是“……忽听得孤雁一声叫，叫得人真个魂销呀。可怜奴的天啦，天啦！郎是个有情的人，如何……”这正是凤喜唱着《四季相思》的秋

季一段。凄楚婉转，还是当日教她唱的那种音韵，不觉呆了。寿峰道：“你想什么？”家树道：“我的帽子呢！”寿峰道：“你的帽子，不是在你头上吗？你真也有些精神恍惚了。”家树一摸，这才恍然，未免有点不好意思，马上就跟了寿峰走去。

二人在中华门外，找了一家羊肉馆子，对着皇城里那一片琼楼玉宇，玉树琼花，痛饮了几杯。喝酒的时间，家树又提到请寿峰就国术教师的事，寿峰道：“老弟！我答应了你，是冤了你；不答应你，是埋没了你的好意。我告诉你，我是为沈家姑娘，才在大喜胡同借住几天，将来你到我家里去看看，你就明白了。”家树见老头子不肯就，也不多说。寿峰又道：“咱们都有心事，闷酒能伤人，八成儿就够，别再喝了。你精神不大好，回家去休息吧。医院的事，你交给我了，明天上午，大喜胡同会。”家树真觉身子支持不住，便作别回家。到了次日，天色已晴；北方的冬雪，落下来是不容易化的。家树起来之后，便要出门，伯和说：“吃了半个多月苦，休息休息吧。满城是雪，你往哪里跑呢？”家树不便当了他们的面走，只好忍耐着，等到不留神，然后才上大喜胡同来。老远的就看见医院里一辆接病人的厢车，停在沈家门口，走进她家门。沈大娘扶着树，站在残雪边，哭得涕泪横流，只是微微的哽咽着，张了嘴不出声，也收不拢来。秀姑两个眼圈儿红红的跑了出来，轻轻的道：“大婶！她快出来了，你别哭呀。”沈大娘将衣襟掀起，极力的擦干眼泪，这才道：“大爷！你来得正好，不枉你们好一场，你送送她吧。这不就是送她进棺材吗？”说着，又哽咽起来。秀姑擦着泪道：“你别哭呀，快点让她上车，回头她的脾气犯了，可又不好办。”家树见她这样，也为之黯然，在一边移动不得。寿峰在里面喊道：“大嫂！你进来搀一搀她吧。”沈大娘在外面屋子里，用冷手巾擦了一把脸，然后进屋去。不多一会儿，只见寿峰横侧身子，两手将凤喜抄住，一路走了出来。凤喜的头发，已是梳得油光，脸上还扑了一点胭脂粉，身上却将一件紫色缎夹衫罩在棉袍上，下面穿了长统丝袜，又是一双单鞋。沈大娘并排走着，也搀了她一只手，她微笑道：“你们怎么不换一件衣裳？箱子里有的是，别省钱啦！”她脸上虽有笑容，但是眼光是直射的。出得院来，看见家树，却呆视着，笑道：“走呀！”我们听戏去呀，车在门口等着呢。”望了一会，忽然很惊讶的将手一指道：“他，他，他是谁？”寿峰怕她又闹起来，夹了她便走。连道：“好戏快上场了。”凤喜走到大门边，忽然死命的站住，嚷道：“别忙，别忙！这地下是什么？是白面呢，是银子呢？”沈大娘道：“孩子！你不知道吗？这是下雪。”她这样一耽误，家树就走上前了，凤喜笑道：“七月天下雪，不能够。我记起来了，这是作梦。梦见樊大爷，梦见下白面。”说着，对家树道：“大爷！你别吓唬我，相片不是我撕的……”说着，脸色一变，要哭起来，汽车上的院役，只管向寿峰招手，意思叫他们快上车。寿峰又一使劲，便将凤喜抱进了车厢。却只有沈大娘一人跟上车去，她伸出一只手来，向外乱招。院役将她的手一推，砰的一声关住了车门，车厢上有个小玻璃窗，凤喜却扒着窗户向外看，头发又散乱了，衣领也歪了，却只管对着门口送的人笑道：“听戏去……”地上雪花乱滚，车子便开走了。

关氏父女、沈三玄和家树同站在门口，都作声不得。家树望了门口两道很宽的车辙，印在冻雪上，叹了一口气，只管低着头抬不起来，寿峰拍了他的肩膀道：“老弟！你回去吧。五天后，西山见。”家树回头看秀姑时，她也点头道：“再见吧。”在她说这三个字，嘴角微动，似乎收了泪痕要笑，

而又笑不出来。家树一点头，正待要走，沈三玄满脸堆下笑来，向家树请了一个安道：“过两天我到陶公馆里和大爷问安去，行吗？”家树随在身上掏了几张钞票，向他手上一塞，板着脸道：“以后我们彼此不认识。”回头对寿峰道：“我五天后准到。”掉转身便走了。这时地下的冻雪，本是结实的，让行人车马一踏，又更光滑了。家树只走两步，扑的一声，便跌在雪里。寿峰赶上前来，问怎么了？家树站起来，说是路滑，扑了一扑身上的碎雪，两手抄了一抄大衣领子，还向前走。不知道什么缘故，也不过再走了七八步，脚一滑，人又向深雪里一滚，秀姑哟了一声，跑上前来，正待弯腰扶他，见他已爬起来，便缩了手。家树站起来，将手扶着头，皱眉头道：“我是头晕吧，怎么连跌两回呢？”这时恰好有两辆人力车过来，秀姑都雇了，对家树笑道：“我送你到家门口吧。”寿峰点点头道：“好！我在这里等你。”家树口里连说不敢当，却也不十分坚拒，二人一同上车，家树车在前，秀姑车在后，路上和秀姑说几句话，她也答应着；后来两辆车，慢慢离远，及至进了自己胡同口时，后面的车子，不曾转过来，竟自去了。家树回得家去，便倒在一张沙发上躺下，也不知心里是爽快，也不知心里是悲惨；只推身子不舒服，就只管睡着。因为樊端本明天一早要回任去，勉强起来，陪着吃了一餐晚饭，便早睡了。

次日，樊端本走了，自己也回学校去，师友们见了，少不得又有一番慰问。及至听说家树是寿峰秀姑救出来的，都说要见一见，最好就请寿峰当国术教师。家树见同学们倒先提议了，正中下怀。到了第五天的日子，坐了一辆汽车，绕着大道直向西山而来。到了碧云寺附近，向乡民一打听，果然有个环翠园，而且园门口有直达的马路。就叫汽车夫，一直开向环翠园。及至汽车停了，家树下车一看，不觉吃了一惊。这里环着山麓，一周短墙，有一个小花园在内，很精致的一幢洋楼，迎面而起。家树一人自言自语道：“不对吧。他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心里犹豫着，却尽管对那幢洋楼出神，在门左边看看，在门右边又看看。正是进退莫定的时候，忽然看见秀姑由楼下走廊子上跳了下来，一面向前走，一面笑着向家树招手道：“进来啊！怎样望着呢？”家树向来不曾见秀姑有这样活泼的样子，这倒令人吃了一惊了，因迎上前去问道：“大叔呢？”秀姑笑道：“他一会儿就来的，请里面坐吧。”说着，她在前面引路，进了那洋楼下，就引到一个客厅去。

这里面陈设得极华丽，两个相连的客厅，一边是紫檀雕花的家具，配着中国古董，一边却是西洋陈设，和绒面沙发。家树心想，小说上常形容一个豪侠人物家里，如何富等王侯，果然不错。心里想着，只管四面张望，正待去看那面字画上的上款，秀姑却伸手一拦，笑道：“就请在这边坐。”家树哪里见她这样随便的谈笑，更是出于意外了。笑道：“难道这还有什么秘密吗？”秀姑道：“自然是有的。”家树道：“这就是府上吗？”秀姑听到，不由格格一笑，点头道：“请你等一等，我再告诉你。”这时，有一个听差送茶来，秀姑望了他一望，似乎是打个什么招呼，接上便道：“樊先生！我们上楼去坐坐吧。”家树这时已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且自由她摆布，便一路上楼去。到了楼上，却在书室里坐着；书室后面，是个圆门，垂着双幅黄幔，这里更雅致了，黄幔里仿佛是个小佛堂，有好些挂的佛像，和供的佛龕。家树正待一探头看去，秀姑嚷了一声客来了。黄幔一动，一个穿灰布旗袍的女子，脸色黄黄的，由里面出来。两人一见，彼此都吃惊向后一缩，原来那女子却是何丽娜。她先笑着点头道：“樊先生好哇！关姑娘只说有个人

要介绍我见一见，我不料是您。”家树一时不能答话，只呀了一声，望着秀姑道：“这倒奇了。二位怎么会在此地会面？”秀姑微笑道：“大概樊先生是要认为惊人之笔了，说起来，这还得多谢您在公园里给咱们那一番介绍。我搬出了城，也住在这里近边，和何小姐成了乡邻。有一天，我走这园子门口，遇到何小姐，我们就来往起来了。她说：‘搬到乡下来住，要永不进城了。对人说，可说是出了洋哩。’我们这要算是在外国相会了。”说着，又吟吟微笑，家树听她说毕，恍然大悟。此处是何总长的西山别墅，倒又入了关氏父女的圈套了。对着何丽娜，又不便说什么，只好含糊着道：“怨我来得冒昧了。”何丽娜虽有十二分不满家树，然而满地的雪，人家既然亲自登门，却当极端原谅。因之也不追究他怎样来的，免得他难为情，就很客气的，让他和秀姑在书房里坐下。笑问道：“什么时候由天津回来的？”家树随答：“也不多久呢。”问：“陶先生好？”答：“他很好。”问：“陶太太好？”答：“她也好。”问：“前几天这里大雪，北京城里雪也大吗？”家树道：“很大的。”问到这里，何丽娜无甚可问了，便按铃叫听差倒茶。听差将茶送过了，何丽娜才想起一事，向秀姑笑道：“令尊大人呢？”秀姑将窗幔掀起一角，向楼下指道：“那不是？”家树看时，见园墙外，有两匹驴子，一只骆驼，骆驼身上，堆了几件行李，寿峰正赶着牲口到门口呢。家树道：“这是做什么？”秀姑又一指道：“你瞧，那丛树下，一幢小屋，那就是我家了。这不是离何小姐这里很近吗？可是今天，我们爷儿就辞了那家，要回山东原籍了。”家树道：“不能吧。”只说了这三字，却接不下去。秀姑却不理会，笑道：“二位！送送我哇。”说了，起身便下楼，何丽娜和家树便一齐下楼，跟到园门口来。寿峰手上拿了小鞭子，和家树笑着拱了拱手道：“你又是意外之事吧？我们再会了！我们再会了！”何丽娜紧紧握了秀姑的手，低着声道：“关姑娘！到今日，我才能完全知道你，你真不愧……”秀姑连连摇手道：“我早和您说过，不要客气的。”说时，她撒开何丽娜的手，将一匹驴子的缰绳，理了一理。寿峰已是牵一匹驴子在手，家树在寿峰面前站了许久，才道：“我送您一程，行不行？”寿峰道：“可以的。”秀姑对何丽娜笑着道了一声保重，牵了一匹驴子和那匹骆驼先去。家树随着寿峰也慢慢走上大道，因道：“大叔！我知道你是行踪无定的，谁也留不住，可不知道我们还能会面吗？”寿峰笑道：“人生哪有不再相逢的，你还不明白吗？只可惜我为你尽力，两分只尽了一分罢了。天气冷，别送了。”说着和秀姑各上驴背，加上一鞭，便得得顺道而去。

秀姑在驴上先回头望了两望，约跑出几十丈路，又带了驴子转来，一直走到家树身边，笑道：“真的，你别送了，仔细中了寒。”说毕，一掉驴头，飞驰而去。却有一样东西，由她怀里取出，抛在家树脚下。家树连忙捡起看时，是个纸包，打开纸包，有一缕乌而且细的头发，又是一张秀姑自己的半身相片，正面无字，翻过反面一看，却有两行字道：“何小姐说：你不赞成后半截的十三妹，您的良心好，眼光也好，留此作个纪念吧。”家树念了两遍，猛然省悟，抬起头来，她父女已踪影全无了。对着那斜阳偏照的大路，不觉洒下几点泪来。这时身后有人道：“这爷儿俩真好，我也舍不得啊！”家树回头看时，却是何丽娜追来了，她笑道：“樊先生！能不能到我们那里去坐坐呢？”家树连忙将纸包向身上一塞，说道：“我要先到西山饭店去开个房间，回头再来畅谈吧。”何丽娜道：“那么，你今天不回城了，在我舍下吃晚饭好吗？”家树不便不答应，便说准到。于是别了何丽娜，步行到西

山饭店，开了一个窗子向外的楼房，一人坐在窗下，看看相片，又看看大路，又看看那一缕青丝，只管想着：这种人的行为真猜不透，究竟是有情是无情呢？照相片上的题字说，当然她是个独身主义者；照这一缕头发说，旧式的女子，岂肯轻易送人的；她就未曾剪发，何等宝贵头发，用这个送我，交情之深，更不必说了。可是她一拉我和风喜复合，二拉我和丽娜相会，又决不是自谋的人。越想越猜不出个道理来，只管呆坐着，到了天色昏黑，何丽娜派听差带了一乘山轿来，说是汽车夫让他休息去了，请你坐轿子去吃饭。家树也是盛意难却，便放下东西，到何家别墅来。那楼下客厅，这时点了一盏小汽油灯，已是照得如白昼一般。刚一进门，脱下大衣，何丽娜便迎上前来，代听差接着大衣和帽子；一见帽子上有许多雪花，便道：“又下雪了吗？这是我大意了，这里的轿子，是个名目，其实是两根杠子，抬一把椅子罢了。让你吹一身雪，受着寒，该让汽车接你才好。”家树笑道：“没关系，没关系。”说着搓了搓手，便靠近炉子坐着。炉子里轰轰的响，火势正旺，一室暖气如春；客厅里桌上茶几上，摆了许多晚菊和早梅的盆景，另外还有秋海棠和千样莲之属，正自欣欣向荣。家树只管看着花，先坐了看，转身又站起来看。何丽娜道：“这花有什么好看的吗？”便也走过来，家树见她脸上已薄施脂粉，不是初见那样黄黄的了。因道：“屋外下雪，屋里有鲜花，我很佩服北京花儿匠技巧。”何丽娜见他说着，目光仍是在花上，自己也觉得羞答答的，便道：“请你喝杯热茶，就吃饭吧。”说着，亲自端了一杯热茶给他。家树刚一接茶杯，便有一阵玫瑰花香，正是新沏的玫瑰茶呢。家树喝着茶，何丽娜便同着一个女仆，在一张圆桌上，相对陈设两副筷碟。接着送上菜来，只是四碗四碟，都是素的，一边放下一碗白饭，也没有酒；最特别的，两个银烛台，点着一双大红洋蜡烛，放在上方，何丽娜笑道：“乡居就是一样不好，没有电灯。”家树倒也没注意她的解释，便将拿在手上出神的茶杯放了，和她对面坐下吃饭。何丽娜将筷子拨了一拨碗里菜，笑道：“对不住，全是素菜。不过都是我亲手做的。”家树道：“那真不敢当了。”何丽娜等他吃了几样菜，便问口味怎样？家树说好。何丽娜道：“蔬菜吃惯了，那是很好的。我一到西山来，就吃素了。”说着，望了家树，看他怎样问话。他不问，却赞成道：“吃素我也赞成，那是很卫生的呀。”何丽娜见他并不问所以然，也只得算了。一直等饭吃完了，女仆来送手巾，收碗筷，收拾已毕，桌上就剩两支红烛；何丽娜和家树对面在沙发上坐下，各端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玫瑰茶，慢慢呷着。何丽娜望了茶几上的一盆红梅，问道：“你以为我吃素是为了卫生吗？你都不知道，别人更知道了。”家树停了一停，才哦了一声道：“是了。密斯何现在学佛了。一个在黄金时代的青年，为什么这样消极呢？”何丽娜抿嘴一笑，放下了茶杯，因走到屋旁话匣子边，开了匣子，一面在一个橱屉里取出话片来放上，一面笑道：“为什么呢？你难道一点不明白吗？”她并不曾注意是什么片子，一唱起来，却是一段《黛玉悲秋》的大鼓书。家树一听到“那清清冷冷的潇湘院，一阵阵的西风吹动了绿纱窗。”不觉手上的茶杯子向下一落，啊呀了一声。所幸落在地毯上，没有打碎，只泼出去了一杯热茶。何丽娜将话匣子停住，连问怎么了？家树从从容容捡起茶杯来，笑道：“我怕这凄凉的调子。”何丽娜笑道：“那么，我换一段你爱听的吧。”说着，换了一张片子了。那片子有大段道口，有一句是：“你们就对着这红烛磕三个头。”这正是《能仁寺》十三妹的一段，家树记起那晚听戏的事，不觉一笑道：“密斯何！你好记心。”何丽娜开了话匣子站到

家树面前，笑道：“你的记心也不坏……”只这一句，拍的一声窗户大开，却有一束鲜花，由外面抛了进来。家树走上前，捡起来一看，花上有一个小红绸条，上面写了一行字道：“关秀姑鞠躬敬贺！”连忙向窗外看时，大雪初停，月亮照在积雪上，白茫茫一片乾坤，皓洁无痕，哪里有什么人影。家树忽然心里一动，觉得万分对秀姑不住，不觉悲从中来，猛然的坠下几点泪来。何丽娜因窗子开了，吹进一丝寒风，将烛光吹得闪了两闪，连忙将窗子关了，随手接过这一束花来。家树手上却抽下了一枝白色的菊花拿着，兀自背着烛光，向窗子立着。何丽娜将花上的绸条看了一眼，笑道：“你瞧，关家大姑娘，给我们开这大的玩笑。”家树依然背立着，并不言语。何丽娜道：“她这样来去如飞的人，哪里会让你看到？你还呆望了作什么！”家树道：“眼睛里面，吹了两粒沙子进去了。”说着，用手绢擦了眼睛，回转头来。何丽娜一想，到处都让雪盖着，哪里来的沙子？笑道：“眼睛和爱情一样，里面杂不得一粒沙子的，你说是不是？”说着眉毛一扬，两个酒窝儿一漩，望了家树。

家树呆呆的站着，左手拿了那枝菊花，右手用大拇指食指，只管捻那花干儿。半晌，微微的笑了一笑。正是……毕竟人间色相空，伯劳燕子各西东。可怜无限难言隐，只在拈花一笑中。然而何丽娜哪里会知道这一笑命意的曲折，就一伸手，将紫色的窗幔，掩了玻璃窗，免得家树再向外看。那屋里的灯光，将一双人影，便照着印在紫幔上。窗外天上那一轮寒月，冷清清的，孤单单的，在这样冰天雪地中，照到这样春气荡漾的屋子，有这风光旖旎的双影，也未免含着羡慕的微笑哩。

作者《作完 啼笑因缘 后的说话》 对读者一个总答复

在《啼笑因缘》作完以后，除了作一篇序而外，我以为可以不必作关于此书的文章了。不料承读者的推爱，对于书中的情节，还不断的写信到“新闻报馆”去问。尤其是对于书中主人翁的收场，嫌其不圆满，甚至还有要求我作续集的。这种信札，据独鹤先生告诉我，每日收到很多，一一答复，势所难办，就叫我在本书后面作一个总答复。一来呢，感谢诸公的盛意；二来呢，也发表我一点意见。

凡是一种小说的构成，除了命意和修辞而外，关于叙事，有三个写法：一是渲染，二是穿插，三是剪裁。什么是渲染，我们举个例，《水浒》“武松打虎”一段，先写许多“酒”字，那便是武松本有神勇，写他喝得醉到恁地，似乎是不行了，而偏能打死一只虎，他的武力更可知了。这种写法，完全是“无中生有”，许多枯燥的事，都靠着它热闹起来。什么是穿插，一部小说，不能写一件事，要写许多事。这许多事，若是写完了一件，再写一件，时间空间，都要混乱，而且文字不容易贯穿。所以《水浒》“月夜走刘唐”，顺插上了“宋公明杀阎惜姣”那一大段；“三打祝家庄”，又倒插上“顾大嫂劫狱”那一小段。什么叫剪裁，譬如一匹料子，拿来作衣，不能整匹的做上。有少数要的，也有少数不要的，然后衣服成功。——小说取材也是这样。史家作文章，照说是不许“偷工减料”的了；然而我们看《史记》第一篇《项羽本纪》，写得他成了一个慷慨悲歌的好男子，也不过“鸿门”、“垓下”几大段加倍的出力写。至于他带多少兵，打过多少仗，许许多多起居，都抹

煞了。我们岂能说项羽除了《本纪》所叙而外，他就无事可纪吗？这就是因为不需要，把他剪了。也就是在渲染的反面，删有为无了。再举《水浒》一个例，史进别鲁达而后，在少华山落草，以至被捉入狱，都未经细表。——我的笔很笨，当然作不到上述三点，但是作《啼笑因缘》的时候，当然是极力向着这条路上走。

明乎此，读者可以知道本书何处是学渲染，何处是学穿插，何处是学剪裁了。据大家函询，大概剪裁一方面，最容易引起误会；其实仔细一想，就明白了。譬如樊家树的叔叔，只是开首偶伏一笔，直到最后才用着他。这在我就因为以前无叙他叔叔之必要；到了后来，何丽娜有“追津”的一段渲染，自然要写上他。不然，就不必有那伏笔了。又如关氏父女，未写与何丽娜会面，却把樊家树引到西山去，然后才大家相聚。有些人，他就疑惑了：关、何是怎么会晤的呢？诸公当还记得，家树曾介绍秀姑与何小姐在中央公园会面，她们自然是熟人；而且秀姑曾在何家楼上，指给家树看，她家就住在窗外一幢茅屋内。请想，关、何之会面，岂不是很久？当然可以简而不书了。类此者，大概还有许多，也不必细说了。我想读者都是聪明人，若将本书再细读一遍，一定恍然大悟。

又次，可以说上结局了。全书的结局，我觉得用笔急促一点。但是事前，我曾费了一点考量：若是稍长，一定会把当剪的都写出来，拖泥带水，空气不能紧张。末尾一不紧张，全书精神尽失了。就人而论，樊家树无非找个对手，这倒无所谓。至于凤喜，自以把她写死了干净；然而她不过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意志薄弱的女子，何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是要把她写得和樊家树坠欢重拾，我作书的，又未免“教人以偷”了。总之，她有了这样的打击，疯魔是免不了的。问疯了还好不好？似乎问出了本题以外。可是我也不妨由我暗示中给读者一点明示：她的母亲，不是明明白白表示无希望了吗？凤喜不见家树是疯，见了家树是更疯！——我真也不忍心向下写了。其次，便是秀姑。我在写秀姑出场之先，我就不打算将她配于任何人的。她父女此一去，当然是神龙不见尾。问她何往，只好说句唐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最后，谈到何丽娜。起初，我只写她是凤喜的一个反面。后来我觉得这种热恋的女子，太合于现代青年的胃口了，又用力的写上一段，于是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一部分人主张樊、何结婚，我以为不然：女子对男子之爱，第一个条件，是要忠实。只要心里对她忠实，表面鲁钝也罢，表面油滑也罢，她就爱了。何女士之爱樊家树，便是捉住了这一点。可是樊家树呢，他是不喜欢过于活泼的女子，尤其是奢侈。所以不能认为他怎样爱何丽娜。在不大爱之中，又引他不能忘怀的，就是以下二点：一、何丽娜的面孔，像他心爱之人。二、何丽娜太听他的话了。其初，他别有所爱。当然不会要何小姐；现在，走的走了，疯的疯了，只有何小姐是对象，而且何小姐是那样的热恋，一个老实人，怎样可以摆脱得开！但是，老实人的心，也不容易转移的，在西山别墅相会的那一晚，那还是他们相爱的初程，后事如何，正不必定哩。

结果，是如此的了。总之，我不能像作《十美图》似的，把三个女子，一齐嫁给姓樊的；可是我也不愿择一嫁给姓樊的。因为那样，便平庸极了。看过之后，读者除了为其余二人叹口气而外，决不再念到书中人的——那有什么意思呢？宇宙就是缺憾的，留些缺憾，才令人过后思量，如嚼橄榄一样，津津有味。若必写到末了，大热闹一阵，如肥鸡大肉，吃完了也就完了，恐怕那味儿，不及这样有余不尽的橄榄滋味好尝吧！

不久，我再要写一部，在炮火之下的热恋，仍在《快活林》发表。或者，略带一点圆场的意味，还是到那时再请教吧。

是否要做续集 ——对读者打破一个哑谜

由《新闻报》转来读者诸君给我的信，知道有一部分人主张我作《啼笑因缘》续集，我感谢诸公推爱之余，却有点下情相告。凡是一种作品，无论剧本或小说，以至散文，都有适可而止的地位，不能乱续的。古人游山，主张不要完全玩通，剩个十之二三不玩，以便留些余想，便是这个意思。所以近来很有人主张吃饭只要八成饱的。回转来，我们再谈一谈小说。小说虽小道，但也自有其规矩：不是一定“不团圆主义”，也不是一定“团圆主义”。不信，你看，比较令人咀嚼不尽的，是团圆的呢，是不团圆的呢？如《三国演义》，几个读者心目中的人物，关羽、张飞、孔明结果如何？反过来，读者极不愿意的人，如曹家、司马家，都贵为天子了。假若罗贯中把历史不要，一一反写过来，请问滋味如何？这还算是限于事实，无可伪造。我们又不妨再看《红楼梦》，它的结局惨极了，是极端“不团圆主义”的。后来有些人“见义勇为”，什么《重梦》、《后梦》、《复梦》、《圆梦》，共有十余种，乱续一顿。然而到今日，大家是愿意团圆的呢，或是不团圆的呢？《啼笑因缘》万比不上古人。古人之书，尚不可续，何况区区！再比方说两段：第一是《西厢》曲本，到“草桥惊梦”为止，不但事未完，文也似乎未完。可是他不愿把一个“始乱终弃”的意思表示出来，让大家去想吧。及后面加上了四折，虽然有关汉卿那种手笔，依然免不了后人的咒诅呢！我们再看看《鲁滨逊漂流记》，著者作了前集，震动一世。离开荒岛，也就算了。他因为应了多数读者的要求，又重来一个续集。而下笔的时候，又苦于事实不够，就胡乱凑合起来，结果是续集相形见绌；甚至有人疑惑前集不是原人作的。书之不可乱续也如此！《啼笑因缘》自然是极幼稚的作品，但是既承读者推爱，当然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若把一个幼稚的东西再幼稚起来，恐怕这也有负读者之爱了。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

几个重要问题的解答

由《新闻报》转来的消息，我知道有许多读者先生打听《啼笑因缘》主人翁的下落。其实，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不着打听的。好在这件事，随便说说，也不关于书的艺术方面，兹简单奉答如下：

一、关秀姑的下落，是从此隐去。倘若你愿意她再回来的话，随便想她何时回来都可。但是千万莫玷污了侠女的清白。

二、沈风喜的下落，是病无起色。我不写到如何无起色，是免得诸公下泪。一笑。

三、何丽娜的下落，去者去了，病者病了，家树的对手只有她了。你猜，应该怎样望下做呢？诸公如真多情，不妨跑到书里作个陶伯和第二，给他们撮合一番吧。

四、何丽娜口说出洋，而在西山出现，情理正合。小孩儿捉迷藏，乙儿说：“躲好了没有？”甲儿在桌下说：“我躲好了。”这岂不糟糕？何小姐

言远而近，那正是她不肯做甲儿。

五、关、何会面，因为她们是邻居，而且在公园已认识的了。

关氏父女原欲将沈、何均与樊言归于好，所以寿峰说：“两分心力，只尽了一分。”又秀姑明明说：“家住在山下。”关于这一层，本不必要写明，一望而知。然而既有读者诸君来问，我已在单行本里补上一段了。

（《啼笑因缘》，1930年12月，上海，三友书社）偶像

偶像

自序

抗战对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个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然而抗战文艺，要怎样写出来？似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我有一点偏见，以为任何艺术品，直率的表现着教训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甚至人家认为是一种宣传品，根本就不向下看。我们常常在某种协会，看到存堆的刊物，原封不动在那里长霉，写文字者的心血，固然是付之流水，而印刷与纸张的浪费，却也未免可惜。至于效力，那是更谈不到了。

艺术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代，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训读者之手腕。若以为这样做了，就无法使之与抗战有关，那就不是文艺本身问题，而是作者的技巧问题了。

这本小说，是我根据以上的意见写的，是否能写得与抗战有关，是否能表现一点用意，我自己是陷于主观的境地，无法知晓，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了。

三十二年九月将尽张恨水序于南温泉

第一章 艺术与战争

疏建区的房子，是适合时代需要的一种形式。屋顶带些西洋味，分着四向，不是砖，不是瓦，更不会是铅皮，乃是就地取材的谷草。黄土筑的墙，用沙灰粉饰得光滑如漆，开着洞口的大窗眼。窗格扇外层是百页式，木板不缺。里层大四方木格子，没有玻璃嵌着，却是糊的白纸。屋外也有一带走廊，没剥皮的树干，支着短短栏杆。栏杆外的芭蕉，是那样肥大而肯长成。屋子还是新的，一列六七棵芭蕉，都有两丈多高，每片叶子，都不小于一扇房门，因之这绿油油的颜色，映着屋子里也是阴暗的。屋子里的陈设，简陋而又摩登，那正与这屋子一样，栏窗户有一张立体式的写字台，但没有上漆，也没有抽屉，主人翁的一幅半旧的白布，遮盖了这木料的粗糙的本色。桌上有个大白瓦盘子，盛着红滴滴的橘子与黄澄澄的佛手柑，配着一个椭圆的白皮萝卜，还带了一些绿色的茎叶，叶下正有一圈红皮。桌子角上放了一只三叉的小柳树兜，上面架着钵大的南瓜。那瓜铜色而带些翠纹，颇有点古色斑斓。一个尺来高的瓦瓶子，在这两种陈设之间，里面插了二丛野菊花，又一枝鲜红的野刺珊瑚子。这些田沟山坡上的玩意，平常满眼皆是，不经人留意，于今放在这四周粉墙的白布桌子上，便觉得有些诗情画意。这屋靠左边墙下，有一个竹子书架，虽是每格将书本列得整齐，其实并没有百十本书。所以最上一层，又是一个小瓶子插了一丛野花，一只水盂，里面浸了一块圆木，木上放出两箭青葱的嫩芽。另有一个黄淡色的瓷碟子，蓄了一圈齐齐密密的麦芽。但右手一桌一书架，却陈设得十分富足，那里有大大小小几十尊泥人。这泥人有全身的，有半身的，也有只雕塑着一颗人头的。这其中有个二尺高的全身像，是个中国式的绅士模样。蓄着短发的圆头，下面是个长方面孔。高高的鼻子，下面垂着一部长可及胸的浓厚胡子。身穿了长袍，外罩了马褂。在长衣下面，还露了一对双梁头的鞋子。这一切，表示着这个相貌，是代表古老一派人物的，否则也不这样道貌岸然。这是雕刻家丁古云的作品，而这个偶像，就是他拿了自己的相片，塑捏的自己。丁先生在艺术界，有悠久的历史，是个有身份的知识分子。他爱艺术，爱名誉，更爱祖国。所以在中日战事爆发以后，由华北而香港，由香港而武汉，终于来到这大后方的重庆。丁先生由东南角转到这西南角来的时候，他没有计划到他艺术的本身上去。他早就想到，在对付飞机与坦克车的战场上，那里不需要一尊偶像。而在后方讲统制货物，增加生产的所在，也不需要大艺术家在这里讲雕刻学。可是他想着，他是中国一个有名的艺术家。艺术家自然是知识分子。是中国人，便当抗战，是中国知识分子，更当抗战。这大前提是不错的，问题是怎样去抗战呢？无论自己已过四十五岁，已无当兵资格，便算是个壮丁，而根本手无缚鸡之力，也不能当兵。所以谈抗战，是要在冲锋陷阵以外去想办法的。那么，既不必冲锋陷阵，在前方便无法去发展能力，还是随了政府到四川吧。到了四川，再找一样自己可尽力的工作去做，多少总可以对抗战有所贡献。这样决定着，就到了四川。在一路舟车旅行之间，虽然也偶一想到入川以后的生活问题，但是自己早已下了决心，将生活水准放低，只须每日混两顿饭，于愿已足。这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吗？譬喻到后方总有中小学，中小学里去当个教员也不就解决生活了吗？他在华北上海武汉经过，知道得前方人民，是过着一种什么生活，他就打算着过那极艰苦的生活。谁知到了四川以后，他发现着自己有点过虑。首先自然是住在旅馆里，后来慢慢的将朋友访着了，

依次的和朋友交换意见，也就感觉出来，生活不至于十分严重。先是托朋友介绍，在各种会里，当几名委员。有的是光有名义的，有的也能支给伏马费，而且在机关里作事的朋友，又设法给予一个名义，几处凑合起来，也有二百元上下的收入，那时生活程度很低，旅馆论月住，不过是四五十元的开支。两顿饭是在小饭馆里吃，倒很自由，爱在哪里吃就在哪里吃。而且还可以尽量省俭，甚至不到一块钱可以吃饱了。所以二百元的收入，除吃喝住旅馆之外，还可以看看电影，买几本杂志看。只是有件事感到苦闷的，便是这样混着将近一年，前方不需要任何一种雕刻，后方也不需要任何一种雕刻，自己的正当本领，无法表现，也无事可作。而饮食起居太自由了，又觉着这生活无轨道可循，成了个无主的游魂。就公事上说，抗战两三年了，忝为知识分子，可以不作一点工作吗？就私事上说，终年不作事，过于无聊。自己曾好几次奋励起来，打算用黄土和石灰磨研细了，作一种塑像的材料。极力的教这种作品与抗战有关，雕塑抗战名将的肖像。并且雕塑些抗战故事，作教育用品。这个计划，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想了起来，自己很觉是个办法。可是随着来，又有两个困难问题。第一是住在旅馆里，小小的一间屋子里，根本无法安排雕塑工作。第二点，自己的作品，向来价格很高，平常和人塑一尊石膏像，可以要到千元以上。教育用品，要大量的产生，要低价卖出，虽说为抗战不惜牺牲，可是怕引起人家的误会，以为丁古云不过是个无聊作泥像的匠人，那就影响到自己的立场了。他有了这一个转念，便停上了他的新计划。这样就是好几个月，物价颇有点上涨，原来的收入，有些不易维持生活。而在重庆市上过着相类似生活的朋友，也都纷纷有了固定的职业，自己想着，抗战还有着长期的年月，这样游移不定，实在不是办法，也当找个固定职业才好。有了这个意思，自不免向可以找工作的地方去寻找机会。他到底是艺术界有名的人，有关方面想到他的艺术，尽管与抗战无关，而究竟是国家一个文化种子，为了替国家传扬文化起见，便是暂时用不着这一个人，也当维持他的正常生活。并且让他继续他的研究，留他在国家平定以后，再来发挥。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一位教育界的权威莫先生便定了时间，约着丁古云去谈话。丁古云生活在艺术圈子里，本就不曾去多方求教人，所以对于有关方面，常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这时接到请约谈话的通知，为了找职业，不能不去。而又想着，当了教书匠二三十年，也不能成了一种召之便来，挥之便去的人物，所以他虽是照着约会的钟点去，可是到了莫先生家里，在传达房里递过名片，就到普通会客室里去候着，并不如其他人物，先去见莫先生的左右，也不按下什么敲门砖。莫先生在他会过一群要钱要事问安上条呈的来宾之后，才着听差，将丁古云约到他屋子里去。他一见面之后，就觉丁先生颇有点不同凡响。他大袖郎当的高大的个儿，一件青布马褂套着蓝布夹袍子。脸上带着沉郁的颜色。将一部连鬓的长黑胡子，垂到胸前，完全是种老先生的姿态。莫先生是诸葛亮在五丈原一般的人物，食少事烦，计划勤劳，身体是瘦小而衰弱。虽然不养一根胡须，可是头发稀疏全白。站起身来，半弯着腰，老相毕露。和丁古云一比，便很有点分别了。他伸出右手五个指尖，和丁古云握了一握，然后伸手作个招呼的姿式，请他在客位上坐。这丁古云和莫先生的教育主张，向来有点枘凿不入，今天虽为衣食而来屈尊就驾，可是“瞧不起你”那一点意思，根本不能铲除，所以在谦逊之中，依然带了几分骄傲，大模大样的在客位上坐下。莫先生在他主位上坐着，展开他书桌上放的一叠会客表格，看了两行，然后向丁古云道：“丁先生的艺术，

我久仰得很。”丁古云淡笑道：“自己人说话，用不着客气，研究艺术的人，都要讨饭了，哪里还敢要人仰慕？莫先生也许是每日会客太多，无从知道每个来宾的身分。也许满脑筋里被政治哲学装满了，没有一点空隙来装艺术，所以对艺术家的一切，很是隔膜。”说了两句话，将手慢慢抚摸面前的表格，又去看看表上所填的字句。这是他左右早已把丁古云履历及来意，已填好了一张，所以他听到丁先生第一句话就是牢骚语，有些莫名其妙，赶快又翻了一翻表格。但这会客的表格，每人只有一张，无论左右填得怎样详细，不会把来人有某种牢骚预先推测了出来。因之莫先生在无所得的情形下，强笑着向他道：“在军事第一的条件下，当然关于非军事的，都得放在一边。”丁古云手摸了胸前的长胡子，正色道：“不然，抗战期间，军事第一是当然的，但是有个第一，就有个第二第三，以至第几十，第几百，决不能说第一之外，无第几，果然第一之外无第几，这第一也就无从算起了。而且严格的说，某一国的文化，就与某一国对外的战事有关。艺术也是文化之一，未见得就与抗战无关。若以为可以放到一边去的话，却多少当考量考量。许多艺术，是不能像故宫博物院的骨董，可以暂时藏到山洞里去的。抗战以后，骨董搬出洞来还是骨董。有若干艺术，是要活人来推动的。若是停止若干时候，这运动恐怕要脱节。等到抗战以后，骨董回到故宫博物院，我们再来谈艺术时，那么，古云敢断言，有些艺术，不但会没有进步，就是想保持到骨董一样，原封不动，那已很困难了。”这位莫先生，最爱听人家谈理论。丁古云这一段话，他倒是听得很入味，因点头道：“兄弟所说放到一边，也非完全不管之意。不过放在中间而已。我们现在谈的是抗战建国，就建国一方面而言，当然也包括了文化在内。就兄弟平素主张而论，至少对于培养文化种子，以为将来发展文化一层，未曾放松。”他说这话时，不免向丁古云望着，见他只管用手理那长胡子，瞪了一双眼，挺直了腰杆，颇有些凛凛不可犯之势。莫先生所见念书教书的多了，尽管闻名已久，等着到了见面之时，也和官场中下属见上司一样，很是有礼貌，一问一点头，一答一个是，向来很少见到他这样泰然相对，毫不在乎的。便微笑道：“中国是礼义之邦，虽然在和敌人作生死斗争，但为了百年大计着想，我们当然不会忘了文化，也就不会忘了艺术。丁先生是艺术大家，正希望丁先生传播艺术的种子。我想，不但关于丁先生个人的生计，应当设法，而且关于艺术教育方面，少不得还要由大家来商量个发展计划。这件事，我们正注意中。严子庄先生，想丁先生是认得的，可以去和子庄谈谈。”古云知道，莫先生不会作了比这再肯定的允诺，便告辞了。他这样走了，自觉没有多大的收获，但是在莫先生一方面，有了极好的印象。他觉得社会上对艺术家的批评，一贯都是认为浪漫不羁的。可是这位丁先生，道貌岸然，在自己提倡德育的今天，这种人倒可以借用借用，以资号召。否则大家同吃教育饭，这种人不为己用，也不当失之交臂。这样想着，他就通知了所说的那位严子庄先生，和丁古云保持接触。这位严先生是法国留学生，专习西洋画，其曾出入沙龙，那是不必说。但他回国以后，却早已从事政治，所以抗战军兴，他并没有遭受其他艺术家那种惨酷的境遇。只是为了和莫先生合作的原故，有关于艺术的举动，还是出来主持，因之艺术界的人物，都和他往来。在丁莫谈话之后，严子庄就去看望了丁古云两次。因为法国人谈的那套艺术理论，和丁古云谈的希腊罗马文化，相当的接近，两人也相当谈的来。两个月内，便组织了一个战时艺术研究会，除了在大后方的各位艺术家都被请为会员，会员之外，又有一批驻会的常务委员，这常

务委员，是按月支着伙马费的，大概可以维持个人的生活。丁古云便被聘为常务委员之一。因为艺术是要一种安静的环境去研究的，所以这会址就设在离城三十里外一个疏建区里。又为了大家研究起见，距会所不远，还建了一片半中半西的草房，当为会员寄宿舍。丁古云在重庆城里，让那游击式的生活，困扰得实在不堪，于今能移到乡下来，换一个环境，自是十分愿意，便毫无条件的接受了这种聘请，搬到寄宿舍来住。在寄宿舍里的会员，有画家，有金石家，有音乐家，有戏剧家。而雕刻家却只有丁古云一位。大家因为他虽只略略年长几岁，究竟长了那一部长胡子。言行方面，都可为同人表率。隐隐之中就公认他为这寄宿舍里的首领，对他特别优待，除了他有一间卧室而外，又有一间工作室。这一带寄宿舍，建筑在竹木扶疏的山麓下。远远的是山峦包围着。寄宿舍面前，正好有一湾流水，几顷稻田，山水不必十分好，总算接近了大自然。丁古云到了这里，有饭吃，有事做，而且还可以赏鉴风景，精神上就比较的舒服。在开过一次大会，两次常会之后，大家便得了一个唯一的工作标的，就是一方面怎样使艺术与抗战有关。一方面继续研究艺术，以资发扬，免得艺术的进展脱了节。他自然也就这样的作去。只是在这寄宿舍里，艺术家虽多，而研究雕刻的就是自己一个。若要谈到更专门一点的理论，还是找不着同志。而为了达到会场议决下来的任务起见，又必须赶出一批作品来，拿去参加一种义卖。这便由自己出了几个题目，细心研究着手。题目都是反映着时代的，如哨兵，负米者，俘虏，运输商人，肉搏等等，都很具体，脑筋一运用，就有轮廓在想象中存在。但如苦闷者，灯下回忆，艺术与抗战，便太抽象，这题目不易塑出作品来，尤其是最后一个题目太大。要运用缩沧海于一粟的手腕，才能表现出来，未免有点棘手。但有了这个困难题目，他倒可以解除苦闷与无聊。打开工作室的窗子，望了面前的水田，远处的山，公路上跑过去的卡车，半空里偶然飞过的邮航机，都让他发生一种不可联系，而又必须联系感想。他端坐在一把藤椅上，在长胡子缝里衔着一枚烟斗，便默默的去想着一切与战事，也就是艺术与战争。甚至他想到，要他这样去想，也无非产生在艺术与战争这个题目里呢。

第二章 老牌艺术家的脾气

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在四川的雾季里，很是难得。蔚蓝的天空，浮着几片古铜色的云朵，太阳就被这云朵遮掩了，茅屋前便撒下了昏昏然的阳光。丁古云对这片昏昏的阳光出神，正像那战神之翼挡住了维纳丝的面孔。艺术与战事，便是如此一种情调。他想着想着，口里衔着烟斗，半晌喷出一阵来。那烟丝由烟斗里陆续上升，在丁古云的视线上空气里打着圈圈。等那烟丝继续上升，以至于不见，他又再喷上一口烟出来，继续着这个玩意。他这样做，好像是说艺术与战争的答案，就在这个烟丝里面，所以他只管看了下去。他身后有人轻轻笑道：“丁先生只管出神，想着你的夫人吧？”丁古云回头看时，乃是同住在这寄宿舍里的画家王美今。他穿了一套随带入川的西服，头发正像自己吐的烟丝，卷着圈儿向上堆着。不能断定他今天是否洗了脸，脸上黄黄的带些灰尘。他的西服上身，是罩在毛绳褂上没有衬衫，自也不见领子。因笑道：“老弟台，我想什么夫人？她在天津英租界上住着，我想会比我安适的多吧？只是你弄得这不衫不履的样子，很需要太太在身前帮忙。”王美今将赤脚踏着的木板鞋，抬起来给丁古云看，笑道：“我这样弄惯了，也无所谓。抗战期间，一切从简，这并不影响到我们艺术家的身份吧？”丁古云道：“正当的看法，在这抗战期间，究竟以独身主义为便利，家眷能放下，就放下。还有些人，因未曾带着入川，又重新找个太太，这大可不必。”王美今在旁边椅子上坐了，两脚直着伸了个懒腰。笑道：“这有个名堂，叫做伪组织。”丁古云喷了一口烟，摇摇头道：“不会伪，是一个累赘。将来，战事结束，法院里的民事官司有得打，产业的变换与婚姻的纠葛，这几年来，前后方知道发生多少。若都像我这胡子长的人，家中又无一寸之田，一椽之瓦，这可为将来的司法官减去不少麻烦。”王美今道：“老先生，你有所不知。人在苦闷中，实在也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说句良心的话，说到乱时男女问题，毋宁说我是同情于那些临时组织的。”丁古云站起来，将烟斗指了他，笑着骂道：“岂有此理，精神上的安慰，可以放在女人问题上的吗？太侮辱女人了。像田艺夫兄那种行为，那并非找安慰，乃是找麻醉。抗战时代的中国男子，不问他是干什么职业的，麻醉是绝对不许可的。”王美今道：“这话诚然。不过艺夫这一个罗曼斯有些可以原谅的地方。”丁古云摇摇头道：“在这个日子谈恋爱，总有点不识时务。”王美今见他板了面孔，长胡子飘飘然撒在胸前，人家这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却不便驳斥。只得转了话锋道：“丁先生，你今天老早便坐在这里若有所思，一定有什么事在想着吧。”丁古云坐下来，缓缓的吸着烟道：“我自己出了几个题目来考自己，我要另作几个新作品。而最难的一个题目，就是艺术与战争。这个题目是很抽象的，我还没有抓住要点，当用一个什么作品来象征他，你能贡献我一点意见吗？”王美今摇摇头道：“不行。这几个月来脑子里空虚的很，什么概念也寻找不出来。”丁古云道：“但是我看到你天天在画。”王美今道：“我这是相应募捐运动，要画几张托人带到南洋去卖。为了容易出卖起见，我就想画得好一点。所以特地多多的画些，要在里面挑出几张较好的来。我们画匠，除了画几张宣传品而外，只有这个办法能有利于抗战。”丁古云还没有答言，窗子外的芭蕉荫下有人插嘴道：“你能画宣传品，我呢？可能背一张箏到街上去弹呢？那成了西洋式的叫化子了。我们除了开音乐会，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想法子募捐。前几天我们同志出了一个新主意，说是我们可以拿了乐器，

到伤兵医院去慰劳伤兵。究竟这还是消极作用；而且我们玩的这套古乐，不入民间。伤兵医院的荣誉弟兄，他们多半是来自田间，我拿了一张箏去弹，纵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他也莫名其妙。”丁古云笑道：“记得我们在北平的时候，提起古筝大家陈东圃，谁人不知，若是要请陈先生表演一下，既要看人，还要看地点。于今却是送上门表演给人听，还怕人不肯听，这真是未免太惨。”说着话时，这位陈先生由芭蕉荫下走了过来。他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袍子，胸前还有个小小补钉；稀疏的长头发，正是夹着几分之几的白毛。虽是他嘴上剃的精光，然而他面皮上，究竟减退不了那苍老的颜色。王美今看到他这样子，因笑道：“陈先生大概也是无聊，秋尽冬初的日子，你会站到芭蕉树下乘凉。”陈东圃靠了窗户，向屋子里看看丁古云的作品。因叹口气道：“说起来是很惭愧的。我们的年纪都比丁先生小，但是为艺术而努力，我们就没有一个赶得上。”王美今道：“最难得的，还是他没有一点嗜好。嫖赌吃穿之类，自是不必谈了；酒既不喝，纸烟也不必吸。”丁古云将手上的烟斗，抓着举了一举，因笑道：“这不是烟是什么？”王美今道：“吸这种国产烟，那就比吸纸烟便宜得多了；连吸这种老烟叶，也要说是一种嗜好，未免人生太苦。”丁古云道：“其实不吸这种粗烟，不但与人无损，而且有益。严格的说起来，究竟是一种不良的习惯。我也并不是自出娘胎就会吸烟的，直至于今，我还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当年学会了这种不良的习惯？我想爱好艺术者，他根本不必有什么嗜好。他的作品，就是他精神所寄托，艺术便是他的嗜好；而且也唯其如此，那艺术才能和人化为一个。”陈东圃点头道：“这话自是至理名言。但真作到这分地步，那便是艺术界的圣人了。”丁古云斜躺在椅子上坐着，口角里衔着烟斗，吸了两口，拖出烟斗来，手握了斗，将烟咀子连连指了两下鼻子尖，笑道：“我老丁虽不及此，敢自负一句话，也相去不远了”。王美今忽然站了起来道：“我倒想起一件事。某大学，希望我们这会里去一个人，讲一点抗战时代的艺术。我们就想着，走了出去，貌不出众，语不惊人，不足为本会增光。还是请胡子长的人辛苦一趟罢。”丁古云将手抚了长胡子道：“我讲演有一点骂人，甚至连听讲的人都会骂在内。”陈东圃笑道：“讲演若不骂人，那正像我们奏古乐的人，弹着那半天响一声的古琴，叮叮咚咚，让听的人闭着眼去想那滋味，那是不能叫座的。于今的学生最受欢迎刺激，刺激得适当，你就是当面骂了他，他也愿意听；也许他对人这样说，我让艺术圣人骂过一顿，还引以为荣呢。”丁古云听了，张开口哈哈大笑。陈东圃笑道：“倒不是言过其实。艺夫在身后就说了好几回。他说丁先生说话总是义正辞严的，他的行为，丁先生不会谅解。因之在同桌吃饭的时候，他最怕谈话谈到女人问题上去。那时，你当了许多的人面指斥他起来，他真觉面子上有点混不过去。”丁古云听了这话，立刻收起笑容，将脸色一沉道：“并非我矫情，说是这年月就根本不许谈恋爱。可是艺夫这行为，实在不对。第一，女方是他的学生，师生恋爱，有丧师道尊严。第二，女方是有夫之妇，无端破坏人家家庭，破坏女子的贞操，损人利己。第三，他自有太太，把太太丢在沦陷区，生死莫测，他都不问，而自己却又爱上了别人，良心上说不过去。乱世男女，根本我还不拿法律责备他。第四，才谈到抗战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任什么干不起劲，只是沉醉在爱人的怀抱里。倘若知识分子全都像他，我们中国，还谈什么抗战？还谈什么抗战？”他说得高兴了，声音特别提高，几乎这全部寄宿舍，都可把他声浪传到。老远的有一阵高跟鞋声响了过来。陈东圃伸头望了一望，向

王美今摇了两摇手，他由芭蕉树下，迎着出去了，丁古云谈笑道：“准是那位夏女士来了。”王美今低声笑道：“老先生，你眼不见为净吧。我得着一个机会，我一定和老田说，以后他们还要谈恋爱的话，可以另找地方去嘀咕。”丁古云手摸了长胡子，微微的摆了两摆头。因道：“并非我喜欢干预人家的事，实在因为这件事，太让人看不下去。她的丈夫，也算是我一个学生，我应当和我那位学生，打一点抱不平。”王美今笑道：“我又要说一句你老兄反对的话了，在现时这离乱年中，女人找男人很容易，男人找女人也不难。你怕你高足失落了这位夏女士，他不能另寻一个对象吗？”丁古云头微微摆着，连身体也有些摇撼。然后他哼了道：“得鹿不免是祸，失马焉知非福？像夏女士这般人物，得失之间，真谈不到什么悲欢。”王美今站进一步，低声笑道：“说低一点吧。人家可进来了。”丁古云道：“我也不怕她听见。”王美今觉得这位丁先生有点儿别扭，越说他越来劲，只得含着笑不作声。就在这时，一阵皮鞋踏着地板响，他们所论到的那位田艺夫先生，穿了一套紧俏挺刮的西服走了进来。手里提了一只拴绳的白铁盒子高高提起，向丁古云点个头笑道：“丁先生，我这里有一盒杭州真龙井，送你助助兴。”丁古云听说是真龙井，便站了起来，对盒子望了道：“这样三根细绳子拴着，未免太危险。这东西现在为了交通关系，十分难到后方来，打泼了岂不可惜？”说着，立刻两手将盒子接了，放在桌上。

田艺夫笑道：“几千里也走了，到了目的地会打泼了？”丁古云也笑道：“这话又说回来了。便是打泼了，也不过是沾上一点灰。这样难得的东西，我也不会放弃了，依然要扫起来泡茶的。”陈东圃跟着后面，也走了进来了。笑道：“密斯夏这一件礼品，可说是送着了，丁先生是非常之欢喜。”丁古云这才放下脸色，吃了一惊。因道：“什么？这是夏小姐送的，素无来往，这可不便收。”田艺夫两手插在裤袋里，头向后仰了一仰，表示着一番若有憾焉的神气，因笑道：“这东西是我送来的，这笔人情，当然记在我帐上。我们是多少年的朋友了，难道还和我客气吗？”丁古云的脸上，依然未带着笑容，在衣袋里掏出一只装烟叶的黑布小袋子，左手握了旱烟斗，提住袋上绳子，右手伸了两个指头到袋口子里面去掏烟，只管望了那茶叶盒出神。谁知那位夏女士也在门外，伸头望了一望之后，便在门口叫了一声丁先生。丁古云虽然不甚欢迎这位小姐，但是人家很客气的来到房门口，不能再加以不睬。便放出了一些笑容，向她点头道：“请进来坐。”这在夏女士，可以说受到了特殊的荣宠，便如风摆柳似的走了进来了；迎风摆柳一个姿势，在丁古云眼里，那倒是适当的。这时虽然天气很凉，可是她还穿的是一件薄薄呢布夹袍子。虽是布质，然而白的底子，配着红蓝格的衫子，依然透着很鲜艳，她的烫发，不像后方一般妇女的形式，乃是前顶卷着一个峰头，脑后卷成五六股组丝，已追上了上海的装束。脸上的脂粉，自是涂抹得很浓，只老远的便可以嗅到她身上传来一阵脂粉香气。她衣服紧紧围了曲线，衣摆只比膝盖长不了多少，半截腿子踏了两只高跟鞋，便显着她身体细长而单薄，便摇摆着不定了。丁古云对她冷看了一眼，觉得她为了迷惑男子，作出这极不调和的姿态，有些何苦。但是他为了同人的面子，既是叫人家进来了，也不便完全不睬，便站起来点点头道：“对不起，我这里椅子都没有第三把，简直不敢说‘请坐’两个字。”夏小姐向来没见这位长胡子艺术家，和她这样客气过。今天这样客气，实在是一种荣宠，倒不可以含糊接受，便笑道：“在老先生面前，根本我们没有坐的位份。呵！这架子上这么些个作品，让我参

观一下，可以吗？”丁古云对她这个要求却没作声。夏小姐也想到，自己是一派的恭维，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反响。于是便站住了脚，挨着书架子一项项的看了去。田艺夫忘了丁先生是看不惯人家青年男女搂抱着的。因和夏小姐并肩站了，指着作品，告诉她某项是某种用意，某项是表现得如何有力。虽是搭讪着，不便就走，其实借花献佛，也是恭维丁先生；越说越近，两人紧紧的挨着。丁古云口衔了烟斗，仰坐在椅子上看了很久。王美今知道这老先生有些不高兴，可又不便明白通知他两人，只是将两手插在西服裤子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以便观察丁古云的情绪，可是偷眼看他的脸色时，他脸色沉郁下来，头微微的摆着，只看项下他那部长胡子不住的颤抖，可知他气得很厉害了。这已不容再忍了，再忍是田艺夫吃亏，便向前拉了他的臂膀，笑道：“老田，来到外面来，我有话和你说。”艺夫还不曾置可否时，已被王美今给拉了出来。那夏小姐见田艺夫出来了，也就跟着出来。这里是进门来的一间屋子，略似堂屋，只摆了一张打台球的白木板桌子。王美今高声笑道：“来来来，我们来打球。”夏小姐道：“球也没有，拍子也没有，打些什么？我要把丁先生的作品，多领略一会。”说着，又持转身向那屋子里面去。王美今只好将她衣袖拉住，低声笑道：“老牌艺术家有老牌艺术家的脾气，你们何必去打搅他，他正在构思怎样完成他的新作品呢。”田艺夫便携了夏小姐的手，同到他屋子里去。王美今复回到丁古云屋子里来，笑道：“我总算知趣的，把你这两位恶客送走了。”丁古云将桌上的那盒茶叶提了起来，交给他道：“王先生托你一件事，这盒茶叶请你交回夏小姐去。因为，若是由我直接送去，恐怕她面子上下不来，我很不愿和她发生友谊。今天这样相待，我已是二十四分的客气了。”王美今道：“这又何必？人家对你是很尊敬的。”丁古云道：“这个我不相信。一个人自己不知道尊敬自己，她会尊敬别人吗？”王美今掉转话锋道：“要出去散步，一块儿走吧。”丁古云想了一想，因道：“也好。这样，我可以对他作一种消极的抵抗。于是他拿了手杖，就和王美今一路出去了。可是他这消极的抵抗，却是田艺夫积极的帮助。他们见这位讨厌的老先生走了，落到在这寄宿舍畅叙一番。到了太阳由云雾脚下反射出淡黄的光彩的时候，这日的时光快完了，丁古云才缓缓的回来。然而夏小姐还是刚推开田艺夫房间的窗子，靠了窗栏，向外闲眺。丁古云在屋外空场上，就高声叫了一句艺夫。夏小姐抬手理着鬓发，微笑道：“丁先生散步回来了，他睡午觉呢。”丁古云带笑着道：“青天白日，这样消磨时光，真是孔夫子说的，朽木不可雕也。喂！夏小姐，天色晚了，你也该回去了，再晚就雇不到滑竿，又要老田送你走了。而我们这里呢，一个大缺点，又没房间容留女宾。”夏小姐听他这话是说是笑，也是损，也是骂，真不好怎样答复，把脸红着，说不出话来。

第三章 师道尊严法相庄严

那位丁古云所痛恨的画家田艺夫。虽然躺在他自己床上，并不曾睡着，这时听了丁古云挖苦夏小姐的那番话，觉得她有些受不了。但是自己心里有点怯懦，又不敢和他计较着，便跳起来隔了窗户向他点了个头道：“我们商量着一件事情，不觉把时间混晚了，现在我马上送她走了。”丁古云淡笑不笑的，向他摸着胡子点了两下头，自回屋子去了。田艺夫看着西边天脚，云雾里透露几条红霞，天空里一两只鸟，扇了翅膀单调的飞着，正是鸟倦飞而知还。因向夏小姐道：“大概时候真是不早，我送你走吧。”夏小姐也没有什么话，只有跟了他走。离开这屋子不远，在水田中间的人行路上，与王美今碰个正着。这路窄，彼此须侧了身子让路，便站着对看了一看。夏小姐又抬起手来理着自己的鬓发。王美今笑道：“夏小姐送艺夫到这里来，于今艺夫又送夏小姐回去，你们这样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为止？”艺夫笑道：“我本来可以不送她，因为老丁板着脸孔，下了逐客令，夏小姐十分不高兴，我只好又送出来，藉示安慰之意。”王美今笑道：“老丁就是这种脾气，不必理他。”夏小姐笑道：“谁又理他呢，彼此不过是朋友，说得来，多见两回面；说不来，少见两回面。而且我在下星期一，要去上课了，你们这贵地，我根本不会多来，他也讨厌不着我。”说时，将眼睛斜溜艺夫一下道：“这都是为着你！”艺夫笑道：“你还埋怨作什么？反正下星期一你就走了。”夏小姐倒是大方，伸着手和王美今握了一握，笑道：“再会再会。”王美今站在路边，见他两人缓缓的走着，将头低了，好像是极不高兴，倒不免替他们难过一阵。于是缓缓的走向寄宿舍，见着丁古云笑道：“老先生，我劝你马虎一点；结果，你还是给他们一个钉子碰，将他们碰走了。”丁古云道：“他们这种行为，应该给他们一些钉子碰。”王美今道：“他们也不会再讨你的厌了。夏小姐在下星期一就要去上课了。”丁古云道：“上课？她是当学生呢？还是先生呢？”王美今道：“既非先生，也非学生，她是去当职员。”丁古云点点头道：“我懂了她这种用意，目的是离开她的丈夫和两个小孩。”王美今笑道：“你始终也不会对她有点好感。”丁古云道：“你如不信，缓缓的向后看吧，反正艺夫是不会离开这里的。”王美今把这话放在心里，且向后看。到了下个星期，在艺夫口里听到的消息，夏小姐果然要与她丈夫离婚，而且她丈夫在贵阳得着信息，因她离开了家庭，丢了孩子不问，也很快的要回到重庆来，打算答应她的要求了。王美今虽是羡慕着田艺夫的恋爱将要成功，同时也就感觉到夏小姐心肠太狠。和丁古云闲谈的时候，不免赞同丁古云以往的批评，颇主张公道。他笑道：“她若太与他丈夫以难堪，我有法子制裁她。”王美今道：“你有什么法子制裁她呢？她并不是你的晚辈，也不是你的下属。”丁古云道：“她服务的那个学校，依了各位推荐，我本星期六去演讲，我可以和她学校当局说，免了她的职务；而且望你把这话通知艺夫。”王美今笑着摇头道：“这我又不赞成了。她既下决心离婚，你强迫她合作有什么用处？而况她为了恋爱，连亲生的儿女也可以丢得下，职业的得失，怎能变更她的意志？”丁古云道：“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又何必必要变更她的意志。不过我劝她对她丈夫的离婚条件，要提得和平一点。”王美今道：“这当然可以。好在主动离婚的是自己。她把条件提得太苛刻了，岂不是和自己捣蛋？虽然，你这意思是很好的，我可以通知艺夫。”丁古云道：“老弟台，直到现在，你相信我是个好人的吧？”说着，手理长胡子梢，

向着王美今微笑。王美今这番为丁古云的正义感所感动，当日就去通知了田艺夫。凡人在恋爱进行时代，对于爱人的是非得失，有时关念过于生命。艺夫听了这个消息，哪肯停留，即日就转告了夏小姐。那夏小姐向教务处打听，果然学校敦请了丁古云先生星期六来演讲，她心里转了几番念头，觉得必要先加防范，以免职务摇动，就向教务处毛遂自荐，说是认识丁先生，愿意出任招待之责。教务处的人，知道她是学过艺术的，觉得派她招待，也气味相投，就答应了她这个要求。夏小姐有了这个使命，就暗地里布置了一切。

到了星期六，她便早早的带了一位女朋友，到汽车站上去等候着丁古云。原来由丁古云寄宿舍到某大学，很有几十里路，必须搭公共汽车前来，夏小姐和那女友静坐在车站外的露椅上，注意着每一辆经过的公共汽车。不到一小时之久，汽车上下来一位长袍马褂，垂着长胡子的人。夏小姐不用细看，便知道这是丁古云先生到了，这便率着她的女友迎上前去。丁古云右手提着一只藤篮，左手扶了手杖，缓缓走向前来。夏小姐笑嘻嘻地一鞠躬，因道：“丁先生，教务处特派我来迎接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蓝田玉小姐。”说着指了指她身边站着的那位女友。这位蓝小姐也是笑盈盈的向丁古云一鞠躬。丁古云看她时，约莫二十上下年纪，鹅蛋脸上，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簇拥极长的睫毛，笑起来，腮上印着两个酒窝儿。她穿着一件宝蓝色绒绳紧身褂子，肩上披着一方葡萄紫的方绸手巾，托住头上披下来卷着银丝绞的长发。褂子是那样的窄小，鼓出胸前两个乳峰，搁腰系了一条皮带，束着鸳鸯格的呢裙子，健壮而又苗条的个儿，极富于时代的艺术性。丁古云突然看到，不免一呆。蓝小姐笑道：“丁先生，你大概忘记了我了。在北平的时候，我还上过您的课呢。”丁古云笑道：“哦！我说面貌很熟呢。”蓝田玉道：“丁先生这篮子里是什么？”丁古云道：“是我一件作品。”蓝田玉便伸手去接那藤篮子，因笑道：“有事弟子服其劳，我给先生拿着，可以吗？”丁古云待要多事谦逊，蓝田玉已勉强的把篮子夺在手上提着，只得点了头笑道：“那有劳你了。”夏小姐见这位古板先生，已有了自己向来未见的笑容，这就增加了心中一番安慰。心想纵然他见了学校当局，然而不能立刻就说我的坏话，自还有其它办法，来和缓这个局势。因向丁古云笑道：“丁先生，我和这位夏小姐是老朋友，现在我们同在这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住。是她在家里看书，我办完了公回去，就和她谈天取乐。有时说到了丁先生的艺术，我们就说，可惜没有时间，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丁先生指导下学些雕刻。”丁古云将手摸了须子梢，向她们微笑，问道：“这话是真的？”蓝田玉笑：“当然是真的。”丁古云道：“蓝小姐现在没有什么工作吗？”她笑道：“现时在一个戏剧团体里混混，那还不是我真正的志愿。”丁古云还要向下继续问时，那学校里又派了一批人前来欢迎，见面之下，大家周旋一番，自把谈话打断。

到了学校里，蓝田玉和他提了那个篮子，直送到受招待的客室里。学校方面免不得问问，这位是谁？丁古云因她是替自己提篮子来的。却不好说是方才见面的人，因笑道：“是我的学生。”学校当局以为是他带来的人，也就一并招待。而招待的主要分子，又是夏小姐，更不会冷落了蓝小姐。在客室里用过一小时的茶点，已到了丁古云演讲的时间。为了容纳全体学生听讲起见，演讲的地方是大礼堂。学校当局，并把篮子打开，将丁先生新做的一件作品，送到演讲台的桌子上陈列起来。然后由教务主任引导他走进大礼堂，踏上演讲台去。当丁古云随在教务主任之后，走上演讲台时，台下面数百学

生见他长袍马褂，胸前垂着长的黑胡须，鼻子上虽然架起了圆框大眼镜，依然藏不了他眼睛里对人所望的威严之光。这些学生，不少是闻名已久，立刻霏霏拍拍，猛烈的鼓了一阵巴掌。教务长先生走到讲台口向下面介绍着道：“今天请丁先生到我们学校里来讲演，这是我们一种光荣。我说‘光荣’二字，并非敷衍朋友的一种套话。要晓得丁先生是实际工作的人，平常不大讲演。还有一层，北平艺术界，外面有许多传说，全不正确。虽然有几个艺术学校，风纪不大好。可是丁先生无论走到哪个学校，决计维持师道尊严，不许学生有闹风潮的事发现。至于丁先生个人的修养，那更不必说。今天在见着丁先生，各位可以看出丁先生这朴质无华的代表，可以证明平常人说，艺术家多半是浪漫的那句话，未免所见不广。”说着，他指了桌上—尊半身塑像道：“这个作品，便是丁先生自己的像。这作品是他对了镜子塑出来的，由他的手腕，表现他内心的情感，自然是十分深切。而丁先生对这个作品，是由一个‘教书者’题目下产生出来的。这很可以用‘佛家法相庄严’一句话来称赞他。莫说别人，便是我看了这庄严的法相，心里也油然起了师道尊严之感。便是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丁先生的艺术手段如何了，现在就请丁先生讲着他的艺术心得。”说着，他退后让丁古云上前，又是霏霏拍拍先一阵欢迎的掌声。丁古云在教务长那一番恭维之下，越是把他所预备好了的演讲词，加重了成分。最后，他也曾说到自己塑自己的像。他说：“我们走进佛殿里，看到那伟大庄严的偶像，便会起一种尊敬之心，这就是宗教家的一种传教手腕，便是中国的儒家所讲的许多礼节，又何尝不是一种造成偶像的手段呢？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就是这个道理。‘偶像’两个字，并不一定是坏名词。一家商店必须做出一个好字号来，才能得着商业上的信任。一个人必须做出一种身份来，才能得着社会上的信任。这身份与字号，就是被崇拜的偶像。不客气的说，史达林是一尊偶像。希特勒也是一尊偶像，唯其苏德各有这样一尊偶像，才能够领导着全国人民，死心塌地对了一个目标去做。日本的天皇，就不够做一尊被崇拜的偶像，因为他不能让全日本人听他的话，而只是被戏弄的一具傀儡罢了。大家不要看轻了偶像。一个国家要为自己造成一尊到世界示威的偶像，要耗费多少钱财，要流多少血？一个人要把他自己造成对社会有荣誉的偶像，要费多少年月，要耗多少精力？这些话，是我雕像塑像时候揣想得来的。偶像的做作，也许人认为是一种欺骗，可是也不妨认为是一种诚敬的示范。所以宋儒的理学，有人认为是治国平天下之本，有人就认为是作伪。但我在塑像的时候，我宁可把我的思想，偏重于前者。因为这样，便含有一点教育性了。以我自己为例，假使我成了一尊偶像，引得大家信任，而对雕刻有进步的研究，岂不是我所心愿的吗？”丁古云这种说法，倒也是人所不敢言，曾引起了好几阵热烈的掌声。最后，丁古云指了那件作品笑道：“这一点东西送与贵校，作为今日演说的一个纪念。看看我将来作得了偶像作不了偶像？”他于此便说完了。教务长又向讲台口上，申谢了一番，他说：“若以今日这种观感而论，丁先生在艺术界的地位已经够得上一尊偶像了。我们敬祝丁先生这偶像，发扬光大，变成佛殿上的丈六金身。那么要崇拜的还不仅我区区同堂师生而已。”丁古云听说，摸了胡子微笑，好像是接受他们的这种颂词。在欢笑和鼓掌声中，结束了这场演讲，学校当局，依然引导着他到会客室来，再进第二次茶点。那位蓝田玉小姐随着夏小姐的招待，却也跟在这里陪用茶点。她似乎感到丁先生道貌岸然，自己这摩登的装束，伺立近了，是不大协调的，所以很镇静的坐在客室角落

上。丁古云虽觉她还随在一处，有些可怪。也许她特重着以往的师生情感，不忍先行告别。这也是当学生的人一种礼貌，也只好随她去了。正因为不曾到五分钟，听讲的学生，又鱼贯而入，各各拿了签名簿子，呈送到面前，要丁先生签字。他摸了两摸胡须，垂了两只马褂大袖子，向南面望着。台阶下面草地上，在一群青年前面，摆了一架相匣子，镜头正对了这位法相庄严的丁先生。他后面是客室屏门，那里正有一块横匾，写着“齐庄中正”四个字。益发衬托着这相照得是得其所哉了。

第四章 孰能遣此

这一场演讲会虽没有什么伟大的盛典，可是对于丁古云的人格，有一种极高尚的估价。他觉着一个教书先生，得到这种崇敬，那是不易有的成绩，所以签字签得精神饱满，照相也照得精神焕发。把学校方面的酬酢对付完毕，便到了下午四点钟。他打听得还有一两班长途汽车经过，便向学校当局告辞。学校方面，依然派着夏小姐送他到车站。当丁古云离开客室的时候，蓝田玉小姐还是默然由屋角的椅子上，悄悄的站了起来。等着丁古云到了学校大门外时，在前面引路的夏小姐，却回转头来笑道：“假如赶不上汽车的话，我们共同招待丁先生吧。”丁古云觉这话显然不是对自己说的，回过头来看时，那蓝小姐跟随在后面，便向她点点头道：“蓝小姐可以请便，不劳远送了；便是夏小姐，也可以回学校去了，长途汽车站我找得到。”夏小姐笑道：“现在四点钟了，学校里也没有什么事，我们应当送丁先生到车站。蓝小姐也是您的学生，那她更要尽她的弟子之道了。”蓝小姐悄悄的随在丁古云身旁，只是微笑了一笑，还是继续的走着。丁古云因为天色既然晚了，夏小姐已没有了工作，由她护送几步也好。可是到了汽车站时，车站上空荡荡的，不见什么人影，购票房的窗门，紧紧地关着。丁古云站在车站中间，手摸了胡子，只是沉吟着，因道：“这怎样办？可以雇到滑竿吗？”夏小姐道：“这时候也雇不到了，除非是走了去。不过据我的经验，要三小时才能走到，那恐怕要天色太黑了。而且这样长的路程，一个人走去也太寂寞。”丁古云只管摸了胡子沉吟道：“我是极不愿再去打搅学校方面了。这附近有旅馆没有？”夏小姐道：“不但有旅馆，而且有很好的旅馆。到这里约莫有半里路，有家花园饭店，很可以休息；而且那里附带餐堂，我和蓝小姐就在那里请丁先生晚餐，好不好？”丁古云道：“那倒不必，我还是慢慢走回去罢。这里既是公路，又是月亮天，现在请二位回去了。万一不能走，旅馆我自然也找得着。”夏小姐笑道：“我们也回去，我们也引丁先生到花园饭店，因为我们就住在那花园隔壁的一幢房子里。请请。”蓝田玉笑道：“这就叫人不留客天留客。天气已经很晚了，丁先生不必沉吟；若是冒夜走了回去，山上有山羊子叫，那声音怪不好听，听得了毛骨悚然。”丁古云道：“小孩子话，我这么一大把胡子的人，深山大谷哪里没有去过，会怕了野羊。”蓝田玉道：“丁先生您是少于入境问俗，这山羊子最喜欢咬胡子长的人。”丁古云笑道：“那是什么缘故呢？”蓝田玉道：“它妒嫉别人有更长的胡子。”丁古云笑道：“哦！是了。山羊也是胡子长的动物。”夏小姐笑道：“蓝小姐，你岂有此理，你转了弯子骂老师。”丁古云笑着还没有说什么呢。蓝田玉即走向前来，向他一鞠躬。因道：“丁先生，您别见怪。不是这样说着，您不会发笑。您不发笑，我们就挽留不下来。您说要打多少手心，回家之后，我就叫夏小姐照数打我。”夏小姐道：“你说笑话，我不打你，你留不住老师，就是你老师瞧不起你，那才该打手心呢。”蓝田玉站着离丁古云约莫有三四步路。她又正在上风头，那风由她身上经过，带来一种若有若无的脂粉香气，直送入丁古云的鼻孔里。她眼珠向丁古云很快的溜着看了他两下。那个小酒窝微微的闪动了，在那两弯眉毛上，颇透着几分聪明女人的好意。丁古云笑道：“你们过于客气了，让我不能不留下。但我实在不愿你们受着客气的拘束。”蓝田玉道：“并不是我们客气，师母也不在四川，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为什么丁先生要冒夜走了回去呢？”夏小姐说：“留不下您，就因为您瞧不起我们。”

这话是真的吗？”丁古云哈哈大笑道：“既是你们再三挽留我，我就只好在这里耽搁一宿了。但是我预言在先，你二位不可过于破费，一切我自己料理。”蓝田玉笑道：“既是一切都归丁先生自理，我们还破费些什么？丁先生请随了我来，我来引路。”说着，向丁古云微微一笑。丁古云心想，引路就引路罢，这微微一笑，岂不有些画蛇添足？但也不管她笑是何种理由，一个人发笑，总是表示好感。人家表示好感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因之也就随在她身后，顺了大路，向前面走去。夏小姐倒是不忙，又慢慢陪了在了丁先生后面走着。这时，丁先生又在蓝小姐的下风头，那脂粉香气，在晚风里面，腾空而来，只管扑着人的面孔。这雾季的开始，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很容易在偏西的云雾下面，微微透出那鸡子黄似的太阳，于是在这山谷旷野上，撒下一片微紫的霞光，草木和人，都带着另外一分光彩，也就另外有一种灵感。丁古云在这另外一种灵感之时，他仿佛这情绪有点异乎平常。他在蓝小姐背后，看她披在肩上的长发，看她束着裙带的细腰，最后看到，脚上穿的那双玫瑰紫的漏花皮鞋。他是向来反对女人穿高跟皮鞋的，以为那是违反自然的法则。现在看到蓝小姐这双皮鞋，是细瘦的一双。行走时的脚后跟带起长裙边沿的浪纹，他想着这有些艺术性，原来女人之要穿高跟皮鞋，其原因在此，可是这话不尽然，女人岂能够都懂得艺术？是了，这是挑拨性的玩意儿，人与一切动物大半成反比例，阴性的全部，都带挑拨性。而眼前其他动物，却是阳性全身带挑拨性。我丁古云若不是人而是普通一种动物，太没有挑拨性，一定……他想着想着，只管沉思了向前走，蓝田玉笑道：“不走了，到了。”丁古云猛可的站住了脚，抬头一看却见面前现着一座花圃。里面有座西式洋楼，环绕着三面绿色走廊。因道：“就是这里了？”蓝田玉笑道：“丁先生看怎么样？除了是带一点洋气之外，还是有些诗意的所在。”丁古云道：“外表这样雅静，内容大概不错。好好，就是这里勾当一宿了。”于是三人走进了花圃，找了旅馆茶房，在楼上开一间面朝花圃的房间。屋子里床帐桌椅都很干净，还有一张休息的藤睡椅。夏小姐道：“丁先生休息休息吧，我们回去一下，就来陪丁先生吃晚饭。”丁古云道：“二位可以请便，把你们忙了半天了。”夏小姐站在屋子中间，望了一望蓝小姐。这蓝小姐恰是对着玻璃窗，背朝了人，左手拿了粉镜，对脸照着，右手在理鬓发。夏小姐将皮鞋尖点着楼板，提起脚后跟颠了几颠。她沉吟了几秒钟，点了一个头，似乎得了一个结论。因道：“蓝小姐在这里陪丁先生稍谈一会，我立刻就来。”蓝田玉将粉镜塞在短衣的小口袋里，回转身来，点着头道：“好！我等着你。”于是夏小姐先走了。旅馆里茶房，送着茶水进来，丁古云走到脸盆架子边去洗脸，蓝田玉便将桌上茶壶提起，斟了一杯茶，放在桌沿边，向他鞠了一个躬，笑道：“请喝茶。”丁古云先呵哟了一声，笑道：“你又何必这样客气？”蓝小姐道：“自到四川以来，总是这样漂泊无定，像孤魂野鬼一样。今天看见从前的老师，像遇到了亲骨肉一般，我心里说不出来那一分高兴。一个年轻女子过着流浪生活，那一分痛苦，丁先生是不会明白的。”她说到这里，脸上有些黯然，手扶了桌沿站着，掉过身去。丁古云洗完了脸，手理了半下胡子，坐在藤椅上，咳嗽了两声，然后问道：“密斯蓝，你是怎样到四川来的呢？”蓝田玉这才扭转身来，坐在对面椅子上，因道：“七七”的时候，我还在北平呢。后来我由天津到上海，由上海到香港，由香港到汉口，兜了个大圈子，这样一个圈子，川资自然是花得可观。我原说到汉口找一个亲戚的。不想到了汉口，我那亲戚又到湘西去了。那时钱完了，又没有可靠的人投奔，

我非常着急。后来我遇到一个朋友。”说着，她顿了一顿，接着道：“是一个女朋友，她在第二剧团里当演员，就介绍我也加入那个团体。那团体里虽供给膳宿，可是薪水两个字，简直谈不上。越混是越穷，越穷又越走不动。后来得着两位同乡帮忙，才得到重庆来。夏小姐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就和她住在一处。可是她的力量，也有限，不能在经济上帮我们的忙，我就到处写信向亲友告贷。直到于今，还没有个正当工作。”丁古云道：“原来如此。你现时没有继续加入剧团吗？”蓝田玉道：“不演剧是没有收入的，加入剧团也不足以维持生活，把演剧当一份正当职业的，自然是有，可是我所认得的女朋友，正和我一样，全是靠亲友帮忙的。有人还以为我手头方便呢，十块八块的，不免在我手上扯着用，我还找谁？所以在圈子里是毫无办法，只好向外发展，今天遇着丁先生，那就好极了，请丁先生和我找一个工作。您是我老师，您看到学生受困在重庆，总不能无动于衷吧？”说着，微微一掀酒窝儿。丁古云手刚要去摸胡子，又收回来。正坐了，静静的听她的话，这就点头道：“好，慢慢想法子吧。”蓝田玉笑道：“哪里能慢慢想法子呵？我要不是和密斯夏在一块儿住着，和其他的同志一样，那早就索我于枯鱼之肆了。因为他们中上一顿饭在办事处抢着吃。晚上一顿饭，大家出去打游击，男子们无所谓，哪里也可以去。一个青年女子，每天下午出去找饭吃，怪难为情的。所以我对于演剧，早就没有了兴趣。丁先生，您在教育界和我想点办法，好不好？”丁古云道：“好！我一定和你想办法。可是教育界是清苦的，而且是要守秩序的，你在戏剧界，过惯了自由的生活，恐怕不容易改行罢。”蓝田玉笑道：“老师你怎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多少享福的太太小姐，都洗衣服作饭，成了老妈子。我的命生的格外高贵些吗？”丁古云望了她时，她微微的低了头，将雪白的牙齿，微咬了下嘴唇皮。两只脚互相交叉着皮鞋，在椅子下面，来回的摇摆，左手扶了椅靠，右手抚摸着系胸的皮带。便是这样子，很透着有点难为情，便安慰着她道：“我们并不是外人，这没有关系。我不过这样说，也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意思。既是你不怕吃苦，这就好办，在一个星期之内，我可以给你的回信。多的日子你也等了，一个星期，你总可以等。我尽力而为，也许不要一个星期。”蓝田玉并不抬头，只撩着眼珠在长睫毛里，转动着向他飘了一个眼风，酒窝儿掀着，微笑了一笑。丁古云摸胡子的习惯，很耐了一些时候，不曾发作，现在想不出什么话来对她说，而又感到有些感情荡漾，要消蚀了尊严。因之又情不自禁的，伸着手将胡子摸了两下。蓝田玉因他不说话了，又望了他道：“丁先生说是一个星期的回信，是有成功的希望呢？还是……”说着面皮红着笑了一笑。接着道：“若是有希望，当然愿意这消息越快越好；若是失望的回信，我倒愿意迟两天知道呢。”丁古云道：“我极力和你去想办法就是，大概不至于失望；再说，你也不会那样急迫的需要工作吧？”蓝田玉听到这里，将眉毛微微的皱着，又淡淡的笑着。因道：“您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住在密斯夏一处吗？她自己也是不得了，怎能够又添上我一个人的负担！”丁古云道：“若是为了目前的生活需要，这个倒也没有多大问题，我私人先和你想想法子就是了。”蓝田玉向他微微笑道：“那怎好连累老师呢？”丁古云笑道：“既是老师，又有什么不能连累，现在大家流浪到大后方来的，也无非是彼此互相帮忙。”蓝田玉将手理着鬓发，站了起来，因笑道：“究竟是自己的老师，一说就有了办法。平常求起人来，真是教人哭笑不得。”她觉着话是交代完了，一时更想不起别的话来说，于是搭讪着来到桌子边提起茶壶来，斟了一杯茶喝。

丁古云坐着，向窗子外看看，也是端起茶来喝。蓝田玉见他伸手去扶茶杯，便道：“哟！这杯茶凉了，我来给先生换上一杯热的吧。”于是就在丁古云手上夺过茶杯去，斟了一杯茶，两手捧着杯子，送了过来。她站到面前，丁古云见她那双白嫩的手，指甲上涂着鲜红的蔻丹，并有一阵香气，在她手上放出。因接了杯子笑道：“这是我的旅馆，我暂时便是主人了，倒要你来伺候我。”蓝田玉笑道：“学生在先生面前，总是可以代劳的。”说着，她整理了一下衣服领子。丁古云的眼光，随了她那手上所在看去，发现了她那乳峰下面，绳衣胸襟前，有个银制的小天使，张了两只翅膀作个下飞姿势，手上弯了弓，架上了爱情之箭。那箭头正对了她的心窝射去。丁古云不免微笑了一笑。蓝田玉也觉他这一笑是有所指，过去两步，面窗而立，隔了玻璃窗子向外面张望着。口里的舌尖滴当当发着声音，轻轻的唱着英文歌，脚尖在楼板上颠动，打着拍子。丁古云端了那杯茶在屋子里来回的踱了几个转身。便站在屋子中间，望了蓝田玉披在肩上的长发，微笑道：“我们那里倒有两位音乐家同住，密斯蓝有功夫可以到我们那里去玩玩。”蓝回转身来道：“我听到密斯夏说，丁先生在那边寄宿舍里住，我早就想去拜访丁先生。可是夏小姐到那边去，她总是守着秘密的。她又说，丁先生很不欢迎女宾。我既找不着她陪我去，我一个人又不敢冒失了去。要不，还用先生说吗？”丁古云道：“哪来的话？不欢迎女宾；若是不欢迎女宾，夏小姐怎么去的呢？”蓝小姐笑道：“我也是这样说，无论哪个地方，也没有不欢迎女宾上门的。至于艺术圈子里，那是更不消说，好像有人说过，女人就是艺术。丁先生，您说这话对吗？”她说时，身子微微的耸了一耸，作出小孩子在成人面前顽皮的样子。丁古云哈哈大笑，把茶杯放在桌上，笼起两只袖子，望了她道：“多年不见，你倒还是这样天真。”蓝田玉鼻子哼了一声，微鼓了腮帮子道：“丁先生这是骗我的话。今天下午见面的时候，您都不记得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于今连我在学校里顽皮的事，您都记得了。”丁古云道：“我和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已不是学生打扮了，个子也长成了，我一刻哪里记得起来？”蓝田玉道：“本来吗，终年风尘漂泊，成了煤铺里小掌柜了。”丁古云笑道：“离开北平这多年了，你顺口说起来，还是北平的习惯语。据我看来，你不但没有憔悴一点，而且漂亮得多了。”丁古云说出这话时，不知道这位高足是否接受，就坐下来一阵哈哈大笑，掩盖了所感觉到的那份难为情。蓝田玉两手反背在身后，靠了玻璃窗，身子微微向墙上撞着，抿了嘴唇皮，忍住笑容，望了丁古云，在长睫毛里连连转着眼珠。丁古云本来想维持着自己的师道尊严。无奈这位蓝小姐，尽管用她的艺术来刺激自己的神经，教人实在不好处理这幽静旅馆中单独相对少女的环境。因之斜靠在椅子背上，眼望了天花板，作出一种沉吟事情的样子。这蓝小姐却和其他的摩登女子一样，每到须要搭讪之时，便唱着英文歌。这时她将皮鞋高跟打着拍子，嘴里又团着舌尖叮叮当当起来了。

第五章 天人交战

这屋子里是清寂极了。那走廊隔壁的屋里挂了一架时钟，那钟摆吱咯吱咯的声响着，每一下都听得清清楚楚。丁古云对窗子外面望望，夜色益发的昏黑，隔了玻璃窗户的光线，但见蓝田玉一个模糊的人影子，很苗条的当了晚光。他看她时，心里也就想着，这倒很像一副投影画。蓝田玉口里唱着歌，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丁古云说话，也感觉无聊，这歌是不能继续向下唱了，回转身来，又向窗子外望了一望，因道：“怎么夏小姐还没有来？”丁古云笑道：“可惜她的好朋友没有来。若是那个人在这里，她一去立刻就会回来的，她是个感情最热烈的女子，你倒和她说得来。”丁古云说这话，在屋子里的光线暗淡中，颇在探望蓝田玉的颜色，然而相隔两丈路，恰是不大看得见，仅仅听到她嗤嗤笑了一声。随着是茶房送进灯火来了，他倒是关心着这旅客，怕久坐在屋子里，闷的慌，便向丁古云道：“今天晚上天气很好，有很大的月亮。城里是看不到这好的月色的。你先生要不要去散步？”丁古云只微笑了一笑。他出去了，蓝田玉笑道：“这茶房倒是一个雅人。”丁古云道：“若不是等夏小姐，我们就出去步月一番也好。”蓝田玉开了窗子向外时，一柄银梳子似的新月，正挂在半空中，百十粒稀疏的星点，远近着配合了月亮，眼光所望到的地方，正不曾有得半片云彩。那清淡的月光，洒在地面上与树木上，正像是涂漆了一道银光。远近的虫声，随了这月下的微微晚风，送到耳朵里来。她看到，也觉心里清凉一阵，因道：“这月景果然不错。在重庆这地方倒是一年很有限的几次，丁先生也来……”她一面说着，一面回过头去呼唤丁古云。不想他早已站在身后。背了两手在身后，向天上望着。出于不意的行动，倒让蓝田玉大吃一惊。心房砰砰乱跳，将身子向旁边一闪，就离开了他。丁古云看她这种情形，也觉得是自己出于鲁莽了，便手指了天外道：“这些夜景是很好，尤其是在楼上看很好。”蓝田玉站着定了一定神，笑道：“丁先生饿了么？我陪你吃晚饭去。”丁古云道：“我们应当等等夏小姐。”蓝田玉道：“我们不妨到楼下食堂里去等着她。”丁古云沉吟了一会，点头道：“也好。”于是两人同到楼下食堂里来。

这里倒是距离乡场不远的所在，食堂里悬了几盏油灯，照见来就食的男女。竟有六七成座。丁古云由蓝田玉引到食堂角落里一副座头上坐下，向四处望了一望，因笑道：“这个幽静的所在，居然光顾的不少。”蓝田玉在他对面坐了答道：“正是好幽静的人都向这里来，这里反是热闹地起来了。若是在星期或星期六，来晚了，照例是什么都买不到吃。”丁古云道：“既然如此，我们先要菜。”说着。把茶房叫了过来，要了六七样菜。蓝田玉明知是他要请客了，便说太多。丁古云说有三个人吃饭，必须这些菜。正这样磋商。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子手上拿了一张纸条，跑到蓝田玉面前来，交给她看。她看了笑道：“夏小姐不来了。这个小孩子，是房东家的小姑娘。”丁古云笑道：“她为甚么不来，莫非她的好朋友来了？”蓝田玉道：“这个时候，哪会有朋友来拜访她？”丁古云笑道：“蓝小姐难道还不晓得她现在恋爱期中？”蓝田玉抿嘴微微一笑。因握住了那小女孩子的手道：“没有什么事了，你回去吧！请你对夏小姐说，吃完了晚饭，我就回家的。”那小女孩子鼻子里答应着，小眼珠只管滴溜的转，向丁古云望着。蓝田玉笑道：“小妹妹，你认得这位老先生吗？你老看着他？”小女孩笑道：“他好长的胡子哟！比我祖父的胡子还要长着多的多呢。”蓝田玉轻轻拍了她一下肩膀，笑

道：“这孩子一点礼节不懂。”那女孩子一扭身子跑着走了。丁古云对这小女孩的批评，倒很透着难为情，手摸了胡子强笑道：“为了这一把胡子，常常引起人家的误解，以为我是很大年纪的一个人。其实我还是个中年人罢了。在欧洲，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人，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呢。”蓝田玉笑道：“既然如此，丁先生为什么故意养起这一把胡子，冒充老年人呢？”丁古云笑道：“这倒不是我要冒充年老，因为我觉得在艺术的观点上说起来，长胡子是有一些诗意的。不过在抗战期间，我这种看法，也许有些错误。”说着，哈哈一笑。蓝田玉自不敢说老师留胡子错误，也只是随了他一笑，并没有说别的事情。随着茶房是送上酒菜来了。蓝田玉望了茶房放下酒杯子，因道：“我仿佛记得丁先生是不喝酒的。”丁古云笑道：“我也勉强可以奉陪一杯。我想蓝小姐一定是会喝酒的，所以我在菜单子上，就悄悄的写上了二两白酒。”蓝田玉笑道：“酒当然会喝两杯，可是怎好在先生面前放肆。”丁古云已伸手在她面前取过酒杯子来，给她斟上了一杯酒，一面笑道：“当年我在学校里的时侯，就已经说过，我们在讲堂上是师生，出了学校门就是朋友。现在你早已在社会上服务了，还谈什么师生？自今以后我们只当是朋友就得了。来来来，现在各干一杯酒，敬贺我们友谊的开始。”说着，他就自斟了一杯酒，举着杯子，向蓝田玉望了一望。蓝田玉早就心想这老长胡子的话，越来越露骨子了。可是自己正需要一个偶像和自己找出路，原就怕这老家伙一本正经，不肯对青年女子帮忙。既是他自己愿意钻进我的圈套里，我还不放手做去，等什么？什么事，都像舞台上一样，作戏的人，从来也不会认真。这时她听丁古云的话，心里笑着说，做朋友就做朋友，我什么也不含糊。不过她心里虽如此想着，可是她没有忘了什么事都像在舞台上一样，所以她还不免作戏，面皮微微的红着，将头一低。可是她虽然低下头，却还把眼皮一撩。丁古云对于她那眼珠在长睫毛里一转，常是有一种敏锐的感觉性，这就向她笑道：“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流浪到大后方，都透着若闷，在精神上想求得一种安慰，实在不能不结合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是……”他说到这里，把声音低了好几分，接着道：“异性的朋友。”蓝田玉伸手拿了杯子，再低下头慢慢的呷酒。她似乎听到，又似乎不听到，丁古云偷看她脸色，恰是没有什么笑容，倒不知道这话是否冒昧一点，便顿了一顿，没有把话向下说。因为茶房陆续着将茶盘子送了来，便举着筷子尝了两下菜。因向她道：“口味还不错。不用客气，不吃也是白剩下给茶房吃。”蓝田玉这才开口笑道：“我早就说菜多了不是？少点两样，留着明天早上吃，我还可以扰丁先生一顿呢。”丁古云听了这话，十分高兴，笑道：“密斯蓝若肯赏光，明天我决计在这里耽搁一天，再请你两顿。”蓝田玉笑道：“那我倒是吃出一个主顾来了。不过丁先生有那好意，最好是和我早些找到工作，我倒不在乎丁先生请客。而且我愿意丁先生始终看着我是你一个学生。”丁古云听她这话，却没有十分了解她什么意思。便是看她的颜色，平平常常的，也看不出她什么意思。自己也就想着，这闪击战术，也许不大通用，不可太猛烈了，致她不敢接近。这一转念，也就很平淡的说些艺术上的论题，与艺术界的故事，混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丁古云也想着，在这饭厅里，究不便和她畅谈，还是约她到房间里从从容容的谈吧。因之将饭吃完，赶快的就拿出钱来会帐。可是蓝田玉站起身来，还等他的邀约，便笑道：“吃了我就要走了。丁先生明天几时上车，我邀着密斯夏，一块儿来送你。”丁古云道：“你不是说要我请你吗？”蓝田玉一面向外走着，一面笑道：“那不过是和丁先生闹着玩

的罢了，哪里真要丁先生请我吃饭？”丁古云紧随她身后，送到花园里，抬头向上望了一望，因笑道：“这月色果然是好。”蓝田玉倒不理睬他这番艺术的欣赏，回转身来点了两点道：“丁先生请回去休息吧，明儿见。”丁古云也只得站定了脚，说了一声明天见，遥望她那苗条的影子，渐渐在月亮下消失。自己在花圃中心月光下呆站了一会，缓缓的回到屋子里去。一架腿坐在藤椅上，回想着过去的事。觉得今天与蓝田玉这一会，实在有点出乎意外，在北平是否教过这样一个学生，倒想不起来。但是，丁某人并没有作什么部长与院长，似乎她也不至于冒充我的学生。想到这里，不免手摸了胡子，静静的出神。在摸胡子的当儿，忽然又起了一个新的感想。是啊！刚才和她对坐的时候，自己不敢去摸胡子，免得在她面前，作出倚老卖老的样子。奇怪，向来对于学生谈话，是不肯失去尊严的面目的，为什么见了这么一个女子，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尊严？今日在这大学的礼堂上，受着全体学生的欢迎，证明我是一位有道德有学问的艺术家。一下讲台，我就为了一个青年女子所迷恋。而这女子，恰是我的学生。若是有人知道，我的师道尊严在哪里？便是没有人知道，自己问自己，在人面前一本正经，背了人却来追求自己的女学生，口仁义而行盗跖，我还算个教育界的有名人物？想到这里，自己伸手拍了一下大腿。又想：赶快洗濯了过去几小时那卑污的心理吧。好在这一切罪恶的产生，并非由于自身，是由于那女子有心的引诱。可是，她那样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子，为什么要引诱我这么一个长胡子的人呢？大概是我的误解。我之所以有此误解，大概是由于她那份装束，和她那份殷勤。的确，她那个面貌，和她那份身材，不是美丽两个字可以包括的，觉得在美丽之外，还有一种风韵。美丽是在表面上的，而且可以用人工去制造的。这风韵是生在骨子里的东西，却不易得。想到这里，他不能再在这里呆坐着了，背了两手在身后，在屋子里来往的踱着步子。有时站到窗子边，向大地上看看月色；有时沿了墙，看看墙上旅馆所贴的字条；有时坐到桌子边，手扶了茶壶，待要倒茶喝，却又不肯去倒。心想，这个女子，可以说是生平少遇的。生平也多少有些罗曼斯，但于今想起来，对手方并不是什么难遇的人物。像她这样的人才，自己送上门来，将她放过，未免可惜。大时代里的男女，随随便便结合一番，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不用谈平常的男女，就是我们教育的人物，也很多艳闻。就像某大校长，也是桃李盈门的人物，他就要了一位十八岁的新太太。这件事既无损于某君之为人，而且他还很高兴的送这位新太太进中学去念书呢。至于我们这艺术界的人物，根本就无所谓。蓝小姐已走入浪漫圈，那一个圈子里，更是开通，几乎用不着结婚式仪就生儿女。对于这样一个女子，又何必有什么顾忌？好！明天就在这里再耽搁一天，看她是怎样来应付？有了，我明天就对她说。她那种姿态，很可代表某一种女子，我要借她的样子，塑一尊像，甚至就邀约他一路到我寄宿舍里去，好在她现时住闲，有的是时间。她不至于不去吧？丁古云心里这样想着，两只脚就只管在楼板上走着。他似乎忘记了脚下在走路，在屋子里走了一个圈子，又走一个圈子，就是这样的走。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忽然听到那屋外面的时钟，当当响了九下，在乡下居住的人，几乎是七点钟就要熄灯上床，随便一混就到了九点钟，这实在是过了睡觉的时候了。于是走到房门口，向外探望一下，见全旅馆的房间都掩了房门，静悄悄的没有声息，也没有了灯光。但见月华满地，清光入户，心里头清静一下。这也就感到这里夜的环境，倒也值得留恋。于是缓步下楼，走到花圃中心，在月亮下站着。他抬头先看看月亮，并看看环

境的四周。后来就也低头看看自己的影子。在看这影子的时候，觉那轮廓所表现的，还是一具庄严的姿势。他忽然心里一动，立刻跑回屋子去。那屋子壁上，正悬了一面尺来长的镜子，对了镜子看时，里面一个长袍马褂，垂着长胡子的人，非常正派。心想这样看来，我本人的影子，大概还没有失掉尊严吧？我是个塑像家，我倒有研究这姿势之必要。那田艺夫引夏小姐到我寄宿舍里去，我就屡次表示反对，到了我自己，就糊涂了吗？这个姓蓝的女子，就是夏小姐介绍的，我有什么行动，夏小姐必是首先知道。不用说再有什么行动，就是今日这一番周旋，她也必定会转告田艺夫。田艺夫是碰过我的钉子的，他必定大事宣传，报复我一下。我自己塑的这尊艺术君子的偶像，只要人家轻轻一拳，就可以打个粉碎。想到这里，他再一看镜子里的丁古云，已是面红耳赤，现出十分不安的样子。于是手摸胡子，把胸脯一挺，想道，不用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明天一大早，我就离开此地，回去见了同寓的人，我坦然的告诉他们，夏小姐引了一个旧日的女学生来求我找工作。一个当老师的人，见见自己的旧学生，这有什么了不得？他这么一兴奋，那镜子里丁古云的尊严又恢复了起来。于是不朝镜子看了，坐到旁边椅子上，手摸胡子静静的想了一番。他自己点点头道：对的对的，这是对的，我半生的操守，怎可毁于一旦？这蓝田玉对我这份殷勤，若说她演戏的人，只是当了戏演，那倒罢了。若是她为了要和我找工作，就不得不做出这份媚态来，那她是用心良苦，我更不应当乘人于危。若说前二者都不是，她是爱上了我，决无此理！她这样个有挑拨性的女子，还会少了青年追求她？她爱上了我？爱我这把胡子？爱我这穷的艺术家？想到这里，倒不觉自己笑了。他自言自语的道：不管如何，我必须知她那份殷勤是假的。她既是假的，我倒真的去着魔吗？好了，一语道破，我就是这样决定的向前做。不必顾虑什么了。他想定了，突然将大腿一拍站起身来。掩上房门，展开被褥，自去睡觉。在身子安贴在被褥的时候，才觉得身体很是疲劳，这一睡下，极其舒适。回想着一下午心绪的纷乱，实在也就太无聊了。

第六章 失了灵魂吗

丁古云在这个时候，自是停止了这一天的心理动荡，安安静静的合着眼，睡了过去。可是这蓝田玉小姐，倒着实的钟情于他。忽然推了房门进来，笑道：“这样好的月色，不要辜负了它，我们一路出去踏踏月华吧。”说着，手扶了丁古云的臂膀，就向外走。丁古云也就没有考虑到是否会被看见，紧紧挽了她一只粉臂。睁眼看时，两人同站在一丛蔷薇花架下，浓香醉人。这花架下，十分僻静，正放了一张露椅。便挽了蓝田玉一同坐下，笑道：“密斯蓝我实在是爱你，但是我这句话，真不敢冒昧的向你说。你觉得我这话不过分吗？”说着偷看她的颜色，只见她低了头只管微笑，两个小酒窝旋着，实是爱人。丁古云挽了她的手，心房乱跳，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蔷薇架下，有人哈哈大笑道：“好一个谈师道尊严的大艺术家，带了女学生在这地方干什么？”一言未了，拥出一群人来。看时，正是今天听讲照相的那群青年。丁古云吓得手足不知所措，转身就跑。不想跑得急了，奔入那蔷薇花架子里，被枝蔓紧紧把身子缚住，倒弄得进退两难。这就有人喊道：“不让他跑了，绑了他游街。”丁古云听了这话，更是着急，心房狂跳，跳得那颗心几乎要由口腔子里跳了出来，周身的冷汗，下雨一般的向外涌着。但仔细睁开眼一看，哪里有什么蔷薇架？哪里又有什么蓝小姐？自己还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因为盖的棉被，紧紧的裹住了，所以好像人奔入了蔷薇花架子，让花枝把自己缚住了。其实乃是一个梦。看看桌上的那盏植物油灯，已经细微得只剩了一丝丝红光，已没有了火亮，反是那窗户外面的月光，由玻璃窗户上射了进来，倒映照着满屋子里清光隐隐。在枕上闭着眼睛，想了一想梦中的情景，觉得梦境究竟是梦境。世间上哪有那样容易的事，一手就把蓝田玉的手臂挽着，听了自己摆布，便是梦里，也未尝没有反应，你看那些青年破口大骂，竟要绑了我游街。若是自己真作出这一项事来，也就真有被绑着游街的可能。这样看起来，自己还是小心为妙，若是真弄成那样一天，那还有什么可活的，干脆自杀完事得了。想了一想，觉得是原来的计划不错。明日一大早起来，就离开这是非之地，自己可以用理智强迫了情感就范。这样想着，也就安然睡觉。

偏是天色刚亮，房门就咚咚敲的乱响，打开门来，那夏小姐和蓝田玉竟又一同的来了。丁古云笑道：“二位小姐怎么这样的早？”夏小姐笑道：“为什么不这样早呢？丁先生已经定好了计划，打算背着我们逃跑呢。丁先生，你这就该。蓝小姐这样诚心待你，你倒忍心把她丢了。你若是个有良心的人，你就应当为她牺牲。”丁古云看蓝田玉时，只见她靠了房门站着，低了头微笑。因问道：“你为什么不进来呢？”她道：“我进来作什么？你都要偷着走了。”丁古云挽了她的手，拖进房来，笑道：“我不走，我不走，我一定为你牺牲。”可是自己拖她拖的太快吧，拖进屋来的不是蓝小姐，却是夏小姐。夏小姐猛可的伸出手来，向他脸上一个耳光。骂道：“我和田艺夫公开恋爱，你就常说我们不是正经人。你是正经人，你干得好事？”丁古云被她这一下，打得脸腮上发烧。睁开眼来看时，还是一个梦。看看窗子上的白色月影，已长斜的倒在楼板上，想是好个半夜了。自己翻眼看着月光，很出了一会神。心想：怎么只管梦着她？难道是自己的欲望没有打断吗？这还了得，事情不过是有一线接近，自己就如此梦魂颠倒，若再进若干步，自己非得神经病不可了。在床上翻了个身，且向里面睡去。心里也就估计着，再

要看到蓝田玉，一定是梦，就不必睬她了。想着想着，那蓝田玉已经是站在面前，便喝了一声道：“这是梦！这是梦！我不信的。”这回算他猜着了，简直自己在睡梦里喊醒过来。可是自己这时起，远远已听到村鸡的叫声，在床上清醒白醒的睁开眼望了天亮。在枕上合眼养了一会神，便起床匆匆的漱洗了。他决定了躲开这地方，免得自己把持不住。会过了店帐茶也不肯喝，就走出旅馆来。这时，天地混然一团，早雾濛濛，几丈外的田园树木，都在乳白色的雾气里，隐隐的透出影子。那地面上的草，沾着了雾气，像是细雨洒过了。匆匆的走出这旅馆来，路径不大熟悉，在这密雾里，不辨东西南北，却不知向哪里奔汽车站。只好回身转来，向茶房打听。茶房道：“这样大的雾罩，长途汽车也不会开的。你先生还是在这食堂吃一碗茶等雾散了再走吧！我们这里还有两位赶车子的客，不都是没有走吗？”丁古云迟疑了一会，觉得这样大雾，蓝田玉也未必会到这里来；就是到这里来，我现在已觉悟过来了。青天白日的，我又会迷上不成。他站着只管摸了胡子出神，茶房倒误会了他的意思。因道：“你先生信我的话，决不会错。你这时候到车站上去，那里也没有人。”丁古云淡笑了一笑，便到食堂里去坐着。果然，这里也有几个人坐在座位上喝茶，并带了旅行袋或手提箱，显然是个要赶汽车的样子。这些座客里面，有三对是成双的旅客。并有一个中年汉子，带了一位极年轻的女子共围了一个桌子角坐着。虽然这样早晨，那女子已把烫发梳得清楚，脸上有红有白，脂粉擦得调匀，向那男子挤眉弄眼，不住的微笑。那男子看了这位年轻女子，也是嘻嘻的笑。丁古云就想到这一副尴尬情形，歇在这幽静的旅馆里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看看在座的人不少，谁也没有介意这一点上去。正是这个动乱的大时代，男女结合或分散，太算不得一回事了。假使我和蓝田玉这样，一般的很平常，自己少见多怪，倒有点庸人自扰呢。他看着别人的举动，自己捧了一碗茶喝，慢慢的赏鉴着。忽然有了娇滴滴的声音笑道：“在这里，在这里，还没有走呢！”丁古云抬头看时，正是夏蓝两位小姐，笑嘻嘻地站在食堂门口。他忽然一惊，心想，这不要是在作梦吧？昨晚上闹了一宿的梦，不是看到蓝小姐就是看到夏小姐。她们是来也容易，去也容易，怎么又来了？他如此想着，呆了一呆，就没有起身。这两位小姐倒没有什么踌躇，立刻走到他面前来，夏小姐先笑道：“丁先生不是说在这里耽搁一晚的吗？怎么又要走了呢？”丁古云因他两人已走到面前，而且已有一阵脂粉香气，送到了鼻子尖里，这已不能再疑惑是梦，便站起来向她们点了个头，笑道：“这样大的雾，你们也来了？”蓝田玉道：“因为是这样大的雾，料着丁先生没有走，丁先生一人在这旅馆里，一定又是很寂寞的，所以我约了夏小姐来看看丁先生。”说时，撩着眼皮向他一笑。丁古云本来是不肯正眼去看蓝田玉的，却偏偏自己向她看一眼之时，正碰着她红嘴唇皮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那小酒窝儿深深的漩着，实在有一种娇媚，觉得昨晚和今早上的努力，设法要避开她的计划，都成了灰烬；更也就不会再疑心，这是什么恶梦。这就向她两人笑道：“请坐，请坐！吃红茶呢，还是吃清茶呢？”蓝田玉倒好像更熟识一点了，她向夏小姐道：“密斯夏，我们就先坐一会再说吧。”丁古云笑道：“来来来，坐下吃些早点。”夏小姐看了蓝田玉一眼，微笑着和她一路坐下了。茶房送上茶杯。丁古云便问：“两位小姐要吃些什么点心？”夏小姐道：“那倒不必。这里都是城里买来的糖果饼干，是古典派。丁先生如不嫌弃，我挽留先生半日，到我们寓所里去坐坐，我亲自下碗面丁先生吃。”丁古云笑嘻嘻地，正想答复这个邀请。蓝田玉把眼皮

向她一撩，微笑着低声道：“那不好。”夏小姐笑道：“你以为我们屋子里乱七八糟的，不能屈丁先生大驾吗？丁先生也不是外人。艺夫来了，在我那小屋子里，一坐就是半天。”蓝田玉道：“丁先生怎样可以比他呢？老田是你好朋友。丁先生是我先生。”说着，飘了丁古云一眼。丁古云虽不解她拒绝自己前去是何用意，但在她飘过一眼之后，就认为她拒绝前去，是绝对的好意。便笑道：“不去打扰吧，雾开了，我还是要走。”夏小姐道：“密斯蓝，不是还有话要和丁先生说吗？”蓝田玉脸一红像难为情似的，低头微笑道：“也没有许多话。不过请丁先生和我多多寻点工作机会而已。”夏小姐将一个手指点了她道：“丁先生要和你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得意门生，他还有什么不帮忙的吗？只是丁先生要反对你上舞台演戏的。”丁古云笑道：“那也不见得。”说着，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大家默然了一会，夏小姐道：“丁先生，我托你一件事，你肯不肯？”丁古云笑道：“只要办得到的，无不从命。”夏小姐将带来的一个纸包，递给了他道：“这是一件毛绳背心，请你给我带把艺夫。”说时，笑着改学了一句四川话，“要不要得？”蓝田玉在旁边点了头，笑道：“要得要得！”丁古云笑道：“当然可以。不是为这个，夏小姐还不赶早向这里来呢。你对于老田这番情意，颇可称颂。”夏小姐笑道：“一件背心用不到一磅毛线。于今的价钱一二百块吧？而况我还是旧货。”丁古云笑道：“这不在钱上说话。而且旧毛线更好。”夏小姐向蓝田玉笑道：“看不出丁先生这道学先生，也懂得这一些。这有什么可欣慕的呢？丁先生若是要的话，一定有！”便望着蓝田玉。她将手表抬起来看一看，因道：“八点多钟了，你该去办公了。”夏小姐道：“你可以陪丁先生坐一会子，我是要走了。”蓝田玉道：“我也要走，我打算到城里去一趟，我先回家去写两封信吧。”说着，她站起身来。丁古云料着夏小姐又会打趣两句，教蓝田玉和自己同搭一程汽车，但是她并没有这样说。她也站起来笑道：“好，我们先告辞。改日我奉陪蓝小姐到丁先生寄宿舍里来奉访。丁先生欢迎不欢迎？”说着，抿嘴向他微笑着。丁古云也只好起来相送，连说“欢迎欢迎”。她二人缓缓的离开茶座，蓝田玉还回头向他微微点着头，笑道：“改日见，丁先生，恕我没有送到车站。”丁古云连说不必客气。她在夏小姐身后走着，到了食堂门口，还回转头来向他微微的笑着。丁古云站在茶座边，倒是呆了，再看到桌上放的两杯茶，夏小姐那茶，算喝了半杯。蓝小姐的这杯，只浅了十分之一二，记得她就是端起杯子来，在嘴唇上碰了几碰。于是坐下来，又凝神了一阵，不知她们赶了来是什么用意。莫非就是托自己带这件毛绳背心而已。那么，蓝小姐跑来干什么？或者是夏小姐怕面子不够，要她一齐来。不会不会。蓝小姐的意思，只看她走到食堂门口去，还会回转头来微笑。那决不是偶然。想到这里，又看了桌上蓝小姐的那杯茶，觉得颇有趣味；向着隔座的茶客张望一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这桌上，便猛可的把这只杯子移到自己面前来，却把自己这杯茶送了过去。这还不放心没人注意，又向左右茶座上看了，见他们实在不曾注意到这里，于是把蓝田玉喝的那只茶杯拿在手上，估量了一下，看她嘴唇接着的杯沿是哪一边？这竟是有心人发现了一处金矿，在杯子沿口上，有一小块模糊的红印子，那不成问题，必是蓝小姐的唇膏印。既是唇膏之印，那也就等于蓝小姐的香唇了，想到了这里，他情不自禁的，就把那胭脂印移就了自己胡须蓬蓬的嘴唇，缓缓的呷上一口茶。在这样呷茶之时，似乎有一股香气送入鼻中。而自己肺腑里，经一滴温茶灌溉着，也就像喝下去一杯浓烈的香酒一般，简

直是周身麻苏一阵。心里想着，有趣有趣。不想心里明明想着，口竟听着这心里的支配，不曾自主的，也喊着有趣有趣。他一个人在茶座上发出这种言语，把周围的座客都惊动了，全都向他望着。他喊出来之后，不到一分钟，他也发觉自己一人说话，回头向旁座一看，见有人望了他，他便一手摸了胡子，向着食堂门外道：“那一只猫追着一个麻雀，真是有趣得很。”有一个茶房，正经过身边，便向茶房笑道：“你们这只猫长得很好，不把绳子拴着，也不怕它跑了吗？”这样说着，四座的人才知道他是为了猫儿捉麻雀呐喊，也就不稀奇了。只是这么一来。丁古云就不大不好意思继续在这里坐着，于是把蓝小姐剩下的那杯茶都喝光了，就会了茶帐，带了夏小姐给的那个纸包，奔向汽车站。

十点钟附近，汽车随着雾气开朗，也就开行了。丁古云赶到寄宿舍里，同志们正在饭厅里围了桌子吃午饭。田艺夫自然也就坐在桌上。丁古云将手上的纸包举了一举，笑道：“我和你当了一回邮差了，你怎么样感谢我？”田艺夫虽不曾接过那纸包，在丁古云这一种言行上看去，已知道这纸包是谁寄来的。心里就埋怨着夏小姐荒唐。这种男女恋爱投赠表记的行为，怎好托老夫子传递？一阵惶恐，早是面红耳赤，放下了饭碗，赶着迎上前去，将那纸包接了过来，鞠着躬，连说“谢谢”。同座的人，早闪开了座位，让丁古云入座吃饭。他且不坐下，站在饭桌前，向田艺夫笑道：“这回去演讲，累坏了夏小姐，由下汽车起，直到离开旅馆为止，都在招待我。”他一连串的说着，似乎很有趣，及至把话完全说完了，却有点觉悟，便手摸了胡子笑道：“对不起，我说急了，话有语病。是今天早上，夏小姐到旅馆里来看我的，而且还带了我一位女学生同来。我说急了，原谅，原谅！”说着，便向田艺夫连连的拱了两下手。他不说明，倒还罢了。说明之后，田艺夫倒更是难为情，那脸红着涨到耳朵后面去。在座吃饭的人，都觉今天发现了一个奇迹。丁老夫子和田艺夫带了爱人的投赠，而且还说上许多笑话。就以他的话而论，他还受着夏小姐的招待，有一日一夜之久，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而看到艺夫难为情，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艺夫拿着空碗，盛了一碗饭送到空席面前，笑道：“无以为报，小小代劳吧。”丁古云也就哈哈大笑，坐下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又说着夏小姐要请他到家里去吃面，还是自己一位女学生蓝小姐没有表示同意，未能实现。又说，过了两天，夏小姐要带了那位蓝小姐到这里来。大家听他滔滔的叙述着小姐的事，这又是他向来不干的事，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也没有人敢去多问他。

饭后，丁古云笑嘻嘻的回到自己屋子里去，首先一件事，是拿镜子照照自己。一拿了镜子在手，立刻让自己起了一种不快之感。那镜子里面，呈现着一颗长胡子蓬松的脑袋。回想到蓝小姐那样漂亮而年轻。这一种对照，是人所不能堪的事。于是放下了镜子，靠着窗台站定，昂头望了天上的白云。不知站了多少时候，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烦躁，于是背了两手在身后，缓缓踱出大门来。这里有一道石板面的人行路，穿过了一片水田。这冬季里，川农不种庄稼，满满的蓄着明春栽秧的水，是一片汪洋，这水田埂上，栽着青的蚕豆秧子，界划了这梯形的水块。白鹭鸶三五或七八只，各自成群，站在浅水田里找小鱼吃。水田两边的山麓下，也有鹭鸶站在树梢上，好像是开的白花。人家放的鹅鸭在水里游泳，鹭鸶也有两只杂在它们队里。丁古云看到，心里就想着，动物都是有感情的，只要相处的久了，自然会成起伴侣来。不看这雪白的鹭鸶会和那笨拙的麻鸭混在一处？蓝小姐是一只白鹭，我呢？

总不至于是一只笨拙的麻鸭吧？心里想着，脚下是只管顺了青石板路走，抬头看时，水田落在背后，把这一个坪坝走完，到了屋对面的小山脚下了。这里有棵黄桷树，丑陋的树干，分着两根歪曲而满长了疙瘩的树枝，向天空里张爪舞牙。树枝铺张了半亩地方那样大，虽是冬天，还有一半巴掌大的蕉绿叶儿，抖颤着微风。树根下混堆了些石块，配着一座木箱子大的山神庙。他心想，此间的分路口，必有黄桷树，树下必有山神庙，此时无所谓，到了夏天，这浓厚的树荫下，是行人不忍离开的所在，一尊山神，也免不了依赖这黄桷树。这黄桷树好像是我，而这山神庙应该是蓝小姐。丑老的东西，有丑老的好处，没有这黄桷树庞大的浓荫，就不会有这座山神庙。再说我若是把这把大胡子取消，换了西装，也不见得就是怎样丑陋。他正这样站在黄桷树下，对了山神庙出神，恰好有批行路人由这里经过，他恍然省悟过来，回转了身向原路退回去。正好这路的前面，有个中年男子，背着个大旅行袋，随在一位少妇身后走。虽然看不见这少妇是什么面貌，然而她微卷了烫发的后稍，穿着窄小的花布旗袍，装束相当入时，比之后面这位穿旧蓝长衫的汉子，就丑美相差太多。可是他两人很亲密的说着话毫无嫌疑。这也可见男女结合，完全系乎感情，不在男人长得好看与否。那么，我对于蓝小姐也可以大做其感情工夫。感情是怎样入手呢，当然要由诚恳，殷勤，温存做起。这些工夫，在艺术家手里，似乎没有什么难办。但最大的前提，还是要密切的接触着。不然，就有诚恳殷勤温存各种水磨工夫，又怎能表示得出来。好！立刻写一封快信去请她来。想到这里，将手一拍，脚一顿，表示了态度的坚决，不料只管想蓝小姐，却没有理会到脚下的路，脚踏了个虚。眼见人向水田里倒栽下去，口里只喊得一声“哎呀”，人已躺在水田里了。

第七章 认定了错路走

丁古云在那猛可一跌之下，他下意识的还用两手到泥水田地去撑着。本来是两只脚插入水泥里，于今两手同向下插着，索兴也陷进了泥里去，自己胡乱挣扎着，打得水花一阵乱响，滚到人行路边，抓着路边的草，才撑起了上半截身子，喘过一口气，踏在石板上，低头向身上一看，成了个泥人了。衣服是蓝的，变了黄色。人向上升，长衫上的泥水，却向下倾泻着，所站的这两三块石板，全被泥水打湿，自己顿着脚，连喊了几声糟糕。真个是拖泥带水，一路印着水渍，向寄宿舍里跑。这坪坝上往来的人，不住地在身后大笑，丁古云既是羞惭，又是气愤，神经错乱的，胡乱向前跑。正是如此，到了寄宿舍大门口，还跌了个鲤鱼跳龙门，被石块绊了脚，身子直梭出去一丈路，扑跌在地上。好在这里是沙土地，上面又满长了青草，倒不怎么伤碍皮肤。可是在他十分懊丧之下，又跌了这样一跤，加倍的懊丧。爬了起来，喘着气向屋子里跑。王美今首先一个看到，随着跟到屋子里来，连问怎么样了？丁古云跌着脚道：“倒霉不倒霉？掉下水田里去了不算，在这门口，又摔了一跤。”王美今道：“衣服都湿透了，赶快换衣服。我去叫听差给你打盆热水来。”他这么一嚷，把所有寄宿舍里的朋友都惊动了。丁古云是老大哥，自不免一齐追进屋来慰问。足足忙乱了一下午，才把这个泥人收拾得干净。王美今和他是更投机一些的朋友，留在屋子里，笑问道：“好好儿的，你怎么会落下水田里去了？”丁古云道：“我站在水田埂上，看着那站在水里的白鹭，有些出神。不想后面来了个牵水牛的，对面又来了个挑担子的，三方面一挤，就把人挤下田里了。”王美今道：“你可别中了寒，打四两酒来冲冲寒吧。”丁古云笑道：“我也正想着喝一点酒呢。人在世上，一点嗜好没有，这精神就有点无从寄托。”说到这里，门外有人插言道：“哦！丁老夫子，不反对人有嗜好了。”说时，陈东圃缓步走了进来。接着扛了肩膀，笑道：“玩女人你反对不反对呢？”丁古云摸了两下胡子，微笑道：“你这话就应该受罚，女人上面，可以加一个玩字？”陈东圃笑道：“这话还得解释。丁先生的意思，是尊重女权呢？还是认男女恋爱为人生大事呢？”丁古云道：“都有！”王美今坐着，昂头向站立的陈东圃望着，微笑道：“这样看起来，丁先生讲演这一次，受过夏小姐的招待，已经被感化过来了。”丁古云笑道：“不要胡说，老田听到这话，岂不会发生疑心。”他这样说了，脸上也有点发着红晕，他想着，自己所得的遭遇，也许被他们知道一点了；因之又摇摇手向王陈两人道：“以后不必再说这话了。”王陈两人自己知道丁古云的为人，果然就不谈了；便是王美今提议打四两酒为他冲寒的话，也不敢再提。倒是丁古云自动的拿出钱来，教听差去打四两酒来，放在晚餐桌上，和两个好酒的朋友同饮。结果是自己只喝了两口，就不能继续了，倒是请了别人。不过他仅喝两口酒，倒提起了精神不浅，晚上掩起了房门，在菜油灯下，摊开纸笔，就写起给蓝小姐的信来。平常给朋友写信，最烦腻写那些无关事实的废话，一张八行，不容易写满，今晚写信给蓝小姐，却变了往日的气质。从中国抗战写起，继写到艺术家抗战的贡献，再写到彼此为抗战而遭遇的流浪生活，又再写到彼此的关系，应当互相帮助。然后一转，说到在女学生中，她是一个最堪造就的人才。接着便写上自己对蓝小姐这番倾慕，简直以艺术之神看待。最后才说到自己对于她愿竭尽一切力量来帮忙。不过昨日没有怎样谈得好，不知她究竟愿意哪一项工作，希望有个机会畅谈一阵。一口气把

信写完，将信纸数一数，竟写了十八张之多。写的时候，却也无所谓，放下笔，凝一凝神，眼看着灯发黄，颈子有点僵，手腕更是十分酸痛。但这封信的工作并没有完，既不曾校对，又没有写信封。正待再接再厉，火焰昏暗着，看时，灯盏里的菜油没有了。原来每夜一灯盏油，点两根灯草，总可点到半夜。心想，难道已半夜了？待要出房门去加油，站起来，偏头听听万籁均寂，全寄宿舍里人都睡了。走到房门口，正还在打算着。出去呢不出去呢？这火焰突然一亮，仿佛有人剔了灯草一般。这正是灯的回光返照。他猛可省悟，要去维持灯亮，然而不及移开脚步，灯已熄了，立刻满眼漆黑。他自言自语的说了声捣乱，只得暗地里摸索着去上床睡觉。但是桌上那一叠信纸，他是放在心上的，既怕耗子出来拖乱了，又怕风吹开了窗子，会把信纸吹掉，已经安然落枕了，这一想，复又爬起床来。他走时，虽然两手伸着，老远的就去摸索，可是又不曾顾到脚下。通一声，把一张木凳子踢倒，却吓了自己一跳。摸索着搬开了凳子，缓缓的摸到书桌上，通的一声，又把瓦灯盏推倒。口里连说着糟糕，两手在桌面上按了十几下，才按到那一叠信纸，摸开了抽屉，将信纸放了进去，才算放了心。不过重新睡到床上的时候，觉得在脚干上，很有点疼，必是那木凳子碰重了。这也不去管它，明日一早起来，先把这信校对后发出去要紧。现在当休息几个钟点，以便明日早起。这样想了，神经是支配了自己，听到村鸡乱叫，自然的便醒了。清醒白醒的在枕上睁了眼睛，望着纸窗户慢慢地发白。等着窗纸全幅大亮了，一骨碌爬起来，不由得又连连的叫了几声糟糕。原来有两张信纸，落在地上，被自己脚踏了，印了大半边脚印，赶快跳下床来，将两张信笺拾起来看时，却已完全不适用了。再扯开抽屉看看那十几张信纸，底面几张，全都染上了手指油印，正是昨晚摸过灯盏之后，又摸信纸，是自己手指捏着的油印。假如昨晚不发神经，不摸黑起来摸信纸，就不会有这种扫兴的事了。这样的信纸，如何能寄给蓝小姐？站着出了一会神，立刻下了决心，不开房门，也不洗脸漱口，坐到书桌边来，就按照了那毁坏信纸的张数，一张一张补写起来。为了怕写的字大小不与原件相同，就会不能恰好填满那张纸，于是把纸摸着原件，一个字，一个字的印着写。这困难自然克服了，可是埋头苦干之下，却把抽屉里一叠信纸写完了，到了抽着最后一张信纸，发现难以为继的时候，检点原信，还有两张信纸不曾补完，天下就有这样不巧的事，将手上这张信纸填补上了。就还差着一张纸。本想不开房门就把这封信补写起来的，这事已不可能，因为拿一张别的纸来补齐，这一叠信纸的样式就不一律了。他将信纸收到抽屉里，匆匆漱洗一过，也来不及喝茶了，立刻就走出寄宿舍到附近一个小镇市上去买信纸。不想买回来了，信纸与原来的又不一样，只得带了信纸式样，第二次再上小镇市上去买信纸。买回来后，还是掩上了房门，伏在桌上补写完那封信。寄宿舍里，早上本来是有一餐稀饭的。听差看到他关门工作，不知道他有什么要紧的事。只好随他，没有敢去请他吃饭。丁古云把信补好，自己又从头至尾看上一遍，贴好了信封邮票，赶快就出去寄。这是上午十点钟，他在早上三小时之间，匆匆的就出去了三次，同寓的人看到，不能不认为是一件奇事，只因他的脾气古怪，没有人敢问他罢了。他回来的时候，似乎是饿了，手里拿了几个烧饼。站在正中屋子里，靠了桌子喘气。这桌子上是有一壶公共用的白开水的。他将粗瓷碗斟了一碗水，手里捧着喝，一面向屋里走。王美今随着他身后走进屋子，因道：“丁兄今天很忙呵。我们正还有个问题等着你决定呢。”丁古云坐着，左手端了一碗白开水，右手拿了烧饼咀

嚼。因道：“今天赶着写两封家信。你有什么事和我商量呢？”王美今道：“你在写信的时候，来了一位尚专员。他说，会里的意思，愿我们筹办一些作品，送到华盛顿去展览募捐，希望你也参加。为了筹办这事，并可开支一笔款子。”丁古云听到最后一句话，心里忽然一动。心想，正愁着进行大事，缺少一笔现款。既是有这个要钱的机会，何妨顺便捞他几文？便道：“为了国家抗战，我当然照着气力去办。不过上次我的出品，为了原料不高明的原故，东西作得十分不凑手。这次若要作得好一点，必须给我一笔经费，让我自己到仰光去采办一趟原料。”王美今笑道：“教我们自己拿钱买飞机票，当然是困难的事。可是这事让公家出钱，那就太不成问题了。你这个要求，我想尚专员可以接受。”

丁古云道：“若是时间赶得及的话，搭公家汽车来往也可以，我不一定要坐飞机。原料方面，大概要三五万元的本钱。总而言之，若除了车票或飞机票不算，能给我那个数目，我一定有百十件作品贡献出来。”王美今点点头道：“你若是拿出一百件作品，只要这些个本钱，那不算多。今天入城，我给尚专员回信，就是这样说吧。”丁古云端了碗，缓缓的喝着白开水，凝神想了有四五分钟，因道：“就是再要多一点出品也可以，不过我要找一个助手。”王美今道：“但是你的助手很难找呀！”丁古云道：“只要给我钱，我自然有法子找。”王美今道：“作品自然是越多越好，你这个要求，尚专员也是乐于接受的。”丁古云向他拱拱手道：“那就全靠你帮忙了。”王美今笑道：“你老先生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对于含有政治性的钱，你是不要的。”丁古云一扬头道：“这话你何所见而云然？何况我为了抗战筹款，这小数目的本钱，由公家手里来，依然用到公家身上去，又不是我私人要钱，我为什么不要呢？你们一向是误会了我。我作事郑重，你们总认为是固执不通。假如尚专员能借一笔款子给我，我写一张字据给他，也无不可。若是所说的事不成，我还要把这项要求请托你呢。”王美今道：“为公家的事你又何必借钱去干？”丁古云把碗端起，将里面最后一滴白开水，向口里倒着，仰着脖子吞下去，似乎对他心里的意念，作了一个努力的动作，接着道：“我私人方面有点急用。”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颇为低微，说着并不自然。王美今相信他素日这尊坚实的偶像，倒未加以注意。他自有他的公干，看着时间还不算晚，立刻入城去了。

自这时起，丁古云添了一桩心事，不知道这五万元的希望可能实现？假使这五万元能到手的话，约来蓝小姐作一个工作助手，那美满而甜蜜的生活就可以实现了。真是那话，等人易久。次日一整天都望眼巴巴，盼望王美今回来，他偏不回来。下午五点钟，有一趟专程邮差送信到这里来的。也就希望有一封蓝小姐的回信，但邮差根本没有来。晚上，自己静坐在屋子里，默念着给蓝小姐的信上，可有什么不妥的句子没有？仔细想想，却是没有。那么，她为什么不回信呢？是不是信有失误呢？于是把那张快信收执，由抽屉里翻出来看了一眼。他自己呵的一声省悟过来。这上面盖的邮戳，明明是昨日的日子，至快今日下午才能将信送到，怎么就会有信来呢？他哦哟了一声，醒悟到自己是白白的焦急了一阵子。

但是他心里也不会闲着，他转念又是个想头，假如王美今进城所商谈的并没有结果，那又当怎么办？一个念头随着一个念头，这让他的姿态，也时时发生变换。他左手向里挽了，斜着倚靠了桌沿，右手托了脸，只管望了窗外出神。心里也在想着，假使这三万或五万元可以拿到手，一定请了蓝小姐

来作助手。她正需要找工作，我去找她来，她是不能不来的。自然，也许会引来一部分人的误解，可是，我不必顾忌这些。大时代来了，男女悲欢离合，这算得了一件什么事？天下弄女人的多了，也不见得有了女人，就毁坏了他的事业。我就是这样干，错了就跟着这错路走。他心里如此想着，口里也就喊出来“错了就跟着错路走”。随了这话，捏着拳头，在桌上咚的一声响拍着。正好有个勤务，提了一把开水壶进来，听了这话，吓得连忙向后一缩，连道：“丁先生不要开水，我提走就是了。”丁古云回头看着，先是愕然，后来又噗嗤一声笑了，他掩上房门，和衣横躺在床上，翻眼望了屋顶。便是这样直躺到黄昏以后，被勤务催过两次，才去和同人共吃晚饭。吃过晚饭，他又回到床上，去躺着。也不知经过多少时候，仿佛有点烦腻，于是跳下了床，在屋子里踱着步，转了两个圈子。因偶然推开窗户，见天上半轮月亮，发出一片清辉，心里立刻添了一番心事，就直奔了大门口去。背了两手，站在月光下，看那面前水田上浮起一层白白的云雾，对面那小山上的树，大小远近，挺立了一些树影子。唯其是今夜的月亮不好，这就更觉那晚上和蓝小姐同赏的月亮太好。睡在枕上，回味着那番景况，哪里睡得着。想着这番回忆的滋味，不可不让蓝小姐知道。而要蓝小姐知道，直率的由信上写去，透着不大含蓄，最好是作两首诗去打动她。诗这玩意，新体的呢从来没有干过，甚至报上副刊里登的新诗，看也不看，旧体的呢，略微懂一点，可是也有十来年未动过手了。虽然，因那事实就是诗料，总可以凑成几首诗。于是开始构思起来。只一转念便得了十四个字：“记得那宵月夜时，美人并肩看花枝。”这两句得了，接着便推敲第三句，“暗香阵阵薰人醉”……不妥，上面已经有了一个人字了，那么第一句美人改为阿娇罢。可是肩字又平仄不对，有了，改为携手罢。然而，并未携手过。心里把这三句颠倒去来改了一阵，便去凑第四句。说也奇怪，上面三句来得还容易，这第四句却老想不妥。自己是预先想定了，最后用上相思这个动人的名词的，把这“相思”两个字再凑上五个字，初以为不难，但想了许多，都不好，最后选择了“无言脉脉动相思”一句，颇觉得意，于是从头至尾默念了两遍。及至念到第三遍时，不由的咳了一声，暗想怎么闹个仄起平收呢？正好隔壁屋子里的时钟，两响，已过了午夜。算了算了，不作诗了，还是写信罢。他自己搅惑了大半夜，也就有些倦意，在枕上翻个身向里沉沉睡去。

不知何时被人捶着房门喊醒了，他叫道：“丁先生，丁先生，有了挂号信了。”这句话把他在五秒钟内，惊喜得哦了一声，翻身起来。这个身翻的太猛，哄咚一声，由床上滚到地下来。头正碰在床腿上，碰得两眼发黑。但是他想着这是蓝小姐的喜信，慢说是头上碰了一下，就是去了一只手臂或一只脚，只要保留住了这个脑袋，总可以去开门。他如此意志坚决，立刻跳了起来，将门闩拨开，打开门来，且不问面前站着是什么人，首先就问道：“哪里来的信？”说着话，伸手就把那伸在面前的信拿了过来。可是眼睛一看信的上款，虽写着是丁古云先生台启。而下款也是丁缄。从头至尾，把那左方一行自某地某人寄，细看一番，却是自己陷在天津英租界的太太写来的。随了这一看，自己不觉叹了一口气道：“她会在这个日子写信来。”把这话说过之后，抬头看清楚了站在前面的人，正是每次送家信前来，可以讨着自己欢喜的本寄宿舍的勤务。于是拿着信回执盖了自己的章子，顺手交他道：“讨厌！我正要睡觉，今天的信，怎么来的这样早？”那勤务倒不免瞪了眼向他望着。心想收到家信，这是该欢喜的事，他为什么说是讨厌？这也不敢

多说，自拿了挂号信回执走了。丁古云拿到信在手，自回到座椅上，匆匆的看过了，便折叠起来，塞在抽屉里。好在信上说着大小都还平安，只是差钱用，简直借贷无门。其余的事就不必怎样去细看，斜靠在椅子背上，昂头向屋顶上望着。因长长的叹了口气道：“现在我也管不了许多了，大时代来了，骨肉分离，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呆呆的坐了好几分钟之久，忽然又回味过来，自己还没有洗脸漱口。于是把勤务叫了来，胡忙了一阵。就走到寄宿舍大门口去站着。他笼了两只袖子，半抱在怀里，半昂了头，掀起了下巴上一大丛胡子。对天上望了出神，陈东圃也是在外面散步的，看到他这样子，倒也有些莫名其妙。便向前一步，扯了他的衣襟道：“丁兄，你接着家信，又引起了你满腹心事了。”丁古云根本未曾理会到陈东圃所说究竟是什么意思。便闲闲的答道：“这个日子只好各人管各人，谁还能带着家眷打仗吗？大时代的男女离合，根本不算一回事。”陈东圃笑道：“我不是这意思，你错了。”丁古云道：“我错了？错了就跟了错路走。”他说时，把脸色沉着下来。陈东圃看看他的脸色，又听听他的语调，却不明白他那意思。望了他没有向下再问什么。正在这时，遥遥见一乘滑竿，向寄宿舍走来。上面坐着的人，正是王美今。丁古云忽然心里一动，顶头迎了上去。王美今还没有下滑竿，便迎到他面前笑问道：“你坐着滑竿儿回来，想必身上有两文，接洽的事，一定有了头绪了。”王美今笑着点了两点头。滑竿已是歇下来，他刚是伸了腰站着，丁古云又笑着问道：“我的事有了眉目了吗？我急于要知道。”说时，紧紧跟了王美今后面走。一同到了屋。王美今这才向他笑道：“丁翁你为什么这样着急？你向来还要反对人家走政治路线呢。”丁古云道：“实不相瞒，我还等着你的消息，好去约我要找的那位助手。因为人家也等着我的消息呢。”王美今笑道：“就是这点事，你真热心。那么，你快去打电报吧。尚专员对于你的要求，完全答应了。而且还让我先带三千块钱来交给你布置一切。”丁古云拍了手笑道：“好极！好极！电报是没有，写快信去吧。我这就去写。”说着，扭身就走。出去不到两分钟，他又回转身来，向王美今拱拱手道：“你说的话是真的吗？这可不能开玩笑。”说时瞪了两眼。王美今看他这样子，倒有些莫名其妙呢。

第八章 一切不知所云

人家惊讶着丁古云态度异样的时候，他却有他异样的理由。他徘徊了两日之后，他知道事实没有幻想那般容易。王美今说是已带来了三千元可以取用，他过分的高兴之下，他疑惑这又是一场梦了。他对了王美今道：“你为什么注意着我？”他道：“你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丁古云道：“你不知道，我现在实是需要一笔用款。可是因你说得太容易了，我疑惑……”说着，向王美今微笑了一笑。王美今道：“我明白了，你是没有看到这钱有些不大放心。我就先把钱交给你。”说着，他在身上摸索了一阵，摸出一叠钞票交给了丁古云，笑道：“分文未动，都交给你了。”丁古云把新票子接过来一看，是整整的三十张一百元的钞票。字迹显然，这决不是假的，也不会是作梦。情不自禁的，就向他深深点了个头道：“多谢，多谢！改日请你吃饭。”于是放宽了心，回到屋子里去，伏在桌上写快信给蓝小姐。在写信的时候，仿佛感觉到有人来到身边。站了一下。但自己正在斟酌信上的字句，就未曾加以理会。及至把那句信写完了，脑筋里第二个感觉到，省悟过来了，身上正揣着三千元钞票呢，可别让人家掏了去。这一下子猛省，立刻站起身来，掏摸着自己的袋子。所幸那叠钞票，还在袋内，数了一数，三十张并未短少一张。正要把钞票放到袋里去，忽然一转脸，却看到桌上放了一个洋式信封，上面玫瑰色的墨水写着上下款，钢笔字迹，明明白白落着下款是蓝緘。这一高兴，立刻心房乱跳。却已来不及去妥帖处置那三千元了，随手放下钞票，就拿着信拆开来看。里而依然是一张洋信笺，横格子写着横列的字，简单的几句写着：

丁先生：来信收到。从头拜读一过，深深感谢您给予我伟大的同情。若有工作，我自然前来相就。但平白地加重您的负担，那倒不必。我也不是不能自食其力的人。特此奉复，并申谢意。

学生蓝田玉谨上。

丁古云在看第一句之时，怕第二句不妥。看到第二句的时候，又怕第三句不妥。他一直这样看下去，心里总是跳荡不安。等到把全信念完，居然没有什么拒绝的意思，尤其结尾一谢，教人看了心里高兴。于是放定了心，从头至尾，再念上两遍，直待把信看过三四遍，语句差不多都念熟得可背了，这才把信笺套入信封，送到床边木凳架着的箱子里收起来，把信收好了，这却又回忆到看信以前的动作，那三千元钞票不记得放在什么所在，这时却看不到了。仿佛那钞票是放在桌上的，何以会不看见了？于是打开抽屉里看看，桌子下面看看，口袋里摸索一阵，全都没有。这就奇了，自己清清楚楚，记得那个送信人进房以后，还掏出钞票来看过，一张也未曾少。在自己看信的时候，既未曾离开桌子一步，也没有什么人进房来，款子怎么不见了？于是打开抽屉，再检查一遍。桌上三个抽屉，全检查过了，没有。桌子下的字纸篓，也倒出字纸来，用手拨着字纸翻寻了一遍，没有。他想着，莫非是打开箱子收信的时候，顺手把钞票收进去了。于是又打开箱子来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全找不到了，这就站在屋子中间，呆呆的出了一会神，口里只管念着奇怪。这时，王美今走进屋子来了，见书桌三个抽屉全露了大半截在外面，纸张和零碎乱糟着的堆着，字纸篓打翻了，满地是纸字，箱子盖打开了，斜放在床头上。见丁古云手撑靠桌沿，撑住头坐着出神。便笑道：“丁兄你这是怎么了？”丁古云拍手道：“你交给我的三千元钞票，我顺手一放，不

知放到哪里去了？”王美今向桌上看时，见有一封信，上写着蓝小姐芳启的字样。信封下面，露出一卷钞票角，便抢上前将信封拿开，指了钞票道：“这不是钱，是什么？你还找呢？”丁古云看到了钞票，同时又看到王美今拿着那信，正是一惊一喜，立刻先把信接过来，塞到抽屉里去。王美今本来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及至丁古云这样一抢信，他倒感着奇怪了，自然他也没有说什么，站着怔了一怔，也自去了。丁古云对于王美今什么态度，他倒不怎么介意。将信粘贴好了邮票，匆匆忙忙就走出寄宿舍去，要到附近镇市上去投信，一面走着，心里一面思忖着，这时候去投信，一定赶得上邮局今日打包。明天一早，信可以在路上走，至迟明天下午，信可以达到蓝小姐手，后日，或者大后日可以得到回信。一来回就是四天，未免太缓。现在有了钱，耗费几个川资，算不了什么，何不自己再向她那里去跑一趟？想到了这里，不免就站着出了一会神。忽有个人在身后叫道：“丁先生今天不钓鱼？”回头看时，是附近一个赶场的小贩，他闲时常钓鱼，彼此倒是在田沟的柳荫下交成的朋友。因此触动灵机，向他笑道：“王老么，我看你没有挑担子，今天又是歇工的日子了。我这里出五十块钱，托你送一封信，你干不干？”那王老么听说五十块钱送一封信，这颇是件奇异新闻，便站住了向丁古云望着出神。其实他不站着也不行，因为这一条水田中间的人行路，已被丁古云站着堵住了。丁古云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计策是发生效力了。便在身上掏出一叠钞票，数了十张五元的，拿在手上，向王老么道：“这信是送到凤凰池新村。”王老么不等他说完，呵哟了一声道：“三十多里路，今天还不晓得走不走得拢？今天要回来的话更谈不上。”丁古云道：“我晓得是三十里路，我去过好几次，还不明白吗？这五十块钱只算川资。你得了回信，我再交你二十元。”王老么听说是七十元的价值，不觉笑了。因道：“真话？”丁古云看他已经动摇了，就把钞票和信，一齐交到他手上。接着又掏出十元钞票，向他一晃道：“这十块钱送给你消夜。”王老么笑道：“假使没得回信，浪个做？”丁古云笑道：“你也顾虑得周全。你拿一张收信的收条回来，我也再给你二十元，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去了没有呢？”王老么也认得几个字，接着信，看到信上写“蓝小姐启”几个字，他也有几分明白，点头道：“要得！我和你跑一趟。”丁古云道：“你有空？”王老么道：“空是没有空。你出这样多钱，要我跑一趟，想必有急事，我总应当帮个忙。”丁古云见事接洽妥了，看着王老么把信在身上揣好了，又叮嘱了他许多话，教他说明，信本来要由邮局寄来，因丁先生等着回信，所以改了专人送来。王老么答应着，他还不放心，送着他走了大半里路，又叮嘱了两遍，约明次日十二点钟以前，他要把回条交到。王老么走得快，他追不上了，方始罢休。

丁古云觉着办完了一件大事，便缓步走向寄宿舍来。但是心里轻松之下，又觉得有件什么事没有办一样，又仿佛是失落了什么东西。但仔细想想，并没有什么事要办，也没有失落什么东西，站着出了一会神。自走向寄宿舍去。这时同住的一些艺术家，已经知道经过尚专员的接洽，丁古云和王美今有了为国家出力的机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不免议论一阵。丁古云曾表示着，要有好的作品，就要有好的材料，自己打算跑一趟香港，去采买些材料。这倒是大家有同感。比如画师们，就感到在重庆无法购买颜料画笔，尤其是画西画的，根本就无国货代替，当然这一番打算，大家是无可非议的。晚间无事，王美今在也有所收入的情形之下，颇为高兴，到丁古云屋子里来坐着，商议赶制作品的程序。人逢喜事精神爽，不觉谈到夜深。丁古云尚无其他挂

念，安然入睡。次早睡到九点半钟，还没有起床，在乡下，这算十分的晏起了。忽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喊着丁先生，正是送信给蓝小姐的专使回来了。实在没有想到这样早他会回来，不是信没有投到就是碰了钉子。因问道：“怎么这样早就回来了，你没有把信送到吗？”门外答道：“回信都带来了，浪个没有交到？”丁古云道：“有了回信，好极！”这个极字声中，他已穿衣起床开了门。果然，王老么进来，手上举着一个洋式信封。丁古云且不说什么。首先拿过信来撕开信口，抽出信笺来。那上面还是简单的几句：“丁先生：信悉。十分欣慰，既有工作，且可去香港一行，那太好。但详情不明，生自难决定一切，准予明日来寄宿舍面谈。先此奉复。玉上。”丁古云先生草草的看了一遍，再又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并无错误。便向王老么笑道：“你实在会办事。”说着，在怀里掏出二十五元钞票交给他。因道：“这二十元是约好了的盘缠，另外给你五元吃早点。”王老么见他十分高兴便笑道：“丁先生，还道谢一下子，昨夜里住店，又是消夜，就花了十块。”丁古云虽觉他贪得无厌，也就又增加了他五块钱。王老么去后，再把蓝小姐的信拿着看了两遍。忽然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信上并没有注明日期，她说决定明日来寄宿舍，不知是指着哪一天，若是昨晚上回的信，那就是今天了。在她未来之先，应当小小准备欢迎一下才是。便追出屋来，要问王老么是什么时候得的回信。不想他有了几十元在身，一般的精神健旺，片刻之间，已跳得不见踪影。丁古云在门外站着出了一会神，心想，宜早不宜迟，只当她今天来就是了。于是叫了勤务来，把卧室和工作室，都打扫了一遍。卧室里除把桌椅齐理之外，把床上一床旧被单撤去，将箱子里收着的一床新被单铺起。被条也折叠得整齐。床下有两个瓦瓶子，是插花的，因没有花，久未用过，于是在床下拿出来，洗刷得干净。亲自到屋后山上，采了一大把野花回来，放在瓶子里，卧室和工作室，各供了一瓶。足足忙了一上午，直到同寓人邀着吃午饭，方才休息。平常他的饭量不坏，总可以吃两碗半饭，今天只吃了一碗饭，就匆匆的下桌，回房将冷手巾擦了一把脸，便向大门口去等着贵客。当他出门的时候，正要经过餐厅门首，王美今道：“丁兄，你到哪里去？”丁古云道：“你们先请吧，我暂不饿。”王美今笑道：“这是什么话？”丁古云已过身了，也不理会，自在门口站着，两手背在身后，昂了头向远处望着。陈东圃是个最喜欢饭后在门前散步的人，便也在门前平坦地上，缓缓踱着步子。见丁古云老是向前望着，因问：“你盼望什么人来吗？”丁古云道：“我望送信的。其实，我也不望哪个来信。”陈东圃向他脸上看着，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丁古云似乎有所悟，笑道：“据道家说，每日起来，对东方吸上三口气，有益长生。呵，我们这是朝南站着。东圃，你说我们这房子，是什么方向？”他表示着他态度悠闲，提出这样不相干的问题。陈东圃自不知他心里有什么事着急，也就不知道他是好整以暇。因随了他的话答道：“我们这房子是坐北朝南的倒是冬暖……”陈东圃正继续着向下说去，却见丁古云在地上拾起了一块碎石灰片子在墙壁上画着阿拉伯数字。似乎在列着算式，但并无加减号，有时他写着一列数目，有时又涂抹了，他对了墙上列着的数字，不断地摇头道：“不够！”有时又点点头道：“我自己少用一点，也就够了。”陈东圃倒是有些莫名其妙，也就只管站定了，看他闹些什么。忽然有人在身后娇滴滴的叫了一声丁先生，陈东圃回头看时，是一乘滑竿，抬着一位摩登少女来了。在她那份装束上，不能相信是丁古云的熟人，所以她那声丁先生，疑惑她不是叫丁古云。可是丁古云在她喊叫之后，哦哟了一声，就转身迎了

上去。笑着连连点点头道：“蓝小姐来了！蓝小姐来了！”他虽表现着十分欢迎，可是又透着有些手足无所措。他半弯了腰站在寄宿舍门口草地上，左手抱了右手，乱搓一阵，掉过来，右手又抱了左手乱搓了一阵，陈东圃他是为了这事大为惊讶，行动都有些失常，只是站在大门口呆望着。那蓝小姐究竟是出色当行的人物，从从容容的下了滑竿，向丁古云点过一个头，又向陈东圃点个头。丁古云见她向身后的人点头，这才醒悟过来，立刻回转身来向陈东圃笑道：“陈兄，我来和你介绍介绍。这是蓝田玉小姐，是我学生。”说着，又笑向蓝田玉道：“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古乐大家陈先生。”她笑道：“开音乐会的时候，我已经瞻仰过陈先生的雅奏了。”陈东圃见她满脸的聪明样子，就先有三分愿意，加之她大方而又有礼貌，也受她相当的感召。笑道：“呵！是。也许在什么地方见过吧？”蓝田玉抬起手来理了一理披到耳朵边的长发，微笑道：“我还记得呢，那次在成都游艺会里。”陈东圃点着头道：“是的是的，那次蓝小姐演着《茶花女》的主角。”丁古云见一来就宣布了蓝小姐的历史，便掉转脸来向陈东圃道：“她原来是学绘画与雕刻，抗战以后才从学艺术的宣传，我现在特意请她来帮忙，实在是个多才多艺的小姐。”说着不免抬起肩膀笑了一笑。陈东圃道：“蓝小姐远道而来，请屋子里休息休息吧。”这句话才把丁古云提醒。他见蓝田玉换了一个装束，翠蓝布的罩衫，一根皱纹没有，下面露出肉色丝袜，和玫瑰色紫的皮鞋，颜色调和之极；左手拿了伞，右手手臂上搭了一件咖啡色薄呢大衣。便在滑竿扶手上代接过这旅行袋与小提箱。蓝田玉“哟”了一声，笑道：“怎么好劳动先生？”陈东圃见那旅行袋很大，便笑道：“我代拿一样吧。”接过了丁古云手上的一件。丁古云笑嘻嘻在前引路，向蓝小姐笑道：“你看这寄宿舍多好！”蓝田玉点点头道：“环境相当的好。”丁古云道：“这房子不大好，泥墙草顶，完全是穷村居味儿。”说着话，将她引到了工作室里，向她笑道：“请坐请坐！你看，这屋子布置得还好吧。呵！这屋子里太脏，蓝小姐这大衣交我，和你送到那边卧室里去。”于是伸手接过大衣，连提箱一同送到隔壁屋子里去，人还没有过来，在那边屋子里便道：“蓝小姐喝茶呢？还是喝开水呢？我们这里可没有好茶叶。不过夏小姐送了一点好茶叶，也可以待客。”说着话，怀抱了一支温水瓶和两只玻璃杯过来。蓝田玉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安之处，站在书架子边，看那上面丁古云塑的大小作品。丁古云见她那细条的个儿，云缕似的长发披在肩上，不觉呆住了，闲闲的站着。陈东圃老远斜站着，也望了她后影。他一回头看到丁古云，笑道：“蓝小姐文静极了，不想在舞台上她能演《茶花女》这类个性极相反的角色。”丁古云道：“她聪明绝顶。蓝小姐，你看我的作品如何？”蓝田玉笑道：“丁先生的作品，自然是极好的。”丁古云笑道：“我们自己人，不能这样说，我找了你来，就是为了我的作品，需要你帮忙。”蓝田玉笑道：“关于雕塑我完全是外行，我可以帮到忙吗？”她说着这话，已是回转身来。在丁古云常坐着凭窗外眺望的那乘椅子上坐了。丁古云看到，心里就先高兴一阵，将热水瓶子里的开水，斟了一满杯，双手捧着送到蓝小姐面前笑道：“先喝一杯开茶，不，是开水，不恭之至。关于工作方面，我们慢慢的谈。这里并无外人。都是艺术界同志，你也不必过于谦逊。”蓝小姐笑着起身来，两手捧了茶杯道：“丁先生这样客气。”她那两只白嫩的手，指甲上的蔻丹。微微剥脱一层，不是那么鲜红，这残艳和那阴绿的玻璃杯，颜色非常调和而刺激。蓝田玉见丁古云眼光射在自己身上，倒很像没有感觉一样，却微偏了脸向一旁的陈东圃笑

道：“陈先生请坐。大家别这样客气才好。”陈东圃根本不曾和她客气，其所以未曾坐下，只因丁古云会有这样一个女学生来访他，这完全是一种奇迹；也就为了赏鉴这奇迹，所以忘记了坐下。这时她说了，倒不便依然站着。因点头笑道：“我们根本客气不了，只是请你喝白开水。”丁古云哦了一声说道：“是是，我去提开水来冲好茶喝。”说着，立刻抽身就向屋外走。但他一走出门，想起了让陈东圃在屋子陪着蓝小姐，未免不妥，走出门去，却又反身回来，笑道：“我看这样子罢，蓝小姐大概还没有吃饭，我们到小镇市上去吃个小馆子。”蓝田玉道：“吃饭不忙。”丁古云听这话音，并未加以拒绝，便笑道：“去去，我把夏小姐送的茶叶也带着。那里有小茶馆。我们这里的厨房，也是因为待遇问题，爱干不干，以致开水热水常常断绝。”蓝田玉道：“这寄宿舍里几点钟开午饭，吃过了没有？”丁陈两人便同时答应着。丁古云说：“没有吃饭。”而陈东圃却说：“刚吃过饭呢。”丁古云答应得很干脆，见陈东圃也说得很肯定，便道：“中饭当然是吃过了，晚饭没有吃。中饭我没有吃饱，正好奉陪。”他说到这里，回头看陈东圃，见他似乎在脸上带一点微笑，便皱了眉道：“而且我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说着，用手摸了胸脯。蓝田玉道：“丁先生有胃病，更不必客气了。我旅行袋里有干粮。”丁古云笑道：“我是胃神经衰弱症，假如和朋友谈得高兴，不知不觉也就可以吃两大碗。我们这寄宿舍里，伙食虽不高明，但聚餐的时候，总是高谈阔论，要不，我这胃病更厉害了，走吧，我们去吃一下。陈兄可以陪客。”蓝田玉笑道：“实在不必客气。”陈东圃拱拱手道：“我吃得很饱，不来陪了。”丁古云道：“你不去也好……”刚说完了这几个字，立刻省悟过来，这是什么话？正想找一句话来补充，把这语意改正。忽然门外有人大声叫道：“把滑竿钱拿出来吗？浪个做的，叫我们尽等，我们还要赶路。”蓝小姐脸腮上红着两个小酒窝儿一旋，微笑道：“只管谈话，忘记了打发轿夫了。丁先生，我那手提箱子在哪里？请你和我拿来。”丁古云道：“到我这里来了，还要你自己打发轿钱吗？”说着，站到窗户口上，向大门口招招手，把轿夫叫了过来。问明了是三十三块钱的，就在身上摸了八张五元钞票给他们，笑道：“让你们等了几分钟，赔偿你们的损失吧。”蓝田玉笑道：“丁先生总是同情于这些穷苦人的，其实我已经是多许了他们三块钱了。”丁古云微笑了一笑，觉得这话十分受听。

第九章 就算合作了

在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在附近小镇市上的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丁古云将蓝小姐让在一副座头的上首坐了，自在侧面相陪。他陪了笑道：“这个地方，完全是乡村风味，可没有你招待我所住的花园饭店。”蓝田玉道：“我只要有工作，吃苦倒是不在乎的；若能引起我工作的兴趣，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存身。”她这样正正堂堂说着她的见解，左手扶了饭碗，右手将筷子夹了一钉泡萝卜，放在嘴里，用四个雪白的门牙咬着，似乎在想着什么事，她望了墙上贴的一张宣传画在出神。丁古云将桌子中间陈设的一盘炒猪肝，向她面前移了一移，笑道：“蓝小姐，吃点这个，这是富于滋养料的。”蓝田玉且不理睬他的客气，忽然像有所悟的，向丁古云笑道：“丁先生给我的信，未免太客气了。”说时，眼珠在长睫毛里一转。丁古云被她这一问，也笑起来，一时可又没有预备答词。只含糊了道：“那也都是实话。”蓝田玉道：“正是如此，我有一句话，急于要问丁先生。”丁古云听她说有急于要问的一句话，倒未免心里跳上两跳，没有敢插言，静等她的下文。她笑道：“丁先生信上说，可以筹到款子三五万元，到香港去一趟，这话是真的吗？”丁古云被她这一问立刻兴奋起来，挺了胸脯子道：“这一点不假，全是真的。”因把尚专员接洽的事，和她说了一遍。蓝小姐听着他的话时，待吃不吃的，将筷子爬着饭，脸上不住的露着微笑。等着丁古云报告完了，便道：“那么，丁先生的意思，我是明白了。你是借了这个机会帮我一点忙，在经济上提携我一把，这实在是让我感激的事。不过无功不受禄，丁先生信上说，要请我作助手，帮你赶作出品。可是我对于雕塑这一类的事，简直不知道大门朝哪里开呢？”丁古云笑道：“请你作助手，这不过是一种说法。谁又要你帮我弄什么作品呢？你托我和你找工作，我想无论介绍你到哪里去，也没有让你在我身边自由。一切我都和你设计好了，在这附近疏散的民众家里，和你租一间屋子，你就住在那里，所有开支，我都替你付了。需要多少零用钱，也无须和我客气，应当花的总得花。我就先放一笔款子在你手上，听你自己去用，用完了再到我这里来拿。你说，还有什么困难没有？你说出来，我好设法和你解决。”蓝田玉听了他说到用完了再去拿那句话时，早是轻轻地噗嗤一声笑了。这就道：“我还有什么困难呢？可是我总要有份工作，心里才能安然。”丁古云笑道：“假如你感到兴趣的话，每天到我工作室里坐坐，也就行了。这都不必去管他，这是极容易解决的事，现在所要问的，你对于我这种安排法，满意不满意？”蓝田玉道：“怎能说是不满意，只是于我心有不安而已。”丁古云道：“你为什么不安？这不安，是对公言，对私言呢？对公，我拿国家的钱，我替国家作了事，你和我作助手，是与国家无干；对私，拿我的钱，你以为没有和我尽到力，而有不安。你难道不知朋友有通财之谊？我又没有什么嗜好，挣了钱也是无处花，帮助了朋友，也就等于自己花了一样。这是我情愿如此，你不必管，日子长了，你焉知又不能帮助我？譬如工作忙起来，你替我去开开会，写写信，不都是帮助了我吗？”蓝田玉笑道：“若是这样把范围放大起来，那我就有了办法。譬如丁先生破了袜子，让我和你补补袜子底呀；寄宿舍里的饭菜吃得腻了，让我和你烧碗小菜吃吃呀。”丁古云听了这话，头向上一伸，将右手三个指头拍了桌沿道：“对极了！对极了！”他高兴之余，嗓音提高，不免引得全饭店里人都向他望着。好在这时，不是在饭馆吃饭的时候，饭店里还没什么食客，只是让茶房们向

他注意。丁古云谈得高兴，绝不理会。蓝田玉看看他那样子，只是微笑。因低声道：“丁先生太兴奋了。这里人多，我们回头到寄宿舍去谈吧。”丁古云坐在侧面，正好看她那半边脸上的小酒窝儿，似动不动的。她的脸并不偏过来，吃着饭，只把眼珠向人一溜，她虽然不曾向自己说得什么，这比向自己说了千百句情话还要醉人，心里荡漾，不知怎样将话去答复她才好。自己面前是空摆了一双筷子不曾拿起来用，这时却不知不觉的将筷子拿起，将筷子头在桌面上画着圈圈。蓝小姐总是带了一点微笑的。这时便又向他笑道：“丁先生叫了三四个菜，我一个人哪吃得了？你也陪我吃一点吧。”丁古云点点头道：“好，我陪蓝小姐吃一碗饭。可惜我不会喝酒，要不然也不至于教你吃得太寂寞。”说着，招了招手，叫么师盛了一碗白饭来，也随着吃，不想吃开了胃口，吃完了一碗，又吃一碗，竟是比蓝田玉还吃得更多些。彼此放碗后，她笑道：“还是我劝丁先生添一点儿的好吧！要不然，这肚子多委屈？”丁古云笑道：“实不相瞒，今日中午，我因为等着你来，这顿饭，没有好好的吃，只吃来了一小碗，这时倒是饿了。”蓝田玉笑道：“这就是丁先生不对了，既是饿了，一坐下我就劝丁先生吃两碗的，为什么到了后来才吃呢？”丁古云抬起手来要摸胡子，手一接触，又去搔搔鬓发，笑道：“正是这样可笑。我和蓝小姐一谈得高兴，连肚子饿也忘记了。”说话时，么师喊着帕子凉水。便扭着一股灰色的热手巾把子来。他递了一条手巾给蓝田玉。她接过来早嗅到一阵汗臭味。便耸着鼻子尖，唔了一声，将手巾扔在桌子角上。丁古云笑道：“这实在是不堪承教。若不是要在这里小茶馆坐坐，我就引蓝小姐回寄宿舍去洗把脸，我那里有干净手巾，可是……”蓝田玉已把她带的小皮包打开，取出一条印花纱手绢，擦了两擦嘴。丁古云这就没有把话说下去。但吃了满嘴的油，也不能不擦，就把桌上擦筷子剩下的方块草纸拿了一张，在嘴上涂抹。蓝田玉又在皮包里拿出一方旧白纱手绢，向丁古云手上一抛，笑道：“请用这个手绢吧。”随了这手绢抛来，便是一种脂粉香气。这虽有五成旧，洗得很是干净，而且上面有两点胭脂印渍，正可证明这是蓝小姐自用之物，他没有想到蓝小姐一来就有这样体己的待遇，实在是想不到的事，那一颗心房，几乎乐得要由腔子里直跳出来。连忙笑着鞠了两个躬，他把手绢在胡子蓬松的嘴唇上擦抹了一会，也不知有多少下，但不敢用重了力气，仿佛这手绢也是像蓝小姐一般娇弱，若是用力，就要擦磨坏了。可是蓝田玉见她那用惯了的手绢，在胡子丛里乱擦，颇也有点不快之感。丁古云方才把手绢用完，她便笑道：“丁先生，您若不嫌脏，这手绢我就送了你吧。”她口里这样说着，心里可在想着，擦得脏死了，谁要拿回来？丁古云呵哟了一声，笑道：“那……那……那太好了！”说时，把手绢折叠了，就向怀里揣着。蓝田玉笑道：“这饭馆子里，没有留恋之必要。丁先生，我们到哪里去？”丁古云这才明白过来，自己还不曾付饭帐。于是立刻掏出钞票来，付过了钱。向她道：“在这小街转角的所在，有一家小茶馆，他那店门对着面前一排山，并没有房屋拦挡，比较幽静。”他说到“幽静”这两个字，似乎不妥，把话便停止住了。但偷看蓝小姐时，她并没有什么感觉，直向外走会。丁古云随在后面走，高兴极了，见路上人都向自己注意，心里不免有了三分得意。心想，你看我就带着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走；同时，他又连想到，常看到西装男子们挽了一个女郎手胳膊走，不问她是否长得好看，都有自得之色，那时颇替他们难为情，于今也一尝这滋味了。心里这份得意，几乎把胸前这部胡须，要一根根的竖起来。到了这小街头一家小茶馆里。蓝田玉一

看是临着水田面对青山的所在，恰好是背过了街上来往人。但这茶馆里，只有两副座头，似乎他根本不曾预备着有大批人士光顾。倒是店门口，搭了个松骨棚，上面盖了些赭黄色的松枝，还有那枯萎了的瓜藤，不曾扯去。这下面有七八张布支的交脚椅，夹了几张茶几，但这时全茶馆并没有一个人。丁古云站定了脚，笑道：“我们就在外面坐吧。这个时候正好两点钟上下，乡下人吃中饭去了，小茶馆子里人很少，我们可以谈谈。”蓝田玉站着，只回头看了看布椅子，丁古云料着她是嫌脏，立刻把椅子端到一边，掀起自己蓝布大褂的底襟，在上面挥拂了一阵，然后送到原处，向蓝小姐笑道：“凑合着坐坐罢。”蓝田玉把皮包放到茶几上，笑道：“在乡下过日子，这就无所谓。丁先生或者总会认我是个不能过苦日子的小姐。”她坐下了，向他一笑。丁古云本隔了茶几要在她下手坐着，可是经她眼睛一溜，又似乎感到有点未妥，又掉转身坐在她对面去。那茶馆里么师，提着开水壶出来，向丁古云笑道：“呵哟！今天丁先生请客，又是自己带好茶叶来了。田先生今天没有来？”蓝田玉听了，这才知道田艺夫也常和夏小姐到这里来喝茶的。因向丁古云道：“丁先生在这里很熟？”丁古云笑道：“你怎么晓得呢？是听到夏小姐说的吗？她和老田感情好，实在可以作男女交朋友的一种标准。对于老田为人，夏小姐实在有相当的认识。蓝小姐，你和夏小姐是好朋友，你觉得……”蓝小姐却把手绢握了嘴唇微微一笑，然后指了么师道：“人家拿着开水还等你拿茶叶泡茶呢，茶叶可以拿出来了。”丁古云呵了一声，才由衣袋里掏出一小包茶叶，交给了么师，么师将茶泡了自去。丁古云和蓝小姐周旋了这么久，就没有什么难为情之处，把自己所预备进行的计划，从容详细的告诉了她。最后他归纳起来，作了一个结论道：“所要求的采办原料的费用，五万元是不成问题了。由香港来去的这笔川资，也可以出在公家，假如蓝小姐愿意到香港去，这飞机票子，我负担就是了。回来之后，有三个月的工作，可以把作品弄出来。这三个月里，自己除了原来的津贴，当然还可以加些办公费，蓝小姐既是我的帮手，公家办大事，也不在乎你一个人的薪水。三个月之后，看机会吧，也许可以人跟了作品一路到美国去。我知道蓝小姐早有出洋一趟的意思，我当……”说到这里，周围看了一看，然后坐到蓝小姐下手那张椅子上来，向她低声笑道：“我可以把一部分作品，作为你的出品，万一有那机会，你也一路出洋去一趟。纽约大厦，那还罢了，好莱坞岂不是你心向往之的圣地？”说到这里，丁古云固然像坐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船上。蓝小姐也忍不住只管微笑，最后她向丁古云眼睛一溜笑道：“丁先生替我设想太周到了，只是怕人事变化太多，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美丽。”丁古云道：“然而不然！”说着，他将指头蘸了茶几上溅的茶水，连连在茶几面上画了两个圈圈，因笑道：“古人道得好，‘有志者事竟成’。”蓝田玉笑道：“丁先生这样鼓励我，我就作下去试试看吧。听了夏小姐说，寄宿舍里是不容留女宾的，今天晚上，我在哪里安歇呢？”丁古云道：“这可要屈你一晚，今晚上只好在这街上小客店里住一晚了。好在我的被盖还不十分脏，我可以和蓝小姐搬了来用，这比用那小客店里的被褥总好些。前次夏小姐到这里来找老田，就是这样安顿的。”蓝田玉笑道：“我就愁着这个问题，所以带一床毯子来了。据夏小姐说，这镇市上的商店，也勉强可住，就是被褥不能用。每次来，总累得田艺夫先生把自己被盖搬了来。我觉得现在为抗战入川的人，谁的被盖也不富足，快冬天了，分人的被褥，未勉强人所难。”丁古云道：“那毫无问题，我有两床被，一床褥子，天气还不冷，我留下一床被足够了。”

蓝田玉道：“丁先生分我一床被就是了。”丁古云道：“这些小事，可以毋须讨论，我们合作下去，另有光明的前途。”蓝田玉看他说此话时，脸上颇现着几分得色。不是初见面时那样拘谨，因笑道：“我年事太轻，一切望丁先生提携，一切也望丁先生指教，希望丁先生总记得我是您一个学生。”说话时，她将两只脚交叉着伸出去，她不望丁古云，而望了自己的皮鞋尖。丁古云在十分高兴之下，听了她这句话，看不出她是什么态度，便沉思了有几分钟。在这沉思的时候，望到对面茶几上去，捧起茶碗来喝了两口茶，这雾季虽没有太阳，他也抬头看了看天色。笑道：“天色大概不早了，我们同回到寄宿舍去？和其余几位先生见见吧。”蓝田玉道：“我也正有这个意思。既是要在这里工作一个相当时期，对这里几位艺术大家，总要有点联络。”说着，他噗嗤一笑。照着刚才她提出的建议，未免趋于郑重一方，丁古云几乎不便说什么了，现在她又笑嘻嘻地了，那句话也就立刻消失，高兴起来，和蓝小姐上街去看了客店，又买了些花生橘子，同蓝小姐回寄宿舍来。在半路上，隔了水田，见有一个长衣人在另一条小路上徘徊。蓝田玉随在丁古云后边，却站住了问道：“那一位是不是陈东圃先生？”丁古云还没有答复呢，在那条路上散步的陈东圃，居然在姿势上看出蓝小姐是在打听他，便弯了腰高声笑问道：“二位回来了？”蓝田玉将小皮包的花绸手绢取出，迎风向陈东圃招了几招。陈东圃也不须她叫，已经快步走过来了。一面跑着，一面笑道：“蓝小姐对这小镇市上的印象怎么样？当然是……”他只管仰了面，向着这里说话，却没有看到脚下，田埂上路又很窄，早是一脚踏入田里，人向前一栽，所幸田边上还没有水。两手撑住田埂，不曾倒入田里，仅仅踩了一脚泥而已。蓝小姐并不以为滑稽可笑，倒迎上前两步，问道：“陈先生摔着了没有？这里路真是不好走。”陈东圃拍着身上沙土，站起来笑道：“没关系。我们是常常的摔倒，我们丁兄，前几天就跌到水田里一次。”丁古云点了头笑道：“真有这么事，实不相瞒，那天还是为了寄信给蓝小姐，才出来走这一趟路的。”蓝田玉向他点了几下头，笑道：“那我谢谢丁先生了。可是我还得谢谢陈先生，若不是先生说破了，至今我还要埋没丁先生这段深情。”说着，又向陈东圃点了两个头。他本来觉得走路摔了一跤，有点难为情，经着她这份儿客气，心里一痛快，也就把难为情给忘记了。三人一路说笑着，一路到了寄宿舍，依然到丁古云工作室坐着。丁古云道：“陈兄，我想，对这里几位先生们，该介绍着和蓝小姐认识认识吧？她以后常要在这里帮助着我，少不得有要求大家指教的地方。”陈东圃摇撼着身子点了头道：“这话极是。我去看看，现在有些什么人家里。”说着，他向外走。寄宿舍里听差，却在过道上迎着他道：“陈先生，有几个男学生要见你。”陈东圃是个吃粉笔饭的人，见学生是极平常一件事。他听说之后，并不加以考虑，就走到会客室里来。果然，这里有四个穿了青年或灰布短衣的学生，满身的尘灰，带了走长路的样子，脸上红红的，只是一个也不认识；其中一个年长些的道：“陈先生，对不起，打搅你了。我们原是要见丁先生，有事和他商量的。”陈东圃道：“哦！你们不是要见我的。”那学生陪笑道：“还是要见陈先生。因为刚才我们在街上经过，看到丁先生和他小姐在一处吃饭。谈话正谈得很有兴致，当时我们没有前去打搅。”另外一个年纪轻些的学生，便插嘴笑道：“因为丁先生作过我们多年的老师，我们是知道他的脾气的。男女之间，他不许人随便谈着交际的。看见他的小姐在那里，我们不敢过去。后来我们在附近转了一个圈子，就没有看见丁先生了。以先到寄宿舍来打听

过两次都没有回来，所以我们来请教陈先生。”陈东圃听了他们的话，心里踌躇一番，倒不便将他们引去见丁古云。因道：“不知四位有什么事商量。”大学生道：“我们都毕业了，算是找到了工作。于今在机关里服务，第一件事就是要保人，保人越有名越好。”陈东圃点点头道：“我明白了，不用说了，你们将保证书放下来，等丁先生回来，我教他填上姓名，盖好私章，你们明天来拿就是。”大学生问道：“丁先生是不是和他小姐一路进城去了？”陈东圃道：“你们明天下午来取信件就是。”这四个青年意在找保，自不去追问丁先生的行踪，将保单交给陈东圃，自走了。他在各寄宿舍房间里看一看，见各位先生都在家，便先通知了一声，说是有一位丁先生的女学生，要来拜见。大家都为了丁先生的面子，表示欢迎。只有田艺夫躺在床上看书。听了他的话，笑道：“何必有劳阁下？”陈东圃以为他是谦逊之词，因道：“我受这位小姐之托，不得不问。”他说着去了，倒真是肯负责任，他却引了蓝田玉向各屋子拜见一番。那结果很好，每个屋子里主人，都笑嘻嘻地送出他的房间。尤其是两位戏剧家，一位是仰天先生，一位是夏水先生，他们正坐在屋子里谈天。蓝小姐对于别位艺术家，都是以弟子之礼进见。现在到这屋里看见这二位，陈东圃一介绍之后，她抢向前一步，伸出手去，先和仰天握了一握，微鞠了躬道：“仰先生，我真是久仰的不得了，今日才能得见。”仰天拿出戏剧作家老牌子来，点头笑道：“蓝小姐是剧坛上一个红人。”蓝田玉且不忙去辨护这句话，又伸手向夏水握着。她握了且不放手，一面摇撼着，一面笑道：“汉口一别，两三年了。夏先生好！”夏水笑道：“呵！蓝小姐？你益发漂亮了。”蓝田玉依然握了他的手，连连摇撼着道：“一切请多指教。”夏水笑道：“好哇！加入我们这个团体，我们欢迎呀。”蓝田玉这才放了手，向仰天笑道：“仰先生一定肯指教我们的，假如我真想成剧坛上一个红人的话，还要仰先生和我导演两本戏。”仰天笑道：“好吧，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只管对我说。”于是两人笑着同把她送出房来。最后，她到田艺夫屋子门口站着，没有进去。点个头笑道：“田先生，有人带信给你，请多多照应一点。”田艺夫笑道：“那是义不容辞的。明天我请你吃便饭。”蓝田玉笑道：“叨扰的日子长着呢，也不忙在明天。”田艺夫道：“进来坐一会儿吧。”蓝田玉道：“我的一切事情还没有布置好，明天谈吧。”她说说着，自向丁古云这边屋子走来。见陈东圃和他们都站在过道里迎着。陈东圃笑道：“各位对蓝小姐的印象都很好。尤其是夏仰两位，志同道合欢迎之至。”说着，三人一同进了屋子，丁古云连连的笑道：“好了，好了，这我们就算合作了。”

第十章 甜的辛苦

自这时起，丁古云有事忙着了，当天安顿蓝田玉在小镇市上客店里去歇下，第二日早上，向店里去迎着她，带向附近一家庄屋里去，租下了一间房子。关于桌椅床铺之类，寄宿舍里还富余着几份，就督率着寄宿舍里工友，陆续搬运了去，连伙食茶水灯火，一切琐碎事件，丁古云都和蓝小姐顾虑周详的计划到。蓝小姐在这小镇市上，又勾留了半天，在下午的时候要雇一乘滑竿回到夏小姐那里去，以便把行李搬来长久住下去。丁古云因此回到寄宿舍来，到屋里去，匆匆忙忙打开箱子，将三千元钞票，剩下来的二千余元，又取了三百元在手，匆匆的就要出门走去。陈东圃手上拿了几张纸，笑嘻嘻的走了进来。因道：“昨天等着你半天，你都没有工夫，现在应该和人家办一下子了，因为我约了人家今天来取的。”说着，将丁古云由过道里拦回到屋子里来，丁古云自是不能违却他的情面。及至接过那纸单一看，是四张保证书。他摸了胡子笑道：“我的仁兄，这种好事，一下子你怎么和我兜揽许多？”陈东圃道：“是昨天你教我介绍蓝小姐去见各位朋友的时候，来了这样四位学生。我决不能那样不识相，把他们引了进来，因之我说你还没有回家，且答应下来，打发他们走了。”丁古云道：“就是你引他和我见面，那也没有关系。他们糊里糊涂的来找人担保，我当面就可以拒绝他们。”陈东圃道：“我不那么糊涂，胡乱给你揽保人作。你看看这保单上的姓名籍贯吧，全是从你读书多年的学生。在情理上说，他们找你作保不过分。在道义上说，你也应当和他们作保。”丁古云听说是他的学生，便把那四张保单仔细看了一眼，果然，四个人的姓名，自己大体都记得，正是自己教导多年的学生，因沉吟着道：“保呢，我是可以和他们承担的。但是一下就保四个人？”他沉吟了两分钟，他回想到陈东圃所说，在道义上应当作保那句话，便忽然一摇头道：“你这话我不能接受。我的学生多着呢，照着你的说法，是我的学生，我就有作保的责任，那我要替人作多少保？况且先生教学生，至多只是教他去怎样找职业，并不是担保他找到职业。”陈东圃笑道：“你保与不保，自然是你的事。不过我要说句持平的话。你的女学生，托你找职业，你就把这责任完全承担过来。不分昼夜，和她忙着。至于你的男学生，你就和他们填……”丁古云两手同摇着笑道：“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我和他们填上这四张保证书就是。”说着，将四张保证书盖上了图章，填好了名字，一齐交给陈东圃。他虽是接过去了，笑道：“你交给我干什么？又不是我要你保。”丁古云抱了拳头，向他拱拱手道：“对不住，我要到小镇市上去一趟。他们若是来取保证书，就烦你交给他们吧。”说着，也不等陈东圃答复，抬腿就向外走。他笑道：“你忙什么？我也不能拉着你，你不锁门就走吗？我知道这几天你箱子里很有钱。”丁古云笑着呵了一声，从新走回屋子来，把房间反锁了。然而走出寄宿舍来，又遇到了波折，正好那四个学生来取保单。他们顶头碰见了丁古云，齐齐的站在路边，向他深深的同鞠了一个躬，又同叫着丁先生。丁古云立刻板了面孔，向他们很严肃的微微点了一个头，因道：“你们托陈先生交给我的保单，我都和你们盖了章了。”说到这里不觉把眉毛皱了起来。因道：“你们年纪轻的人，作事太欠考量。怎么四个人找保，都找的是我一个人。”那四个学生，没有敢作声，静悄悄的站在路旁。丁古云挺着胸，瞪着眼睛，手摸了胡子望着他们道：“那四张保证书，放在陈先生那里，你们去拿就是。你们务必知道，这保人的责任可轻可重。你们到机

关里去服务，要好好的作事，不要丢了我保证人的面子。”说完，横扫射了大家一眼，打算要走开。其中那个年纪大些的学生，势逼处此，有话不能不说。先红着脸走近一步，向丁古云郑重着道：“我们还有点事，想请求丁先生帮忙。我们四个人大概欠缺着一二百元，支持眼面前的零用，想和丁先生通融一下。等着我们第一个月发了薪水的时候，就借款奉还。”他低着声音，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话说出，几乎不敢抬头。丁古云听说是要借钱。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因道：“你们还是在过学生日子，简直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形，我们当教员的人，有整百块钱可以腾挪出来借人吗？我们现在过的这份穷日子，比你们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你们既然向我开口了，我总不能让你们过于失望。”说着，伸手到衣袋里去摸索着，把一卷零钞票取了出来共是二十多元。因把几张一元的留下，将四张五元的交给了那学生，正着脸色道：“于今的二十元，实在不成个数目。但是在咱们当教员的口袋里，这不是小数。不过谈不上借，送给你们做回城的路费罢。你看我所剩也只有这一点了。”说着，将那几张一元票向他们伸着，让他们张望一下，这四个学生，看到丁古云这种态度，觉得庄严之中，兀自带了三分慈爱。他身上只有二十多块钱，却把了大部分的送人。接过钱来，彼此默然望了一下，那个大学生道：“我们也知道先生们困难。丁先生这样待遇我们，这情义太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只有将来再图报答吧。”丁古云点了个头道：“小镇市上，还有朋友等着我，我没有工夫和你们说话，你们直接去找陈先生吧。”说着，头也不回，径奔小镇市上那客店里来。老远见着蓝田玉垂了两手，站在客店屋檐下，只管向东西两头张望着。丁古云跑两步迎上前，笑道：“累你久等了。”蓝田玉皱了眉笑道：“还有几十里路走，怕是赶到家太晚了。”丁古云道：“滑竿雇好了没有？”蓝田玉微撇了嘴道：“早就雇好了，那几个抬滑竿的正在街头上等着，来催了好几回了。”丁古云笑道：“不要紧，不要紧，马上就走。你带不带着旅行袋？”蓝田玉道：“东西都预备好了，放在柜台上了。”丁古云再也无须她说什么，便跑到柜台上把她留着的小旅行袋，提了过来，赶快在蓝田玉面前举着，笑道：“是这个袋子吧？我交给抬滑竿的就是。”他长衣飘然的在蓝小姐前面走着，一直奔到街头上，看到有乘滑竿停在那里，便又回转身来，迎了蓝小姐笑道：“还好，还好，滑竿在这里。”蓝田玉微皱了眉，低声道：“不要当了他们的面这样说。他们知道我们等着坐轿子，越发是拿娇了。”丁古云笑道：“不要紧，川资我和你预备得很充足的。”说着，在衣袋里掏出了两叠钞票，数也不数，就笑嘻嘻的送到蓝田玉的手上。她倒并未辞谢，看了一看，因道：“回头来，安顿这个家，还需要很多的钱呢。”丁古云道：“我自然都为你预备了。”她抬起手腕上的手表看看，没有多话说，自坐滑竿走了。丁古云在这街头上呆呆的站着目送了一程，却听到有人叫道：“丁先生我们已把保证书拿来了。”丁古云回头看时，正是那四个来相求的男学生，他们肃立在路的一边，执礼甚恭。因问道：“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倒没有理会。”一个学生道：“我们也是刚来。丁先生等什么人吗？”丁古云道：“没什么，我在这里散散步。”那学生笑道：“听说先生预备了许多作品，要送到美国去展览。”丁古云道：“你们怎么知道这事？”学生道：“报上登着这个新闻了，丁先生总是艺术界的权威。虽然在抗战期间，也不会闲着。我们说是丁先生的学生，我们也十分荣耀。”丁古云听了这话，不觉手摸了胡子，微微笑道：“那也不见得。”另一个学生道：“真的。我们口试的时候，那机关口试的主任，问我学艺术的时候，受哪个

的影响最深。我自然就说出了丁先生来。他说丁先生不但艺术登峰造极，难得人格最好，学问和道德溶化起来，才是标准的知识分子。一个口试的先生，肯和受考试的人大谈其天，这是他中心佩服出来的表示。”丁古云又摸了两下胡子，笑道：“也许是他崇拜偶像的错误观念。”说着，对他们四人看看，见他们从容不迫。又向天上看看，因道：“时间不早了，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一个学生道：“我们商量着，今天不回去了，就住在这街上小客店里，明天再走吧。”丁古云听了这话，不觉心里吓了一跳。因正色道：“这是你们胡闹了。你们无故在这里歇一晚，还要吃顿晚饭，我送给你们的二十块钱还不够呢。城里有事，为什么不早一点回城去？”学生道：“我们也是这样说。因为田艺夫先生遇到了我们，留我们在这里住一晚，说是有话和我们谈谈。”丁古云道：“田先生是太不知道你们艰难。留你们在这里住一晚，为什么不让你在寄宿舍里住呢？”学生道：“还是田先生指定这家小客店让我们去住呢。他说和店老板是熟人，他可以去招待我们。”丁古云正色道：“你们要听我的话，我不会骗你，不要把有限的几个零用钱，在这里浪费了。天色还不十分晚，赶快进城去吧。”那四个学生借了他二十块钱，自是很穷的表示；既然很穷，哪里还可以在这里浪费。见丁古云在爱护之中，表现了十分严肃的样子，不敢违拗，依了他的话，就告辞向城里去了。丁古云又在路头上站着，直望到这四个学生不见了人影，才回身向寄宿舍里来。他心里自也想着，田艺夫此举，分明是有意开玩笑。回家之后，在屋子里约摸休息了五分钟，便背了两手在屋子外散步，特意赶到田艺夫房间的窗子外面来。只见他和衣躺在床上，将两只脚带了鞋子，架在头床边的桌子上，只管摇撼了。口里念着诗道：“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且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丁古云在窗子外来回走了几趟，他吟诗吟得高兴，并没有加理会，他只好笑着叫一声老田。田艺夫跳起来笑问道：“蓝小姐呢，她一来了，你真有得忙的。”丁古云摇摇头道：“这也是没有法子，从前是有事弟子服其劳。于今年头变了，乃是有事先生服其劳。她去搬行李去了，以后少不得要常常麻烦你。”艺夫听了，作出一番郑重的样子，点了头道：“你提起来我才记起。有几个学生来找你作保，我怕他在这里纠缠了你，让你脱不了身，我教他们住在街上。”丁古云故意使脸色很自然，微笑道：“我已小有资助，让他们进城去了。”田艺夫笑道：“这真不得了，一个蓝小姐，已是把你那三千元花得可观，而……”丁古云摇了摇头道：“她不曾白花我的钱，有她的工作，过两天我见着老尚，把她的薪水，正式提了出来，那么，就不致于连累到我了。现在我和她垫出几个钱来，将来自然会归还我的。我还告诉你一点消息，明天她来的时候，夏小姐会同着她来。为的是来帮着这布置一切。”田艺夫笑道：“她对我说，她有点不敢到这儿里来，怕你反对她。”丁古云哈哈笑道：“这是笑话了。我反对她作什么？我正要感谢她呢。那次我去演讲，多蒙她招待。”田艺夫笑道：“蓝小姐来了，我也非常之欢喜。以后夏小姐来了，不必住小客店，就可在她那里下榻了。”丁古云笑着连连点了两下头道：“对了对了，不但是下榻，简直可以和蓝小姐在一处吃饭。因为蓝小姐的伙食，我已和她计划好了，由我们这里分送一份给她。”田艺夫道：“又何必这样麻烦，就在我们这块儿吃饭不好吗？”丁古云摸了胡子沉吟着道：“其实是未尝不可，不过这个例没有破过。”说着，不觉微笑了一笑道：“夏小姐来了，你何妨提议一下呢。”于是乘着这话因，就踱到他屋子里来谈话。这次谈话，他表示着很亲热，足谈了两小时。田艺夫在

这度长时间的谈话中，不住的发着笑，微表示着投机。

到了次日上午，二人到小镇市上去坐茶馆，不到一小时，两乘滑竿，一挑行李，歇在他们面前，果然是夏蓝两小姐来了。丁古云笑道：“老田，把行李歇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就请二位小姐到那边屋子去罢。”田艺夫笑道：“全凭你作主。”丁古云向那挑子招着手，自己便在前面引路。夏小姐赶着走了几步，回头看到蓝田玉落后很远，便低声叫道：“丁先生，你恼我吧？”丁古云愕然，回头望了她，她扭着颈子一笑道：“不是别的。我介绍蓝小姐和你认识了，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丁古云这才明白了她的用意。哈哈一笑道：“你客气，你客气。她本是我的学生，我也义不容辞。”说着，蓝田玉和田艺夫也跟了上来。夏小姐回头笑道：“老田，你看丁先生和蓝小姐设想多么周到？你老是马马虎虎的。”田艺夫笑道：“那情形不同呀。蓝小姐是他的得意门生。左一句丁先生，右一句丁老师，你看，你就是这样老田长老田短。”夏小姐笑道：“那也容易呀。我立刻叫你田老师得了。”田艺夫摇摇头道：“我情愿你叫我老田，一叫老师，事事就有个拘束了。”夏小姐回向蓝田玉道：“你瞧，话都是他一个人说。”蓝小姐也格格的笑。一路谈笑着到了赁房子的所在。那里房东经丁古云再三声明，已经知道他和蓝小姐是什么关系。而且，丁古云给与他的利益也很厚，一间屋子的租金，连茶水在内，每月法币一百五十元。和当时的生活水准，要高出两倍；而且已经先付两个月，所以房东太太也就动员了他全家的劳力，将租给蓝小姐那间屋子布置妥帖；蓝小姐将行李搬来了，送到屋子里，展开就可适用。房东将一行人引到屋子里时，地下扫得干净，窗开了，放进来新鲜的空气。那寄宿舍搬来的白木桌子上，已把丁古云用的花瓶拿来摆着，里面插了一支新开的红梅。房东太太很快的提了一壶开水来泡茶，她笑向蓝田玉道：“我们从前到汉口去住过两个月，下江人的习惯，我们都晓得。你在这里住着向下看吗。下江人说话，总有你家这个称呼。你家就是多谢的意思，你说对头不对头？”她一进门一阵的致欢迎词，只闹得蓝夏两人只管皱眉。可是丁古云并不感到怎样多余，还笑嘻嘻的向她敷衍着，陪坐谈话。她的七岁小姐，穿了蓝布棉袍，赤着双脚进来了，丁古云夸她很清秀，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来给她，说是蓝小姐送给你买糖果吃的。这五元钞票，在物价上虽然不足称道，可是房东眼里看来，倒是十年难遇金满斗的机会，十分高兴。她就是到过汉口的人，她就知道摩登交际场上是怎么一回事。看到这里两男两女，向蓝小姐道着谢，竟自走了。这里夏小姐帮着蓝小姐把床铺叠好，将小网篮里零用物件取出，在桌上洗脸架上布置好，已是午饭时了。丁古云便邀着大家到小镇市上去小吃了一顿。饭后夏小姐向田艺夫丢了一个眼色，说是要他陪了去散步一会。田艺夫如约陪着她走了。剩下丁古云陪了蓝小姐。蓝小姐是有了家的人了，她自向新搬来的家里走去。丁古云随在她身后，不知不觉的也走到那新居来。这庄屋门口，有些树木和两丛竹子。走到竹林下，蓝田玉手攀了一枝竹枝，站着出了一会神。丁古云见她向四周打量着，以为她是赏鉴风景呢。站在她对面笑道：“要说这地方有什么特别好处，那也是说不上。不过这屋子建筑在高朗一些的所在，大概是不会闹什么潮湿的。”蓝田玉向他身上又打量了一下，微笑道：“为我的事，忙了丁先生两天了。这样一来，不是我来帮丁先生的，成了丁先生来帮我的忙了。丁先生有事，只管去，不必管我了。”丁古云笑道：“我既然把你安顿在这里，当然要把事情弄妥帖了，这两天我是停止了一切工作。”蓝田玉抿着嘴唇低头想了一想，先摇了两摇

头，接着沉思一会，又摇了两摇头，笑道：“那不好。人家正盼望着丁先生拿出作品来，赶快的圆满了那个筹款的计划；若是这样，谁肯拿出大批的经费来让你去优游自得？”丁古云点点头道：“你这话对的，把你安顿好了，明后天我就去和前途接洽。”他说时，依然闲闲的站在一棵松树荫下。蓝田玉向竹子里面看看，又向丁古云看看，见他是那样闲闲的站着，只得向他笑道：“我要回去写两封信了。五六点钟，也许我要到你们寄宿舍里来。”丁古云这才会意过来，笑道：“那么，我不送你到屋子去了，晚上等你吃饭。”蓝田玉连连点着头自去了。丁古云正感觉到自己的殷勤将事，有些引人家的烦腻，不免呆了一呆，只管看了她的后影。可是她走到大门口，却回转身来，抬起一只手，高过头顶心，向这边招了两招，笑道：“谷摆！谷摆！”说毕，一闪腰肢，笑着钻进大门里去了。丁古云看了，不觉自言自语的笑道：“这孩子活泼泼地，天真烂漫。”这才高高兴兴的回寄宿舍里去了。

到了黄昏时候，是田艺夫招待夏小姐，顺便邀着丁蓝两位一道到小镇市上去吃晚饭，大家是尽欢而散。依着丁古云的计划，要在次日早上，约着大家吃早饭。不想到了七点钟，就有一个专差送了一封信来，通知王美今，说是莫先生今日由城里下乡，顺便要来拜会拜会各位艺术家。这信是尚专员写来的，他知道丁古云是位老教育家，根本不想吃政治饭，对于莫先生很是有点傲气。这一傲，对于丁古云无所谓，可是莫先生是位泰斗，这透着与面子有碍。因此在给王美今的信上，又特地提了一笔说：“莫公不但政治上有其地位，年来公余之暇，手不释卷，学问亦造诣极深，既来探望，应向之表示敬意，望婉达古云兄。”王美今拿到这封信在手里，也踌躇了一会。丁古云的脾气，二十年来如一日，越是教他服从，他越会骄傲。先且不拿出信来，很从容的踱到丁古云屋子里，向他笑道：“今天老莫会到我们这里来，拜会我们。”丁古云本坐在桌边写字，放下笔站起来，望了他问道：“开什么玩笑？”王美今正了脸色道：“真的。老尚特意专差送一封信来通知我们，希望我们好好招待一下。”丁古云道：“这真奇了，老莫肯这样屈尊就教。那么，我们在礼节上不要亏了他，免得他说我们的闲话。这里是汽车所不能到的，我们应当到公路上去欢迎他，他说的是几点钟来？”王美今道：“大概两小时内可以到了。”丁古云道：“那么，一面教人把屋子打扫一下，烧着开水等候。我和你到公路上去欢迎去。”王美今不想他的态度，却十分恭敬，自己所预备的话，自不须说出来；匆匆通知了全体同人整理衣冠，便和他到公路上去接。这公路和小路的交叉点，恰不在小镇街市上，丁古云率领七八位艺术家，不敢入街市，就在小路口上等候着。虽然这是雾季，偏偏今日天气很好，黄黄的太阳，整日的晒着。这小路上，虽有两棵小树，又不能避荫，大家在路上徘徊着，摆摆龙门阵，免了站着光晒。每当一辆小汽车，远远的来了，大家就紧张一阵。可是汽车到了面前，却不是莫先生。这样闹了两个小时，欢迎的人，缓缓的有些懒意，就陆续回到寄宿舍去吃午饭。大家疲乏已极，就无意再摆阵欢迎了。丁古云和王美今商量着，若一个欢迎的人都没有，未免不敬。王美今也正在托尚专员，接洽大批款子，当然同意他这个建议，两人未敢回去，匆匆在小镇市上吃过两碗面，茶也没有来得及喝，买了两块钱橘子，带着在公路上剥了解渴。这黄黄的太阳，越来越上劲，当它西偏了，晒得人周身出汗。但二人依然不敢走开，继续在公路上徘徊着。直等着日落西山，毫无希望。方才回到寄宿舍处。所有在寄宿舍的艺术家，都埋怨着老尚和人开玩笑。但丁古云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倒是私下向王美今说着，

恐怕是莫先生有事，临时耽误了，明天还得继续等候。只是他另有一件事忙，不曾看到田艺夫与夏小姐，打听打听蓝小姐，也没有来，立刻舀了盆热水，在屋里洗了一把脸，就要向蓝小姐那里去。正好食堂里开着晚饭，大家都说：“丁先生还到哪里去？天晚了，莫先生不会来了，吃饭吧。”丁古云说不出所以然，只好陪了大家吃饭。饭毕，天已夜幕张开了。这已是个下弦日子，外面漆黑，伸手不见掌。丁古云到公共厨房里去，借了一支灯笼，将烛点了，也不走大门，由厨房里就走出去，天也和人别扭，天和白天反过来，一个星点没有，灯笼所照不到的所在，黑洞洞的，什么看不见，偶然有一两个火星在黑暗里移动，正也是走夜路的忙人。自己小心着走过几段水田中小路，远远有着狗叫声。在狗叫的所在，冒出了一点灯火。这火与自己越走越近，直到身边，水田中的小路中间，两下相让，看清楚了，正是田艺夫拿了一支铁柄的瓦壶灯。他先笑道：“我就猜着，这小路上来的灯火，也许是丁老夫子。”丁古云道：“今天老莫说要来，你并不曾去欢迎，夏小姐也不见。我来看看你们。”田艺夫笑道：“我还记得两句诗，‘每日更忙须一至，夜深还自点灯来。’”丁古云笑道：“非也，你看，蓝小姐初次来，我怕她不惯。我一天不照面，不能不……”田艺夫道：“你听，那屋子里的狗，拚命的叫着，蓝小姐和夏小姐都睡了，不去打搅她们罢。去了，房东也不会来开大门，徒然惹得狗叫。”丁古云听了这话，呆站了一会。田艺夫道：“你不信，你去试试。”说着，伸开了瓦壶灯，对面让过丁古云，自行向寄宿舍里去。

第十一章 为了什么折腰

这件事该丁先生感着为难了，若是不理他吧？那村屋外的狗兀自叫得厉害，前去开门，无非是惹着人家大惊小怪；若是依了田艺夫的话，就这样的回去，这岂不是白来一趟？他这样的呆站了一会，低头看看灯笼里面的蜡烛，已所剩不多，事实上也不让自己徘徊在这里，他一扭身体回头看走过的田艺夫时，那一盏瓦壶灯的光亮，已是走得很远了，又因为自己这一扭身体，来得太猛，将灯笼里烛光闪熄了。天色本来黑暗，在猛可烛光自灭之下，眼前越发漆黑，脚下站在什么地方，已看不出来，只得提起了嗓子，高喊着艺夫。那田艺夫被他的狂喊声浪所惊动，只得提了那盏瓦壶灯来，将他迎回寄宿舍去。一路上埋怨着他，他只是呵呵的笑，并没有说着什么。他心里自也想着，虽然一天不曾理会到蓝小姐，她明知道自己有事缠住，决不会见怪，便是不知道有事缠身，以她那种自视很高的情形而言，她也不会有什么表示的。明天早上起来，邀着田艺夫一路，去请这两位小姐到小镇市上去吃油条豆浆吧；可是也不必太早了，太早了，透着自己性急，也是不好的。在睡在枕上而未曾睡着的时候，便预定了次日早上九点钟去找田艺夫，可是次日早上，还不到八点钟，自己虽已起床，还没有开窗子，就听到夏小姐在房子外面叫道：“丁先生还没有起床吗？我们早就来了，起来起来，我们等着你呢。”丁古云听说，立刻将窗户推开，却见蓝田玉笑嘻嘻的站在那芭蕉下面。便笑道：“呵！蓝小姐站过来一点吧。那芭蕉叶子上面积聚了昨晚的宿雾，到了早上，变了小水点子，这时候正好要由叶子尖上，滴了下来。”蓝田玉笑道：“滴一点露水在身上，那也没多大关系。一个人若露水珠子也承受不起，我看也不必活在这宇宙里了。”丁古云被她这一番辩驳了，透着刚才那番好意，除了有一点多事，还是暗暗讥讽着她太娇嫩了，因之只管勉强的笑着，红了老脸没得什么话可说。蓝小姐于说过之后，也有点后悔，两手扯了一片大的芭蕉叶子下来，顺了那叶上的筋纹，一条一条的撕着。夏小姐站在一边看到，伸手扯了她的衣襟将她拉过来，笑道：“你这孩子说话不知高低，对老师可以这样开玩笑的吗？”蓝田玉被他这样一打诨，就明白过来了，因笑道：“我总觉得丁先生的生活过于严肃了，我总有意和他在这严肃的气氛里，加进去些趣味，其实不是开玩笑。我想，丁先生总能谅解这一层。”说着，她又很快的瞥了他一眼，虽然在她这一瞥中，只是眼皮撩起，一转眼珠。丁古云早已经看到了，而且深切的了解着她是什么意思。因道：“对的，对的！只有你们少女们的天真，能引起我们中年人的朝气。”他说到“中年”两个字，还怕听者轻轻的放过，却说着格外沉重。夏小姐笑道：“怎么说是中年哪？丁先生你那股子好学和勇于工作的精神，简直是青年呢。”她说完了这句，似乎十分高兴，有一种由内心发出来的狂笑，要由嗓子眼里喷射了出来。然而她又不愿笑，立刻掉转身，拉了蓝小姐就走。丁古云因她所称自己为青年的理由，是根据自己好学勤快的原故，未尝不能成立。多少老头子还都自负着为老少年呢。人家高兴说着，他也就高兴听着。两位小姐走过去了。那好言语的回味，还让他对着窗子外的芭蕉树笑了一笑。及至不见她们，恐怕她们由大门口转道到屋子里来，便赶快整理好了床上的被褥。听差送了水来，也就匆忙着漱洗，但是他倒是白忙了。两位小姐都没有来。他又换了一件蓝布大褂，直接向田艺夫屋子里去，他猜着两位小姐是必向那里走去的。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道：“我们在这里呢。”回头看时，田艺夫笑嘻嘻地站在来

宾室的门口，不知刚才由这里走过去，怎么没有理会到屋子里有人。走向那里时，两位小姐站在桌子边，一个在理着鬓发，一个扯着衣襟，似乎等着无聊，已准备要走的样子。便拱手道：“真是对不起，让二位在这里久等了。走，我们一块到街上添点滋养料去。”夏小姐笑道：“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丁先生说笑话。”丁古云笑道：“夏小姐总喜欢拿我开玩笑。”夏小姐正要辩说这句话，忽听得寄宿舍里人声一阵喧哗，王美今匆匆的跑了来，红着脸，微微的喘了气，站在房门口笑道：“莫先生来了！”这一声报告，不但教丁古云的脸色立刻郑重起来，在座的男女，同时脸色为之肃然，把嬉笑的面容都除去了。丁古云道：“已经到了这里吗？”王美今笑道：“政治家总是有政治家的风度的。大概他怕突然而来，有点让这里的先生感到不便。他在公路上等着，派人先到这里来通知一声。这里我已托东圃兄布置，还是我们……”丁古云道：“好的好的，我们两个人去欢迎去。”说着，他扭身就向外走。但走不多远，他又回转身来，向蓝田玉笑道：“这真是对不住，我又要失信了，恕我不能奉陪。这……喂！老田。”说着，向田艺夫拱了两手，笑道：“你大概是不去见莫公的。那么，就请你代陪二位小姐到街上去吃点心，请代会东。”说着，在身上取出几张钞票，交到艺夫手上。田艺夫并不推辞，坦然的拿着。丁古云又笑嘻嘻的拱了一拱手，方才走去。夏小姐笑道：“老田，你这没有什么话说了。你拿着人家的钱，请你拿出一张嘴来，代表人家去吃一顿，你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吗？你也应当学学丁先生为人才好。”说着，推了田艺夫就走。田艺夫出了大门，笑道：“我虽不怕老莫，但是带了两位小姐同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他，究有些不便，我们由小路走吧。”他说时，真的挑选了水田中间一条小路走去。夏小姐笑道：“人家那样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特意下乡来看你，你陪了两位小姐，躲到一边去，本来有些说不过去。”田艺夫鼻子里哼了一声，接着道：“你瞧！我们现在拿个三四百块钱，真成了那话喝酒不醉，吃饭不饱。凭着我浪荡江湖十几年，到哪里去挣不了几百块钱。他自命是大人物，我也不把自己看成小人物，我去欢迎他？他不高兴我，至多把我这只闲饭碗打破。”夏小姐笑道：“丁大胡子向来也是你这个说法。可是他现在就改变作风了。”田艺夫本走在她前面，于是站在小路分叉的田埂上，等最后一个蓝田玉走到面前，才笑道：“我说，蓝小姐你可要明白。人家向来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蓝田玉酒窝儿一掀，眼皮儿一撩，向他笑道：“不为五斗米折腰？你天天吃饭，也没有打听五斗米值多少钱？”田艺夫道：“你别装傻吧。上海人打话，假痴假呆。他这样卑躬屈节去欢迎老莫，可是为了一个人。”蓝田玉一面走着，一面说话，已是走在田艺夫前面了。田艺夫看她的后影，双肩微抬了一抬，似乎带着笑意了。她笑道：“自然是为了一个人。”夏小姐在最前面，笑着没作声。田艺夫道：“他为了谁呢？”蓝田玉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他为了莫先生是一位教育界的权威。”田艺夫哈哈笑道：“岂有此理！”夏小姐回转头来笑道：“你才岂有此理呢。她说自然为了一个人，这话就恰到好处，你这个不知趣的人，打破沙锅问到底。作文章要像你这样说话一般，一点含蓄也没有，才是下品。”田艺夫呵呵大笑，身子一歪，一脚落入田里，踩了一脚的泥。所幸他穿的是皮鞋，提起脚来，在活草上擦擦，也就干净了。夏小姐笑道：“一个人总不可以兴奋过甚，什么事过了份，就要出乱子。我听说丁大胡子滚到泥田里去了一回。”田艺夫道：“你又是一句大胡子，你难道讨厌他的大胡子。”夏小姐红着脸，回转头来，呸了他一声。田艺夫走着路，自言自语的

道：“老丁为了他要塑出自己一副尊严的偶像，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蓄了胡子，他蓄胡子，至不自然，是有所为而蓄的。既是有所为而蓄的……”夏小姐拦着道：“不要提这个问题了，我肚子饿了，快些走吧。”田艺夫笑道：“不要忙，我们应当在这小路上互相交错过去，不要碰着了老莫。”他交代明白了，两位小姐，方才不去催促他。果然，不到十分钟的时候，隔一片水田。望到丁古云王美今引着莫先生尚专员在那边石板路上走去。他们在这里看到丁古云，丁古云也在那边路上看到他们了。原来他虽在作欢迎专使，他心里可在叽咕着，不要又遇了个正着。这时见他们由小路过去，在眼角一飘之下，心里坦然，而心里也就暗暗连赞田艺夫是解人。他正这样打算着，恰好紧随在他身后的莫先生在发言了。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的地位恰成反比例，非常之低微，不留心是听不到的。而况他又说的是家乡国语，也不大好懂。因之丁古云听到他发言的时候，立刻半侧了身子走路，好带着后面的人，而且心无二用的仔细听着，这就管不到隔了水田的蓝小姐了。莫先生脸上带了微笑，他道：“这地方风景很好，有山有水有树木，有田园。这重庆郊外，山谷虽多，却缺少溪流，这里难得有这一弯流水绕了你们的寄宿舍。”丁古云笑着答应了一个是字。莫先生又道：“我到乡下来一回，我就要发生着很大的感慨，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到乡下来休息几天呢？”丁古云笑道：“莫先生怎么能休息呢？莫先生对着国家负了多大责任，国家是不容可莫先生休息的呀。”莫先生点头道：“唯其如此，我就很羡慕各位在这里的生活了。”丁古云不愿说这里的生活有可羡慕的，而又不愿驳莫先生的话，只是回转身来，微笑着点了两点头。莫先生见他们寂然，也就了解他们的意思，便笑道：“自然物质上大家是很清苦的，不过我们忝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当看破一点。孔夫子说，士志于道，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丁古云笑道：“是的，我们就是这样想。也因为这样想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无知无识的人，都大发其国难财，我们毫无怨尤。莫先生可以到我们宿舍里看看，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日子，是过得相当刻苦的。”说着话时，已经到了寄宿舍大门口，里面几位先生，由仰天、陈东圃引着，一齐迎了出来。莫先生慢慢的走，清瘦如仙鹤，鞠躬如也，抢上一步，伸出右手五个指尖，颤巍巍的，和欢迎的人，一一握着手。从从容容说着：“大家好，大家好。”丁古云又在前引路，将莫先生尚专员引进了刚才两位小姐坐的招待室里。这里墙壁上，有白纸楷书的横披，“齐庄中正”四个大字。并有一副四字对联：“淡泊明志”，“慷慨悲歌”。莫先生见那字写得龙蛇飞舞，先笑了一笑，点着那颗半苍白的头道：“很好！不失艺人风度。”再看正中壁上，有一轴孔子画像。配了这全屋的白木桌子竹椅子，不带一点灰尘，真是严整而淡雅。桌上一个大瓦瓶，插着一丛晚菊几枝淡红的梅花。颇也不因贫寒而失其雅趣。他打量一番坐下来。向大家道：“请坐请坐！”尚专员因莫先生夸赞这对联措词，便故意问道：“是哪位的大笔？”这些人听了莫先生的话，各各离远了坐下。丁古云微微站起来，笑着道：“是兄弟写的。集的古人的句子。”莫先生道：“集的古人的句子？这慷慨悲歌是韩退之文，燕赵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了。这……”丁古云道：“上联是诸葛亮的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莫先生道：“是的，入蜀以来，我们对于孔明先生，是益发感到他的伟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抗战建国必须有他这种精神。《易经》是我们中国最高深的哲学，世传诸葛对于《易经》很有研究，必定不错。”有一位先生便插嘴道：“孔明能造木牛流马，还是一位科学家呢。《三国志》上有木牛流马的尺寸。”

将牛舌头一拉就会走，可惜失了传。”莫先生听了这话，笑道：“你先生说的，是《三国演义》吧？《三国志》是前四史之一部。作艺人的人，当然会熟识小说，可是历史要以史书为根据。”这位先生未免脸上一红，心里想不到木牛流马这事，会是没有影子的，苦笑了一笑，没说出话来。丁古云便微微一起身道：“木牛流马这事，《三国志·诸葛亮传》虽是有的，但据后人推测，这东西应该是车子之类，不一定像一头牛或一头马。他先生说的，一拉舌头就走，也许是引用了小说一点。”说着，向那位先生笑道：“那《三国志》的裴松之注解，有木牛流马尺寸，《三国演义》全抄了去，谁也不解所以然。我兄倒信了罗贯中。其实还是依照莫先生所说，以正史为根据才好。”他这样一种说法，表示了那位先生读过前四史，又赞同了莫先生的主张。立刻替那人解了围，那位先生心里十分感激。而莫先生见他肚子里很有经典，益发佩服。他那样一个聪明的政治家，自不愿没看过秘书报告之后，随便多说经典，于是把话引到别个问题上。谈了一阵，又由丁古云、王美今引着，参观了全寄宿舍。而全寄宿舍里，只有丁古云独有一间工作室，放了许多雕刻作品。王美今虽没有工作室，但他昨日下午，找了好几张画在墙壁上张挂了。卧室里桌子上，还有一套画具，和一幅刚打了轮廓的画，莫先生参观已毕，回到招待室里来，这里桌子上，添了一盘白面馒头，又一盘子芝麻烧饼。土瓷茶壶茶杯，斟着热茶。丁古云笑道：“我们这实在是不恭之至，只有这样的粗点心招待。”莫先生笑道：“很好，这白面馒头，就是社会上平民想吃不到的东西。”说着，他伸手将三个指头箝起一个小馒头，坐在竹椅子上，慢慢撕着吃了。这馒头是淡的，又是回笼蒸的，究竟不怎么可口，他吃了一个，并未再吃，倒是尚专员奉陪了几个冷烧饼。莫先生端起桌上的粗瓷杯，喝了半杯茶。尚专员在身上掏出挂表来看看，便轻轻的对莫先生道：“时间到了。”莫先生起身笑道：“还有一处开会，我一定要赶到。”尚专员也笑着点头道：“打搅打搅！”丁古云笑道：“我们是十分惭愧，只能说表示敬意而已。”于是莫先生向大家一一握手，笑着走出去。寄宿舍里的人送到大门口，肃然站定，还是丁王二人将来宾送回公路。在路上走的时候，莫先生道：“丁先生和王先生都很努力，我的印象很好。”二人原在前面引路，听了这话，都回转身来，笑容满面，深深地点了一个头。莫先生依然走着道：“关于上次尚专员所谈那件事，我已有了计划。不过这事要从速办理才好。”丁古云道：“只要有材料，作品是不成问题的，为了国家打夜工也可以。而且我也找得了一个帮手，她的技术很不坏。若再经我在一处随时修正，一定拿得出去。”莫先生道：“那很好。丁先生是专家，既然认为拿得出去，自无问题。”丁古云道：“只是这人是我一个女学生。”莫先生笑道：“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丁先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但在男女之间，我们应当有新的见解。”丁古云道：“非为别事。这寄宿舍不招待女宾，而且也实在无法招待。因此若找她来帮忙，势必安顿着住在附近老百姓家里，这一笔开支，颇是可观。”莫先生道：“那自然不能让你担负。”丁古云道：“还有一层要向莫先生说的，就是采办原料，虽以到香港为便，惟川资运费太多。我想自己到金华去一趟。间接采办也好。原来所拟的数目……”他沉吟着没有把话说下去。莫先生点了一点头道：“物价早晚不同，越迟是越会花钱多，这个我很明白，所以我催你们早早动手。哦！王先生，有了多少张画了！”王美今笑道：“有了一二十张了，那自然是不够。”莫先生道：“尚先生，我们筹一点款子，先付给二位吧。丁先生你高足大学毕业过业了吗？”丁古云道：

“毕过业的，而且也在中学里教过书。”莫先生道：“既然如此，应当让他也支领一份生活费。”丁古云道：“那就很好了，这正可以鼓励她努力工作。”说着话，到了公路小路的交叉点，那新式轿车已乌亮在望。莫先生便停住了脚，丁王尚三人，便品字形的站着望了他。莫先生道：“我觉得挽回现在的国运，依然是道德最为要紧。丁先生道德高尚，我是知道的。”丁古云听了这话，不由得肃然起敬，两手抱了拳头，微弯着腰站了。莫先生道：“这类为国家服务的事，必须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丁先生生活刻苦，又热心国事，对于我们所盼望的成绩，想总可以作到。现在艺术界的人，有一种不必要的骄傲习气，那对做事有害无益。我们无论对什么人，总要虚怀若谷，不合作或不自省的态度，是应该痛加改除的。”莫先生话锋一转，对着艺术界人发生了不良的批评。这虽不必是指丁古云王美今而言，可是眼面前就是这样两位艺人，决不能毫无关系。王美今心想，现在有所求于他了，他又在打官话。嘴里虽不便说什么，面上也就无法放出笑容来。可是丁古云益发的弯了腰，微笑道：“这种人大概也不怎么多。有莫先生这样的贤明领导者，大家总会心悦诚服，努力工作的。”莫先生也有一点笑意，因道：“时间太匆促，我们不能畅谈。过两天可以到城里去再谈谈。至于经费方面，可以先动用三万元到五万元。详细的办法后来再商议。”丁古云知道，在政治家口里，话说到这种程度，已是十分肯帮忙，暂时也不能多说什么，只有答应几个是字，莫先生回转头来向尚专员道：“我们可以走了。”于是他两人踏上公路，走上汽车。司机是早已在车上等候的。主人上车，车子便开了。丁古云和王美今站在公路边目送车子开走。丁先生当莫先生在车窗子里向他点头时，两手垂直深深一个鞠躬。车子回答他的，倒是马路上一阵飞尘，扑了他一身，胡子上兀自粘着不少细微的固体。车子去远了，王美今笑道：“丁翁，今天却是难为了你了。我没有见你向人这样客气过。”丁古云缩着手将袖子放长了，打着身上的灰。笑道：“有什么法子呢？米太贵了，我们怎敢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呢？为了大家，也为了我自己，不得不敷衍老莫一点。”王美今笑道：“我看这为你自己这一点上，倒是很微渺不足道的。最多的成分，还是为人。”丁古云正想答复这句话，只见田艺夫带了两位小姐，由公路那端慢慢走了过来。他和夏小姐都笑嘻嘻地，走路带着歪斜。丁古云倒是向田艺夫点头道：“偏劳偏劳。”王美今道：“老莫来了，他躲了个将军不见面，你还向他偏劳什么？”丁古云道：“你有所不知。我因为要请两位小姐用早点，没有工夫，托他代劳的。”王美今望了蓝田玉要说什么呢，她却先笑道：“王先生，今天实在把你累着了。为了这一部分艺人的生活问题，不得不让您委屈一点。但是这委屈是有代价的。”王美今道：“我没有什么，今天可实在委屈了丁先生。”蓝田玉站在王美今这一边，随着这话，眼睛向丁古云一溜。丁古云笑道：“也没有什么委屈。纵然委屈……”夏小姐立刻抢了接嘴道：“那也很有价值的。我若是一位艺术家的话，丁先生这份委屈，多少也就为着我一点。”田艺夫抬起右手，中指与大姆指弹着，拍的一声响着，向她伸了脖子望道：“就凭你，别要彩了。”丁古云也哈哈大笑来。

第十二章 众生相

这里最不可解的，要算是王美今了。丁大胡子，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见了上司，可以卑躬屈节，见了女人，可以开玩笑。在丁古云自己，他并未觉得有什么人注意他的行动；而且他还自己解释着，艺人们十个有九个半是浪漫的，自己决没有浪漫到他们那种程度。纵然有，也不过是把这半个未曾浪漫的，益发浪漫起来，这也丝毫不足惊奇，所以他也比较的减少一些庄重性，就当了大家向蓝田玉笑道：“恭喜你，给你一点好的消息，刚才老莫对我说，可以让你照领一份生活费。”蓝田玉笑道：“那谢谢丁先生和王先生替我说项。”说着，特别的向王美今笑着点了一个头。王美今笑道：“这与我无干，都是丁先生的面子，因为老莫认为你是他的学生。”蓝田玉笑道：“我就高攀不上，不能算是王先生的学生吗？在学问一方面说，王先生你不当我的老师，哪个当我的老师？除非是这个日子，青年多半没有办法，当了老师是要代想办法，所以怕当我们的老师。其实我们也不能把认老师和想办法混做一谈。”王美今抱了拳头连拱了几下，笑道：“言重，言重。”夏小姐笑道：“既然王先生认为你的话不对，明天你就写个门生帖子送了过去吧。”王美今笑道：“夏小姐出的好主意，我们还来这一套呢。”蓝田玉笑道：“那自然是笑话，口里叫着王老师也就行了。行不行呢？王老师！”她说着，将灵活的眼珠转了向王美今望着。王美今哈哈的笑着，连说：“不敢当，不敢当。”田艺夫将手指点了他道：“老王就是这样不脱俗，你就答应一声又有何妨？”王美今笑道：“我倒并不是客气，我把什么东西教人家呢？平白的要当人家的老师。”蓝田玉道：“我愿跟王老师学画。”夏小姐笑道：“没得说了，没得说了。王先生今天收了一个好门生，今天晚上要请客。”蓝田玉道：“有话不能老在公路上谈，我们到寄宿舍里去商量吧。”这样一说，大家哈哈的笑着，一阵风似的拥回了寄宿舍。陈东圃正在门口盼望，看到大家来了，迎上前一步。蓝田玉先笑道：“陈先生，忙呵！两天没见。”陈东圃点了头笑道：“老是闲着，没事。”蓝田玉又迎上前一步，那脂粉香已与陈先生接触了，笑道：“若陈先生老是闲着的话，那就好了。古乐器里面，琴呀，瑟呀，那音调半天响一下子，叮一声，当一声，我有点不懂，倒是陈先生弹的箏，比琵琶好听，在清风明月之下，呵！最好是秋夜，听着箏声，就有一句诗赞美了它，我可说不上来。”陈东圃笑道：“你大概说的是《哀雁十三行》吧？”蓝小姐道：“陈先生什么时候让我们听听这雁声呢？”说时，仰天和夏水也出来了。仰天笑道：“还是蓝小姐这话痛快，老莫今天到这里来，正话只谈了十分之三四。考古倒谈了十分之六七。他是藉此要卖弄他有学问。可是他就没想到纵然一肚子古典，与政治有什么关系呢？与抗战更有什么关系呢？中国人一国人若都先考古，然后再作事，中国也就亡了。”蓝田玉当大家说话的时候，也没有忘了她舞台上的技巧，说着话带着路，便走到了仰天夏水两人站着的中间站定，笑道：“何必大家罚站？大家这样高兴，我们倒好到屋子里去开个座谈会。丁先生有好茶叶，泡壶好茶大家喝。”夏水道：“丁先生的好茶叶，这必须蓝小姐烧水，这茶才喝得有个意思。”陈东圃摇摇头笑道：“我们这厨房大煤灶，要蓝小姐下厨房去转那煤灶，殊失雅道。我们还要叨扰蓝小姐，应当到蓝小姐家里去拜访。”蓝小姐笑道：“只可惜我那屋子太小，不然马上就请去坐了。”田艺夫笑道：“我想来个折衷办法，由蓝小姐在家里烧了开水，提到这里来泡茶。于是地方既宽大，

茶也有得喝。”蓝田玉笑着点头道：“好的好的，请各位在招待室里等着我，我这就回去烧水了。”说着，她扭身就走了。这里一些先生们，站在门口谈了一阵子，也并没有把刚才的玩笑放在心里头，闲闲的也就散了。夏小姐现在是丝毫无所顾忌，就到田艺夫屋子里去，其余的人各归自己屋子，丁古云虽然也回到自己屋子里去了，可是十分高兴之下，按捺不住那番兴奋的情绪，觉得出屋子去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在屋子里踱着步子。他觉得蓝小姐在寄宿舍里，已杀开一条血路，可以自由来往了，以后是无须受着什么限制。蓝小姐真是有办法，全寄宿舍的人，她都可以用各个击破的法子，把人家说得心悦诚服。可是问题也就在这里，这全寄宿舍的人，就算自己的胡子长得最长，让别人对她太心悦诚服了，那是……这意思不曾想得完，忽听得门外有人笑道：“怎么回事？接待室里一个人都不曾到。”看说着话，蓝田玉左手提了一只竹篮，右手提了一把新铜壶，笑了进来。丁古云立刻伸手将那把壶接过来，笑道：“沉甸甸的，你倒是真提着一壶开水来。”蓝田玉把那篮子放下，眼珠向他一转，笑道：“丁先生，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话，向人失过信哩？”丁古云笑道：“这是你太忠厚了，他们随便说的一句话，你就认为是真事。”说着把篮子上面盖着的一块白布给掀开了，里面放着四个大碟子，盛着花生仁糖果之类，丁古云笑道：“连下茶的干果碟子也预备了，这实在是出于诚意，请你用我的茶壶泡茶。书架顶上的那个盒子，就是好茶叶。让我分路去请客。”说着情不自禁地一摸胡子，笑嘻嘻地走了。在寄宿舍里的朋友们，听到蓝小姐真个请客，无有不来的，一致随了丁古云的招呼，到招待室里来。那长方桌上除了两壶茶之外，还有四个碟子。正好全体招待，招待莫先生的茶杯，还不曾收去，就将那杯子分斟了热茶，放在桌沿上。夏小姐自也在座，她笑道：“这样恭恭敬敬开个茶会，总也应当有所谓，平白地大家来聚会一下，什么意思呢？”蓝田玉正好斟了一杯茶放到她面前，就悄悄地向她转着眼珠，飘了一眼。她也向蓝小姐微微撩着一下眼皮，似乎已懂得了她的意思。蓝小姐才向大家看了一眼笑道：“其实，我没什么意思，不过夏小姐这样说了，我就算是新到此地，招待各位，以表示敬意吧。”大家听了，同声的哈哈一笑。蓝田玉笑道：“不过我有一句话，是要表明一下的，就是这一杯清茶，还不能算是我的东。茶叶是丁先生的，而丁先生的茶叶，又是夏小姐送的。我不过只提了一壶水来而已。”陈东圃笑道：“那么着，蓝小姐简直未曾作东，水还是寄宿舍里水夫挑的呢。”夏水笑道：“我不那样想，凡是经过蓝小姐手的，都为蓝小姐所有。拿出来，就是蓝小姐的礼品。”蓝田玉笑道：“这样说，那就好了。各位喝过茶之后，我把这里的桌椅板凳，茶壶茶杯，一齐全拿了去，因为这全是经过我的手的呀。”夏小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倒后悔。夏先生那撮卓别林的小胡子，刚才曾向老田借剪刀，让我剪着修理了一下。假使这个修理的人换着是蓝小姐。好了，那依着她的话，这一撮小胡子，也归蓝小姐所有。”这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蓝小姐正捧了一杯茶要喝，立刻放下茶杯，伏在桌上，笑得全身颤动。夏水红着脸也笑了。他将一个食指，在鼻子下磨擦了小胡子道：“我这个小胡子，用不了多少时候，就可以养起来，送人也没关系。”说着，将手指放在下巴上一摸，因道：“若是一大把胡子，这个礼我就送不起了。”丁古云笑道：“岂有此理！”他不说这四个字倒也罢了。他说了这四个字，大家看到他长袍马褂面前垂了一部长黑胡子。面前花枝招展的站了这位蓝小姐说话，与事实配合起来，教人自感到有一种喜剧的成分含在里面。于是大家接着又是一阵哄堂大

笑。蓝小姐知道这一笑，丁古云有些难堪，便笑着扭身子跑到屋外去。然后回转头来笑道：“我实在不能笑了，肚子都笑疼了，在外面躲避一下子吧。”大家笑声小了一些。蓝小姐复又折回屋子来，将手抬着，指了墙上那块横披道：“大家看见么。‘齐庄中正’。”蓝小姐把这个“齐”字念成了吃斋的“斋”。仰天道：“什么？这个字念斋吗？”丁古云道：“对的，这个字读‘斋’。古人斋戒的斋，都用齐字。‘齐庄中正’是一句《四书》。”仰天笑道：“哈！蓝小姐学问真不错。”蓝田玉笑道：“我念过什么四书五书？在北平的时候，人家屏风上，常有写着这四字的。以往我也是念成齐整的齐，后来人家点破我了，我才明白这四个字，无非教人私生活要严肃一点的意思。”夏水笑道：“糟糕！自从这墙上有了这幅横披，我一直念着齐整的齐。仰天笑道：“就念齐整的齐，也没关系。反正你写剧本，不会写上‘齐庄中正’这么一句话。”在这一阵谈话之后，算是移转了视线，把刚才的笑话引开。蓝小姐就也很圆满的招待完毕了这个茶会。因话引话，引到陈东圃的筝上，大家就顺了蓝小姐的要求，请他弹筝。陈东圃在这两个月来，都没有兴趣去玩乐器，这时一阵高兴，就拿了筝来，放在长方桌上弹着。在座的人，都含笑静听，奏完一曲之后，就报以热烈的掌声。但蓝田玉冷眼看着这群人当中，有一位穿西服的朋友，常发着勉强的谈笑，她晓得这位是学西乐的刘仰西。他除了会打钢琴之外，提琴很有名。这玩意在青年当中，常受到欢迎，今天算是在艺人圈子里这样出风头，他自然是极不高兴。蓝田玉看在眼里，当时且不作声，等陈东圃又弹完了一曲，便笑道：“对于西乐，我也是很爱的，尤其是小提琴，那声音拉起来是多么婉转悠扬呀。”笑说时，两手环抱在胸前，仰了面孔，微闭着眼睛，似乎这空中就送来一阵提琴之声一般，丁古云见她这样赞美着，便笑道：“你面前就坐着一位提琴名手刘仰西先生，难道你还不知道？”蓝田玉回转身来，向他道：“刘先生是提琴名手，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刘先生，你的提琴，一定也带在身边，可以让我们听听你的雅奏吗？”她说着话，走近了一步，那眼珠在长睫里转动着，望了刘仰西。他本以蓝小姐一个劲儿的捧陈东圃，心原有一种说不出的酸味，现在蓝小姐站到面前，她那一张俊俏的脸，一双灵活的眼珠，尤其是身上那一种若有若无的胭脂花粉香，足以征服一切。他简直没有那份勇气，敢说不要奏提琴。向大家看了一看，然后笑道：“还要我凑一份热闹。”丁古云看着蓝小姐很高兴这件事，便笑道：“一年三百六十日，我们难得有此一日，何妨大家乐上一乐？”刘仰西道：“我就献丑一番，不过蓝小姐不能尽听人家的，应当也表现一点才对。”这句话说得大家高兴，接着劈劈拍拍一阵鼓掌，共同赞成此事。蓝田玉笑道：“各位先生看得起我，教我逗个趣儿，我没有不来的，只是我懂得什么呢？我算略略懂得一点话剧，难道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演一幕话剧吗？”陈东圃笑道：“那么，请蓝小姐唱个英文歌吧。”蓝田玉笑道：“中国歌都唱不好，还唱英文歌呢？”王美今笑道：“这样说，蓝小姐的中国歌，一定是唱得很好的了，那就唱中国歌吧。”蓝田玉笑道：“夏小姐的京戏唱得好。各位要听中国歌唱，不如请夏小姐唱。”夏小姐笑道：“我的《三堂会审》，还是你教的呢。”于是大家一阵哈哈大笑，同声道：“两位都唱，两位都唱。”蓝田玉道：“没有胡琴我怎么唱呢？”刘仰西笑道：“那太好办。我的梵呵零可以拉西皮二簧，而且我学过《玉堂春》这出戏，我还是专门的学过呢。”于是大家喊着好，鼓起掌来。仰天先生把导演的气力都拿出来了，顿着脚只管叫妙极了，妙极了。在这种热烈情况之下，刘仰西自

十分高兴的，取了小提琴，站在屋子当中，先奏了一段小曲。这时，大家的兴致，都放在两位女士的《玉堂春》上面，尤其是蓝小姐这一角，为大家所急欲恭听。于是照例鼓了一阵掌，并没有催刘仰西再来一个。刘仰西经蓝小姐几分钟的感召，也十分兴奋，所以他自己也不希望单独再露一手，因向蓝田玉点了头笑道：“蓝小姐我们这就开始。”蓝田玉倒并不推诿，笑道：“用提琴配唱，我可是个尝试。假如唱得一塌糊涂，把刘先生的音乐衬托坏了，可不能怪我。”刘仰西笑道：“也许是蓝小姐掉转来说，怕是我的琴，配不上你的唱吧。”说着，将手里拿的提琴，横顶在肩上，把弓在弦上拖拉了两下，笑道：“调门就是这样高。这可不像胡琴，特别高不了。”蓝田玉道：“我的调门，根本就不高。平常就是唱六字调。”陈东圃笑道：“你看，这两句话，就是内家不能说。”王美今摇摇手道：“不要闹，不要闹，等蓝小姐唱。”于是大家笑嘻嘻地望了蓝小姐。蓝田玉不慌不忙的，脸上带了微笑站将起来。刘仰西肩上架着琴，右手拉了弓子，在琴面上虚比了一比，点着头向她说了句英文，那意思是预备好了？蓝田玉笑着点点头。刘仰西拉了一个小小的西皮过门。因道：“就从慢板这里唱起了。”蓝田玉站了起来，两手垂在胸前，又反挽了过来，脸上带了一点笑容，又笑了一点头。刘仰西再将提琴拉着，她就应声唱了起来。她始终是面带了微笑，面对了在座的人，很大方地坐下去。唱到了那“十六岁开怀王公子”那一句，她脸上更随着起了一阵红晕，那两个小酒窝儿深深的漩着，头略低了一低，身子也略微偏了一偏，而眼角又很快的向丁古云扫了一下。他心中随着一动，若不是紧靠了椅子背坐着，几乎晕倒下去了。自然，在座的人，也都陶醉在这唱声里，没有一点声息来打搅。直等她把这一段唱完了，大家才哄然一声的鼓了掌。仰天拍手道：“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奇迹！提琴可以配合皮簧，而且是这样好。”蓝田玉向大家点着头，连说见笑见笑。陈东圃站起来，斟了一杯茶，双手递给蓝田玉笑道：“润一润嗓子。”仰天回头向夏水道：“我们说编的那剧本，那主角有了一人了。”夏水笑道：“蓝小姐实在是个全材。”王美今端了一把椅子，放到蓝田玉身边，笑道：“坐着喝吧。”蓝田玉向着大家连声道着谢。她早间化妆时用的胭脂粉，本来有些脱落了，露出原来的白脸。现在唱过一段戏，脸上微微泛起红晕，更觉得有一种天生就的妩媚。大家都不免对她脸上多看了两眼，蓝田玉似乎也觉得大家都注意她，透着有点不好意思，脸腮上越发加增了一些红晕，将眼皮垂下了，带上一点微笑，站在桌子角边，顺手掐了朵瓶口上的花，送到鼻子尖上嗅了两嗅。刘仰西笑道：“继续继续！”说着又把提琴扯了起来。蓝田玉道：“难道始终让我一个人唱？”王美今笑道：“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这里聚精会神等候着你的雅奏，你仅仅唱两句就了事，那也未免使大家太失望了。”丁古云也笑道：“再唱两段罢，你看大家的期望是这样的深。”蓝田玉向他笑了一笑，轻轻的说了一句道：“丁先生也让我唱。”她这句话说得极其低微，很少人能听到。但她说的时侯，向丁古云使了一个眼色，丁古云纵然不听到她说什么，也知道她的用意所在，笑着连连的点头。蓝田玉侧过脸子去，便又随着提琴唱了几段，在大家鼓掌声中，将夏小姐拉着站到刘仰西的身边，一定要她接唱。夏小姐虽是大家次要欢迎的一个主角，可是这些艺人，自解得女人的心理，不肯特别将蓝小姐鼓励过甚，因之也就一律敦促了夏小姐唱。她唱之后，照例鼓掌，照例有几次欢迎再唱。这一番热闹到暮色朦胧，大家方才尽兴而散。

经过这样一番热闹，全寄宿舍里的人，都与两位小姐很熟。仰天先生提

议，今天恰是好打牙祭，就请两位小姐在宿舍里便饭，除了回锅肉之外，他将昨日买的十五个鸡蛋拿出来请客。陈东圃说，有朋友自白市驿送了两只咸鸭子，也愿拿一只出来请客。这菜就透着颇为丰富了。夏小姐是老跟着田艺夫的，这个办法，自然是十分赞同的。蓝田玉看着大家这样高兴，她就什么不说，故意装着没有什么问题似的。这寄宿舍里，本有两桌吃饭的先生，吃饭的时候，两位女宾，每席安顿了一位。蓝田玉自是和丁古云同席，坐在桌上，她却不住的向四面墙壁上去张望着。丁古云笑问道：“蓝小姐看什么？”蓝田玉笑道：“我要看看你们饭堂里张贴的规则，果然有不招待女宾这一条没有？”王美今也在这桌上坐着的，因道：“哪里有这话？不过以前很少女宾来，而丁翁……”丁古云立刻接着道：“我对这事，向来也没有拿过什么主意，以前来的女宾，仅仅是这一位夏小姐，来了既不一定遇到打牙祭，更没有人拿出鸡蛋咸鸭请客，我们就没有留过夏小姐在这里用饭。”夏小姐和陈东圃坐在那桌上，她正将筷子夹了一块咸鸭，举将起来，向他笑问道：“这么一解释，我吃你的咸鸭，还是沾着蓝小姐的光呢。”陈东圃笑道：“我也有辩护，可是我这鸭子，昨天才由朋友送来。”丁古云在那桌上向这里点头道：“不仅此也。老莫已经说了，蓝小姐也加入我们这团体一块儿支生活费，当然她可以加入寄宿舍搭伙食。若以客论，仅仅是夏小姐一个人，所以究竟说起来，还是请的夏小姐。”陈东圃道：“我们全体尊丁兄作者大哥，老大哥的话如此，还有什么话说？”仰天笑道：“你这句话，有点强迫民意。全体的老大哥，蓝夏两位小姐也在内呀，她们承认了吗？”夏小姐在这桌上看了田艺夫，然后笑道：“有什么不承认，难道丁先生还不够作我们的老大哥吗？”仰天回转身向桌上望道：“那么蓝小姐呢？”蓝田玉正吃着饭呢，噗嗤一笑，将头缩到手扶筷的怀里去。

第十三章 自我牺牲

今天这一天，由早上到晚间，丁古云都在紧张的空气里。虽然早上一部分时间，是比较严肃的，然而他始终是感着愉快。不想在这吃饭的中间，蓝田玉在眼角眉梢，还要给他许多兴奋，他真觉自抗战以来，少有今天之乐，加上这菜又是破格的好，这口味也就开了，盛了一碗饭，又盛一碗，吃了三碗半之多。还是蓝小姐早已吃完，站在夏小姐身边，向她道：“怎么办？外面漆黑，一点不看见走。”丁古云立刻放下筷子碗，站起来笑道：“不要紧，不要紧，我有灯笼，可以同老田送两位小姐回去。”田艺夫笑道：“有丁兄一个人打着灯笼，不就可以了么？为什么还要添上一个老田？”丁古云笑道：“假使夏小姐说，只须我一个人送的话，当然，就让我一个人送去。”他说这话时，笑着向了夏小姐。她也笑着点了两点头，却望了蓝田玉。蓝田玉更是不等她开口，先道：“只要有灯笼，根本用不着人送。只是走得早一点就好，去晚了，那房东家里的狗叫得讨厌。”丁古云见她这样说，眉毛有点微微皱起来，他不知道是讨厌那狗叫呢？还是不愿意当了大众允许自己送她？这实在不敢勉强，立刻跑回自己屋里，点着一只灯笼，拿到饭厅里来，蓝田玉接过灯笼的时候，站在他面前，悄悄的说了声谢谢，她虽没有带什么笑容，只在她眼皮一撩，闪电似的，向人看了一眼，便觉这一声谢谢，就异样的教人感着愉快。只是怎样回答人家这一声谢谢，事先并没有准备，这时也就说不出，只有嘻嘻的向她一笑。她谢过了，并不注意这话，立刻举着灯笼，向夏小姐脸上照了一照，笑道：“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我们该走了。”夏小姐笑道：“是！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这都是沾着蓝小姐的光。”蓝田玉笑着将灯笼举了一举，身子扭着笑道：“是了，我的小姐，闲话少说，我们回去吧。”于是夏小姐笑着，跟她走出饭厅去。这饭厅里的各位先生，虽已用饭完毕，大家并没有散。蓝田玉已走出去了，匆匆的却又走了回来。手扶了饭厅的门，伸进半截身子来，向大家点着头道：“一总子谢谢了。”说着嫣然一笑，很快的缩回身子去就走了。仰天向夏水笑道：“蓝小姐周身都是戏，假如她跳进电影圈子去，必定有惊人的成功。”夏水道：“这两天我对她的认识，也是如此。”丁古云道：“她已厌倦了戏剧生活了，所以她找了我来，要从新另过一番生活。”仰天道：“戏剧生活，为什么要厌倦呢？”丁古云道：“这个我就没有问过她。”夏水道：“你们雕刻家多一个人才，我们戏剧界可就失掉一个人才了。丁兄真有本领，怎么会使她变更生活思想的。”丁古云对于这个问题，本很有办法推诿的。可是被夏水问得太急，他答复不出来，只好哦哟了一声，两手拱着，连奉了几个揖，笑道：“此话殊不敢当。此话太不敢当。”说着，走出饭厅去了。这么一来，丁古云倒添了一种心事。所有在寄宿舍里的各位先生，都说她好，大家就都可以引诱她。尤其是这两位戏剧家，再三夸赞她是戏剧人才，以丧失为可惜，大有将她拉回戏剧界的可能。现在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生活安定。第二件事是要增加她远大的希望，教她不忍离开自己。有了这感想以后，当晚睡在床上，前前后后，想了个彻底。

到了次日上午，蓝田玉来了，已改了装束，将头发梳了两个小辫，扎着青绸辫花，穿一件半新旧的蓝布长衫，皮鞋也脱了，换了一双青布鞋，甚至脸上也只薄薄的抹了一些脂粉。因为工作室里无人，丁古云正整理着工具，便笑道：“哦！清雅极了，预备来工作了。”蓝田玉道：“可不是？难得莫

先生并没有见着我，一提到就答应给我生活费，我应当立刻奋起，拿出一点贡献来。”说着，在桌子夹缝里拿出鸡毛帚子来，代拂着桌椅上的灰尘。丁古云正色道：“对的，蓝小姐说这话对的，我想是明天吧？我进城去找老莫，把经费问题先解决下来，一切就好着手了。”蓝田玉笑道：“丁先生是不大愿意找阔人的，现在倒是三天两天就要去找阔人了。”丁古云笑道：“我不能说这完全是为了你，但是想要作一件事情成功，不能毫无牺牲。现在这件出国募捐的事，是我和王美今分别负责。他那一部分责，他自有许多画家帮忙，反正颜料和宣纸，在这后方，还不成问题。至于我这一部分，却须到香港去采办材料，而又只有我两人共同负责。难道我教你去牺牲不成？只好我打破一点政治贞操了。”说着，手摸了胡子，昂头浩然长叹。蓝田玉笑道：“丁先生明天真进城去？”丁古云道：“事不宜迟，越快越好。”蓝田玉看到热水瓶放在旁边桌上，便斟了一杯茶，渗合着热水。丁古云以为她是自己斟茶喝，并未加以理会，可是她自己却两手捧了茶杯，送了过来，放在他的工作桌上。笑道：“丁先生喝茶。”丁古云呵哟了一声，起身拱了手道：“怎好劳动蓝小姐？”蓝田玉道：“丁先生为我忙的事多了，我就不能为丁先生分一点劳吗？”说时，她搬移着陈列品将那架子上的灰尘，轻轻地给抹刷掉。又道：“这些东西，我看丁先生就不要寄宿舍里佣人搬弄，那无非是怕他们打碎的意思。本来呢？哪一项不是丁先生的心血结晶？”丁古云拍了大腿道：“正是如此。这屋子里的事情，总是我自己动手。”蓝田玉将陈列品格架整理好了，斜倚了墙站着，牵扭着自己的衣襟，低头笑道：“丁先生，你别看我是位大小姐，住家过日子我还相当的在行，把一个家庭布置得井井有条，我相信我有这个本领。”丁古云道：“是是，我早知道。战争是委屈了你，不然，你应该有一个好的家庭了。”蓝田玉道：“我的家庭，本来很好，丁先生不知道我家是一个世家吗？”丁古云道：“不！我说的是你自己应有的小家庭。”蓝田玉没有作声，继续整理着她的衣襟。丁古云有一句话想继续的说了出来，可是他看了一看蓝小姐的脸色，见她并没有什么笑容，那句溜到嘴边来的话，只好又忍了回去。蓝田玉似乎也有点知道，便将面孔严肃了三分，望了丁古云道：“现在的物价，又比一个月前贵多了。假如要照以前规定的经费去采办材料，恐怕买不到什么。而且，想着把材料由香港买了来，作成了出品，又由飞机上飞了出去，那最不合算。石膏作的东西，既笨且重，又很容易碰碎，装箱也是困难，倒不如丁先生就直接到香港去住着，就了当地材料和能得的精良工具，在那里作出品，作好了装箱搬上海船，直接运往新大陆，那不简便手续得多吗？”丁古云又拍了两下大腿，笑道：“着！着！这个办法最妙！只是这对于你的工作，恐怕要发生问题。”说着，抬起手来，搔着脸腮，表示了踌躇的样子。蓝田玉向他微微一笑道：“丁先生不是答应过也带我到香港去的吗？”丁古云笑道：“有的有的，是有这话。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愿和我一路去。”蓝田玉向他瞟了一眼，笑道：“丁先生究竟是老夫子，不懂得少女心情，哪一个小姐，不愿到那么的都会里去呢？在香港多么好？可以买到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有好电影好戏看，住着现代化的房子。呵，多了，反正在这里住着舒服一百倍，我还有许多女朋友在那里，到那里去，我也不会感到像在重庆这样寂寞。”丁古云道：“不过我们能去的话，恐怕不许可我们在香港自由交际，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是要赶制出品，第二也恐怕人家议论，说我拿了公家的钱，却是不替公家作事。”蓝田玉听了这话，不必去思量，已经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因向他笑道：“这倒是无须丁

先生顾虑的，我若到了香港，一定听着丁先生的指挥，决不会淘气的。”她每次感到受窘或无聊，她总搭讪着，嘴里滴当滴当，唱着英文曲子的，现在她又是这样了。丁古云手拿她斟的那杯茶，举到嘴唇边待喝不喝的，眼睛可望了她，因笑道：“你还有什么话和我商量的吗？”蓝田玉跳了两跳，透着还是小孩子那股天真呢。她走近了两步，向丁古云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有话和你商量呢？”说着，她将手扶过后脑勺右边那只小辫，辫梢放到嘴里咬着，眼珠向丁古云转着。丁古云笑道：“你要买什么东西呢？说吧，无论什么，我一定和你买回来。”蓝田玉放开了小辫子，笑道：“我什么也不要，谢谢。可是我这话说出来，一定要碰钉子。”说着，手扶了桌子，将一个柔嫩雪白的食指，在桌面上画着圈圈，口里又是滴当滴当唱着英文歌谱。丁古云把那杯茶都喝完了，还是拿了那空杯子在手，待喝不喝的，只管向她瞧着微笑。因道：“这可奇了？你怎么知道会碰钉子呢？你说的话，我向来是赞成的。”蓝田玉于是仰起脸来向他笑道：“那么，我就说了。我知道夏小姐学校里那个会计先生，私人经营点小生意，常常托靠得住的人，在香港带回那极容易随身藏着的挂表手表和自来水笔。有时也作到两三万元。货带来了，除了本钱，他和带货的人，对成拆帐。这个人我认得他，他可对我没信用。丁先生不认识他，他可十分信任你。因为你这鼎鼎大名的君子艺术家，他是信得你过的。”丁古云放下茶杯，向她笑道：“你这意思，是让我和他合伙作生意。”蓝田玉笑道：“一万元的货，赚的好，可以赚五六万元，对成拆帐，各赚两三万元。咱们这穷艺术家，赚两个钱救救穷，有什么不好？何况咱们将本求利作生意，并不是什么坏事。”丁古云将左手五个指头轮流敲着桌面，右手还是扶了那杯子出神。蓝田玉微微鼓了腮帮子道：“怎么样？我知道要碰钉子吧？”丁古云笑道：“你别忙，这件事，我们得考虑考虑。钱上一两万，人家是不会相信我这素昧平生的人，这是一个问题。其次呢，我们若能到香港去，恐怕不是一二个月能回来的呢，拿了人家两三万块钱，人家放心吗？”蓝田玉道：“唯其如此，所以要你这金字招牌出面了。我想着，只要你肯和那会计见面接洽一次，他决没有什么考虑，就会掏出资本来。我想着，我们想有一点办法，就非作生意不可。”丁古云接连的听着她说了我们这样，我们那样，毫不见外，心里极是高兴，对于她这种提议，当然没有拒绝的勇气。只是沉吟了去摸头发。然后笑道：“我这个金字招牌，你利用我去作生意？”蓝田玉微微鼓了嘴道：“你说的话自我牺牲，那是……”丁古云立刻迎着笑道：“不假不假。你稍微等两天，等我由城里回来，一定去和那会计先生碰头。一言为定！”蓝田玉听着，笑了一笑，走到桌子边，两手按了桌沿，和丁古云隔了一只桌子角。因笑道：“我还有一个要求。今天中午，我要在寄宿舍里吃饭。”丁古云笑道：“这样用得着什么要求，昨天不就当众宣布了吗？”蓝田玉笑道：“你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第一次正式吃饭，希望有你陪着我，饭后你才进城去好吗？”丁古云真想不到她会这么个要求，真觉周身都像理发店里的电体机械震荡过了一样，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舒适。可是他还笑着道：“我是预定好了两三点钟去见老莫的，吃过午饭进城怎来得及？”蓝田玉道：“既然那么着，当然是进城找老莫要紧，你就走吧。等你回来了，我再加入这边吃饭就是。”丁古云笑道：“不！不！你已经约好了今日中午加入的，也许他们还等候着你吃饭呢，我陪你吃这餐饭就是，明天我一早去找老莫也没关系。”蓝田玉道：“田先生说，他们又须备了两样好菜欢迎我，我倒不可教人家失望。”丁古

云拍着手笑道：“怎么样，还是我说的对吧？”她又微微一笑。于是丁古云留在寄宿舍里，陪着蓝小姐吃过午饭。饭后，蓝小姐到他屋子里，私下向丁古云道：“我本想送你走几步，又怕人家太注意，我还是不送。快点回来，给我们好消息吧。”丁古云听了，满脸是笑的向她道：“有你这话，比送我到公共汽车站还要交谊厚十分呢。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带来。”蓝小姐将右手挽过她右脑后的小辫子，将身子摇撼了道：“我不要，我不要，哼哼！你把我当小孩子。”说着，又微微跳了两跳。丁古云看着她憨态可掬，哈哈大笑。蓝小姐也嗤嗤的笑了。她又道：“别尽管笑，最好是把事情办好了，咱们留着慢慢的笑吧。”丁古云又听了一声咱们，心里自是十分高兴，匆匆收拾了一只旅行袋，便提着上公共汽车站去，走到寄宿舍对面小山岗子，曾回头看看。见蓝小姐站在门外敞地上，还向这里望着。不由自主的说道：“她对我真有几分真心。”同时，自己又赞成这句话，点了几点头。这一份儿希望，鼓励了他为金钱而努力。

三点多钟，到了城里。他自也急于要知道莫先生的态度如何，哪里也不去，坐了一辆人力车子，直奔莫先生办事处。到了那里，自是先向门房去投名片。那门房先是看了一看名片，然后向墙上挂的小钟看了一下，将名片向桌子角上一丢，淡淡的道：“过了挂号时间了。那名片丢下来，劲头子足了一点，竟是被滑落到地下去。丁古云看到他这份傲慢情形，恨不得伸手敲他两个耳光，可是自己也很明白，不透过这个门房，就休想去见老莫，得罪了他，是自己走上了绝路。因忍住了一口气，弯腰将名片捡了起来。向他笑道：“可不可以请你到上房去问一声？”门房架腿坐着，正点了火柴吸着纸烟。于是昂头喷出一口烟来道：“今天会的客很多，有二三十位，不用问，没工夫再见客。”丁古云心里，暗暗骂了两声狗种，自提了袋走出大门去。就在这时，那位尚专员由里面走了出来，点了头笑道：“丁兄，你什么时候进城来的？”他虽这样说，还是举脚走他的路。显然他是随便应酬，并无予以招待之意。丁古云赶上去两步，将他衣襟扯着，笑道：“尚先生公忙吗？”

我有两句话和你商量商量。”尚专员见他这样，只得看了看带着的手表，向他笑道：“我只能谈二十分钟的话。”丁古云道：“那够了，那够了。”尚专员为了莫先生对他印象很好，自也不愿过拂了他的情面，便陪同了他走进办事处，找了一间小谈话室去坐着。丁古云放下手提的旅行袋，还不曾坐下，先向他拱了两拱手笑道：“诸事请帮忙。诸位既把偶像抬出来，让我为国家作点事，那么，做事做到头，就索性超度我一下了。”尚专员笑道：“我兄差矣，怎么连超度两字也说了出来了？”丁古云道：“因为我们那个寄宿舍是隐瞒不住事情的，自从大家有了那拿作品出国去的消息以后，大家把这话宣传出去了，闹得满城风雨。现在一点着落没有，真成了四川人那话我么不到台。”尚专员道：“所谓没有着落，是指哪一项而言呢？莫先生不是当面答应了一切吗？”丁古云道：“这样实实在在的事情，当然不是一句话可以了，事第一是要钱。”尚专员又看了一看表，因道：“这事我也无从作主张，等我去问问莫先生，看他怎样说，最好和他直接接洽，请你在这里等一等。”说着，他去请示去了，不一会，他回来说：“今天会的客太多，恐怕没有工夫详谈，明天上午你到这里来吧。”丁古云道：“上午不是会客时间，几点钟呢？”尚专员道：“自然越早越好。既是他约你来，就无所谓时间不时间了。”说着，他也不管丁古云同意不同意，起身就向外走。丁古云虽觉得他招待不周，可是想到他以前曾帮过忙，不可抹煞一切。而且这是在人家

办公的所在，人家自有正当的公事，岂能专门陪客。在一切原谅的情形之下，他就自己忍受了这些，自找了旅馆住着。他因为人家叮嘱了，来的越早越好，早起在豆浆店里去用过了早点，匆匆的看了一份报，就向莫先生办事处来。第一步还是去找那不愿见的门房，说明了原由，他大笑了一阵，接着道：“约你上午来，并没约你一早来。现在不到九点钟，连莫先生自己也没有来呢。”丁古云见那门房驴式的面孔，眼角笑出了许多鱼尾纹，那一份讥笑的样子，显然挂在他薄嘴唇与惨白的马牙齿上，可是还得向他问话，不问哪有路径？何况自己是抱了牺牲的精神来的，就受点委屈又何妨？便静站着了四五分钟，再等机会。倒是那个门房见他是长袍马褂，长须飘然。虽然穿得是布衣，却像有几分身份的人。见他望着人是翻了两只大眼，面孔红红的，似乎有了气。既是莫先生曾约他来，总不能过于藐视他。因停住了笑道：“莫先生至早也要十点钟才来，你十一点钟以前来，总可以会得着他。”丁古云想着，这回算是自己找钉子碰。还有什么话说，又是无精打彩的走了出去。最后是自己算准了时间十点三刻再去。可是那门房见面之后倒先告诉了他，莫先生没有来。丁古云道：“莫先生不是每日上午九点钟总要来的吗？”门房道：“那也不一定。”说时，正有邮差来了，他自忙着盖章收信。他拿着一捧信件在手，清理了一番，自送向上房去了。丁古云看看那小桌上的小钟，已到十一点，以上午而论，为时已经不多了，看那门房，自办他的事，并不将眼角的微光闪人一下，料着多和他说话，也是自讨没趣，便走出门房，在空场的水汀汽车跑道上踱着，心想莫先生坐了汽车来，必会在这跑道上下车的，就这样等着他吧。这样直等过十二点钟，还不见莫先生的汽车到来，料着这是一场空约。反正这是尚先生代为约会的，莫先生不負責任，何况他们这种人的时间，向例是分两种，一种是等候人；一种是要人等候，莫先生自是占着后者的身份，虽然昨天留了那么一个约会的话，照着习惯，他自不怕人家不等，并没有感到什么误约的意念。这天上午不来，也就忘了这样一个约会。丁古云白等了一上午，只好出去找个小馆吃了一顿中饭。由一点钟到三点钟。自然无须再去赴约。三点钟以后，是莫先生普通会客的时间，去晚了，又怕来客太多，把号挂满了，还是摊不到自己。因之挨到三点半钟，再也不敢停留，又到办事处来。那门房经了多次的接触，算是认识了，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便道：“你随我来。”他脸上固然没有怒意，可也没有笑意，冷冷的拿了那张名片。晃了膀子在前面走。丁古云暗暗叹了一口气，只好跟他走。走到一所门口挂着会客室牌子的所在，他推开门，让丁古云进去。那门房也并未多交代一句话，自走了。这里有两张大餐桌，另外两张小桌，围了椅凳之类已不少穿长短衣的人分处坐着。这里没有主人，也没有茶烟，只是大餐桌上各摆着一瓶草本花。坐着的人，除了看这花，便是面面相觑。恰好这些人，丁古云也不认得一个，向各人看了一眼，自找墙角落里一张桌子边坐下。初坐下来，还无所谓，坐得久了，实在无聊，好在墙上还悬有几张分省地图，便站起来背着手看地图。这隔席桌上坐着两个人，似乎有点相识，轻轻的谈着话。一个道：“这哪是会客室，这应当说是候见室。”一个道：“会客室是对的。在座许多客，互相会一下，才是客会客。若有个主人，便不成会客室了。”那一个道：“若把这地图换了人体解剖图，倒有些像候诊室呢。”附近几个听见的人，都笑了。丁古云也笑了一笑，心想，不是为了蓝田玉，谁愿坐这里候诊？然而想到了蓝田玉自我牺牲一句话，也就安之若素了。

第十四章 一切顺利

这“候诊室”究竟不是那么可厌的而且是可喜的；倘若不是可喜的，也不会天天下午客满了。丁古云在这“候诊室”里约摸坐到一小时开外，已经有呈启式的人物，拿着名片，请过两位来宾出去，与莫先生谈话了。那人第三次来，站在房门口，将名片举了一举，问道：“哪位是丁先生？”丁古云站起来，他便说了一声请。丁古云留下手杖帽子，由他引着到莫先生见客室里去。莫先生今日很是客气，和他握了一握手，先就连说了两声对不起。落坐之后，丁古云先道：“莫先生很忙，要会的客，还多着呢。我的话，很简单的说出来吧。前莫先生定的计划，当然是要继续进行了。但据古云考虑下来，倒有点不敢担任了。”莫先生听了此话，倒有些惊讶，望了他道：“不敢担任？为什么呢？”丁古云道：“现在百物涨价，连飞机票子……”莫先生倒不让他说完，立刻接嘴笑道：“那是当然，决不能照以前的计划，支配款项，我已预定支用十万元。”丁古云道：“关于整个的计划，古云有点变更。无论是在海防或香港买原料回来，将作品弄好了，又搬了出去，这一笔运费，固然是可观，而且怕有破碎，不如我自己到香港去住上两个月，就着当地的材料，将作品弄出来直接海运出去，岂不省事省钱？自然作品总要审查审查。我想这也好办，或者就请留港的艺术界人物大家审定，并寄几张照片回来，请莫先生看看，不知莫先生对这事可以放心？”莫先生点着头道：“很好！这样很好，只是丁先生请的那位帮手，也可以去吗？”丁古云将脸色正了一正，有了一种毫不可犯的样子，因道：“本来古云是没有打算带她。据她说，她的兄嫂现在就侨居在香港，若到香港去，她可以住到兄嫂家里去，可以不支旅费。”莫先生道：“我还有一件事请你帮忙，现在要采办一批西文图书及文具，约合三十万元。我们开一个单子，打算请你在香港代办一下。这款子打算不汇出去，由内迁的南海美术学校拨兑，因为他们有款子存在香港，他们学校里，开几张支票给你，你可以到香港银行里去拿钱，这样可以省掉申请外汇的一番麻烦。假如你用钱不够的话，你打电报回来，他们还可以寄支票给你。”丁古云道：“那很好，那石校长是古云的熟人，可以和他接洽的。”莫先生道：“正因为石校长和丁先生是熟人，相信得过。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不相信，我们也是开着重庆支票调换他的支票。这样好了，丁先生可以自己去整理行装，关于款子和买飞机票，都派人和你预备好。这件事是尚专员主办的，依旧一切由他负责吧。现在要钱用吗？”丁古云带了点微笑道：“当然是要一点钱来安排。”莫先生打着茶几上的呼人铃，随着进来一个茶房。莫先生已是拿起面前桌上的纸笔，开了一张条子，交给他道：“立刻到会计处取五千元款子交给丁先生。”丁古云一听他这吩咐分明是这接见室里要等着见其他的来宾，主人已有谢客之意了，于是告辞出来，回到先前那个会客室里去拿帽子手杖，茶房随在身后很恭敬的道：“请丁先生在这里等一会，我立刻将款子取来。”丁古云回到那会客室里，虽还看到有好多人在候见，可是他觉得没有先来时那一切的愁云惨雾。纵然这里可说是候诊室，自己的病，已经莫大夫诊断个千真万确，所开的方子，有起死回生之妙，这候诊室也就十分可喜了。他如此感觉着，欢欢喜喜的坐在桌子边，觉得那花瓶子里的鲜花像蓝小姐浓妆后的脸，向人发着微笑。那茶房来了，他很懂事，站在门口，笑嘻嘻地向丁古云点个头。丁古云会意，走出门来。那茶房却引他走到一边，在怀里掏出几卷钞票悄悄地交给他。虽然社会上用钱

的眼眶子大了，然而这个五千元的数目究竟不是一个长衫朋友随便可以取得的，因之拿在手上，看了一眼，便随手取了五十元塞在茶房手上，笑道：“买一盒香烟吸吧。”他高兴之余，也没有等茶房那声道谢，立刻走上大街去。且不坐车，一面走着，一面向街两旁店铺张望张望，心里便不住估计着那一项东西是应当买给蓝小姐吃，那一项是应当买给蓝小姐用？估计之后，再没有什么考虑，立刻就买下了。跑了三家店铺，这两只手就有些拿不下了，临时买了一只红绿格子的旅行袋，将买的东西，都装在里面。直把这旅行袋装满了，还添了两样在手上拿着。因为旅馆里还放着一只旅行袋，预计是可以还放下一些东西的。街上转了两个圈子，今天是无法赶坐公共汽车回去的了。一肚子话，急于要告诉蓝小姐，却要挨到明天去，自己是在焦躁之中，格外感到沉闷，本来没有什么事了，身上有钱可以消遣两小时，然而他反感到有些不安，在小馆子里吃过晚饭，便到旅馆里去睡着。

次日，天不亮就起来，赶到公共汽车站去买第一班车的票子。恰好遇到两个送客的学生一个代站在票房外栏杆边排班买票，一个代提着旅行袋。丁古云腾出身子来，坐在车棚下，喝豆浆冲蛋花，吃油条烧饼。提旅行袋的学生，坐在一边，却向他笑道：“这实在不是尊师重道之旨，这样寒天，要丁先生三更半夜到公共汽车站来排班。”丁古云笑道：“我现在已不教书了，教什么人来尊师？至于道，这要看是怎样的讲法？我们守着这一份落伍思想，还能认为是什么道吗？”那学生笑道：“虽然这样说，但我们跟随丁先生念过书的，我们就晓得丁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圣人。”丁古云呵呵一笑，连连摇着手道：“不要说这样开倒车的话。”那学生道：“虽然丁先生十分谦虚，但是我们出了学校门，就觉得老师当年给我们做人的教训，句句是良言。我们现在拿出来应用，非常之适合。”丁古云手摸了胡子，向他望了道：“那么，你举一个例。”学生道：“譬如丁先生当年对我们说，男女恋爱是人生一件事，可不是胜过一切的事。至于不正当的恋爱，更是斫丧性灵，摧残身体，败坏事业的事。因此，我们结了婚，再不追逐别个异性。我们同事，女子很多，我和密斯脱张，都守着丁先生的信条，不追逐女同事，因之事业不受牵挂，经济也没有损失，而女同事也看得起我们，上司也说我们忠实。不正当恋爱，实在与人的事业不并立。”他们两人虽是悄悄的谈话，这些围着喝豆浆的人都听到了，不免同向他们注视着，觉得这位先生道貌岸然，教出这样守贞操的学生，真是空足谷音。各各在脸上表示了一番敬仰之意。丁古云也就晓得了人家在敬仰着他，越发正襟危坐。一会儿票房卖过了票，另一学生拿着票过来。因道：“我们不曾请假，不然，一定将先生送回家去。”丁古云道：“那倒无须，我也是抗战以后，把身体锻炼好了，可以吃苦，一切能享受的事，竭力避免。票子买到了，你二人回去吧。”这两个学生，哪里肯依。一直等到六点钟，丁古云上上了车子，他们在地下，将两只旅行袋，由车窗子里送了进来，肃立在车外，直等车子开走，还向窗子里鞠了一个躬。和丁古云同车的，看到这情形，都暗暗想着，当教授的人，应当像这位长胡子先生，教得学生死心蹋地的佩服，直到出了学校，还这样恭敬老师。和丁古云坐着相近，不免向他请教一番，表示敬慕。车行二小时余，已到了丁古云的目的地。这是中途一个大站，车子上下的人很多。那同车的人见车站上站着一位漂亮的女子，很令人注意，正眼睁睁的看着下车的乘客好像是个接人的样子。大家心里也都在想着，这样美丽的小姐，不知道是来接什么俊秀青年。及至丁古云下车，她却迎上前去。笑道：“昨天我等你一天没来，

我猜着你一定坐早班车子回来的，果然一猜就着，我来和你提一样吧。”丁古云笑道：“哟！昨天你等我来的，那真是不敢当，所幸一切进行顺利。”由车上下来的人，看到这种情形，都大为诧异。怎么这大胡子上车下车的情形是个南北极？人家虽是如此注意了，但丁古云自身，丝毫不曾感觉。他笑嘻嘻的道：“蓝小姐，这两袋子东西，都是替你办的，回头你看看我采办的东西，是否十分外行。”蓝田玉已代替提了一只小袋子在手，于前面引着路道：“我想，你是不会十分外行的。一个艺术家，他应该比平常的人更懂得女人一些。哦，我还告诉你一个消息，夏小姐回去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托她带去，她是和你一天走的。你猜怎么样？那位会计宋先生，竟是我们所料想的还要性急，昨日下午他就来了。他听我说你今天可以回来，昨天晚没走，就睡在这里小旅馆里。我们还是先回寄宿舍去呢？还是先去见他呢？”丁古云笑道：“你看，这两只袋子里都是你的东西，提着东跑西跑，那好像是有意卖弄了。”蓝田玉站着回过头来向他望了一眼，低声笑道：“难道你还怕人家知道吗？寄宿舍里可都拿着你我开玩笑呢。”丁古云笑道：“寄宿舍里这些艺术家全是那块料，我倒不把他们介意。只是这位宋会计是你的熟人，我怕你不愿意他知道。”蓝田玉笑道：“我谁也不怕，况且学生跟着先生走，这也无须去隐瞒着谁。”说着话，两人离开乡镇已到街道外的平原上来。丁古云看看小路前后，并没有行人，笑道：“这回的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老莫不但答应了我的要求，而且也赞同你到香港去，现在所可顾虑的问题，就是怕钱不够用，虽说有两三万块钱，折起港币来，只有几千块钱，能作什么事呢？”蓝田玉笑道：“那么，我所计划的不错吧？我们应当兼作一点生意，顺便赚几个钱花。”丁古云道：“要说带的钱，那倒十分充足的。”因把莫先生许用十万元以及托代买西文图书的话，说了一遍。蓝小姐淡淡的道：“那个钱我们当然不能扯作生意资本，我们还是和宋先生来订个合作合同吧。我就是怕你这位老夫子搬出仁义道德来，不愿作生意。”说着话时，放缓了步子，贴近了丁古云走。丁古云见她这样早就迎接到车站上来，心里这份感动，已经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这时站在她身后，看到她那苗条的身段，溜光的头发，轻微的粉香，正像喝了早酒，人有点昏昏沉沉的。便笑道：“什么时候，我在你面前，说过仁义道德呢？”蓝田玉站着，回过头向他端详了一下，抿起嘴笑着。丁古云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蓝田玉道：“什么意思？你这人还用说什么仁义道德吗？你这脸上就全是仁义道德。说句肯定的话，你就是一张正经面孔。”丁古云笑道：“我怎么会是一张正经面孔呢？蓝田玉道：“你到镜子里去照一照。长袍马褂，挂着一部长胡子。我和你在一块儿走着，人家总以为你是我的爸爸，我真是吃亏。”丁古云道：“你说这话了我明白了。但是有长胡子的人，不一定就是正经面孔。”蓝田玉道：“照你这样说，长胡子是一副俏皮面孔呢，还是一副美丽面孔呢？”丁古云听了，哈哈大笑。连道：“这个好办，这个好办。”说着话到了寄宿舍里，蓝田玉提着那个旅行袋，直向丁古云屋子里走去。他们悄悄的走来，倒没有什么人发现。丁古云低声笑道：“你打开袋子来看看，有你中意的没有？”蓝田玉果然将放在桌上的旅行袋解开来。首先看到的便是一纸盒子广东点心。且打开了盒子将两个指头钳了一块放到嘴里尝尝，笑道：“味儿很好，你也尝一个。”于是又钳了一块点心，直送到丁古云嘴边来，他笑嘻嘻地张着大胡子嘴将点心接着吃了。蓝田玉口里咀嚼着点心，手里将旅行袋里的东西，一件件向外取出，清理之后，大部分是吃的，小部分是用的。其中只有

两三样，可算是丁古云自用品，其余都是为她买的了。因道：“糖果点心水果罐头，这都是我的了。”她两手操在胸前，望了陈列在桌上的东西，微微发笑，然后将眼风向丁古云瞟了一下，笑道：“你还把我当小孩子哄着。”丁古云笑道：“没有的话，你想，我们快要到香港了，无论什么用的东西，我们全可以等到了香港再置，犯不上在这里买贵的。你也很久没有进城了，我进城一趟，应当带些城里的享受给你。”正说到这里，王美今在外面喊道：“我看见丁兄回来的，怎么不见？”丁古云将手把桌上的东西指了两指，立刻迎了出来笑道：“幸而我并非溜回来，不然，倒被你揭破了我的黑幕。”王美今笑道：“也许你想溜，但你溜不了。你学生真是克尽弟道，昨天到公路上去接你好几回，今天早上没去接你吗？”蓝小姐捧了一盒点心走出来，两手举着，笑道：“我是为这个去的。”她说时虽故意放出一些玩笑的样子，可是脸腮上泛出两圈圈红晕。王美今又见他两人全在门口站了，显然是不许人进去，心里倒有些后悔不该在门外叫丁古云。这倒像有意揭破人家秘密了，便缓缓的走开，口里带问着道：“你接洽的事，很顺利吗？”丁古云道：“还好。回头我要详细和你谈谈。”蓝田玉道：“王先生，我请你吃块广东点心。”王美今只笑着点了两点头，回头向她看了一下，自走了。丁古云对这事，倒也不怎么介意，因向蓝田玉笑道：“我想着你是个性子急的人，别让你心里老放不下那件生意经，我去拜访那位宋先生吧。”蓝田玉笑道：“还是让他来拜会你吧。最好是让他感觉到你是绝对不愿作生意的。”丁古云笑道：“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你去通知他，我在家里候着他就是。”说时，连点了几下头。蓝田玉见他一切照办，心里自也高兴，脸上带了三分笑意，低着头想了心事走出去。那王美今因蓝田玉昨日连向车站接丁古云数次，颇引以为怪，加之刚才碰着二人的阻拦，他越是有些稀奇。因之悄悄地在一边看着，他们究竟玩什么。这时见蓝小姐带了一副尴尬情形走出去。虽是自己站在门外敞地上，她也未曾看见。心想，也许是她故意装着不看见。一个如花少女，爱上这样一个大胡子自然有点不好意思。丁兄在临老之年，竟走了这样一步桃花运，实在出人意表。而蓝小姐也叫自己一声老师，别看她绝顶聪明，她那份有人缘，倒是害了她。自己这样慨叹着，还觉闷不住，便去找着陈东圃来谈这个问题了。丁古云在自己屋子里休息着，正在揣想那位宋会计来了，如何去对付，却没有料到王美今有什么事注意。

约摸一小时后，那宋会计果然随着蓝小姐之后，到了寄宿舍来。蓝田玉先把他安顿在会客室里，然后再引了丁古云出迎，从中介绍一番。丁古云见这位宋先生三十上下年纪，穿了一身漂亮西服，脚上踏的皮鞋，不因走乡间的路径，减了乌亮之色，便料着他有钱而好整齐。他怎么会和蓝小姐认识的呢？随着就发生了这样第二个感想。那宋先生当丁古云到大学去演讲的时候，已经看见过他的。早已承认他是位学问道德都很高尚的人。这时彼此诚恳的握着手。他先笑道：“我有点事要来麻烦丁先生一下了。”丁古云道：“读书人现在都穷，谁也想找点办法救穷。我只要帮得到忙的话，一定帮忙。”蓝田玉笑道：“宋先生的太太，和我在中学里读书，我们很要好。”宋会计笑着点头道：“不然，我们是不烦劳丁先生的。也是内人说，蓝小姐现时在丁先生手下帮助工作，借着蓝小姐的面子，或许可以请帮点忙。”丁古云正在凝神一下，要想怎样答复他的话。蓝田玉笑道：“丁先生，我们请宋先生到你工作室里去谈谈吧。”丁宋两位立刻都发生了一分会心的微笑。同时站起身来，宋会计到丁古云工作室里，见茶几和桌子上陈列了许多作品，还有

小纸条，写作格言式的标语。在肃然起敬之余，心里同时想着，这位丁先生是一位埋头苦干的艺术家的。要他合伙作生意，那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了。丁古云将他引到靠桌两张椅子边对面坐下，然后微微正了颜色，向他笑道：“宋先生的意思，蓝小姐已经对我说过了。只是对于生意经，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恐怕办不好，反误了宋先生的事。”宋会计笑道：“说起来这事很简单，就是欠缺有人在海口上来往；若有便人来往，在香港买了东西，带到了重庆，就等于赚了钱。”蓝田玉两手反在身后，反靠了窗子站定面向着里。她笑道：“就是这一点，丁先生也不容易办到吧。他是一位十足的老夫子，不肯和人锱铢计较的讲价钱。好在我也有这个机会，要跟着去，我可以代宋先生在香港采买。”宋先生笑道：“不，不应当说代为采买，我们是希望蓝小姐和我们合股。”蓝田玉道：“丁先生刚才就和我说了，若是几千块钱的事，可以顺便带些东西来，款子一上了万数，他觉得空口无凭，必须要订一张合同。好在丁先生是为了公事出境，在公事上，他必须回到重庆来交代的，纵然不拿出什么交给宋先生，宋先生也相信得过。只是一张白纸上盖一个图章的东西，应该交给宋先生。”宋会计呵呵了一声，表示着很吃惊的样子，然后站起抱拳连拱两下。笑道：“言重言重，教育界哪个不知道丁先生！丁先生的名字，就是一张合同，哪里还用得着去另写。”蓝田玉笑道：“丁先生听到没有？宋先生倒是比我们自己还放心。”丁古云道：“虽然宋先生是相信得过我的，但我们总应当自尽我们份内的责任，我们总要在书面上提供一种保证。”那宋会计听了这话，心里更觉是安慰，便在衣袋里掏出一个旧铜烟匣子来。打开时，却在里面取出一张支票，双手递交丁古云，笑道：“这是四万元法币，本来开港币的支票也可以，可是蓝小姐说，丁先生还有大批公家款子要买外汇，并拢在一处，买起来也并不费什么事，所以我就开了法币了。”丁古云还没有说话，蓝田玉便插嘴道：“这都是不成问题的小节。今天上午，宋先生是来不及回校的了，我请宋先生吃饭。”宋会计道：“我有许多事托重丁先生，岂有一个小东道也不作的道理吗？”蓝田玉道：“不管是哪个请吧，十二点钟的时候，我们准在街上那家万利馆子里相见。”宋会计笑道：“蓝小姐果然设想的周到，便是吃顿饭，也要讨个吉利的口气。”蓝田玉笑道：“自然，作生意靠彩头好无用。可是有好彩头，心里究竟安慰些。”她二人一问一答，简直没有丁古云说话的机会，只有坐在一边微微笑着。宋会计觉得这或者不妥，而且在丁老夫子面前，始终说着生意经的话，也有些不识时务。因之特意称呼了一声丁先生，将蓝小姐的话锋撇开，然后与丁古云谈着些教育界的事情。敷衍了二三十分钟，方才告辞。丁古云送了客回头，见蓝田玉在自己卧室里清理着由城里带来的东西，口里唱着英文歌。便悄悄走进房来，背手闲看着蓝田玉的后影，不住的发着微笑。可是她正清理着那些大小纸包，陆续向旅行袋里塞了进去，她专心作事，并没有理会到身后有人。丁古云缓缓走近她身边，她还是不自觉，便伸手轻轻拍了她两下肩膀，低声笑道：“一切进行顺利，都依着你办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蓝小姐虽被人暗暗的拍着肩膀，她并不惊恐，泰然不动的站着，微微的侧了颈脖子，把眼珠在睫毛里向他一转，并不言语，依然站着去清理她的纸盒纸袋。丁古云见她这样子，心房虽有些跳荡，可是越发的有勇气了，将手摸着蓝小姐的小辫，低声笑道：“你看，为了你的要求，我生平所不愿作的事，我全都作了。”蓝小姐倒并不理会他的话。正打开了一纸袋子甜咸花生米，钳着向嘴里送了去。顺便她又抓了一把花生米，托在白中透红的手心里，半回转

身来，递给他道：“你买的，你自己不尝几粒？”丁古云将两手伸出来捧住，笑道：“我自己吃，还费这么大的劲带回做什么？我想到你住在乡下无聊，又没有什么消遣的书可看，所以我多带些香口的东西给你吃。”蓝田玉道：“你在乡下，我不无聊，你走了，我一个人在这里，那就无聊了。”丁古云笑道：“我不在乡下，寄宿舍里这些个朋友，也还可和你谈谈呀。”蓝田玉道：他们和我说不拢来。我的脾气，只有你知道。所以我说话起来，只有和你对劲。”丁古云笑道：真的吗？握握手，握握手。”说着，伸出一只巴掌来，蓝小姐一点也不犹豫，就伸出白嫩的手来和他握着，同时向他膘了一眼，笑道：“恭祝你一切进行顺利。”

第十五章 割须弃袍

蓝小姐这句话是双关的。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皮一撩眼珠很快的一转，向丁古云微笑着，丁古云还握住她的手未放呢，向她笑道：“你说这话是真吗？”蓝小姐很快的缩回她的手，向前快走了两步，站在窗户边，但她的脸，朝里而不朝外，只向丁古云望了一眼，没说什么，淡淡的一笑。丁古云因她今天特地提到有些像她的爸爸，心里着实不安。自己就联想到这一部长胡子，站在这妙龄女郎一处总有些不称。所以当蓝小姐望了自己的时候，自己就立刻感觉到她是为什么望了自己。而又不愿听了她不快的表示，扫了彼此的兴。立刻就笑道：“我正有一句话要征求你的同意，还不曾说出来。就是我想到这种老夫子的样子，走到香港去，也许有点不适宜。我想换一套西装，你看怎么样？”蓝田玉笑道：“人家都是由香港穿了西装进来，你倒要穿了西装出去。”丁古云道：“虽然如此，可是为了和你在一处走路免得太相形见绌起见，我早一日改装，给你早一日……”他说到这里，颇觉下面这个说明，不容易措词，便只管把话音来拖长了。搭讪着伸手摸了两摸胡子。回头看着旁边桌子上，立了一面大镜子，看看那镜子里的影子，道貌岸然的，和面前这个摩登少女，对比一下，实在不调合。便将手轻轻一拍腰部道：“我决计改造一下。”蓝田玉瞅了他一眼，微笑道：“这话怎么说？”丁古云道：“你看，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在全面搏斗的期间，我们应当有朝气。纵然是个中年人是个老年人，也应当做出一番少年的气象出来。充量的说，我也不过是个中年人，倒弄成这种老年人的样子。这样老气横秋的，过于欠缺奋斗精神，所以我要从新改造一下。我这番意见，你总不至于反对吧？”蓝田玉笑道：“都是你自己的事。”丁古云向她走近了两步，微笑道：“虽然是我的事，我也愿意征求你的意见。”蓝田玉笑道：“得啦。够贫的了，老讨论这种事作什么？我先回去一趟，回头我们到街上见吧。”说着，举步就要向外走。丁古云站着门边，将去路拦住了，连道：“不要忙，不要忙，我还有话和你说。”蓝田玉倒不抢走出去，低声笑道：“你看，你回来之后，除了见客，就是和我谈着话，寄宿舍里这些个人，你全没有和他们谈过一句话，王美今是你合作的人，你应当把在莫先生那里接洽情形，也告诉他一点，我们这私人的事，什么时候都好谈，你忙着些什么。你得罪了人，可别把这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她说着这话时，左手提了旅行袋，右手将丁古云轻轻一推，噗嗤一笑扭着头出去了，当她抢步出去的时候，衣服和头发上，落下一阵残脂剩粉香，这一种香气，让人嗅到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意味，他站在这里，简直是呆了。这样总有五分钟之久，自己微笑了一笑，点了两点头，自言自语的道：“她的意思，确是很好，确是很好。”于是依了她的话，走到王美今屋子里去，坐着和他闲谈。王美今听他说到莫先生能给予他一种巨款，便道：“那很好呀！在这乡下的草屋子里整扭久了，到花花世界里去陶醉一两个月，调剂调剂这枯燥的生活。可是你把这位如意门生放到哪里呢？”丁古云道：“你说的是蓝小姐，她已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她是一个绝对能够自立的女子，哪里她不能安身，我想她或者还住在这里吧？这里有许多先生可以照料她。你不也是她的老师吗？”王美今坐在他对面椅子上，很惊讶的站了起来，因道：“什么？她还住在这里吗？你回来之后，她在你屋子里很久，就是商量这个问题？”丁古云手摸着胡子，笑道：“我也只是略略和她谈及，还没有具体的办法，我倒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你有认识的

拍卖行没有呢？”王美今道：“你还要回来的呀。你打算把衣物都拿去寄售卖掉吗？”丁古云笑道：“我不是卖出，我是要买进。我想这次到香港去，不是为着我个人的私事，多少要带一点外交人物气派。我想改穿了西装出去，免得这样老夫子打扮，一下飞机，就给予香港人士一个不良的印象。”王美今听说蓝小姐要留在这里，刚才心里所发生的一种疑问，就去了一大半。这时丁古云说是要买西装，他倒觉得这意见也非完全无理，因笑道：“也许这是受了蓝小姐的劝告吧？你怎么会把你这件道袍肯牺牲的呢？”说着，牵了一牵他的长袍衣襟。丁古云道：“我向来虽是个自奉俭仆的人，可是遇到礼节所必需用的钱，我没有省过一文。正是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你别以为我改穿西装，是一种大变更，这理由很简单；假如我们是个青年，被征当兵，能够不穿军装吗？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孔夫子还微服而过宋。我虽然改装，还不是化妆，孔夫子都肯做的事我还不能做吗？”丁古云说了这一串理由，虽没有说是否受着蓝小姐的劝告，可是王美今却也无可再为驳斥。因笑道：“何必要到拍卖商店去买。朋友路上卖旧货的通融一套，可以省了一笔用费，我路上正有两位老友，从美国回来的，他们都有不合身材的西服出让；不但料子式样都好，而且没有旧。人家在美国吃的又白又胖。回来三四年周身瘦去了一个边沿，很好的西装肥大的看不得。原来旧西服，小偷都不光顾的，现在拍卖行里大批的征求西装，他为什么不去换几个钱用。可是为了面子关系，又不愿亲自送到拍卖行里去卖，也不愿四处托朋友找主顾。若是有人以情商的姿态，请他相让一套西装，那是他最合适不过的事了，为什么不干呢？”丁古云笑道：“有这样的事，那好极了，就怕衣服相差太远。”王美今道：“有两个朋友的衣服可以通融，我都去拿了来，让你试一试。据我的理想，那总有一套合适。”正说着，陈东圃也进来闲谈来了，王美今代说了丁古云要易服到香港去，而蓝小姐又不去的事。陈东圃道：“这是没法子的事，非如此办不可。记得我初到香港的时候，穿着一套长衣，香港人一见，当面就说我是由上海来的。不用说，背后就要说一声外江佬。到处都不免引着人家欺生。我箱子里虽有一套哗叽中山服，我不敢穿。因为在香港，旅馆里茶房，酒饭馆里伙计，都穿的是这一类的衣服，我忍受到一个星期，没有再忍下去，只好买了一套西服穿了。”丁古云皱了眉道：“就是为这原故，我踌躇了不敢去。”陈东圃笑道：“也许另外还有原因。”丁古云听说，也就忍不住笑了。手抚了长胡子道：“蓝小姐住在这里，还怕这些老前辈，不会照应着她吗？她最醉心你的事，你可以指点指点她了。”陈东圃笑得合不拢嘴来。因道：“蓝小姐这种聪明人，那这有什么不是一说就会。可是她并没有和我提过这事。”丁古云笑道：“她怕碰你的钉子。”陈东圃原是坐着的，听了这话，突然站了起来，拍了手道：“哪里有这话！哪里有这话！这件事，你放一万个心，在你回来以前，我决计将她教会。”丁古云道：“那么我由香港带些东西回来谢你。”陈东圃道：“那倒用不着。蓝小姐烧得好小菜，做两样菜大家解解饥吧。”于是大家都笑了。这样一来，丁古云之易服问题，已得着两个朋友的拥护，自是心宽若干了。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蓝田玉也在同桌，闲谈中提到这件事，两桌人没有什么人反对这事的。只是仰天在隔席向丁古云笑道：“丁翁，你现在也不能反对我们穿西装了吧？我们穿西装，固然为着便利，有时确也实逼处此。我们哪里有许多钱，既穿西服，又穿长衣？所以我们干脆就改穿了西服。”丁古云笑道：“虽然如此，假如我不到香港去，我依然会反对穿西装的。”仰天笑道：“你要穿西装，我想

多少还受了蓝小姐一点影响吧？”蓝田玉在这边桌上，头一撇，微笑道：“这不干我事。丁先生穿了西装上香港，和我们在重庆的人什么相干？”仰天道：“什么？蓝小姐不去吗？”蓝田玉点头笑道：“我想去啊！可是谁借钱给我买飞机票子呢？”仰天道：“我仿佛听到人说你也去。可是我就想着，这旅费怎么样筹划？还不光是一张飞机票子而已。那么，你不能跟着丁翁学雕塑了。打算怎样消遣？”王美今和她同桌，坐在下首，她向着他把嘴一努，笑道：“罗！我跟他学画。”陈东圃坐在仰天桌上，她又反伸了筷子，将筷子头点了他道：“我跟他学箏。他这种态度以学生加之先生，当然是一种失礼。”可是王美今和陈东圃的感觉，恰恰异是，都有一种由心田里发出的愉快。同时，脸上发现出微笑。仰天笑道：“蓝小姐将来要造成一个全能艺术家。索性再演两回话剧好不好？”夏水也坐在他同桌。因道：“你这样说了一句不要紧，弄得老丁要不敢去香港了，他总认为我们是引诱青年男女的怪物。”丁古云笑道：“笑话！我什么时候在二位面前说过这句话？蓝小姐早在一年以前，已经对话剧感到厌倦了，难道这也是受了我的劝告？”蓝小姐桌上，有丁古云由城里带来的咸鸭蛋和大头菜，虽然这边桌上，蓝小姐也送过一碟来了的，已是吃光了。他便一筷子夹了两片大头菜和一块咸鸭蛋，走过来送到仰天碗里，笑道：“我运动运动你。仰先生往后还得你照应点儿。”夏水道：“这事有我两人在内，你只运动他而不运动我。”蓝小姐听说，不用筷子了，就把两个手指头钳了两大片大头菜，放到夏水饭碗里，又钳起了一片，塞到他嘴里，然后她手掌伸给他看道：“你看，干干净净的，我洗过了才吃饭的。”大家倒随了她这话向她手上看着。果然，不但洗得干净雪白，而且十个手指上，都涂着蔻丹，这朱红的油漆，擦在某些人的手指甲上，往往是增加了许多俗恶不堪的丑态的。但是这时在蓝田玉白嫩的手上看见，便觉颜色很调和。仰天笑道：“你不用把手他看，你看他两只锐眼瞪着荔枝那样大，仔细地把你的手当硬面饽饽啃了。”于是全屋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仰天笑道：“蓝小姐不到香港去，那很好，就是要去，我们也要挽留。你看我们这里增加了她一个，就满室生春。”丁古云听了这些话，只是微笑。饭后，丁古云悄悄向蓝田玉道：“换西服的话，朋友都赞成了。这算引起了我的决心，要不然，我成了乡下姑娘进城新穿时髦衣服，先有些羞人答答。”蓝田玉笑道：“这就是你的短处，总把自己看成一个落伍的老头子，不但和青年人混不到一处，和中年人也混不到一处，越这样想越弄成周身古板衰朽的气息。其实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事实，证明你思想错误。我总是一个青年，怎么我就很和你说得来呢？你看，仰天先生，周身都是孩子气，人家都和他说得来。其实，他的年纪要大好几岁，没留胡子，终年穿的是西服，青年人见了他还不是把他当老师？在艺术界虽然没有你丁老夫子的地位，在戏剧界里他可了不得。不穿长袍马褂，不留长胡子，这何碍于师道尊严？”这一篇话说得丁古云心服口服，决没有一个字的反响。

王美今先生，对这事也非常的有兴趣，在这日下午，他跑出几十里路看朋友，次日上午，就把一套出让的西服和一件大衣带了来。正好蓝小姐在丁古云工作室里，女孩子们是十分的热心要好奇，立刻要丁古云拿来试试。丁古云先看着那衣服既无脏迹，也没有什么破眼，早就有三分愿意。走到卧室里，掩上房门，匆匆把长衣服脱了，将西服换上，自己向镜子里一看，竟是十分称身。于是两手抖了领襟，向工作室里走去。一面走着，一面笑道：“王兄，你这件事替我办得很好，这套衣服，竟是我自己做的一样。”他走到

工作室里来,当了王美今站定,然后偏过脸来向蓝田玉笑道:“总还称身吗?”她含笑走向进来。伸手抓了衣服他的抬肩,微微的摇撼了两下,笑道:“勉强勉强,总可以穿。”王美今笑道:“蓝小姐在丁老师身上,总是很用心的。”蓝田玉向他飘了一眼,笑道:“哟!这有什么不能明白的。女人不穿西服,她可会做西服,据我们的经验,西服大小是抬肩上最不容易合身份。只要抬肩合了,别的所在大小相差一点,就还说得过去。所以我看了之后,不免要伸手摸摸。”丁古云笑道:“有理有理。那么,据你的看法,现在是不是算得合适了呢?”蓝田玉退后了两步,抿了嘴微向丁古云周身上下看了一遍。她并不说话,转着她那灵活的眼珠,将头点了两点。王美今笑道:“既是合身,你就留下穿着吧。我和你设想齐全,把零件都给你配合了,放在衣服袋里,你自己只要配上一件衬衫就可以改装了。大衣可以不必试,原是一个人的。”丁古云笑道:“还没有讲好价钱呢。”王美今笑道:“教书匠买衣服给教书匠,难道还能讹你吗?而且我说出了你尊姓大名时,他说你为公改装,随便给钱吧。他向来就佩服你为人,在平时,便是送你一套旧西服,也不算稀奇。”丁古云哦呀了一声。王美今笑道:“你不用惊讶,你这尊偶像,实在是可以先声夺人的。”说时,他不觉伸手对陈列作品的长案上,向那尊身穿马褂,胸垂长须的塑像指上一指。丁古云笑道:“你说的是那尊偶像与这尊穿西装的偶像无关吧?”说着,将手拍着西装的胸襟。王美今笑道:“偶像成功了,那倒不论你穿什么装。穿长衣是偶像,穿西装是偶像,甚至你身上只披着一块布片,你还不失为一尊偶像。你放心,你不必为着改穿西装,对偶像感到烦恼。”丁古云笑道:“我原是一个制造偶像论者,可是自今以后,也许要作个打破偶像论者。”王美今听了这话,不由得向他望着道:“那为什么?”便是蓝田玉也觉得这话出于意外,对了脸上望着。丁古云笑道:“这话并没有什么稀奇,不过我觉得做一尊偶像,是和社会做模范,而不是为自己做人。不要做个偶像,可就自由得多了。”蓝田玉眼珠在长睫毛里很快的转了一转,向他给了一个眼风。然后笑道:“丁先生今天所说的,都像是些醉话。”丁古云呵呵一笑。把这话牵扯过去了。他们这一阵说笑,惊动了茶房,悄悄的通知了别位先生,说是丁先生改穿西装了。各位先生正如茶房一样的感到新奇,陆续拥挤到这里来看他改装。他见人没得说的,只是呵呵的笑。他自己也这样想着,丑媳妇免不了见公婆,索兴说上几句笑话,和大家一同玩笑。他一随便,这笑话也就停止了。

两小时以后,城里一个专差,送了一封信来。乃是尚专员之约,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刻入城。在屋子里没有散的朋友,就劝他穿了西装去。仰天还慨然的借一双预备役的皮鞋给他穿,丁古云借得了皮鞋,坐到工作室的椅子上来穿。这时屋里无人。蓝田玉走到他身边,向屋子外面看了一眼,低声笑道:“这时候赶汽车挤不挤?”丁古云弯着腰穿鞋子呢,抬起头来,她眼珠一转,露着白牙齿微微一笑。丁古云笑道:“你也想进城去玩玩。好哇!”蓝田玉摇摇头,向外努一努嘴。低声道:“你拿的那五千块钱,用掉了不少了吧?”丁古云道:“还多呢,你要用的钱总有。要不然,把两万元的支票,先兑了款子在手边,以备不时之需。支用个一千二千,这窟窿我总补得起来。”蓝田玉笑道:“你告诉我地点,我明天去找你。我不和你一路走。”丁古云笑着直跳起来,向她问道:“这话是真的?”蓝田玉道:“我什么时候把话骗过你呢?”丁古云笑道:“好的好的。我今天进城,能找着好旅馆,自然是最好,纵然找不到,今天先把房间定好,你明天去决无问题。我除了到

莫先生那里去而外，其余的时间，都可以在车站隔壁茶馆子里恭候台光。”蓝田玉笑道：“那倒不必，下午四点钟以后，六点钟以前，你在车站上等着我就是。我既要走了，我应当去看看我几个女朋友。至于歇脚的地方，那倒不必愁着没有。”正说着屋外间有人说话，蓝田玉丢了个眼色，向他摇了两下手，他笑着点点头。他这个点点头，似乎是随便应酬着的表示。蓝田玉倒为这个有了很大的感触，把脸皮涨红了，抿嘴笑着匆匆的就走了出去了。丁古云本来高兴，经蓝田玉这样一说，高兴得像喝醉了酒一般，脑筋有些浑叨叨的，赶快收拾了一只旅行袋，锁好了房间就向外走。心里也就默念着她这个约会，不知道是否靠得住？最好还是问她两句话，把这话确定了。自己心里想着，已经由水田中间顺了小路，向公路上走去。想到了这里，觉得自己这个打算，并不算错，便转回身来，要和蓝小姐说两句。也只走了几步路，忽然又想到，出来的时候，她已离开了寄宿舍了，这时她也许在寓所里。那么，向她家里去找她吧，于是择了一条支路，向蓝小姐的庄屋里走去。可是也只走了几步，忽然又转个念头想着，这事不妥，那蓝小姐为人，最是爱用小心眼儿，若是一句问的不对头，倒可以把全局都弄僵，越想越不妥，把脚步一步一步走缓了，索性站住了脚，想上一想。最后想着不妥，摇了两摇头，还是向公路上走去，走尽了这截水田上的小路，踏到一棵黄桷树下，该走大路了，忽然看到蓝小姐由粗大的树干后身转了出来。向他笑道：“我老早就在这里等着你了，你在那路上来来去去，心神不定似的想着什么了？”丁古云先就喊了一声，这时站在树荫下向她笑道：“我想找你说两句话。可是……”说着抬上搔了两搔头发，笑道：“大概你已晓得我什么意思了，所以你在这里等着我。我们还是一路走吧。”蓝田玉笑道：“明天下午四至六点在车站上准等着我好了。可是我又想起来，假如莫先生偏是那个时候约会着你呢，也不能叫你耽误正事。你可以写个字条，贴在那第一块广告牌上。我特意来叮嘱这句话的，寄宿舍门口，有人出来了，我回去了。”说时，她脸上带了两分难为情的样子，掉转头就向小路上走了去。丁古云虽然不曾和她说得一句话，然而证明了她明天必定入城，自己心里也就十分高兴。

赶到车站上，正好在卖票，很顺利的搭上了车子进城。见着尚专员，他说是下星期有两辆车子直放广州湾，假如愿搭车子去的话，可由广州湾转香港。这一程飞机票难买，同时要两张票子，更困难。若坐车子，再多两个人去也不妨。至于款子一层，若是决定了行期，可以先领。丁古云道：“飞来飞去，过着云雾里生活，有什么意思。坐汽车游历游历山水，那是最好的事了。那我就决计坐汽车吧。”尚专员道：“既然丁先生决定坐汽车走，晚上我就转达给莫先生，先把美术学校那笔款子先办一办，我们不把钱交到人家手上，人家哪会开着香港的支票给你呢。”丁古云笑道：“这个不干我事。只是我自己的用费还得筹划。”说着，他当了尚专员的面，将西服衣襟，牵了两牵。因道：“为了去香港，朋友一致逼着我改装，便是这一套西服，就把上次拨给我的款子，用去了一半。”尚专员点点头道：“在外交上有点活动，仪表是不能不讲求的。”说着，他笑了一笑，因道：“莫先生也说过，丁先生这样道貌岸然的样子，怕不适于到香港去。于今丁先生愿改装，他也一定赞同的。”丁古云听了这话，心里越发高兴，约了明天上午去见莫先生。又在尚专员那里，借支了一千元法币，重复回到街上来找旅馆。事情又是很顺手，不曾走第二家，就得着一间上等屋子。他坐在屋子里先休息一会，见电灯光下，照着一乳白色的木床，上面铺着雪白的被单，叠着红绸棉被，两

个软枕，套着白布，桃红花的套子，并齐放在床头。好像这根本说是预备人家双栖双宿的。窗户边的写字台和左边的两张沙发倒也罢了。右边有一架梳妆台，配上一面大的镜子，擦得光滑无痕。却又是给人家眷属用的一种象征。他看到这样光滑的镜子，不免走向镜子面前站了一站，看看自己一部胡子洒在西服上面，实在不相称。回头再看看这旅馆里上等的房间，心想，蓝小姐在这里，第一件事是要让她免除不快之感。若是能教她再高兴一点，那就更好了。于是在衣袋里抽出一方手绢来，把胡子遮掩起来，向镜子里照了一照。觉得无论如何，是比有胡子年轻多了。于是轻轻一拍桌子道：“一劳永逸，就是这一下子。”说着，立刻出了旅馆，直奔热闹街市。选定了这街市上最华贵的一家理发馆推门进去。这虽是晚上，电灯雪亮，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两边活动椅上，都坐着男女主顾在理发。理发匠见生客进来，让他在空椅子上面对镜子坐了。因问道：“先生理发？”丁古云将手由头上向脸上一摸，把胡子也摸在手上，因道：“全剃。”理发匠并没有答应。丁古云又重说了一声全剃，胡子也剃，理发匠对于这话，并无什么感触。隔座上一位女客，头上包着白绸手巾，却微微起身，侧转了过来看一看。丁古云面前，正立着一块整齐平方的大镜子，自己坐下之后，就对镜子里这种形相，估量了一番，更没有注意别人。理发匠给他理发之后，便拿一柄雪亮的剃刀在手，站在面前问道：先生：“这胡子怎样理法？”说时，对他喉下这部六七寸长的大胡子，不免注视了一下。他正是对丁古云胡子也剃一剃的话，加以考量。他自己替丁古云想着，把胡子蓄到这样长，那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岂能够随便剃了？丁古云给他沉吟着，将手摸了胡子道：“我是好意，把胡子养着这样长的。于今人家总把我当了老先生，许多不便，还是剃了吧。”理发匠听了这话，站着向他估量了一番，然后放下剃刀，把坐椅放倒，让丁古云躺在上面，在他胡子上和胸面前上围了白布。然后取过了一把推剪，轮到他面前，低声笑道：“那么我就剪了。”丁古云躺在椅子上本已微闭着眼睛，被他这样一问，就睁了眼睛问道：“你还问些什么？奇怪！”这理发匠为了他这胡子可怜，本来是一番好意，不想倒碰了他一个钉子。这时他仰卧在椅子上，头枕在椅背的头托上，下巴额翘起，那一部长黑胡子像一丛盆景蒲草，由白围布上涌起，左右邻座的客人，都看得清楚。大家都随着有这么一个观感发生，这老头子为什么要剃胡子？这时，那理发匠也不再替他顾惜那些了，将推剪送到他左鬓上，贴肉推着试了一试。立刻一仔发须像一仔青丝倒在脸上。但丁古云仰卧在椅上让他推剪，丝毫没有感觉，坦然处之。理发匠也就不再犹豫，将推剪由左向右推，经过须丛的下巴，推到右边鬓下。推过之后，由右边鬓再又推向左边来，经过了上下嘴唇。这两次推后，立刻把长胡子推除得一根不剩。于是放下了推剪，将短胡刷子在肥皂罐里搅起了许多泡沫，像和其他没胡子的人修面一样，在他腮上，下额上，嘴唇上，浓浓的涂着。丁古云躺着闭眼享受之余，也曾睁眼看，看见理发匠手上掌握着一柄三四寸长雪光剃刀，已向脸上放下。心里立刻想着，那些短胡桩子，在这刀锋之下，必定不会再有踪影，那岸然道貌，也就必定不会再有踪影，这样改变之后，不知成了个什么形相，这形相受到社会的反应如何，疑问是疑问着，然而现在是难于自断的呵！

第十六章 正期待着

五分钟后，理发匠把躺椅扶了起来。丁古云坐得端正一眼便看到迎面一个西装汉子，长圆的面孔，一点胡茬也没有。虽然略略还有皱纹，那年纪总不过四十上下。那个人正端端地面对面坐着，始而是惊讶着这个人的行为，有点不讲礼貌。好在第二个感觉，立刻想到这是自己的影子。用手摸摸下巴颊，光滑无痕，自己有点欣喜而惊异的表情，还没有表示出来。那理发匠由镜子里向自己笑道：“这样一来，你先生起码年轻三十岁了。”回头去看站在身后的理发匠时，见几个理发的顾客都嘻嘻地向自己笑着，这就不便回过头去，还是坐下来。然而坐下来面对了镜子，见那里面的人影子，还是一片笑嘻嘻的样子。正感到难为情，好是左手原坐着个女子的椅位，已经空出来多时，此刻又有年轻而摩登的女郎进来，坐上来补缺。原来看自己的那些眼光，现在都移到那女郎的身上去了，这才让自己安神来完毕这理发的工作。理发匠似乎了解这割须客人的意思，先将他的头发抹上了油水，然后又在他脸上擦了些雪花膏。丁古云且由他去化妆，并不加以注意。那理发匠替他收拾完了，站在他身边用刷子刷着他的呢帽。丁古云给了他理发价目之外，又另赏了他五块钱。然后取了帽子在手，走出理发馆来。可是他心里也就想着，那理发匠替我刷着帽子，也许心里在说我漂漂亮亮一个西装少年，戴上这样一顶帽子，大概不大相称吧。既然向漂亮一条路上走，就益发事事漂亮，这帽子就换了它。如此想着，正好走过一家电炬通明的百货商店。于是走进去，花了当时的价格三百元买一顶新呢帽戴着，旧呢帽倒放在装新帽子的盒子里来提着。商店壁上，挂有一面大镜子，自己对镜子照了一照，将帽沿略微扯着偏斜一点，颇有电影上，美国少年那种风度。回头看玻璃柜子里，陈列了许多花绸手绢，折一个蝴蝶展翅的样子，塞进胸前小口袋里。这么一来，算是西装打扮齐备。在大街上人行路上走着，看到别个穿西装的，向自己身上看看，觉得决不比别人的西服减色。于是挺起胸脯子来，甩了大步子走，皮鞋走在光滑的路面上，拍拍有声。心里也就想着，把胡子一剃，长袍子一脱，我照样的可以有那分摩登气势。这样想着，格外有精神，顺了马路一直的走。一直走到眼前发现了长江，这才看到脚下踏的是下半城的林森路。心想，自己住在上半城旅馆里的，到下半城来有什么事？顺脚走着，不觉和回旅馆的路，背道相驰，越走越远了。回想了一想，自己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于是雇了一辆人力车，坐着回旅馆去。

当自己到了旅馆里，叫茶房开房门的时候，茶房看了他问道：“你找哪一位？”说着，忽然又哦了一声。他随了这一声呵，在丁古云的后影上省悟过来。这是那位长胡子客人，把胡子剃了。因为除了他那身西服之外，他说话的声音，还操着带江南音的北京话。便笑着点点头道：“你先生整了容回来，我都不认得了。”丁古云听说，也就笑笑。到了屋子里，乃向茶房问道：“你看我把胡子剃了，不年轻二三十岁吗？”茶房笑道：“真的，不说破了，你先生一出一进，简直变成了父子两个人呢。”丁古云笑道：“你别以为我真老先生，我的太太，年纪还轻得很呢。”他带笑着，自觉不经意地搁下了一句伏笔。心里的一切，都在向高兴的路上想。只有一件，明天见莫先生，若是在表面上看来，真过于年轻的话，又怕会引起了莫先生的轻视。改西装可，修理胡子也可，把胡子剃得这样精光，岂不有失庄重。而且自己又说过，要带一位女弟子同到香港去，设若莫先生神经过敏的胡猜起来，岂不妨碍正

事？于此想着，倒后悔自己孟浪，这胡子迟两天剃固然是好，就是等明日早上，见过莫先生再剃，也比今天晚上先剃的强。然而胡子这东西，并不像帽子鞋子，脱离了身上，就长不回去的。心里如此想了，便站到梳妆台面前，对镜子里看了一看。果然这长方的脸上白净得没有一根胡桩影子。再配上这套西装，和口袋里那条红花手绢，却显得年纪轻多了。只是往日照着镜子，自己看了镜子里影子，一定手摸胡子，把胸脯挺起来，端庄一番；于今向影子看看，态度便觉欠着庄重。再看着头上，那一头头发，被生发油抹得乌亮。虽然自己是几根白头发的，但是在这种浓重的油亮之下，已不看到一茎白发。挺起胸脯来，端整了面孔之后，不但不见得有什么庄重之处，而且觉得这态度有些滑稽，不免摇了两摇头自言自语的笑道：“这不行，这不行！我都看着不像样了。”说过之后，自坐在床沿上，呆呆的出了一会神。本来是一团高兴，为了这件事，心里拴上了一个疙瘩，倒大为扫兴之至！这倒没了主意，脱下了西装，便倒在床上睡觉。旅馆里孤单无聊，少不得在枕上又颠倒着面了一番，想了一宿，总算他有了点主意。

到了次日一大早起来，便直率的到尚专员公馆里去奉访。因为这只是七点多钟，心里想着，人家还未必起床，走了一大半路的时候，又有点踌躇。自己责骂着说，你心里有事，虽道别人心里也有事吗？平白地，人家这样早起来干什么？于是放缓了步子，藉以延长时间。路过一家豆浆店，便踏着步子进去。巧了，里面一张桌子上，坐了一位西装朋友，那正是尚专员。于是取下头上这顶新帽子，向他连连点了几下头道：“噢！尚专员也在此喝豆浆。”尚专员见一位西装朋友向他打招呼，猛然认不清是谁，不免向他呆呆望望。但是在他说话之后，也就明白过来。先是呵了一声接着便站起身来。哈哈笑道：“丁兄，你果然改装了，牺牲太大，牺牲太大！”丁古云就着那张桌子坐下。笑道：“可是我把胡子剃了之后，后悔的了不得。”尚专员笑道：“人家为了国家，在沙场上牺牲性命，也慷慨前进，你难道几根胡子也舍不得？”丁古云道：“但是我这是不必要的牺牲，我既不怕敌人的间谍跟着我，我也不登台表演，便算老气横秋一点，也不见得碍我的交际。都是我这班朋友怂恿我的，说是像个中国式的老夫子，出外交际，给外国人笑话。”尚专员笑道：“这些朋友，实在是恶作剧，也许他们嫌你一本正经，总把他们当后辈，于今让你也摩登一下，教你无法倚老卖老。可是这也许是成全了你，你这么一来，至少年轻了十岁。若是你太太在重庆的话，岂不大为高兴？”丁古云笑道：“可是我太太在天津。”尚专员道：“那么，你这回到香港去，好把她接来了。天津到香港，有直航轮船。”丁古云笑了一笑，因道：“言归正传吧，我们一路去见莫先生，我的改装的这点原因，最好请……尚专员正端起了豆浆碗，喝了一口。一面看着手表，放下碗来，向他摇摇头道：“不用不用，莫先生要到西北去，起码有一个月才能回来，你这件事，他交给我办了。他是九点钟坐飞机走，我还需赶着到飞机场上去送他呢。”那时，店伙早已端了豆浆，油条放在面前，他未曾理会到。现在他意外的解却了心头一个疙瘩，觉得周身轻松，像在肩膀上放下一付千斤担子，便捧住豆浆碗，慢慢的呷着。尚专员道：“现在你没有什么问题，仅仅是钱的问题。请你约定一个时间，我把拨款子的手续办清楚。至于你在路上要用的钱总不过数千元吧？除你支去的一部分，还可以加拨一部分，莫先生已有了话了。”说着，在身上掏出钱来便要付这里的早点费。因笑道：“对不起，我还要先走一步。”丁古云笑道：“你那就请便吧，不必客气。我本当到机场上去送莫先生的，

只是他事先并没有把行程告诉我，我去送行，反觉多事。”尚专员点头道：“这话对的。若不是我和你有交代，我也不把这消息告诉你的。”他说着，端起豆浆碗来，咕都一声，将所剩豆浆完全喝了下去，人就站起身来。笑道：“我也来不及客气了，明天见吧。”说着，立刻就向外面走去。丁古云起身送他时，他已走远了。心里想着，人生宇宙间，也许真有所谓命运存在。事情办得顺手了，就无论什么都顺手。正愁着有点不好意思去见老莫，那老莫就先不告而别了。这且乐得坐下来，从从容容吃过这顿早点。在喝豆浆的时候，倒是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便是这饮料店的食堂里坐着有两个女客，一位约莫三十多岁，一位约莫二十多岁。她们除了不住的向自己打量而外，又坐着相就到一处，两个人的头，并到桌子角边，唧唧啾啾说话。说话的时候，不住撩着眼皮，向自己抛了眼光过来，无疑的那是将话说着了自已。他心想这是穿长袍马褂垂着长胡子的日子，绝对没有的事。可见自己已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白面书生了。然而这两作女人，比蓝小姐是差之远矣。想到这里，脸上便有了得色。向那两个女人反射了一眼，心里说着，我还不需要你们的青眼呢。他随了这意思，叫着店伙来付了点心帐，把挂在墙钉上的那顶漂亮新呢帽戴在溜光的头发上，两手操着西服领子抖了一下，昂起胸脯子走出豆浆店去。心里想着，我现在也是个青年，这花花世界，照样的有我一份。从今日起我已不是站在花花世界以外，看人家快乐了。路上看到有西装汉子挽了女人的手臂走路时，瞥了他们一眼之后，心里想着，这不足为奇，凡人都有这么一段恋爱的黄金时代。我的黄金时代也来了。他这样走着，心里像略会饮酒的人，喝上了颇为过量的好酒，人是非常的兴奋。在这兴奋当中，快活，轻松，迷惑，昏乱，兼而有之。在大街的人行路上自在的举着步子走路。两眼不住东瞧西望，分明是与尚专员交代了以后，一切顺手，并无什么事。可是在自己心里，又总觉有一件事不曾办得一样。这样走了两条街，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便停住脚想了一想。慢来，昨日剃了胡子之后，曾跑到下半城去了，费了很大的劲走回来，今天又打算向那里跑？正这样站着出神，却看到夏小姐一个人在对面人行路上走去。本打算不向她打招呼的，可又愁着她是和蓝小姐一路来的，只好迎了上去，笑着叫了几声，心里也想着，夏小姐一定会不认识自己的。走到她面前叫了一声道：“夏小姐，我是丁古云，你不认识我了吧？”夏小姐停住了脚，向他笑着，一点也不表示惊奇。点头道：“认得认得，这样熟的人，何至于不认得。”丁古云向她看时，见她的头发，新卷成纽丝状，分作四股披在脑后。这让他回忆起来了一件事。昨晚在理发店里剃胡子的时候，左边的椅上，躺着一个女人，就是烫这样的头发。夏小姐身上穿的是蓝底白点子花衣服，也正与那个女人身上的衣服一样。当时一心在剃胡子，虽然身边有个女人的后影像夏小姐，也并没有理会，大概那就是她了。他这样一出神，夏小姐已经有些感觉。便笑道：“这么一来，丁先生年轻了二十岁，可喜可贺！”丁古云笑道：“我倒认为是个损失，你还说可喜可贺呢。到城里来了两天吗？”夏小姐道：“来了好几天了。今天坐晚班车回去。丁先生什么时候回去？”丁古云道：“明后天吧？”夏小姐笑道：“那么，我今天若是走不成的话，丁先生能否请我吃顿小馆子？”丁古云道：“好的好的。你住在什么地方？”夏小姐道：“丁先生住在哪里，我来找你吧。”丁古云道：“我还没有找好旅馆呢。”夏小姐听说，微微的将脖子一伸，下巴一点，舌头在嘴里喷的一声，脸上笑嘻嘻的，带了三分调皮的样子，似乎不相信这话。丁古云笑道：“我们这样熟的人，难道请你吃

一顿饭，我都要躲避吗？”夏小姐笑道：“那就再说吧。”说毕，扭转身就走了。她走得很远去了，回转头来，抬起一只手高过额头顶，还向这里招了几招。丁古云看她这样子，觉得她是有意顽皮，又想着她本来很浪漫，也许看到我变成青年了，有意和我亲近。可是我的眼界高，目的物要比她高的多呢。心里如此想着，也就带了微笑走开。当时在街上混了半天，一人吃着午饭，还只有一点钟。去着蓝小姐的约会，还差三小时。心想早知如此，就该让她上午进城了。这几个钟头，不能老走马路。若去看朋友，又怕被朋友纠缠住了，临时脱不了身。看电影去吧？不巧，四点钟正是第二场未完的当儿。两条街实在也转得累了，回旅馆去休息一下。主意定了，依计划而行。

可是到了旅馆里，一个人独坐在房间里，也是苦闷的很，便和衣倒在床上睡了。睡是睡了，睁着两只眼睛望了楼板，哪里睡得着。心里倒未曾闲住，且把蓝小姐来了以后的游历日程，先排上一排，第一是应先引她到这里来休息一下。她若是问，就只开了一间房间吗？就答应她没有房间。看她的表示如何，再做道理；若是她并不问这句话。那就好了。第二步，陪她去吃小馆子。不，简直吃大馆子，无论花多少钱，不必吝惜。第三步，饭后恐怕只有七点多钟，陪她去看电影，因为回旅馆太早了，她要是又问只有一间房间的问题，依然不好对付。第四步回旅馆了。不必，越晚越好。那时，十一二点钟了，无处安身，她会逼我到走廊上去站一晚吗？北平人说，蘑菇。那时候我就给她蘑菇，想到这里，自己噗嗤的笑了起来。可是到电影院去这一步，恐怕不能如愿，因为晚场是容易客满的。那么，先去买两张电影票。想着，便跳了起来，向茶房要了一张报来，查明了电影广告，立刻坐车到电影院里去买票。在旅馆附近本来也有两家电影院，但这两家影院的片子，都不好。一家是映的中国抗战故事，一家映的是侠义美国影片，只有这一家映的是爱情片子。而且广告上写的是热情趣片，一看就中意。所以路远一点也就专车前来购票，好在这日并非星期六或星期日，预先买晚场票，究不怎样困难。买完了票子，总算三点钟已到，这就不必再回旅馆，直奔车站，下车付了车钱，还怕蓝小姐会特别提早来到，曾到车站外广告牌子上细细寻查了一遍。见那上面，实在没有什么字迹，这才走到车站对面茶馆子里去，泡了一碗茶，面对面的向着车站。初坐的一小时，却也无所谓。坐到一小时后，既无朋友谈天，又不曾带得一份书报来看。挺了腰干子，坐在硬板凳上，颇觉无聊难受。好在精神已陶醉在一种桃色的幻想里，却也忘了身体上的痛苦。就这样又枯坐了一小时，每当一辆公共汽车开到站的时候，都眼睁睁地望着，是否寄宿舍站来的班车。到了四点半钟。居然望着班车到了，赶快跑到车站，在车门口立着。每一个下车旅客，都不曾放他过去，必须仔细看看，直到全车人走光，并没有蓝小姐在内。因向车站站员打听，下班车子什么时候到？他说：“这班车子就迟到了半点钟，为着等客，才这样迟到的。今天来客少，不再开车子来了。”丁古云瞪了眼望着他道：“不会吧？”站员笑道：“信不信由你，我们车站上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站上的事吗？”说毕，他自走了。丁古云站在停车厂上倒是怔了一怔。还是在此等下去呢？还是走开？踌躇了许久，觉得站员的话，只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蓝小姐约好了等到六点钟，当然等到六点钟，于是回到茶馆里去，再泡一碗茶候着。车站上总是热闹的。寄宿舍那条来路的车子，虽然不到，别条路上的车子却还是络绎前来。丁古云两手扶了茶碗，闲闲的向车站里看着，却没有怎样介意。约莫到了五点半钟，觉得是绝望了。站起身来伸了一伸懒腰。回转头来，有辆公务车子，停

在车厂上，正走下零落的几个人。却见那车窗子里有只红袖子，露出雪白的嫩手，向自己这边招了几招。丁古云始而未曾理会，无如那手只管向自己招着。近前两步看时，可不是蓝小姐？见她弯了腰把笑嘻嘻的面孔，在窗子里向自己点着。丁古云呵呀了一声，直奔车前。后面有人喊道：“茶钱茶钱！”丁古云回头看时，茶馆子里么师，在后面跟着追了出来，丁古云呵呀一声笑起来。在身上掏出一卷钞票，查了一查，恰是没有一元单票。便给了他一张五元票，多话也不提，迎向车门去。这时，蓝小姐已下了车了。她眼珠在睫毛里转着，笑着微微咬了嘴唇。身上穿着一件红绸衣，脖子上围了白绸巾，左手单了青呢夹大衣，右手提了花布旅行袋，丁古云点了头笑道：“怎么坐公务车子来了？我公，信人也。准时到达。”一面说着，一面接过旅行袋大衣。蓝田玉向他周身上下看了一周，抿了嘴微笑。丁古云这才省悟过来，自己已是剃了胡子了。便红着脸笑道：“你倒一见就看得出来。”蓝小姐又向他瞟了一眼，笑道：“不是你身上这套西装，那我果然看你不出来。”说着，跟近了一步，低声问道：“你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吗？”丁古云只觉心房一阵乱跳，笑道：“找好了，找好了！我们这就去。没有几步路，不必雇车子了。”蓝田玉挨着他，将他手膀子碰了一碰，低声笑道：“你在前面走，我怕碰到熟人。”这句话不要紧，把丁古云这个身体碰得像触了电一般，周身麻木一阵。回头看蓝小姐时，见她低了头抿嘴微笑，好像是十分难为情。这就越发的高兴。拿了蓝小姐的大衣和旅行袋，就提脚很快的在前面走。自然心里总怕蓝小姐会走失了，不免常回头去看看。可是她倒很注意，遥遥跟定自己的路线走。到了旅馆门口，丁古云站在一边等着，蓝小姐到了面前，将嘴向前一努，又低声说了一句进去。丁古云也就立刻镇定起来。仿佛一切举动，都是十分平常似的，引了她走进所住的一层楼面，故意很从容的，叫茶房来开房门。当茶房来时，自己虽不免向她观察一番。可是看她那样子，什么也不感到异样，这倒觉得是自己多虑了。蓝小姐进房去看了一看四周，首先走到梳妆台前对镜子照照，将手理了一理鬓发，搭讪着问道：“这房子多少钱一天？”丁古云把旅行袋放在桌子上，将大衣却忘了挂上衣架，还是那样搭在手臂上，斜抱在怀里站在桌子边，望了蓝小姐后影，蓝小姐问他话时，他并没有理会。蓝小姐倒也不在乎他答复与否，依然向了镜子看着，自言自语的道：“路上好重的尘灰哟！”这时，丁古云的脑筋回忆过来她所问的那一句话，因答道：“总不算十分贵，三十块钱吧？”蓝小姐回过头来，笑道：“你把大衣挂起来吧，你怕他会飞了。”丁古云哦了一声，才去挂大衣。这时，茶房送着茶水进来，自退出去。而且反手将房门带着手掩上了。蓝小姐在旅行袋里检出几样化妆品和自用的手巾，都放在梳妆台上。她对了镜子，一面化妆，一面闲闲的说道：“路上的灰尘好重，我不是坐了公务车子来，我就对你失信了，你在车站上等了好久了吧？我猜你十二点钟就该去等着我了。”说着，嘻嘻一笑，回过头来，见丁古云呆坐在屋子正中的桌子边小方凳上，望了梳妆台上的镜子，只是出神。笑问道：“你什么事想得这样出神？”丁古云醒过来，身子一耸，哦了一声，他才想起人家在和他谈话。他只记得蓝小姐说了一句坐公务车来的。因问道：“我在车站上打听，知道班车没有了，想不到你会坐了公务车来。”她笑道：“那看客人本领呀。我有本领站在公路上把车子拦住；我又有本领，教车上人欢迎我上车。你信不信？”丁古云点头道：“我绝对的信。”蓝小姐道：“那么，你试说说那理由。”但丁古云又没有了答应，还是呆坐着出神。不过他多了一个动作，将手指在桌面上

画着圈圈。蓝小姐也没有再和他谈话，把面部的脂粉抹擦匀了，然后取了一柄黑骨长柄梳子梳拢着她的头发，她那白嫩的手，微红的指甲，和黑梳黑发衬托之下，越是好看。丁古云不觉想象着，塑了一生的人像，没有理会到这一种黑白美。女人就是艺术，看久了女人，就会对艺术有许多发现。他这样说着，神经便统制不了他的官能。信口说出了一声是的。蓝小姐回头问道：“你说什么？”丁古云笑道：“我想起那艺术上一个问题，我自己就信口答复了起来。”蓝小姐回转身来，将头一摇道：“我不信，这个时候，你有功夫，说到了艺术。”丁古云道：“那么，我应该想到什么呢？”蓝小姐把手上的梳子，放在梳妆台上，两手反撑了梳妆台，向他膘了一眼，微笑道：“我知道你在想着什么。”说毕这句话，她将右脚皮鞋尖点起，把高跟在地板上打着，把上面三四颗雪白的牙齿，咬了下嘴唇，微微低了头。丁古云也答不出，只呆望了她。这样，屋子里，沉寂了有五分之久，蓝小姐口里滴当滴当，又唱着她的英文歌。丁古云突然站了起来。走到蓝小姐面前，颤动了他的声带，低声道：“田玉，我有几句话，总想和你说一说。”蓝田玉依然紧紧咬了下唇，低头站着。丁古云直立着，头可微微的弯了下来。丁古云道：“你……你……你可以让我说出来吗？”蓝田玉依然是低了头。说着，抬起左手来，理了一理鬓发。当她将手放下来的时候，丁古云猛可的握住了她的手，他不但是声带颤动了，连身子也有些颤动了。他道：“我……我……爱你。”这句话说出来了，紧接着是要蓝小姐的答复。蓝小姐的手被他握着虽还没有抽回去，可是头还没有抬起来。就在这时，忽然一样东西，直扑了两个人的身体，这样两个在异样情感中的人都吓了一跳。那直扑了两人来的东西，还没有停止，还在陆陆续续的来。定眼看时，却是剪碎了红绿纸屑。这红绿纸屑，像花雨一般的飞着，自然不是由天上落下的，不是由窗户外飘进来的，也不是楼板上漏下来的，乃是一阵阵由房门口抛撒进来的。这抛弃的人，被门帘子隔着，只看到几只手，伸了过来，丁古云想不到有人会到这里来开玩笑，料着是人家闹新房走错了房间。便喝问连声：“谁？干什么？”他这一喝，引动了门外一阵哈哈笑声，门帘子掀动着，推进来一群男女。其中有一男一女，却很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姓甚名谁。一个女子，手里还捏了一把红绿纸屑。她笑着向丁古云一鞠躬道：“丁先生，恭喜呀！您忘了我吧？我和这个人。”说着，指了指站在当前的一个青年道：“我们是你手上开除的学生呀。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以为我们犯了校规。现在你应当明白，恋爱是人生所需要的吧？呵！这位是蓝小姐？多么美！恭喜你得着这么一位甜心。”她眉飞色舞的说了一遍，这一群男女鼓掌笑了起来。另几个女子，手里捏着红绿纸屑，又向丁古云抛着。他忽然省悟过来。在北平的时候，曾在校务会议上，交出一张谈恋爱的学生名单，要求学校开除。今天所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分明是清算陈帐，报复来了。翻了眼望着他们，面孔通红，红晕一直红到耳朵根后去，由嘴唇皮的颤动，感到周身的肌肉全在抖颤，哪里还说得出一句话来。蓝田玉站在一边，先是呆呆的。见丁古云成了一个木雕泥塑的偶像，便忍不住了。凝了一凝神，忍下气去，从容问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先前那个女子道：“恭贺丁先生得了甜心。”蓝田玉喝问道：“哪个是丁先生的甜心，你指的是我吗？”那女子被她问着，倒不便直率的答出来，蓝田玉道：“你是恭贺？你是开玩笑来了。可是你没有想到你也是女人，你也是丁古云的学生。丁先生房间里你能来，我也能来。为什么我在这里，就是丁先生的甜心？不错，我一个人先来，你们是成群来的。大概先来的单

独来的，就是丁先生的甜心。好吧，我承认你这话。你有什么权利能干涉我们的行动？你说，你不是来嘲笑，你是来恭贺。这是我们开的房间，我们就是这房间的主人，我有权不受你们的臭奉承。你们都给我出去！”她说时，红了脸，瞪了眼睛，倒是理直气壮，这一群人无话可说。尤其是几位散花的天女，更觉得自己鲁莽，都起了丁古云的传染病而发呆了。

第十七章 两幕喜剧

丁古云本来是恐惧与愤怒交袭着，一时心绪纷乱，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个突击。现在蓝小姐一生气，而且给了自己一个立脚点，立刻就有了主张了。于是将脸一板，喝道：“你们是便衣巡查队？你们是宪兵？或者你们是警察？你们若都不是，有什么权利，可以到这房间里来胡搅。”其中有个男生，带了两分尴尬的样子，向他笑道：“我们来恭贺你，有什么恶意吗？”丁古云道：“胡说！我有什么事，要你们恭贺？在旅馆里会客，这就应当恭贺吗？我不认得你，我不要你恭贺！出去！”说着，他抢着去掀开门帘，站在门口将手挥着，连喊出去。这群男女，没有了调儿了，就无精打采的，慢慢的向门口走去。就在这时，门外有人道：“慢来，慢来，我有两句话问一个人。”随着这话，走来一个穿呢布学生装的人，白净的面孔，溜光的背头发。眼上架了一副大框眼镜，眼珠在里面闪动着。尖下颌上，有一点红痣，显着他的机巧心外露。他穿了一双半旧的黑皮鞋，大踏步子走进房来，并不理会丁古云。见了蓝田玉笑嘻嘻的向她一点头，道：“好哇！蓝小姐。我知道你有了好约会要到香港去。可是，事情不那么简单，你还得受点拘束。”蓝田玉看到这个人来，忽然脸色一变。红红的面孔，现出了苍白。抖颤着道：“你……你……你来做什么？”说着时，她退后两步，她在沙发上坐了。那男子喝道：“我来做什么？我来找我的未婚妻蓝田玉！”他把这“未婚妻”三个字，说的特别的响亮。丁古云听了，心里也倒抽一口凉气。蓝田玉由沙发上站了起来瞪了眼向那男子道：“我早要和你废除婚约了，你管不着我。”那男子道：“我也早知道，你要和我废婚约，可是截至现在止我们这婚约还没有废掉。我有这权利可以干涉你和别一个男子在旅馆谈话。”蓝田玉将脖子一歪道：“你管不着！”那男子道：“为什么管不着？我立刻就可以干涉！你和我走出这房间去。如其不然，我去报告警察，你或者不在乎，可是你的老师，也是你的爱人，他受不了。他是艺术界的权威，他是教育界的名人，他是社会上的偶像。假使把他带人家未婚妻开房间的行为暴露出来，这偶像要打破！你考量考量，我限你三分钟内，给我一个答复。”他这话虽不算十分利害。可是把丁蓝两个人都镇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那些要走的一群男女听了这话，觉得这个报复，大家满意，大家哄然一阵笑着。就在这时，跳进一位摩登女子，由男女青年的队伍挤到那男子的面前，向他正色道：“密斯脱倪，你不对。你有什么话要和蓝小姐说，你就径直的来和她说就是了。你带了这一群人到旅馆里来，成何体统？”丁古云看时，乃是熟极了的人夏小姐。夏小姐在这个时候钻了出来，又是一个意外。那男子向夏小姐苦笑了道：“你以为我不该来吗？无论是谁，对于自己的未婚妻在这种场合，他不能漠然处之吧？”夏小姐向丁蓝看了一眼，见他们都红着面孔，鼓了嘴说不出一句话来。便道：“密斯脱倪，大家拥在这里，有什么话也不好交涉，我们另去找个地方谈谈，好不好？”那人道：“我不走，要走，蓝田玉和我一路走。”说着，益发在椅子上坐下来。蓝小姐突然站了起来，将脸色一板道：“好！我和你一路走。你说到哪里去？难道我还怕了你不成？”姓倪的见她站了起来，也跟着站起来。因道：“只要你肯跟我走，我们的事就好说。”蓝田玉向来的一群男女道：“我们都走了，你们还打算怎么样？”说着话，她首先一个挤出了屋子，口里还说：“我看你们出来不出来？”她这样的说了，哪个还能在屋子里站着，一阵风似的，全都拥了出来。而后夏小姐和姓倪的微

微笑了一笑。因道：“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可以出去了。”那姓倪的且不理睬夏小姐，向丁古云点了一个头道：“对不住，打搅打搅。”说着，走出屋子去了。夏小姐走到丁古云面前，向他轻轻的说了一声道：“不生关系，我会替你这一事料理清楚。”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她也出去了。屋子里，最后只剩了先生一个人。他始终是呆坐一张木椅子上，望了这群捣乱的男女，一句话也没有说。耳听得房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概是这批人都走了，屋子里静悄悄的，人是走了，剩下来满地红绿纸屑。他一直呆坐了二十分钟之久，神经才恢复过来那番镇静，心里把过去的事。仔细推敲一番，觉得刚才一幕喜剧，决不是偶然的遇合。姑无论自己开除的那一群学生，他们不会知道自己在这一旅馆里开房间。就是那个姓倪的，怎么会知道自己和蓝小姐有这个约会呢？又其次便是夏小姐，今天白天，在街上遇到她，她还打听自己的住所，要请他吃饭。这会子毋须人告诉，她也知道了这旅馆了。真是奇怪。推论这一幕喜剧的导演，只有两人。一个是蓝田玉。可是她不会的。她不履行这个约会，谁也不能勉强她？何必多此一番变化？而且事先她也不知道在哪家旅馆，她有什么法子，去预先遣兵调将？更进一层的说，这事于她面子很难堪，她自己会和她自己捣蛋吗？另一个人，便是这夏小姐了。在理发馆里隔坐那个摩登女郎，根本就是她。大概她是存心报复，老早就等着机会。她看见自己剃胡子，必定是探听得自己和蓝小姐有了约会，所以悄悄跟在后面，把自己的行踪，完全看了去了。不过这里又有了一问题，像那个姓倪的和这群开除的学生，那也不是顷刻之间，可以调齐的。她这个计划，至少是二十四时以前，就有了准备。果然如此，蓝小姐纵不是勾通一气，也把到城里的消息泄漏给她了。想到了这里，越觉这事有几分蹊跷。心里头转念，夏小姐罢了，以前她和艺夫来往的时候，自己没有给她好颜色。她要报复一下，在情理之中。至于蓝小姐，只有自己对得住她的，没有对不住她的，她决无和自己开玩笑之理。你看，为了她，把胡子也剃掉了，失掉了自己十余年来的那份尊严。和她能谈上爱情，已经是被人笑话。闹一幕趣剧，那不是……不，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不是笑话而已。到了这群男女青年口里去了，不是什么趣剧，也要渲染一番。于今他们在旅馆内亲眼目睹的事，他们决不会客气，一定满处宣传，真是那姓倪的话，这尊偶像要打破了。蓝小姐，你不爱我，没甚关系，你不应当这样恶作剧，作个圈套让我来钻。我与你无冤无仇，你这样陷害我作什么？想到这里，不能坐着了，背了两手在身后，在屋子里转着圈子。就在这个时候，嗅到了一种轻微的脂粉香。这种香气，是自己经常薰染惯了的，正是蓝小姐身上的香气。这是自己的幻想，她已经去久了，哪还有……可是，他一回头，看到了那梳妆台上，留下了蓝小姐几样化妆品。雪花膏罐子，脂膏盒，口红石管，香粉盒子小粉镜。顺手拿起粉镜来看看，见镜子背面，嵌着蓝小姐一张半身相片。她穿了翻领子羊毛衫，长长的头发，披在肩上，手上拿了个网球拍，瞧着一双灵活的眼睛，笑嘻嘻地，娇憨之极。若说天真烂漫这个形容词，不加到她身上，加到谁人的身上？她这样的少女，会作了圈套来害人，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了。他心里这样想着，手上玩弄了这相片，只管出神，就在这时，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喁喁谈话，仿佛有捉奸两个字送到耳朵里来。接着这话，就是哈哈一阵大笑。丁古云心里吓了一跳，心想，难道他们在谈笑着我？于是更静心的向下听。先听的是右隔壁的话，这时右隔壁的话歇了，左隔壁的喁喁之声又起来了。仿佛又听得有人说，我认得他，是一位名雕塑家，他心想，名雕塑家，那不是我是说谁？这

么一来，手里拿着的那面小镜子，不能握着了，微微叹了一口气，又摇了两摇头，自己依然呆坐下。这屋子是本旅馆的上等房间。虽然沙发是重庆极珍贵的家具了，这屋子里依然还预备下一张椅子，但这和文豪们的主张有点两样，乃是新瓶装旧酒。椅子的表面蒙着了新的灰布，而坐垫的弹簧，没有了伸缩性，大概是把些棉花渣滓，代替了弹簧，坐下去是平的。恰是奇怪，丁古云对这个改装的沙发，好像有了深嗜。自这屋子里发生了变化以后，他就老坐在这椅子上。两手平伸放在两边搭上，人斜靠了椅背，算是开了睁眼的入定老僧。除非是穿了西装裤子的两条腿，有时架起，有时又放下直伸了摇撼几下，他发现了对面的粉壁上，有一块水渍。那水渍像个古装的西洋女人，又像希腊战争之神，看久了，都不像，更像是一丛云，云里伸出一条张牙舞爪的龙。没有人打搅他，由他这样想像下去。他在回忆之间，仿佛曾有人进房了一次，那大概是茶房。不自然的，无所谓的咳嗽了两声。随着这咳嗽，茶房又进来了。他手里提了一把开水壶，但他没有向那里斟开水，仅仅将中间桌子上那把茶壶揭开了看上一看。他没有言语。临去的时候，瞥了这位旅客一眼。他似乎解得这位旅客需要清静。出门的时候，把房门紧紧地给带上。丁古云等他去了，立刻想到，他不是来送开水，他是来观测我的。他疑心我会自杀吗？于是不自然的淡笑了一下。接着又一想，虽然，大概我这幕悲喜剧，引起了全旅馆的注意。本来这事太难隐瞒了，他们男女一群，来那些个人。而自是像演话剧，一个来了，一个又来，穿插得很有步骤，想到了演话剧，这里必定有人导演。自编自导自演。是夏小姐呢？还是蓝小姐呢？毒蛇似的女人，她们陷害我，毁坏了我这尊偶像。他不住的想，不住的发恨，这样呆坐着，不知经过了有多少时候，但觉这样坐着，四肢都感到有些疲倦了，这个身体颇需要起来移动一下。就在这时，门推开了，门缝里伸进来半截身体，那是蓝田玉小姐。丁古云心里呀了一声，嘴里还没有说出来。她像野兔出笼似的，用很迅速的动作，把身子钻了进来。立刻把门闭上，又加上了搭扣。她毫不犹豫地，直扑了过来，两腿跪在沙发前，两手扶了丁古云的膝盖，头伏在他胸前，一声不言语，呜的一声，她就哭。丁古云的神经被她震撼着，除了两眼望她，一个字说不出来，也不会动。这时，觉得她柔软而温热的手，扶着自己的腿，乌丝一般的头发，簇涌在胸前，一阵阵的脂粉香气，直进了鼻端，自己一切愤恨筑下的堡垒，被这温柔香暖的坦克与俯冲轰炸机，蹂躏了一个粉碎，再加上她这一哭，就是征服殖民地后的安民布告。自己心灵上没有了埋怨，没有了愤恨，自然没有了反抗。灵魂上已插上了白色的降旗。他情不自禁地，抬起一只右手来，抚摸了睡在怀里的那一头乌云。但这只有两三分钟，蓝田玉突然抬起头来。那退去了脂粉的脸上，黄黄的，挂上无数条泪痕。那灵活的眼睛外，依然簇涌了长的睫毛。脸腮上的酒窝没有出现，粘上了几条细发，这一切柔媚，变成了极端的可怜相。丁古云抚发的手，已被她带着翡翠戒指的手握着。另一只手被压住了，抽不出来。他不能有动作，在四五分钟的慌乱与缄默里逼出了一句话：“你不要难过。蓝小姐被她一句话引着，长睫毛里，又抛出十几粒泪珠。她先点了两点头，然后望了丁古云的脸哽咽着道：“我……我……一千个对不住你，一万个对不住你。”丁古云道：“这不怪你呀！”蓝田玉突然站起来，坐在沙发椅扶手上。右手依然握了丁古云的手，左手扶了他的肩膀，低下头，那脸几乎靠贴了丁古云的脸，未干的泪痕，粘在他的脸上了，她柔声道：“你知道这事不能怪着我吗？”丁古云将脸偏过来，蓝小姐向旁边让了一让。他道：“这件事的祸水是谁，

我还不能想到，可是你不会自己让自己难堪呀。在这一点上，我想你纵然知道点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也比我知道的不多。”蓝田玉点点头道：“对的！你不愧是我的知己。我这颗心。……”她说着，将扶在丁古云肩上的手，指了她的心窝。她穿的那件半旧红花绸袍子，腰身是那样窄小，两个乳峰，在衣服里鼓起。她那个指甲涂了浅色蔻丹的食指，就指在乳峰中间。这又是一队俯冲轰炸机，突袭丁先生的心灵一下。她接着道：“我实对你说，我这颗心，老早就属于你的了。”丁古云将被她握的手，反转过来，紧紧的捏了她的手。蓝田玉道：“可是，我还要你原谅一下。你可以吗？”丁古云握了她的手，轻轻摇撼了两下，点点头道：“你说吧。我什么都可以为你牺牲。”蓝田玉将手指了屋子中间道：“你要知道，今天晚上，这里是座陷阱。”丁古云猛然听了这句话，不觉脸色一变，因道：“他们打算还把我怎样？”蓝田玉说毕了这话，已是离开沙发，已是把挂在衣架上的旅行袋取过，将放在梳妆台上的零碎物件，陆续向袋里放着。一面向丁古云答道：“我不在这里，无论他们撒下什么天罗地网，你都不必怕他们。我是抽了空来看你的，我立刻就要走。本来我是不能来的，可是我不来，我有衣和化妆品在这里，还是会给予他们一个把柄。况且我要不来，怕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会疑心到我身上来。”丁古云由椅子上突然站起来，因道：“那么，我陪你离开这里。”蓝田玉已把衣架上大衣取下，搭在手臂上，因道：“夜深了，向哪里去呢？而且，他们正在我一个朋友家里聚合着，等候和我谈判，我们何不趁了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将姓倪的关系了结。我们日子长呢，有话慢慢的说。你明天可以回去，不是明天下午，就是后天一大早，我一定回到寄宿舍来。你只管进行你的事，我们有了钱，我们远走高飞，怕他干什么？”她一面说着，一面向房门口走。丁古云瞪了两眼，只管望着她的背影，却是移动不得。她手扶门扭，并不曾怎样带动，却回转身来向丁古云望着。露了她那白而又齐的牙齿微微一笑。丁古云还是呆望了她，不曾动得。她笑道：“你这傻子。”说着，她又跑了回来。她将她那夹着大衣的手，握住了丁古云的手，猛可的向他身上一扑竖起脚尖来，将脖子一伸，头伸过了他的肩膀，喷的一声，丁古云觉得自己的脸腮上，被一种柔软的东西接触了一下。他在这绝对不曾意料的境况下，不知会想到蓝小姐这丰厚的赐予。他仍然是呆站着的，等他回忆到这是一个香吻，那已经在一分钟之后，蓝小姐的动作，始终是闪击式的。她亲过吻之后，她又立刻奔到房门边去了，手扶了门扭，回转身来，又向他笑了一笑道：“你这个书呆子。”丁古云被他的回忆，引着他笑了。在这笑声中，他也有了相当的勇敢，立刻追着上来，要去握蓝田玉的手。可是她这次手扶着门扭，不像上次，已是把门拉开了。在门帘外人来人往的情形下，丁古云所发生的勇敢，又如电火一般的消失了。他只说出了一句话：“你真走了？”蓝田玉将门全推开了，人背了垂的门帘站定，向他道：“我不敢在这里久耽搁，至迟后日一定回去。一切放心，不要为今晚上这场滑稽戏着恼。”说毕，掀着帘子就走了。丁古云站了一会，又回到那张新瓶旧酒式的沙发上去坐着。他不但一腔悲的火焰，已经熄灭，而死去的心头一棵情苗爱叶，却又跟了脸上那个香吻，重新复活起来。他回忆着怀里那一团乌丝，回忆着手掌里握着的那一双温暖的小手，回忆着脸腮上所接触的那两片香唇，他情不自禁地，将手抚摸着他的脸腮，微微的笑了。这样有几十分钟之久，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于是走出旅馆去，在附近宵夜店里，吃了两碗面。但是回来的时候，心里又倍加了不快。自己来去，在

身后就会发生哄然一阵大笑。他回到房里，想了一想，还是蓝小姐的话不错，这屋子里不仅是座陷阱，而且是床针毡，片刻坐立不得。他如此想着，胡乱睡了一会。

次日一早起来，算清了店帐，就到莫先生办事处去会尚专员。谈到去香港的事，尚专员很快的答道：“这已没有什么问题。到了车子开行的日子，你拿了我的信去上车，一直到广州湾。路上费用，莫先生答应了五千元，你多花一点也没关系，临时来拿都有。至于到香港以后的款子，你再去和关校长接洽一下。彼此划汇可以，拿我们的支票去换他的支票也可以。莫先生走后，我要代他办许多事，实在分不开身来再去会关校长，丁兄说在城内无事，回去休息两天也好。”丁古云见这方面既安顿得十分圆满，就放心回寄宿舍，到了寄宿舍以后，推说有点小病，只在卧室里躲着，连两餐饭也没有到餐堂里去吃。同寓的朋友来看他，见他神气十分不好，自也相信。丁古云睡了两天，一早就算起，该是蓝小姐回来的日子，不时在窗子里向外张望着。到了半上午的时候，见有一群人，由田坝上直向寄宿舍走来。前面上十个人，手里拿了红绿纸旗，迎风招展，颇为奇怪。再近一些看出来，那前面上十个人，都是男学生模样。有两个人用竹竿抬了一张籐椅子，夹在人丛中走。椅子上似乎放了东西，还用红绿旗子陪衬着呢。籐椅子后面，是一群打赤脚的老百姓。其中有些小孩子，口里直嚷：“快来看，接菩萨。”丁古云看到这群学生，心里也就想着，莫非他们找到这里来了？可是，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脑子里这样疑惑着，心房却在体腔里砰砰乱跳。但终究觉得是自己的神经过敏，还悄悄在窗子里向外张望了去。他们越走越近。仔细看去，可不就是闹旅馆的那几个人吗？自己向床上一倒！心想，看他们闹些什么？不管他，几分钟之后，忽然劈劈拍拍一阵爆竹声，接着又是一阵哄笑声。在硫磺气流到屋子的时候，却听着陈东圃在人声喧哗中喊了起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于是大家哄然一阵的道：“给丁古云送偶像回来了。”又听到仰天带了笑声道：“你们以为这是舞台，在这里演戏吗？”他一说，那群笑声更是厉害像倒墙似的轰闹在空气里。在丁古云听得明白了，是自己送某大学作演讲纪念的一尊塑像，被他们抬着送回来了。这也无关宏旨，让他们抬回来就是，不理他，看他们怎样。就在这时，王美今匆匆的跑了进来，顿了脚道：“丁兄，丁兄，出去骂他们一顿。这一群学生无缘无故和你开玩笑。”丁古云道：“随他们去。”王美今道：“以前你对付这些调皮的学生，最有办法。现在人穷了，连管束学生的勇气都没有了吗？他们那种毫无理由的侮辱，我在一旁的人，看着都受不了，你倒没事吗？你这样怕事，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混？”丁古云跳了起来道：“我怕他们作什么？我是忍住这口气。我就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说着，便跑向大门口来。老远见那群青年，拥在大门的过道里，把那把籐椅子，放在一张桌子上，自己塑的那尊半身像，象征着艺术与战争的，被他们供佛爷一般的供着。像面前有两个雪花膏缸子，一只空粉盒子，当了烛台香炉。丁古云还不曾仔细的看，他们见丁古云出来了。哄然一阵笑着，鼓起掌来。丁古云瞪眼大喝道：“你们没有法律管束的吗？闹到我家里来了。”大家笑着道：“把东西送还你，不送到你家里来，送到哪里去？”丁古云听到他们又说又笑手上拿了旗子乱挥，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答话。再走近那籐椅子一看，真气炸了肺。他们把那长胡子的偶像，脸上涂了两块胭脂，鼻子两边，用墨笔勾着，成了个小丑模样。偶像身上，披了一条女人用的破花绸手绢。再看椅子上插的红绿旗子上，写着的标语是：

“打倒偶像”，“揭破伪君子的假面具”，“打倒艺术界的骗子”，“打倒教育界的败类”。丁古云将桌子一拍，跳起来喝道：“你们太侮辱我了！”那些学生呵呵一阵狂笑，拥出了大门。看热闹的一群百姓，站在门外望着面面相觑。小孩拉了大人衣襟问道：“这不是接菩萨吗？啥子事？”那些学生出了大门，乱喊了笑道：“奋斗呀！抗战呀！带了女学生开旅馆呀！礼义廉耻呀！讲台上的伪君子呀！什么东西呀！霸占人家未婚妻呀！”他们又像唱歌，又像喊口号，老远的隔了一片空地，挥了手上旗子，直了脖子，对了这寄宿舍的大门喊着，这寄宿舍里的先生们看着，觉得不但与丁古云难堪，与这些同寓的先生们也是一种难堪，便都跑出大门去，向那些学生喝止。丁古云忽然向厨房里跑去，发疯一般，拿了一柄砍柴的斧头来。他大声道：“我不要命了，和你们拚了！”两手拿了斧子，高高举起，向那些学生飞奔了去。

第十八章 你真勇敢

在大门口的先生们，看到这种情形，各个吓了一跳，连喊去不得。戏剧家仰天口到腿到，早已跟着跑了出去。所幸丁古云跑得过于勇猛，身子向前钻着，身体上的重点，已是放着不均衡，脚下被浮泥微微一滑，人就栽倒了。仰天跟着跑到面前，弯腰先在他手上把斧子夺了过来。然后拉了丁古云一只手，把他拉起。因道：“丁兄，你这是怎么了？你值得和他们小孩子一般见识？”丁古云道：“他们欺我太甚！你别拦着，我要和他们拚命。他说话时，全身都在抖颤着，因之他说话的嘴皮，跟着也在抖颤，脸皮红得发黄，又带些青色，倒不如说是没有成熟的橘子色。他那额角上的汗珠，每粒像豌豆一般大小，不住向脸腮上挂着。他伸手要夺仰天反手掩藏在身后的斧头，口里只管喘气。又一戏剧家夏水，也追了过来。他见那群学生已停止了喊口号望了这里，缓缓向后移动，便伸张两手，对他们乱挥着。大声喊道：“你们不走，还打算在这里耗出什么大胜利来吗？你们这样作法，把斧子真砍你们两下，那也不屈。你们走不走？不走，我也恼了！”那些人听了，方才继续退去，可是退到对面山脚黄桷树下，他们站住脚，又哄然一声笑了。丁古云抓不住那把斧子，本来也就站着呆望起来，他挺了胸脯子道：“你看，他们这样作，就能损害我一根毫毛吗？”夏水依然在前面走，却叫了仰天道：“老仰，我看这事，有点醋的作用在里面。你说是吗？”仰天笑道：“还有什么是吗？他们的标语，已经说明了。幸而蓝小姐今天不在这里。要不然，又不知会演成个什么局面？”丁古云道：“会演成什么局面呢？他们也不能抓住蓝小姐饱打一顿吧？”说着话，已到了寄宿舍的大门口，各位先生，自然是安慰丁古云一番。然而等仰天再度提到有些戏剧意味时，大家回想过去情形，也都哈哈笑了。丁古云将籐椅子上那尊偶像拿起，提起籐椅子来，连那上面的红绿旗子，一股脑儿，扔在大门外空地上。然后口里唧咕着走向卧室里去。同寓的先生们，都为了这事，受着很大的刺激。觉得丁先生一生都被人尊敬，今天让青年羞辱到门上来，这是一件不可忍耐的事。和他更要好的王美今与陈东圃两个人走进屋子来看他，也算是安慰他。丁古云这时把人家抬回来的那尊偶像，放在桌上，弯了腰正用纸卷，去磨擦那鼻子两边的黑迹。回头看到陈王二位，唉了一声道：“你看这是哪里说起。他们侮辱我一阵不要紧。什么场面我都经过了。不会被这几个毛头小子所苦恼。可是他们不该不择手段，把蓝小姐拖累在内。幸是蓝小姐不在家，假如今天她也在这里，她不会自杀吗？我在这里想着，还是到法院里起诉呢？还是……”王美今笑道：“仁兄，你怎么也这样小孩子气？他们都是乳臭未干的人，晓得什么轻重。他逞快一时，哪里顾到事情前后。你去告他一状，官司打赢了，判他们一个公然侮辱罪，办他们几个月徒刑，他毫不在乎，你若是打输了……”丁古云红着脸道：“官司我怎么会打输？”王美今笑道：“这不过是比方这样说，可是你也是要走的人。假如官司拖下来三个两个月，你还是留在重庆打官司？你还是到香港去干你的正经事？”丁古云听了这话，倒是呆了，坐在椅子上向他望着道：“那么，我吃了这两场侮辱，就罢了不成？”陈东圃道：“哪里有两场羞辱？”丁古云被他问着塞住了口，只顿了一顿，因道：“我也是气极了乱说话。”王美今道：“投鼠忌器，这件事你也只有罢休。要不然，拖累着把蓝小姐拖了出来，不用说打官司了，就是有人把言语损坏蓝小姐两句，闹得三把鼻涕，两把眼泪哭着，这又何苦？”丁古云叹了一口气道：“这事

真也教人难于处理！这真是从何说起？把一个蓝小姐拖累在内。”大家看了他那番懊丧的样子，正也不知道用些什么言语来安慰他。就在这时候听到蓝小姐在外面应了一声道：“有什么连累我？恐怕是为了我连累丁先生吧？”随了这话，蓝小姐走进屋子来。大家看时，见她一手抱了大衣，一手提了旅行袋和手皮包，面皮红红的，站在屋子中间，先笑了一笑道：“刚才这里闹了一幕喜剧，可惜我没有赶上。”说着，她毫不避嫌疑地，把手上的东西，都放在丁古云的床上，随身就坐了下去。她回头看到丁古云坐在那尊偶像边，脸色十分难看，便微笑道：“这有什么了不得？充其量，他们不过说我们恋爱。师生恋爱，这难道是什么稀奇的事吗？他们来的时候，我若在这里，我一定挺身而出，对他们说：‘不错！丁先生在和我讲恋爱！这干着你们什么事？这对他的艺术，他的学问，又发生什么关系？你们凭着什么来干涉我们恋爱？又凭着什么减低了丁先生的艺术价值？’这样，他们还能闹，那才怪呢。”说着，她站了起来，两手扶了脸腮上的乱发，向脖子后面顺了去。丁古云真没想到她会宣布彼此恋爱，心里那一阵愉快，把刚才所受的痛苦扫荡了个干净。可是他总觉得彼此还没有宣布谈恋爱的可能，不敢对人说出来。这时蓝小姐对王陈二人说出来，已公然宣布了这个事，可以说自己如愿以偿了。可是自己一向反对有太太的人和人谈恋爱，尤其反对和自己的女学生谈恋爱，这样一来，自己的威信扫地了。在一分钟的时候，他心中五分高兴，和他心中五分的顾虑，纠缠在一处。因之望了屋里三个人，说不出话来。王美今陈东圃也知道他们在恋爱，正如这同寓的艺术家一样，全已默契这件事。可是他们想着，他们到成熟的时期，还隔着很遥远的距离，加之蓝小姐那份随和劲儿，也许她根本就是在拿丁老夫子开玩笑。丁老夫子去了香港，把她一人留在这里，这是大家的期待。王陈两人更比较和蓝小姐熟识些，对这个期待，尤其感到兴趣。她现在突然宣布和丁古云在恋爱着，而且不惜人言，这是烂熟的果子了，这一个突击，谁还能够……他们听了蓝小姐的话，望着她的脸色，也说不出几句话来。蓝田玉两手理好了头发，拿起桌上丁古云自用的玻璃杯子，向丁古云笑道：“我太兴奋了，由车站上跑回来，口渴得很，给我一杯热水喝。”她说时，将杯子伸到他面前。丁古云微笑了一笑，立刻将桌子温水瓶子，拔了塞子，向玻璃杯子注着开水。因道：“你放下吧。玻璃是极传热的东西，烫了你的手！”蓝小姐笑道：“你关心我，比我自己关心我，还要深切些。”说着，果然，将玻璃杯子放在桌上。王美今听了这话，心里骂着，真是肉麻。回头向陈东圃看时，他也皱皱了眉头在微笑。蓝小姐在身上掏出一方花绸手绢来，裹住了玻璃杯子，端着送到嘴唇边喝水。反身过来，靠住了桌沿，将眼由玻璃杯沿上射到王美今脸上，看了一眼。她放下杯子笑道：“王老师，你怎么不言语？你对我刚才这番话，觉得怎么样？”王美今这才笑了，点头道：“好！你真勇敢！”蓝田玉回转脸来，向丁古云道：“你看，王老师都说我勇敢，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丁古云笑道：“我没有想到你是用这副手段，对付他们，假如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不是先前那样软弱。”蓝田玉笑道：“好了，过去的事让他过去了，我们不必再提。现在我要回去休息一下，你送我去吧。”她这样说着，不再问丁古云是否同意，拿了那床上的旅行袋，就交到了丁古云手上，笑着道了一个字：“走。”随着她自己把大衣搭在手臂上。在这寄宿舍里，丁古云不怕人家知道他和她亲近。但自己总还维持着一种师生的位份，在朋友面前，至多是彼此客气一番。现在蓝小姐忘了那份客气，当了陈王两人的面，自己倒有点难为情。王

美今在这其间，说不出来他心里头有一种什么不愉快，望了丁蓝二人微微笑着，因道：“丁兄，你送蓝小姐回去吧。你精神上确实受了很大的刺激，让她安慰安慰你也好。”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眼珠很快的飘了陈东圃一眼。两个人是在屋子里仅有的两只白木方凳上坐着，这时一同站了起来，丁古云笑道：“你二位在这里坐一会，我一会就回来。”王美今虽然穿了西装两手还抱了拳头，向他拱揖笑道：“你这个一会，是没有时间性的。十分二十分钟，是一会。一小时两小时，恐怕也算是一会。等你二位回寄宿舍来，我们再谈吧。”他说着，昂头哈哈大笑出门，陈东圃跟在后面，也格格笑着。他们去了。丁古云向蓝田玉笑道：“莫名其妙的，他们笑些什么？”蓝田玉瞅了他一下，笑道：“你说他笑什么呢！他们笑你，那正……”。蓝小姐突然把话停止了唱着英文歌的琴谱，脚跟在地面上拍着板，手里却把手皮包提着在前面走出房去。丁古云被他鼓励着，开始勇敢起来，手里提着旅行袋，随着在她后面走。走到田坝中间，丁古云回头看时，见寄宿舍门口站了一群人向这小路上望着。其中一个人，把手抬起来招了几招，那正是田艺夫，丁古云只当看不见，在蓝小姐身后笑道：“蓝小姐，他们围了一大群在望我们，糟透！”蓝田玉回头瞟了他一眼，问道：“什么事糟透？”她依然走着路，她觉得心里很闲，夹着大衣的那只手，遇到路边一棵小树，还随手扯了一枝叶子在手，丁古云望了她的后影，觉得她在健美之中，不失那分苗条。她的肩上，披着一幅花绸手绢，托住了那披下来的蓬乱长发，一阵阵的香味，若有若无的，由那里透过了空气，袭进了鼻端。这香味是手绢上的呢？是头发上的呢？他发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就忘记了一切，只是跟了那香气走。二人默然走到高坡上庄屋后那丛竹子边，蓝田玉忽然站住了，回身向丁古云望着，笑道：“你又在出神想什么呢？忘了答复我一句呀。”丁古云愕然站住，望了她道：“我有什么事忘了答复你？”蓝田玉笑道：“刚才你说糟透，那为什么事？”丁古云道：“哦！你问这个，其实没什么。不过难免他们拿我开玩笑。”蓝田玉面前，弯了一枝竹，她把皮包放到夹住大衣的手上，腾出手来扯着竹子笑道：“你可记得？你有一次送我到这儿，我拒绝你到我家里去。”丁古云摇摇头道：“我不记得。哦！是是是，我不再送了。”蓝田玉又向他瞟了一眼笑道：“你对女性，真是外行，可是……嘻嘻！”她笑了一阵，耸着肩膀道：“你可取也在这一点，太懂得女性的人，一定是油滑的不得了的。我若说这话，是表示不要你送，我的姿态就不是这样子了。”丁古云脸上，没有胡子了，他伸手抚摸了两下脸腮。笑问道：“那么，你为什么忽然提出这句话呢？”蓝小姐扯下一枝小竹枝，其上留有三片竹叶。她将中间那片竹叶送到红嘴唇里，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丁古云觉得她妩媚极了，垂手提了旅行袋呆望了她。蓝小姐吐出竹叶来，笑道：“你瞧，把我旅行袋拖脏了。”丁古云也哦了一声，把旅行袋提起，蓝田玉倒不理睬那袋子了，手扶了弯在面前的竹枝，昂着头望了天道：“伟大的抗战呀！抗战真伟大呀！”丁古云又呆了，笑道：“我以为你那样子是在赞美上帝呢，原来你在歌颂抗战。”蓝田玉笑道：“你要知道，这有很大的原因在内。不是抗战，不能冲洗许多黑暗，不能改善婚姻制度。说到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和那姓倪的关系，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写了一张字据给我，解除婚约，回头我把这字据给你看。现在……”她说到这里，又昂头了向天望上一下，笑道：“我自由了。”丁古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对她看上了一看，未免将头垂下，现出一分踌躇的样子。蓝小姐道：“你不高兴吗？”丁古云道：“我焉有不高兴之

理？可是……可是……我不能比你。”蓝田玉脸色正了一正，因道：“你的心事我知道，你不是说你不能和你太太离婚吗？这是不必要的，我很干脆的告诉你。”丁古云不觉把手上的旅行袋放下，望了她道：“不必要的？那么，你和姓倪的解除婚约，不是为了我。”蓝田玉瞅了他一下道：“不为你，为谁？你……唉！你……”她说到这里，微微一笑，又微微的摇了两摇头道：“你说这话，岂不是让我伤心。”丁古云走近了两步，微弯了腰道：“不！呵！不！我以为你这话太……”说着，他伸手抚摸了一下领带，又搔了两搔头发。蓝田玉将胸脯一挺道：“我知道你没有那勇气敢问我以下的话。我干脆告诉你，我爱你！我既爱你，我就一切可以为你牺牲。你没有太太，我嫁你。你有太太，我也嫁你。至多，人家叫我一声姨太太吧？我为了爱，我不怕这称呼，再比这称呼要难堪些，我也乐于接受。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爱你？越和你相处越爱你。”丁古云听了她这话竟是呆了。睁了两眼望着她，直了脚，垂了手，一动不动。蓝小姐道：“你站着发傻干什么？我再明白告诉你。现在，你太太在天津，你无法和她离婚，纵然可以，她也太受委屈，因为她与你并无恶感，为了我，逼迫她中年以上的妇人，无故抛弃丈夫，我站在女人的立场上，这理说不通。我同情她，我同情她这在敌人压迫下，为你吃苦的妇人。我爱你虽说与她无干，然而我已经夺了你给她二十年以上的爱情了；况且她与我并无仇恨，我这已经占便宜了，我还要逼着你抛弃她吗？那我太自私了。我套用一句故人的口头禅：“愿为你与她和她的儿女，共存共荣。我不知道她是怎样一个性格的妇人，共存共荣的话，那恐怕是幻想？我夺了她的丈夫，她还和我共荣吗？然而她现在干涉不了我们，眼前我们乐得热烈的沉醉在爱的宇宙里。过一天是一天。到了战事结束，大家要会面，再作那时的打算。这个计划，不独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现在前后方男女这样的结合太多了，我们有什么使不得？这是抗战时代特殊的情形，所以我刚才赞美抗战。我现在和你同居……”丁古云听她的话，每说一句，像在心坎上灌了一勺热酒。脸色红红的，说不出心里那一分冲动与感激。他两股热气，冲上了眼睛，挤出了眼睛里两行眼泪，他抢上前一步，两手抓了蓝小姐两只手，乱摇撼了道：“你对我太好了，我没有话说，你真勇敢。你真勇敢！”说着弯腰下去，对她两手，轮流吻着。蓝小姐笑着伸了两手，让他去亲吻，等他抬起头来，向他道：“我真勇敢吗？你别看我像只可怜的小鸟。有时我也会像只飞天的鹞子。你和我到我屋子里去，我和你畅谈。”丁古云昂头一看，觉得这时的宇宙，都加宽了一倍，周身轻松是不必说，立刻提了旅行袋，和她到寓所里去。几小时以后，他们回到了寄宿舍。同寓的人，看到丁古云脸上，时时透露出一种不可抑止的笑容，都十分奇怪。今天他受了这样大的刺激，他还高兴呢。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丁蓝两人双双走进餐厅。蓝田玉走到她席上，且不坐下，站着向两张大圆桌子上的人，看了一眼，笑道：“各位先生，且请缓用饭，我有一件事情要报告。”大家听了这话，都抬起头来望着她，各人也就料着，必是为今日早上接菩萨的那幕喜剧。丁古云却只是坐了微笑，不住的整理西装衣领，又将手去理齐面前摆的筷子。蓝小姐看了大家一下，笑道：“我这话说出来，各位也许并不怎样惊异。但疑问是不会没有的。那么我就痛痛快快一口气说出来。我和丁先生有了爱情，大家是早已不言而喻的。”她红了一下脸，露着雪白的牙齿，微微一笑。大家也都随她这一笑笑起来，然而很肃静的，并没有作声。蓝小姐接着道：“这话应该由丁先生宣布，可

是……还是我痛快地说出来吧。在这个星期日，我们实行同居。而且同到香港去度蜜月。完了。”说着，她向大家鞠了一个躬。大家还不等她坐下，立刻哄然一声笑起来，恭喜呀，恭喜呀！拍手的，顿脚的，敲着筷子叫好的，闹成一团。仰天和夏水两个人首先离开了座位，奔向丁古云身边。蓝田玉伸手作个拦住的姿势笑道：“请坐，请坐！我的话没有完。”丁古云看了大家嘻嘻的笑，大家看看他，又看着她，由她说了几遍请坐，方才坐下。夏仰两人却是静止的，站在丁古云座后。她牵了一牵衣襟，下巴微扬着，眼珠向屋顶看了一看。笑道：“为什么说同居？不说结婚呢？因为丁先生是有太太的。法律上不许可我们结婚。我们只要彼此相爱，就过着共同的生活，不结婚又何妨？朋友们口里虽不肯说，心里头一定疑问着，难道，蓝田玉愿作丁古云的姨太太吗？我为解除大家的疑虑起见，我干脆的答应一声，愿！反正这个办法，不是自我作古。抗战以前，家里一个太太，外面一个太太的，多着呢！外面这个太太，而且是最公开的，有个新名词，叫新太太。抗战以后，不用提了，到处可以碰见，有的叫国难太太，有的叫伪组织。所以我们这样结合，也并不稀奇，我为了爱他，我就要嫁他。为了爱情，什么牺牲，我在所不惜，社会上说我是姨太太也罢，新太太也罢，伪组织也罢，国难太太也罢，我爱他，我就嫁他。我这股精神，各位说勇敢不勇敢？”大家不约而同的叫了一声：“勇敢！勇敢！”仰天最高兴，跳着道：“勇敢，勇敢！蓝小姐，你真勇敢！”他跳着把皮鞋脱落了，索性拿在手上，向屋顶上一抛！

第十九章 爱情与钱

仰天这一只皮鞋抛了上去，当然是不会久在空间，当它落下来的时候，却好是冠履倒置，打在了丁古云头上。他拿手去接时，皮鞋已敲过他的头，落到地上来了。他向仰天笑道：“你也真勇敢。”说着，他伸手摸摸头发。陈东圃和他同桌，拿着筷子，敲了桌子沿道：“丁兄，丁兄，今日之下，可谓踌躇满志矣。”田艺夫与王美今在另一席，隔了桌子角，他伸过头来，靠近王美今的肩膀，低声笑道：“我早想到这会是幕喜剧，但决不想到这样揭晓，而且这样快。你和夏小姐的事，恐怕要落后了。”立刻两张桌上的人，议论纷纷起来，丁蓝二人只是微笑。席上也有人提议，应当怎样庆贺。丁古云笑道：“国难期间，一切从简。关于我们自身，要怎样安排，还没有议定，自不能接受朋友的隆仪。”仰天在那边桌上，由人头上伸出一只空碗来，叫道：“至少喜酒是要喝的。”丁古云道：“好！请许可我们二十四小时以后，再作答复。实不相瞒，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我也仅仅比各位早晓得三四小时。我又是一个整装待发的人，我怎么来得及布置？”陈东圃向蓝田玉道：“蓝小姐，你这个闪击战，好厉害，事前一点不露声色，事后闪击得我们头昏眼花。”仰天那边插嘴道：“她闪击得丁翁头昏眼花则有之，怎么会让你头昏眼花呢？”王美今道：“是有点头昏眼花。不是头昏眼花，怎会说此种话来呢？”于是大家哈哈大笑。到了这个时候，丁蓝二人也就不怕人家玩笑，饭后，他们索性同在工作室里，讨论当前问题。直到晚上九、十点钟，丁古云方才送她回寓去。十点钟，在乡间已是夜深了。

次日早上，丁古云一起床，匆匆的漱洗过，就向蓝小姐寓所去。昨晚夜半发生的雾，这时正还在滋生，十丈路以外的树木田园都隐藏在弥漫的白气里面，只看到一些模糊的轮廓影子。在小路旁边，有一所草盖的小屋，破烂不堪，外面的两块菜地，几棵弯曲的槐树。那人家既有粪坑，又喂猪，平常经过这里，总觉它是这田坝上最讨厌的一个地方。现在浓雾把远近的风景，完全笼罩了，便是这间茅草屋，也埋葬在白气里，只有一个四方的立体影子模糊着现出轮廓，看不清门窗户扇，那些杂乱的草木，也都看不见了，而几枝槐树的粗枝干，在屋外透出影子，反点缀了这立体影子的姿势，凑足了画意。他看得很有趣，觉得这简直是一幅投影画的样本。他由这里联想到，宇宙中的丑恶东西，给它撒些云雾来笼罩，不难变成美术品。自己和蓝田玉这段恋爱，平心论之，实在不正常，可是笼统的加上爱情高于一切的帽子，只透露着彼此的勇敢，把其余都掩饰了，也正是一场美丽的因缘。他这样想着，在雾气里面慢慢的走。忽然感觉到这样做下去，有一天云消雾散了，这丑茅草屋的原形，似乎……他接着又一转念，管他呢？事情已做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变幻不成？他自己摇了两摇头，又加快了脚步。到了蓝田玉的寓所门口，那位房东太太，朦胧着两眼，正开了大门出来。看见他，便笑道：“丁先生这样早？”她一手揉着眼睛，一手扶了衣服的纽扣。丁古云看了这样子，不便猛可的进去，因道：“都没有起来吗？”房东太太笑道：“蓝小姐昨夜好大夜深才睡觉呀。”丁古云踌躇了一会，笑道：“我在门外问她两句话吧，我要进城去。”他果然走到蓝田玉房门外，轻轻问了一声道：“还没有醒吗？”里面答道：“好早！我来开门吧。”丁古云道：“不必了，房东说是你是夜深才睡。”她答道：“写了几封信，也不怎样夜深。”说话时，门呀的一声开了，丁古云推着半开的门进去，见蓝小姐上身穿了小汗衫，下面穿了短岔

裤，踏着鞋子，赶快向床上一钻，拖了被条，将身子盖着。在被头上伸出一只雪白的膀子来，连指了两指房门。丁古云掩上了门，坐在书桌边椅子上，笑道：“对不起，我来得冒失一点。”蓝小姐将两个枕头叠起来，头枕得高高的，白枕头上，披散了许多长发。向他笑道：“有什么冒失？再过一星期……”她露出雪白的牙齿，微微一笑。又牵了一牵被子，盖着露出来的肩膀。丁古云笑道：“我也正为此，一早就来吵醒你了。我想进城去和老尚商议一下子……”蓝小姐伸出手臂来，轻轻地拍了两拍床沿。又向着他勾了两勾头。丁古云会意，坐到床沿上来，半侧了身子，向她笑道：“我想，应该和你作两件新衣服，打一个戒指，买一双……”蓝小姐笑着摇头道：“你还闹这些老妈妈大全。本来我就不需要这些虚套，而况国难期间，又是一切从简。我们是马上要到香港去的人，在重庆做衣服买皮鞋带了去，有神经病吗？”丁古云道：“礼拜这一天，就让你这样平常装束，我有点不过意。”她笑道：“你要怎样才过意，你穿上大礼服，我披上喜纱？可是，这又是办不到的事。”丁古云见她有只手在被头上，便握住了她的手，将身子俯下一点，正了色道：“提起了这个，我真觉得是对不起你。一切都让你受着委屈。”蓝田玉道：“我既愿意，就无所谓委屈不委屈，就算委屈，我也是认定了委屈来做的。不过你提到这个，我倒更有一个闪击的法子。你能不能够和尚专员商议一下子。在三五天之内，我们就走，把预定的这个日子，放在旅行期中。那么，你无须顾虑到我怎样装束，还可以免了朋友们一场起哄，省了一笔酒席钱。”丁古云道：“我无所谓，但不知道车子哪一天开。若不是请护照手续麻烦，索性坐飞机到香港，把这好日子放在香港度，那就太美丽了。”蓝小姐抽出手掌来，在丁古云手膀上，轻轻拍了一下，笑道：“嗤！开倒车，好日子也说出来了。”丁古云笑着，脸上又带了三分郑重的样子，因道：“实在的，自从你宣布了爱我以后，我觉得换了一个世界，这世界委实可爱。”蓝小姐指着床柱搭的衣服，点点头。丁古云道：“你多睡一会子吧，我要进城去，所以特来知会你一声。”她一掀被条，坐了起来。光着两只雪白的手膀，抬起来清理着头发。她那紧身汗衫，更把两个乳峰顶起，这位老夫子，心房不住乱跳，笑着刚要抬起一只手。蓝小姐立刻把他的手捉住。笑道：“快拿衣服来给我披上，若把我冻着了，你说的那个好日子，会展期的。”他只好站起来，取过床柱上的衣服。蓝小姐已是光了腿子走下床来，将背对他。他两手提着衣抬肩，她伸手将衣袖穿起。笑着道了一声谢谢。丁古云笑道：“这就谢谢。我觉得我受着你伟大爱情的感召，我为你死了，都不能报答万一。”蓝田玉道：“但愿你这话，能为我一辈子。”他笑道：“你疑心我不能为你一辈子吗？”她没有答复，站在桌子边，对了镜子扣扭扣。向了镜子笑道：“你说爱情伟大，还有比爱情更伟大的吗？”丁古云他在背影里向镜子里看，没看到她的脸色，不知她是何意思，因道：“是祖国？”她摇摇头。又道：“是宇宙？”她还是摇摇头。又道：“是……”她回转身来，向他笑道：“你越说越远了，我告诉你，是金钱！”丁古云对她望着，呆了一呆。蓝小姐很自然的拿了脸盆去舀水，水舀来了，她将盆放在脸架上，低头洗脸。继续着道：“你站着出神，还没有想透这个理。你想，我们若没有钱，怎么去得了香港？那个姓倪的，他牺牲了爱情，却爱上了钱。他和我有个条件外的附带条件，要赔偿他的损失。我为了和他急于解除婚约，就答应了他赔偿他五千元损失。五千元在今日，算得了什么？可是他为这五千元就签字在解除婚约的字据上了。这岂不是金钱比爱情还要伟大？”她说着话，把脸洗

完，走到桌子边，将上面雪花膏盒子打开，取了雪花膏在手心，两手揉搓着，双手向脸上去抹匀，她对了镜子，没有理会丁古云听这话的态度。他道：“五千元自不多，可是，你哪里有这笔款子给他呢？”他站近了桌子，看她抹完了雪花膏，继续开了香粉盒子，左手取了小镜子，右手将粉扑子在盒子里搵上了粉，送到鼻子边，向两腮去轻轻摸扑着。她很自然，又很从容的道：“写了一张字据给他，三天内给他钱，夏小姐作的保人。我昨晚上—宿没睡，就是想到这五千元到哪里去找呢？”她继续扑着粉，只看了镜子。丁古云道：“五千元还难不倒我们啦。”蓝小姐道：“刚才你疑心我哪里去找五千元，现在又说难不倒我们。这个说法，不有些自相矛盾吗？”说时，她放下了粉扑，顺手摸着粉盒旁边的胭脂盒，取了那盒儿里的胭脂扑，将三个细白的手指夹着，放在脸腮上去慢慢涂敷胭脂。丁古云道：“我这是有个说法的。你一个清寒的女青年，根本没有存款，和那姓倪的匆忙办着交涉，哪能够立时找到五千元？你说是开期票给他的，并非当时给他钱，这疑问我是问的对了。至于说难不倒我们一句话，这理由很简单，现在有二三十万款子经过我们的手，难道我挪移五千元先用一下，这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今天就去办。”蓝小姐抹好了胭脂，在桌子抽屉里，取出一枝短短的铅笔。她换了个方向站着，面对了丁先生，依然是左手举了圆镜子，右手拿了那笔，对照了镜子，慢慢的描画着眉毛。丁古云不说话了，嗤嗤的一笑。蓝小姐放下镜子，向他看了一眼，见他眉飞色舞，也问道：“你笑什么？”他笑道：“就是这几天，我念着唐诗人朱庆余的一首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蓝小姐笑道：“我以为你想到五千元有了绝大把握，忽然会想到唐诗上去了。”丁古云道：“怎么没有把握？”她换了一只手拿镜子，继续的描画眉毛，对镜子道：“你的办法，我知道，可是这事办不通，也当考虑。第一是老莫给我们的款子，是要交给关校长换香港支票的，不是现钱。至于给我们的几千元现款，我们路上不用花吗？要不然，扯用五六千元，这个小漏洞，到了香港，我也弥补得起来。就是那位会计先生，托我们带东西的三万元，这是夏小姐知道的，恐怕不能移动。第二，就是能在老莫款子上，可以移动五六千元，为了信用关系，也当考虑。”丁古云道：“考虑什么？我们用我们应得的钱，又不侵吞公款，不过在重庆提前挪移一下子罢了。至于老莫的支票，这样好了，不是三十万吗？我去和关校长商量，他拨一万现款给我，他只开二十九万元支票给我。在私人交情上，他不会不办，反正又不多要他一文。依然是三十万元掉换他三十万元。”蓝小姐描画了眉毛，放下镜子和铅笔，在桌上取了一支口红管子，拨开盖子，弯腰对了桌上支架的大镜子，向嘴唇上抹着胭脂膏，只将眼睛瞟了他一眼，却没有作声。直等她这张脸化妆完了，才一面整理着桌上化妆品，一面向他笑道：“你今天进城就是这样子去办吗？”丁古云见她鲜红的嘴唇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格外的妩媚，他失去了一切的勇敢，无法能向她说一个不字。因道：“自然是越快越好。”蓝小姐道：“那么，我陪你去。”丁古云望了她只觉心房有一阵荡漾，笑道：“可是我们今天回来不了。”蓝小姐道：“我也没有说要你今天回来；既然进城拿钱，当然以能否拿到钱为目的。”说到这里突然转变了一个话题，因道：“我们应当弄点东西吃了再走。”丁古云道：“到场上小馆子里去吃点东西就是了。顺便等着车子。”蓝小姐陪他说着话，又是抽屉里找找，床下瓦缸里摸摸，她在书架下摸出了一只精细的篾篮子，一篮子盛了猪油罐子，酱油瓶子白糖罐子，和几个鸡蛋，笑道：“我

去作一碗点心你来吃。书架子上有几本电影杂志，你拿了去看吧。”丁古云道：“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又到厨房里去……”她已走出了房门，回头向他嫣然一笑。他口里虽然是这样阻止她，可是对于她这种举动，却十二分的高兴。看到蓝小姐的床铺还是凌乱的，就来牵扯被条，和她折叠整齐，当自己牵着被条抖动的时候，不但有一阵胭脂香气，而且手触着被子里面，还是很温暖的。他拿着情不自禁的，送到鼻子尖上嗅了两嗅。因为窗子外有了脚步声，这才把它折叠好，堆在床头边，随后是牵扯着被单，再后是拿起枕头来，扯扯枕头套布来放在叠的被条上。一转头过来，却看到一张日记本子上的纸片，用自来水笔写了四个字，“金钱第一。”在四个字下面，有个问号。丁古云不觉捡起来看了一眼，分明是蓝小姐的笔迹。这是她的枕中秘记。心里这样想时，翻过纸的背面来看，还是金钱第一四个字。可是下面的问号换了个惊叹号了。他未免对这张纸出神了一会，心想，她昨夜晚上考虑了半夜，大概就是这四个字。所以见了我就提出什么比爱情伟大的问题了。究竟是一位小姐，五千元的担负，就让她一夜不安。且把这张纸条放在桌上，依了她的话，在书架子上拿了几本电影杂志，横躺在床上看着。只翻了几页，蓝田玉用篮子提了两碗煮蛋来放在桌上，笑道：“我很武断地，替你煮了一碗甜的，可是我自己却是吃咸的。”丁古云坐起来笑道：“甜的就好！甜甜的更好。”蓝小姐向桌上放着碗，看到那张字条，情不自禁地哟了一声。丁古云笑道：“这不算秘密，纵然是秘密，也是我们共有的秘密。所以我看了没和你藏起来。”她立刻笑了，因道：“既是我们共有的秘密，你就不该放在桌上。你看，我想了半夜，不就是这句话吗？没有钱，姓倪的那张契约，不能发生效力。说着，她两手捧了那碗蛋，送到床面前，笑道：“这个蛋，我有点技巧，糖渗进蛋黄里去煮的，它有个洋泾浜式的名词。”说着，她声音低了一低，笑道：“叫着 Theeggofsweetheart。”丁古云听了，真个一股甜气，直透心脏，两手接了蛋碗，向她笑道：“mysweetheart。”蓝小姐微微一笑，自去吃她放在桌上的那碗蛋，这么一闹甜心，把那个金钱第一的问题，就放到一边而丢开了。

吃过点心以后，蓝小姐就匆匆的收拾了一只旅行袋，陪着丁先生回宿舍舍去拿东西。不到十分钟，两人又并肩走着向公路上去赶汽车。在宿舍舍里的朋友们，虽然感到这是正常的，可又感到这情形出现得过于突兀。他们俩的影子，在田坝上快消逝了，宿舍舍里的朋友，还在窗户里伸出头来望着呢。丁蓝二人，自各有他们心中的伟大希望，人家的妒嫉与羡慕，他们绝未曾计较到。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在重庆找到一家上等旅馆歇脚了。两人走进房间的时候，不约而同的笑了一笑。丁古云道：“今天不会有问题了吧？”蓝田玉自脱下大衣。挂上衣架，并将旅行袋里东西，断续取出，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茶房送着登记簿子和笔砚进来，丁古云右手拿了笔，左手托了簿子，送到她面前笑道：“请你填一填好吗？”蓝小姐很自然的道：“只写你的名字，附带眷属一人，我还用写什么！”他含着笑，在她当面把簿子填好，交给了茶房。另一茶房送着茶水进来，蓝小姐将自己带来的手巾，在脸盆里拧了一把，递给了古云。他双手接着，笑道：“这样客气，晚上我请你吃小馆，看电影。”蓝小姐向他脸上看了一眼，笑道：“你忘了我们是进城来干什么事的了，我们预备几天之内就走，而……”丁古云挺了胸道：“不成问题，我马上就去找老尚，又不要他马上拿现钱，一张支票，什么开不出来。”蓝田玉坐到桌子边来，将桌上新泡的一壶茶斟了两杯，一杯送到桌沿边，向他

瞅了一眼，笑道：“喝茶。”然后她自捧着一杯热茶，坐了喝着，眼望了茶杯笑道：“这第一步，自不成问题；假如尚专员他直接的向美专方面掉一张香港支票给我们，我们是画饼充饥。”丁古云道：“他早就说了，莫先生到西北去了，他忙得很，支票开给我，让我去掉，我想是这样，今天把老尚的支票拿到手。明天一早我去见美专校长。就说明了我要在重庆用一万元，要求他给一万元现款，开二十九万元支票。万一有问题，那托我们带东西的三万元也可以用。那一张支票你带在身上没有？”她拍了胸口道：“我怕放在皮包里会靠不住。很小心的放在我小背心口袋里，只是这一笔款子最好不动。因为……”她喝着一口茶，把话停顿了。丁古云道：“那也好，我们和人家新共事，信用是要紧的。”他说着话，手里捧了杯茶在屋子里来回的踱着步子。蓝小姐道：“既然如此，你就去吧，我在旅馆里等着你。”他笑着，正要说什么，她又笑道：“你不要担心我在这里寂寞。昨晚没睡得好，我正可以在这房间里补上一觉。”笑着，她叹了一口气。丁古云道：“没有什么困难呀，你发愁干什么？”她笑道：“还是金钱魔力大。你看，我们奔到城里来，一点儿也不曾休息得，就要出去奔走了。”口里虽是这样说着，可是她已把挂在衣架上那顶新呢帽子，取了在手，交给丁古云。他一手接过帽子，一手拍着她的肩膀，笑道：“你在旅馆里等着吧，我一定给你带了好消息回来。”说着，含了笑容出去了。蓝小姐却真是依了他的话，掩上房门，横倒在床上睡了。丁先生回来的时候，屋子里已亮着电灯。他见她横睡在床上将被子盖了半截身体，两只腿露在外蜷缩着。便轻轻的牵了被子给她盖着。自言自语的道：“让她休息一下吧。”蓝小姐将眼睛微微的开着，瞥了他一眼。丁古云道：“你没睡着？”她笑道：“我担心你支票没有拿着，老在这里想，我们第二步应该怎么作呢？”丁古云站在床面前含着笑，在身上一掏，掏出一张支票来，弯了腰伸手交给她。她接过一看，上面是丁古云的抬头，三十万元的数目，一文不少。不由噗嗤一声笑了。丁先生将身子伏在床上，向她低声笑问道：“你笑什么？”她道：“我笑支票开着你的名字，好像你真有这些钱一样。我们真有这些钱那就好了。”说时将手在他脸上轻轻拧了一把。丁古云见她两只灵活的眼珠一转，脸上小酒窝儿掀起两个圆印，雪白的牙齿，在红嘴唇里露出，他把生平所倡导的一切尊严都消失了，三分钟后，他和她并头睡在折叠的被单上，笑道：“果然我真有这样多的钱，你该多么高兴？”她笑道：“你没有这张支票，我就不敢承认我是你的。虽然这里面的钱，只有二十分之一而已。我倒要问你一句话，为什么老尚不写美专的抬头的名字写着你的名字呢？”丁古云道：“这是我的要求。我想，与其再去求美专校长一次，不如明天早上直接兑换一张二十九万元的支票交给他。我们先腾下二十分之一来用。你觉这办法好吗？”蓝小姐连说着好好。他们格格的笑声，又寂然两三分钟了。

第二十章 ???

晚上的十点钟，丁古云先生，和蓝田玉小姐，已经吃过了小馆子，看过了电影，一同回到旅馆里来了。蓝小姐一进房门，就回沙发上赖着身子坐下去，抬起一只手来，轻轻捶着额角道：“喝醉了，喝醉了！”丁古云望了她笑道：“只有三杯白酒，你就喝醉了吗？”她斜了身子，靠在椅子背上，把手扶了脸腮微闭了眼睛。屋子里很沉寂。蓝小姐酒后加重的呼吸声，远站两丈外，都可以听得见。悬在屋子中间的那盏电灯，越发的亮了，光线照在醉人脸腮上泛出了桃花瓣的颜色。电灯光也射照在梳妆台上，旅伴带来的化妆品，很整齐的陈列着，那脂粉上的香气透过了电灯上的空间，袭入了鼻端，让人更加了一种幽思。电灯光也照在床上，鸳鸯格锦绸被面的被条，平平的展开了铺在床上。两个雪白枕罩的枕头，一字儿排在床头边。电灯光也照在床边的小灯柜上。丁先生的手表，放在那里。短针过了十点，长针在九点钟那里向前爬动。人生是那样长，也许有七八十年，也许有一百年，可是他都在这表针慢慢爬动间很容易的消失了。一生如此，一日一夜可知。当这短针第二次在十点钟上，长针在九点钟上慢慢爬起的时候，屋子里放进了透出重雾的阳光，没有电灯光了。蓝小姐站在梳妆台上，手心里揉搓着雪花膏，对了镜子，正慢慢向脸上去敷。丁古云背了两手，站在她身后，不住地对了镜子里微笑，蓝小姐向镜子里一撩眼皮微笑道：“你愉快得很吗？”他将手轻轻拍了她的肩膀道：“你不觉得愉快吗？”蓝小姐笑道：“我自然愉快。可是我们别为了眼前的愉快，忘了大事。”她说这话，拿了粉扑在手，继续地在脸上扑着粉。丁先生道：“我晓得，我立刻去兑那张支票。”蓝小姐道：“钱不忙，银行里整日的开着门，还怕来不及取款吗？只是第二件事应该办了，这车子是什么日子开行呢？我就是这样性急，第一件事办完了，我又赶快要办第二件事了。”丁古云道：“好的好的，我立刻到南岸去，打听打听车子是什么时候走。那么你怎么呢？”蓝田玉道：“我还是在旅馆里等你。你有三小时可以回来吗？我想等你回来吃饭。丁古云把小灯柜上的手表，拿了起来，带在手臂上，一看时间，已经到了十点三刻了。便沉思了道：“就算一点钟吃饭吧？也只有两点钟了，要我赶回来吃饭，可有些来不及。那么，吃了饭再去吧。”蓝田玉拿小乌骨梳，从容的梳着头发。她对镜子摇摇头道：“那不好。吃过饭去，混混就是一两点钟了，假如遇不着答话的人，今天岂不要耽误一天？”丁古云道：“那么，我陪你去吃些早点吧。”蓝小姐道：“吃点心也是要耗费一点钟的。总之，午饭只好各自为政，晚上我痛痛快快地再陪你喝两杯酒。”他听了这句话，似乎触着他的痒处，不由得扛了肩膀，格格的笑道：“昨天你就埋怨我存心把你灌醉了，今天还要痛痛快快地陪我喝几杯酒呢？”她已是梳好了头发，将一条绸手绢拂着肩膀上的碎头发。回转头来向他瞥了一眼，将嘴一撇道：“还说昨天呢，你这人不守信用。”丁先生笑道：“可是这酒是你很兴奋的喝下去的，不能完全怪我，而且照你的计划，我们也不过仅仅提前三天罢了。”蓝小姐瞪了他一眼，微笑道：“不像话！”丁先生将手连连的推了她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蓝小姐把化妆品的盒子罐子，匆匆整理了一番，对镜子又看了一眼，便将衣架上的大衣取了下来，搭在手臂上。丁古云道：“你也要出去吗？”她道：“你瞧，你老是在我身边纠缠着，正事不去办。干脆，我陪你到南岸去，午饭也就在南岸吃，免得你一心挂两头。”他笑道：“那太好了，我是有这个要求又怕你身体疲

倦，所以没说出来。”蓝小姐挽了他一只手臂，笑道：“走吧走吧。”丁先生随了她这一挽，走出了旅馆，两人坐了车子，直奔储奇门江边。下了车，由马路上踏着下岸的石坡，两人在挽了手臂走。约莫走了一半的石坡，蓝小姐呀了一声，站定了脚。丁先生看她脸上时，面皮红红的，似乎带了三分惊慌。因问道：“你落了什么东西吗？”她道：“怎么不是？你那三十万元的支票，放在我手提皮包里，那皮包放在旅馆里没有拿来。虽说那是抬头支票，可是昨晚在上面盖了章。万一有个遗失，那还了得？”丁古云笑道：“不要紧，银行里付出三十万元的大款子，决不肯含糊交给人家的，而且那银行里的协理认得我，我的抬头支票，我相信别人无法可以冒领得去。”蓝小姐道：“虽然如此，究竟这数目太大了，我们应当小心一点。这样罢，放弃今天上午到南岸去的计划，我们一同回旅馆去，把那张支票拿着。”丁古云站着，踌躇了一会子，笑道：“那么，我就和你回去吧。”说着，挽了她的手，向回头路上走。走了几十步路，蓝小姐摇摇头道：“还是不妥。假如我们到了旅馆里，就在这个空当里出了毛病，那未免睁开眼睛吃亏。这里到银行里不远，我们先到银行里去通知一声吧。顺便我们就去吃个小馆。”丁先生笑道：“你一不小心起来，就加倍的小心，好，我和你一路到银行里去。”说着，两人坐了人力车子，立刻就奔向银行。这银行，丁先生果然是相当的熟识，他经过营业处，向柜台里面的人，连连的点了几个头。人家看到丁先生后面跟着一位摩登少女，也是不约而同的向她注视着。他见人家注视了他的新夫人。他心里就发生了一种不能形容的愉快，昂起了他那顶新帽子，向屋子后面走去。转过小天井，便是经理室。那协理赵柱人先生，隔了玻璃窗户就看到他带一个少女进来。他心里立刻解释了一个疑问。近来外面传说，丁古云割须弃袍，爱上了一个少女，快要结婚了。颇不相信此事，这一双人影，证实这传言不假了。便迎了出来道：“丁翁今天有工夫到我这里来？”丁先生和他握了一握手，介绍着她道：“这是蓝小姐。”他说着话，身子略微闪到一边，向两人看看，脸上带了一种陶醉的微笑。因为他脸上略有红晕，而双眉上扬，又像是极得意的样子。蓝小姐略露笑意从容地一个九十度鞠躬，并没有谈话。赵柱人让着一对男女进了经理屋子，他见着蓝小姐苹果色的鹅蛋脸，两只水活的点漆眼睛，首先就有了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印象在脑子里。及至让坐以后，蓝小姐两手操了大衣袋正襟危坐，并不向周围乱看一眼。赵柱人想道：摩登的风度，封建的操守，这不是一般男子对占有女人的希望吗？这位蓝小姐，漂亮，贞静，太好了，怪不得丁先生要牺牲那一部大胡子了。丁先生见主人脸上带了笑容陪座，自知他心里在那里发着议论。这议论毋宁说是自己很愿意人家发生的。便笑道：“我们是老朋友。有事必得告诉你。我们两人最近要有点举动，大概是到香港去举行。”赵柱人拱拱手道：“恭喜恭喜。可是，我们要喝不着喜酒了。”丁古云笑道：“倒不是有意躲避请客，因为，我们两人都有点工作，急于要到香港去进行。自然重庆的朋友，都要引着见面一下。等我们回来，一定还是要补请的。今天我引了她来，正是有点关于出门的事托你。我们的一张三十万元的抬头支票，请你兑付一下。”赵柱人立刻接了嘴笑道：“那还成为问题吗？你拿支票来，我交给营业部去办。当然你是要带到香港去用？还是买港币呢？还是……”蓝小姐微笑了一笑，拦着道：“我们要现款，就在重庆用，支票还放在旅馆里忘记带出来。也是慎重的意思，特先来通知贵行一声，这款子我们自己来取。”赵柱人点点头道：“那当然，这样大数目的款子，又是抬头支票，我们也不会

胡乱付出去的。”蓝小姐听了这话，向丁先生看了一眼，好像表示，这才算放了心。两人坐了一会，起身告辞，出去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馆子，吃过午饭。蓝小姐一看手表，已是一点钟。她坐在桌子边，微开着口，要打呵欠，立刻拿着手绢，将口掩上。丁古云笑道：“你疲倦得很吗？”她摇摇头道：“不！我陪你到南岸去一趟吧。”她这样说时情不自禁地，又抬起两只手来，要伸一个懒腰。但她自己很警觉地中止了。两只手微微有点抬着，就垂下来。丁先生笑道：“你还说不疲倦呢。南岸不必去了，你回旅馆去休息休息吧。”蓝小姐微笑着瞟了他一眼道：“都是你昨晚上摆龙门阵摆得太久了，睡眠不够。”丁古云笑道：“今天晚上不说天说地就是了。那么，我到南岸去打听车子，两小时以内准回旅馆。”蓝田玉想了一想道：“我实在想去，我有一个女同学的家庭，住在南山新村，我想去问一声，她在香港什么地方？她是我最好的一个女朋友。到了香港，我非找着她不可！我不过河，你能不能和我跑一趟呢？其实也不必你走路。你坐轿子来往，有一小时，也就可以回到江边了。”丁先生笑道：“你叫我作的事，我有个不去的吗？你开个地址给我就是。”她道：“用不着开地址，他们是南山最著名的一幢房子，叫‘兰桂山庄’，门口有两棵大的黄桷树，最容易找。”丁古云道：“好！我一定找到，给你带个回信转来。你回去休息吧。”蓝小姐笑着，手扶了桌沿慢慢站起。笑道：“这真成了那话，饭后呆，现在疲乏的不得了。”说着，将手绢掩了嘴。又闷住一个呵欠，不让它打了出来。丁先生看到她这样娇懦无力的样子，便挽住她一只手臂，向馆子外面走着。笑道：“我本来可以陪你回旅馆，可是耽误打听车子的日期，又是你所不愿意的。”蓝田玉站在街上的行人路上。向街两边张望着。丁古云道：“你要叫车子吗？”她道：“时间不早了，你赶快过南岸去吧，我自己还不会叫车子吗？”丁先生对这位未婚妻却是疼爱备至，哪里肯依从她的话，直等把人力车子叫好了，看到她上了车子，车子又拉走了，方才开步向过江的码头走去。老远的，蓝小姐在车上回过头来笑着叫道：“你要快点回来哟，我还等着你去看电影呢。”丁先生笑着连连点头。蓝小姐的背影不见了，他看看手表，只是一点半钟，他心想，三点半或四点钟，可以赶回旅馆，看五点钟这场电影，是不会有问题的。于是赶着坐车，赶着上渡轮，在四十分钟之内就到了海棠溪。尚先生所说开往云南的汽车，现时停在江岸不远的地方。公路边的旅馆里，有个接洽车子的办事处。丁古云慢慢将这地方访到了，会着这里的办事员。他知道丁先生是为了替国家尽力，要到香港去的。除了告诉他，车子后天一早就开走之外，并说，这虽是卡车，决定把司机座边两个座位，让给丁先生。请丁先生后天一早过江，若能够早一天过江在海棠溪住上一晚，那就更方便了。丁古云听说，心里十分高兴。心想，真合了俗话，人的好运来了，门板都抵挡不住。看看手表，还只有两点半钟，这对于蓝小姐所约，赶着去看五点钟这场电影，决没有什么问题。于是雇着轿子到南山新村去找兰桂山庄。坐在轿子上，曾把这个庄名问过轿夫。无如这名字太雅了，就用着纯粹的重庆话去问他们，他们还是答复不出来。也就只好让他们抬到南山新村口上为止。下轿付过了轿钱，自己顺着一条修理整洁的石板路，缓缓向村子里走去。这里有草房，有瓦房，有西式楼房，有旧式院落，却不见那幢房屋门口有两棵大黄桷树的。站在一个高坡上，对四处打量一番，依然看不到黄桷树。到四川来了两年，对黄桷树已有相当的认识，它是树形粗大丑陋，树身高耸，树叶浓绿肥大的，在旷野或树林里都极容易看出来。蓝小姐又说的是两棵大黄桷树，这应该没

有什么难找？是了，必是最近有人把这两棵老树砍伐了，这个标志即取消了。一望几座山谷，全是零落高低的屋子，这要糊里糊涂去找兰桂山庄，必须大大的费着时间，为了赶回重庆去看电影起见，还是向人打听打听吧。于是等着有人经过，就把这个庄名去问人。不料在一切进行顺利之中，这件小事却遭遇到困难，一连问了七个过路人，年老的也有，年轻的也有，操本地腔的人也有，操外省腔的人也有，所答复的话，不是说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说没有这个地方。自然，自己也不肯灰心作罢，曾顺了这条路，向更远的地方走去。上坡下坡，累得周身是汗。一连拜访了二十几幢房屋，不但不见人家门首挂着兰桂山庄的匾额，而且也见不着一棵黄桷树。由大路分走过三条小路，走过三条小路之后，又回到大路，还是访问不到。抬起手臂上的手表看时，已是三点半钟了。心里想着，要替她找到这位同学家，就不能陪她去看五点钟这场电影，论势不能再向下去找兰桂山庄。走着，自己踌躇了一会子。顺了脚下的石板路，绕着一道山脚快要回到原来土山的大路了。闪过一丛小树林子，却看到山垭里有一棵很古老的黄桷树，虽在雾季还簇拥着一部浓绿的树叶子，伸入了高空。在那黄桷树荫里，正有一所瓦房，被灰色的砖墙围绕着。心里想道：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用不着什么考虑，径直的就向那树下走去。这人家门首，倒是有块直匾，但是不横在门上，悬在门边。上面写的字，不是兰桂山庄，而是某某军某某司法处。看着那块直匾，未免愕然一下，一个武装同志，身上背了步枪，由树身后转了过来，操着北方口音，问道：“干吗的？”丁先生扶了帽子，点着头道：“对不起！老乡，我是寻找门牌的。”那武装同志，见他西装革履，又很客气，是个体面人，就含了笑道：“寻找门牌的？这里几所房子，全是军事机关，没有住户。”丁先生也不便再向他打听兰桂山庄，点了个头，赶快走开。再看手表，已是四点钟了。自己埋怨自己，不该夸下海口，一定可以找着这兰桂山庄，现在赶回旅馆，就没有法子交卷了。虽然，这究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回旅馆去，向她陪个不是也就完了，于是带了三分扫兴，顺着下山路向江边走去。来时有轿子坐，还不觉怎样路远，现在走了回去，就透着这路是加倍的远。本待提快了脚步，赶着走一截路，正是自己走不到五十步路的时候，路上的人问道：“有空袭吗？他虽然说明不是，可是继续的跑下去，究竟引人太注意，只好放缓了步子走。这样，渡一道长江，爬两次坡，再坐一大截路的人力车子，赶到旅馆，已经五点三刻了。蓝小姐所托的事没有办到，电影又看不成，自己也是相当的懊丧。先预备了满脸的笑容，以便向蓝小姐表示歉意，然后才到房门口去推门，一推门时，门却是锁的，正奇怪着，茶房随后来开房门，笑道：“太太留下话来，她先下乡了。请丁先生明天一早就回去。”丁古云哦了一声，看时，见衣架上的女大衣与旅行袋都不见了。那梳妆台上，倒还有一合香粉，和一把乌骨梳子，未曾带走。想来走的匆忙。镜子旁，有一个洋纸信封斜立着，上面写“丁兄亲启、玉留”六个字。乃是自来水笔写的，正是蓝小姐留下的信，拿过来，抽出里面一张信笺，依然是自来水笔，草写了几行字说：“回旅馆时，途遇倪某，出言不逊。我想，一人留在旅馆，恐受包围，只好匆匆下乡，回寄宿舍去，免遭不测。支票及现款，我均已带回，请释念。速回，明晨八时至九时我在公路上接你。旅馆费已代付清矣。你的玉×。”丁先生将信看了两遍，心想道：她不是和姓倪的把交涉办好了吗？怎么反害怕起来了呢？他拿了信，站着出了一会神，点点头道：“是吗，那倪某同党不少。她究竟是个少女，手边上带有三十多万元

款子，就加倍的小心。不看她在今天上午，因为没有带支票在身上，吓得不敢渡江，就要回来吗？”他随后看到你的玉×一行字，又忍不住笑了。因为这“你的玉”三个字固然是够亲切，而这个×呢，彼此约好了的。代着吻字。她那样忙着要回去，还没有忘记留下一个吻。究竟新婚燕尔，彼此都是十分的甜蜜亲爱。他在这里想着出神，茶房已给他送过了茶水，带上了房门而去。总有十分钟，丁先生才回想过来，看看手表，还只六点半钟。心想早回来一点钟就好了，也许还赶得上末班长途汽车。现在除了坐人力车，没有法子回去。然而就是坐人力车，也未必有车子肯拉夜路。再说，有了这张字条，她已说得很明白，为什么要先回去。若是冒夜赶了回去，到家必已夜深，难道还能在三更半夜，到她寓所里去捶门问她什么话不成？反正是明天早上见面，又何必忙乎着今晚上回去？他坐在屋子里呆想了一会，虽然感到她突然的离开了旅馆，是一种不愉快的事，可是想到上次在旅馆里，姓倪的那班人恶作剧的事，又觉得她首先走开，却也是必要的手段，只怕她这样匆匆的走着，已是受惊不小了。自己想了一会，自己又解答了一会，觉得也没有什么意外问题会发生。纵然有，自己一个人住在旅馆里，那姓倪的来了也好，那班被自己开除的学生再来也好。实在是无须乎把他们放在心上的。如此想着便把心中略有的疑虑丢开。身上还有五百多元法币，零用钱是很充足的。便到饭馆子里去独自吃了一顿晚饭。此晚不作他想，老早的回到旅馆里来休息。自己预先计算好了，坐七点半钟第一班汽车回去。免得蓝小姐一大早的冒着早晨的寒气在车站上等候。如此想着，一觉醒来，便要起床，可是看看手表，还只有十二点半钟，自己暗笑了一阵，依然睡了。第二次醒来，遥遥的听到喊着一二三四，是受训的壮丁，已经在马路上上操，总觉心里不能坦然睡着，虽然到上汽车的时候还早，也就不必再睡了。起来把旅馆夜班茶房叫来用过了茶水，屋子里还亮着电灯。推开窗子，向外面看去，天空里虽已变成鱼肚色，宿雾弥漫了长空。这里是山城最高的所在，但见下方三三五五的灯火在早雾里零落高低的亮着，还看不到一幢房屋。向右看齐，开步走，那一种粗鲁的口令声，随了雾中的寒气，不断地传了来。于是闭了窗户，再在电灯下看一看手表，原来是五点三刻，到天亮，至少还有一二十分钟呢。两手捧了一壶热茶坐在桌子旁出神，心想，人一受了爱情的驱使，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自己五十将近的人，还是这样镇定不了自己，怪不得年轻人，一到了爱情场合，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他这样静静的思想了一阵子，还是忍耐不住。看手表到了六点一刻钟，就夹着皮包，提了旅行袋，直奔汽车站。这时，大街在混茫的雾气里，还很少有几家店铺开着店门，汽车站车棚底下，零落的几个旅客，都瑟缩在寒气里。丁古云缩在站角落里一张椅子上坐着，闲看旅客消遣。其中有两个青年，却是异样的引人注意。两个都是军人，面皮黄黑，带满脸风尘之色，一个穿了元青布面皮大衣，一个穿了黄呢大衣，全溅了泥点。心里这就有了个念头，这是前线来的，而且是西北前线来的。自己这个念头，正没有猜错。那两个青年，彼此说着话，却是一口极纯粹的国语。这样有半小时之久，他两人忽然说了几句英语。这更引起了他的注意了，心想大兵有这份儿程度？遥遥的听到那个穿皮大衣的青年说：“我们把山上的衣服，穿到这战时首都来，实在有些情调不合。”这句话把丁先生的心事突然引起“莫不是西山上下来的？那是我大儿子的同志呀！”心想到这里，柜上挤了一群人，正在开始买票，只好丢了这两位青年，挤着去买票。等着买完了票来寻找那二位青年时，已不见了。看看拿着车票的人，已纷纷上车。

自己怕没有座位，也就赶快上车了。上了车以后，心里就想着蓝小姐一定已到公路上等自己了，天气相当的冷，不知道她穿不穿大衣出来。若不然，穿一件棉袍子站在公路上的湿雾里，这还冷得能受？一路替蓝小姐想着，车子到了站，赶快的就向窗子外张望着。但是这天乡间车站上，特别零落，除了两个站役与一个站员而外，并没有第四个人。下了车，在公路上站着望望，并没有一个女人的影子。看看手表时，是八点三刻钟。心想，她不会失信的。必然是大雾的天，她不知道时间，睡失了晓了，索性到她寓所里去，出其不意的到了，让她惊异一下。或者她拥着棉被，散了满枕的乌云，还在好睡呢。他如此想着，左手夹了皮包，右手提了旅行袋，匆忙的向她寓所走去。远远看到高坡上那一丛绿竹，而绿竹上又拥出了一角屋脊，心里又想着，阴冷的天，这里鸡犬无声，正好睡早觉呢。她若披了衣服起来开房门，我首先……自己格格的笑了。很快的，走到了那丛绿竹下，隔了竹子，听到女人的笑声，随着这庄屋里的女人出来了。她蓬了一头干枯的短发，歪斜着一件青布袍，脸上黄黄的，还披了一仔乱发，却是女房东，她笑道：“丁先生回来了？早哇！蓝小姐呢？”丁古云正待放下笑容来要问她一句话。被她先问着，不由得站在小路当中，呆了一呆。女房东向丁先生身后看了一眼，是一条空空的田坝上小路，因又问了一声道：“丁先生一个人回来的吗？蓝小姐没有回来吗？”丁古云望了她道：“她，她昨天不就回来了吗？”房东道：“没有回来呀！”丁先生觉得这句话，实在出乎意外，要给蓝小姐的一下惊异，却是自己受到了。

第二十一章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哑谜，在丁先生心里这样惊异着。他和蓝小姐的爱情之火，正燃烧到顶点，彼此几乎要溶化到形神合一，她怎么会离开了旅馆，而又不曾回家呢？难道出了什么意外，她在昨晚上遇到了姓倪的，把她劫去了？或者昨日汽车出了什么毛病，抛锚在路上，她没有赶回来？除此，不会有第三个可疑之点。可是依据前说，姓倪的不会有那样大的胆，敢在这首都所在地抢人；而况蓝小姐不是一个无抵抗力的弱女子，可以让人抢了去的。依据后说，汽车抛了锚，也不会把她丢在公路上过夜，公路局必须另谋补救，把旅客送到，或者运回。那么，另外还有别的岔子了，这岔子是什么呢？他听到了房东的答复，立刻发生了这种感想，站在路头上，足足发呆有十分钟之久。女房东道：“丁先生丢了什么东西了吗？”丁古云这才发言了，答道：“没有丢什么。我一把钥匙在蓝小姐身上，她没有回来，我开不了门了。”房东笑道：“她要知道丁先生回家了，她还不会赶快追了回来吗？”丁古云也没有多说话，心里对于房东这个报告，还有些不相信，或者是蓝小姐回来了，她还不知道。于是提了旅行袋，继续的走到这庄屋里去。到了蓝小姐房门口，见她的房门，果然是向外倒锁着。由门缝里向里面张望一下，屋子里还是前天离开时那个样子，桌上陈设，是往日那样摆着，床上被褥，也是往日那样叠着，这样看来，决不是她自动的不回来，屋子里没有一点她预先知道不回来的象征。也许房东那话对了，她会赶了回来的。她回来的话，必定先奔寄宿舍去找未婚夫，声明她犯夜的原故。那么，回寄宿舍去等着她吧。他转了这样一个想法，觉得是比较正确的，于是又立刻奔回寄宿舍。这时，宿雾是渐渐收了，鸡子黄色的太阳，由半空一层淡烟似的空气里穿了过来。地面上是洒了混沌不清的黄光。远远看寄宿舍那一幢草房子，还被灰黑的薄雾笼罩了。时间这样的早，在雾气里，各位先生，大概都没有起来。于是悄悄的走了进去。工友迎着，待开了房门，笑问道：“丁先生这样早回来，蓝小姐没有回来吗？”他随便答应了一声，心里可也就随着发生了一个感想，蓝小姐也许今天早晨会赶回来的。如此想着，就推开了窗户，向外望着。工友笑道：“丁先生，恭喜你，和这样美的一位小姐结婚。蓝小姐真好，有学问，又年轻，对人又和气。”丁古云对工友这一番称赞，心里自也高兴。自己有这样一位新夫人，连工友都加以羡慕。此生幸福，这还是刚开始，值得人家羡慕的事，日子还长着呢。这样想时，自己也自笑了。可是又在窗子前站了一小时，而蓝小姐却没有踪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工友已经送了茶水来了，自己喝着茶出了一会神，却听到外面工友叫道：“蓝小姐才来？丁先生早回来了。”随了这声音，却听到她格格的笑了一阵。丁古云赶快走到窗子边，伸头向外看去。只听到蓝小姐的皮鞋咯咯发声，一件女衣的衣襟一闪，就由那边进大门来了。丁古云想着，她开了我一个玩笑，我也开她一个玩笑，于是赶快关上了房门，倒在床上睡着。而且把眼睛紧紧闭上，作一个睡着了的样子。心想等她来时，只管装了个不知道。可是他这一个哑谜又为蓝小姐所猜破，那关着的房门，始终是不曾听到有开动的声音，翻过身来向外看看，并无动静，只得坐了起来，静静的听着，远远的听到蓝小姐一阵笑声，却在那边房间里，于是自言自语的笑道：“我们这些朋友，一来就把她包围住了，简直不要她到我这房间里来，我还是去解围罢。”于是牵牵西装的衣领，将领带也顺了一顺，对着墙上挂的那面小镜子，将手摸了几下头

发，这才开房门走了出来。那笑声格外清楚，迎了那笑声走去，却是在田艺夫屋里，丁古云也没有加以考虑，在外面便笑道：“她一来了，大家就把她包围住。”里面有人笑道：“丁先生快来解围吧。”说着的，是夏小姐。丁先生走进屋里，所看到的，也是夏小姐。夏水仰天王美今全在这里坐着。田艺夫又是躺在床上，把两只脚在桌沿上架着。夏小姐两手反过去，撑了桌沿，背也靠了桌子，脸向外。她的皮鞋尖在地面上点着拍子，脸上含了很愉快的笑容，口里叮叮当当唱着英文歌的琴谱。这和蓝小姐一般，搭讪着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她看到了他，口中止住了奏琴，笑着点了个头道：“丁先生大喜呀！蓝小姐呢？”丁古云听了她这一问，心里头就是一跳，自己以为这里女人的笑声就是蓝小姐，于今她这样一问，显然她不是和蓝小姐一路来的。他心里犹豫着走进房来，就呆了一呆。夏小姐笑道：“把蓝小姐隐藏起来也好。你看这些先生，一来了，就哄我。”丁古云向大家看看，就在旁边椅子上坐着，问道：“怎么样哄你呢？”夏小姐笑道：“他们怎么样哄蓝小姐，就怎么样哄我。你瞧，我都成了老太婆了，哄我什么意思？哄蓝田玉那样的时代小姐才有趣味，哄我干什么？丁先生你艳福不浅呀！”仰天拍了掌笑道：“有趣有趣！夏小姐还说我们哄她呢？她还在这里哄丁老夫子哩！”丁先生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把田玉隐起来了？你看见她了吗？”夏小姐道：“我看见了你怎么又会说是你藏起来了呢？有道是金屋藏娇。娇这个字，我武断说，蓝小姐十分承当得起，但不知道所预备的金屋是怎么样一个金屋？”丁古云没有什么话说，只是笑了一笑。这里朋友们，哪里会知道丁先生有什么心事，大家是继续的笑谈着，都说丁先生此生幸福，于今开始，抗战把一班艺术朋友抗苦了，只有丁先生一个却是抗好了。丁古云依然没什么辩护，只是笑着。大家一阵喧笑，转眼就是午饭时间。丁先生与朋友们吃过了午饭，却不能再事安定，他想着，蓝小姐在今天上午不回来，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这件事既不好打听，自己也不愿公开打听，闷在寄宿舍里等着吧？而蓝小姐万一出了什么事情，需要自己去补救时，自己不去，岂不教她大为失望。在屋子里闷坐了一会，并无较好的主意，还是悄悄的走到公路车站上来等候。车站斜对门，有家茶棚子，便择了最外面一副座头坐着，预备车子一到了，就可以看到车子上下来的每一个人。恰是这碗茶还不曾渗上开水，汽车就到了。自己还怕坐在茶棚子里不能看得清楚，便匆忙的付了茶钱，起身迎到车站上来，那长途汽车开了车门，只下来三个旅客，三个全是男子，很容易看得清楚。丁先生还不放心，怕是蓝小姐挤着下不来，又走到车边，伸头向车窗子里张望了一下，虽有几个女客在座，都不是摩登装束，不会有蓝小姐在内。直等车子开走了，他才回转身来，依然回到茶棚子里去。那茶棚里么师自认得这班寄宿舍里的先生们。他泡了那碗茶，还不曾收了，见丁古云坐下来，他又提着开水壶来渗水，因问道：“你先生是来接人吗？”他道：“可不是来接车子？怎么今天这里下来的旅客这样少？”么师道：“哪天也是这样，你接不着人，就觉得人少了。”丁古云想了一想，因问道：“昨天同今天，这里没有翻车的事情吗？”么师笑道：“没有没有，出了这个危险，路上那还不是闹翻了吗？现在交通困难，出门人赶不上车，那也是常事，接不到人，就疑心人家翻了车，那要不得。”丁先生点点头笑道：“你说的是，这样疑心，那也让出门人丧气。”他这样说着，也就另作一番想法，必是蓝小姐另出了什么事情？于是静悄悄的扶了那茶碗坐着。约莫有一小时，第二班车子来了，迎到车子边一看，下来的人和车上的人还是没有蓝小姐。

拿起手表看看，已是下午三点钟，久在这车站上等着，也是不耐，心里想着这事发生变化的可能，顺了脚步向寄宿舍里走去。心想，她和夏小姐是好朋友，夏小姐现在在这里，果然有什么变化，夏小姐应该知道，去问问夏小姐吧？自己这样估计着分明是要向寄宿舍里去，忽然面前有人问道：“丁先生，蓝小姐回来了？”看时，女房东站在她家庄屋门外看水里站着的一对白鹭鸶在出神，口里说着，还在看了那对鸟。丁先生抢近一步问道：“蓝小姐回来了？我在车站上接她没有接到。”女房东笑道：“我是问丁先生她回来没有？你们像那鹭鸶一样成双作对，怎样会分开了？”丁先生听着微笑了一笑，还没有答话，忽见那对鹭鸶刷的一声，扇起四只白翅膀，飞了起来。水田那边，人行路上，有个工友，远远的抬起一只手，叫着道：“丁先生，快回家，城里有专差送了信来。”女房东笑道：“蓝小姐派人来催丁先生进城去了，快去快去！”丁古云道：“大概是她派人通知我，和她收拾行李吧？除了她，也不会有别人专差送信来。”他说着，立刻减去了满脸的愁容，转身就向寄宿舍走来。不过虽是这样想着，他还不能断定蓝田玉为什么派人送信回来。她身上还收着一张三十万元的支票呢，虽然除了自己，别人拿不着这批款子，可是若把这支票弄毁坏了，少不得请尚专员补上一张，而又要特别声明一下，也是不少的麻烦。这样想着，也就急于要看看蓝小姐送回来的信，到底说的是什么。一口气跑回寄宿舍里，早见一个穿灰布制服的勤务，在大门口站着。心想这是机关里人，蓝小姐怎么托机关里人送信来。这时那个先跑到的工友，指了他告诉那勤务道：“这就是丁先生。”那勤务迎上前一步，举了一个大信封，双手递过来。丁古云接着一看，却是莫先生办事处的信封，下款还注了“尚缄”两字。他想，蓝小姐直接找老尚去了？于是就在门口将信拆开，抽出信笺来，只是一张八行。上面略写：“往滇专车明日午后准开，请速来城搭车前往。今晤关校长，支票亦尚未掉换，何故？亦请从速办妥。”此外，并没有一个字提到蓝小姐。不料这又是一个错误，那勤务见他看完了信，怔上一怔也不解他何意。便道：“尚专员还请丁先生回一封信。”丁古云道：“不用回信了，我和你一路进城就是。”于是将信揣在身上，匆匆走回房去，取了旅费在身，夹了一个皮包，和那勤务就一同走着。工友由后面赶了来，将一把钥匙交给他，因道：“丁先生这样忙，房门都没有锁。”他接了钥匙，对着工友呆站了一站，然后又自己摇着头道：“也没有什么要对你说。”说毕，扭转身来就走。走了几步，反回转来，向工友招了两招手，叫他近前来，因道：“若是蓝小姐回来了，你说我进城了，可以在尚专员那里找到我。”工友笑着答应是。工友之笑，本是一种礼貌，在丁先生看来，觉得这里面带有一点讥讽，他不再说了，跟着来人赶汽车去了。到了城里，尚专员已下办公室，留下一个字条，也就走出来。但是他心里有此一念，万一蓝田玉到这里来过也未可知。便又回转身来，走向传达室里。向传达打听道：“有一位蓝田玉女士来见过尚先生没有？”传达虽是以前曾向他傲慢过的传达。可是因他换了一身精致的西装，加上一件细呢大衣，便客气多了。他笑道：“这里很少有女客来。”这个答复虽不十分满意，丁先生也就料到她没有来。第二个感想，便是重庆上百万人口，又不曾知道她哪里有落脚之处，人海茫茫，哪里去找她，但是她那天没有离开重庆的话，也许会回到旅馆里去找我。这至少是一线希望，且从这里着手。于是回到原来住的旅馆原来那层楼找去，巧了，还我的是原来那房间住下。他还怕猛然问着茶房，会露出什么形迹，当了茶房送茶水进来的时候，很从容地向他笑问道：“我们太太先来等着我

的，她竟是没有来过吗？”茶房道：“你的太太不是那天先走的吗？”丁先生道：“她就是这样性急，先走可又先来。”茶房道：“没有来，也许到别家旅馆去了。”丁先生只说了一声不会的，也没有再谈。他在旅馆里休息了一下，心中按捺不下，便揣想着，也许在马路上可以碰见她，便起身要向门外走。然而他只刚刚起来，但自己摇着头想道：“若能在街上走，她就回寄宿舍了；若不肯回寄宿舍，她也不必在街上溜达。”于是又回转身来，依然坐在椅子上。这椅子和蓝小姐同坐过的，回想了一下，不是滋味。这样坐了十分钟之久，心里又闷得慌，还是叫茶房锁上门，向街上走来。毫没来由的，在街上转了两小时，直觉得两只脚有点酸痛了，经过一家电影院门口，正遇着电影散场，又在门边站了一会，心想，万一蓝小姐在这人丛中走着呢。直等这群看电影的人都走完了，方才回旅馆去。当晚是糊里糊涂的睡了一宿。也梦了一宿。睁眼看时，电灯已息了，窗外别处的灯光，隔着玻璃放射进来一些蒙混不清的亮光。四周的房间，没有了什么声息，这让他想起了不是新婚之夜的新婚之夜，在半夜里醒来，枕上洋溢了脂粉香。正和蓝小姐谈着下半辈子的共同生活。正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现在是旅馆的被褥单薄，匆忙的睡下，不曾叫茶房加被子，身上有些冷飕飕的。这情况和那晚的香暖温柔，有天渊之隔了。以那晚她所说的话而论，她不会有什么变卦的。一切都是她操着主动，自己并不曾过分的追求。他一个转念，唯其是她对于这个半老先生主动着恋爱，似乎有所企图吧？若是有企图的话，必是那三十多万元。可是以她那样目空一切而论，还能把她这一条身子来骗钱吗？自己反复的推断了一番，有时觉得是对的，有时又觉得自己错误了。床上既然寒冷，忍受不住，只好穿衣坐了起来，静等着天亮。天亮以后，便叫茶房送了洗脸水来。漱洗以后，再也忍耐不住了，就到豆浆店去用些早点。这时，心里憋着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吃过早点，立刻就奔上银行去。可是他到了那里，银行还未曾开门。看看手表，八点钟没有到。站着出了一会神，又想到那位赵柱人协理，不是一个普通行员，也不能银行一开门就来办公。益发在马路上多兜两个圈子，又到两处轮船码头看看。这虽然是一种消磨时光，无可奈何之举，却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想着，万一在这里发现了一点蓝小姐的行踪，也未可知，这样俄延到了十点钟，方才向银行里来。到了银行门口静站了两三分钟，定住自己的神色，总怕自己的脸上，有什么惊慌忧郁的样子会透露出来。自己觉得精神稳定了，然后走向银行的协理室来。那位赵协理又是在玻璃窗里看到了他，老远的就迎了出来道：“丁兄，你还没有走吗？”说着，握了古云的手道：“我晓得你所以没有走是什么原因了。”丁古云一路走来，已老早的在心里盘算了一个烂熟，要怎样来和赵柱人谈话，以便问及那张三十万元的支票，是否业已兑换，不想一进门就被他将谜底揭破。便也笑了一笑道：“你自然会知道我的心事。”说着，两人走进屋子坐了。赵柱人笑道：“这件事，今天报上都登载出来了。”丁古云听说，心里大大的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道，新闻记者怎么会知道这消息呢？赵柱人说：“这事怎么会瞒得住人呢？你看吧。”说着，他对桌上的一张报，用手一指题目。丁古云也来不及再问，将报拿起来，就捧了站着看了。那行题目是华北游击队壮士丁执戈来蓉。他看着，口里哦了一声，还继续将报看下去。那报上载的是：

华北游击某某队，向来纵横河朔，威名卓著。并曾数度迫近北平破坏敌人各种建设。现有若干队员，来后方述职。其队长丁执戈，为某大学生，少

年英俊，勇敢有为。据云：“彼系大雕塑家丁古云之长子。不日将往陪都，与其父会晤。在蓉仅有极少时日之勾留。此间各界，敬佩其为人，定今晚作盛大之欢迎。

丁古云放下报道：“是他来了。”赵柱人看了他道：“丁兄还不知道这件事吗？”丁古云坐下，点点头道：“前两天我看到他两名同志，虽有他到后方来的消息，我并没有接着他的信。”赵柱人道：“那么，你现在要在此地等着与他会面。你这位新夫人大概也不知道此事吧？”丁先生点了一点头道：“那也无所谓。”赵柱人道：“你新夫人来拿款子的时候，很和我谈了一阵，她的见识极其开展，便是令郎来了，我想彼此见见面，也没有什么问题。”丁古云看到儿子到后方的消息心里自是猛可的兴奋着。然而在心头还蔽着一个重大问题，未曾解决的时候，这兴奋还冲破不了他忧郁的包围，所以脸上还没有欢喜的颜色。及至赵柱人说了新夫人来拿款子一句话，那颗碰跳着的心脏直跳到腔子外面嗓子眼边来。脊梁上的汗直冒，他几乎有点昏晕了。

第二十二章 完了？

自到这银行门口以来，丁先生就丧失了他问话的勇气。于今赵柱人代他说出那个问题的一半了，他还是没有那直率相问的勇气。他怔了一怔，发出那种不自然的笑容，来遮盖他的惊慌。他看到赵柱人桌上放了一盒纸烟，自走过来取了一枝在手。他拿起桌上的火柴盒，从容地擦了火柴点着烟吸了。他弯了腰将火柴盒轻轻放到桌上。他坐下椅子上去，架了腿，将手指夹了烟枝，尽一切可能的，装出他态度的安逸，然后笑问道：“那么，她来拿款的时候，和你谈了些什么呢？”赵柱人笑道：“我当然是称赞她漂亮聪明。喂！其实她真也是漂亮聪明而且年轻。”说着深深的点了两下头，表示他的话切实。然后接着道：“难得的，她竟猜着了社会的心理，她说：‘我嫁了丁古云，人家都奇怪的，以为年岁不相称，而且丁先生是有太太的。其实，爱情这个东西，是神秘的，只要彼此同心，什么牺牲在所不计。世间难得做到的，莫过于皇帝。你看，前任英皇就为了一个女人牺牲了皇位。我这点身分上的牺牲，算得了什么呢？’”丁翁，她这样说着，可真是爱你到了极点，你今生幸福，是几生修到？”丁古云微微一笑，又吸了几下烟，将身子向后靠着，觉得更安适的样子，将架了的腿，微微的摇撼着笑道：“虽然你很赞成她，不是我事先带她到这里来一趟，你还不能把这批款子兑给她吧？”赵柱人道：“那是自然，我倒要问你一句，那多钱，你为什么都要现款？当时，我听说要现款，也曾惊异了一下。她说一家工厂要和你们借了一用，我也不便再问。可是你们不是马上就要走的人吗？借给人用，人家可能不误你的时期？”丁古云到了这时，知道蓝田玉是处心积虑把三十万元弄走的，简直不曾用一元钱的支票与划汇。心脏被自己强制的镇定着，已是很安贴了，把这些话听到耳朵里去之后，那颗心又拼命的跳跃了起来，他两条腿本是微微的摇撼，来表示他的态度潇洒自然。可是到了这时，那两条腿的摇撼，连及了他的全身，甚至他口里包含住了的牙齿，也在表示着潇洒自然，他默然的用力吸着烟，没有接着说一个字。赵柱人便笑道：“那天我是尽可能的予以便利，全数给的百元一张的钞票。要不然，她带来的小皮箱，怎样容纳得下呢？她来取款的时候，说你到飞机场接莫先生去了，在这里还等了你一会的子，你到哪里去了？”丁古云道：“我是被琐碎事情纠缠住了。”他说完了这话，又自来桌上取第二枝烟，他坐下去吸烟，沉默着没说什么。赵柱人对她望着，笑道：“丁兄，当你看过报之后，你心里好像陡然增加了一件心事。但是这无所谓。你和蓝小姐既没有用什么仪式结婚，也没有登报宣布同居。你愿意告诉令郎，你就告诉他。你不愿告诉他，作儿子的人，也没有权利可以质问父亲的男女交际。好在蓝小姐对于身份问题，毫不介意，也没有什么困难给你。你不妨回去，看看她见过报之后，是一种什么态度。”丁古云突然站了起来，点着头道：“是的，我要回去看看。再会了！”他把挂在衣架上的帽子，取了在手缓缓向外走。走到门外，他又回转身，来向赵柱人笑道：“那天来拿款子的时候，她还说了什么？”赵柱人走过来握了他的手笑道：“难道你还疑心着为你大大牺牲的美丽小姐吗？那天根本没有想到令郎来川的消息，我们也无从谈到这事。”丁古云笑道：“我也不是谈这事，因为这笔款子她拿到手之后有点问题。”赵柱人道：“是那家工厂不能如期还你呢？还是你们汇港汇不出去？”丁古云道：“倒也不为此。我先回去一趟，明天再来和你谈谈。”他交代了这句话，很快的走出银行。站在街中心，向四周看

看，觉得眼前的天地都窄小了一半。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情绪，胸中火烧一般。他两手插在大衣袋里，缓缓地低了头走着。他心想钱是无疑的，她一手在银行里拿走了。但拿走之后，她把钱带向哪里去了呢？要找这线索，还是要问赵柱人。他出了一会神，转身要向银行里走。然而他还不曾移动脚步，立刻想到，若把话去问他，就要证明自己受骗。自己受骗不要紧，这公家一笔巨款，却必须自己立刻拿钱去弥补。除那三十万元之外，有零支的一万余元，还有那位会计先生托买洋货的三万元，总共要拿出三十五万元来，才可以了结这件事。一个抗战时代的艺术家，要他拿出三四十万元来，那简直是梦话。既不能拿出来，就必须秘密着，另想办法。这秘密两个字在脑子里一晃，他就失去了问赵柱人消息的勇气。于是低了头再缓缓地向前走着。忽然有人叫道：“丁兄，哪里去，正找你呢！”看时，尚专员正迎面走来。他笑道：“你还有工夫在街上闲溜达，车子在今天下午就要开了。”丁古云不想偏是碰到了他，自己极力的镇定了自己的颜色，笑道：“我一切都预备好了。”说着就走。尚专员道：“那张支票你和关校长方面掉换过了没有？”丁古云听他一问，心里像羊头撞着一样，乱点了头道：“照办了，照办了！”尚专员道：“那方面连一个电话也没有给我。”丁古云脖子一挺，笑道：“那不要紧，款子反正有我负责，我不是给你收据了吗？”尚专员笑道：“也就因为信任丁先生，这三十万元才随便交出来，请你自己去掉换支票。一路遇到大站，望都给我一封信。我只好等你到香港再给你信了，再会再会！”说着，伸手和他握了一握，含笑告别。丁先生站在街头，望着他的后影，去得很远了，然后自言自语的道：“到香港你再给我信？我永远是不会到香港的。三十万元我负责，一切我都负责。”他口里将他的心事，不断的说出来，他自己得着一点安慰，觉得这并无所谓，无非是赔款，不会要赔命。自己牵了一牵大衣的领襟，鼓起了一阵勇气，毫无目的地又随了这条街道走。心里不住想着，车子是今天下午要开走了。自然是赶不上，便赶得上，自己也不能走。没有钱，一只空身子，能到香港去作什么呢？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蓝田玉并非有意拐了款子走；或是她有意拐了款子，在大街上遇到了她，还可追回一部分款子回来。继而又想着，不会，不会！细细想她以往的布置全是一个骗局。她牺牲一夜的肉体，白得三四十万元，一个流浪在荒淫社会上的女子，何乐不为？何况她们这类人，根本无所谓贞操，和男子配合，也正是她的需要，她又何尝有所牺牲？那么，所牺牲的只是我丁某了。我还不出老莫给的这批款，我就不能出头，纵然出头，吃官司，受徒刑，那还事小，数十年在教育界所造成的艺术偶像，变了卷拐三十万元款子的骗子。此生此世，休想有人睬我。这样想，刚才那股不致赔命的设想与勇气，便没有了。老是低了头走，却被对面来的人撞了一下。猛可的抬起头来，忽然眼前一阵空阔，原来这马路到了嘉陵江边了。冬季的江，虽在两边高岸之下，成了一条沟，然而在十余丈的高岸上向下看去，那水清得成了淡绿色，对岸一片沙滩，像是雪地，越是衬着这江水颜色好看。他心里暗叫了一声，好！就在嘉陵江里完结了吧！与其落个无脸见人，不如变个无人见人。他一转念之间，顺了江岸的石坡，立刻就向下走。当那石坡一曲的所在，一堵墙上，贴了许多日报，有几个人昂起头来，对报上看着。心想我若跳江死了，尸首不漂起来，也就罢了，若是尸体飘起来而为人识破，报纸上倒是一条好社会新闻。自然人家会推究我为什么投江？若推究我为了国事不可为，忧愤而死，那也罢了；若是人家知道了事实的真像，是为了被一个女子骗去三十五万元而寻死，那

是一个笑话。一个自负为艺术界权威，造成了偶像之人，为一个流浪的女子所骗，人骗了我的钱，我却失了社会的尊敬与信任。同是一骗，而我的罪更大。想到了这里，他也站住了出神。又怕过路人以为形迹可疑，就顺便站在墙脚下，看那墙上的报。恰是一眼望了去，就看到了丁执戈到成都的那条消息。这张报和在银行里看的那张报不同。在版面的角上，另外还有个短评，那评大意说：“我们知道丁执戈是丁古云的儿子。丁古云在艺术界里有圣人之号，所以他自己教育的儿子，绝对是热血的男儿。而丁先生最近有赴香港之行。要作一批雕刻品到美国去展览募款。一来一去，都是为了祖国。而丁执戈这回受到后方民众的盛大欢迎，也许鼓励他父亲不少吧？丁先生把这短评看了一遍，又再看上一遍，他忽然自己喊了出来道：“死不得！”这里正在有几个人在看报，被他这三个字惊动，都回转头来向他望着。丁古云被所有人的眼光射在身上，自己猛可的省悟过来，这句话有些冒昧，自言自语的笑道：“报上登着一个教授自杀的消息。”他这样说了，搭讪着昂头看看天色，便顺脚走上坡去，他这时觉得在烟雾丛中得到了一线光明，心里想着，自前天到这时，人已是如醉如痴，失去了理智的控制。在马路上这样胡想，如何拿得出一个主意来。旅馆里房间，还不曾结帐，不如到旅馆里去静静的睡着，想一想心事。这事除了银行里的赵柱人，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料着迟疑一夜半天，还没有什么人来揭破这个黑幕的。这样想了，立刻走向旅馆去，当自己在躺椅上坐下，感到了异样的舒适。就由于这异样的舒适，想到过去这半上午的奔走十分劳苦。自己把背贴了椅靠，闭上两眼，只管出神。静静之中，听到隔壁屋子，有两个操纯粹国语的人说话。其初听到两三句零碎的话，未曾予以注意。其后有一个人道：“这件事，等我们丁队长来了就好办。他的父亲丁古云，在教育界很有地位的。”他听到人家论着他自己的名字，不由他不为之一振，便把精神凝聚了。把这话听下去。又一人道：“我们丁队长思想崭新，可是旧道德的观念又很深。他对人提起他父亲来，他总说他父亲很好，是一个合乎时代的父亲。”那一个笑道：“合乎时代的父亲，这个名词新奇极了。也许这话说在反面，这位老丁先生是不十分高明的人物。”这一个人道：“不，据丁队长说，他父亲简直是完人，他把他所以做到游击队长，都归功于他父亲。他说，他到重庆来，若遇到了盛大的欢迎会，他第一讲演的题目，就是我的父亲。同时，他要介绍他父亲给欢迎会，他以为这样，对于国家兵役问题是有所帮助的。”丁先生没有料到无意中竟会听到这样一篇话。心里立刻想着，若是自己这个黑幕揭破了，不但是自己人格扫地，而自己的儿子，也要受到莫大的耻辱。和浪漫女子幽会，损失了公款三十余万元的人，这就是游击队长的合乎时代之父。在旅馆的簿籍上，写的是自己的真姓名，若被隔壁这两个人发现了自己前来拜访时，自己这个慌张不定的神情，如何可以见人？正在这时，茶房提着开水壶进来泡茶，因向他招了两招手，叫他到了面前，皱了眉低声道：“我身体不大舒服，要好好的休息一会，明日一早下乡去，若是有人来找我，你只说我不在旅馆里。”茶房看到他满脸的愁容，说话有气无力，他也相信丁先生是真有了病。因点点头道：“丁先生是不大舒服，我和你带上房门。”茶房去了，丁古云倒真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索性摸索到床上，直挺挺躺着。他虽未曾睡着，他忘了吃饭，也忘了喝茶，只是这样静静躺着，由上午十一点，躺到下午六点，丁古云都沉埋在幻想里，这幻想里的主题，是蓝田玉小姐，三十五万元现款，丁古云的偶像，丁执戈游击队长的荣誉。这些事情纠缠在一处，越想越乱，

越乱越想，自己也找不出一个头绪。直等屋子里电灯一亮，这才想起，竟是在这旅馆的屋子里睡了一整天，连饭都没有吃呢。于是走出旅舍，在附近的小饭馆子里去吃饭。自己摸着口袋里，还有四五百元法币。心里想着，我根本用不着留什么钱在身上，今天完了是完了，明天完了是完了，再过十天半月完了，也无补于自己的生活。管他呢？痛快了再说。这样一想，就要了两菜一汤半斤酒，一人在馆子里慢慢的享用。他本是在散座上坐着的。这里差不多有十来副座头。虽是电灯下照着各副座头上，坐满了男女顾客，而丁先生却丝毫没有感觉。他两只眼睛只是看桌上的酒和菜。心里可在那里计算着，蓝田玉小姐，儿子丁执戈，自己的偶像，公家三十万元的款子。在他出神的时候，左手扶了酒壶，右手扶了杯子，或筷子，看到杯子里浅了些，便提起壶向杯子里斟着酒。斟了，也就跟着喝下去。他忘记了自己有多大酒量，也忘了酒是醉人的。那壶酒被他提着翻过来斟着。要现出壶底的时候，忽然有个人伸过一只手来，将他的手臂按着，笑道：“丁先生怎么一个人喝酒？”丁古云回过头来，向那人望着，见是一个穿青布棉大衣的青年，虽有点认识，却想不起他姓名。手扶了桌子站起来，向那人点了两点头道：“贵姓是？我面生得很。”他牵着丁古云的衣襟，让他坐下，他也在桌子横头坐下。回头看了看邻座的人。然后低声道：“我是你学生，你不认得我了。上两个月我还去拜望你，得着你的帮助呢。这不去管他了。我是特意来和你来送一个信的。”丁古云迷糊的脑筋里忽然省悟一下，问道：“你和我送信的？”青年低声道：“是的。这话我本来不愿说的，现在不得不说了。那蓝田玉为我们知道得最清楚。她说是你学生，你想想看，有这么一个姓蓝的女生吗？”丁古云望着他道：“你这话什么意思？然而……”青年道：“是的，她实在也是你的学生，然而她不姓蓝。丁先生脑筋里，也许有她这么一个旧影子，姓名你是记不清的了。我知道她，我也小小的受过她的骗。”说着微笑了一笑，摇摇头道：“那值不得提了。到现在为止，她已改换姓名四次之多了，她是个失业的女子，住在一个姓夏的女友那里。她原来的意思，也许是想找你和她寻点工作，正如我们男生寻你一样，因为你是艺术界一尊偶像，只要你肯出面子，你总有办法的。那个介绍她给你的夏小姐，是为你常常给她难堪，她故意教姓蓝的来毁你这偶像，无非是报复而已。可是到了现在，已超过了报复的限度。我知道，你手上有公款二三十万，预备到香港去，而且带她同去，丁先生，这是一个极危险的事情。你那公款，千万不要经她的手，经她的手，她就会吞蚀了的。她在汉口的时候，曾和一个公务员同居一个多月，骗了那人两三万元入川。那个时候，钱还很值钱，两三万不是小数目，那人补不上亏空，急成一场大病，大概是死了。上次，不是有一个被你开除过的同学，和你去捣乱吗？那也是她干的事。”丁古云手扶了酒杯，始终是睁了大眼向他望着，听他把话说下去。听到了这里他忍不住了，问道：“你何听见而云然？”青年道：“这有许多原由。她要促成你到香港去，就故意在重庆给你造下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二来，她也故意要造一个骑虎之势，非和你同居不可。自然，推波助澜，那夏小姐和几个被开除的老同学也是有之。”丁古云慢慢的听着，举起那最后的一杯酒，向口里送去，啜的一声响，一仰脖子喝干了。他那正慌乱着的心房，七碰八跳，他只有把这酒去遏止它。他放下杯子在桌上，将手按住了，望了那青年道：“这一些，你也这样清楚？”那青年红了脸，将眼光望了桌上一下，接着笑道：“我不是说，我也小小的被她骗过的吗？她怕我说破她的真面目，在前一个星期，还在把我当情人。”

和我暗下通信。你若不信，我可把她的情书给你看。”丁古云摇摇头道：“无须，我已经很相信你了。但是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告诉我？”青年道：“丁先生，对不起，这就是我对你不起之处。她知道我有个哥哥当司机，老早和我约定，要我护送她到桂林去，就坐我哥哥这辆车子。而且一切的费用由她担任。你想，这不是我一个极好的机会吗？青年人是容易被骗的。我忘了她以前的罪恶，我便介绍她和我哥哥认识了。我哥哥的车子，本来是今天上午开……”丁古云抢着问道：“她坐了你哥哥的车子走了？”青年道：“若是那样，我今天还会在重庆吗？昨天下午我就在海棠溪等着她了。然而直到开车前五分钟，我才明白受了骗，她借了我哥哥介绍，又认识了好几位司机，她所认得的司机，天天有人走，说不定她已经坐别人的车子走了。我晓得她和我通信的时候，她正宣布要和你同居，她告诉我不必吃醋，那是她要取得你一笔款子的手腕，不能不如此。我实在不对，我竟默认了和她作恶，而不来告诉你。到了今日下午，我十分后悔了。但依然没有勇气去告诉你。今晚上，不想和你遇到了，我看到你这一种喝酒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心事，我的良心驱使我还是告诉你罢。万一你的钱……”丁古云听他如此说着，摇着头，口里连连的道：“完了！完了！”最后将桌子一拍道：“完了！”那青年见他这样子，倒呆了一呆。丁古云突然站起来，伸着手和他握了一握，酒红的脸上发出惨然的微笑。因道：“老弟台，我不怪你。我造成功了的一尊偶像，我也被她诱惑得无恶不作，何况你不过是一个崇拜偶像的人呢。”说着，便在身上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丢在桌上，叫道：“拿钱去。”茶房走过来，他问道：“钱够不够？”茶房道：“多着呢。”丁古云道：“明日再来算帐。”说着，晃荡了身子，就向店外走。至于那个青年，他却不顾了。他回到了旅馆里的时候，茶房迎面嗅到他周身都带着一股酒气，知道他有些醉意，没有敢多问他的话，引着他进房去了。他进房之后，首先看到了床上的被褥和枕头。他心里感觉到，在这时候，天下没有比被褥枕头更可爱的东西了。他昏昏然倒上床去，就失了知觉。在他恢复知觉的时候，是个惊异的呼声！失火失火！丁古云一骨碌爬起来，却见电灯息了，而呼呼的火焰冲动声，带了一种很浓厚的焦糊气味。急忙中拉开房门来时，早是一阵浓烟，向屋子里冲了来。在这一瞥间，但见门外烟雾弥漫，臭味蒸人。便又关了门，再回到屋子里来。回头看玻璃窗子外面时，别人家的粉壁墙上，一片红光。这红光的反映，把他几小时前喝的酒兴，完全都消失了，打开窗子向外看去，下面一条窄巷，但见左右窗户里，向外面乱抛东西。这是一个三层楼所在，去地面，虽还不十分高，自己扶了窗台，向下看去，陡削的墙壁，却又不敢跳。看到巷子里有几个人跑来跑去，便大喊着救命。可是这些跑来跑去的人，正也是自己逃命的，也许是匆忙中，不曾听见，也许是无心管别人的性命，竟没有人对他望上一望。丁古云没有了办法，还是开房门走吧。扭转身来，二次去开房门。但门还不曾完全开得，便有一股火焰，抢了进来。吓得身子向后一闪，门被火焰冲得大开。那火焰像千百条红蛇，飞腾着身子，像千百只红鸟展着翅儿，像千百头怪兽在冲突，噓噓呼呼的一片吓人声音中，焰烟带了狂烈的热气，向人扑着。丁古云站在屋子里，大叫完了完了！

第二十三章 活死人

在两小时以后，丁古云所住的这家旅馆，固然只剩了一片瓦砾，而且附近有七八户人家都也是一堆焦土。发火的时候，是晚上一点钟，在睡梦中的人，是否一一逃出来了，这就是个疑问。到了次日早上，大家已在火场里发现了五具焦糊的尸体，旅馆所在，却占了五分之四。这些尸体是什么人，当时虽无所知。而这位旅馆帐房，恰好把旅客登记簿子抢出，他便把这个登记簿呈送到警察局，以便调查，倒也不致毫无线索可寻。有那勤敏的新闻记者，把当晚火灾情形，记述了个大概在报上发表。次日来看火场的人，已可以在火场边上买到报纸作参考了。去这火场不远，有个茶馆，昨晚由火场里逃出的人，正也不少在这儿喝茶，以便等候亲友来访的。大家拿了报看，叹惜着这旅馆被烧死的人，死的不值。尤其是这位艺术家丁古云死的太可惜了。然而，他没有死，当他在火焰向屋子里冲击的时候，他曾撕开一床被单，结成一根长带子，将带子头缚在窗台上，他终于是抓了这带子溜下地了。他在这旅馆里，只遗落下个旅行袋，所失有限，根本不曾介意。因是夜深无地可去，便在火场周围徘徊着。天明以后，打算喝杯茶下乡去，所以在茶馆里喝茶。他对了桌上一碗茶，心里正想着，昨晚烧死了也好。现在回乡去，至多能安贴住着三日。到了三日以后，尚专员知道自己未曾去香港，便要追问所拿去的三十万元的支票兑了现款交在何处？我或者说这三十万元钞票，放在旅馆里烧了。那么他必问：“这支票分明约定美专划拨的，你把支票交给美专好了，为什么要把款子提出放在手边。既无带三十万元现钞去香港之理，这一个举动，分明就不可问。退一步说，带钞票去是可能的，为什么有专车不坐，要在重庆住旅馆？必是借了这场火，想赖去那三十万元，既可认为是赖帐，更不妨疑心这火都是丁古云放的了。这样说来，这场火不但不能为三十万元的巨款解除负担，竟是要增加自己一种犯罪的嫌疑了。这一分推测，让自己心里凉了大半截，那下乡的意思也完全都动摇了。只有两手捧起那茶碗，吸一口茶又吸一口茶，聊以排解心中的怅惘。他正没了主意，忽听得旁座茶客说是丁古云死了，这倒心里一动。立刻向报贩子手上买了一份报来看。关于自己这段消息，报上这样记载着：

据旅馆茶房云：“当时确知有旅客数人，未曾逃出火窟。

因彼系最后跳下楼房，曾目睹数人为烟焰熏倒也。此数人为谁，彼当时在火焰中突围而出，亦不能详认。但事后回忆，在九时前后，有一熟旅客名丁古云者，大醉而回旅社，回后既闭户熟睡。直至彼逃出四层楼时，见其门尚依然紧闭。因疑其将罹于难，逃出火窟后，曾以此告之同伙，在火场四周寻觅。虽大声疾呼，卒未之见，其身遭浩劫，大有可能云云。按丁古云为当代大塑像家，不但才学兼优，而道德尤极高尚。若果未脱险，是诚艺术界极巨大之损失矣。

丁古云将这段消息再三的看了，心里想着，新闻记者都疑心我死了。今天朋友们看到这新闻，必定到城里来探访我，我若被他们探访着，我的死讯可以证实不确。而我拐款的消息，却要证实为千确万确了。我无论如何，暂时见不得朋友，让他们暂时疑心我烧死了吧，虽然，我那儿子会因知道了这消息而难过，那不比宣布他父亲和奸女学生，拐款三十五万元，要好的多吗？他一面沉思，一面喝茶，突然会了茶钱，站起身来就走。他留在身上的那五六百元零用钱，还有一大半不曾用去，短程旅行，还不成问题，于是他毫不

踌躇的，直奔了江边轮船码头。在四小时以后，他借着轮船的力量，到了重庆上游一个水边乡场上。这个水码头，是三日一赶场的，他来的这个日子，正是场期。时间虽已过了十一点，去散场还早，他下得轮船来，首先惊异着的，便是这江滩有一里路宽，沙地上摆满了摊贩，将每一条人行路挡住，向前一望，一片旷野在阴霾的江风里，全是人头钻动，看那个场的正街，高高的，拥着一带房屋，分了若干层，堆叠在山麓上。与江边上一排木船，高下相对照。虽不看到街上的情形，那里闹哄哄的一种人声，不住在空气中传了过来。他心想，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乡场，有这么些个人？中国真是伟大。以中国之大，哪里不能安身？你看，这江滩上乱纷纷的人，谁曾挨着饿吗？暂时离开重庆市，正不必放在心上。大家有办法，难道就是我没办法。他坐在轮船上纳闷几个小时，现在被这广大活动的人群刺激了一下，心里便又兴奋起来了。当时在这水码头上，转了两个圈子，来到街上，又在人丛中挤着走了两个来回，遇到一家比较干净的小客店，便在那里住下了。次日，这街上已过了场期，出得门来，空荡荡的一条小石板街，由十层坡子踏上去，窄狭得相对的屋檐相碰。在阴风里只有两三个行人走路，简直是条冷巷，回想到昨日那些个人，街上汹涌着人浪，便觉得这里格外有一种凄凉的意味。那小客店虽是比较干净的，然而一间小楼房，可以伸手摸到瓦下面的白木缘子。屋子里只有五尺宽的竹床，上面堆了薄薄的一层稻草，将一条灰床单遮盖了。一床小薄被卷了个蓝布大枕头似的，堆在床头。此外，屋子里只有一张两尺多长的三屉小桌，连椅凳都没有一具。人在这小屋子里走着，由楼板到四周的竹泥夹壁，一齐在抖颤。加之朝外的小窗户，是固定的木格子，上面糊了旧报纸，屋子里漆黑的，要在屋子里闷坐也不可能。因之他在江边望望，到小茶馆里喝喝茶，终日的闲混着。饿了，便到小饭馆子里去吃一顿饭。饭后无事，还是在江滩上走走。这里已不像昨日那样，被人潮遮盖了大地。这里是一片沙滩，有些地方，也露出两三堆大小鹅卵石。枯浅的江水，带了一分鸭绿色，流着虫蛇钻动一般的急溜，绕了沙滩下去。水里有载满了蔬菜担子的木船，打桨顺流而下。这船是去重庆的，他便顺了江流，看向下方，那些铺展在薄雾里青黝而模糊的山影，那里该是重庆了。无端的，自己抛开了这个战时首都，竟是不能再去。这么一想，心里头便有一种酸楚滋味。不敢再向下想。于是低了头走回去。可是沙滩上的地面，和他毫无关系，也会添了不少刺激。某一处地方，布满了橘子皮。某处地方，洒了不少的烂萝卜与青菜叶，某些地方，又洒了些零碎的稻草与木炭屑。他觉这都是昨日满沙滩热闹局面，所遗留下来的残影。人生无论在什么场合，总必会有这样一个残影吧？他抬头一看，沙洲上远远的有两个挑水的人，悄悄而去，此外便无伴侣。更回头看那江边昨日那一排木船，今日也只剩了两三只。在空阔的地方孤单地停着。尽管这一些是这里很平常的情形，而他觉着事事物物，都是凄凉透顶的，他仿佛有了极悲哀的事发生在他面前，非痛哭一场不可。可是他决无在旷野痛哭之理，便又立刻走到街上来。街上唯一可留恋的所在，只是几家小茶馆。在茶馆里坐了半小时，又走出来了。他一面走，一面不住的想着心事，也忘记了饥饿。有时，他站着抬头望了一望。心想，没有想到我孤孤单单一个人会在这个地方过活着。虽然，这样也好，没有了身份，也没有了负担，也没有了毁誉。这样活下去，自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那晚上在旅馆里烧死了，又会有什么意思吗？幸而是没有自杀，自杀是太冤枉了。从此起，社会上没有了丁古云。我是另外一个人，也可以说是才出世的一个毛孩子吧！

他想着，自己笑起来了。这样单独的在街外江滩上走了大半日，终于是觉得有些饿了，又慢慢走回乡场来，在小馆子里吃了两碗面。吃后又打算上小茶馆里去喝茶。无意中，却发现了街头转角处，有三间矮小屋子，门口挂了一块民众教育馆的牌子。隔了窗户，向里面张望，见有两三个人坐在长凳上翻阅杂志。心想，以前没有发现这地方，这倒是个消磨时间所在。于是信步踏了进去，见长桌上摊开了两份报，便坐下来，随手取了一份报来看。在那封面上，有丁古云三个大黑字，首先射入了眼帘，不觉心房卜卜的连跳了几下。仔细看时，原来是一则广告。上面载着两行大字是追悼大雕塑家丁古云先生筹备会启事，其下有若干行小字是这样的说着：

大雕塑家丁古云先生潜心艺术，为一代宗匠，而处身端谨，接人慈祥。服务教育界二十余年，诲人不倦，尤足称道。

近正拟出其作品，赴港展览。俾便筹募巨款，作劳军之用。不料旅馆失火，先生醉卧未醒，竟罹于难。同人等闻讯震悼，犹冀其非实。兹赴警局，检查旅馆当日旅客登记簿，先生名姓，赫然尚在。加以旅馆侍役言，目击先生酒醉归寓，火焚卧室时，门犹未启。灾后寻觅旅客，而先生又踪迹渺然。凡此诸迹象，均能证明先生之不幸。同人与先生多年友谊，万分悲感。除电其长公子执戈，即日来渝，共策善后外。敬念先生为艺术界泰斗，一旦物化，实为学术界之莫大损失。谨择于 年 月，在 堂开会追悼，以资纪念。先生友好及门弟子在渝者颇多，望届时莅临，共慰英灵。如有祭奠物品联幛，请先期送 办事处为荷。

文字下面，便是一大串熟人的姓名。第一个署名的，就是莫先生。心想老莫由西北回来了？这个启事，至少是经他过目的，他也相信我烧死了。在启事中这样对我表示好感，那一笔款子，大概是不去追究，以不了了之了。钱的责任，大概是没有了。只是他们这样的大张旗鼓和我开追悼会，我便承担赔偿责任那几十万元，再挺身出来，也是一场大笑话。笑话不管它了，又哪里去找几十万元呢？找不出这几十万元，我只有将错就错，这样死下去了。既是死下去；那么，必须记着，我是一个死人，千万不可让人发现我还活着。自己这样设想，竟把这份报看了一小时之久。最后，他想得了一线希望，且看这广告登出之后，有什么反映？于是自这日起，每日多了一项事，便是上民众教育馆看报。三日之后，在报上得着反应了。在新闻栏里，标着一行长题，民族英雄丁执戈莅渝。大题目上，另有一行挂题，形容着民族英雄的人望，乃是珊瑚坝欢迎者千人。心想，也罢，我虽死了，我儿子有功于国，代我补了这项罪过。且把新闻向下看，那文字这样记着：

华北名游击队长丁执戈，于昨日上午，由蓉乘机抵渝，民众团体及男女青年，到珊瑚坝欢迎者，达千人以上。多数手举旗帜，上书各欢迎字样。丁氏下机后，即为欢迎者所包围，并受有热烈之鼓掌声数起，势如潮涌。丁氏身着灰色军服，外罩黄呢大衣，年仅二十余岁。身体壮健，目有英光，毫无风尘疲倦之色。丁氏接受群众请求，乃立凳上，作简短之演说。

略云：“受同胞如此欢迎，实不敢当，以后更当努力杀贼，以答谢同胞。关于在华北作战情形，未便发表，但略可言者，三年来，大小曾与敌人接触一百二十余次，除破坏敌人建设与交通外，且虏获其军用品不少。（言时，指身上黄呢大衣）此即得自敌人之礼物。（热烈掌声）予来重庆，除述职外，即省视予慈爱伟大之老父。不幸予竟未能与予父得谋一面。最近因火烧旅寓而遭难。（言时，作哽咽声，面有戚容。）予父为国内唯一无二之大雕塑家，

即丁古云先生是也。然予与其称赞其艺术，莫如称赞其道德。予之受有良好教育，固予父所赐。而予之在华北游击，亦予父之命。彼离开北平时，曾先遣予赴某游击根据地。且云：“吾已年老，不能执干戈卫社稷。尔当在敌后杀贼，以代予出力。诸君须知一事，予为独子，且为大学毕业生，人之爱子，谁不如我父。而予父独能牺牲其爱子，留在敌后杀贼，此种伟大精神，出之有身份之人士，请问有几？彼有身份者，早已送其子赴美国或大后方矣。（众热烈鼓掌）故予之成就，皆予父所赐，愈受诸公欢迎，予愈哀念老父云云。当时始终掌声不绝，丁君之思念老父，溢于言表。而知之者云，丁古云之为入，亦确如其子所称，故欢迎者均为其言所感动。丁君定敬谒主管长官后，即为其父开一盛大之追悼会。但在后方时期不多，否则将展览丁老先生遗作，而以所得劳军。以竟其父生前之志愿。丁老先生有此民族英雄之子，亦可含笑于九泉矣。

丁古云一句一字，把这段新闻看了下去。看到儿子称赞他的时候，只觉心里一阵阵的热气，由每个汗毛孔里向外喷射。脊梁上不住出着热汗。心里那份酸楚滋味，虽极力忍耐着，而肌肉却禁不住颤抖。他两手捧了报，斜遮了脸看着，报纸的下幅，有一片湿迹，丁先生的眼泪，已奔上了纸上，和他儿子的言语接着吻了。这教育馆里，还有几个看报人，他不能让别人看到他哭，他两手捧了报颤抖着，乱咳嗽了一阵。就着弯腰咳嗽这个姿势，他放下了报，转身赶快跑出了馆门。在街上他不敢抬头，他由小巷里穿出来，直奔上沙滩中，周围一看，并没有人。于是放出声音来叫了一句，我那可怜的孩子！也只这一句，他不能再说了，张开了口，不能合拢，眼泪就像奔泉一般的在脸上挂下，他背朝了西，向东望着重庆那一带青隐隐的雾中山影。江上的西北风，由他身后吹来，将他的头发，吹散了在满头乱舞。将他每一角大衣的下摆，吹得向前飘动，似乎它们在那里劝着：向东到重庆，看儿子吧？丁古云跌了脚，哽咽着道：“我要去看他，我要去看他，我不能忍耐下去了。”这江滩上始终是无入，空阔的地方，连丁先生的回声也没有，站立得久了，耳根清静，似乎听到急湍的江流，在江岸上绕了过去，发出一些潺潺的微响。他静静的想了许久，没有人鼓励他，也没有人劝阻他。他再把脚一顿，口里念着道：“我还是去，马上去。”说毕，立刻就向街上走去。他本来一身之外无长物，无须回客店去拿什么。到重庆是坐船，也不必走上街去，他走了几十步路，忽然止住，心想，今天轮船是没有了，我就坐木船去罢。儿子坐飞机到重庆，是上千的群众欢迎着。而自己却坐了木船，随着挑担背筐的人上市，不但无人欢迎，而且还怕会让人家看见。这一个强烈的对照，颇令人难堪。这样转念到了难堪二字，就把刚才要进城去看儿子的那股勇气，慢慢消沉下去。他站着想了一想，自己这样去看民族英雄的儿子，若是被人发现了，自己这尊偶像毁坏了，是毫无问题。而人家岂不要指摘丁执戈？你那样称赞你父亲是个了不得的人，而你的父亲却是一个诱骗女生，卷款潜逃的罪人，证明丁执戈所说的一切，都是撒谎。那是毁了我丁古云之外，再又要毁一个丁执戈。我儿子既成为了民族英雄，这是自己教育成功，是儿子的荣誉，也是我的荣誉，年纪轻的人血气方刚，爱荣誉甚于生命，我若在他有极大的荣誉之时，给他一个极不荣誉的影响，也许会影响到他的生命，那如何能作这创伤自己爱子的事情？他想到了这里，又发生了第二个转念，便是我索性忍受到底，成全了我的儿子。成全了我的儿子，也就成全了我。我本来是个好人，我自己弄到这样子，我应当受着惩罚。我应当受惩罚！他的心里

这样责备着自己，他又第三次跳着脚，昂了头对天上看望了一阵。那江面上似乎发生了一点异样，渐渐的响声，变成了唢唢的响声，阴云像淡墨纸上，更加了一重浓墨的影子，天只管在头顶上压下来。尽管川东的冬天景象，本来是如此的，但他所感到的，便是今日的空气，压在身上，也压在心上。他觉这时站在沙滩上，几乎不能支持这条身子，只得扭转身来，再回转到街上去。经过那民众教育馆的门口，他觉着那报上所登的消息，还有重看之必要。于是又回到里面去，再把那份报纸捡起，将这段消息，仔仔细细的，再看一遍，看后，他静静的坐在长凳子上想了有半小时，将粉壁墙上张贴的图画与格言，都一一的看了。看到其中有一条双行正楷标语，乃是如下十二个字，“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他暗暗的想着，我若死了，虽不见得杀身成仁，而我还活着在社会上去胡混的话，损人而不利己，简直是求生害仁。而况我并不须要死，我只要不在社会上再露面，就可以保留我儿子的荣誉，也可以保全我的荣誉，再不迟疑，就是这样办了。他如此做了最后的决定，觉得心里空阔了许多。心里盘算了一天，又忘记了饥渴，回到小旅馆去，便静静的躺在小床铺上，把垫被将头枕得高高的，仰面望着天花板的席篷。他在这席篷上，幻想出许多的影子，越看那影子像什么，也就越像什么。在那席篷上看出了一个长胡子的人，哭丧着脸，微闭了眼睛，垂直了两手，并直了两脚，横躺在一堆乱草上。心想，大概我将来的下场就是如此？想到这里，不由得悲从中来，脸上又垂了两行眼泪。便在这时，这楼屋一阵摇撼，有许多脚步声，拥着几个人进了隔壁屋子。始而没有理会到这是什么人。后来听到其中个人道：“这个丁执戈这样年轻，作出这样惊人的事业，这是我们青年的好榜样。”丁古云觉得这话太与自己有关了，便走出房门来看看。见那小屋里，有三个穿学生衣服的青年，坐了谈话。那三个青年见他穿了灰呢大衣，也是住这小客店的人，同样有点惊异，便共同站了起来。丁古云站在门外，向他们点点头道：“你三位自重庆来？”其中一个道，“是的，我们回乡下，路过这个场上，今天赶不到家，只好在这里住下了。你先生怎么也住在这小客店里？”丁古云笑道：“在这乡场上有点事情，这算是最好的一家旅馆，只好住下了。刚才三位谈到丁执戈，认识他吗？”一个学生道：“昨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演讲会上看到他，他说到他深入敌后，而且出长城两次，讲了几件斗争的小故事，那实在让人太兴奋了。”丁古云道：“那位丁君，除了说游击战的话，还谈了别的什么？”那学生道：“那就是他父亲丁古云的事了。他说他父亲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位正直的教育家，他之所以成为游击队长，就是他父亲教育成功的。然而不幸得很，丁古云先生被火烧死了。”丁古云笑道：“中国人就是这样，死了的人，都是好的。这位丁队长，那样夸张他的父亲，也许是他父亲是死人的原故。假如丁古云是个活人，他就不会夸赞他了。”另一个学生由屋子里迎到屋门口来道：“不，这个丁执戈先生，在他父亲未死以前，在成都发表几次演说，就是这样夸赞他父亲的。而且丁古云许多朋友在报上登着启事，对他遭难，就很表示惋惜，这可证明，丁执戈决不因他父亲是个死人才说他是个好人。”丁古云站着想了一想，点着头道：“我也略认识丁古云这个人。听说他曾……”他犹疑了这句话，把字音拖长，没有说下去。有一个学生便拦着道：“那丁执戈给予我们的印象很深。我们相信他，我们就相信他的父亲。假使丁古云还活着，他必定经他的儿子介绍，和我们青年见面，我想他会给我们一个极好的印象的。”丁古云怔了一怔，也不自觉的，抖动了一下他的衣领。态度有点振作。

他心里叫着，我就是丁古云，你的印象如何？然而他又自己警戒着，决不可说出来。虽然活着，丁古云却是个死人。不但现在如此，我有生之年，而我永远要作个活死人。他不再言语，他回到那小床上去仰卧着，去看屋顶下席篷上幻想出来的那些幻影。

第二十四章 各有因缘莫羨人

在这个水码头上，住到三十天之后，丁古云带的几百元钞票，已经花光了。而在这三十天之内，他虽昼夜的想着解救之法，也正和他收着的钞票一般，越想越少，因为在报上看到，朋友已经在重庆和他开过追悼会了。在他用到最后五十元钞票的时候，他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就离开了这水码头，走到邻近一座大县城去。那时，拍卖行之开设，已传染到外县，他把身上这件大衣，现价卖给拍卖行，按着当年的行市，得了八百元。拿了这八百元，再离开了这个县城。因为这里到重庆太近，下江人太多，识出本来面目，是老大的不便。但这时生活程度，已经在逐日的增涨，八百元的旅费，在一个月后，又用光了。他身上作的那套西服，还不破烂，又向所到的城市拍卖行里，将西装卖掉，买了一件青布夹袍子穿着。而身上残留下的，却只有二百元了。他住在一家鸡鸣早看天式的小客店里，吃着最简单的两顿饭，加上旅店费和坐茶馆费，每天还要十五元开销。他终日想着，这二百元又能用几时呢？用完了，就不能再向拍卖行想法了。这一日，他徒步到河边，在一家小茶馆的茶座上，独捧了一碗茶，向着河岸上出神。他看到码头上的运夫，光着肩膀，流着汗，抗抬着货担来去。其中有两个年老的，头发一半白了。他忽然想着，赚钱不一定要资本，智慧可以换到钱，劳力也可以换到钱。那种年老的运夫，还在把他将尽的气力去为生活而奋斗。我不是那样老，气力虽没有，智慧是有的，我不能拿出我的智慧来换钱吗？丁古云死了，我只是一个穿青布夹袍的流浪者，已没有了缙绅身份。没有了缙绅身份，什么赚钱的事不能干？以前穿了那套西装，深受它的累，蒙人家叫一声先生。既为先生，作那下层阶级的营生，就会引起人家惊奇，只得罢了。于今人家客气相称，在这件青布夹袍上，至多叫一声老板。开银行的是老板，挑破铜烂铁担子的也是老板。既是老板，干任何下层营生，也不会引人注意，那就放手去作吧。十分钟的工夫，他把两三个月来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突然解决了。于是回到小客店里，向老板商量了，包住了他一间屋子。拿出几十元资本来，买了一些竹笋削刀颜料之类。在野田里选择了一块好泥地，搬了一箩黄泥回店，关起房门来，将黄泥用水调和得合宜，大大小小，做了几十个泥偶像胚子，放在窗户边，让它们阴干。另外做些飞机坦克车的小模型。然后就用简单的颜料，涂抹着，分出了衣冠面目，与翅膀车轮。在一个星期之后，第一批偶像，完全成功，就在十字街头，找个隙地，把来陈列了。为了是内地的县城，怕没有识货者。每个偶像下，用纸条标着价钱，至多是五元钱一具。少的却只要一元钱。自己买了顶草帽子戴在头上，席地坐在人家墙阴下，守着这堆偶像与模型。事有出乎意料，第一日的生意就很好，所有做的飞机坦克车，一元一具，被小孩子买光。其次是做的几个摩登女子像，五元钱一具的高价，被首先经过的几个西装朋友买去。此外是空军偶像，与将官偶像，也被人买去了四五具。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收拾偶像回家，就卖得了七八十元。这一种情形，给予了他莫大的鼓励，连夜点起油灯，就加工做起飞机坦克车模型来。这样作了两三天生意，索性带了黄土坯子和颜料，就一面陈设摊子卖偶像，一面坐在墙阴下工作。引着好奇的人，成群的围了他看。只要有人看，就不愁没生意。又这样继续有十天上下，生意慢慢平淡下来，他就学得了小贩赶场的办法，用竹笋挑着偶像，四处赶场。把近处的场赶完，再走远些。好在黄土是随处可得的东西，而配合的材料，如颜料彩纸竹片之类，也不难在城市里买得，

就索兴以此为业，游历着内地大小城镇，生意好，一个城镇多住几天，生意不好，再走一处。倒也自由。为了生意经，自己也起了个字号，用条白布作了长旗，写着偶像专家邓万发七个字，在陈设偶像的地摊前，用一根竹竿挑起。这种生意，虽不能有大发展，每天总可卖三四十元，除了每日的房饭，还可略有剩余，作为阴雨天不能摆摊子的补救。这样混过了十四个月，熬过了一个夏天，又到了秋深。先是由重庆慢慢的走远了去，现在却又慢慢的走了回来。

这日到了一个县城，看到一家像馆，猛然想起，自己在下层社会里混了这样久，也不知现在是个什么样子，那门口正有一块镜子，且去看看。于是自己走向前，对了镜子一看，却见一个穿破蓝布夹袍的白发老人，瞪了一双大眼向人望着。他脸腮向下瘦削着，围绕了下巴，毛茸茸地，长了大半圈白胡子，左边脸上，长了一块巴掌大的顽癣，右边脸上，夏天长了两个疖子，兀自留着两个大疮疤。究因为这十个月来，住的始终是下等客店，一切起居饮食，都讲不到卫生，把一张脸，弄成这个样子。这头发和胡鬃，却不成问题，是忧虑的成绩。他对这镜子出了一会神，叹着一口气，挑了他身后的担子，便走去了。原来他在流浪的一年中，也治了些私产。一条竹子扁担，配了两个竹篓子。竹篓子，一头放了小铺盖卷儿。也有两只碗和一把壶，另是几件衣裤，一头放着了偶像和一些制造偶像的材料。他一路走着，他一路暗想。假使我这个样子，向重庆走去，也不会有人认识我的，谁会在须发皓然的小贩里面，去找艺术界权威丁古云呢？这样的想着，他也就坦然的在这个县城里混下去。究竟这是离首都较近的一个大县。他这些小偶像拿出来在地摊上陈列的时候，颇能得着识货的。这事传到教育界的耳朵里去了，竟有人找到他摊上来，向他买偶像的。丁古云也因偶像销路太好，便在这城市滞留住了不曾走开。约在一个月之后，却有个穿西装的人，找到这地摊子上来。丁古云一抬头，便认识他，乃是自己一个得意的学生。他得了丁先生一些师传，已经在中学里当美术教员。在这个县城，中学不少，他必然是在这里当先生了。丁古云心虚，便将头来低了，不去正眼看他。那人将地面上陈列的偶像，轮流的拿起来看着，因点点头道：“这些东西，果然不错，你在哪里学来的这项手艺？”丁古云手揉着眼睛向他微笑了一笑。那人把小偶像仔细的在手上看了一看。笑道：“形像做得可以，比例也很合，只是有一个毛病，缺少书卷气。做手艺买卖人和雕塑家的出品，有着大不同之处，原因就在这里。假使你们把这些匠气去掉，那就可以走进艺术之宫了。”丁古云听了这话，他怎样禁得住大笑？然而他能够开口来，只说出了一个哈字，立刻将声音来止住。弯下腰去，咳嗽了一阵。那人见他这样子，如何不知道他是嘲笑自己。便正色道：“你手艺做到这样子，当然你很自负。可是你仔细想想，假使你这副手艺，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你还会挑了个担子，在街上摆摊子吗？你不妨到重庆去看一个塑像展览会。那都是塑像大家丁古云先生的遗作。他儿子丁执戈和他举办的。你看过这个展览会之后，保证你的手艺有进步。实不相瞒，我也是个学塑像的。丁古云就是我的老师。我正是站在艺术的立场上，才肯和你说这些话。”丁古云颇也能说几个地方的方言。他就操了湖南音问道：“我也知道丁古云这个人的。有人要替他的遗作开展览会，怎么报上还没有登广告呢？”那人道：“快要登广告了。他的儿子还在华北，等他的儿子回到重庆来了，才可以决定日期。”丁古云自言自语的道：“他又要来？”那人拿起一只偶像，放在一边，在身上掏着钞票，正要照着他标

的定价来给钱。听了这话，忽然省悟。因道：“这样说来，你倒是很注意丁先生的事，你都知他的儿子过来了？”丁古云道：“也无非因我懂得这一点手工艺的原故。”那人笑着将钞票交给他。丁古云摇了手没有接受，笑道：“我的东西，怎么敢卖艺术家的钱，你先生愿意要那个玩意儿，你拿去就是了。有不好的地方，请多多指教。”那人听了，很是欢喜，丢了钞票在地上，把那尊小泥人拿走了。丁古云望着他的后影子走了，呆了很久，心想这就是我得意的学生。我的作品放在地摊上，他就认为不是艺术，那罢了，老师坐在街头摆小偶像摊子，也就不是老师了。这样看来，也许我这个人是不太像以前的我了。经过这番试验，倒解除了我的忧虑。自今以后，尽管在外面当小贩子，大概就是自己儿子看到了，也不会相识的。他如此想着了，越发大胆的在这县城里摆下摊子去。过了几天，那人又带了别人来买泥人，顺便交了一张报纸给他。因道：“这是今天到的重庆报纸，你看，这上面已经登着展览会的广告了。”丁古云向他道谢了一声，接过报来一看，果然登了双行大字广告：丁古云先生塑像遗作展览会预告。日期是这个星期五起，至星期日止。另有几行小字是：“丁先生塑像。冠绝一时，其艺术精妙，不让唐代杨惠之；且兼取西洋雕塑技巧，于筋肉眉宇之间，象征各种情绪，实为含有时代性之艺术结晶。先生在日，原拟制造大批作品，送欧美展览出售，以其所得，作劳军之用。不幸壮志未成，身罹火难。今其哲嗣丁执戈师长，欲完成乃翁遗志，除将先生遗留作品，大小八十余件，胥以展览外，并得各友好之赞助，将先生送赠各校及机关团体或私人之作品，一律随同展览，藉增赏鉴者之兴趣。此项展览，在国中尚属鲜见。爱好艺术诸公，幸勿失之交臂。”下面是王美今十几个朋友出名同启。丁古云心想，原来我的儿子当了师长，现在不是带游击队，是正式军官了。且不问他是在哪种部队里服役。可是像他这样年轻的，作到这个阶级，这实在是我丁古云一种荣耀。少年人总是好面子的。他自己作了一个民族英雄还嫌不够，又要把他已死的父亲拉了出来，捧成一位艺术大家。才觉得父是英雄儿好汉。那么，他要完成我的未竟之志，我也必须顾全到他十分风光的颜面。我这个人更只有永远地活着死下去，不要再露面了。他拿着报在手上，这样的出神了一会，才想到面前还站着一个人。然而抬头看时，那个得意门生已经走去了。他又将报看了一遍，心想，果然把我的作品，开了展览会，我倒要去看。反正我这副面目，已经没有人认得的，何妨去试上一次。倘若借了这个机会，能把我儿子看到，却不是好？这样想了，自这日起，就开始准备到重庆去。除了他那满头白发，满腮白胡须，已帮他一个大忙，把面目改换了以外。而他左脸颊上一块顽癣，右颊两个疖疤，也掩饰了他不少的原来面目。他自己是个塑像圣手，他自然会化妆。因之买了一些枯荷叶熬出汁水来，将脸涂抹过几次。让脸上发着惨黄色。再剪一块大橡皮膏药，横贴在鼻梁上，借得街头百货摊贩的小镜子照过两次，他绝对相信自己不认识自己。到了星期五，他买了一张轮船票，便回到了重庆。这次来，他没有挑着那个出卖小偶像的担子。身穿一件短平膝盖青布旧棉衣。下面是长筒粗布袜子，套了一双麻鞋。他肩上背着一只大的蓝布的旅行袋。随着登岸的旅客，一齐爬上坡来，这样让他发生了一个欣慰而又凄惨的感想，不料今生今世，居然还有到重庆来的一日。他首先找到一家小客店，安顿了背着的那个旅行袋。又在附近公共食堂吃了一顿便宜饭，街上的电灯，便发着光亮了。但时间并不晚，看看人家店铺里陈设的时钟，方才只交四点。

原来今天的阴雾特别浓厚，仿佛是遮上了夜幕。他的计划，原来也就是如此，越是阴暗的天气越好，这又可以代他脸上装了一层暗影。他将荒货摊上买来的一副接脚眼镜，自衣袋里取出。向眼上罩着，自己鼓了十二分的勇气，向那塑像展览会走来。远远看到那高耸的楼房之外，有一幅长可两三丈的红布。横列广场的上空。上面写着白字：丁古云先生遗作展览会。会场门口，交叉着国旗。其下又横了一幅红布，写着展览会场四个字。也不知是丁古云号召的力量，也不知道是丁执戈号召的力量，那进会场去的人，正是三三两两，牵连不断。他走到门口，见拦门廊放了一张长桌子，上面放了笔砚和签名簿。两个穿着西服的年轻人，散坐在旁边椅子上，正照料入场的人。丁古云悄悄地由椅子边擦过去。偏是一个年轻人看到，用了很粗暴的声音问道：“干什么的？”丁古云看他时，站起来瞪了两只眼，颇不客气。因道：“我要到会场里去参观参观，要入场券的吗？”那人翻了眼向他周身望着，因道：“你也要参观？”丁古云笑道：“先生，你不要看我穿这一身破旧，我也是个艺术信徒。”正说到这里，出来一位黑胖面庞的青年，穿着一套青呢中山服。在毕挺的腰干上，透着壮健，丁古云虽罩在黑眼镜里，然而会场里，四处电灯通明，他已看出了那是他儿子丁执戈。他不觉得周身麻木一阵，像触了电似的，立刻把头一低。丁执戈笑问那人道：“什么事有了争执？”那人笑道：“这个白胡老头子，他也要进去参观。他自己还说是艺术的信徒呢？你看他脸上，又是疤，又是癣，又是橡皮膏药，弄得怕死人的。”丁执戈笑道：“那倒不然，好艺术的人，也不一定每个人的脸上都擦着雪花膏。”便向丁古云点个头道：“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丁古云依然不敢抬头，右手伸出大拇指，中指，食指，分了叉伸着，比着一比。丁执戈道：“呵！七十岁了。难得难得！请进请进。”说着，便在前面引路，将他引进会场来。丁古云看时，这展览场在一个极大的礼堂里，布置的人，却也煞费匠心，用了许多高低方圆的桌案茶几，在四周间杂的陈列着。每一张桌子和茶几，都陈列着一项作品，作品旁边，或配上一个小盆景，或配上一小瓶花，使每个这作品，陈列得不至单调。在那正中的礼堂台上，正摆了一张长桌子，用雪白的桌布将桌面罩了，上面大小陈设了两尊偶像。这偶像便是丁古云得意之作，塑着自己的半身像。那一尊大的，是放在自己工作室里的。旁边配着一只大瓷盘子，里面放了六七个佛手，那一尊小的，是自己送给某大学陈列的，也是那几位不满意自己的学生，演了一幕迎神喜剧，送回寄宿舍的。旁边配了个瓷瓶子，里面插了一束红梅花。丁先生对于这种香花供奉的待遇，一见之下，心里实在受着极大的冲动，在丁执戈的引导后，身子耸了两耸，更向后退了而走。丁执戈一回头，看到他更退得远些，便点了个头道：“老人家，你过来看，这两尊偶像，就是这位丁老先生自己的塑像，是多么慈祥，是多么庄严？又是多么静穆？”丁古云在他这每一句夸张中，都觉得身子颤动一下。但他极不愿这种震动，在形态上表现出来。因之在脸上极力的放出一一种钦敬那偶像的微笑。但他相距着丁执戈，总还有五六步路。丁执戈很可怜这位老头的畏缩情绪，近前一步，向他点了头道：“老人家，我告诉你，这偶像就是我的……”这话未曾说完，忽见一个穿西服的人，老远的走了过来，昂着头道：“丁先生，丁先生，这里有人要和你谈话。”这一句丁先生已是吓得丁古云心里乱跳。而偏偏这个人，却向自己面前直奔过来，这更让他心慌意乱，不知道怎样是好。随在这个西装之后的，乃是一个艳装少妇。这天气还不算十分冷，她已穿了一件海勃龙的大衣。在那大衣下面，露出一

截桃红色的绸袍子，用白色的漏花瓣子滚了边，头发前半截，蓬松了个螺峰，后半截烫了几绺长的螺旋纽披在肩上。她手上提了一只朱漆皮的大手提包，镀银锁口与镀银链子，明晃晃地。那鹅蛋脸上的胭脂，抹得很浓，越衬出一双睫毛簇拥的点漆眼珠。丁老先生虽然已变为了活死人，然而他的记忆力，还依然存在。在展览室的灯光下，他认得这个女人，正是骗去自己三十余万元公款的蓝田玉小姐。他一见之下，心里头一股股怒火，由体腔直奔上了脑门子。两只被眼镜挡住了的眼珠，几乎由眼眶里突出来。遍身的肌肉，都在发抖，他有一句话，在胸口里要碰出来，暗下喊着，这就是女骗子蓝田玉呀！然而他同时看到自己的儿子正站在那里和她说话。若把她的真面目揭破了，自己的真面目，也必然揭破。一个挂有民族英雄名誉的师长，就在他老子的遗作展览会上，也就在那庄严慈祥的偶像下，发现了他老子还活着，而且是个伪君子，这给予这军人神圣的荣誉上，要涂上一层腥臭的黑墨。这个遗作展览会，也必然成了笑话制造所。正想到了这里，抬头见对面白粉壁上，有两张偶像的标语。一副上写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一副上写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继续的想着，这个展览会，是丁执戈要完成他父亲之志，卖了这些作品，作劳军献金之用的。把自己当个死人，由负着声誉的师长来举行，这成绩一定很好的。若是戳穿了这个纸老虎，丁古云的作品会不值一文，那就是把这个很有意义的展览会，也根本取消，而伤透丁执戈的心。为公为私，那是都不许自己和蓝田玉一拼的。在这样几分钟的工夫，他心里翻来覆去，转了好些个念头。而丁执戈已引着那个西装少年和蓝田玉走到偶像台前来。他指了那偶像道：“这就是丁老先生的塑像，他在这像上，表现出了他内心的思想。”那个西装汉子问道：“这两尊偶像，原来是非卖品。但有哪个看得中意，愿出一万元的时候，我就让一尊给他。为了献金的数目，可以更多一点，我是可以牺牲成见的。柴经理，你可以……”蓝田玉插嘴道：“可以的，我们愿意出一万元买那一尊大的偶像。既帮助了丁师长，我们也得着一项超等的艺术品。”丁执戈笑着向她点了个头道：“柴夫人这样慷慨，我感激之至。”那西装汉子笑道：“我原来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我太太这样说了，那我就勉力从事。我身上没有许多现款，开一张支票，可以吗？”丁执戈道：“当然可以，就是柴经理先付一些定钱，也可以。”柴经理笑道：“反正迟早两三日就付清的，又何必费两次手脚，我就来开支票给你。”说着，他就走向定作品的桌案边去。他和蓝田玉由丁古云身边，绕了路走向那边，丁古云将身子退后了一步，不敢去看她，把头低了。但觉得一阵浓厚的香气留在身子周围。丁执戈对这个凑成义举的柴夫人，是不能不跟了去敷衍一下，也随着走了去。走时，还向丁古云点个头道：“老人家，你自由的参观吧。”丁古云是什么也不能说，只睁眼遥遥的看了他们在那边签支票。心想，这个家伙，支票带在身上跑，真有钱。就在这时，只见田艺夫陈东圃王美今三个人，由旁边休息室里走出来。田艺夫先呵哟了一声道：“蓝小姐，蓝小姐，久违啊！”于是他们在那桌子边一一的握着手。田艺夫笑道：“我听说有人出一万元定了这尊偶像，特意出来看看，原来是你。好吗？”蓝田玉笑道：“托福！我们在仰光，有所颇好的房子，外子他要买些艺术品去点缀点缀。啊！田先生，我正在昆明看到夏小姐的。我们结婚，她还是来宾呢。”田艺夫摇着头笑道：“不必提她了。我们一个穷画匠，她早已忘了我了，应该结了婚吧！”蓝田玉道：“听说和一个汽车公司的经理很好。”说着，她向陈王两人望着笑道：“陈先生王先生好？”陈东圃淡笑了一笑。王美今道：

“总算没有像丁先生一样饮恨千古。”蓝田玉笑道：“客气客气。”她扭过头去向丁执戈道：“我们也许明天一早要飞昆明。假如我们走了的话，闭会以后，就请把作品送到航空公司，我们会收到的。”丁执戈答应了一声好。她向在面前的人，点头说了一声再见，挽着那西装汉子的手臂就走出去了。田艺夫叫起来道：“她嫁了这个有钱的。门口那辆漂亮的蓝色汽车，是她的了。她有这样的结果，也就怪不得姓夏的那个女人和汽车公司经理很好了。”丁执戈道：“她是什么人？”陈东圃道：“不相干，是王先生一个穷学生罢了。”丁执戈笑道：“作晚辈的要说一句老气横秋的话了。有道是‘各有因缘莫羡人’。各位的精神，寄托在艺术上，纯洁高尚，比寄托在女人身上，那就好的多。有钱算什么，人死了钱都是人家的。只有建功立业的人，可以千秋。先父一生，他就是把精神寄托在艺术上，有许多人欣慕他呢。”丁古云在屋子那边听了这些话，他又觉得心里有一阵酸痛。正因为陈东圃几个人都把眼光看了自己，不敢再留恋了，低了头，悄悄的由出场门溜了出去。他一路想着，是啊！“各有因缘莫羡人”。我恨她干什么？我又欣慕干什么？她死了，不过是一堆黄土。我死了，我是个大艺术家，这展览会就是个老大证据。我儿子是个抗战英雄，我是抗战军人之父。我虽完了，我成就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样年轻光明的前途，正不可限量呢。我也许还不至于名随人亡。我儿子呢？他有那个志气，他可以千秋。我的举动没有错！他照此想着，心里坦然了，走到街上，觉得所见的东西比来的时候，都分外的有生气。越发是坦然的看看重庆之夜。转了两个弯，走到一所新开的大酒家门首，有两个穷老儿在争吵，一推一让，碰了他一下，他一个不留神，向后倒坐着，落在水泥路面上，只听到哗啦一声，站起来看时，那件旧棉袍下半截，横短了一条大缝。丁古云不曾开口，第一个老儿叫道：“好，你把人家衣服撕烂了。你要赔人家。”第二个老儿道：“管我什么事！是他自己跌烂的。”丁古云扯过衣后襟，抖了两抖，惨笑道：“听你二位说话，都是下江口音，那境遇也和我差不多。我自认倒霉，不必吵了。”第一个老儿道：“你不吵，我还要和他吵呢，我们要打官司。”正说着，一辆蓝色汽车停在面前，车门开了，柴经理牵着蓝田玉的手走下车来。柴经理站着望了道：“三个穷老头子吵什么？”第一个老儿指了指第二个老儿道：“我捡了一张十元的钞票，这个穷疯了的老家伙眼红，要分我的。”指了指丁古云道：“他自己跌破了衣服。这个老家伙叫我赔他。”蓝田玉笑道：“十块钱，小事一件，吵什么呢。说着，将手提包由肋下取出，刷的一声，扯开皮包口上的银锁链。取了几张十元钞票在手。向第二个老头子问道：“钞票分了没有？”他道：“我捡的钱，分什么？”她笑道：“就算你的。你拿去吧。”向第一个老头子道：“各有各的命运，你不必分他的。我送你十块钱。”说着，掀了一张钞票交给他。又指了指丁古云道：“这个白胡子老头，满脸是伤，衣服又破了，怪可怜的。喂！老头，我送你二十元。”在一阵香风中，走向了丁古云面前，她左手夹了皮包，右手将拿着的钞票，向丁古云的手里一塞。笑道：“这老头子发楞干什么？”丁老先生垂了两手站着，正是呆了作不得声，钞票塞在他手上，他始而还没有感觉到。及至蓝田玉转身走了，他才醒悟过来。望了她时，她正挽着那柴经理的手，笑嘻嘻地，同走进大酒家。他拿了钞票在手上看了一看，自言自语的笑道：“她很慷慨，也很慈悲。”正说着，街上哄然一声，原来是停了电，街上人一阵喧嚷。满街正不曾预备其他灯烛，立刻眼前一片漆黑。他就在这黑暗中，摸索的走回了旅馆。第二日在鸡叫声中，他提着小

包裹离开了小旅馆。走到江边，天色已经微明，上下游的山影，在薄雾中露出了几带黑影。抬头看时，一架巨型邮航机，飞入天空，钻入山头上的云雾丛里。心想，这是蓝田玉和她新的丈夫回仰光去了吧！再看看江滩码头边，停着一只小轮船，离开重庆的人，纷纷向那船上走。便向天空点个头道：“再见吧，蓝小姐！我也有我的出路。仰光不一定是天堂，我去的城市，也不一定是地狱。”说毕，他提了包裹，一步一步，走向水边，去登那走上水的轮船，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去了。

（1944年，重庆，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

张恨水小传

张恨水，中国现代著名通俗小说家。1895年5月18日生于江西广信县，1967年2月15日病逝于北京。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县。17岁就以“恨水”的笔名投稿。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真假宝玉》于1919年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于同年在芜湖《皖江报》副刊上连载。后到京，在北京《益世报》、北京《朝报》等编辑部任职。《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创刊后，便身兼两报的副刊主编。其间发表了成名之作《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从1924年的《春明外史》起至1939年的《八十一梦》止，是其创作的高峰期，约写了60部章回小说。

《金粉世家》是他早期作品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作品通过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冷清秋和内阁总理的儿子金燕西的恋爱及婚变的故事，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1929年问世的《啼笑因缘》是其代表作。小说将缠绵悱恻的言情和锄强扶弱的武侠传奇熔于一炉，抨击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在当时颇有影响。抗战期间写成的小说《八十一梦》是他的杰作。作品虽然表面上讲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其实是影射真人真事，对当时重庆政府的腐败给予有力的鞭笞。作品寓意深远，含蓄蕴藉，冲破了旧小说的樊篱，标志着作者的小说创作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京、津、沪、渝多家有影响的报社任编辑、记者或主编。1949年应邀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被聘为文化部顾问。1959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的作品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一生共写了百多部小说，约计两千多万字，堪称现代章回小说大家。

张恨水主要著作书目

- 春明外史（长篇小说）（1—3册）1930年5月，上海，世界书局
啼笑因缘（长篇小说）（上、中、下三册）1930年12月，上海，三友书社
剑胆琴心（又名《世外群龙传》）（长篇小说）1930年9月，北京，新晨报营业部
新斩鬼传（长篇小说）（上、中、下三册）1931年4月，上海，新自由社
满江红（长篇小说）1930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
落霞孤鹜（长篇小说）（1—4册）1931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
银汉双星（小说）1931年10月，大众书局
金粉世家（长篇小说）（1—12册）1932年2月，上海，世界书局
弯弓集（短篇小说）1932年3月，北平，远恒书社
欢喜冤家（又名《天河配》）（小说）1932年11月，北平，远恒书社
春明新史（长篇小说）（上、下册）1932年11月，北平，远恒书社
似水流年（又名《黄金时代》）（长篇小说）1932年，上海，中国旅行社
啼笑因缘续集（长篇小说）1933年2月，上海，三友书社
太平花（长篇小说）1933年6月，上海，三友书社
美人恩（长篇小说）（上、中、下三册）1934年4月，上海，世界书局
现代青年（长篇小说）（1—3册）1934年8月，上海摄影社
满城风雨（长篇小说）（上、中、下三册）1934年9月，汉口，大众书局
少年绘形记（小说）1938年9月，北平，励进出版社
蝶恋花（小说）1938年，大连，聚胜堂立记书局
满城语（小说）1939年，上海
秦淮世家（小说）1940年，上海，三友书社
绿珠小姐（小说）1941年，上海，志新书局
秘密谷（小说）1941年6月，成都，百新书店
如此江山（小说）（上、下册）1941年6月，成都，百新书店
夜深沉（长篇小说）1941年6月，上海，三友书社
平沪通车（长篇小说）1941年8月，上海，百新书店
燕归来（长篇小说）1942年2月，天津，唯一书店
巷战之夜（又名《冲锋》）（中篇小说）1942年，重庆，新民报社
八十一梦（中篇小说）1943年9月，重庆，新民报社
京尘幻影录（小说）1943年10月，上海，新新书店
大江东去（长篇小说）1943年，重庆，新民报社
水浒新传（长篇小说）（1—4册）1943年3月，重庆，建中出版社
水浒人物论赞（散文）1944年4月，重庆，万象书屋
蜀道难（长篇小说）1944年8月，成都，百新书店

斯人记（小说）（上、下册）1944年11月，上海，百新书店
中原豪侠记（长篇小说）1944年，重庆，万象书屋
偶像（长篇小说）1944年，重庆，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
石头城外（又名《到农村去》）（长篇小说）1945年6月，重庆，
万象周刊社
山窗小品（散文）1945年12月，上海杂志公司
胭脂泪（又名《锦片前程》）（长篇小说）1945年，上海，万象书
店
热血之花（小说）1946年6月，上海，三友书社
虎贲万岁（又名《武陵虎啸》）（长篇小说）1946年7月，上海，
百新书店
北雁南飞（长篇小说）（上、下册）1946年4月，重庆，山城出版
社
红羊劫后奇人传（小说）1947年，重庆，陪都书店
丹凤街（又名《负贩列传》）（小说）1947年1月，重庆，山城出
版社
傲霜花（又名《第二条路》）（小说）（上、下册）1947年2月，
上海，百新书店
过渡时代（小说）1947年4月，上海，春明书店
雾中花（小说）1948年，上海，春秋书店
纸醉金迷（长篇小说）1949年3月，上海，百新书店
一夕殷勤（《纸醉金迷》之二）（长篇小说）1949年4月，上海，
百新书店
此间乐（《纸醉金迷》之三）（长篇小说）1949年5月，上海，百
新书店
谁征服了谁（《纸醉金迷》之四）（长篇小说）1949年，上海，百
新书店
玉交枝（小说）1950年，上海，正气书局
梁山伯与祝英台（小说）1954年11月，北京，宝文堂书店
牛郎织女（小说）1954年，北京，中国新闻社
白蛇传（小说）1955年1月，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
秋江（小说）1955年9月，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
陈三五娘（小说）1955年，北京，中国新闻社
荷花三娘子（小说）1956年，北京，中国新闻社
魑魅世界（又名《牛马走》）（长篇小说）（上、下册）1957年2
月，上海，文化出版社
孟姜女（小说）1957年12月，北京出版社
磨镜记（小说）1957年12月，北京出版社
五子登科（小说）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孔雀东南飞（小说）1958年3月，北京出版社
我的写作生涯 1981年6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写作生涯回忆 1982年6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恨水全集（1—35卷）（未出齐）1993年1月至1994年1月，太
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